

# 義 釋

**Niddesa**

傳統中文版

莊春江譯

2025年09月15日 製作

# 凡例

- 1.巴利語經文與經號均依 tipitaka.org (緬甸版)。
- 2.巴利語經文之譯詞，依拙編《簡要巴漢辭典》，詞性、語態儘量維持與巴利語原文相同，並採「直譯」原則。譯文之「性、數、格、語態」儘量符合原文，「呼格」(稱呼；呼叫某人)以標點符號「！」表示。
- 3.註解中作以比對的英譯，採用Bhikkhu Ñāṇamoli and Bhikkhu Bodhi,Wisdom Publication,1995年版譯本為主。
- 4.《顯揚真義》(Sāratthappakāsinī, 核心義理的說明)為《相應部》的註釋書，《破斥猶豫》(Papañcasūdaṇī, 虛妄的破壞)為《中部》的註釋書，《吉祥悅意》(Sumaṅgalavilāsinī, 善吉祥的優美)為《長部》的註釋書，《滿足希求》(Manorathapūraṇī, 心願的充滿)為《增支部》的註釋書，《勝義光明》(paramatthajotikā, 最上義的說明)為《小部/經集》等的註釋書，《勝義燈》(paramatthadīpanī, 最上義的註釋)為《小部/長老偈》等的註釋書。
- 5.前後相關或對比的詞就可能以「；」區隔強調，而不只限於句或段落。

對那位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禮敬

# 大義釋

## 1. 欲經的說明

對那位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禮敬

小部

大義釋經典(莊春江譯)

1. 八個一組的品(八群品)

1. 欲經的說明

1. 當他欲求欲時，如果對他那個成功，確實他有意喜：不免一死的人得到那個想要的後。

「當他欲求欲時」：「諸欲」，從攝頌有二種欲：事物之欲與污染之欲。哪些是事物之欲？合意的色、合意的聲音、合意的氣味、合意的味道、合意的所觸、鋪墊、衣物、婢女奴僕、山羊與羊、雞豬、象牛馬騾馬、田地、宅院、黃金、金幣、村落市鎮都城、國家、國土、藏庫、倉庫，凡任何會被貪染的事物為事物之欲。

此外，有過去的欲、未來的欲、現在的欲、自身內的欲、外部的欲、自身內與外部的欲、下劣的欲、中等的欲、勝妙的欲、苦界的欲、人間的欲、天的欲、已被現前的欲、已被創造的欲、未被創造的欲、被他人創造的欲、已被占有的欲、未被占有的欲、被珍愛的欲、不被珍愛的欲、一切欲界法的欲、一切色界法的欲、一切無色界法的欲，以渴愛為所依、以渴愛為所緣，以令人想要義；以會被貪染義；以會被陶醉義為欲，這些被稱為事物之欲。

哪些是污染之欲？意欲之欲、貪之欲、意欲貪之欲，意向之欲、貪之欲、意向貪之欲，那是在諸欲上之欲的意欲、欲的貪、欲的歡喜、欲的渴愛、欲的情愛、欲的焦熱、欲的迷戀、欲的取著、欲的暴流、欲的軛(繫縛)、欲的執取、欲的意欲蓋。

「看見欲的那些根，欲你被思惟(意向)產生，

我將不思惟你，這樣欲將不存在。」[Jat.8.39偈]

這些被稱為污染之欲。「當他欲求欲時」：「當他欲求時、當他想要時、當他受用時、當他希求時、當他熱望時、當他祈求時。」為當他欲求欲時。

「如果對他那個成功」：「『如果對他』，對那位剎帝利，或婆羅門，或毘舍，或首陀羅，或在家人，或出家人，或天，或人。『那個』，那些被稱為事物之欲者：合意

的色、合意的聲音、合意的氣味、合意的味道、合意的所觸。『成功』，他成就、成功、得到、受領、獲得、擁有。」為如果對他那個成功。

「確實他有意喜」：「『確實』，這是決定性(一向)之語、無疑之語、有自信之語、不二之語、無疑念之語、指令之語、無錯誤之語[、不失敗之語]、確定之語，為『確實』。『喜』，凡與五種欲有關的喜、欣悅、歡喜、喜悅、笑、歡笑、幸福、滿足、踊躍、心的悅意遍滿。『意』，凡心、意、心意、心(臟)、白的(遍淨的)、意、意處、意根、識、識蘊、對應那個意識界的，這被稱為意。這個意被這喜俱行、俱生、相雜、相應、同生、同滅、同一個依處、同一個所緣。『他有意喜』，他有意喜；有欣喜意、歡笑意、歡喜意、悅意、踊躍意、高興意、喜悅意。」為確實他有意喜。

「不免一死的人得到那個想要的後」：「『得到後』，得到後、受領後、獲得後、擁有後。『不免一死的人』為眾生、人類、學生婆羅門、人(男子)、個人(補特伽羅)、生命、到出生者、有情、到因陀羅者、摩奴所生者。『那個想要的』，凡想要、凡接受、凡祈望、凡熱望、凡祈求色，或聲音，或氣味，或味道，或所觸。」為不免一死的人得到那個想要的後。

因為那樣，世尊說：

「當他欲求欲時，如果對他那個成功，

確實他有意喜：不免一死的人得到那個想要的後。」

2.如果當那位欲求者：對已生起意欲的有情，那些欲衰退，他如被箭射穿地被惱害。

「如果當那位欲求者」：「『如果當那位』，當那位剎帝利，或婆羅門，或毘舍，或首陀羅，或在家人，或出家人，或天，或人。『欲求者』，在欲上想要、接受、希求、熱望、祈求者，又，他被欲與渴愛載走、帶走、運載、搬運，如被象車(乘)、馬車、牛車、山羊車、公羊車、駱駝車、驢馬車載走、帶走、運載、搬運。同樣的，他被欲與渴愛載走、帶走、運載、搬運。」為如果當那位欲求者。

「對已生起意欲的有情」：「『意欲』，凡在諸欲上之欲的意欲、欲的貪、欲的歡喜、欲的渴愛、欲的情愛、欲的取著、欲的焦熱、欲的迷戀、欲的暴流、欲的軛(繫縛)、欲的執取、欲的意欲蓋，他的那個欲的意欲被生起、被產生、被出生、被生出、被出現。『對有情』，對眾生、人類、學生婆羅門、人(男子)、個人(補特伽羅)、生命、到出生者、有情、到因陀羅者、摩奴所生者。」為對已生起意欲的有情。

「那些欲衰退」：「或那些欲衰退，或他從諸欲衰退。怎樣是那些欲衰退？當他所保有那些財富時，國王們拿走，或盜賊們拿走，或火燃燒，或水流走，或不可愛的繼承者們拿走，或被貯藏的不尋獲，或被錯誤事業破壞，或家中的敗家子引起，凡那些財富分散、破壞、使之破滅，就是[這]八種無常狀態，這樣是那些欲衰退、遍衰退、喪失、沒落、消失、破碎。怎樣是他從諸欲遍衰退？當保有那些財富時，他死沒、死亡、被破壞，這樣是他從那些欲衰退、遍衰退、喪失、沒落、消失、破碎。

『盜賊們國王們拿走，火燃燒、毀滅，

而最後離開，[留下]遺體、財產。

有智慧者了知這樣後，應該受用並且施與，  
如其能力地施與並且受用後，無過失地往生天界處。[SN.1.41]』」為那些欲衰退。

「他如被箭射穿地被惱害」：「如被鐵製的箭射穿，或骨製的箭，或牙製的箭，或獸角製的箭，或被木製的箭射穿，他被惱害、發怒、被惹惱、被逼惱，成為病人、憂戚者。同樣的，事物之欲的變易變異生起愁、悲、苦、憂、絕望，他被欲箭或憂箭射穿，他被惱害、發怒、被惹惱、被逼惱，成為病人、憂戚者。」為他如被箭射穿地被惱害。

因為那樣，世尊說：

「如果當那位欲求者：對已生起意欲的有情，  
那些欲衰退，他如被箭射穿地被惱害。」

3.凡遍避開諸欲，如以腳對蛇的頭，他對世間中這個愛著，具念地超越。

「凡遍避開諸欲」：「『凡』，凡像什麼樣、如努力、如安排、如種類、凡已到達處、凡具備法的刹帝利，或婆羅門，或毘舍，或首陀羅，或在家者，或出家者，或天，或人。『遍避開欲』，『欲』，從攝頌有二種欲：事物之欲與污染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事物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污染之欲。『遍避開欲』，以二種方式遍避開欲：從鎮伏或從斷絕。怎樣是從鎮伏遍避開欲？當看見『以少樂味義，欲如骨骸』時從鎮伏遍避開欲；當看見『以多過患義，欲如肉塊』時從鎮伏遍避開欲；當看見『以隨燃燒義，欲如草火炬』時從鎮伏遍避開欲；當看見『以大焦熱義，欲如炭火坑』時從鎮伏遍避開欲；當看見『以暫時現起義，欲如夢』時從鎮伏遍避開欲；當看見『以暫時義，欲如借用物』時從鎮伏遍避開欲；當看見『以破壞、遍破壞義，欲如樹果』時從鎮伏遍避開欲；當看見『以斷頭台義，欲如屠宰場』時從鎮伏遍避開欲；當看見『以刺穿義，欲如劍戟』時從鎮伏遍避開欲；當看見『以有怖畏義，欲如蛇頭』時從鎮伏遍避開欲；當看見『以極大熱義，欲如火聚』時從鎮伏遍避開欲。

當修習佛隨念時從鎮伏遍避開欲；當修習法隨念時.....（中略）當修習僧團隨念時.....當修習戒隨念時.....當修習施捨隨念時.....當修習天隨念時.....當修習入出息念時.....當修習死念時.....當修習身至念時.....當修習寂靜隨念時從鎮伏遍避開欲。

當修習初禪時從鎮伏遍避開欲；當修習第二禪時.....（中略）當修習第三禪時.....當修習第四禪時.....當修習空無邊處等至時.....當修習識無邊處等至時.....當修習無所有處等至時.....當修習非想非非想處等至時從鎮伏遍避開欲。這樣是從鎮伏遍避開欲。

怎樣是從斷絕遍避開欲？當修習須陀洹道時會落入苦界之欲從斷絕遍避開；當修習一來道時粗的欲從斷絕遍避開；當修習不還道時微細的欲從斷絕遍避開；當修習阿羅漢道時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無剩餘地、整個地從斷絕遍避開欲。這樣是從斷絕遍避開欲。」為凡遍避開諸欲。

「如以腳對蛇的頭」：「蛇(Sappo)被稱為蛇(ahi)，以何義為蛇？『爬著行走』為蛇；『彎曲著行走』為曲行者(蛇)；『以胸部行走』為胸行者(蛇)；『伏頭行走』為伏行者(蛇)；『以頭爬行(柬埔寨版)』為爬行者(蛇)(斯里蘭卡版)；『在洞穴中睡』為穴棲者；『在洞窟中睡』為窟棲者；『以牙為牠的武器』為以牙為武器者；『以毒為可怕

的』為劇毒者；『牠的舌有二重』為二舌者(蛇)；『以二舌嘗味』為二舌知味者。如想活命不想死；想樂厭惡苦的男子會以腳避開、回避、遍避開、向下避開蛇頭。同樣的，想樂厭惡苦者避開、回避、遍避開、向下避開欲」為如以腳對蛇的頭。

「他對世間中這個愛著，具念地超越」：「他」，凡遍避開諸欲。愛著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完全貪)、隨貪、順適、歡喜、喜貪，心的貪著、想要、迷昏頭、取著、貪求、大貪、染著、污泥，擾動、偽詐、[輪迴的]根由、[苦的]生育、裁縫(貪愛)、有網、河流、縛著，繩、執著、堆積、同伴、願求、有之導引，欲林(森林)、愛林(荒林)、親密交往[santhavo?]、情愛、期待、關係，願望、希求、希求狀態，色的欲望、聲音的欲望、氣味的欲望、味道的欲望、所觸的欲望，得到的欲望、人的欲望(財富的欲望-dhanāsā/Ni.2,8偈)、兒子的欲望、活命的欲望，熱望、希求、祈求、貪求、貪求的狀態，貪婪、貪婪的樣子、具備貪婪的狀態、詢問[利得處]、冀求好的，非法貪、不正貪、欲望、欲求、希望、羨慕、完全希望，欲的渴愛、有的渴愛、無有的渴愛，色的渴愛、無色的渴愛、滅的渴愛，色的渴愛、聲音的渴愛、氣味的渴愛、味道的渴愛、所觸的渴愛、法的渴愛，暴流、輓(束縛)、繫結、執取、障礙、蓋、覆蓋、繫縛，隨雜染、煩惱潛在趨勢、纏、葛蔓、慳吝，苦根、苦因、苦的發生，魔的捕網、魔的釣鉤[魔的食物]、魔的境域[魔的住所、魔的繫縛]，渴愛之河、渴愛之網、渴愛之繩、渴愛之海、貪婪、貪不善根。

「愛著」：以何義為愛著？「散布的」為愛著；「廣大的」為愛著；「廣布的」為愛著；「它強制」為愛著；「它奪取」為愛著；「詐欺的」為愛著；「毒根」為愛著；「毒果」為愛著；「毒受用」為愛著；又或「那個廣大的渴愛：在色.....諸聲音.....諸氣味.....諸味道.....諸所觸.....家.....群眾.....住處.....利得.....名聲.....稱讚.....快樂.....衣服.....施食.....臥坐具.....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欲界.....色界.....無色界.....欲有.....色有.....無色有.....想有.....無想有.....非想非非想有.....一蘊有.....四蘊有.....五蘊有.....過去.....未來.....現在.....所見、所聞、所覺、能被識知的諸法中被擴大的執著。」為愛著。

「世間中」：苦界的世間中、人類的世間中、天的世間中、蘊的世間中、界的世間中、處的世間中。「具念地(的)」，以四種方式為具念的：當修習在身上隨看身念住時為具念的、在受上.....(中略)在心上.....當修習在諸法上隨看法念住時為具念的。

另外的以四種方式為具念的：以避開無念為具念的、對念應作的法被作的狀態為具念的、對念障礙的法被破壞的狀態為具念的、對念因素(相)的法不忘失的狀態為具念的。

另外的以四種方式為具念的：以具備念的狀態為具念的、以念自在的狀態為具念的、以念熟練的狀態為具念的、以念不下降的狀態為具念的。

另外的以四種方式為具念的：以具念的狀態為具念的、以寂靜的狀態為具念的、以平息的狀態為具念的、以具備寂靜法的狀態為具念的；以佛隨念為具念的、以法隨念為具念的、以僧團隨念為具念的、以戒隨念為具念的，以施捨隨念為具念的、以天隨念為具念的；以入出息念為具念的、以死念為具念的、以身至念為具念的、以寂靜隨念為具

念的；凡念、隨念、憶念，念的憶念狀態、憶持狀態、不漂浮狀態、不忘記狀態，念的念根、念力、正念、念覺支、無岔路之道，這被稱為念。具有、完全具有、到達、完全到達、具足、完全具足、具備這個念，他被稱為具念的。

「他對世間中這個愛著，具念地超越」：「世間中那個愛著，或世間中該愛著，他具念地度脫、超越、通過、越過、克服。」為他對世間中這個愛著，具念地超越。

因為那樣，世尊說：

「凡遍避開諸欲，就像以腳對蛇的頭，  
他對世間中這個愛著，具念地超越。」

4.對田、地或黃金，對牛、馬、奴隸、僕人，對婦女們、親戚們各種欲，凡人們隨貪求。

「對田、地或黃金」：「『田』為粳稻田、稻田、綠豆田、蠶豆田、大麥田、小麥田、胡麻田。『地』為住家地、庫房地、前院地、後院地、園林地、住處地。『黃金』，黃金被稱為貨幣。」為對田、地或黃金。

「對牛、馬、奴隸、僕人」：「『牛』被稱為諸牛(柬埔寨版)。『馬』被稱為家畜等。『奴隸』，有四種奴隸：生在屋裡的奴隸、用錢財買的奴隸、自己到達(成為)奴隸境遇、或非自願到達奴隸境遇。

『一些從女奴隸[所生而]成為，也以錢財買而他們成為奴隸，  
一些他們自己到達奴隸，也以恐懼被排除(捨棄)而他們成為奴隸。』

『[僕]人』，有三種[僕]人：傭人、僕工、依止生活者(食客策士)。」為對牛、馬、奴隸、僕人。

「對婦女們、親戚們各種欲」：「『婦女』被稱為所擁有的婦女(妻子)。『親戚』，有四種親戚：親族血親是親戚，姓氏親屬也是親戚，[同習]聖典親屬也是親戚，[同習]技藝親屬也是親戚。『各種欲』為許多欲：這些各種欲為合意的色.....（中略）合意的所觸。」為對婦女們、親戚們各種欲。

「凡人們隨貪求」：「『凡』，凡像什麼樣、如努力、如安排、如種類、凡已到達處、凡具備法的剎帝利，或婆羅門，或毘舍，或首陀羅，或在家者，或出家者，或天，或人。『人們』為眾生、人類、學生婆羅門、人、個人、生命、到出生者、有情、到因陀羅者、摩奴所生者。『隨貪求』，以污染之欲在事物之欲上他貪求、隨貪求、遍貪求、被遍繫縛。」為凡人們隨貪求。

因為那樣，世尊說：

「對田、地或黃金，對牛、馬、奴隸、僕人，  
對婦女們、親戚們各種欲，凡人們隨貪求。」

5.無力者們征服他，諸危難壓碎他，之後苦跟隨他，如水對破裂的船。

「無力者們征服他」：「『無力者』，無力的、弱的、少力的、少勢力的、下劣的、卑劣的、劣等的、低的、低劣意向的、微不足道的污染，那些污染征服、遍征服、擊敗、壓倒、終結、壓碎那個人。」這樣是無力者們征服他。或者，「無力的、弱的、少力的、少勢力的、下劣的、卑劣的、劣等的、低的、低劣意向的、微不足道的人：凡



沒有信力、活力之力、念力、定力、慧力、慚力、愧力者，那些污染征服、遍征服、擊敗、壓倒、終結、壓碎那個人。」這樣也是無力者們征服他。

「諸危難壓碎他」：有二種危難，明顯的危難與隱密的危難。哪些是明顯的危難？獅子、老虎、豹、熊、鬣狗、狼、野牛、象、蛇、蠍、蜈蚣，或已作壞事的或[還]未作壞事的諸強盜、諸賊，眼疾、耳疾、鼻疾、舌疾、身疾、頭疾、外耳疾、口疾、齒疾、咳、喘、外鼻病、熱病、老、腹疾、昏迷、下痢、腹痛、霍亂、麻瘋、腫瘤、癬、肺病、癲癇、輪癬、疥癬、風癬、搔傷(一種癩病)、皮膚乾裂、血膽病、糖尿病、痔瘡、疹子(癬子水泡)、痔瘻(潰瘍)、膽等起的疾病、痰等起的疾病、風等起的疾病、[三者]集合也的疾病、時節變化生的疾病、不正的姿勢而生的疾病、突然來襲的疾病、業果報生的疾病，冷、熱、飢餓、口渴、糞、尿、與虻蚊風烈日蛇的接觸等，這些被稱為明顯的危難。

哪些是隱密的危難？身惡行、語惡行、意惡行，欲的意欲蓋、惡意蓋、惛沈睡眠蓋、掉舉與後悔蓋、疑蓋，貪、瞋、癡、憤怒、怨恨、藏惡、專橫、嫉妒、慳吝、偽詐、狡猾、頑固、激情、慢、極慢、憍慢、放逸、一切污染、一切惡行、一切惱患、一切焦熱、一切熱惱、一切不善造作，這些被稱為隱密的危難。

「危難」，以何義為危難？「遍征服」為危難；「導向退失」為危難；「在那裡棲息」為危難。怎樣是「遍征服」為危難？那些危難征服、遍征服、擊敗、壓倒、終結、壓碎那個人，這樣是「遍征服」為危難。怎樣是「導向退失」為危難？那些危難導向善法的障礙、退失，哪些善法？正確的行道、隨順的行道、不顛倒的行道、不相違的行道(無矛盾的行道)、如其含義的行道、法隨法的行道、諸戒完全、在諸根上守護門、在飲食上知適量者、專修清醒、念與正知、四念住的努力修習、四正勤的努力修習、四神足的努力修習、五根的努力修習、五力的努力修習、七覺支的努力修習、八支聖道的努力修習，導向這些善法的障礙、退失，這樣是「導向退失」為危難。

怎樣是「在那裡棲息」為危難？在那裡，這些惡不善法生起共個人依止，如穴棲動物在洞穴中躺臥；水棲動物在水中躺臥；林棲動物在森林中躺臥；樹棲動物在樹上躺臥。同樣的，在那裡，這些惡不善法生起共個人依止。這樣是「在那裡棲息」為危難。

這被世尊說：[SN.35.151]

「比丘們！有徒弟、有師父的比丘住於苦而不安樂。比丘們！而怎樣是有徒弟、有師父的比丘住於苦而不安樂？比丘們！這裡，比丘以眼見色後，生起那些隨順於結的諸惡不善法之憶念與意向。『它們住於他之內；惡不善法居住、進入(占據)。』因此，他被稱為『有徒弟』。『它們征服他；惡不善法征服他。』因此，他被稱為『有師父』。

再者，比丘們！比丘以耳聽聲音後.....以鼻嗅氣味後.....以舌嚐味道後.....以身觸所觸後.....以意識知法後，生起隨順於結的那些惡不善法之憶念與意向。『它們住於他之內；惡不善法居住、進入(占據)。』因此，他被稱為『有徒弟』。『它們征服他；惡不善法征服他。』因此，他被稱為『有師父』。比丘們！這樣，有徒弟、有師父的比丘住於苦而不安樂。」這樣也是「在那裡棲息」為危難。

這被世尊說：[It.88]

「比丘們！有這三種內垢、內非友、內敵、內殺害者、內怨敵者，哪三種？比丘們！貪是內垢、內非友、內敵、內殺害者、內怨敵者；瞋.....（中略）比丘們！癡是內垢、內非友、內敵、內殺害者、內怨敵者。比丘們！這是三種內垢、內非友、內敵、內殺害者、內怨敵者。」

「貪為無利益的起因，貪為使心動搖者，  
恐怖被從中生起，人們不隨覺它。  
貪求者不知道利益，貪求者沒看見法，  
那時他是盲目黑暗者：凡貪能征服的人。  
瞋為無利益的起因，瞋為使心動搖者，  
恐怖被從中生起，人們不隨覺它。  
憤怒者不知道利益，憤怒者沒看見法，  
那時他是盲目黑暗者：凡瞋能征服的人。  
癡為無利益的起因，癡為使心動搖者，  
恐怖被從中生起，人們不隨覺它。  
愚癡者不知道利益，愚癡者沒看見法，  
那時他是盲目黑暗者：凡癡能征服的人。」

這樣也是「在那裡棲息」為危難。

這被世尊說：[SN.3.2]

「大王！當男子自身內的三法生起時，生起不利、苦、不安樂住，哪三個？大王！當男子自身內的貪欲法生起時，生起不利、苦、不安樂住；大王！當男子自身內的瞋恚法生起時.....（中略）大王！當男子自身內的愚癡法生起時，生起不利、苦、不安樂住，大王！當男子自身內的這三法生起時，生起不利、苦、不安樂住。」

「貪欲、瞋恚、愚癡，惡心的男子，  
傷害自己，如多果實[傷害]其樹心。」

這樣也是「在那裡棲息」為危難。

這被世尊說：[SN.10.3]

「貪與瞋從這個因由，不喜樂、喜樂、身毛豎立的是從這裡生的，  
從這裡起來後有諸意尋，如男童們放烏鴉。」

這樣也是「在那裡棲息」為危難。「諸危難壓碎他」：「那些危難征服、遍征服、擊敗、壓倒、終結、壓碎那個人。」為諸危難壓碎他。

「之後苦跟隨他」：「『之後』，從危難那裡苦跟隨、隨行那個人，成為跟隨者；生苦跟隨、隨行，成為跟隨者；老苦跟隨、隨行，成為跟隨者；病苦跟隨、隨行，成為跟隨者；死苦跟隨、隨行，成為跟隨者；愁悲苦憂絕望苦跟隨、隨行，成為跟隨者；地獄的苦.....畜生界的苦.....餓鬼界的苦跟隨、隨行，成為跟隨者；人的苦.....根源於入母胎的苦.....根源於住於母胎的苦.....根源於出母胎的苦.....生之結縛的苦.....生之會被他人安置的苦.....自己逼迫[苦行]的苦.....他人逼迫的苦跟隨、隨行，成為跟隨者；苦苦跟隨、隨行，成為跟隨者；行苦.....變易苦.....眼疾、耳疾、鼻疾、舌疾、身疾、頭疾、外

耳疾、口疾、齒疾、咳、喘、外鼻病、熱病、老、腹疾、昏迷、下痢、腹痛、霍亂、麻瘋、腫瘤、癬、肺病、癲癇、輪癬、疥癬、風癬、搔傷(一種癩病)、皮膚乾裂、血膽病、糖尿病、痔瘡、疹子(癬子水泡)、痔瘻(潰瘍)、膽等起的疾病、痰等起的疾病、風等起的疾病、[三者]集合也的疾病、時節變化生的疾病，不正的姿勢而生的疾病、突然來襲的疾病、業果報生的疾病，冷、熱、飢餓、口渴、糞、尿、與虻蚊風烈日蛇的接觸之苦.....喪母之苦.....喪父之苦.....喪兄弟之苦.....喪姊妹之苦.....喪子之苦.....喪女之苦.....親族損失之苦.....財物損失之苦.....疾病損失之苦.....德行損失之苦.....見損失之苦跟隨、隨行，成為跟隨者。」為之後苦跟隨他。

「如對已破裂的船」：「如已破裂的船在水中，從那裡水跟隨、隨行，成為跟隨者；從前面水跟隨、隨行，成為跟隨者；從後面.....從下面.....從側邊水跟隨、隨行，成為跟隨者。同樣的，從危難那裡苦跟隨、隨行那個人，成為跟隨者；生苦跟隨、隨行，成為跟隨者.....（中略）見損失(壞見)之苦跟隨、隨行，成為跟隨者。」為如對已破裂的船。

因為那樣，世尊說：

「無力者們征服他，諸危難壓碎他，  
之後苦跟隨他，如水對破裂的船。」

6.因此經常具念的人，應該遍避開諸欲，捨斷那些後會渡過暴流，如汲出船[中水]後成為到達彼岸者。

「因此經常具念的人」：「『因此』，『因此；那個理由；那個因；那個緣；那個因由，當看見這個在諸欲上的過患時。』為因此。『人』為眾生、人類、學生婆羅門、人、個人、生命、到出生者、有情、到因陀羅者、摩奴所生者。『經常』，經常；一切；一切時候；常常；恆久的時間；常恆地；持續地；不間斷地；接連不斷地；水波的生起無間隔地；持續伴隨使之觸達的；在午前、午後、初夜分、中夜分、後夜分；在黑月、明月、雨季安居、冬季、夏季；在青年期、中年期、老年期。『具念的』，以四種方式為具念的：當修習在身上隨看身念住時為具念的、在受上.....在心上.....當修習在諸法上隨看法念住時為具念的。另外的以四種方式為具念的：.....（中略）他被稱為具念的。」為因此經常具念的人。

「應該遍避開諸欲」：「諸欲」，從攝頌有二種欲：事物之欲與污染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事物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污染之欲。「應該遍避開諸欲」，「以二種方式應該遍避開諸欲：從鎮伏或從斷絕。怎樣是能從鎮伏遍避開欲？當看見『以少樂味義，欲如骨骸』時能從鎮伏遍避開欲；當看見『以多過患義，欲如肉塊』時能從鎮伏遍避開欲；當看見『以隨燃燒義，欲如草火炬』時能從鎮伏遍避開欲.....（中略）當修習非想非非想處等至時能從鎮伏遍避開欲。這樣是能從鎮伏遍避開欲。.....（中略）這樣是能從斷絕遍避開欲。」為應該遍避開諸欲。

「捨斷那些後會渡過暴流」：「『那些』，在事物之欲上他遍知後，在污染之欲上捨斷後、捨棄後、驅離後、作終結後、使之走到不存在後；在欲的意欲蓋上捨斷後、捨棄後、驅離後、作終結後、使之走到不存在後；在惡意蓋上.....（中略）在昏沈睡眠蓋

上.....在掉舉後悔蓋上.....在疑蓋上捨斷後、捨棄後、驅離後、作終結後、使之走到不存在後，欲的暴流、有的暴流、見的暴流、無明的暴流他能渡過、能超越、能通過、能越過、能克服。」為捨斷那些後會渡過暴流。

「如汲出船[中水]後成為到達彼岸者」：如有負荷的重船汲出、清空、排出水後成為輕船，能快速、疾速、少困難地去到彼岸。同樣的，在事物之欲上他遍知後，在污染之欲上他捨斷後、捨棄後、驅離後、作終結後、使之走到不存在後；在欲的意欲蓋上.....在惡意蓋上.....在昏沈睡眠蓋上.....在掉舉後悔蓋上.....在疑蓋上他捨斷後、捨棄後、驅離後、作終結後、使之走到不存在後，能快速、疾速、少困難地去到彼岸。彼岸被稱為不死、涅槃，那是一切行的止，一切依著的斷念，渴愛的滅盡、離貪、滅、涅槃。「能去到彼岸」，能到達彼岸；能觸達彼岸；能作證彼岸。「到達彼岸者」，凡是要去到彼岸者，他是到達彼岸者；凡是去到彼岸者，他也是到達彼岸者；凡是已到彼岸者，他也是到達彼岸者。

這被世尊說：[SN.35.238]

「已渡而到彼岸，婆羅門站在高地上。」「比丘們！『婆羅門』這是對於阿羅漢的同義語。」他是[以]證知到達彼岸者；遍知到達彼岸者；捨斷到達彼岸者；修習到達彼岸者；作證到達彼岸者；等至到達彼岸者：對一切法的證知到達彼岸者；對一切苦的遍知到達彼岸者；對一切污染的捨斷到達彼岸者；對四聖道的修習到達彼岸者；對滅的作證到達彼岸者；對一切等至的等至到達彼岸者，他是在聖戒上自在的到達者、最高的(波羅蜜)到達者；在聖定上自在的到達者、最高的到達者；在聖慧上自在的到達者、最高的到達者；在聖解脫上自在的到達者、最高的到達者，他是已到彼岸者；已到彼岸者，已到終極(目標)者；已到達終極者，已到終點者；已到達終點者，已到邊界(究竟)者；已到達邊界者，已到終結者；已到達終結者，已到救護所者；已到達救護所者，已到避難所者；已到達避難所者，已到歸依處者；已到達歸依處者，已到無恐怖者；已到達無恐怖者，已到無死者；已到達無死者，已到不死者；已到達不死者，已到涅槃者；已到達涅槃者，他是已降下狀態者、已實踐行為者、已完成旅程者、已到方向者、已到終點者、已守護梵行者、已到達最高見者、已修習道者、已捨斷污染者、已貫通不動搖者、已作證滅者，對他苦已遍知、集已捨斷、道已修習、滅已作證，已證知應該被證知的、已遍知應該被遍知的、已捨斷應該被捨斷的、已修習應該被修習的、已作證應該被作證的。

他是拔起門門者者、填滿溝渠者者、拔除柱子者者、無門門者、聖者降下旗幟者、負擔已卸下者、已分離者、五支捨斷者、六支具備者，有一個守護、四個倚靠，是各自真理除去者、尋求完全消散放捨者、無混濁意向者、身行已寧靜者、心善解脫者、慧善解脫者、已完全完成之最高的人、無上的人、已證得無上成就，他既不組成也不拆解，不堆積後住立；既不捨斷也不執取，捨斷後住立；既不驅散(泰國版)也不積聚，驅散後住立；既不熄滅也不點燃，熄滅後住立[SN.22.79]，是具備無學戒蘊狀態的住立者.....無學定蘊.....無學慧蘊.....無學解脫蘊.....具備無學解脫智見蘊狀態的住立者、完成與貫通真實(諦)後的住立者、越過擾動(動貪)後的住立者、污染火熄滅後的住立者、完全不再來

狀態的住立者、已作[打勝]把握後的住立者、受用解脫狀態的住立者、慈遍純淨的住立者、悲.....喜悅.....平靜遍純淨的住立者、究竟遍純淨的住立者、無等同彼的狀態(錫蘭版)遍純淨的住立者、已解脫狀態的住立者、已滿足狀態的住立者、在蘊終極(邊界)上的住立者、在界終極上的住立者、在處終極上的住立者、在趣處終極上的住立者、在往生終極上的住立者、在結生終極上的住立者、在有之終極上的住立者、在輪迴終極上的住立者、在輪轉終極上的住立者[、在行終極的住立者]、在最後有上的住立者、在最後集聚(身體)上的住立者、持最後身的阿羅漢。

「這是他的最後有，這是最後的集聚(身體)，  
生死輪迴，沒有他的再生。」

為如汲出船[中水]後成為到達彼岸者。

因為那樣，世尊說：

「因此經常具念的人，應該遍避開諸欲，  
捨斷那些後會渡過暴流，如汲出船[中水]後成為到達彼岸者。」

欲經的說明第一[已完成]。

摘記：

- 1.得欲(人財)意喜失欲如箭穿⇒避欲如避蛇：具念超越愛著(visattikā)。
- 2.貪瞋癡時不知利益不見法，恐怖從中生，之後苦跟隨，如對破船。

12/10/2020 15:25

## 2.洞窟八...的說明

### 2.洞窟八個一組經的說明

其次，洞窟八個一組經的說明將說：

7.卡在洞窟中被許多的[貪等污染網-②]全面覆蓋，停留的人已沈沒在愚癡中，像那類的他確實在遠離的遠處，因為諸欲在世間中確實不易被捨斷。

「卡在洞窟中被許多的全面覆蓋」：「被稱為『卡』，但就只那些洞窟能被說。洞窟被稱為身體，『身體』或『洞窟』或『肢體』或『積聚(身體)』或『船』或『車』或『旗幟』或『蟻丘』或『城堡』或『巢』或『小屋』或『腫瘤』或『甕』{或『龍象』}，這些為身體的同義語。『卡在洞窟中』，在洞窟中他被卡住、被糾纏、被懸掛、被附著、被固著、被障礙，如在壁樁或壁鉤上腫瘤被卡住、被糾纏、被懸掛、被附著、被固著、被障礙。同樣的，在洞窟中他被卡住、被糾纏、被懸掛、被附著、被固著、被障礙。這被世尊說：[SN.23.2, SN.23.3]

羅陀！凡在色上的欲、貪、歡喜、渴愛、攀住、執取、心的依處、執持、煩惱潛在趨勢、在那裡執著、在那裡強力執著者，因此被稱為『眾生』；羅陀！凡在受上.....（中略）羅陀！凡在想上.....羅陀！凡在行上.....羅陀！凡在識上的欲、貪、歡喜、渴愛、攀住、執取、心的依處、執持、煩惱潛在趨勢、在那裡執著、在那裡強力執著者，因此被稱為『眾生』。『眾生(卡住)』為『黏著的同義語』為卡在洞窟中。『被許多全面覆蓋』，被多全的污染覆蓋；被貪覆蓋；被瞋覆蓋；被癡覆蓋；被憤怒覆蓋；被怨恨覆蓋；被藏惡覆蓋；被專橫覆蓋；被嫉妒覆蓋；被慳吝覆蓋；被偽詐覆蓋；被狡猾覆蓋；被頑固覆蓋；被激情覆蓋；被慢覆蓋；被極慢覆蓋；被憍慢覆蓋；被放逸覆蓋；被一切污染、一切惡行、一切惱患、一切焦熱、一切熱惱、被一切不善造作覆蓋、擴大覆蓋、上覆蓋、妨礙(阻隔)、包住、覆障、關閉(覆蓋)、覆藏、包覆。」為卡在洞窟中被許多的全面覆蓋。

「停留的人已沈沒在愚癡中」：「當人停留時，貪染者因貪(之力)而停留；憤怒者因瞋而停留；愚癡者因癡而停留；被繫縛者因慢而停留；執取者因見而停留；來到散亂者因掉舉而停留；沒走到結論者因疑而停留；來到剛毅者因煩惱潛在趨勢而停留，這樣是停留的人。

這被世尊說：『比丘們！有能被眼識知的、想要的、喜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貪染的色，如果比丘歡喜、歡迎、持續(停留)固持它.....比丘們！有能被耳識知的聲音.....（中略）能被鼻識知的氣味.....能被舌識知的味道.....能被身識知的所觸.....能被意識知的、想要的、喜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貪染的法，如果比丘歡喜、歡迎、持續(停留)固持它.....。[SN.35.98]』這樣也是停留的人。

這被世尊說：『比丘們！當識住立(停留)時，住立在攀住的色、所緣的色、所住立的色上，有喜的澆灑，就能來到成長、增長、成滿。比丘們！.....在攀住的受.....（中

略) 在攀住的想.....比丘們！當識住立(停留)時，住立在攀住的行、所緣的行、所住立的行上，有喜的澆灑，就能來到成長、增長、成滿。[SN.22.53]』這樣也是停留的人。

這被世尊說：『比丘們！如果在物質食物上有貪，有歡喜，有渴愛，識在那裡確立、增長；識確立、增長之處，在那裡有名色的下生；有名色的下生之處，在那裡有諸行的生長；有諸行的生長之處，在那裡有未來再生的出生；有未來再生的出生之處，在那裡有未來的生、老、死；有未來的生、老、死之處，比丘們！我說：「那有愁，有悲，有絕望。」[SN.12.64]』這樣也是停留的人。

『比丘們！如果在觸食上.....(中略)比丘們！如果在意思食上.....(中略)比丘們！如果在識食上有貪，有歡喜，有渴愛，識在那裡確立、增長；識確立、增長之處，在那裡有名色的下生；有名色的下生之處，在那裡有諸行的生長；有諸行的生長之處，在那裡有未來再生的出生；有未來再生的出生之處，在那裡有未來的生、老、死；有未來的生、老、死之處，比丘們！我說：「那有愁，有悲，有絕望。」[SN.12.64]』這樣也是停留的人。

『已沈沒在愚癡中』，愚癡被稱為五種欲：能被眼識知的、想要的、喜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貪染的色；能被耳識知的聲音.....能被鼻識知的氣味.....能被舌識知的味道.....能被身識知的、想要的、喜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貪染的所觸。什麼理由愚癡被稱為五種欲？大多數天-人們在五種欲中變愚癡、癡昧、惑亂，成為愚癡的、癡昧的、惑亂的，被無明作盲目的、被妨礙(阻隔)的、被包住的、被覆障的、被關閉的(被覆蓋的)、被覆藏的、被包覆的，以那個原因愚癡被稱為五種欲。『已沈沒在愚癡中』，已沈沒、進入、潛入、陷入在愚癡中。」為停留的人已沈沒在愚癡中。

「像那類的他確實在遠離的遠處」：「『遠離』，有三種遠離：身遠離、心遠離、依著遠離。什麼是身遠離？這裡，比丘親近遠離(獨居)的臥坐處：林野、樹下、山岳、洞窟、山洞、墓地、森林、露地、稻草堆，以身體住於遠離[以身遠離而住-Ni.14,150偈]，他獨自走，獨自站，獨自坐，獨自臥，獨自為了托鉢進入村落，獨自返回，獨自坐在靜處，獨自進行經行，獨自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這是身遠離。

什麼是心遠離？進入初禪者的心已從諸蓋遠離，進入第二禪者的心已從諸尋伺遠離，進入第三禪者的心已從喜遠離，進入第四禪者的心已從樂與苦遠離，進入虛空無邊處者的心已從色想、有對想、種種想遠離，進入識無邊處者的心已從虛空無邊處想遠離，進入無所有處者的心已從識無邊處想遠離，進入非想非非想處者的心已從無所有處想遠離，須陀洹者的心已從有身見、疑、戒禁取、見煩惱潛在趨勢、疑煩惱潛在趨勢、以及與其同存續之污染遠離，一來者的心已從粗的欲貪結、嫌惡結，從粗的欲貪煩惱潛在趨勢、嫌惡煩惱潛在趨勢、以及與其同存續之污染遠離，不還者的心已從殘餘的欲貪結、嫌惡結，從殘餘的欲貪煩惱潛在趨勢、嫌惡煩惱潛在趨勢、以及與其同存續之污染遠離，阿羅漢的心已從色無色貪、慢、掉舉、無明、慢煩惱潛在趨勢、有貪煩惱潛在趨勢、無明煩惱潛在趨勢、以及與其同存續之污染與外部與一切相遠離，這是心遠離。

什麼是依著遠離？依著被稱為諸污染與諸蘊及諸造作；依著遠離被稱為不死、涅槃，那是一切行的止，一切依著的斷念，渴愛的滅盡、離貪、滅、涅槃，這是依著遠離。身遠離是屬於身持續遠離、樂於離欲的；心遠離是屬於心遍純淨、到達最高淨白的；依著遠離是屬於無依著的人、來到離行的(=涅槃)。

『他確實在遠離的遠處』，凡他這麼卡在洞窟中，這麼被多全的全面覆蓋，這麼已沈沒在愚癡中者，他是在身遠離的遠處；也在心遠離的遠處；也在依著遠離的遠處、遙遠處、極遙遠處，不在近處；不在附近；在不近處；在被拉離處(錫蘭版)。『像那類的』，像那樣的、屬於那個住立的、那個種類的、類似那個的，那個他已沈沒在愚癡中者。」為像那類的他確實在遠離的遠處。

「因為諸欲在世間中確實不易被捨斷」：「諸欲」，從攝頌有二種欲：事物之欲與污染之欲。哪些是事物之欲？合意的色、合意的聲音、合意的氣味、合意的味道、合意的所觸、鋪墊、衣物、婢女奴僕、山羊與羊、雞豬、象牛馬騾馬、田地、宅院、黃金、金幣、村落市鎮都城、國家、國土、藏庫、倉庫，凡任何會被貪染的事物為事物之欲。此外，有過去的欲、未來的欲、現在的欲、自身內的欲、外部的欲、自身內與外部的欲、下劣的欲、中等的欲、勝妙的欲、苦界的欲、人間的欲、天的欲、已被現前的欲、已被創造的欲、未被創造的欲、被他人創造的欲、已被占有的欲、未被占有的欲、被珍愛的欲、不被珍愛的欲、一切欲界法的欲、一切色界法的欲、一切無色界法的欲，以渴愛為所依、以渴愛為所緣，以令人想要義；以會被貪染義；以會被陶醉義為欲，這些被稱為事物之欲。

哪些是污染之欲？意欲之欲、貪之欲、意欲貪之欲，意向之欲、貪之欲、意向貪之欲，那是在諸欲上之欲的意欲、欲的貪、欲的歡喜、欲的渴愛、欲的情愛、欲的焦熱、欲的迷戀、欲的取著、欲的暴流、欲的軛(繫縛)、欲的執取、欲的意欲蓋。

「看見欲的那些根，欲你被思惟(意向)產生，

我將不思惟你，這樣欲將不存在。」[Jat.8.39偈]

這些被稱為污染之欲。「在世間中」：在苦界的世間、人類的世間、天的世間、蘊的世間、界的世間、處的世間。「因為諸欲在世間中確實不易被捨斷」：「因為諸欲在世間中難被捨斷、難被捨棄、難被遍捨棄、難被碎破(征服)、難被解開、難被鬆開、難被度脫、難被渡過、難被越過、難被度過。」為因為諸欲在世間中確實不易被捨斷。

因為那樣，世尊說：

「卡在洞窟中被許多的全面覆蓋，停留的人已沈沒在愚癡中，

像那類的他確實在遠離的遠處，因為諸欲在世間中確實不易被捨斷。」

8.以想要之因被有之樂繫縛，他們難被解脫-因為沒有從其他人的解脫：對後來或甚至在從前期待者，對這些或從前諸欲熱望者。

「以想要之因被有之樂繫縛」：「想要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完全貪)、隨貪、順適、歡喜、喜貪，心的貪著、想要、迷昏頭、取著、貪求、大貪、染著、污泥，擾動、偽詐、[輪迴的]根由、[苦的]生育、裁縫(貪愛)、有網、河流、縛著，繩、執著、堆積、同伴、願求、有之導引，欲林(森林)、愛林(荒林)、親密交往[santhavo?]、情愛、期



待、關係，願望、希求、希求狀態，色的欲望、聲音的欲望、氣味的欲望、味道的欲望、所觸的欲望，得到的欲望、財富的欲望(人的欲望/Ni.1,3偈)、兒子的欲望、活命的欲望，熱望、希求、祈求、貪求、貪求的狀態，貪婪、貪婪的樣子、具備貪婪的狀態、詢問[利得處]、冀求好的，非法貪、不正貪、欲望、欲求、希望、羨慕、完全希望，欲的渴愛、有的渴愛、無有的渴愛，色的渴愛、無色的渴愛、滅的渴愛，色的渴愛、聲音的渴愛、氣味的渴愛、味道的渴愛、所觸的渴愛、法的渴愛，暴流、軛(束縛)、繫結、執取、障礙、蓋、覆蓋、繫縛，隨雜染、煩惱潛在趨勢、纏、葛蔓、慳吝，苦根、苦因、苦的發生，魔的捕網、魔的釣鉤[、魔的食物]、魔的境域[，魔的住所、魔的繫縛]，渴愛之河、渴愛之網、渴愛之繩、渴愛之海、貪婪、貪不善根。『以想要之因由』，『以想要為其因由、以想要為其因、以想要為其緣、以想要為其原因、以想要為其根源。』為以想要的因由。

『被有之樂繫縛』，一種有之樂：樂受，二種有之樂：樂受與令人滿意的事，三種有之樂：年輕、無病、生命，四種有之樂：利得、名聲、讚賞、安樂(幸福)，五種有之樂：合意的色、合意的聲音、合意的氣味、合意的味道、合意的所觸，六種有之樂：眼具足、耳具足、鼻具足、舌具足、身具足、意具足。被有之樂繫縛：被樂受之樂繫縛、在令人滿意的事上被繫縛、在年輕上被繫縛、在無病上被繫縛、在生命上被繫縛、在利得上被繫縛、在名聲上被繫縛、在讚賞上被繫縛、在安樂上被繫縛、在合意的色上被繫縛、在聲音上.....在氣味上.....在味道上.....在合意的所觸上被繫縛、在眼具足上被繫縛、在耳鼻舌身意具足上被繫縛、被擴大繫縛、被結縛(勒緊)、被附著、被固著、被障礙。」為以想要之因被有之樂繫縛。

「他們難被解脫-因為沒有從其他人的解脫」：「他們以有之樂事物難被解脫，或眾生在此處難被解脫。怎樣是他們以有之樂事物難被解脫？樂受難被解脫、令人滿意的事物難被解脫、年輕難被解脫、無病難被解脫、生命難被解脫、利得難被解脫、名聲難被解脫、讚賞難被解脫、安樂難被解脫、合意的色難被解脫、合意的諸聲音.....諸氣味.....諸味道.....諸所觸難被解脫、眼具足難被解脫、耳鼻舌身意具足難被解脫、難脫離的、難往前脫離的、難解開的、難鬆開的、難度脫的、難渡過的、難越過的、難度過的。這樣是他們以有之樂事物難被解脫。

怎樣是眾生在此處難被解脫？眾生從樂受難被解脫、眾生從令人滿意的事物難被解脫、眾生從年輕難被解脫、眾生從無病難被解脫、眾生從生命難被解脫、眾生從利得難被解脫、眾生從名聲難被解脫、眾生從讚賞難被解脫、眾生從安樂難被解脫、眾生從合意的色難被解脫、眾生從合意的聲音.....從氣味.....從味道.....從觸難被解脫、眾生從眼具足難被解脫、眾生從耳鼻舌身意具足難被解脫、難拉出的、難完全拉出的、難奮起的、難完全奮起的、難解開的、難鬆開的、難度脫的、難渡過的、難越過的、難度過的。這樣是眾生在此處難被解脫。

『因為沒有從其他人的解脫』，自己掉入泥沼的他們不能拉出其他掉入泥沼的。這被世尊說：『純陀！「自己是陷入泥沼者而將拉出其他陷入泥沼者。」這不存在可能

性。純陀！「自己是未調御、未受訓練、未般涅槃者而將使其他人調御、訓練、般涅槃。」這不存在可能性。[MN.8]』這樣是因為沒有從其他人的解脫。

或者，你們沒有任何其他令解脫者，如果他們能解脫，以自己的勢力(剛毅)，以自己的力量，以自己的活力，以自己的努力(勇猛)，以自己之人之勢力，以自己之人之力量，以自己之人之活力，以自己之人之努力，以自己的正確行道、隨順行道、非相反的行道、依義理的行道、法隨法之行道，當實行時他們能解脫，這樣也是因為沒有從其他人的解脫。

這也被世尊說：[Ni.22]

『我將不能夠使之釋放：都達葛！世間中疑惑的任何者，

但證知最勝法者，這樣你將渡過這個暴流。』

這樣也是因為沒有從其他人的解脫。

這也被世尊說：[Dhp.12, 165偈]

『惡被自己做，以自己成為污染，

惡不被自己做，以自己就變成清淨，

清淨、不清淨是分開的，非一個會使另一個變成清淨。』

這樣也是因為沒有從其他人的解脫。

這也被世尊說：『同樣的，婆羅門！涅槃住立，導向涅槃之道住立，我的勸導住立，然而，當我的弟子被我這樣教誡、這樣訓誡時，有一些到達究竟終結的涅槃，某一些不到達，婆羅門！在這裡，我能作什麼呢？婆羅門！如來是指路者。[MN.107]佛陀只告知(指)路，當自己實行時他們能解脫。』這樣也是因為沒有從其他人的解脫。」為他們難被解脫-因為沒有從其他人的解脫。

「對後來或甚至在從前期待者」：「後來被稱為未來，從前被稱為過去，此外，執取過去後，未來與現在在後面；執取未來後，過去與現在在前面。怎樣是在從前作期待？『我過去時有這樣的色』在那裡找尋歡喜[MN.132]；『我過去時有這樣的受.....我過去時有這樣的想.....我過去時有這樣的行.....我過去時有這樣的識』在那裡找尋歡喜，這樣是在從前作期待。

或者，『我的眼過去時是像那樣的，色是像那樣的。』在那裡，識被意欲貪結縛；當識被意欲貪結縛時，則歡喜它；當歡喜它時，這樣也是在從前作期待。『我的耳過去時是像那樣的，聲音是像那樣的。』.....（中略）『我的鼻過去時是像那樣的，氣味是像那樣的。』.....『我的舌過去時是像那樣的，味道是像那樣的。』.....『我的身過去時是像那樣的，所觸是像那樣的。』.....『我的意過去時是像那樣的，法是像那樣的。』在那裡，識被意欲貪結縛；當識被意欲貪結縛時，則歡喜它；當歡喜它時[MN.133]，這樣也是在從前作期待。

或者，凡以前與婦女一起戲笑、說話、嬉戲的，他樂味它、欲求它，且因它而來到幸福[AN.7.50]，這樣也是在從前作期待。

怎樣是在後來作期待？『我未來時會有這樣的色。』在那裡找尋歡喜，『未來時會有這樣的受。.....未來時會有這樣的想。.....我在未來時會有這樣的行。.....我在未來時會有這樣的識。』在那裡找尋歡喜，這樣是在後來作期待。

或者，『我的眼未來時會是像那樣的，色會是像那樣的。』對未得到的得到心寄望，緣於心的寄望，則歡喜它；當歡喜它時，這樣是在後面作期待。『我的耳未來時會是像那樣的，聲音會是像那樣的。』.....『我的鼻未來時會是像那樣的，氣味會是像那樣的。』.....『我的舌未來時會是像那樣的，味道會是像那樣的。』.....『我的身未來時會是像那樣的，所觸會是像那樣的。』.....『我的意未來時會是像那樣的，法會是像那樣的。』對未得到的得到心寄望，緣於心的寄望，則歡喜它；當歡喜它時，這樣也是在後來作期待。

或者，『我將以這個戒，或禁戒，或苦行，或梵行成為天神，或某位天神。』對未得到的得到心寄望，緣於心的寄望，則歡喜它；當歡喜它時，這樣也是在後來作期待。」為對後來或甚至在從前期待者。

「對這些或從前諸欲熱望者」：「『在這些欲』，在現在五種欲上想要者、接受者、希求者、熱望者、祈求者。『或在從前熱望者』，在過去五種欲上熱望者、希求者、祈求者。」為對這些或從前諸欲熱望者。

因為那樣，世尊說：

「以想要之因被有之樂繫縛，他們難被解脫-因為沒有從其他人的解脫：

對後來或甚至在從前期待者，對這些或從前諸欲熱望者。」

9.在諸欲上貪求者們、熱衷者們、昏昧者們，吝嗇者們他們在不正的上被固定，導致苦者們悲泣：從這裡死沒的我們將存在何處？

「在諸欲上貪求者們、熱衷者們、昏昧者們」：「『欲』，『從攝頌有二種欲：事物之欲與污染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事物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污染之欲。貪求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中略）貪婪、貪不善根。以污染之欲在事物之欲上貪染、貪求、被繫結、被迷戀、被染著、被附著、被固著、被障礙。』為在欲上貪求。

『熱衷者們』，凡在諸欲上尋求、尋找、遍求，那個性格者、多那個者、重那個者、以那個為對象者、朝那個努力者、向那個傾斜者、向那個勝解者、向那個增上者，他們是在欲上熱衷者。凡因渴愛而在諸色上尋求、尋找、遍求.....在聲音上.....在氣味上.....在味道上.....在所觸上.....（中略）遍求，那個性格者、多那個者、重那個者、以那個為對象者、朝那個努力者、向那個傾斜者、向那個勝解者、向那個增上者，他們也是在欲上熱衷者。凡因渴愛而在諸色上獲得.....在聲音上.....在氣味上.....在味道上.....在所觸上獲得，那個性格者、多那個者、重那個者、以那個為對象者、朝那個努力者、向那個傾斜者、向那個勝解者、向那個增上者，他們也是在欲上熱衷者。凡因渴愛而在諸色上受用.....在聲音上.....在氣味上.....在味道上.....在所觸上受用，那個性格者、多那個者、重那個者、以那個為對象者、朝那個努力者、向那個傾斜者、向那個勝解者、向那個增上者，他們也是在欲上熱衷者。如評論者是評論執心者、作工作者是工作執心者、走在行境上者是行境執心者、禪修者是禪執心(熱衷)者修的。同樣的，凡在諸欲上尋

求、尋找、遍求，那個性格者、多那個者、重那個者、以那個為對象者、朝那個努力者、向那個傾斜者、向那個勝解者、向那個增上者，他們是在欲上熱衷者。凡因渴愛而在諸色上尋求、尋找、遍求.....在聲音上.....在氣味上.....在味道上.....在所觸上.....（中略）遍求，那個性格者、多那個者、重那個者、以那個為對象者、朝那個努力者、向那個傾斜者、向那個勝解者、向那個增上者，他們也是在欲上熱衷者。凡因渴愛而在諸色上獲得.....在聲音上.....在氣味上.....在味道上.....在所觸上獲得，那個性格者、多那個者、重那個者、以那個為對象者、朝那個努力者、向那個傾斜者、向那個勝解者、向那個增上者，他們也是在欲上熱衷者。凡因渴愛而在諸色上受用.....在聲音上.....在氣味上.....在味道上.....在所觸上受用，那個性格者、多那個者、重那個者、以那個為對象者、朝那個努力者、向那個傾斜者、向那個勝解者、向那個增上者，他們也是在欲上熱衷者。

『昏昧者們』，大多數天-人們在五種欲中變愚癡、癡昧、惑亂，成為愚癡的、癡昧的、惑亂的，被無明作盲目的、被妨礙(阻隔)的、被包住的、被覆障的、被關閉的(被覆蓋的)、被覆藏的、被包覆的。」為在諸欲上貪求者們、熱衷者們、昏昧者們。

「吝嗇者們他們在不正的上被固定」：「『吝嗇者們』，『他們向下走去』為吝嗇者們；『慳吝者』也被稱為吝嗇者們；『對佛弟子之言語、語路、教說、教誡他們不在乎』為吝嗇者們。怎樣是『他們向下走去』為吝嗇者們？他們走去地獄；他們走去畜生界；他們走去惡鬼界，這樣是『他們向下走去』為吝嗇者們。怎樣是『慳吝者』也被稱為吝嗇者們？有五種慳吝：[對]住處的慳吝、家的慳吝、利得的慳吝、稱讚的慳吝、法的慳吝，凡像這樣的慳吝、慳吝樣子、慳吝狀態、慳貪、吝嗇、小氣、心緊握狀態，這被稱為慳吝。此外，蘊慳吝也是慳吝；界慳吝也是慳吝；處慳吝也是慳吝之執見，這被稱為慳吝。具備這慳吝、不寬容性，人們成為放逸的，這樣，他們被稱為慳吝者。怎樣是『對佛弟子之言語、語路、教說、教誡他們不在乎』為吝嗇者們？『對佛弟子之言語、語路、教說、教誡他們不在乎、不想要聽、不傾耳、不使諸了知對心現起，是不忠誠者、不順從者、有反對行為者，就別過臉向其它的，這樣是對佛弟子之言語、語路、教說、教誡他們不在乎。』為吝嗇者們。

『他們在不正的上被固定』，在不正的身業上被固定；在不正的語業上被固定；在不正的意業上被固定；在不正的殺生上被固定；在不正的未被給與的拿取上被固定；在不正的邪淫上被固定；在不正的妄語上被固定；在不正的離間語上.....在不正的粗惡語上.....在不正的雜穢語上被固定；在不正的貪婪上.....在不正的惡意上被固定；在不正的邪見上被固定；在不正的諸行上被固定；在不正的五種欲上被固定；在不正的五蓋上被固定、被深深固定(執著)[、被卡住]、被止住、被黏著、被進入、被染著、被把心朝向、被附著、被固著、被障礙。」為他們在不正的上被固定。

「導致苦者們悲泣」：「『有苦結果時』為已到達苦、已達到苦、已接近苦；已到達魔、已達到魔、已接近魔；已到達死、已達到死、已接近死。『他們悲泣』，他們發牢騷、泣言(講很多)、憂愁、疲累、悲泣、捶胸地號哭，來到迷亂。」為導致苦者們悲泣。

「從這裡死沒的我們將存在何處」：「從這裡死沒的我們將存在何處？我們將成為墮地獄者；我們將成為墮畜生界者；我們將成為墮惡鬼界者；我們將成為人；我們將成為天神；我們將成為有色者；我們將成為無色者；我們將成為有想者；我們將成為無想者；我們將成為非想非非想者，『我們未來世存在嗎？我們未來世不存在嗎？我們未來世會是什麼？我們未來世的情形如何呢？我們未來世會是什麼，[以後]又變成什麼呢？』躍入疑惑者、躍入懷疑者、生起疑惑者他們發牢騷、泣言(講很多)、憂愁、疲累、悲泣、捶胸地號哭，來到迷亂。」為從這裡死沒的我們將存在何處。

因為那樣，世尊說：

「在諸欲上貪求者們、熱衷者們、昏昧者們，吝嗇者們他們被固定在不正的上，導致苦者們悲泣：從這裡死沒的我們將存在何處？」

10.因此確實就在這裡人應該學習，應該知道凡任何在世間中「不正的」，以那個之因不應該行不正的，因為明智者們說這生命是少的。

「因此確實就在這裡人應該學習」：「『因此』，『以那個理由、那個因、那個緣、那個因由，當看見這個在欲上的過患時。』為因此。『應該學習』，有三種學：增上戒學、增上心學、增上慧學。

什麼是增上戒學？這裡，比丘是持戒者，住於被波羅提木叉的自制自制，具足正行行境，在諸微罪中看見可怕的，在諸學處上受持後學習。小戒蘊、大戒蘊為戒依止的基礎，行為的[自我]抑制，自制的入口，善法等至(達到)的上首，這是增上戒學。

什麼是增上心學？這裡，比丘就從離諸欲後，從離諸不善法後，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從尋與伺的平息，自身內的明淨，心的專一性，進入後住於無尋、無伺，定而生喜、樂的第二禪，從喜的褪去、住於平靜、有念正知、以身體感受樂，進入後住於聖者們告知凡那個『平靜的、具念的、安樂住的』第三禪，從樂的捨斷與從苦的捨斷，就在之前諸喜悅、憂的滅沒，進入後住於不苦不樂，平靜、念遍純淨的第四禪，這是增上心學。

什麼是增上慧學？這裡，比丘是有慧者，具備導向生起與滅沒、聖、洞察、導向苦的完全滅盡之慧，他如實知道『這是苦。』如實知道『這是苦集。』如實知道『這是苦滅。』如實知道『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如實知道：『這些是漏。』如實知道：『這是漏集。』如實知道：『這是漏滅。』如實知道：『這是導向漏滅道跡。』這是增上慧學。

這三學，當朝向(注意到)時應該學習；當知道時應該學習；當看見時應該學習；當省察時應該學習；當心確立(決意)時應該學習；當以信勝解時應該學習；當活力努力時應該學習；當念現起時應該學習；當心定(集中)時應該學習；當以慧了知時應該學習；當證知應該被證知的時應該學習；當遍知應該被遍知的時應該學習；當捨斷應該被捨斷的時應該學習；當修習應該被修習的時應該學習；當作證應該被作證的時應該學習、應該實踐、應該善實踐、受持後應該轉起。

『在這裡』，屬於這個見；屬於這個喜歡；屬於這個愛好；在這個執取中；在這個法中；在這個律中；在這個法律中；在這個教語(教說)中；在這個梵行中；在這個大師

的教誡中；在這個個體上；在這個人的世界中，因為那樣被稱為『在這裡』。『人』，眾生、人類.....（中略）摩奴所生者。」為因此確實就在這裡人應該學習。

「應該知道凡任何在世間中『不正的』」：「『凡任何』，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無剩餘地、整個地，這是遍取的言語，為『凡任何』。『應該知道「不正的」』，應該知道不正的身業為『不正的』；應該知道不正的語業為『不正的』；應該知道不正的意業為『不正的』；應該知道不正的殺生為『不正的』；應該知道不正的未被給與的拿取為『不正的』；應該知道不正的邪淫為『不正的』；應該知道不正的妄語為『不正的』；應該知道不正的離間語為『不正的』；應該知道不正的粗惡語為『不正的』；應該知道不正的雜穢語為『不正的』；應該知道不正的貪婪為『不正的』；應該知道不正的惡意為『不正的』；應該知道不正的邪見為『不正的』；應該知道關於不正的諸行為『不正的』；應該知道關於不正的五種欲為『不正的』；應該知道關於不正的五蓋為『不正的』：應該知道、應該了知、應該了別、應該確知、應該貫通。『在世間中』，在苦界的世間.....（中略）處的世間。」為應該知道凡任何在世間中「不正的」。

「以那個之因不應該行不正的」：「[以]不正的身業之因不應該行不正的；不正的語業之因不應該行不正的；不正的意業之因不應該行不正的；不正的殺生之因不應該行不正的；不正的未被給與的拿取之因不應該行不正的；不正的邪淫之因不應該行不正的；不正的妄語之因不應該行不正的；不正的離間語之因不應該行不正的；不正的粗惡語之因不應該行不正的；不正的雜穢語之因不應該行不正的；不正的貪婪之因不應該行不正的；不正的惡意之因不應該行不正的；不正的邪見之因不應該行不正的；不正的諸行之因不應該行不正的；不正的五種欲之因不應該行不正的；不正的五蓋之因不應該行不正的；不正的思之因不應該行不正的；不正的希望之因不應該行不正的；不正的願求之因不應該行不正的：不應該實踐、不應該完全實踐、不應該受持後轉起。」為以那個之因不應該行不正的。

「因為明智者們說這生命是少的」：「生命」為壽命的存續；生活、生存、行動的轉起；生命、命根的守護(保持)。此外，以二個因素命是少的：以存續的有限命是少的，或以自然(自味)的有限命是少的。怎樣是以存續的有限命是少的？在過去心剎那上過去活，[但]現在未活、將來未活；在未來心剎那上將來活，[但]現在未活、過去未活；在現在心剎那上現在活，[但]過去未活、將來未活。

「生命與個體，全部(只有)樂與苦，  
以單一心統攝的：能剎那急速地轉起。  
凡諸天存續，八萬四千劫者，  
但祂們也不，被二個心結合活命。  
凡在這裡死亡或存續者，諸蘊被滅，  
已去者一切都是，同樣不能復原的。  
凡立即被破壞者，與凡未來被破壞者，  
[以及]在那中間被滅者，在特相上沒有不平等。  
不由未發生的而被生，他以現在活命，

以心的被破壞世間成為死亡的，為最高利益的安立。

它們發生如向下[流動]的，被意欲使之變化，

它們轉起[如]不被切斷的水流，以六處為緣。

已破壞的來到不貯藏，在未來沒有堆積的，

且凡被生起者它們存續，如芥子在錐尖[剎那]。

對被生起的諸法，壞滅被放置在它們的面前，

壞散的諸法它們保持，不與之前的混合。

沒看見地它們到來，從壞滅他們看見離去，

如空中的閃電，它們生起與消散。」

這樣是以存續的有限命是少的。

怎樣是以自然(自味)的有限命是少的？生命為出息的依賴；生命為入息的依賴；生命為出入息的依賴；生命為[四]大種的依賴；生命為做成團狀的食物的依賴；生命為煖的依賴；生命為識的依賴：這些的根本是薄弱的；這些的宿因也是薄弱的；凡以它們為緣也是薄弱的；凡以它們為勢力也是薄弱的；這些的共同基礎(地)也是薄弱的；這些的聯繫也是薄弱的；這些的俱生也是薄弱的；凡與他們關連的也是薄弱的；這些是互相常住薄弱的；這些是互相不住立的；這些互相破壞(遍熟)；沒有互相的庇護者，且這些也不互相使之住立；凡產生者那也沒被發現。

「無任何人因任何人消失，又這些確實是全部的壞滅，

這些是從之前產生的，凡產生者他們也在之前已死，

之前者與之後者，不曾互相看見。」

這樣是以自然(自味)的有限命是少的。

此外，比較四大王天天神的生命，對人，命是少的，命是微不足道的，命是僅一些的，命是剎那的，命是疾速的，命是短暫的，命是非長時間的，命是不久住的，三十三天天神……（中略）夜摩天天神……兜率天天神……化樂天天神……他化自在天天神……比較梵天天神的生命，對人，命是少的，命是微不足道的，命是僅一些的，命是剎那的，命是疾速的，命是短暫的，命是非長時間的，命是不久住的。

這被世尊說：

「比丘們！人的這壽命是少的，必到來世，聰明人應該覺醒，應該作善的、應該修梵行。生者無不死，比丘們！凡活得長者，他有百年或更多些。」

「人的壽命是少的，善人應該輕蔑它，

應該活著如頭被燃燒，[因為]沒有死亡的不到來。[SN.4.9]

日夜流逝，生命被滅，

不免一死的人壽命被耗盡，如小河裡的水。」[SN.4.10]

「因為明智者們說這生命是少的」：「『明智者』為賢者；『有智能者』為賢者；『智能具足者』為賢者；『呵責惡者』為賢者，智能被稱為慧，那是慧、知解、簡擇、考察、擇法、識別、辨別、近察、賢智(博學)、熟練、聰敏、審思、深思、審察、廣大(全面)、智慧、英智、毘婆舍那、正知、刺棒、慧、慧根、慧力、慧劍、慧殿

堂、慧光明、慧光亮、慧燈光、慧寶、無癡、擇法、正見[參看無礙解道〈1.智的談論〉第109.段苦智]，以那個慧具備的狀態為明智者。此外，有蘊之賢者、界之賢者、處之賢者、緣起之賢者、念住之賢者、正勤之賢者、神足之賢者、根之賢者、力之賢者、覺支之賢者、道之賢者、果之賢者、涅槃之賢者，那些賢者這麼說：『對人，命是少的，命是微不足道的，命是僅一些的，命是剎那的，命是疾速的，命是短暫的，命是非長時間的，命是不久住的。』他們這麼說、這麼講述、這麼談說、這麼說明、這麼言說。」為因為明智者們說這生命是少的。

因為那樣，世尊說：

「因此確實就在這裡人應該學習，應該知道凡任何在世間中『不正的』，

以那個之因不應該行不正的，因為明智者們說這生命是少的。」

11.我看見世間中顫動的，這個世代在諸有中來到渴愛，下劣的人們在死亡前面發牢騷愛：在諸有非有中未離渴愛者們。

「我看見世間中顫動的」：「『我看見』，我以肉眼看見，我也以天眼看見，我也以慧眼看見，我也以佛眼看見，我也以一切眼看見，我看到、我注視、我靜觀、我觀察。『世間中』：在苦界的世間中、在人類的世間中、在天的世間中、在蘊的世間中、在界的世間中、在處的世間中。

『顫動(遍悸動)著』，以渴愛的悸動而悸動著；以見的悸動而悸動著；以污染的悸動而悸動著；以努力的悸動而悸動著；以果報的悸動而悸動著；以惡行的悸動而悸動著；以貪之染著而悸動著；以瞋之憤怒而悸動著；以癡之愚癡而悸動著；以慢之被繫縛而悸動著；以見之被執取而悸動著；以掉舉之來到散亂而悸動著；以疑之未達依止而悸動著；以煩惱潛在趨勢之來到強力而悸動著；以利得而悸動著；以無利得而悸動著；以名聲而悸動著；以無名聲而悸動著；以稱讚而悸動著；以斥責而悸動著；以樂而悸動著；以苦而悸動著；以生而悸動著；以老而悸動著；以病而悸動著；以死而悸動著；以愁悲苦憂絕望而悸動著；以墮地獄之苦而悸動著；以墮畜生界之苦而悸動著；以墮惡鬼界之苦而悸動著；以人間之苦而悸動著；以根源於入胎之苦而悸動著；以根源於住在胎中之苦而悸動著；以根源於出胎之苦而悸動著；以已生者依賴之苦而悸動著；以已生者被他人擺布(放置)之苦而悸動著；以自己行動之苦而悸動著；以他人行動之苦而悸動著；以苦苦而悸動著；以行苦而悸動著；以變易苦而悸動著；以眼疾之苦而悸動著；以耳疾之苦而悸動著；以鼻疾之苦.....(中略)以舌疾.....以身疾.....以頭疾.....以外耳疾.....以口疾.....以齒疾.....以咳.....以喘.....以外鼻病.....以熱病.....以老.....以腹疾.....以昏迷.....以下痢.....以腹痛.....以霍亂.....以麻瘋.....以腫瘤.....以癬.....以肺病.....以癩癧.....以輪癬.....以疥癬.....以風癬.....以搔傷(一種癩病).....以皮膚乾裂.....以血膽病.....以糖尿病.....以痔瘡.....以疹子(癬子水泡).....以痔瘻(潰瘍).....以膽等起的疾病.....以痰等起的疾病.....以風等起的疾病.....以[三者]集合也的疾病.....以時節變化生的疾病.....以不正的姿勢而生的疾病.....以突然來襲的疾病.....以業果報生的疾病.....以冷.....以熱.....以飢餓.....以口渴.....以糞.....以尿.....以與蛇蚊風烈日蛇的接觸之苦.....以亡母之苦.....以亡父之苦.....以亡兄弟之苦.....以亡姊妹之苦.....以亡子之苦.....以亡女之苦.....以親族的損



失.....以財的損失.....以疾病的損失.....以戒的衰損.....以見的衰損之苦而悸動著、完全悸動著、擴大悸動著、發抖著、顫抖(強發抖)著、大顫抖(強大發抖)著；我看見，我看到、我注視、我靜觀、我觀察。」為我看見世間中顫動的。

「這個世代在諸有中來到渴愛」：「『世代(人們)』為眾生的同義語。『渴愛』為色的渴愛、聲音的渴愛、氣味的渴愛、味道的渴愛、所觸的渴愛、法的渴愛。『來到渴愛』，來到渴愛；被渴愛跟隨的；被渴愛尾隨的；被渴愛接近的；被渴愛弄倒的、征服的、心被遍取的。『在諸有中』為欲有、色有、無色有。」為這個世代在諸有中來到渴愛。

「下劣的人們在死亡前面發牢騷愛」：「『下劣的人』，下劣的人『具備下劣身業』為下劣的人；『具備下劣語業』為下劣的人；『具備下劣意業』為下劣的人；『具備下劣殺生』為下劣的人；下劣未被給與的拿取.....（中略）下劣邪淫.....下劣妄語.....下劣離間語.....下劣粗惡語.....下劣雜穢語.....下劣貪婪.....下劣惡意.....下劣邪見.....下劣諸行.....下劣五種欲、蓋.....下劣思(意圖).....下劣希望.....『具備下劣願求』為下劣的人，『下劣的、卑劣的、劣等的、低的、低劣意向的、微不足道的』為下劣的人。『在死亡口(前面)發牢騷』，『在死亡口』為在魔口；在死口；已到達死亡；已達到死亡；已接近死亡；已到達魔；已達到魔；已接近魔；已到達死；已達到死；已接近死，他們發牢騷、泣言(講很多)、憂愁、疲累、悲泣、捶胸地號哭，來到迷亂。」為下劣的人在死亡口(前面)發牢騷。

「在諸有非有中未離渴愛者們」：「『渴愛』為色的渴愛.....（中略）法的渴愛。『在諸有非有中』，在業有之有非有中，在欲有之再有中；在欲有之業有中，在色有之再有中；在色有之業有中，在無色有之再有中；在無色有之業有中，在一再有之再有中；在一再趣處中，在一再往生中，在一再結生中，在一再個體的生出中，未離渴愛的、不離渴愛的、未捨棄渴愛的、未排除渴愛的、未解脫渴愛的、未捨斷渴愛的、未斷念渴愛的。」為在諸有非有中未離渴愛者們。

因為那樣，世尊說：

「我看見世間中顫動的：這個世代在諸有中來到渴愛，

下劣的人們在死亡前面發牢騷愛：在諸有非有中未離渴愛者們。」

12.你們看！在執為我所的上顫抖者們，如魚在被滅盡水流的少水中，看見這  
個後也應該行無我所：不在諸有中作執著者。

「你們看！在執為我所的上顫抖者們」：「我所執」，有二種我所執：[因]渴愛的我所執與[因]見的我所執。什麼是渴愛的我所執？以渴愛稱呼而被作為界限、被作為境界、被作為範圍、被作為邊界、被緊捉住、被當作自己的之所及：這個是我的、這是我的、這麼多是我的、就這範圍是我的；我的色、聲音、氣味、味道、所觸、鋪在地上的東西、外套、女僕與男僕、山羊與羊、雞與豬、象、牛與馬、騾馬、田、宅地、黃金、金幣、村落、市鎮、王都、地方、藏庫、倉庫、全部的大地，因渴愛而把它們當做自己的，一百零八種渴愛思潮[AN.4.199]之所及，這是渴愛的我所執。

什麼是見的我所執？有二十個依處的有身見，十個依處的邪見，十個依處的邊見，凡像這樣的見、惡見、叢林之見、荒漠之見、歪曲之見、動搖之見、結縛之見的緊握、接受、執持、執取，邪道、邪路、邪性、外道的所依處，顛倒(vipariyesa)的緊握、顛倒(viparīta)的緊握、顛倒(vipallāsa)的緊握、邪惡的緊握、「在非真實的上[視]為真實的」的緊握，來到六十二惡見之所及，這是見的我所執。「你們看！在執為我所的上顛抖者們」：「被當作自己的事物疑懼被搶奪時他們悸動，當被搶奪時他們也悸動，當已被搶奪時他們也悸動；被當作自己的事物疑懼變易時他們悸動，當變易時他們也悸動，當已變易時他們也悸動、強悸動、完全悸動、擴大悸動、發抖、顛抖、大顛抖，這樣，當悸動、強悸動、完全悸動、擴大悸動、發抖、顛抖、大顛抖時，請你們看見、請你們看到、請你們注視、請你們靜觀、請你們觀察。」為你們看！在執為我所的上顛抖者們。

「如魚在被滅盡水流的少水中」：「如魚在少水中、微少水中、水耗盡中被烏鴉或鷹或鶴攻擊著、叼起著、被吃著，它們悸動、強悸動、完全悸動、擴大悸動、發抖、顛抖、大顛抖。同樣的，人們(世代)執為我所的事物疑懼被搶奪時他們悸動，當被搶奪時他們也悸動，當已被搶奪時他們也悸動；執為我所的事物疑懼變易時他們悸動，當變易時他們也悸動，當已變易時他們也悸動、強悸動、完全悸動、擴大悸動、發抖、顛抖、大顛抖。」為如魚在被滅盡水流的少水中。

「看見這個後也應該行無我所」：「『這個過患：在我所執上他看見後、看到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為看見這個後。『應該行無我所』，有二種我所執：[因]渴愛的我所執與[因]見的我所執。.....（中略）這是渴愛的我所執.....（中略）這是見的我所執。捨斷渴愛的我所執後；斷念見的我所執後，他[保持]不把眼當做自己的；不把耳當做自己的；不把鼻當做自己的；不把舌當做自己的；不把身當做自己的；不把意當做自己的；諸色.....諸聲音.....諸氣味.....諸味道.....諸所觸.....諸法.....家.....團體(眾).....住所.....利得.....名聲.....稱讚.....樂.....衣服.....施食.....住處.....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欲界.....色界.....無色界.....欲有.....色有.....無色有.....想有.....無想有.....非想非非想有.....一蘊有.....四蘊有.....五蘊有.....過去.....未來.....現在.....不把所見、所聞、所覺、能被識知的諸法當做自己的，他[保持]不握持、不執取、不執著，他應該行、應該住、應該行動、應該轉起、應該守護、應該使存續、應該使生存。」為看見這個後也應該行無我所。

「不在諸諸有中作執著者」：「在諸有中」，在欲有中、在色有中、在無色有中。執著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中略）貪婪、貪不善根。「不在諸有中作執著者」：「在有中-執著-不作者；意欲、情愛、貪、喜歡的不作者、不使之出生者、不被生產者、不被生起者、不被生出者。」為不在諸有中作執著者。

因為那樣，世尊說：

「你們看！在執為我所的上顛抖者們，如魚在被滅盡水流的少水中，  
看見這個後也應該行無我所：不在諸有中作執著者。」

13.在兩邊上調伏意欲後，遍知觸後無隨貪求者，凡斥責自己的不作那個者，明智者不在諸所見所聞上被沾染。

「在兩邊上調伏意欲後」：「邊」，觸為一邊，觸集為第二邊；過去為一邊，未來為第二邊；樂受為一邊，苦受為第二邊；名為一邊，色為第二邊；六內處為一邊，六外處為第二邊；有身為一邊，有身集為第二邊。「欲」，那是在諸欲上之欲的意欲、欲的貪、欲的歡喜、欲的渴愛、欲的情愛、欲的取著、欲的焦熱、欲的迷戀、欲的暴流、欲的軛(繫縛)、欲的執取、欲的意欲蓋。「在兩邊上調伏意欲後」：「在兩邊的欲他應該調伏、應該驅逐、應該捨斷、應該驅離、應該作終結、應該使之走到不存在。」為在兩邊上調伏意欲後。

「遍知觸後無隨貪求者」：「『觸』，眼觸、耳觸、鼻觸、舌觸、身觸、意觸、名稱觸、有對觸[DN.15]、樂能被感受的觸、苦能被感受的觸、不苦不樂能被感受的觸、善觸、不善觸、無記觸、欲的行境觸、色的行境觸、無色的行境觸、空觸、無相觸、無願觸、世間觸、出世間觸、過去觸、未來觸、現在觸，凡像這樣的觸、觸達、完全觸達、被觸的狀態，這被稱為觸。

『遍知觸後』，以三種遍知遍知觸後：所知遍知、衡量遍知、捨斷遍知。什麼是所知遍知？『知道觸：這是眼觸、這是耳觸、這是鼻觸、這是舌觸、這是身觸、這是意觸、這是名稱觸、這是有對觸、這是樂能被感受的觸、這是苦能被感受的觸、這是不苦不樂能被感受的觸、這是善觸、這是不善觸、這是無記觸、這是欲的行境觸、這是色的行境觸、這是無色的行境觸、這是空觸、這是無相觸、這是無願觸、這是世間觸、這是出世間觸、這是過去觸、這是未來觸、這是現在觸。』他知道、看見，這是所知遍知。

什麼是衡量遍知？作這樣已知後，觸他使之衡量是無常的、苦的、病、腫瘤、箭、禍、疾病、另一邊的、敗壞、災難、禍害、恐怖、災禍、搖動的、易壞的、不堅固的、無庇護所、無避難所、無歸依所[、無歸依者]、被捨的、虛偽的、空的、無我的、過患、變易法、不實的、不幸的根、殺害者、無有的、有漏的、有為的、魔的餌、生老病死法、死法、愁悲苦憂絕望法、污染法，他使之衡量是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這是衡量遍知。

什麼是捨斷遍知？這樣衡量後，關於觸的欲、貪他捨斷、驅離、作終結、使之走到不存在。這被世尊說：『比丘們！凡關於觸的欲、貪，你們要捨斷，這樣，那個觸必將被捨斷，根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SN.22.25]』這是捨斷遍知。『遍知觸後』，以這三種遍知遍知觸後。『無隨貪求的』，貪求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中略）貪婪、貪不善根。凡對他，這貪求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者，他被稱為無貪求者，他在色上是不貪求的；在聲音上是不貪求的；在氣味上是不貪求的；在味道上是不貪求的；在所觸上是不貪求的；在家上.....在團體(眾)上.....在住所上.....在利得上.....在名聲上.....在稱讚上.....在樂上.....在衣服上.....在團食上.....在住處上.....在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上是不貪求的；在欲界上.....在色界上.....在無色界上.....在欲有上.....在色有上.....在無色有上.....在想有上.....在無想有上.....在非想非非想有上.....在一蘊有上.....在四蘊有上.....在五蘊有

上.....在過去上.....在未來上.....在現在上.....在所見、所聞、所覺、能被識知的諸法是不貪求的、不被繫縛的、不被迷戀的、無罪過的、已離貪求的、已無貪求的、已捨棄貪求的、已排除貪求的、已解脫貪求的、已捨斷貪求的、已斷念貪求的、已離貪的、已無貪的、已捨棄貪的、已排除貪的、已解脫貪的、已捨斷貪的、已斷念貪的、不饑渴的、已熄滅的、已變清涼的、感受快樂的、以自己為梵已生者而住。」為遍知觸後無隨貪求者。

「凡斥責自己的不作那個者」：「『凡』為凡。『斥責自己』，以二種原因斥責自己：被作的事與沒被作的事。怎樣是被作的事與沒被作的事他斥責自己？『被我作的身惡行，沒被我作的身善行。』他斥責自己；『被我作的語惡行，沒被我作的語善行。』他斥責自己；『被我作的意惡行，沒被我作的意善行。』他斥責自己；『被我作的殺生，沒被我作的戒絕殺生。』他斥責自己；『被我作的未被給與的拿取，沒被我作的戒絕未被給與的拿取。』他斥責自己；『被我作的邪淫，沒被我作的戒絕邪淫。』他斥責自己；『被我作的妄語，沒被我作的戒絕妄語。』他斥責自己；『被我作的離間語，沒被我作的戒絕離間語。』他斥責自己；『被我作的粗惡語，沒被我作的戒絕粗惡語。』他斥責自己；『被我作的雜穢語，沒被我作的戒絕雜穢語。』他斥責自己；『被我作的貪婪，沒被我作的不貪婪。』他斥責自己；『被我作的惡意，沒被我作的無惡意。』他斥責自己；『被我作的邪見，沒被我作的正見。』他斥責自己，這樣是被作的事與沒被作的事他斥責自己。或者，『我在戒上不是完全的實行者。』他斥責自己，『我不是在諸根上守護門者。』他斥責自己，『我不是在飲食上知適量者。』他斥責自己，『我不是專修清醒者。』他斥責自己，『我不是具備念與正知者。』他斥責自己，『四念住未被我修習。』他斥責自己，『四正勤未被我修習。』他斥責自己，『四神足未被我修習。』他斥責自己，『五根未被我修習。』他斥責自己，『五力未被我修習。』他斥責自己，『七覺支未被我修習。』他斥責自己，『八支聖道未被我修習。』他斥責自己，『苦未被我遍知。』他斥責自己，『集未被我捨斷。』他斥責自己，『道未被我修習。』他斥責自己，『滅未被我作證。』他斥責自己，這樣是被作的事與沒被作的事他斥責自己，這樣斥責自己的業(行為)他不執行著、不產生著、不出生著、不生出著、不生起著。」為凡斥責自己的不作那個者。「明智者不在諸所見所聞上被沾染」：「『粘著』，有二種粘著：[因]渴愛的粘著與[因]見的粘著.....（中略）這是渴愛的粘著.....（中略）這是見的粘著。『明智者』為賢智者、有慧者、有覺者、有智者、聰明者、有智慧者，賢智者捨斷渴愛的粘著後，斷念見的粘著後，在所見上不沾染；在所聞上不沾染；在所覺上不沾染；在所識上不沾染、不強沾染、不緊密沾染(不污染)，已不沾染、已不強沾染、已不緊密沾染。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明智者不在諸所見所聞上被沾染。

因為那樣，世尊說：

「在兩邊上調伏意欲後，遍知觸後無隨貪求者，

凡斥責自己的不作那個者，明智者不在諸所見所聞上被沾染。」

14.遍知想後會越度暴流，在諸所有物上牟尼不被污染，拔除刺箭者、不放逸的行者，不希求這個與其他的世間。

「遍知想後會越度暴流」：「『想』，有欲想、惡意想、加害想、離欲想、無惡意想、無加害想、色想、聲音想、氣味想、味道想、所觸想、法想，凡像這樣的想、認知、被認知的狀態，這被稱為想。『遍知想後』，有三種遍知：所知遍知、衡量遍知、捨斷遍知。

什麼是所知遍知？知道想：『這是欲想、這是惡意想、這是加害想、這是離欲想、這是無惡意想、這是無加害想、這是色想、這是聲音想、這是氣味想、這是味道想、這是所觸想、這是法想。』他知道、看見，這是所知遍知。

什麼是衡量遍知？『作這樣已知後，想他使之衡量是無常的、苦的、病、腫瘤、箭、禍、疾病、另一邊的、敗壞的、災難的、禍害的、恐怖、災禍、移動的、易壞的.....（中略）他使之衡量是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這是衡量遍知。

什麼是捨斷遍知？這樣衡量後，關於想的欲、貪他捨斷、驅離、[作終結、]使之走到不存在。因為這被世尊說：『比丘們！凡關於想的欲、貪，你們要捨斷，這樣，那個想必將被捨斷，根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SN.22.25]這是捨斷遍知。『遍知想後』，以這三種遍知遍知想後。『會越度暴流』，欲的暴流、有的暴流、見的暴流、無明的暴流會渡過、會超越、會通過、會越過、會克服。」為遍知想後會越度暴流。

「在諸所有物上牟尼不被污染」：「『諸所有物』，有二種所有物：[因]渴愛的所有物與[因]見的所有物.....（中略）這是渴愛的所有物.....（中略）這是見的所有物。『牟尼』，『牟尼被稱為智，那是慧、知解.....（中略）無癡、擇法、正見，具備那個智為牟尼、到達牟尼。』有三種牟尼行（完美德行）：身牟尼行、語牟尼行、意牟尼行。

什麼是身牟尼行？三種身惡行的捨斷為身牟尼行；三種身善行為身牟尼行；在身所緣上的智為身牟尼行；身的遍知為身牟尼行；與遍知俱行的道為身牟尼行；關於身的欲與貪之捨斷為身牟尼行；身行[出入息]滅之第四禪等至為身牟尼行，這是身牟尼行。

什麼是語牟尼行？四種語惡行的捨斷為語牟尼行；四種語善行為語牟尼行；在語所緣上的智為語牟尼行；語的遍知為語牟尼行；與遍知俱行的道為語牟尼行；關於語的欲與貪之捨斷為語牟尼行；語行[尋伺]滅之第二禪等至為語牟尼行，這是語牟尼行。

什麼是意牟尼行？三種意惡行的捨斷為意牟尼行；三種意善行為意牟尼行；在心所緣上的智為意牟尼行；心的遍知為意牟尼行；與遍知俱行的道為意牟尼行；關於心的欲與貪之捨斷為意牟尼行；心行滅之想受滅為意牟尼行，這是意牟尼行。

『身牟尼、語牟尼、意牟尼為無漏，

牟尼、牟尼行具足者，[他們]說一切的捨斷者。

身牟尼、語牟尼、意牟尼為無煩惱，

牟尼、牟尼行具足者，[他們]說惡已洗清者。[It.67]』

六種牟尼具備這三種牟尼行法：『在家牟尼、無家牟尼、有學牟尼、無學牟尼、辟支牟尼、牟尼[中的]牟尼。』哪些是在家牟尼？凡那些足跡之看見、已了知教誡的在家

人，這些是在家牟尼。哪些是無家牟尼？凡那些足跡之看見、已了知教誡的出家人，這些是無家牟尼。七種有學為有學牟尼，阿羅漢為無學牟尼，辟支佛為辟支牟尼，牟尼[中的]牟尼被稱為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

『非以牟尼(沈默)為牟尼，癡形色的無智者，  
凡舉起秤後，拿取最上的後成為賢智者。  
回避諸惡，那位牟尼因為那樣成為牟尼，  
凡明白世間中的[內外蘊]兩者，因為那樣被說為牟尼。  
知道於一切世間的內外，不善的與善的法後，  
凡被天-人們供養(尊敬)，超越染著網後他是牟尼。』

『粘著』，有二種粘著：[因]渴愛的粘著與[因]見的粘著.....（中略）這是渴愛的粘著.....（中略）這是見的粘著。牟尼捨斷渴愛的粘著後，斷念見的粘著後，在所有物上不沾染、不強沾染、不緊密沾染，已不沾染、已不強沾染、已不緊密沾染。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在諸所有物上牟尼不被污染。

「拔除刺箭者、不放逸的行者」：「『刺箭』，『有七種刺箭：貪刺箭、瞋刺箭、癡刺箭、慢刺箭、見刺箭、愁刺箭、疑惑刺箭。凡對他，這些刺箭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者，他被稱為已拔除刺箭者、已拔出刺箭者、已拉出刺箭者、已拉除刺箭者、已除去刺箭者、已完全除去刺箭者、已捨棄刺箭者、已排除刺箭者、已解脫刺箭者、已捨斷刺箭者、已斷念刺箭者、不饑渴者、已冷卻者、已變清涼者、感受快樂者、以自己為梵已生者而住。』為已拔除刺箭者。

『行者』，當行時、住時、行動時、轉起時、守護時、使存續時、使生存時。『不放逸的(者)』為恭敬的作者、常作者、不停住的作者、有不被黏著習慣者、不輕忽意欲者、在善法上不輕忽責任者；『如何我能完成未完成的戒蘊，或已完成的戒蘊能以慧到處資助？』凡在那裡他有意欲、精進、勇猛、努力、不畏縮、念、正知、熱心、勤奮、確立、實踐、在善法上不放逸；『如何我能完成未完成的定蘊，或已完成的定蘊能以慧到處資助？』.....（中略）在善法上[不放逸]；如何我能完成未完成的慧蘊.....解脫蘊.....『如何我能完成未完成的解脫智見蘊，或已完成的解脫智見蘊能以慧到處資助？』凡在那裡他有意欲、精進、勇猛、努力、不畏縮、念、正知、熱心、勤奮、確立、實踐、在善法上不放逸；『如何我能遍知未遍知的苦，或能捨斷未捨斷的污染，或能修習未修習的道，或能作證未作證的滅？』凡在那裡他有意欲、精進、勇猛、努力、不畏縮、念、正知、熱心、勤奮、確立、實踐、在善法上不放逸。」為拔除刺箭者、不放逸的行者。

「不希求這個與其他的世間」：「他不希求這個世間：自己的狀態，不希求其他的世間：其他人的狀態。不希求這個世間：自己的色、受、想、行、識，不希求其他的世間：其他人的色、受、想、行、識。不希求這個世間：六內處，不希求其他的世間：六外處。不希求這個世間：人的世間，不希求其他的世間：天的世間。不希求這個世間：欲界，不希求其他的世間：色界、無色界。不希求這個世間：欲界、色界，不希求其他

的世間：無色界。再次的趣處，或往生，或結生，或有(存在)，或輪迴，或輪轉他不希求、不想要、不接受、不祈望、不熱望、不祈求。」為不希求這個與其他的世間。

因為那樣，世尊說：

「遍知想後會越度暴流，在諸所有物上牟尼不被污染，

拔除刺箭者、不放逸的行者，不希求這個與其他的世間。」

洞窟八個一組經的說明第二[已完成]。

摘記：

- 1.有欲(期待/想要)者卡在洞窟(身)中在遠離的遠處。
- 2.不從其他人解脫⇒如來只是指路者(MA.144)。
- 3.生命短暫，不被二個心結合活命，如空中的閃電，它們生起與消散。
- 4.在執為我所的上顫抖者們，如魚在被滅盡水流的少水中，明智者不在諸所見所聞上被沾染。

12/10/2020 16:23

### 3.邪惡八...的說明

#### 3.邪惡八個一組經的說明

其次，邪惡八個一組經的說明將說：

15.某些確實以邪惡意說，及然後他們確實以真實意說，而對已生之爭議牟尼不到達，因此牟尼無論在哪裡都沒有荒蕪。

「某些確實以邪惡意說」：「那些外道以邪惡意之心、以懷著敵意之心、以懷著反對之心、以打擊之心、以背後打擊之心、以加害之心，以背後加害之心不實地說、辱罵世尊與比丘僧團。」為某些確實以邪惡意說。

「及然後他們確實以真實意說」：「凡對那些外道相信、信賴、信解者、以真實之心而有真實想者、以事實之心而有事實想者、以如實之心而有如實想者、以確實之心而有確實想者、以不顛倒之心而有不顛倒想者不實地說、辱罵世尊與比丘僧團。」及然後他們確實以真實意說。

「而對已生之爭議牟尼不到達」：「『那種爭議已生起、已產生、已出生、已生出、已出現：更進一步的巷說、辱罵、斥責、以不實對世尊與比丘僧團。』為而對已生之爭議。『牟尼不到達』：『牟尼』，牟尼被稱為智，那是慧、知解、無癡、擇法、正見，具備那個智為牟尼、到達牟尼。.....（中略）超越染著網後他是牟尼。凡到達該爭議者他以二個原因到達：作者以作者的狀態到達[該]爭議，或者，當被說、被斥責時他發怒、排拒、頑固(反抗)，顯示憤怒、瞋恚、不滿[，說]：『我不是作者。』凡到達該爭議者他以這二個原因到達。牟尼以二個原因不到達爭議：牟尼不是作者，不以作者的狀態到達[該]爭議，或者，當被說、被斥責時他不發怒、不排拒、不頑固(反抗)，不顯示憤怒、瞋恚、不滿[，說]：『我不是作者。』牟尼以二個原因不到達、不抵達、不握持、不執取、不執著[該]爭議。」為而對已生之爭議牟尼不到達。

「因此牟尼無論在哪裡都沒有荒蕪」：「『因此』，因此、以那個原因、那個因、那個緣、那個因由對牟尼沒有打擊之心的狀態、已生荒蕪的狀態，沒有五種心荒蕪[MN.16]，沒有三種荒蕪[SN.45.166]：貪的荒蕪、瞋的荒蕪、癡的荒蕪他沒有、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無論在哪裡』，無論在哪裡、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在何處，內或外或內外。」為因此牟尼無論在哪裡都沒有荒蕪。

因為那樣，世尊說：

「某些確實以邪惡意說，及然後他們確實以真實意說，

而對已生之爭議牟尼不到達，因此牟尼無論在哪裡都沒有荒蕪。」

16.確實-自己的見如何會跨越？被意欲引導者、進入愛好者，自己達成的執行者，確實會如知道那樣說。



「確實-自己的見如何會跨越」：「凡那些外道殺害孫陀利女遊行後，宣佈沙門釋迦子的不名譽，[心想：]『這樣，我們將拿回這利得、名聲、恭敬、尊敬。』那些這樣見者、這樣喜歡者、這樣愛好者、這樣主張者、這樣意向者、這樣意圖者，他們不能穿越自己的見、自己的喜歡、自己的愛好、自己的主張、自己的意向、自己的意圖，那時，不名譽就被回到他們自己。」這樣是確實-自己的見如何會跨越？或者，「『世界是常恆的，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凡他是這樣說者，那個自己的見、自己的喜歡、自己的愛好、自己的主張、自己的意向、自己的意圖如何能跨越、能穿越、能越過、能克服？那是什麼原因？他的那個見像那樣已完成、已受持、已握持、已執取、已執著、已取著、已信解。」這樣也是確實-自己的見如何會跨越？『世界是非常恆的.....（中略）世界是有邊的.....世界是無邊的.....命即是身體.....命是一身體是另一.....死後如來存在.....死後如來不存在.....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凡他是這樣說者，那個自己的見、自己的喜歡、自己的愛好、自己的主張、自己的意向、自己的意圖如何能跨越、能穿越、能越過、能克服？那是什麼原因？他的那個見像那樣已完成、已受持、已握持、已執取、已執著、已取著、已信解。」這樣也是確實-自己的見如何會跨越？

「被意欲引導者、進入愛好者」：「『被意欲引導者』，『他被自己的見、自己的喜歡、自己的愛好、自己的主張載走、帶走、運載、搬運，如被象車或馬車、二輪車、牛車、山羊車、公羊車、駱駝車、驢馬車載走、帶走、運載、搬運。同樣的，他被自己的見、自己的喜歡、自己的愛好、自己的主張載走、帶走、運載、搬運。』為被意欲引導者。『進入愛好者』，他被自己的見、自己的愛好、自己的主張固定、止住、黏著、進入、染著、把心朝向(勝解)。」為被意欲引導者、進入愛好者。

「自己達成的執行者」：「執行自己完成的；執行圓滿的；執行完美的；執行第一的、最勝的、殊勝的、上首的、最上的、最頂尖的：[心想：]『這位大師是一切智者。』執行自己完成的；執行圓滿的；執行完美的；執行第一的、最勝的、殊勝的、上首的、最上的、最頂尖的。[心想：]『這個法是被善說的.....（中略）這個團體是善行者.....這個見是善的.....這個道跡是善安立的.....這個道是出離的。』執行自己完成的；執行圓滿的；執行完美的；執行第一的、最勝的、殊勝的、上首的、最上的、最頂尖的，他使之產生、使之生產、使之生起、使之生出。」為自己達成的執行者。

「確實會如知道那樣說」：「他會如知道的說、談論、談說、說明、言說，『世界是常恆的，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他會如知道的說、談論、談說、說明、言說，『世界是非常恆的.....（中略）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他會如知道的說、談論、談說、說明、言說。」為確實會如知道那樣說。

因為那樣，世尊說：

「確實-自己的見如何會跨越？被意欲引導者、進入愛好者，  
執行自己完成的者，確實會如知道那樣說。」

17.凡自己的戒與禁制沒被隨詢問的人，就對其他人說，善巧者們說那不是聖法：凡就自己說自己。

「凡自己的戒與禁制沒被隨詢問的人」：「『凡』，凡像什麼樣、如努力、如安排、如種類、凡已到達處、凡具備法的剎帝利，或婆羅門，或毘舍，或首陀羅，或在家者，或出家者，或天，或人。『戒與禁制』，有戒與禁制，有禁制[而]非戒。什麼是戒與禁制？這裡，比丘是持戒者，住於被波羅提木叉的自制自制，具足正行行境，在諸微罪中看見可怕的，在諸學處上受持後學習，凡在那裡抑制、自制、不違犯，這是戒；凡遵守者那是禁制。以自制義為戒；以遵守義為禁制，這被稱為戒與禁制。什麼是禁制[而]非戒？有八頭陀支：林野支、常乞食支、糞掃衣支、但三衣支、次第乞食支、食後不受食支、常坐[不臥]支、隨處住支，這被稱為禁制[而]非戒。活力之遵守也被稱為禁制[而]非戒：『寧願要只剩下皮膚、肌腱、骨骸；要身體的血肉枯乾，只要以人的力量、人的力量、人的活力、人的努力應該達成而未達成者，將沒有活力的止息。[SN.12.22]』他盡心、勤奮，像這樣是活力之遵守，這被稱為禁制[而]非戒。

『我將不吃、我將不喝，不會從住處出去，

我也不側臥(使脅躺下)：在渴愛箭未被除去時。』[Thag.19, 223偈]

他盡心、勤奮，像這樣的活力之遵守也被稱為禁制[而]非戒。『我仍將不打破這個盤腿，直到我的心不執取後將從諸漏被解脫。[MN.32]』他盡心、勤奮，像這樣的活力之遵守也被稱為禁制[而]非戒。『只要我的心沒不執取後從諸漏被解脫，我將不從這座位起來.....我將不從經行下來.....我將不從住處出去.....我將不從半屋頂的屋子出去.....我將不從高樓出去.....我將不從平屋出去.....我將不從洞窟出去.....我將不從洞穴出去.....我將不從小屋(孤邸)出去.....我將不從重閣出去.....我將不從瞭望台出去.....我將不從圓形屋出去.....我將不從棚屋出去.....我將不從講堂出去.....我將不從帳棚出去.....我將不從樹下出去。』他盡心、勤奮，像這樣的活力之遵守也被稱為禁制[而]非戒。『就在這午前時我將取得、完全取得、證得、觸達、作證聖法。』他盡心、勤奮，像這樣的活力之遵守也被稱為禁制[而]非戒。『就在這中午時.....傍晚時.....食前.....食後.....前夜.....中夜.....後夜.....在死時.....在白月時.....在雨季安居時.....在冬季時.....在夏季時.....在青年期.....在中壯年期.....在老年期我將取得、完全取得、證得、觸達、作證聖法。』他盡心、勤奮，像這樣的活力之遵守也被稱為禁制[而]非戒。『人』為眾生、人類、學生婆羅門、人、個人、生命、到出生者、有情、到因陀羅者、摩奴所生者。」為凡自己的戒與禁制沒被隨詢問的人。

「就對其他人說」：「『對其他人』，對其他的剎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羅、在家人、出家人、天、人。『沒被隨詢問』，沒被質問；沒被詢問；沒被乞求；沒被請求；沒被使之明淨。『說』，說自己的戒，或禁制，或戒與禁制：我是『戒具足者』，或『禁制具足者』，或『戒與禁制具足者』，或以出生，或以姓氏，或以良家子，或以容色美如蓮花，或以財產，或以研究(習得)，或以業處，或以工巧處，或以明處(學術)，或以所聞，或以辯才，或以某事，或『從貴家族出家者』，或『從大家族出家者』，或『從大財富家出家者』，或『從富有財富家出家者』，或『同在家、出家的皆

為知名者、有名聲者』，或『在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上的利得者』，或『經師』，或『律師(持律者)』，或『說法者』，或『住林野者』，或『常乞食者』，或『穿糞掃衣者』，或『但三衣者』，或『次第乞食者』，或『食後不受食者』，或『常坐不臥者』，或『隨處住者』，或『初禪的得到者』，或『第二禪的得到者』，或『第三禪的得到者』，或『第四禪的得到者』，或『虛空無邊處等至的得到者』，或『識無邊處等至的得到者』，或『無所有處等至的得到者』，或『非想非非想處等至的得到者』，他說、談論、談說、說明、言說。」為就對其他人說。

「善巧者們說那不是聖法」：「『善巧者們』，凡那些蘊善巧者們、界善巧者們、處善巧者們、緣起善巧者們、念住善巧者們、正勤善巧者們、神足善巧者們、根善巧者們、力善巧者們、覺支善巧者們、道善巧者們、果善巧者們、涅槃善巧者們，那些善巧者們這麼告知：『這是非聖者的法，這不是聖者的法，這是愚者的法，這不是賢智者的法，這是非善士的法，這不是善士的法。』他們這麼告知、這麼講述、這麼告訴、這麼說明、這麼言說。」為善巧者們說那不是聖法。

「凡就自己說自己」：「自己被稱為我。『就自己說』，就自己說自己：我是『戒具足者』，或『禁制具足者』，或『戒與禁制具足者』，或以出生，或以姓氏，或以良家子，或以容色美如蓮花，或以財產，或以研究(習得)，或以業處，或以工巧處，或以明處(學術)，或以所聞，或以辯才，或以某事，或『從貴族家出家者』，或『從大家族家出家者』，或『從大財富家出家者』，或『從富有財富家出家者』，或『同在家、出家的皆為知名者、有名聲者』，或『在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上的利得者』，或『經師』，或『律師(持律者)』，或『說法者』，或『住林野者』，或『常乞食者』，或『穿糞掃衣者』，或『但三衣者』，或『次第乞食者』，或『食後不受食者』，或『常坐不臥者』，或『隨處住者』，或『初禪的得到者』，或『第二禪的得到者』，或『第三禪的得到者』，或『第四禪的得到者』，或『虛空無邊處等至的得到者』，或『識無邊處等至的得到者』，{『放捨非有與有後，已完成者、再有已滅盡者-他是比丘。』}?或『無所有處等至的得到者』，或『非想非非想處等至的得到者』他說、談論、談說、說明、言說。」為凡就自己說自己。

因為那樣，世尊說：

「凡自己的戒與禁制沒被隨詢問的人，就對其他人說，

善巧者們說那不是聖法：凡就自己說自己。」

18.寂靜的、得到完全冷卻的比丘，「我是像這樣的」-在諸戒上不自誇者，善巧者們說那是聖法，該者在世間中無論在哪裡沒有增盛。

「寂靜的、得到完全冷卻的比丘」：「寂靜的」，「貪的已平息狀態為寂靜的；瞋的已平息狀態為寂靜的；癡的已平息狀態為寂靜的；憤怒的.....（中略）怨恨的.....藏惡的.....專橫的.....嫉妒的.....慳吝的.....偽詐的.....狡猾的.....頑固的.....激情的.....慢的.....極慢的.....憍慢的.....放逸.....一切污染的.....一切惡行的.....一切惱患的.....一切焦熱的.....一切熱惱的.....一切不善造作的得到寂靜的、得到平息的、得到平靜下來的、得到熄滅的、得到冷卻的、得到離去的、得到止息的為寂靜的、寂止的、平靜下來的、冷

卻的、止息的。」為寂靜的。「比丘」，七法的已破壞狀態為比丘：有身見被破壞、疑被破壞、戒禁取被破壞、貪被破壞、瞋被破壞、癡被破壞、慢被破壞，那些污染的、再有的、有恐懼的、苦果報的、未來會生老死的諸惡不善法被破壞。

[世尊：「色逼亞！」]

「以被自己實踐(作)的路，到達般涅槃、度脫疑者，

放捨非有與有後，已完成者、再有已滅盡者-他是比丘。」[Sn.32, 519偈]

「寂靜的、得到完全冷卻的比丘」：「使貪的被熄滅狀態者為完全冷卻狀態者；使瞋的被熄滅狀態者為完全冷卻狀態者；使癡的被熄滅狀態者為完全冷卻狀態者；憤怒的.....（中略）怨恨的.....藏惡的.....專橫的.....嫉妒的.....慳吝的.....偽詐的.....狡猾的.....頑固的.....激情的.....慢的.....極慢的.....憍慢的.....放逸.....一切污染的.....一切惡行的.....一切惱患的.....一切焦熱的.....一切熱惱的.....使一切不善造作的被熄滅狀態者為完全冷卻狀態者。」為寂靜的、得到完全冷卻的比丘。

「『我是像這樣的』-在諸戒上不自誇者」：「『我是像這樣的』，句的接續；句的連結；句的圓滿；文字的結合；辭句的連接；這是句的次第，為『我是像這樣的』。『在諸戒上不自誇者』，這裡，某一類人是自誇者、炫耀者，他自誇、炫耀：我是『戒具足者』，或『禁制具足者』，或『戒與禁制具足者』，或『以出生、以姓氏、以良家子、以容色美如蓮花.....（中略）或非想非非想處等至的得到者』他自誇、炫耀。像這樣他不自誇、不炫耀。已從自誇分離、已戒絕、已戒除、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我是像這樣的」-在諸戒上不自誇者。

「善巧者們說那是聖法」：「『善巧者們』，凡那些蘊善巧者們、界善巧者們、處善巧者們、緣起善巧者們、念住善巧者們、正勤善巧者們、神足善巧者們、根善巧者們、力善巧者們、覺支善巧者們、道善巧者們、果善巧者們、涅槃善巧者們，那些善巧者們這麼說：『這是聖者的法，這不是非聖者的法，這是賢智者的法，這不是愚者的法，這是善士的法，這不是非善士的法。』他們這麼說、這麼講述、這麼告訴、這麼說明、這麼言說。」為善巧者們說那是聖法。

「該者在世間中無論在哪裡沒有增盛」：「『該者的』，阿羅漢的；漏已滅盡者的。『增盛』，有七增盛：貪增盛、瞋增盛、癡增盛、慢增盛、見增盛、污染增盛、業增盛，對那些人這些增盛它們沒有、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無論在哪裡』，無論在哪裡、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在何處，內或外或內外。『在世間』，在苦界的世間、人類的世間、天的世間、蘊的世間、界的世間、處的世間。」為凡該者在世間中無論在哪裡沒有增盛。

因為那樣，世尊說：

「寂靜的、得到完全冷卻的比丘，『我是像這樣的』-在諸戒上不自誇者，

善巧者們說那是聖法，該者在世間中無論在哪裡沒有增盛。」

19.該者有定見(遍計)的、有為的諸法：重視不清淨的，凡在自己上看見效益，他是緣於搖動寂靜的依止者。

「該者有定見(遍計)的、有為的」：「『定見』，有二種定見：[因]渴愛的定見與[因]見的定見.....（中略）這是渴愛的定見.....（中略）這是見的定見。『有為的』，『有為的、造作的、使共住立的』為有為的，此外，『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是滅盡法、消散法、褪去法、滅法』也是有為的。『該者』，惡見者。『諸法』被稱為六十二惡見。」為凡對他定見(遍計)的、有為的諸法。

「置於前面不清淨的」：「『重視的』，有二種重視：[因]渴愛重視的與[因]見重視的.....（中略）這是渴愛的重視.....（中略）這是見的重視。『他的渴愛的重視未被捨斷、見的重視未被斷念，以渴愛的重視之未被捨斷的狀態、見的重視之未被斷念的狀態，他置(作)渴愛或見在前面後而行，渴愛為旗、渴愛為幢、渴愛為增上，見為旗、見為幢、見為增上，被渴愛或見跟隨而行。』為被重視的。『存在』，存在、被知道、有、被發現。『不清淨的』，不清白的、不淨白的、不遍純淨的、被污染的、雜染的。」為被重視[而]存在不清淨的。

「凡在自己上看見效益」：「『凡+在自己上』為凡-在自己上。自己被稱為惡見，他看見自己的見之二種效益：當生的效益與來世的效益。什麼是見的當生效益？凡大師有的見，弟子們也有，對大師的那個見，弟子們恭敬、尊重、尊敬、崇拜、敬重，從那個因由他得到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這是見的當生效益。什麼是見的來世效益？『這個見足以成為龍的狀態(龍界)，或金翅鳥的狀態，或夜叉的狀態，或阿修羅的狀態，或乾達婆的狀態，或大王的狀態，或因陀羅的狀態，或梵天的狀態，或天的狀態，這個見[足以]是屬於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以這個見他們變得純淨、變得清淨、變得變遍純淨；被脫離、被解脫、被遍脫離，以這個見我將變得純淨、變得清淨、變得變遍純淨；被脫離、被解脫、被遍脫離。』為將來果的期待者，這是見的來世效益。自己的見之這二種效益他看見、看到、注視、靜觀、觀察。」為凡在自己上看見效益。

「他是緣於搖動寂靜的依止者」：有三種寂靜：究竟寂靜、那個部分(彼分)寂靜、世俗寂靜。什麼是究竟寂靜？究竟寂靜被稱為不死、涅槃，凡那一切行的止，一切依著的斷念，渴愛的滅盡、離貪、滅、涅槃，這是究竟寂靜。什麼是那個部分寂靜？對進入初禪者諸蓋被寂靜了；對進入第二禪者尋伺被寂靜了；對進入第三禪者喜被寂靜了；對進入第四禪者苦樂被寂靜了；對進入虛空無邊處禪者色想、有對想、種種想被寂靜了；對進入識無邊處禪者虛空無邊處想被寂靜了；對進入無所有處者識無邊處想被寂靜了；對進入非想非非想處等至者無所有處想被寂靜了，這是那個部分(彼分)寂靜。什麼是世俗寂靜？六十二惡見，[因]見之寂靜被稱為世俗寂靜，此外，在這個意義上為世俗寂靜：有「寂靜」意趣的。「他是緣於搖動寂靜的依止者」：「他是搖動寂靜、強搖動寂靜、動寂靜、移動寂靜、波動寂靜、撞擊寂靜、被建構寂靜、定見(遍計)寂靜，是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是滅盡法、消散法、褪去法、滅法之寂靜的依止者、依存者、黏著者、陷入者、染著者、把心朝向者。」為他是緣於搖動寂靜的依止者。

因為那樣，世尊說：

「該者有定見(遍計)的、有為的諸法：重視不清淨的，

凡在自己上看見效益，他是緣於搖動寂靜的依止者。」

20.見的住著確實不容易被超越：在諸法上選定後緊握持者，因此人在那些住著上，拒絕與握持法。

「見的住著確實不容易被超越」：「見的住著」，「世界是常恆的，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之執持、執取為見的住著；世界是非常恆的.....（中略）世界是有邊的.....世界是無邊的.....命即是身體.....命是一身體是另一.....死後如來存在.....死後如來不存在.....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之執持、執取為見之住處。「見的住著確實不容易被超越」：「見的住著確實不容易被超越、難超越的、難度脫的、難渡過的、難超越的、難度過的。」為見的住著確實不容易被超越。

「在諸法上選定後緊握持者」：「『在法上』，在六十二惡見上。『選定後』，決定後、判定後、選擇後、檢擇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被緊握持』，在執著上有限緊握、部分緊握、最上緊握、定額緊握、積聚緊握、積集緊握：這是真實、如實、真正、事實、正確、不顛倒的而被握持、被執取、被執著、被取著、被信解。」為在諸法上選定後緊握持者。

「因此人在那些住著上」：「『因此』，因此、以那個理由、那個因、那個緣、那個因由。『人』為眾生、人類、學生婆羅門、人、個人、生命、到出生者、有情、到因陀羅者、摩奴所生者。『在那些執著上』，在那些見之執著上。」為因此人在那些住著上。

「拒絕與握持法」：「『拒絕』，以二種原因他拒絕：以他人的打斷他拒絕，或當未達到時他拒絕。怎樣是以他人的打斷他拒絕？『他人的打斷』：那位大師不是一切智者，法不被善說，[其]團體不是善行者，見不是善的，道跡不被善安立，道不是出離的，在此處沒有純淨，或清淨，或遍純淨；或脫離，或解脫，或遍脫離，在此處沒有他們變得純淨，或變得清淨，或變得遍純淨；或被脫離，或被解脫，或被遍脫離，是下劣的、卑劣的、劣等的、低的、低劣意向的、微不足道的，這樣是『他人的打斷』。這樣，當被打斷時他拒絕大師，拒絕法的講述，拒絕團體，拒絕見，拒絕道跡，拒絕道，這樣是以他人的打斷他拒絕。怎樣是當未達到時他拒絕？當未達到戒時他拒絕，當未達到禁制時他拒絕，當未達到戒與禁制時他拒絕，這樣是當未達到時他拒絕。『與握持法』，他握持大師，握持法的講述，握持團體，握持見，握持道跡，握持道，他執取、執著。」為拒絕與握持法。

因為那樣，世尊說：

「見的住著確實不容易被超越：在諸法上選定後緊握持者，因此人在那些住著上，拒絕與握持法。」

21.洗淨者在世間中無論在哪裡確實沒有，在諸有非有上的定見(遍計)之見，洗淨者捨斷欺騙與慢後，那位無執著者他會以什麼走入？

「洗淨者在世間中無論在哪裡確實沒有，在諸有非有上的定見(遍計)之見」：「洗淨」，洗淨被稱為慧，那是慧、知解、簡擇、考察、擇法、識別、辨別、近察、賢智(博

學)、熟練、聰敏、審思、深思、審察、廣大(全面)、智慧、英智、毘婆舍那、正知、刺棒、慧、慧根、慧力、慧劍、慧殿堂、慧光明、慧光亮、慧燈光、慧寶、無癡、擇法、正見，以什麼理由洗淨被稱為慧？以那個慧，身惡行被抖落、洗淨、完全洗淨、離洗淨(洗滌)；語惡行.....意惡行被抖落、洗淨、完全洗淨、離洗淨；貪被抖落、洗淨、完全洗淨、離洗淨；瞋.....(中略)癡.....憤怒.....怨恨.....藏惡.....專橫被抖落、洗淨、完全洗淨、離洗淨；嫉妒被抖落、洗淨、完全洗淨、離洗淨；慳吝被抖落、洗淨、完全洗淨、離洗淨；偽詐被抖落、洗淨、完全洗淨、離洗淨；狡猾被抖落、洗淨、完全洗淨、離洗淨；頑固被抖落、洗淨、完全洗淨、離洗淨；激情.....慢.....極慢.....憍慢.....放逸被抖落、洗淨、完全洗淨、離洗淨；一切污染、一切惡行、一切惱患、一切焦熱、一切熱惱、一切不善造作被抖落、洗淨、完全洗淨、離洗淨，也以這個理由洗淨被稱為慧。

或者，邪見被正見抖落、洗淨、完全洗淨、離洗淨；邪志被正志抖落、洗淨、完全洗淨、離洗淨；邪語被正語抖落、洗淨.....(中略)邪業被正業抖落.....邪命被正命抖落.....邪精進被正精進抖落.....邪念被正念抖落.....邪定被正定抖落、洗淨、完全洗淨、離洗淨；邪智被正智抖落.....邪解脫被正解脫抖落、洗淨、完全洗淨、離洗淨。

或者，一切污染、一切惡行、一切惱患、一切焦熱、一切熱惱、一切不善造作被八支聖道抖落、洗淨、完全洗淨、離洗淨，阿羅漢具有、完全具有、到達、完全到達、具足、完全具足、具備這些能洗淨的法，因此，阿羅漢是洗淨者，「他是抖落貪者、抖落惡者、抖落污染者、抖落熱惱者。」為洗淨者。「無論在哪裡」，無論在哪裡、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在何處，內或外或內外。「在世間」，在苦界的世間.....(中略)處的世間。

「定見(遍計)的」，有二種定見：[因]渴愛的定見與[因]見的定見.....(中略)這是渴愛的定見.....(中略)這是見的定見。「在諸有非有上」，在業有之有非有上，在欲有之再有上；在欲有之業有上，在色有之再有上；在色有之業有上，在無色有之再有上；在無色有之業有上，在一再有之再有上；在一再趣處上，在一再往生上，在一再結生上，在一再個體的生出上。「洗淨者在世間中無論在哪裡確實沒有，在諸有非有上的定見(遍計)之見」：「洗淨者在世間中無論在哪裡，在諸有非有上建造的、定見的、造作的、使共住立的見他沒有、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為洗淨者在世間中無論在哪裡確實沒有，在諸有非有上的定見(遍計)之見。

「洗淨者捨斷欺騙與慢後」：欺瞞行為被稱為欺騙。這裡，某一類人以身惡行實行後；以語惡行實行後；以意惡行實行後，其覆藏之因而立置惡的欲求，他欲求「願他不要知道我！」意圖「願他不要知道我！」說「願他不要知道我！」之語；以身體努力「願他不要知道我！」[AN.6.45]凡像這樣欺騙、騙人的情況、越界(違犯)、欺騙、偽瞞、暗自混淆、秘匿、保持秘密、隱藏(遍保持秘密)、覆藏、遍覆藏、不明示行為、不公開行為、掩蓋惡的所作行為，這被稱為欺騙。

「慢」，以單一種為慢：那是心的高慢，以二種為慢：自我的讚揚為慢、對他人的輕蔑為慢，以三種為慢：「我是優勝者」為慢、「我是同等者」為慢、「我是下劣者」

為慢，以四種為慢：以得到使之產生慢、以名聲使之產生慢、以稱讚使之產生慢、以樂使之產生慢，以五種為慢：「我確實得到合意的色。」使之產生慢、「我確實得到合意的聲音.....（中略）氣味.....味道.....所觸。」使之產生慢，以六種為慢：以眼之具足使之產生慢，以耳之具足.....以鼻之具足.....以舌之具足.....以身之具足.....以意之具足使之產生慢，以七種為慢：慢、極慢、慢與極慢、卑慢、增上慢、我是之慢、邪慢，以八種為慢：以得到使之產生慢、以沒得到使之產生卑慢、以名聲使之產生慢、以無名聲使之產生卑慢、以稱讚使之產生慢、以斥責使之產生卑慢、以樂使之產生慢、以苦使之產生卑慢，以九種為慢：優勝者心想：「我是優勝者」為慢、優勝者心想：「我是同等者」為慢、優勝者心想：「我是下劣者」為慢、同等者心想：「我是優勝者」為慢、同等者心想：「我是同等者」為慢、同等者心想：「我是下劣者」為慢、下劣者心想：「我是優勝者」為慢、下劣者心想：「我是同等者」為慢、下劣者心想：「我是下劣者」為慢，以十種為慢：這裡，某一類人以出生，或以姓氏，或以良家子，或以容色美如蓮花，或以財產，或以研究(習得)，或以業處，或以工巧處，或以明處(學術)，或以所聞，或以辯才，或以某事使之產生慢，凡像這樣心的慢、認為、認為的情況、貢高、高慢、旗幟、高揚、心的虛榮者，這被稱為慢。「洗淨者捨斷欺騙與慢後」：「洗淨者捨斷後、捨棄後、驅離後、作終結後、使之走到不存在後。」為洗淨者捨斷欺騙與慢後。

「那位無執著者他會以什麼走入」：「『執著』，有二種執著：渴愛的執著與見的執著.....（中略）這是渴愛的執著.....（中略）這是見的執著。對他渴愛的執著已被捨斷；見的執著已被斷念，以渴愛的執著之已被捨斷的狀態、見的執著之已被斷念的狀態，無執著的人會以什麼走入貪，會以什麼走入瞋，會以什麼走入癡，會以什麼走入慢，會以什麼走入見，會以什麼走入掉舉，會以什麼走入疑，會以什麼走入煩惱潛在趨勢，成為『染者』，或『惡心者』，或『愚昧者』，或『被繫縛者』，或『執取者』，或『來到散亂者』，或『來到不合意者』，或『來到剛毅者』？那些造作已被捨斷，諸造作已被捨斷的狀態會以什麼落入趣處，成為『墮地獄者』，或『墮畜生界者』，或『墮餓鬼界者』，或『人』，或『天』，或『有色者』，或『無色者』，或『有想者』，或『無想者』[，或『既非有想者也非無想者』]？他沒有因、沒有緣、沒有因素會以此落入。」為那位無執著者他會以什麼走入？

因為那樣，世尊說：

「洗淨者在世間中無論在哪裡確實沒有，在諸有非有上的定見(遍計)之見，

洗淨者捨斷欺騙與慢後，那位無執著者他會以什麼走入？」

22.攀住者確實在諸法上來到了爭議，以什麼、如何會說無執著者？ 他確實沒有拿取的(我)、拒絕的(非我的)，他就在此世掃蕩一切見。

「攀住者確實在諸法上來到了爭議」：「『攀住』，有二種攀住：渴愛的攀住與見的攀住.....（中略）這是渴愛的攀住.....（中略）這是見的攀住。對他渴愛的攀住未被捨斷；見的攀住未被斷念，以渴愛的攀住之未被捨斷的狀態、見的攀住之未被斷念的狀態在諸法上到達爭議，成為『染者』，或『惡心者』，或『愚昧者』，或『被繫縛者』，或『執取者』，或『來到散亂者』，或『來到不合意者』，或『來到剛毅者』，那些造



作未被捨斷，諸造作的未被捨斷的狀態在趣處上到達爭議，成為『墮地獄者』，或『墮畜生界者』，或『墮餓鬼界者』，或『人』，或『天』，或『有色者』，或『無色者』，或『有想者』，或『無想者』，或『既非有想者也非無想者』的爭議他到達、抵達、握持、取著、執著。」為攀住者確實在諸法上來到了爭議。

「以什麼、如何會說無執著者」：「『攀住』，有二種攀住：渴愛的攀住與見的攀住.....（中略）這是渴愛的攀住.....（中略）這是見的攀住。對他渴愛的攀住已被捨斷；見的攀住已被斷念，以渴愛的攀住之已被捨斷的狀態、見的攀住之已被斷念的狀態，以什麼貪能說，以什麼瞋能說，以什麼癡能說，以什麼慢能說，以什麼見能說，以什麼掉舉能說，以什麼疑能說，以什麼煩惱潛在趨勢能說無執著的人為『染者』，或『惡心者』，或『愚昧者』，或『被繫縛者』，或『執取者』，或『來到散亂者』，或『來到不合意者』，或『來到剛毅者』？那些造作已被捨斷，諸造作的已被捨斷的狀態以什麼能說趣處，成為『墮地獄者』.....（中略）或『非想非非想者』？他沒有因、沒有緣、沒有因素以此能說、能講述、能談說、能說明、能言說。」為以什麼、如何會說無執著者？

「他確實沒有拿取的、拒絕的」：「『拿取的』為我隨見，他沒有，『拒絕的』為斷滅見，他沒有；『拿取的』為握持的，他沒有，『拒絕的』為應該被釋放的，他沒有。凡有其握持的，就有其應該被釋放的；凡有其應該被釋放的，就有其握持的。拿起、釋放已被超越，阿羅漢已超越覺、退失，他是已降下狀態者、已實踐行為者、已完成旅程者、已到方向者，生死輪迴，沒有他的再生。」為他確實沒有拿取的(我)、拒絕的(非我的)。

「他就在此世掃蕩一切見」：「對他，六十二惡見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一切惡見他就在此世掃蕩、抖落、完全抖落、向下抖落、捨斷、驅離、作終結、使之走到不存在。」為他就在此世掃蕩一切見。

因為那樣，世尊說：

「攀住者確實在諸法上來到了爭議，以什麼、如何會說無執著者？

他確實沒有拿取的(我)、拒絕的(非我的)，他就在此世掃蕩一切見。」

惡心八個一組經的說第三[已完成]。

摘記：

1.確實-自己的見如何會跨越？被欲與個人愛好固定(=在法上選定後緊握持=拒絕與握持法)⇒以真實心如知道的虛妄地說+到達爭議。

2.自說戒德(自貴)非聖法(賤他亦然)。

12/11/2020 05:55

## 4.純淨八...的說明

### 4.純淨八個一組經的說明

其次，純淨八個一組經的說明將說：

23.我看見最高的、無病的純淨，人以看見有完全純淨，知道「這樣是最高的」後，「隨看純淨者」退回[道-④]智。

「我看見最高的、無病的純淨」：「『我看見純淨』，我看見純淨，我看到純淨、我注視純淨、我靜觀純淨、我觀察純淨。『最高無病的』，最高的、到達無病的、到達庇護所的、到達避難所的、到達歸依所的、到達無恐懼的、到達無死的、到達不死的、到達涅槃的。」為我看見最高的、無病的純淨。

「人以看見有完全純淨」：「以眼識看見色(斯里蘭卡版)而有人的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人變得純淨、變得清淨、變得遍純淨；被脫離、被解脫、被遍脫離。」為人以看見有完全純淨。

「知道『這樣是最高的』後」：「這樣證知、了知、了別、確知、貫通後。『這是最高的、第一的、最勝的、殊勝的、上首的、最上的、最頂尖的。』知道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為知道「這樣是最高的」後。

「『隨看純淨者』退回智」：「凡看見純淨，他是隨看純淨者。『退回智』，以眼識看見色者退回『智』；退回『道』；退回『路』；退回『出離』。」為「隨看純淨者」退回智。

因為那樣，世尊說：

「我看見最高的、無病的純淨，人以看見有完全純淨，知道『這樣是最高的』後，『隨看純淨者』退回智。」

24.如果人以看見有純淨，或他以智捨斷苦，那位有依著者以其它的[不純淨道-④]變純淨，確實-見說他是像這樣的說者。

「如果人以看見有純淨」：「以眼識看見色如果有人的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人變得純淨、變得清淨、變得遍純淨；被脫離、被解脫、被遍脫離。」為如果人以看見有純淨。

「或他以智捨斷苦」：「以眼識看見色如果人捨斷生苦、捨斷老苦、捨斷病苦、捨斷死苦、捨斷愁悲苦憂絕望苦。」為或他以智捨斷苦。

「那位有依著者以其它的變純淨」：「以其它的，以不純淨道、以邪道跡、以非出離路、除了以諸念住外、除了以諸正勤外、除了以諸神足外、除了以諸根外、除了以諸力外、除了以諸覺支外、除了以八支聖道外，人變得純淨、變得清淨、變得遍純淨；被脫離、被解脫、被遍脫離。『有依著者』為有貪者、有瞋者、有癡者、有慢者、有渴愛者、有[邪]見者、有污染者、有執取者。」為那位有依著者以其它的變純淨。

「確實-見說他是像這樣的說者」：「那個見說那個人：像這樣，這個人是邪見者、顛倒見者。『是像這樣的說者』，是像這樣的說者、講述者、談說者、說明者、言說者：『世界是常恆的，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是像這樣的說者、講述者、談說者、說明者、言說者；『世界是非常恆的.....（中略）世界是有邊的.....世界是無邊的.....命即是身體.....命是一身體是另一.....死後如來存在.....死後如來不存在.....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是像這樣的說者、講述者、談說者、說明者、言說者。」為確實-見說他是像這樣的說者。

因為那樣，世尊說：

「如果人以看見有純淨，或他以智捨斷苦，

那位有依著者以其它的變純淨，確實-見說他是像這樣的說者。」

25.婆羅門不從其它的說純淨：在所見、所聞、戒與禁制或所覺上，在福德與惡上不被污染：捨棄拿取的者、不在這裡製造者。

「婆羅門不從其它的說純淨：在所見、所聞、戒與禁制或所覺上」：「『不』為否定。『婆羅門』，七法的已排除狀態為婆羅門：有身見被排除、疑被排除、戒禁取被排除、貪被排除、瞋被排除、癡被排除、慢被排除，他的污染的、再有的、有恐懼的、苦果報的、未來會生老死的諸惡不善法被排除。

[世尊：『色遍亞！』]

排除一切惡的後，離垢者、善入定者、自我住立者，

超越輪迴後那位完成者，無依止者-像這樣者被說他是婆羅門。[Sn.32, 524偈]

『婆羅門不從其它的說純淨』，『以其它的，以不純淨道、以邪道跡、以非出離路、除了以諸念住外、除了以諸正勤外、除了以諸神足外、除了以諸根外、除了以諸力外、除了以諸覺支外、除了以八支聖道外有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婆羅門不說、不談論、不談說、不說明、不言說。』為婆羅門不從其它的說純淨。

『在所見、所聞、戒與禁制或所覺上』，有些沙門、婆羅門以看見為純淨，他們相信(認同)對某些形色的看見為吉祥的，相信對某些形色的看見為不吉祥的。他們相信對哪些形色的看見為吉祥的？他們在清晨(從黑的出來後)看見來到吉祥的形色：看見麻雀鳥、看見華麗彩色的威魯瓦小樹、看見懷胎婦女、看見使男童登上肩後走去者、看見已裝滿的甕、看見鮭魚、看見駿馬、看見駿馬車、看見公牛(牛王)、看見黃牛，他們相信對像那樣形色的看見為吉祥的。他們相信對哪些形色的看見為不吉祥的？看見稻草堆、看見酥油甕、看見空甕、看見舞蹈者、看見裸體假沙門、看見驢馬、看見驢馬車乘、看見單輓車乘、看見單眼者、看見手畸形者、看見跛腳者、看見半身不遂者、看見老人、看見病人，他們相信對像那樣形色的看見為不吉祥的。這些是那些沙門、婆羅門以所見為純淨，他們相信以所見為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

有些沙門、婆羅門以所聞為純淨，他們相信對某些聲音的聽聞為吉祥的，相信對某些聲音的聽聞為不吉祥的。他們相信對哪些聲音的聽聞為吉祥的？他們在清晨(從黑的出來後)聽聞來到吉祥的聲音：『增(富)[字]』，或『貴(𠬞)』，或『滿』，或『華麗』，

或『無憂』，或『善意』，或『善星』，或『善吉祥』，或『幸運』，或『幸運增加』，他們相信對像這樣聲音的聽聞為吉祥的。他們相信對哪些聲音的聽聞為不吉祥的？『單眼者[字]』，或『手畸形者』，或『跛腳者』，或『半身不遂者』，或『老人』，或『病人』，或『死人』，或『切斷』，或『破裂』，或『燃燒』，或『消失』，或『沒有』，他們相信對像這樣聲音的聽聞為不吉祥的。這些是那些沙門、婆羅門以所聞為純淨，他們相信以所聞為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

有些沙門、婆羅門以戒為純淨，他們相信以戒的程度、以[自我]抑制的程度、以自制的程度、以不違犯的程度為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沙門木地葛之子這麼說：屋主！我安立具備四法的男子是善的具足者、善的最高者、無上獲得的得到者、不能勝過的沙門，哪四個？屋主！這裡，他不以身作邪惡業，不說邪惡語，不以邪惡意向意圖，不以邪惡生活過活，屋主！我安立具備這四法的男子是善的具足者、善的最高者、無上獲得的得到者、不能勝過的沙門[MN.78]。同樣地，有些沙門、婆羅門以戒為純淨，他們相信以戒的程度、以[自我]抑制的程度、以自制的程度、以不違犯的程度為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

有些沙門、婆羅門以禁制為純淨，他們是守象禁制者，或是守馬禁制者，或是守牛禁制者，或是守狗禁制者，或是守烏鴉禁制者，或是守毘瑟紐神禁制者，或是守力天禁制者，或是守滿賢禁制者，或是守珠賢禁制者，或是守火禁制者，或是守龍禁制者，或是守金翅鳥禁制者，或是守夜叉禁制者，或是守阿修羅禁制者，或是守犍達婆禁制者，或是守大王禁制者，或是守月禁制者，或是守日禁制者，或是守因陀羅禁制者，或是守梵天禁制者，或是守天禁制者，或是守方位禁制者，這些是那些沙門、婆羅門以禁制為純淨，他們相信以禁制為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

有些沙門、婆羅門以所覺為純淨，他們在清晨觸摸大地、觸摸青草、觸摸牛糞、觸摸龜、觸摸鋤、觸摸芝麻載運車、嚼吉兆的芝麻、嚼吉兆的油、嚼吉兆的齒木、以吉兆土沐浴、穿吉兆的衣服、包吉兆的頭巾。這些是那些沙門、婆羅門以所覺為純淨，他們相信以所覺為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此為]婆羅門不從其它的說純淨。

『在所見、所聞、戒與禁制或所覺上』，婆羅門不以所見純淨說純淨；不以所聞純淨說純淨；不以戒純淨說純淨；不以禁制純淨說純淨；不以所覺純淨說純淨；不談論、不談說、不說明、不言說。」為婆羅門不從其它的說純淨：在所見、所聞、戒與禁制或所覺上。

「在福德與惡上不被污染」：「福德被稱為凡任何三界的善行作，非福德被稱為一切不善的。由於福行與非福行及不動行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這個情形是在福德與惡上他不沾染、不強沾染、不緊密沾染(不污染)，已不沾染、已不強沾染、已不緊密沾染。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在福德與惡上不被污染。

「捨棄拿取的者、不在這裡製造者」：「『捨棄拿取的者』為捨棄我見者；『捨棄拿取的者』為捨棄執見者；『捨棄拿取的者』為因渴愛、因見而握持的、執取的、執

著的、取著的、信解的一切都被他捨棄、吐出、釋放、捨斷、斷念。『不在這裡製造者』，福行或非福行或不動行不製造者、不使之出生者、不被生產者、不被生起者、不被生出者。」為捨棄拿取的者、不在這裡製造者。

因為那樣，世尊說：

「婆羅門不從其它的說純淨：在所見、所聞、戒與禁制或所覺上，

在福德與惡上不被污染：捨棄拿取的者、不在這裡製造者。」

26.捨斷之前的後成為隨後的依止者們，那些擾動的跟隨者不渡過染著，他們拿起、放捨，如抓住枝條後放開的猴子。

「捨斷之前的後成為隨後的依止者們」：「捨斷之前的大師後成為其他大師的依止者；捨斷之前法的講述後成為其他法的講述依止者；捨斷之前的群眾後成為其他群眾的依止者；捨斷之前的見後成為其他見的依止者；捨斷之前的道跡後成為其他道跡的依止者；捨斷之前的道後成為其他道的依止者、完全依止者、黏著者、進入者、染著者、把心朝向(勝解)者。」為捨斷之前的後成為隨後的依止者們。

「那些擾動的跟隨者不渡過染著」：「擾動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完全貪).....(中略)貪婪、貪不善根。『擾動的追隨者』，擾動的追隨者、擾動的跟隨者、擾動的尾隨者，被擾動取下者、弄倒者、征服者、心被遍取者。『他們不渡過染著』，貪的染著、瞋的染著、癡的染著、慢的染著、見的染著、污染的染著、惡行的染著他們不渡過、不超越、不通過、不越過、不克服。」為那些擾動的跟隨者不渡過染著。

「他們拿起、放捨」：「他們抓住(拿起)大師，放掉那位後抓住其他大師；抓住法的講述，放掉那個後抓住其它法的講述；抓住群眾，放掉那個後抓住其他群眾；抓住見，放掉那個後抓住其它見；抓住道跡，放掉那個後抓住其它道跡；抓住道，放掉那個後抓住其它道，他們抓住與放掉；拿取與放捨。」為他們拿起、放捨。

「如抓住枝條後放開的猴子」：「如在林野、森林中漫遊的猴子抓住樹枝，放掉那枝後又抓住另一枝樹枝[SN.12.61]。同樣的，多數的沙門、婆羅門抓住與放掉；拿取與放捨多數的惡見。」為如抓住枝條後放開的猴子。

因為那樣，世尊說：

「捨斷之前的後成為隨後的依止者們，那些擾動的跟隨者不渡過染著，

他們拿起、放捨，如抓住枝條後放開的猴子。」

27.人自己受持禁制後，被想黏著者走到高與低的，但智者以諸智得到法後，廣慧者不走到高與低的。

「人自己受持禁制後」：「『自己受持』為自身受持。『禁制』為象禁制，或馬禁制，或牛禁制，或狗禁制，或烏鴉禁制，或毘瑟紐神禁制，或力天禁制，或滿賢禁制，或珠賢禁制，或火禁制，或龍禁制，或金翅鳥禁制，或夜叉禁制，或阿修羅禁制.....(中略)，或方位禁制，他執取後、受持後、拿取後、承擔後、拿起後、執取後、執著後。『人』，『眾生、人類.....(中略)摩奴所生者。』」為人自己受持禁制後。

「被想黏著者走到高與低的」：「他從大師走到大師；從法的講述走到法的講述；從群眾走到群眾；從見走到見；從道跡走到道跡；從道走到道。『被想黏附』，被欲

想、惡意想、加害想、見想黏附、糾纏、縛著、附著、固著、障礙，如物品在壁椿上，或在壁釘上被黏附、糾纏、縛著、附著、固著、障礙。同樣的，被欲想、惡意想、加害想、見想黏附、糾纏、縛著、附著、固著、障礙。」為被想黏著者走到高與低的。

「但智者以諸智得到法後」：「智者」為智者、已到達明者、有智者、聰明者、有智慧者。「以諸智」，諸智被稱為在四道上的智、慧、慧根、慧力、擇法覺支、考察、毘婆舍那、正見。以那些吠陀有生老死的已到終極(目標)者；已到達終極者，已到終點者；已到達終點者，已到邊界(究竟)者；已到達邊界者，已到終結者；已到達終結者，已到救護所者；已到達救護所者，已到避難所者；已到達避難所者，已到歸依處者；已到達歸依處者，已到無恐怖者；已到達無恐怖者，已到無死者；已到達無死者，已到不死者；已到達不死者，已到涅槃者；已到達涅槃者。或「已到吠陀的終極者」為通曉吠陀者，或「以吠陀已到終極者」為通曉吠陀者，或七法的已知道狀態為通曉吠陀者：有身見被知道、疑被知道、戒禁取被知道、貪被知道、瞋被知道、癡被知道、慢被知道，他的污染的、再有的、有恐懼的、苦果報的、未來會生老死的諸惡不善法被知道。

[世尊：「色逼亞！」]

「簡別全部的吠陀後：凡在這裡沙門婆羅門們有，

在一切感受上離貪，超越一切吠陀後他是通曉吠陀者。」[Sn.32, 534偈]

「但智者以諸智得到法後」：「得到、現觀法後：『一切行是無常的』為得到、現觀法後；『一切行是苦的』為得到、現觀法後；『一切法是無我』為得到、現觀法後；『以無明為緣有諸行(而諸行存在)』為得到、現觀法後；『以行為緣有識』為得到、現觀法後；以識為緣有名色……(中略)以名色為緣有六處……以六處為緣有觸……以觸為緣有受……以受為緣有渴愛……以渴愛為緣有取……以取為緣有有……以有為緣有生……『以生為緣有老死』為得到、現觀法後；『以無明滅有行滅(而行滅存在)』為得到、現觀法後；『以行滅有識滅』為得到、現觀法後；以識滅有名色滅……以名色滅有六處滅……以六處滅有觸滅……以觸滅有受滅……以受滅有渴愛滅……以渴愛滅有取滅……以取滅有有滅……以有滅有生滅……『以生滅有老死滅』為得到、現觀法後；『這是苦』為得到、現觀法後；『這是苦集』……『這是苦滅』……『這是導向苦滅道跡』為得到、現觀法後；『這些是漏』為得到、現觀法後；『這是漏集』……『這是漏滅』……『這是導向漏滅道跡』為得到、現觀法後；『這些法應該被證知』為得到、現觀法後；『這些法應該被遍知』……『這些法應該被捨斷』……『這些法應該被修習』……『這些法應該被作證』為得到、現觀法後；『六觸處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為得到、現觀法後；『五取蘊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為得到、現觀法後；『四大種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為得到、現觀法後；『凡任何集法都是滅法』為得到、現觀法後。」為但智者以諸智得到法後。

「廣慧者不走到高與低的」：「他不從大師走到大師；不從法的講述走到法的講述；不從群眾走到群眾；不從見走到見；不從道跡走到道跡；不從道走到道。『廣慧者』，廣慧者為大慧者、博慧者、捷慧者、速慧者、利慧者、洞察慧者，大地被稱為廣，他具備與那大地相同廣大擴展的慧。」為廣慧者不走到高與低的。

因為那樣，世尊說：

「人自己受持禁制後，被想黏著者走到高與低的，  
但智者以諸智得到法後，廣慧者不走到高與低的。」

28.他是在一切法上離軍團者：凡任何所見或所聞所覺，對就那位看見的、已打開的行者，在這個世間以誰應該分類？

「他是在一切法上離軍團者：凡任何所見或所聞所覺」：「軍團被稱為魔軍，身惡行為魔軍；語惡行為魔軍；意惡行為魔軍；貪為魔軍；瞋為魔軍；癡為魔軍；憤怒為魔軍；怨恨為魔軍.....（中略）一切不善造作為魔軍。

這被世尊說：

『諸欲是你的第一軍隊，不喜樂被稱為第二，  
饑渴是你的第三，渴愛被說為第四。  
惛沈睡眠是你的第五，諸恐懼被說為第六，  
疑是你的第七，藏惡頑固是你的第八。  
利得名聲恭敬，以及凡錯誤得到的名聲：  
凡會讚揚自己，以及輕蔑他人。  
惡魔！這是你的軍隊，邪惡(黑色)的攻擊者，  
不勇敢者不戰勝他，但戰勝後得到樂。』[Sn.28, 438-441偈]

當一切魔軍與一切敵對的污染被四聖道征服、打敗、破壞、瓦解、轉開臉，他被稱為離軍團者。他是在所見上離軍團者；在所聞上離軍團者；在所覺上離軍團者；在所識上離軍團者。」為他是在一切法上離軍團者：凡任何所見或所聞所覺。

「對就那位看見的、已打開的行者」：「那位這樣純淨的看見者、清淨的看見者、遍清淨的看見者；明淨的看見者、遍明淨的看見者，或者，純淨的看見、清淨的看見、遍清淨的看見；明淨的看見、遍明淨的看見。『已打開的』，有渴愛的覆蓋、見的覆蓋、污染的覆蓋、惡行的覆蓋、無明的覆蓋，那些覆蓋是已被打開、已被破壞、已被解開、已被完全解開、已被捨斷、已被斷絕、已被平靜下來、已止息、不能生起、已被智火燃燒。『行者』，行者、走動者、住者、行動者、使轉起者、守護者、使存續者、使生存者。」為對就那位看見的、已打開的行者。

「在這個世間以誰應該分類」：「『分類』，有二種分類：[因]渴愛的分類與[因]見的分類.....（中略）這是渴愛的分類.....（中略）這是見的分類。對他渴愛的分類已被捨斷、見的分類已被斷念，以渴愛的分類之已被捨斷的狀態、見的分類之已被斷念的狀態，以什麼貪應該分類，以什麼瞋應該分類，以什麼癡應該分類，以什麼慢應該分類，以什麼見應該分類，以什麼掉舉應該分類，以什麼疑應該分類，以什麼煩惱潛在趨勢應該分類：成為『染者』，或『惡心者』，或『愚昧者』，或『被繫縛者』，或『執取者』，或『來到散亂者』，或『來到不合意者』，或『來到剛毅者』？那些行作已被捨斷，諸行作的已被捨斷的狀態以什麼應該分類趣處：成為『墮地獄者』，或『墮畜生界者』，或『墮餓鬼界者』，或『人』，或『天』，或『有色者』，或『無色者』，或『有想者』，或『無想者』，或『既非有想者也非無想者』？他沒有因、沒有緣、沒有因素

以這個應該分類、應該區分、應該來到。『在世間』，在苦界的世間、人類的世間、天的世間、蘊的世間、界的世間、處的世間。」為在這個世間以誰應該分類。

因為那樣，世尊說：

「他是在一切法上離軍團者：凡任何所見或所聞所覺，

對就那位看見的、已打開的行者，在這個世間以誰應該分類？」

29.不建構、不重視，他們不說「究竟純淨」，捨離執取繫縛繫結的後，在世間中無論在哪裡都不作願望。

「不建構、不重視」：「『建構』，有二種建構：[因]渴愛的建構與[因]見的建構.....（中略）這是渴愛的建構.....（中略）這是見的建構。『對他們渴愛的建構已被捨斷、見的建構已被斷念，以渴愛的建構之已被捨斷的狀態、見的建構之已被斷念的狀態，渴愛的建構或見的建構他們都不建構、不使之產生、不使之生產、不使之生起、不使之生出。』為他們不建構。『無重視(無偏好)』，『重視』，有二種重視：[因]渴愛的重視與[因]見的重視.....（中略）這是渴愛重視的.....（中略）這是見重視的。對他們渴愛的重視已被捨斷、見的重視已被斷念，以渴愛的重視之已被捨斷的狀態、見的重視之已被斷念的狀態，他們置(作)無渴愛或無見在前面(重視)後而行，無渴愛為旗、無渴愛為幢、無渴愛為增上，無見為旗、無見為幢、無見為增上，不被渴愛或見跟隨而行。」為不建構、不重視。

「他們不說『究竟純淨』」：「究竟純淨、輪迴純淨的無作業見、常恆論，他們不說、不談論、不談說、不說明、不言說。」為他們不說「究竟純淨」。

「捨離執取繫縛繫結的後」：「『繫縛』，有四種繫縛：貪婪的身繫縛、惡意的身繫縛、戒禁取的身繫縛、[只有]這是真實之執持的身繫縛(SN.45.175)。自己的見之貪為貪婪的身繫縛，在他人所說上的瞋怒不滿為惡意的身繫縛，『執取自己的戒或禁制或戒與禁制』為戒禁取的身繫縛，自己的見[之執持的身繫縛(Ni.13,147偈)]為[只有]這是真實之執持的身繫縛。以什麼理由被稱為執取繫縛？以那些繫縛，色他們抓住、執取、握持、取著、執著，受.....（中略）想.....行.....識.....趣處.....往生.....結生.....有(存在).....輪迴.....輪轉他們抓住、執取、握持、取著、執著，以這個原因被稱為執取繫縛。『捨離後』，在繫縛上放棄後為捨離後，或者在繫結上、在繫縛上、在綁住上、在束縛上、在擴大束縛上、在被糾纏的上、在被附著的上、在被固著的上、在被障礙的上、在捆綁上被震落後(?)為捨離後，如轎子，或馬車，或貨車，或戰車應該被運送的[人、物]釋出(捨離)後他們放置、破壞。同樣的，在繫結上放棄後為捨離後，或者在繫結上、在繫縛上、在綁住上、在束縛上、在擴大束縛上、在被糾纏的上、在被附著的上、在被固著的上、在被障礙的上、在捆綁上被震落後為捨離後。」為捨離執取繫縛繫結的後。

「在世間中無論在哪裡都不作願望」：「願望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中略）貪婪、貪不善根。『不做願望』，願望他們不做、不使之產生、不使之生產、不使之生起、不使之生出。『無論在哪裡』，無論在哪裡、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在何處，內或外或內外。『在世間』，在苦界的世間.....（中略）處的世間。」為在世間中無論在哪裡都不作願望。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不建構、不重視，不說『究竟純淨』，

捨離執取繫縛繫結的後，在世間中無論在哪裡都不作願望。」

30.超越界限的婆羅門，知道後或看見後他沒有緊握持的，非貪的有貪者、非離貪的貪染者，對他在這裡沒有最高掌握的。

「超越界限的婆羅門，知道後或看見後他沒有緊握持的」：「界限」，有四種界限：有身見、疑、戒禁取、見煩惱潛在趨勢、疑煩惱潛在趨勢、與其同存續之污染，這是第一種界線，粗的欲貪結、嫌惡結、粗的欲貪煩惱潛在趨勢、嫌惡煩惱潛在趨勢、與其同存續之污染，這是第二種界線，殘餘的欲貪結、嫌惡結、殘餘的欲貪煩惱潛在趨勢、嫌惡煩惱潛在趨勢、與其同存續之污染，這是第三種界線，色貪、無色貪、慢、掉舉、無明、慢煩惱潛在趨勢、有貪煩惱潛在趨勢、無明煩惱潛在趨勢、與其同存續之污染，這是第四種界線。當這四種界限被四聖道穿越、越過、克服，那被稱為已走過界限的。「婆羅門」，七法的已排除狀態為婆羅門：有身見被排除、疑被排除、戒禁取被排除.....（中略）不依止的、像這樣的能被叫做他是婆羅門。「對他」，對阿羅漢；對漏已滅盡者。

「知道後」，以他心智知道後，或以前世住處回憶智知道後。「看見後」，以肉眼看見後，或以天眼看見後。「超越界限的婆羅門，知道後或看見後他沒有緊握持的」：「對他，『這是最高的、第一的、最勝的、殊勝的、上首的、最上的、最頂尖的。』被握持、被執取、被執著、被取著、被信解他沒有、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為超越界限的婆羅門，知道後或看見後他沒有緊握持的。

「非貪的有貪者、非離貪的貪染者」：貪的貪染者被稱為凡在五種欲上貪染、貪求、被繫結、被迷戀、被染著、被附著、被固著、被障礙。離貪的貪染者被稱為凡在色界、無色界等至上貪染、貪求、被繫結、被迷戀、被染著、被附著、被固著、被障礙。「非貪的有貪者、非離貪的貪染者」，由於欲貪與色貪及無色貪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這個情形是非貪的有貪者、非離貪的貪染者。

「對他在這裡沒有最高掌握的」：「『對他』，對阿羅漢；對漏已滅盡者。對他，『這是最高的、第一的、最勝的、殊勝的、上首的、最上的、最頂尖的。』被握持、被執取、被執著、被取著、被信解他沒有、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為對他在這裡沒有最高掌握的。

因為那樣，世尊說：

「超越界限的婆羅門，知道後或看見後他沒有緊握持的，

非貪的有貪者、非離貪的貪染者，對他在這裡沒有最高掌握的。」

純淨八個一組經的說明第四[已完成]。

摘記：

- 1.捨離執取繫縛繫結的後(=不建構/無重視)，在世間中無論在哪裡都不作願望。
- 2.純淨非在所見/所聞/戒與禁制/所覺上得。
- 3.非貪(欲)的有貪者、非離貪(色無色)的貪染者沒有最高的被握持。
- 4.願望(āsa-希望/希求)被稱為渴愛。

12/11/2020 06:10

## 5.最高的八...的說明

### 5.最高的八個一組經的說明

其次，最高的八個一組經的說明將說：

31.在「最高的」見上停留者：凡在世間中作更上的人，之後說一切其他人為「下劣的」，因此爭辯不被克服。

「在『最高的』見上停留者」：「有些沙門、婆羅門是惡見者，他們以六十二惡見中的某個惡見為：『這是最高的、第一的、最勝的、殊勝的、上首的、最上的、最頂尖的。』把持後、把握後、拿起後、執取後、執著後，他們在各自的見上住、入住、往往、停留(遍住)，如在家人在家中住，或有罪者在罪中住，或有污染者在污染中住。同樣的，有些沙門、婆羅門是惡見者，他們以六十二惡見中的某個惡見為：『這是最高的、第一的、最勝的、殊勝的、上首的、最上的、最頂尖的。』把持後、把握後、拿起後、執取後、執著後，他們在各自的見上住、入住、往往、停留(遍住)。」為在「最高的」見上停留者。

「凡在世間中作更上的人」：「『凡(Yada)』為凡(yam)。「作(kurute)更上的」，作(karoti)更上的，作第一的、最勝的、殊勝的、上首的、最上的、最頂尖的。『這位大師是一切智者』他作(認為)更上的，作第一的、最勝的、殊勝的、上首的、最上的、最頂尖的；這個法是被善說的.....這個團體是善行者.....這個見是善的.....這個道跡是善安立的.....『這個道是出離的』他作更上的，作第一的、最勝的、殊勝的、上首的、最上的、最頂尖的，他使之生起、使之生出。『人』為眾生、人類、.....（中略）摩奴所生者。『在世間』，在苦界的世間.....（中略）處的世間。」為凡在世間中作更上的人。

「之後說一切其他人為『下劣的』」：「除了對自己的大師、法的講述、團體、見、道跡、道外，他捨棄、拔起、包圍一切異論：『那位大師不是一切智者，法不被善說，[其]團體不是善行者，見不是善的，道跡不被善安立，道不是出離的，在此處沒有純淨，或清淨，或遍純淨；脫離，或解脫，或遍脫離，在此處沒有他們變得純淨，或變得清淨，或變得遍純淨，或被脫離，或被解脫，或被遍脫離，是下劣的、卑劣的、劣等的、低的、低劣意向的、微不足道的。』這麼說，這麼講述，這麼談說，這麼說明，這麼言說。」為之後說一切其他人為「下劣的」。

「因此爭辯不被克服」：「『因此』，那個理由；那個因；那個緣；那個因由。『爭辯』，見的爭吵、見的爭論、見的爭執、見的爭辯、見的異執。『不被克服』，不被穿越、不被越過、不被克服。」為因此爭辯不被克服。

因為那樣，世尊說：

「在『最高的』見上停留者：凡在世間中作更上的人，之後說一切其他人為『下劣的』，因此爭辯不被克服。」

32.凡在自己上看見效益，在所見、所聞、戒與禁制或所覺上， 那個他就在那裡緊握持後，看其他一切為卑劣的。

「凡在自己上看見效益，在所見、所聞、戒與禁制或所覺上」：「『凡+在自己上』為凡-在自己上。自己被稱為惡見，他看見自己的見之二種效益：當生的效益與來世的效益。什麼是見的當生效益？凡大師有的見，弟子們也有，對大師的那個見，弟子們恭敬、尊重、尊敬、崇拜[、敬重]，從那個因由他得到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這是見的當生效益。什麼是見的來世效益？這個見足以成為龍的狀態(龍界)，或金翅鳥的狀態，或夜叉的狀態，或阿修羅的狀態，或乾達婆的狀態，或大王的狀態，或因陀羅的狀態，或梵天的狀態，或天的狀態，這個見足以是屬於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以這個見他們變純淨、變清淨、變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以這個見我將變純淨、變清淨、變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為將來果的期待者。這是見的來世效益。他看見自己的見之這二種效益.....他看見所見純淨之二種效益.....他看見所聞純淨之二種效益.....他看見戒純淨之二種效益.....他看見禁制純淨之二種效益.....他看見所覺純淨之二種效益：當生的效益與來世的效益。什麼是所覺純淨之當生的效益？凡大師有的見，弟子們也有.....（中略）這是所覺純淨之當生的效益。什麼是所覺純淨之來世的效益？這個見足以成為龍的狀態(龍界).....（中略）這是所覺純淨之來世的效益，所覺純淨之這二種效益他看見、看到、注視、靜觀、觀察。」為凡在自己上看見效益，在所見、所聞、戒與禁制或所覺上。

「那個他就在那裡緊握持後」：「『就那個』為那個惡見。『在那裡』，在自己的見上、在自己的喜歡上、在自己的愛好上、在自己的主張上。『緊握持後』，『這是最高的、第一的、最勝的、殊勝的、上首的、最上的、最頂尖的。』他把持後、把握後、拿起後、執取後、執著後。」為那個他就在那裡緊握持後。

「看其他一切為卑劣的」：「他認為、看見、看到、注視、靜觀、觀察其他大師、法的講述、團體、見、道跡、道為下劣的、卑劣的、劣等的、低的、低劣意向的、微不足道的。」為看其他一切為卑劣的。

因為那樣，世尊說：

「凡在自己上看見效益，在所見、所聞、戒與禁制或所覺上，

那個他就在那裡緊握持後，看其他一切為卑劣的。」

33.但善巧者們說那個是繫縛：凡依止者看其他為下劣的， 因此對所見或所聞或所覺，對戒與禁制比丘不應該依止。

「但善巧者們說那個是繫縛」：「『善巧者們』，凡那些蘊善巧者們、界善巧者們、處善巧者們、緣起善巧者們、念住善巧者們、正勤善巧者們、神足善巧者們、根善巧者們、力善巧者們、覺支善巧者們、道善巧者們、果善巧者們、涅槃善巧者們，那些善巧者們這麼說：『這是繫結，這是黏著，這是繫縛，這是障礙。』他們這麼說、這麼講述、這麼告訴、這麼說明、這麼言說。」為但善巧者們說那個是繫縛。

「凡依止者看其他為下劣的」：「『凡依止者』，凡大師、法的講述、團體、見、道跡、道的依止者、完全依止者、黏著者、進入者、染著者、把心朝向(勝解)者。『看

其他為下劣的』，他認為、看見、看到、注視、靜觀、考慮、觀察其他大師、法的講述、團體、見、道跡、道為下劣的、卑劣的、劣等的、低的、低劣意向的、微不足道的。」為凡依止者看其他為下劣的。

「因此對所見或所聞或所覺，對戒與禁制比丘不應該依止」：「『因此』，因此；那個理由；那個因；那個緣；那個因由，他不應該依止、不應該握持、不應該執取、不執著所見，或所見清淨，或所聞，或所聞清淨，或所覺，或所覺清淨，或戒，或戒清淨，或禁制，或禁制清淨。」為因此對所見或所聞或所覺，對戒與禁制比丘不應該依止。

因為那樣，世尊說：

「但善巧者們說那個是繫縛：凡依止者看其他為下劣的，

因此對所見或所聞或所覺，對戒與禁制比丘不應該依止。」

34.在世間中也不應該建構(作)見：以智或即使以戒與禁制，不應該導引自己為「相等的」，也不應該認為下劣的或即使殊勝的。

「在世間中也不應該建構(作)見：以智或即使以戒與禁制」：「不應該以八等至智，或以五神通智，或以邪智，或以戒，或以禁制，或以戒與禁制建造、使之產生、使之生產、使之生起、使之生出見。『在世間』，在苦界的世間.....（中略）處的世間。」為在世間中也不應該建構(作)見，以智或即使以戒與禁制。

「不應該導引自己為『相等的』」：「不應該以出生，或以姓氏，或以良家子，或以容色美如蓮花，或以財產，或以研究(習得)，或以業處，或以工巧處，或以明處(學術)，或以所聞，或以辯才，或以某事導引自己為『我是同等者』。」為不應該導引自己為「相等的」。

「也不應該認為下劣的或即使殊勝的」：「不應該以出生，或以姓氏.....（中略）或以某事導引自己為『我是下劣者』。不應該以出生，或以姓氏.....（中略）或以某事導引自己為『我是優勝者』。」為也不應該認為下劣的或即使殊勝的。

因為那樣，世尊說：

「在世間中也不應該建構(作)見：以智或即使以戒與禁制，

不應該導引自己為『相等的』，也不應該認為下劣者或殊勝的。」

35.捨斷得到的後成為無取著者，他也不在智上作依止，他確實不在分裂的中為入群者，他不回到任何見。

「捨斷得到的後成為無取著者」：「『捨斷已得到的』為捨斷我見後；『捨斷已得到的』為捨斷我執後(斯里蘭卡版)；『捨斷已得到的』為『因渴愛、見而已握持、已執取、已執著、已取著、已信解的他捨斷後、捨棄後、驅離後、作終結後、使之走到不存在後。』為捨斷已得到的後。『無取著者』，從四種取著成為不取著者、不把持者、不執取者、不執著者。」為捨斷得到的後成為無取著者。

「他也不在智上作依止」：「不以八等至智，或以五神通智，或以邪智建立、使之產生、使之生產、使之生起、使之生出渴愛之依止或見之依止。」為他也不在智上作依止。

「他確實不在分裂的中為入群者」：「他確實不在已分裂的、已破裂的、掉入二(矛盾)的、生起二(疑惑)的、不同見的、不同喜歡的、不同愛好的、不同主張的、不同見之依止的依止者、意欲的非去處之行者、瞋的非去處之行者、癡的非去處之行者、恐怖的非去處之行者中，他不走意欲的非去處、不走瞋的非去處、不走癡的非去處、不走恐怖的非去處、不因貪而走、不因瞋而走、不因癡而走、不因慢而走、不因見而走、不因掉舉而走、不因疑而走、不因煩惱潛在趨勢而走，不被不和合法驅趕、引導、運載、征服。」為他確實不在分裂的中為入群者。

「他不回到任何見」：「對他，六十二惡見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他不回到、不回去任何惡見。」為他不回到任何見。

因為那樣，世尊說：

「捨斷得到的後成為無取著者，他也不在智上作依止，

他確實不在分裂的中為入群者，他不回到任何見。」

36.該者在這裡沒有在兩邊上的誓願：為了有非有-在這裡或在他界， 他沒有任何住著：在諸法上選定後緊握持者。

「該者在這裡沒有在兩邊上的誓願」：「該者的」，阿羅漢的；漏已滅盡者的。「邊」，觸為一邊，觸集為第二邊；過去為一邊，未來為第二邊；樂受為一邊，苦受為第二邊；名為一邊，色為第二邊；六內處為一邊，六外處為第二邊；有身為一邊，有身集為第二邊。誓願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完全貪).....(中略)貪婪、貪不善根。

「為了有非有」：為了業有之有非有、為了欲有之再有；為了欲有之業有、為了色有之再有；為了色有之業有、為了無色有之再有；為了無色有之業有、為了一再有之再有；為了一再趣處、為了一再往生、為了一再結生、為了一再個體的生出。「在這裡」：自己的個體，「在他界」：其他的個體；「在這裡」：自己的色受想行識，「在他界」：其他的色受想行識；「在這裡」：六內處，「在他界」：六外處；「在這裡」：人類的世間，「在他界」：天的世間；「在這裡」：欲界，「在他界」：色界、無色界；「在這裡」：欲界、色界，「在他界」：無色界。「該者在這裡沒有在兩邊上的誓願：為了有非有-在這裡或在他界」：「凡對他在二邊、為了有非有-在這裡或在他界的誓願、渴愛它們沒有、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為該者在這裡沒有在兩邊上的誓願：為了有非有-在這裡或在他界。

「他沒有任何住著」：「住著」，有二種住著：渴愛的住著與見的住著.....(中略)這是渴愛的住著.....(中略)這是見的住著。「對他」，對阿羅漢；對漏已滅盡者。「他沒有任何住著」：「他沒有任何住著、沒有、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為他沒有任何住著。

「在諸法上選定後緊握持者」：「『在法上』，在六十二惡見上。『選定後』，決定後、判定後、選擇後、檢擇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緊握持的』，有限緊握的、部分緊握的、最上緊握的、定額緊握的、積聚緊握的、完全積聚緊

握的：『這是真實、如實、真正、事實、正確、不顛倒的。』握持的、存在的、不被知道、不被發現，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在諸法上選定後緊握持者。

因為那樣，世尊說：

「該者在這裡沒有在兩邊上的誓願：為了有非有-在這裡或在他界，

他沒有任何住著：在諸法上選定後緊握持者。」

37.他在這裡在所見、所聞、所覺上，沒有即使微細定見(遍計)的想，那位不拿起見的婆羅門，在這個世間以誰應該分類？

「他在這裡在所見、所聞、所覺上，沒有即使微細定見(遍計)的想」：「『他的』，阿羅漢的；漏已滅盡者的。他在所見，或所見清淨，或所聞，或所聞清淨，或所覺，或所覺清淨上，想為先導的情況，想為增上的情況(saññādhīpateyyatā, PTS版)，以想爭執的，被想生成的、完全生成的、建造的、遍計的、有為的、造作的、使共住立的見沒有、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為他在這裡在所見、所聞、所覺上，沒有即使微細定見(遍計)的想。

「那位不拿起見的婆羅門」：「婆羅門」，七法的已排除狀態為婆羅門：有身見被排除.....（中略）不依止的、像這樣的能被叫做他是婆羅門。「那位不拿起見的婆羅門」：「那位婆羅門是不拿起見者、不握持者、不執取者、不執著者。」為那位不拿起見的婆羅門。

「在這個世間以誰應該分類」：「『分類』，有二種分類：[因]渴愛的分類與[因]見的分類.....（中略）這是渴愛的分類.....（中略）這是見的分類。對他渴愛的分類已被捨斷、見的分類已被斷念，以渴愛的分類之已被捨斷的狀態、見的分類之已被斷念的狀態，以什麼貪應該分類，以什麼瞋應該分類，以什麼癡應該分類，以什麼慢應該分類，以什麼見應該分類，以什麼掉舉應該分類，以什麼疑應該分類，以什麼煩惱潛在趨勢應該分類：成為『染者』，或『惡心者』，或『愚昧者』，或『被繫縛者』，或『執取者』，或『來到散亂者』，或『來到不合意者』，或『來到剛毅者』？那些造作已被捨斷，諸造作的已被捨斷的狀態以什麼應該分類趣處：成為『墮地獄者』，或『墮畜生界者』，或『墮餓鬼界者』，或『人』，或『天』，或『有色者』，或『無色者』，或『有想者』，或『無想者』，或『既非有想者也非無想者』？他沒有因、沒有緣、沒有因素以這個應該分類、應該區分、應該來到。『在世間』，在苦界的世間.....（中略）處的世間。」為在這個世間以誰應該分類。

因為那樣，世尊說：

「他在這裡在所見、所聞、所覺上，沒有即使微細定見(遍計)的想，

那位不拿起見的婆羅門，在這個世間以誰應該分類？」

38.不建構、不重視，諸法也不被他們領受，婆羅門不能被戒與禁制引導，像那樣已到彼岸者不退回。

「不建構、不重視」：「『建構』，有二種建構：[因]渴愛的建構與[因]見的建構，什麼是渴愛的建構？以渴愛稱呼而被作為界限、被作為境界、被作為範圍、被作為邊

界、被緊捉住、被當作自己的之所及：這個是我的、這是我的、這麼多是我的、就這範圍是我的；我的色、聲音、氣味、味道、所觸、鋪在地上的東西、外套、女僕與男僕、山羊與羊、雞與豬、象、牛與馬、騾馬、田、宅地、黃金、金幣、村落、市鎮、王都、地方、藏庫、倉庫、全部的大地，因渴愛而把它們當做自己的，一百零八種渴愛思潮[AN.4.199]之所及，這是渴愛的建構。

什麼是見的建構？有二十個依處的有身見，十個依處的邪見，十個依處的邊見，凡像這樣的見、惡見、叢林之見、荒漠之見、歪曲之見、動搖之見、結縛之見的緊握、接受、執持、執取，邪道、邪路、邪性、外道的所依處，顛倒(vipariyesa)的緊握、顛倒(viparīta)的緊握、顛倒(vipallāsa)的緊握、邪惡的緊握、『在非真實的上[視]為真實的』的緊握，來到六十二惡見之所及，這是見的建構。『對他們渴愛的建構已被捨斷、見的建構已被斷念，以渴愛的建構之已被捨斷的狀態、見的建構之已被斷念的狀態，渴愛的建構或見的建構他們都不建構、不使之產生、不使之生產、不使之生起、不使之生出。』為他們不建構。

『無重視』，『重視』，有二種重視：[因]渴愛的重視與[因]見的重視……（中略）這是渴愛重視的……（中略）這是見重視的。對他們渴愛的重視已被捨斷、見的重視已被斷念，以渴愛的重視之已被捨斷的狀態、見的重視之已被斷念的狀態，他們置(作)無渴愛或無見在前面(重視)後而行，無渴愛為旗、無渴愛為幢、無渴愛為增上，無見為旗、無見為幢、無見為增上，不被渴愛或見跟隨而行。」為不建構、不重視。

「諸法也不被他們領受」：「諸法被稱為六十二惡見。『被(對)他們』，被那些阿羅漢、漏已滅盡者。『不能被領受』，『世界是常恆的，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不被領受；世界是非常恆的……（中略）世界是有邊的……世界是無邊的……命即是身體……命是一身體是另一……死後如來存在……死後如來不存在……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不被領受。」為諸法也不被他們領受。

「婆羅門不能被戒與禁制引導」：「不」為否定。「婆羅門」，七法的已排除狀態為婆羅門：有身見被排除……（中略）不依止的、像這樣的能被叫做他是婆羅門。「婆羅門不能被戒與禁制引導」：「婆羅門不能被戒或禁制或戒與禁制裁走、帶走、運載、搬運。」為婆羅門不能被戒與禁制引導。

「像那樣已到彼岸者不退回」：「『彼岸被稱為涅槃、不死，那是一切行的止，一切依著的斷念，渴愛的滅盡、離貪、滅、涅槃。他是已到彼岸者；已到達彼岸者，已到終極(目標)者；已到達終極者，已到終點者；已到達終點者……生死輪迴，沒有他的再生。』為已到彼岸者。『不退回』，『凡被須陀洹道捨斷的污染，那些污染他不再經驗、不退回、不回去；凡被一來道捨斷的污染，那些污染他不再經驗、不退回、不回去；凡被不還道捨斷的污染，那些污染他不再經驗、不退回、不回去；凡被阿羅漢道捨斷的污染，那些污染他不再經驗、不退回、不回去。』為已到彼岸者不退回。『像那樣者』，阿羅漢從五方面為像那樣者：在無論滿意的或不滿意的上為像那樣者；『已捨棄



者』為像那樣者；『已渡過者』為像那樣者；『已解脫者』為像那樣者；那個描述為像那樣者。

怎樣是阿羅漢在無論滿意的或不滿意的上為像那樣者？阿羅漢在得到上為像那樣者；在沒得到上也為像那樣者；在[有]名譽上也為像那樣者；在無名譽(惡評)上也為像那樣者；在稱讚上也為像那樣者；在斥責上也為像那樣者；在樂上也為像那樣者；在苦上也為像那樣者，某些人手腕會以香料塗、某些人手腕會以斧做工作：他在像那樣上沒有貪；在像那樣上沒有嫌惡，已捨斷隨貪與嫌惡，已克服勝敗，已越過順從與反對，這樣是阿羅漢在無論滿意的或不滿意的上為像那樣者。

怎樣是阿羅漢『已捨棄者』為像那樣者？阿羅漢的貪已被捨棄、吐出、釋放、捨斷、斷念；瞋.....（中略）癡.....憤怒.....怨恨.....藏惡.....專橫.....嫉妒.....慳吝.....偽詐.....狡猾.....頑固.....激情.....慢.....極慢.....憍慢.....放逸.....一切污染.....一切惡行.....一切惱患.....一切焦熱.....一切熱惱.....一切不善造作已被捨棄、吐出、釋放、捨斷、斷念，這樣是阿羅漢『已捨棄者』為像那樣者。

怎樣是阿羅漢『已渡過者』為像那樣者？『阿羅漢欲的暴流已渡過；有的暴流已渡過；見的暴流已渡過；無明的暴流已渡過；一切輪迴路已渡過、已出來、已越度、已穿越、已越過、已克服，他是已降下狀態者、已實踐行為者[、旅程已完成者、已到方向者]，生死輪迴，沒有他的再生。』這樣是阿羅漢『已渡過者』為像那樣者。

怎樣是阿羅漢『已解脫者』為像那樣者？阿羅漢的心已從貪脫離、解脫、善解脫；心已從瞋脫離、解脫、善解脫；心已從癡脫離、解脫、善解脫；從憤怒.....（中略）從怨恨.....從藏惡.....從專橫.....從嫉妒.....從慳吝.....從偽詐.....從狡猾.....從頑固.....從激情.....從慢.....從極慢.....從憍慢.....從放逸.....從一切污染.....從一切惡行.....從一切惱患.....從一切焦熱.....從一切熱惱.....心從一切不善造作脫離、解脫、善解脫，這樣是阿羅漢『已解脫者』為像那樣者。

怎樣是阿羅漢那個描述為像那樣者？阿羅漢『在戒上是有戒者』那個描述為像那樣者；『在信上是有信者』那個描述為像那樣者；『在活力上是有活力者』那個描述為像那樣者；『在念上是有念者』那個描述為像那樣者；『在定上是有定者』那個描述為像那樣者；『在慧上是有慧者』那個描述為像那樣者；『在明上是有三明者』那個描述為像那樣者；『在神通上是六神通者』那個描述為像那樣者，這樣是阿羅漢那個描述為像那樣者。」為像那樣已到彼岸者不退回。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不建構、不重視，諸法也不被他們領受，

婆羅門不能被戒與禁制引導，像那樣已到彼岸者不退回。」

最高的八個一組經的說明第五[已完成]。

摘記：

- 1.自貴賤他是繫結，爭辯生。
- 2.不該以八等至智/五神通智/戒與禁制建造見。
- 3.離慢：不應該導引自己為我等我勝我劣。

4.斷我執之無取著者不依止智、不入群、不回到邪見、不住著(握持法)、不誓願(panidhi-願求/志向)有非有。

12/11/2020 10:40

## 6.老經的說明

### 6.老經的說明

其次，老經的說明將說：

39.這生命確實是少的，甚至少於百年就死去，凡即使活超過，那時他也以老者死去。

「這生命確實是少的」：「『生命』為壽命、存續、生活、生存、行動、轉起(存續)、守護、生命、命根。此外，以二個因素為命是少的、僅一些的：以存續的有限命是少的，或以自然(自味)的有限命是少的。怎樣是以存續的有限命是少的？在過去心剎那上過去活，[但]現在未活、將來未活；在未來心剎那上將來活，[但]現在未活、過去未活；在現在心剎那上現在活，[但]過去未活、將來未活。

『生命與個體，全部(只有)樂與苦，  
以單一心統攝的：能剎那急速地轉起。  
凡諸天存續，八萬四千劫者，  
但祂們也不，被二個心結合活命。  
凡在這裡死亡或存續者，諸蘊被滅，  
已去者一切都是，同樣不能復原的。  
凡立即被破壞者，與凡未來被破壞者，  
[以及]在那中間被滅者，在特相上沒有不平等。  
不由未發生的而被生，他以現在活命，  
以心的被破壞世間成為死亡的，為最高利益的安立。  
它們發生如向下[流動]的，被意欲使之變化，  
它們轉起[如]不被切斷的水流，以六處為緣。  
已破壞的來到不貯藏，在未來沒有堆積的，  
且凡被生起者它們存續，如芥子在錐尖[剎那]。  
對被生起的諸法，壞滅被放置在它們的面前，  
壞散的諸法它們保持，不與之前的混合。  
沒看見地它們到來，從壞滅他們看見離去，  
如空中的閃電，它們生起與消散。』

這樣是以存續的有限命是少的。

怎樣是以自然(自味)的有限命是少的？生命為出息的依賴；生命為入息的依賴；生命為出入息的依賴；生命為[四]大種的依賴；生命為做成團狀的食物的依賴；生命為煖的依賴；生命為識的依賴：這些的根本是薄弱的；這些的宿因也是薄弱的；凡以它們為緣也是薄弱的；凡以它們為勢力也是薄弱的；這些的共同基礎(地)也是薄弱的；這些的聯繫也是薄弱的；這些的俱生也是薄弱的；凡與它們關連的也是薄弱的；這些是互相常

住薄弱的；這些是互相不住立的；這些互相破壞(遍熟)；沒有互相的庇護者，且這些也不互相使之住立；凡產生者那也沒被發現。

『無任何人因任何人消失，又這些確實是全部的壞滅，  
這些是從之前產生的，凡產生者他們也在之前已死，  
之前者與之後者，不曾互相看見。』

這樣是以自然(自味)的有限命是少的。

此外，比較四大王天天神的生命，對人，命是少的，命是微不足道的，命是僅一些的，命是剎那的，命是疾速的，命是短暫的，命是非長時間的，命是不久住的，三十三天天神.....（中略）夜摩天天神.....兜率天天神.....化樂天天神.....他化自在天天神.....比較梵天天神的生命，對人，命是少的，命是微不足道的，命是僅一些的，命是剎那的，命是疾速的，命是短暫的，命是非長時間的，命是不久住的。

這被世尊說：

『比丘們！人的這壽命是少的，必到來世，聰明人應該覺醒，應該作善的、應該修梵行。生者無不死，比丘們！凡活得長者，他有百年或更多些。』

『人的壽命是少的，善人應該輕蔑它，

應該活著如頭被燃燒，[因為]沒有死亡的不到來。[SN.4.9]

日夜流逝，生命被滅，

不免一死的人壽命被耗盡，如小河裡的水。[SN.4.10]』」為這生命確實是少的。

「甚至少於百年就死去」：「在凝滑[SN.10.1]時死沒、死亡、滅沒、被破壞；在胞時也死沒、死亡、滅沒、被破壞；在肉片時也死沒、死亡、滅沒、被破壞；在堅肉時也死沒、死亡、滅沒、被破壞；在肢節時也死沒、死亡、滅沒、被破壞；剛出生也死沒、死亡、滅沒、被破壞；在產房也死沒、死亡、滅沒、被破壞；半個月的也死沒、死亡、滅沒、被破壞；一個月的也死沒、死亡、滅沒、被破壞；二個月的也.....（中略）三個月的也.....四個月的也.....五個月的也死沒、死亡、滅沒、被破壞；六個月的也.....七個月的也.....八個月的也.....九個月的也.....十個月的也.....一年的也死沒、死亡、滅沒、被破壞.....二年的也.....三年的也.....四年的也.....五年的也.....六年的也.....七年的也.....八年的也.....九年的也.....十年的也.....二十年的也.....三十年的也.....四十年的也.....五十年的也.....六十年的也.....七十年的也.....八十年的也.....九十年的也死沒、死亡、滅沒、被破壞。」為甚至少於百年就死去。

「凡即使活超過」：「凡活超越百年後者，他活一年，或活二年，或活三年，或活四年，或活五年.....（中略）或活十年，或活二十年，或活三十年，或活四十年。」為凡即使活超過。「那時他也以老者死去」：當他是變老的、年老的、高齡的、老年人、到達衰滅的、牙齒毀壞的、已掉白髮的、禿頭的、有皺紋的、肢體被斑點侵襲的、歪斜的、彎曲的、依靠拐杖的，他以衰老而死沒、死亡、滅沒、被破壞，沒有從死脫離。

「如成熟的果實，清晨有落下的害怕，

像這樣已生的不免一死的人，常有死的害怕。

也如陶師，所作的諸陶器，

一切終究破壞，不免一死的人的生命[也]像這樣。

幼小的與大的們，凡愚者與明智者們，

一切走到死的控制，一切是死為歸宿的。

當那些被死打敗者，走到其他世間時，

父親不庇護兒子，又或親族們對親族們。

即使有看著的親族們：個個哭泣的-請你看，

仍對一個個不免一死的人，如應該被殺的牛被帶走。

世間這樣，被死與老打擊，

[因此明智者們不悲傷(憂愁)：知道世間的方式[性質-②]後。Sn.34, 581-586偈]]

為那時他也以老者死去。

因為那樣，世尊說：

「這生命確實是少的，至少於百年就死去，

凡即使活超過，那時他也以老者死去。」

40.人們在被當作自己的上憂愁，因為不存在常的所有物，這裡就存在別離，像這樣看見後不應該住於家。

「人們在被當作自己的上憂愁」：「『人們』為剎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羅、在家人、出家人、天、人。『我所執』，有二種我所執：[因]渴愛的我所執與[因]見的我所執.....（中略）這是渴愛的我所執.....（中略）這是見的我所執。被當作自己的事物疑懼被搶奪時他們悲傷，當被搶奪時他們也悲傷，當已被搶奪時他們也悲傷；被當作自己的事物疑懼變易時他們悲傷，當變易時他們也悲傷，當已變易時他們也憂愁、疲累、悲泣、搥胸地號哭，來到迷亂。」為人們在被當作自己的上憂愁。

「因為不存在常的所有物」：「有二種所有物：[因]渴愛的所有物與[因]見的所有物.....（中略）這是渴愛的所有物.....（中略）這是見的所有物。渴愛的所有物是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是滅盡法、消散法、褪去法、滅法、變易法，見的所有物也是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是滅盡法、消散法、褪去法、滅法、變易法。這被世尊說：『比丘們！你們看見過那常的、堅固的、永恆的、不變易法，將就像那樣永久地住立的所有物嗎？』『世尊！這確實不是。』『比丘們！好！比丘們！我也沒看見那常的、堅固的、永恆的、不變易法，將就像那樣永久地住立的所有物。[MN.22]]常的、堅固的、永恆的、不變易法的所有物，它們沒有、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得到。」為因為不存在常的所有物。

「這裡就存在別離」：「分離(成為種種)、別離(成為別離)、異離(成為變異)存在著、被知道著、被得到著。這被世尊說：『夠了，阿難！不要悲傷，不要悲泣，阿難！這被我就預先告知，不是嗎：就與一切所愛的、合意的分離、別離、異離。阿難！在這裡，那如何可得：「凡那個被生的、存在的、有為的、壞散之法，那個不要被破壞。」這不存在可能性。[DN.16]]從之前蘊、界、處的變易變異；之後的蘊、界、處轉起。」為這裡就存在別離。

「像這樣看見後不應該住於家」：「『像這樣』，句的接續；句的連結；句的圓滿；文字的結合；辭句的连接；這是句的次第，為『像這樣』。『像這樣在我所執上看見後、看到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為像這樣看見後。『不應該住於家』，切斷一切居家的障礙後、切斷兒妻的障礙後、切斷親族的障礙後、切斷朋友的障礙後、切斷貯藏的障礙後，剃除髮鬚、裹上袈裟衣後，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後，著手成為無所有的狀態後應該獨自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為像這樣看見後不應該住於家。

因為那樣，世尊說：

「人們在被當作自己的上憂愁，因為不存在常的所有物，

這裡就存在別離，像這樣看見後不應該住於家。」

41.那也被死捨棄：凡人認為「這是我的」，賢智者也知道這個後，信奉者不應該彎向我所執。

「那也被死捨棄」：「死」，所有眾生中，由於每一種眾生類的過世、滅亡、崩解、消失、死亡、壽終、諸蘊的崩解、屍體的捨棄，命根斷絕。「那」，色之類的、受之類的、想之類的、行之類的、識之類的。「被捨棄」，被捨棄、消失(被捨棄)、離去(被捨棄)、滅沒、被破壞。這也被說：

「就在先前諸財物捨棄不免一死的人，之後不免一死的人捨棄那些，

欲的欲求者之財物是非常恆的，因此在悲傷時我不悲傷。

月亮增加、充滿、消失，太陽移動就走入滅沒(泰國版)，

敵人的世間法已被我知道，因此在悲傷時我不悲傷。」[Jat.5.1,2,3偈]

為那也被死捨棄。「凡人認為『這是我的』」：「『凡』，色之類的、受之類的、想之類的、行之類的、識之類的。『人』為名稱、稱呼、安立、俗稱、名字、命名、稱謂、語詞、辭句、稱呼。『認為「這是我的」』，從渴愛的認為他認為；從見的認為他認為；從慢的認為他認為；從污染的認為他認為；從惡行的認為他認為；從努力(加行)的認為他認為；從果報的認為他認為。」為凡人認為「這是我的」。

「賢智者也知道這個後」：「這個在我所執上過患他知道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賢智者、明智者、賢智者、有慧者、有覺者、有智者、聰明者、有智慧者知道這個後。」為賢智者也知道這個後。

「信奉者不應該彎向我所執」：「我所執」，有二種我所執：[因]渴愛的我所執與[因]見的我所執.....（中略）這是渴愛的我所執.....（中略）這是見的我所執。「信奉者」，佛的信奉者、法的信奉者、僧團的信奉者，他把佛當做自己的，那個人緊捉住世尊。這被世尊說：「比丘們！凡那些欺瞞的、剛愎的、饒舌的、虛偽的、傲慢的、不得定的比丘，對我不是我[屬意]的比丘，比丘們！那些比丘已從這法、律離開，他們在這法、律中不來到成長、增長、成滿。比丘們！但凡那些不詭詐、不虛談、堅固、不剛愎、善得定的比丘，對我是我[屬意]的比丘，比丘們！那些比丘未從這法、律離開，他們在這法、律中來到成長、增長、成滿。」

「詭詐、剛愎、虛談、虛偽，高慢、不得定者，

他們在遍正覺者所教說的法上不增長，  
不詭詐、不虛談、堅固，不剛愎、善得定者，

他們在遍正覺者所教說的法上增長。」[AN.4.26]

「信奉者不應該彎向我所執」：「信奉者捨斷渴愛的我所執後、斷念見的我所執後，在我所執上他不應該彎向、不應該向下彎向，不會是前傾者，非朝向那個者、非那個的傾斜者、非是那個的志向者、非那個的增上者。」為信奉者不應該彎向我所執。

因為那樣，世尊說：

「那也被死捨棄，凡人認為『這是我的』，

賢智者也知道這個後，信奉者不應該彎向我所執。」

42.也如以夢會合的，醒的人沒看見， 像這樣即使所愛的人：死者、命終者看不見。

「也如以夢會合的」：「會合的、來集的、定置的、集合的。」為也如以夢會合的。「醒的人沒看見」：「如來到夢的人看見月亮、看見太陽、看見大海、看見須彌山山王、看見象、看見馬、看見馬車、看見步兵、看見軍陣、看見能令人喜樂的園林、能令人喜樂的森林.....（中略）能令人喜樂的土地.....看見能令人喜樂的蓮花池，醒者無論什麼都沒看見。」為醒的人沒看見。

「像這樣即使所愛的人」：「『像這樣』為譬喻的安排。『所愛的人』為珍愛的人：母親，或父親，或兄弟，或姊妹，或兒子，或女兒，或朋友，或同事，或親族，或有血緣者。」為像這樣即使所愛的人。

「死者、命終者看不見」：「死者被稱為死去者，命終者看不見、看不到、不獲得、找不到、不得到。」為死者、命終者看不見。

因為那樣，世尊說：

「也如以夢會合的，醒的人沒看見，

像這樣即使所愛的人：死者、命終者看不見。」

43.那些看見的及聽聞的人，該者們的這個名字被說， 僅名字被留下：對死的人能被說的。

「那些看見的及聽聞的人」：「『被見』，凡眼識所生的。『被聞』，凡耳識所生的。『那些人』，剎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羅、在家者、出家者、天、人。」為那些看見的及聽聞的人。

「該者們的這個名字被說」：「『該者們的』，剎帝利們的、婆羅門們的、毘舍們的、首陀羅們的、在家人們的、出家人們的、天神們的、人們的。『名字』為名稱、俗稱、安立、慣用語、名字、命名、稱謂、語詞、辭句、稱呼。『被說』，被稱、被說、被講述、被談說、被說明、被言說。」為該者們的這個名字被說。

「僅名字被留下」：「色之類的、受之類的、想之類的、行之類的、識之類的被捨斷、消失(被捨棄)、離去(被捨棄)、滅沒、被破壞。『能被說的』，能說、能講述、能談說、能說明、能言說。」為僅名字被留下。「對死的人能被說的」：「『對死的』，對

死去的、對已命終的。『對人』，對眾生、人類、學生婆羅門、人、個人、生命、到出生者、有情、到因陀羅者、摩奴所生者。」為對死的人能被說的。

因為那樣，世尊說：

「那些看見的及聽聞的人，該者們的這個名字被說，

僅名字被留下：對死的人能被說的。」

44.對憂愁、悲、慳吝：在我所執上貪求者們沒捨斷，因此牟尼們、安穩的看見者們，捨棄所有物後雲遊。

「對憂愁、悲、慳吝：在我所執上貪求者們沒捨斷」：「『愁』，被親族的不幸觸達，或財物的不幸(損失)觸達，或疾病的不幸觸達，或戒的不幸(喪失)觸達，或見的不幸觸達，遭遇某些不幸、接觸某些苦法者有愁、憂愁、憂愁的狀態、內部的愁、內部的遍愁、內部的燃燒、內部的遍燃燒，心的遍燃燒、憂、愁箭。『悲』，被親族的不幸觸達.....（中略）或見的不幸觸達，具備某些不幸、接觸某些苦法者有悲歎、悲、哭泣、悲泣、悲歎的狀態、悲泣的狀態、言語、無益的話、嘔嘔、泣言、涕泣、泣言的狀態。『慳吝』，有五種慳吝：[對]住處的慳吝、家的慳吝、利得的慳吝、稱讚的慳吝、法的慳吝，凡像這樣的慳吝、慳吝樣子、慳吝狀態、慳貪、吝嗇、小氣、心緊握狀態，這被稱為慳吝。此外，蘊慳吝也是慳吝；界慳吝也是慳吝；處慳吝也是慳吝之執見，這被稱為慳吝。貪求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完全貪).....（中略）貪婪、貪不善根。『我所執』，有二種我所執：[因]渴愛的我所執與[因]見的我所執.....（中略）這是渴愛的我所執.....（中略）這是見的我所執。被當作自己的事物疑懼被搶奪時他們憂愁，當被搶奪時他們也憂愁，當已被搶奪時他們也憂愁；被當作自己的事物疑懼變易時他們憂愁，當變易時他們也憂愁，當已變易時他們也憂愁。被當作自己的事物疑懼被搶奪時他們悲泣，當被搶奪時他們也悲泣，當已被搶奪時他們也悲泣；被當作自己的事物疑懼變易時他們悲泣，當變易時他們也悲泣，當已變易時他們也悲泣。被當作自己的事物他們守護、保護、遍取(把持)、珍愛(當作自己的)、慳吝，在被當作自己的事物上的憂愁他們沒捨棄，悲泣他們沒捨棄，慳吝他們沒捨棄，貪求他們沒捨棄、沒捨斷、沒驅離、沒作終結、沒使之走到不存在。」為對憂愁、悲、慳吝：在我所執上貪求者們沒捨斷。

「因此牟尼們、安穩的看見者們，捨棄所有物後雲遊」：「『因此』，『因此；那個理由；那個因；那個緣；那個因由，當看見這個在諸欲上的過患時。』為因此。『牟尼』，牟尼被稱為智，那是慧、知解.....（中略）無癡、擇法、正見，具備那個智為牟尼、到達牟尼。有三種牟尼行(完美德行)：身牟尼行、語牟尼行、意牟尼行。.....（中略）超越染著網後他是牟尼。『諸所有物』，有二種所有物：[因]渴愛的所有物與[因]見的所有物.....（中略）這是渴愛的所有物.....（中略）這是見的所有物。牟尼永遠放棄渴愛的所有物後；斷念見的所有物後；他們放棄後、捨棄後、驅離後、作終結後、使之走到不存在後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安穩的看見者們』，安穩的看見者們、救護所的看見者們、避難所的看見者們、歸依處的看見者們、無恐怖的看見者們、無死的看見者們、不死的看見者們、涅槃的看見者們。」為因此牟尼們、安穩的看見者們，捨棄所有物後雲遊。



因為那樣，世尊說：

「對憂愁、悲、慳吝：在我所執上貪求者們沒捨斷，

因此牟尼們、安穩的看見者們，捨棄所有物後雲遊。」

45.當比丘行遠離，親近著遠離的座位時，他們說對他那是適當的：凡不會使自己在住處上被看見。

「當比丘行遠離」：「行遠離者被稱為七種有學，阿羅漢是遠離者。以什麼理由行遠離者被稱為七種有學？從這裡那裡那些心遠離者、避開者、反轉者、抑制者、抑止者、防止者、守護者、保護者他們行、走動、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在眼門上心遠離者、避開者、反轉者、抑制者、抑止者、防止者、守護者、保護者他們行、走動、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中略）；在鼻門上心.....在舌門上心.....在身門上心.....在意門上心遠離者、避開者、反轉者、抑制者、抑止者、防止者、守護者、保護者他們行、走動、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如雞羽毛或筋革被投入火，它遠離(撤回)、避開(退縮)、反轉，不被伸展[AN.7.49]。同樣的，從這裡那裡那些心遠離者、避開者、反轉者、抑制者、抑止者、防止者、守護者、保護者他們行、走動、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在眼門上心.....（中略）在耳門上.....在鼻門上心.....在舌門上心.....在身門上心.....在意門上心遠離者、避開者、反轉者、抑制者、抑止者、防止者、守護者、保護者他們行、走動、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如雞羽毛或筋革被投入火，它遠離(撤回)、避開(退縮)、反轉，不被伸展。以這個理由行遠離者被稱為七種有學。『當比丘』，當善凡夫比丘，或當有學比丘。」為當比丘行遠離。

「親近著遠離的座位時」：「他們坐下處被稱為座位：床、椅子、墊子、小墊、皮墊、草座墊、樹葉座墊、稻草座墊。那個座位，不適當形色之看見被捨除、隔離、遠離；不適當聲音之聽見被捨除、隔離、遠離；不適當氣味之嗅聞.....不適當味道之嘗味.....不適當所觸之接觸.....不適當的五種欲被捨除、隔離、遠離，那個遠離座位他親近著、完全親近著、依從著、嚮向依從著、完全依從著、朝向依從著。」為親近著遠離的座位時。

「他們說對他那是適當的：凡不會使自己在住處上被看見」：「適當的」，有三種適當的：團體適當的、法適當的、不再生適當的。什麼是團體適當的？「如果眾多比丘和合的、和好的、無爭的、水乳交融的，他們住於彼此以親切的眼睛相視。」這是團體適當的。什麼是法適當的？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他們共同地躍入、變得明淨、住立、被解脫，沒有那些法的爭辯、強爭辯，這是法適當的。什麼是不再生適當的？即使眾多比丘般涅槃於無餘涅槃界，無餘涅槃界不因此而被看到不足或充滿[AN.8.19]，這是不再生適當的。「住處」，對墮地獄者有地獄住處；對畜生界者有畜生界住處；對餓鬼界者有餓鬼界住處；對人有人的世界住處；對天有天的世界住處。「他們說對他那是適當的：凡不會使自己在住處上被看見」：「對他，這是適當的；這是適合的；這是相稱的；這是能相應的；這是隨順的：凡像這樣在隱密地獄中自己的[住處]不會被看見；畜生界中自己的不會被看見；餓鬼界中自己的不

會被看見；人的世界中自己的不會被看見；天的世界中自己的不會被看見，他們這麼說、這麼講述、這麼談說、這麼說明、這麼言說。」為他們說對他那是適當的：凡不會使自己在住處上被看見。

因為那樣，世尊說：

「當比丘行遠離，親近著遠離的座位時，

他們說對他那是適當的：凡不會使自己在住處上被看見。」

46. 牟尼是在一切處不依止者：可愛的及不可愛的都不作，悲與慳吝在他，如水在葉子上不沾染。

「牟尼是在一切處不依止者」：「一切被稱為十二處：眼與色、耳與聲音、鼻與氣味、舌與味道、身與所觸、意與法。『牟尼』，牟尼被稱為智……（中略）超越染著網後他是牟尼。『不依止者』，有二種依止：渴愛的依止與見的依止……（中略）這是渴愛的依止……（中略）這是見的依止。牟尼捨斷渴愛的依止後；斷念見的依止後是眼的不依止者；耳的不依止者；鼻的不依止者；舌的不依止者；身的不依止者；意的不依止者；諸色……諸聲音……諸氣味……諸味道……諸所觸……諸法……家……團體(眾)……住所……利得……名聲……稱讚……樂……衣服……施食……住處……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欲界……色界……無色界……欲有……色有……無色有……想有……無想有……非想非非想有……一蘊有……四蘊有……五蘊有……過去……未來……現在……所見、所聞、所覺、所識……一切法的不依止者、不黏著者、不陷入者、不固著者、不把心朝向(勝解)者。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牟尼是在一切處不依止者。

「可愛的及不可愛的都不作」：「可愛的」，有二種可愛的：眾生或諸行。什麼是可愛的眾生？這裡，凡他們是對他希望有利益的、想要有益的、想要輒安穩的母親，或父親，或兄弟，或姊妹，或兒子，或女兒，或朋友，或同事，或親族，或有血緣者，這些是可愛的眾生。什麼是可愛的諸行？合意的諸色、合意的諸聲音、合意的諸氣味、合意的諸味道、合意的諸所觸，這些是可愛的諸行。「不可愛的」，有二種不可愛的：眾生或諸行。什麼是不可愛的眾生？這裡，凡他們是對他想沒有利益的、想沒有益的、想不輒安穩的、想要奪命的，這些是不可愛的眾生。什麼是不可愛的諸行？不合意的諸色、不合意的諸聲音、不合意的諸氣味、不合意的諸味道、不合意的諸所觸，這些是不可愛的諸行。「可愛的及不可愛的都不作」：「『這是我的可愛眾生；這些是合意的諸行。』不因貪而作可愛的。『這是我的不可愛眾生；這些是不合意的諸行。』不因嫌惡而作不可愛的；不使之產生、不使之生產、不使之生起、不使之生出。」為可愛的及不可愛的都不作。

「悲與慳吝在他，如水在葉子上不沾染」：「『在他』，在那個人；在漏已滅盡的阿羅漢。『悲泣』，被親族的不幸觸達，或財物的損失觸達，或疾病的損失(不幸)觸達，或戒的損失(喪失)觸達，或見的不幸觸達，具備某些不幸、接觸某些苦法者有悲歎、悲、哭泣、悲泣、悲歎的狀態、悲泣的狀態、言語、無益的話、嘟囔、泣言、涕泣、泣言的狀態。「慳吝」，有五種慳吝：[對]住處的慳吝、家的慳吝、利得的慳吝、稱讚的慳吝、法的慳吝，凡像這樣的慳吝、慳吝樣子、慳吝狀態、慳貪、吝嗇、小氣、

心緊握狀態，這被稱為慳吝。此外，蘊慳吝也是慳吝；界慳吝也是慳吝；處慳吝也是慳吝之執見，這被稱為慳吝。

『如水在葉子上不沾染』，葉子被稱為蓮葉，水(Vāri)被稱為水(udakaṃ)，如水在蓮葉上不沾染、不強沾染、不緊密沾染(不污染)，為不被沾染者、不被染著者、不被污染者。同樣的，在那個人；在漏已滅盡的阿羅漢，悲泣與慳吝不沾染、不強沾染、不緊密沾染，已不沾染、已不強沾染、已不緊密沾染。那個人；阿羅漢以[在?]那些污染不沾染、不強沾染、不緊密沾染，已不沾染、已不強沾染、已不緊密沾染。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悲泣與慳在他，如水在葉子上不沾染。

因為那樣，世尊說：

「牟尼是在一切處不依止者：可愛的及不可愛的都不作，  
悲與慳吝在他，如水在葉子上不沾染。」

47.也如水滴在蓮葉上，如水在紅蓮花上不沾染， 像這樣牟尼不強沾染，即在所見所聞或所覺上。

「也如水滴在蓮葉上」：「水滴被稱為一滴水，蓮葉(Pokkharaṃ)被稱為蓮葉(padumaṃ)，如水滴在蓮葉上不沾染、不強沾染、不緊密沾染，已不沾染、已不強沾染、已不緊密沾染。」為也如水滴在蓮葉上。「如水在紅蓮花上不沾染」：「紅蓮被稱為紅蓮花，水(Vāri)被稱為水(udakaṃ)，如水在紅蓮花上不沾染、不強沾染、不緊密沾染，已不沾染、已不強沾染、已不緊密沾染。」為如水在紅蓮花上不沾染。

「像這樣牟尼不強沾染，即在所見所聞或所覺上」：「『像這樣』為譬喻的安排。『牟尼』，牟尼被稱為智.....（中略）超越染著網後他是牟尼。『粘著』，有二種粘著：[因]渴愛的粘著與[因]見的粘著.....（中略）這是渴愛的粘著.....（中略）這是見的粘著。牟尼捨斷渴愛的粘著後，斷念見的粘著後，在所見上不沾染；在所聞上不沾染；在所覺上不沾染；在所識上不沾染、不強沾染、不緊密沾染，已不沾染、已不強沾染、已不緊密沾染。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像這樣牟尼不強沾染，即在所見所聞或所覺上。

因為那樣，世尊說：

「也如水滴在蓮葉上，如水在紅蓮花上不沾染，  
像這樣牟尼不強沾染，即在所見所聞或所覺上。」

48.因為洗淨者不以那個思量，即在所見所聞或所覺上， 不以其它的想要清淨，因為他不被染、不離染。

「因為洗淨者不以那個思量，即在所見所聞或所覺上」：「『洗淨』，洗淨被稱為慧，那是慧、知解.....（中略）無癡、擇法、正見，以什麼理由洗淨被稱為慧？以那個慧身惡行被抖落、洗淨、完全洗淨、離洗淨(洗滌)；語惡行.....（中略）意惡行被抖落、洗淨、完全洗淨、離洗淨；貪被抖落、洗淨、完全洗淨、離洗淨；瞋.....癡.....憤怒.....怨恨.....藏惡.....專橫.....嫉妒.....慳吝.....偽詐.....狡猾.....頑固.....激情.....慢.....極慢.....

憍慢.....放逸.....一切污染.....一切惡行.....一切惱患.....一切焦熱.....一切熱惱.....一切不善造作被抖落、洗淨、完全洗淨、離洗淨，也以這個理由洗淨被稱為慧。

此外，邪見被正見抖落、洗淨、完全洗淨、離洗淨；邪志被正志抖落、洗淨、完全洗淨、離洗淨；邪語被正語抖落.....邪業被正業抖落.....邪命被正命抖落.....邪精進被正精進抖落.....邪念被正念抖落.....邪定被正定抖落.....邪智被正智抖落.....邪解脫被正解脫抖落、洗淨、完全洗淨、離洗淨。

此外，一切污染、一切惡行、一切惱患、一切焦熱、一切熱惱、一切不善造作被八支聖道抖落、洗淨、完全洗淨、離洗淨，阿羅漢具有、完全具有、到達、完全到達、具足、完全具足、具備這些能洗淨的法，因此，阿羅漢是洗淨者，他是抖落貪者、抖落惡者、抖落污染者、抖落熱惱者。」為洗淨者。

「因為洗淨者不以那個思量，即在所見所聞或所覺上」：「洗淨者不思量所見，在所見上不思量，不從所見思量，不思量『所見是我的』。不思量所聞，在所聞上不思量，不從所聞思量，不思量『所聞是我的』。不思量所覺，在所覺上不思量，不從所覺思量，不思量『所覺是我的』。不思量所識，在所識上不思量，不從所識思量，不思量『所識是我的』[SN.35.30]。這被世尊說：『比丘們！「我是」，這是思量；「我是這個」，這是思量；「我將是」，這是思量；「我將不是」，這是思量；「我將是有色者」，這是思量；「我將是無色者」，這是思量；「我將是有想者」，這是思量；「我將是無想者」，這是思量；「我將是非想非非想者」，這是思量。比丘們！思量是病，思量是腫瘤，思量是箭，思量是禍害。比丘們！因此，在這裡，「我們將以無思量之心居住(生活)。」比丘們！應該被你們這麼學。』[SN.35.248]」為因為洗淨者不以那個思量，即在所見所聞或所覺上。

「不以其它的想要清淨」：「洗淨者不想要、不接受、不祈望、不熱望、不祈求以其他的：以不清淨道、以邪道跡、以非出離路、除了以諸念住外、除了以諸正勤外、除了以諸神足外、除了以諸根外、除了以諸力外、除了以諸覺支外、除了以八支聖道外有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為不以其它的想要清淨。

「因為他不被染、不離染」：「一切無知凡夫他們被染，善凡夫、包括七種有學，他們離染，阿羅漢既非被染也非離染：已離染者他以貪的滅盡成為離貪的狀態；以瞋的滅盡成為離瞋的狀態；以痴的滅盡成為離痴的狀態，他是已降下狀態者、已實踐行為者.....（中略）生老死輪迴，沒有他的再生。」為因為他不被染、不離染。

因為那樣，世尊說：

「因為洗淨者不以那個思量，即在所見所聞或所覺上，

不以其它的想要清淨，因為他不被染、不離染。」

老經之說明第六[已完成]。

摘記：

- 1.人們在「我的」上悲傷，因為不存在常的所有物+那也被死捨棄。
- 2.牟尼不依止不可可愛的，不沾染悲泣與慳吝，他非被染、非離染。

12/11/2020 11:00

## 7.低舍彌勒經的說明

### 7.低舍彌勒經的說明

其次，低舍彌勒經的說明將說：

49.[像這樣尊者低舍彌勒：]對從事淫慾者，親愛的先生！請你說惱害，聽聞你的教說後，我們將在遠離上學習。

「對從事淫慾者」：凡那個非正法、穢法(村落法)、惡穢法、粗惡、情交後用水清洗(水邊)、秘密、一對一對等至[AN.7.50]者名為淫慾法。以什麼理由被稱為淫慾法？「屬於二人貪染的、貪著的、充滿欲貪(流漏)的、纏縛的、心被遍取的、二人同樣法的。」以那個理由被稱為淫慾法。如爭吵者有二位，他們被稱為「姪者」；爭論者有二位，他們被稱為「姪者」；談論者有二位，他們被稱為「姪者」；爭辯者有二位，他們被稱為「姪者」；諍訟者有二位，他們被稱為「姪者」；論說者有二位，他們被稱為「姪者」；對談者有二位，他們被稱為「姪者」。同樣的，「屬於二人貪染的、貪著的、充滿欲貪(流漏)的、纏縛的、心被遍取的、二人同樣法的。」以那個理由被稱為淫慾法。

「對從事淫慾者」：「在淫慾法上之上軛者、強上軛者、朝向上軛者、完全朝向上軛者、實行那個者、屢屢到那個者、重那個者、傾向那個者、斜坡向那個者、傾斜向那個者、志向那個者、那個的增上者。」為對從事淫慾者。

「[像這樣尊者低舍彌勒]」：「『像這樣』，句的接續；句的連結；句的圓滿；文字的結合；辭句的连接；這是句的次第，為『像這樣』。『尊者』，這是愛語、敬語、具敬重語、具順從語，為『尊者』。『低舍』，那位上座的名字、名稱、稱呼、安立、俗稱、名字、命名、稱謂、語詞、辭句、稱呼。『彌勒』，那位上座的姓、名稱、稱呼、安立、俗稱。」為[像這樣尊者低舍彌勒]。

「親愛的先生！請你說惱害」：「『惱害』，惱害、傷害、壓迫、打擊、禍害、災禍。請你說、請你講解、請你教導、請你告知、請你建立、請你揭開、請你解析、請你闡明、請你說明。『親愛的先生』，『這是愛語、敬語、具敬重語、具順從語。』為親愛的先生。」為親愛的先生！請你說惱害。

「聽聞你的教說後」：「你的言語、語路、教說、告誡、教說聽聞後、聽到後、把握後、理解後、辨別後。」為聽聞你的教說後。

「我們將在遠離上學習」：「遠離」，有三種遠離：身遠離、心遠離、依著遠離。什麼是身遠離？這裡，比丘親近遠離(獨居)的臥坐處：林野、樹下、山岳、洞窟、山洞、墓地、森林、露地、稻草堆，以身體住於遠離，他獨自走，獨自站，獨自坐，獨自臥，獨自為了托鉢進入村落，獨自返回，獨自坐在靜處，獨自進行經行，獨自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這是身遠離。

什麼是心遠離？進入初禪者的心已從諸蓋遠離，進入第二禪者的心已從諸尋伺遠離，進入第三禪者的心已從喜遠離，進入第四禪者的心已從樂與苦遠離，進入虛空無邊

處者的心已從色想、有對想、種種想遠離，進入識無邊處者的心已從虛空無邊處想遠離，進入無所有處者的心已從識無邊處想遠離，進入非想非非想處者的心已從無所有處想遠離，須陀洹者的心已從有身見、疑、戒禁取、見煩惱潛在趨勢、疑煩惱潛在趨勢、以及與其同存續之污染遠離，一來者的心已從粗的欲貪結、嫌惡結，從粗的欲貪煩惱潛在趨勢、嫌惡煩惱潛在趨勢、以及與其同存續之污染遠離，不還者的心已從殘餘的欲貪結、嫌惡結，從殘餘的欲貪煩惱潛在趨勢、嫌惡煩惱潛在趨勢、以及與其同存續之污染遠離，阿羅漢的心已從色貪、無色貪、慢、掉舉、無明、慢煩惱潛在趨勢、有貪煩惱潛在趨勢、無明煩惱潛在趨勢、以及與其同存續之污染與外部與一切相遠離，這是心遠離。

什麼是依著遠離？依著被稱為諸污染與諸蘊及諸造作；依著遠離被稱為不死、涅槃，那是一切行的止，一切依著的斷念，渴愛的滅盡、離貪、滅、涅槃，這是依著遠離。身遠離是屬於身持續遠離、樂於離欲的；心遠離是屬於心遍純淨、到達最高淨白的；依著遠離是屬於無依著的人、來到離行的。「我們將在遠離上學習」：那位上座本是學的已學習者。此外，出於法的教導、法的教導之聽聞者而這麼說。為「我們將在遠離上學習」。

因為那樣，上座低舍彌勒說：

「[像這樣尊者低舍彌勒：]對從事淫慾者，親愛的先生！請你說惱害，聽聞你的教說後，我們將在遠離上學習。」

50.[世尊：「彌勒！」]對從事淫慾者，或甚至忘失教說，以及錯誤地行動，這在他上是非聖的。

「對從事淫慾者」：凡那個非正法、穢法(村落法)、惡穢法、粗惡、情交後用水清洗(水邊)、秘密、一對一對等至者名為淫慾法。以什麼理由被稱為淫慾法？「屬於二人貪染的、貪著的、充滿欲貪(流漏)的、纏縛的、心被遍取的、二人同樣法的。」以那個理由被稱為淫慾法。如爭吵者有二位，他們被稱為「姪者」；爭論者有二位，他們被稱為「姪者」；談論者有二位，他們被稱為「姪者」；爭辯者有二位，他們被稱為「姪者」；諍訟者有二位，他們被稱為「姪者」；論說者有二位，他們被稱為「姪者」；對談者有二位，他們被稱為「姪者」。同樣的，「屬於二人貪染的、貪著的、充滿欲貪(流漏)的、纏縛的、心被遍取的、二人同樣法的。」以那個理由被稱為淫慾法。

「對從事淫慾者」：「在淫慾法上之上軛者、強上軛者、朝向上軛者、完全朝向上軛者、實行那個者、屢屢到那個者、重那個者、傾向那個者、斜坡向那個者、傾斜向那個者、志向那個者、那個的增上者。」為對從事淫慾者。

「『彌勒』：世尊以姓稱呼那位上座。『世尊』，敬重的同義語。此外，『已破壞貪者』為世尊；『已破壞瞋者』為世尊；『已破壞癡者』為世尊；『已破壞慢者』為世尊；『已破壞見者』為世尊；『已破壞荊棘者』為世尊；『已破壞污染者』為世尊；『概分、分析、區別法寶者』為世尊；『有的結束者』為世尊；『身已修習、戒已修習、心已修習、慧已修習者』為世尊；或『世尊親近林野、荒林、邊地臥坐處：少聲音的、安靜的、離人之氛圍的、人獨住的、適合獨坐的』為世尊；或『世尊是衣服、施

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義味、法味、解脫味、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四種禪、四無量、四無色等至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住處等至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十想之修習、十遍處等至、入出息念等至、不淨等至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十如來力、四無畏、四無礙解、六神通、六覺法的有分者』為世尊。『世尊』，這個名字非母親所給(所作)的；非父親所給的；非兄弟所給的；非姊妹所給的；非朋友所給的；非親族所給的；非沙門、婆羅門所給的；非天所給的，這是佛、世尊的究竟解脫：在菩提樹下連同一切知之智的獲得與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為[世尊：「彌勒！」]。

「或甚至忘失教說」：以二種方式忘失教說：忘失學得教說、忘失行道教說。「什麼是學得教說？凡對他已學得的修多羅、祇夜、記說、伽陀、優陀那、如是語、本生、未曾有法、毘富羅，這是學得教說。他忘失、完全忘失、強忘失、完全強忘失，成為局外者。」這樣是或甚至忘失教說。

「什麼是行道教說？正確的道跡、隨順的道跡、不顛倒的道跡、如其含義的道跡、法隨法的道跡、諸戒完全、在諸根上守護門、在飲食上知適量者、專修清醒、念與正知、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這是行道教說。他忘失、完全忘失、強忘失、完全強忘失，成為局外者。」這樣也是或甚至忘失教說。

「以及錯誤地行動」：「也殺生，也拿取未被給與的、也入侵人家、也奪取(搬運)掠奪物、也作盜匪、也攔路搶劫、通姦(走入)他人的妻子、虛妄地說。」為以及錯誤地行動。

「這在他上是非聖的」：「於那個人這是非聖法、愚法、愚昧法、無智法、詭辯(不死僞亂論)法，即：邪道跡。」為這在他上是非聖的。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世尊：『彌勒！』]對從事淫慾者，或甚至忘失教說，以及錯誤地行動，這在他上是非聖的。」

51.之前獨自行後，凡從事淫慾，在世間如迷走的車乘，他們說他是下劣的凡夫。

「之前獨自行後」：以二種方式之前獨自行後：以出家之名或以群眾的捨棄義。怎樣是以出家之名之前獨自行後？切斷一切居家的障礙後、切斷兒妻的障礙後、切斷親族的障礙後、切斷朋友的障礙後、切斷貯藏的障礙後，剃除髮鬚、裹上袈裟衣後，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後，著手成為無所有的狀態後應該獨自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這樣是以出家之名之前獨自行後。

怎樣是以群眾的捨棄義之前獨自行後？成為這樣出家者的他獨自受用林野、荒林、邊地臥坐處：少聲音的、安靜的、離人之氛圍的、人獨住的、適合獨坐的；他獨自走，獨自站，獨自坐，獨自臥，獨自為了托鉢進入村落，獨自返回，獨自坐在靜處，獨自進

行經行，獨自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這樣是以群眾的捨棄義之前獨自行後。

「凡從事淫慾」：凡那個非正法.....（中略）者名為淫慾法.....以那個理由被稱為淫慾法。「凡從事淫慾」：「凡他過些時候放棄佛、法、僧團、學而後還俗，從事、彎向從事、完全從事、朝向從事淫慾法。」為凡從事淫慾。

「在世間如迷走的車乘」：「『車乘』，迷走的、無調御的、未使之作的、未被訓練的象車乘、馬車乘、牛車乘、山羊車乘、公羊車乘、駱駝車乘、驢馬車乘，它取旁道，登上不平順的殘株、岩石，破壞已登上的車乘，落入斷崖。如那迷走的、無調御的、未使之作的、未被訓練的車乘取旁道。同樣的，那位還俗者類似迷走的車乘，他取旁道(邪道)，取邪見.....（中略）取邪定。如那迷走的、無調御的、未使之作的、未被訓練的車乘登上不平順的殘株、岩石。同樣的，那位還俗者類似迷走的車乘，他登上不平順的身業，登上不平順的語業，登上不平順的意業，登上不平順的殺生，登上不平順的未被給與的拿取，登上不平順的邪淫，登上不平順的妄語，登上不平順的離間語，登上不平順的粗惡語，登上不平順的雜穢語，登上不平順的貪婪，登上不平順的惡意，登上不平順的邪見，登上不平順的諸行，登上不平順的五種欲，登上不平順的諸蓋。如那迷走的、無調御的、未使之作的、未被訓練的車乘破壞已登上的車乘。同樣的，那位還俗者類似迷走的車乘，他在地獄破壞自己(對自己破壞)，在畜牲界破壞自己，在餓鬼界破壞自己，在人的世間破壞自己，在天的世間破壞自己。如那迷走的、無調御的、未使之作的、未被訓練的車乘落入斷崖。同樣的，那位還俗者類似迷走的車乘，他落入生的斷崖，落入老的斷崖，落入病的斷崖，落入死的斷崖，落入愁悲苦憂絕望的斷崖。『在世間』，在苦界的世間、人類的世間。」為在世間如迷走的車乘。

「他們說他是下劣的凡夫」：「凡夫」，以何義為凡夫？「他們使很多污染出生。」為凡夫；「很多未被除去(殺)的身見者」為凡夫；「看很多大師臉色者」為凡夫；「未從很多一切趣處出來者」為凡夫；「他們造作很多種種造作。」為凡夫；「他們被很多種種暴流沖走。」為凡夫；「他們以很多種種折磨而熱惱。」為凡夫；「他們被很多種種熱惱遍燒盡。」為凡夫；「在很多五種欲上貪染者、貪求者、繫結者、迷昏頭者、染著者、附著者、固著者、障礙者」為凡夫；「被很多五蓋覆蓋、包住、覆障、關閉、覆藏、包覆者」為凡夫。「他們說他是下劣的凡夫」：「他們這麼說、這麼講述、這麼談說、這麼說明、這麼言說：下劣的、卑劣的、劣等的、低的、低劣意向的、微不足道的凡夫。」為他們說他是下劣的凡夫。

因為那樣，世尊說：

「之前獨自行後，凡從事淫慾，

在世間如迷走的車乘，他們說他是下劣的凡夫。」

52.凡之前的名聲與名望，他的那個或甚至被拋棄，看見這個後也應該學習，  
放捨姪欲。

「凡之前的名聲與名望，他的那個或甚至被拋棄」：「『什麼是名聲？這裡，某一類人在之前沙門狀態時是被恭敬、崇敬、尊敬、尊重者，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



需物、醫藥必需品的利得者，這是名聲。什麼是名望？這裡，某一類人在之前沙門狀態時來到名望稱讚，是賢智者、聰明者、有智慧者、多聞者、雄辯者、應辯善巧者：是「誦經者(經師)」，或「持律者(律師)」，或「說法者」，或「住林野者」，或「常乞食者」，或「穿糞掃衣者」，或「但三衣者」，或「次第乞食者」，或「食後不受食者」，或「常坐不臥者」，或「隨處住者」，或「初禪的得到者」，或「第二禪的得到者」，或「第三禪的得到者」，或「第四禪的得到者」，或「虛空無邊處等至的得到者」，或「識無邊處等至的得到者」，或「無所有處等至的得到者」，或「非想非非想處等至的得到者」，這是名望。』為凡之前的名聲與名望。

『他的那個或甚至被拋棄』：當他過些時候放棄佛、法、僧團、學而後還俗時，那個名聲與那個名望衰退、遍衰退、喪失、沒落、消失、破碎。」為凡之前的名聲與名望，他的那個或甚至被拋棄。

「看見這個後也應該學習，放捨婬欲」：「這個」，在之前沙門狀態時的名聲與名望，後來，當放棄佛、法、僧團、學而後還俗時無名聲與無名望，這是達到壞失。「看見後」，「看到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這是看見後。「應該學習」，有三學：增上戒學、增上心學、增上慧學。什麼是增上戒學？這裡，比丘是持戒者，住於被波羅提木叉的自制自制，具足正行行境，在諸微罪中看見可怕的，在諸學處上受持後學習。小戒蘊、大戒蘊為戒依止的基礎，行為的[自我]抑制，自制的入口，善法等至(達到)的上首，這是增上戒學。

什麼是增上心學？這裡，比丘就從離諸欲後，從離諸不善法後，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中略)第二禪.....第三禪.....進入後住於[不苦不樂，平靜、念遍純淨的]第四禪，這是增上心學。

什麼是增上慧學？這裡，比丘是有慧者，具備導向生起與滅沒、聖、洞察、導向苦的完全滅盡之慧，他如實知道「這是苦。」如實知道「這是苦集。」如實知道「這是苦滅。」如實知道「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如實知道：「這些是漏。」如實知道：「這是漏集。」如實知道：「這是漏滅。」如實知道：「這是導向漏滅道跡。」這是增上慧學。凡那個非正法.....(中略)者名為淫慾法.....以那個理由被稱為淫慾法。

「看見這個後也應該學習，放捨婬欲」：「對婬欲法的捨斷、平息、斷念、止息，應該學習增上戒，也應該學習增上心，也應該學習增上慧。這三學，當朝向(注意到)時應該學習；當知道時應該學習；當看見時應該學習；當省察時應該學習；當心確立(決意)時應該學習；當以信勝解時應該學習；當活力努力時應該學習；當念現起時應該學習；當心定(集中)時應該學習；當以慧了知時應該學習；當證知應該被證知的時應該學習；當遍知應該被遍知的時應該學習；當捨斷應該被捨斷的時應該學習；當修習應該被修習的時應該學習；當作證應該被作證的時應該學習[Ps.1,41.]、應該實踐、應該善實踐、受持後應該轉起。」為看見這個後也應該學習，放捨婬欲。

因為那樣，世尊說：

「凡之前的名聲與名望，他的那個或甚至被拋棄，  
看見這個後也應該學習，放捨婬欲。」

53.他被諸意向打敗，如悲慘者思慮，聽聞他人們的責備後，像那類者成為羞愧的。

「他被諸意向打敗，如悲慘者思慮」：「被欲的意向、惡意的意向、加害的意向、見的意向觸達、折磨、結合、具備、覆蓋，他思慮、強思慮、以種種思慮、從那裡扔下後思慮如悲慘者；如愚鈍者；如極愚者。如貓頭鷹在樹枝上探求老鼠而思慮、強思慮、以種種思慮、從那裡扔下後思慮，如狐狼在河岸邊探求魚而思慮、強思慮、以種種思慮、從那裡扔下後思慮，如貓在間隙、下水道、垃圾堆中探求老鼠而思慮、強思慮、以種種思慮、從那裡扔下後思慮，如被切斷載運的驢子，在間隙、下水道、垃圾堆中而思慮、強思慮、以種種思慮、從那裡扔下後思慮[MN.50]。同樣的，那位還俗者被欲的意向、惡意的意向、加害的意向、見的意向觸達、折磨、結合、具備、覆蓋，他思慮、強思慮、以種種思慮、從那裡扔下後如悲慘者思慮；如愚鈍者；如極愚者。」為他被諸意向打敗，如悲慘者思慮。

「聽聞他人們的責備後，像那類者成為羞愧的」：「『他人們的』，親教師們的，或老師(阿闍梨)們的，或等同親教師者們的，或等同老師者們的，或朋友們的，或熟人們的，或親近者們的，或同伴督促們的：『學友！凡你得到像這樣偉大的大師、在這樣被善說的法律中出家、得到像這樣聖團體後，以下劣姪欲法的因素放棄佛、法、僧團、學而後還俗，對那個不是你的獲得；對那個是你的惡獲得。在善法上確實沒有你的信，在善法上確實也沒有你的慚，在善法上確實也沒有你的愧，在善法上確實也沒有你的活力，在善法上確實也沒有你的念，在善法上確實也沒有你的慧。[AN.5.5]』『聽聞、聽到、把握、理解、辨別他們的言語、語路、教說、訓誡、教誡後成為羞愧的、被壓迫的、被撞擊的、苦惱的，成為憂戚的狀態。『像那類者』：像那類的、像那樣的、屬於那個住立的、那個種類的、類似那個的，那個他已還俗者。』為聽聞他人們的責備後，像那類者成為羞愧的。

因為那樣，世尊說：

「他被諸意向打敗，如悲慘者思慮，

聽聞他人們的責備後，像那類者成為羞愧的。」

54.又他做諸刀：被他人諸語督促，這確實會是個大洞窟：他跳入虛妄語。

「又他做諸刀：被他人諸語督促」：「『又』，句的接續；句的連結；句的圓滿；文字的結合；辭句的連接；這是句的次第，為『又』。『諸刀』，有三種刀：身刀、語刀、意刀，三種身惡行為身刀，四種語惡行為語刀，三種意惡行為意刀。『被他人諸語督促』，當被親教師，或老師，或等同親教師者，或等同老師者，或朋友，或熟人，或親近者，或同伴督促時他故意虛妄地說，他說：『大德！我是出家的喜樂者，[但]對我應該養育母親，因為那樣被還俗。』他說：『對我應該養育父親，因為那樣被還俗。』對我應該養育兄弟.....對我應該養育姊妹.....對我應該養育兒子.....對我應該養育女兒.....對我應該養育朋友.....對我應該養育同事.....對我應該養育親戚.....他說：『對我應該養育有血緣者，因為那樣被還俗。』他作語刀；他使之產生、使之生產、使之生起、使之生出。」為又他做諸刀：被他人諸語督促。

「這確實會是個大洞窟」：「這是他的大洞窟、大森林、大密叢、大險道、大險難、大彎曲、大泥地、大泥沼、大障礙、大繫縛，即：故意的妄語。」為這確實會是個大洞窟。

「他跳入虛妄語」：虛妄語被稱為妄語，這裡，某一類人到會堂，或到集會處，或到親族中，或到團體中，或到王宮中，被帶來作為被詢問的證人：「喂！來！男子！凡你知道，請你說那個。」他不知道的說：「我知道。」或者，他知道的說：「我不知道。」他沒看見的說：「我看見。」或者，他看見的說：「我沒看見。」像這樣，他為了自己，或為了他人，或為了些微物質而故意虛妄地說[AN.3.28]，這被稱為虛妄語。

或者，以三個行相為妄語：就在[說]之前[心想]：「我將說妄語。」說時[心想]：「我說妄語。」當已說時[心想]：「妄語已被我說了。」以這三種行相為妄語。或者，以四個行相為妄語：就在[說]之前[心想]：「我將說妄語。」說時[心想]：「我說妄語。」當已說時[心想]：「妄語已被我說了。」有異執(錯誤)之見，以這四種行相為妄語。或者，以五個行相.....以六個行相.....以七個行相.....以八個行相為妄語：就在[說]之前[心想]：「我將說妄語。」說時[心想]：「我說妄語。」當已說時[心想]：「妄語已被我說了。」有異執(錯誤)之見、有異執之喜歡、有異執之愛好、有異執之想、有異執之本性，以這八種行相為妄語。「他跳入虛妄語」：「他跳入、投入、潛入、進入虛妄語。」為他跳入虛妄語。

因為那樣，世尊說：

「又他做諸刀：被他人諸語督促，

這確實會是個大洞窟：他跳入虛妄語。」

55.有名的「賢智者」，決意獨自行者，但在婬欲上結合的他，如愚鈍者被拉著繞。

「有名的『賢智者』」：「這裡，某一類人在之前沙門狀態時是來到名望稱讚者：他是賢智者、聰明者、有智慧者、多聞者、雄辯者、應辯善巧者之『誦經者(經師)』，或『持律者(律師)』，或『說法者』.....（中略）或『非想非非想處等至的得到者』。這樣他是被知道者、被了知者、有名者。」為有名的「賢智者」。

「決意獨自行者」：「以二種方式為決意獨自行者：以出家之名或以群眾的捨棄義。怎樣是以出家之名為決意獨自行者？切斷一切居家的障礙後.....（中略）這樣是以出家之名為決意獨自行者。怎樣是以群眾的捨棄義為決意獨自行者？成為這樣出家者的他獨自受用林野、荒林、邊地.....（中略）這樣是以群眾的捨棄義為決意獨自行者。」為決意獨自行者。

「但在婬欲上結合的他」：凡那個非正法、穢法(村落法).....（中略）者名為淫慾法.....以那個理由被稱為淫慾法。「但在婬欲上結合的他」：「他過些時候放棄佛、法、僧團、學而後還俗，當在淫慾法上結合(上軛)、強上軛[、完全上軛]、朝向上軛、完全朝向上軛時。」為但在婬欲上結合的他。

「如愚鈍者被拉著繞」：「悲慘者如愚鈍者，如極愚者被拖拉、被拉著繞、陷入麻煩：也殺生，也拿取未被給與的、也入侵人家、也奪取(搬運)掠奪物、也作盜匪、也攔

路搶劫、通姦(走入)他人的妻子、虛妄地說，這樣他被拖拉、被拉著繞、陷入麻煩。國王捕捉他後，處(作)以種種刑罰：以鞭打，也以棒打，也以手杖打，也切斷手，也切斷腳，也切斷手與腳，也切斷耳，也切斷鼻，也切斷耳與鼻，也施加酸粥鍋刑，也施加貝禿刑，也施加羅侯口刑，也施加火鬘刑，也施加燭手刑，也施加驅行刑，也施加樹皮衣刑，也施加羚羊刑，也施加鉤肉刑，也施加錢刑，也施加鹼浴刑，也施加扭轉門門刑，也施加稻草足踏台刑，也淋熱油，也使以諸狗咬，也使活者在尖物上刺入，也以刀切斷頭，這樣他被拖拉、被拉著繞、陷入麻煩。

或者，被欲與渴愛征服，心被佔據，當遍求財物時以船躍入大海，被寒暑當前，被蛇蚊風烈日蛇的接觸折磨著，以飢渴而頻死，走到低滾坡；走到陶勾勒；走到陶葛西勒；走到黑面；走到滿城；走到偉孫額；走到偉辣玻陶；走到若哇；走到大嗎里；走到孟加拉；走到聾縛；走到金頂；走到金地；走到銅鑠；走到蘇播大葛；走到巴魯葛喝；走到蘇勒陶；走到班額羅葛；走到班額那；走到色拉嗎大額那；走到與那；走到第一與那；走到威那葛；走到木拉玻陶，走到沙漠難所險道；走到以膝行走才能通過的路；走到山羊走的路；走到羊走的路；走到用柱支撐著行走才能通過的路；走到握傘降落才能通過的路；走到砍竹叢才能通過的路；走到鳥路；走到鼠路；走到裂縫路；走到籐行路，這樣他被拖拉、被拉著繞、陷入麻煩。

當尋求時他沒找到，根於沒得到而感受苦憂，這樣他被拖拉、被拉著繞、陷入麻煩。

當尋求時他找到，根於得到的守護而感受苦憂：『我的財物是否國王既不會拿走，盜賊們也不會拿走，火也不會燃燒，水也不會流走，不可愛的繼承者們也不會拿走。』當他這樣守護、保護時，他的財物被破壞，他根於分離而感受苦憂，這樣他被拖拉、被拉著繞、陷入麻煩。」為但在姪欲上結合的他，如愚鈍者被拉著繞。

因為那樣，世尊說：

「有名的「賢智者」，決意獨自行者，

但在姪欲上結合的他，如愚鈍者被拉著繞。」

56. 知道這個過患後，牟尼在這裡在前後上，                會堅固地作獨自行，不會從事姪欲。

「知道這個過患後，牟尼在這裡在前後上」：「『這個』，之前在沙門狀態時有名聲與名望，之後當放棄佛、法、僧團、學而後還俗時無名聲與無名望，這個達到與壞失。『知道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牟尼』，牟尼被稱為智，那是慧、知解……（中略）超越染著網後他是牟尼。『在這裡』，屬於這個見；屬於這個喜歡；屬於這個愛好；在這個執取中；在這個法中；在這個律中；在這個法律中；在這個教語(教說)中；在這個梵行中；在這個大師的教誡中；在這個個體上；在這個人的世界中。」為知道這個過患後，牟尼在這裡在前後上。

「會堅固地作獨自行」：「以二種方式會堅固地作獨自行：以出家之名或以群眾的捨棄義。怎樣是以出家之名會堅固地作獨自行？切斷一切居家的障礙後、切斷妻兒的障礙後、切斷親族的障礙後、切斷朋友的障礙後、切斷貯藏的障礙後，剃除髮鬚、裹上袈

袈衣後，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後，著手成為無所有的狀態後應該獨自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這樣是以出家之名會堅固地作獨自行。

怎樣是以群眾的捨棄義會堅固地作獨自行？成為這樣出家者的他會獨自受用林野、荒林、邊地臥坐處：少聲音的、安靜的、離人之氛圍的、人獨住的、適合獨坐的；他會獨自走，會獨自站，會獨自坐，會獨自臥，會獨自為了托鉢進入村落，會獨自返回，會獨自坐在靜處，會獨自進行經行，會獨自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這樣是以群眾的捨棄義會堅固地作獨自行。」「他會作堅固地、會作牢固地獨自行，在善法上會是堅固的受持者；會是住立的受持者。」為會堅固地作獨自行。

「不會從事姪欲」：「凡那個非正法、穢法(村落法).....(中略)者名為淫慾法.....以那個理由被稱為淫慾法。淫慾法他不會親近、不會從事、不會參與、不會受用、不會實行、不會善實踐(完全實踐)、不會受持後轉起。」為不會從事姪欲。

因為那樣，世尊說：

「知道這個過患後，牟尼在這裡在前後上，  
會堅固地作獨自行，不會從事姪欲。」

57.就應該學習遠離，這是聖者們中最上的，不應該以那個認為最勝的，他確實在涅槃者面前。

「就應該學習遠離」：「遠離」，有三種遠離：身遠離、心遠離、依著遠離。什麼是身遠離？.....(中略)這是依著遠離。身遠離是屬於身持續遠離、樂於離欲的；心遠離是屬於心遍純淨、到達最高淨白的；依著遠離是屬於無依著的人、來到離行的。「他應該學習」，有三種學：增上戒學、增上心學、增上慧學.....(中略)這是增上慧學。「就應該學習遠離」：「他就應該學習、應該實踐、應該善實踐、受持後應該轉起遠離。」為就應該學習遠離。

「這是聖者們中最上的」：「諸聖者被稱為諸佛與諸佛弟子及諸辟支佛。這是屬於諸聖者第一的、最勝的、殊勝的、上首的、最上的、最頂尖的，即：遠離行。」為這是聖者們中最上的。

「不應該以那個認為最勝的」：「不應該以身遠離行作貢高、作高慢、作驕慢、作剛毅、作頑固(傲慢)，不應該因為那樣而使驕慢產生，不應該因為那樣而成為剛愎、非常僵硬、高舉頭者。」為不應該以那個認為最勝的。

「他確實在涅槃者面前」：「他在涅槃者面前、附近、近處、不遠處、靠近處。」為他確實在涅槃者面前。

因為那樣，世尊說：

「就應該學習遠離，這是聖者們中最上的，  
不應該以那個認為最勝的，他確實在涅槃者面前。」

58.對行空無的牟尼，在諸欲上是無期待者，羨慕已渡過暴流者：在諸欲上被繫結的人們。

「對行空無的牟尼」：「空無的、遠離的、分開的，以身惡行空無的、遠離的、分開的；以語惡行.....(中略)以意惡行.....以貪.....以瞋.....以癡.....以憤怒.....以怨恨.....

以藏惡.....以專橫.....以嫉妒.....以慳吝.....以偽詐.....以狡猾.....以頑固.....以激情.....以慢.....以極慢.....以憍慢.....以放逸.....以一切污染.....以一切惡行.....以一切惱患.....以一切焦熱.....以一切熱惱.....以一切不善造作空無的、遠離的、分開的。『牟尼』，牟尼被稱為智，那是慧、知解.....（中略）超越染著網後他是牟尼。『當行於』，當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於。」為對行空無的牟尼。

「在諸欲上是無期待者」：「『欲』，從攝頌有二種欲：事物之欲與污染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事物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污染之欲。在事物之欲上遍知後，在污染之欲上捨斷後、捨棄後、驅離後、作終結後、使之走到不存在後，當在欲上不期待時，成為已捨棄欲者、已排除欲者、已解脫欲者、已捨斷欲者、已斷念欲者，已離貪者、已捨棄貪者、已排除貪者、已解脫貪者、已捨斷貪者、已斷念貪者、不饑渴者、已冷卻者、已變清涼者、感受快樂者、以自己為梵已生者而住。」為在諸欲上是無期待者。

「羨慕已渡過暴流者：在諸欲上被繫結的人們」：「『人們』為眾生的同義語。人們在諸欲上成為貪染者、貪求者、繫結者、迷昏頭者、染著者、附著者、固著者、障礙者，他們想要、接受、希求、熱望、祈求欲的暴流已渡過者；有的暴流已渡過者；見的暴流已渡過者；無明的暴流已渡過者；一切輪迴路已渡過、已出來、已越度、已穿越、已越過、已克服者；已到彼岸者；已到達彼岸者，已到終極(目標)者；已到達終極者，已到終點者；已到達終點者，已到邊界(究竟)者；已到達邊界者，已到終結者；已到達終結者，已到救護所者；已到達救護所者，已到避難所者；已到達避難所者，已到歸依處者；已到達歸依處者，已到無恐怖者；已到達無恐怖者，已到無死者；已到達無死者，已到不死者；已到達不死者，已到涅槃者；已到達涅槃者。如債務人希求、羨慕無負債；如生病者希求、羨慕無病；如被腳鐐(繫縛)繫縛者希求、羨慕脫離腳鐐；如奴隸希求、羨慕脫離奴隸者；如躍入艱難路者希求、羨慕以安穩為終極之地。同樣的，人們在諸欲上成為貪染者、貪求者、繫結者、迷昏頭者、染著者、附著者、固著者、障礙者，他們想要、接受、希求、熱望、祈求欲的暴流已渡過者；有的暴流已渡過者.....（中略）已到涅槃者；已到達涅槃者。」為羨慕已渡過暴流者：在諸欲上被繫結的人們。

因為那樣，世尊說：

「對行空無的牟尼，在諸欲上是無期待者，

羨慕已渡過暴流者：在諸欲上被繫結的人們。」

低舍彌勒經的說明第七[已完成]。

摘記：

- 1.淫慾者惱害：忘失教誡、行十惡(十刀)、失譽、受責。
- 2.故意妄語會是個大洞窟。

12/11/2020 15:20

## 8.玻索勒經的說明

### 8.玻索勒經的說明

其次，玻索勒經的說明將說：

59.他們說「這裡就是純淨」，他們說在其他諸法中沒有清淨，對凡依止者在那裡說純淨者，在各自的真理中個個被固定。

「他們說『這裡就是純淨』」：「他們說、談論、談說、說明、言說：這裡就是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他們說、談論、談說、說明、言說：『世界是常恆的，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是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世界是非常恆的.....（中略）世界是有邊的.....世界是無邊的.....命即是身體.....命是一身體是另一.....死後如來存在.....死後如來不存在.....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他們說、談論、談說、說明、言說：『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是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為他們告知：「這裡就是純淨」。

「他們說在其他諸法中沒有清淨」：「除了自己大師、法的講述、團體、見、道跡、道外，他捨棄、拔起、包圍一切異論：『那位大師不是一切智者，法不被善說，[其]團體不是善行者，見不是善的，道跡不被善安立，道不是出離的，在此處沒有純淨，或清淨，或遍純淨，或脫離，或解脫，或遍脫離，在此處沒有他們變得純淨，或變得清淨，或變得遍純淨，或被脫離，或被解脫，或被遍脫離，是下劣的、卑劣的、劣等的、低的、低劣意向的、微不足道的。』他們這麼說、這麼告知、這麼談論、這麼談說、這麼說明、這麼言說。」為他們說在其他諸法中沒有清淨。

「對凡依止者在那裡說純淨者」：「『凡依止者』，凡對大師、法的講述、團體、見、道跡、道之依止、止住(斯里蘭卡版)、黏著、進入、染著、把心朝向(勝解)者。『在那裡』，在自己的見、在自己的喜歡、在自己的愛好、在自己的主張上。『當宣稱都是淨的時』，淨的之說者、美善的之說者、賢智的之說者、牢固的之說者、[有]方法的之說者、[有]理由的之說者、[有]特相的之說者、[有]根據的之說者、以自己主張為可能的之說者。」為對凡依止者在那裡說純淨者。

「在各自的真理中個個被固定」：「個個沙門、婆羅門，在各自的真理中個個被固定、被止住、被黏著、被陷入、被染著、被把心朝向，『世界是常恆的，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個個]被固定、被止住、被黏著、被陷入、被染著、被把心朝向；世界是非常恆的.....（中略）『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個個]被固定、被止住、被黏著、被陷入、被染著、被把心朝向。」為在各自的真理中個個被固定。

因為那樣，世尊說：

「他們說『這裡就是純淨』，他們說在其他諸法中沒有清淨，

對凡依止者在那裡說純淨者，在各自的真理中個個被固定。」

60.那些好論者進入群眾後，互相置敵對者為愚者，那些依止其他者說諍論：好稱讚者、善巧的說者。

「那些好論者進入群眾後」：「『那些好論者』，那些好論者、希求論者、欲求論者、重視論者、遍求論者。『潛入群眾後』，潛入、投入、深入、進入剎帝利群眾、婆羅門群眾、屋主群眾、沙門群眾後。」為那些好論者進入群眾後。

「互相置敵對者為愚者」：「『敵對者』為二個人、二個爭吵者、二個爭論者、二個論議者、二個爭辯者、二個諍訟者、二個論說者、二個交談者，他們互相置、看見、看到、注視、靜觀、觀察[敵對者]為愚者、下劣者、卑劣者、劣等者、低者、低劣意向者、微不足道者。」為互相置敵對者為愚者。

「那些依止其他者說諍論」：「[對]其他大師、法的講述、團體、見、道跡、道之依止、止住(斯里蘭卡版)、黏著、陷入、固著、把心朝向(勝解)者。諍論被稱為爭吵、爭論、爭執、爭辯、異執，或者，『諍論』，他們告知諍論、告知爭吵、告知爭論、告知爭執、告知爭辯、告知異執那個沒營養的談論；他們談論、談說、說明、言說。」為那些依止其他者說諍論。

「好稱讚者、善巧的說者」：「『好讚賞者』，好讚賞者、希求讚賞者、欲求讚賞者、重視讚賞者、遍求讚賞者之行。『善巧的說者』，善巧的之說者、賢智的之說者、牢固的之說者、[有]方法的之說者、[有]理由的之說者、[有]特相的之說者、[有]根據的之說者、以自己主張為可能的之說者。」為好稱讚者、善巧的說者。

因為那樣，世尊說：

「那些好論者進入群眾後，互相置敵對者為愚者，  
那些依止其他者說諍論：好稱讚者、善巧的說者。」

61.在群眾中被談論上軛，想要稱讚者成為害怕失敗者，然而在被破斥時成為羞愧者，以斥責他發怒-成為缺點的尋求者。

「在群眾中被談論上軛」：「在剎帝利群眾，或婆羅門群眾，或屋主群眾，或沙門群眾中他們被自己的談論上軛、強上軛、朝向上軛、完全朝向上軛、完全強上軛而談論。」為在群眾中被談論上軛。

「想要稱讚者成為害怕失敗者」：「『想要稱讚者』，讚賞、稱讚、稱譽、能被攜帶讚美的想要者、接受者、希求者、熱望者、祈求者。『成為害怕失敗者』，就在交談之前成為疑心者、害怕失敗者：『我將會成為勝利者嗎？我將會成為挫敗者嗎？我將如何作論破？我將如何作反駁(救立論)？我將如何作差別(區分)？我將如何作回應差別(細差別)？我將如何在包纏(糾纏)上作？我將如何在離纏(解開)上作？我將如何作切斷(破壞)？我將如何作綜合論？』這樣就在交談之前成為疑心者、害怕失敗者。」為想要稱讚者成為害怕失敗者。

「然而在被破斥時成為羞愧者」：凡那些審判者、群眾、群眾成員、試問者(泰國版)他們破斥：「所說離義理」他們從義理破斥；「所說離辭句」他們從辭句破斥；「所說離義理與辭句」他們從義理與辭句破斥；「那些義理被錯誤應用，那些辭句被錯誤應



用，那些義理與辭句被錯誤應用、錯植(錯置)，那些論破不成立(被做)，那些反駁作不好(惡作)，那些差別不成立，那些回應差別作不好，那些包纏不成立，那些離纏作不好，那些切斷不成立，那些綜合論作不好，是非理的談論、被惡講述的、被惡談說的、被惡說明的，被惡言說的、被惡講說的。」他們破斥。「然而在被破斥時成為羞愧者」：「然而在被破斥時成為羞愧者；成為苦惱者、被惹惱者、生病者、憂鬱者。」為然而在被破斥時成為羞愧者。

「以斥責他發怒-成為缺點的尋求者」：「『以斥責、呵責、無稱譽、非被攜帶讚美的時他發怒、排拒、頑固(反抗)，顯示憤怒、瞋恚、不滿。』為在[被]斥責時他發怒。『成為缺點的尋求者』，[敵對者之]破綻的尋求者、錯誤的尋求者、過失的尋求者、滴漏的尋求者、缺陷的尋求者。」為以斥責他發怒-成為缺點的尋求者。

因為那樣，世尊說：

「在群眾中被談論上輒，想要稱讚者成為害怕失敗者，

然而在被破斥時成為羞愧者，以斥責他發怒-成為缺點的尋求者。」

62.凡他們說他的言說是不足的：破斥的審判者們， 劣論者悲泣、悲傷，悲嘆：「他超越我。」

「凡他們說他的言說是不足的」：「凡其所說是下劣的、卑劣的、殘缺的、使之殘缺的(遺漏的)、未使之圓滿的，他們這麼說、這麼講述、這麼談說、這麼說明、這麼言說。」為凡他們說他的言說是不足的。

「破斥的審判者們」：「凡那些審判者、群眾、群眾成員、試問者(泰國版)他們破斥：『所說離義理』他們從義理破斥；『所說離辭句』他們從辭句破斥；『所說離義理與辭句』他們從義理與辭句破斥；『那些義理被錯誤應用，那些辭句被錯誤應用，那些義理與辭句被錯誤應用、錯植(錯置)，那些論破不成立(被做)，那些反駁作不好(惡作)，那些差別不成立，那些回應差別作不好，那些包纏不成立，那些離纏作不好，那些切斷不成立，那些綜合論作不好，是非理的談論、被惡講述的、被惡談說的、被惡說明的，被惡言說的、被惡講說的。』他們破斥。」為破斥的審判者們。

「劣論者悲泣、悲傷」：「『「悲泣」，「我被轉向其他的了；被思惟其他的了；被考慮其他的了；被審察其他的了，那個是大黨派、大群眾、大隨從，而[我]這群眾是不和合的，以和合群眾之因我將會更進一步破壞會談。」「凡像這樣的言語、無益的話、嘟囔、泣言、涕泣、泣言的狀態」為悲泣。「悲傷」，「他的勝利」他悲傷；「我的挫敗」他悲傷；「他的利得」他悲傷；「我的沒利得」他悲傷；「他的名聲」他悲傷；「我的無名聲」他悲傷；「他的稱讚」他悲傷；「我的斥責」他悲傷；「他的樂」他悲傷；「我的苦」他悲傷；「他是被恭敬、崇敬、尊敬、尊重者，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的利得者，我是不恭敬、崇敬、尊敬、尊重者，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的無利得者。」他憂愁、疲累、悲泣、捶胸地號哭，來到迷亂。』為[他]悲泣、悲傷。『劣論者』，劣論者、卑論者、殘缺論者、使之殘缺論者、不圓滿論者。」為劣論者悲泣、悲傷。

「悲嘆『他超越我』。」：「『他以理論之說勝過、壓倒、穿越、越過、克服我。』這樣是『他超越我。』或者，『以理論之說擊敗、壓倒、終結、壓碎我後他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這樣也是『他超越我。』悲嘆被稱為言語、無意義的話、嘟囔、一再喃喃、冗言、泣言的狀態。」為悲嘆「他超越我」。

因為那樣，世尊說：

「凡他們說他的言說是不足的：破斥的審判者們，

劣論者悲泣、悲傷，悲嘆『他超越我』。」

63.在沙門中生起的這些爭辯，在這些中有得意、沮喪，看見這個後也應該戒絕諍論，因為除了稱讚的利得外沒有其他利益。

「在沙門中發生的這些爭辯」：「『沙門』，凡任何從這裡之外走入遊行、進入遊行。在沙門中生起的、產生的、發生的、生出的、出現的這些見的爭吵、見的爭論、見的爭執、見的爭辯、見的異執。」為在沙門中發生的這些爭辯。

「在這些中有得意、沮喪」：「有勝、敗，有得到、沒得到，有名聲、沒名聲，有斥責、稱讚，有苦、樂，有喜悅、憂鬱，有滿意的、不滿意的，有親愛、嫌惡，有得意的、沮喪的，有順適、反對，以打勝有得意的心，以挫敗有沮喪的心，以得到有得意的心，以沒得到有沮喪的心，以名聲有得意的心，以沒名聲有沮喪的心，以稱讚有得意的心，以斥責有沮喪的心，以樂有得意的心，以苦有沮喪的心，以喜悅有得意的心，以憂鬱有沮喪的心，以高慢有得意的心，以卑下有沮喪的心。」為在這些中有得意、沮喪。

「看見這個後也應該戒絕諍論」：「『看見這個後』，『這個過患：在見的爭吵、見的爭論、見的爭執、見的爭辯、見的異執上看見後、看到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為看見這個後{應該戒絕諍論?}。諍論被稱為爭吵、爭論、爭執、爭辯、異執，或者，『諍論』，那個沒營養的談論他不應該作諍論、不應該作爭吵、不應該作爭論、不應該作爭執、不應該作爭辯、不應該作異執，爭吵、爭論、爭執、爭辯、異執他應該捨斷、應該驅離、應該作終結、應該使之走到不存在。應該已從爭吵、爭論、爭執、爭辯、異執分離、已戒絕、已戒除、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應該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看見這個後也應該戒絕諍論。

「因為除了稱讚的利得外沒有其他利益」：「除了稱讚的利得外沒有其他利益：自己的利益，或他人的利益，或兩者的利益，或當生的利益，或來世的利益，或明顯的利益，或甚深的利益，或隱藏的利益，或被覆藏的利益，或不了義的利益，或了義的利益，或無過失的利益，或無污染的利益，或明淨的利益，或最高的利益，它們沒有、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為因為除了稱讚的利得外沒有其他利益。

因為那樣，世尊說：

「在沙門中生起的這些爭辯，在這些中有得意、沮喪，

看見這個後也應該戒絕諍論，因為除了稱讚的利得外沒有其他利益。」

64.又或在那裡被稱讚：在群眾中宣說理論後，因為那樣他笑並且高慢：得到那個利益後成為如意者。

「又或在那裡被稱讚」：「『在那裡』，在自己的見、自己的喜歡、自己的愛好、自己的主張上被稱讚、被讚賞、被稱譽、被讚美。」為又或在那裡被稱讚。

「在群眾中宣說理論後」：「在刹帝利群眾，或在婆羅門群眾，或在屋主群眾，或在沙門群眾中宣說、講述自己的理論後；宣說、講述、強化(使堅固)、增廣、說明、解說、言說、緊捉住細理論(隨理論)後。」為在群眾中宣說理論後。

「因為那樣他笑並且高慢」：他以那個戰勝利益成為欣喜者、歡笑者、歡喜者、悅意者、完全滿意者，或者，顯露牙齒持續笑者。「因為那樣他笑並且高慢」：「他以那個戰勝利益成為貢高者、高慢者、高揚旗幟者、虛榮心者。」為因為那樣他笑並且高慢。

「得到那個利益後成為如意者」：「那個戰勝利益得到後、達成後、獲得後、擁有後、領受後。『成為如意者』，成為如意者；成為如心者；成為如意向者；成為如意識者。」為得到那個利益後成為如意者。

因為那樣，世尊說：

「又或在那裡被稱讚：在群眾中宣說理論後，

因為那樣他笑並且高慢：得到那個利益後成為如意者。」

65.凡貢高那是他的惱害地，然而這位說慢、極慢，看見這個後也不應該爭辯，因為善巧者們說不以那個有純淨。

「凡貢高那是他的惱害地」：「『凡貢高者』，『高慢者、高揚旗幟者、虛榮心者。』為『凡貢高者』。『他的惱害地』，那是他的惱害地(地基)、傷害地、壓迫地、打擊地、禍害地。」為凡貢高那是他的惱害地。

「然而這位說慢、極慢」：「那個人說慢，以及說極慢。」為然而這位說慢、極慢。

「看見這個後也不應該爭辯」：「[『看見這個後』，]『這個過患：在見的爭吵、見的爭論、見的爭執、見的爭辯、見的異執上看見後、看到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為看見這個後。『他不應該爭辯』，他不應該作爭吵、不應該作爭論、不應該作爭執、不應該作爭辯、不應該作異執，爭吵、爭論、爭執、爭辯、異執他應該捨斷、應該驅離、應該作終結、應該使之走到不存在。應該已從爭吵、爭論、爭執、爭辯、異執分離、已戒絕、已戒除、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應該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看見這個後也不應該爭辯。

「因為善巧者們說不以那個有純淨」：「『善巧者們』，凡那些蘊善巧者們、界善巧者們、處善巧者們、緣起善巧者們、念住善巧者們、正勤善巧者們、神足善巧者們、根善巧者們、力善巧者們、覺支善巧者們、道善巧者們、果善巧者們、涅槃善巧者們，那些善巧者們不說、不談論、不談說、不說明、不言說以見的爭吵、見的爭論、見的爭執、見的爭辯、見的異執而有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為因為善巧者們說不以那個有純淨。

因為那樣，世尊說：

「凡貢高那是他的惱害地，然而這位說慢、極慢，

看見這個後也不應該爭辯，因為善巧者們說不以那個有純淨。」

66.如被國王食物養育的英雄，想要敵對英雄者咆哮地來，英雄(索勒)！請你就往該處移動，[我]在以前就沒有-即-為了戰鬥。

「如被國王食物養育的英雄」：「『英雄』，英雄、勇者、英雄行為者、不膽怯者、不驚恐者、不驚慌者、不逃走者。『國王食物養育的』，被國王的食物、被國王的軟食養育的、扶養的、育成的、養大的。」為如被國王食物養育的英雄。

「想要敵對英雄者咆哮地來」：「那個吼叫(雷鳴)者、喊叫者、咆哮者來到、到達、抵達，敵對的勇士、敵對者、敵者、對手的想要者、享受者、希求者、熱望者、祈求者。」為想要敵對英雄者咆哮地來。

「英雄(索勒)！請你就往該處移動」：「請你就往惡見者移動、走去、走、前進，他是你的敵對的英雄、敵對者、敵者、對手。」為索勒(勇士)！請你就往那處衝。

「[我]在以前就沒有-即-為了戰鬥」：「以前就在菩提樹下，凡因敵對者引起的、因反對者引起的、因懷敵意者引起的、因對立者引起的污染，那些沒有、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即-為了戰鬥』，即：為了戰鬥義(利益；目的)、為了爭吵義、為了爭論義、為了爭執義、為了爭辯義、為了異執義。」為[我]在以前就沒有-即-為了戰鬥。

因為那樣，世尊說：

「如被國王食物養育的英雄，想要敵對英雄者咆哮地來，

英雄(索勒)！請你就往該處移動，[我]在以前就沒有-即-為了戰鬥。」

67.凡掌握見後他們爭辯，他們評論「這才是真實的」，請你告訴他們在辯論生起時，這裡確實沒有你的敵對者。

「凡掌握見後他們爭辯」：「凡六十二惡見中的某個惡見把持後、拿起後、把握後、執取後、執著後他們爭辯、作爭吵、作爭論、作爭執、作爭辯、作異執：『你不知這法、律，我了知這法、律；你了知這法、律什麼！你是邪行者，我是正行者；應該先說的你後說，應該後說的你先說；我的是一致的，你的是不一致的；你長時間熟練的是顛倒的；你已被論破(你的理論已被反駁)，請你去救(使脫離)理論；你已被折伏，或請你解開，如果你能夠。』」為凡掌握見後他們爭辯。

「他們評論『這才是真實的』」：「『世界是常恆的，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他們講、談論、談說、說明、言說，世界是非常恆的.....（中略）『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他們講、談論、談說、說明、言說。」為他們評論「這才是真實的」。

「請你告訴他們在辯論生起時，這裡確實沒有你的敵對者」：「請你告知那些惡見者：以辯論的辯論者、以論破的論破者、以反駁的反駁者、以差別的差別者、以回應差別的回應差別者、以包纏的包纏者、以離纏的離纏者、以切斷的切斷者、以綜合論的綜合論者，那些你的敵對的勇士、敵對者、敵者、對手。」為「請你告訴他們在辯論生起時，這裡確實沒有你的敵對者。」「就在辯論生起、產生、出生、生出、出現時，敵對行為者、反對行為者、懷敵意行為者、對立行為者會作爭吵；會作爭論；會作爭執；會

作爭辯；會作異執，那些沒有、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已被捨斷.....（中略）被智火燃燒。」為請你告訴他們在辯論生起時，這裡確實沒有你的敵對者。

因為那樣，世尊說：

「凡掌握見後他們爭辯，他們評論『這才是真實的』，  
請你告訴他們在辯論生起時，這裡確實沒有你的敵對者。」

68.但離軍團後凡他們行：不以見反對見者， 玻索勒！你會在他們中得到什麼？凡在這裡沒有被掌握為最高者。

「但不作敵對後凡他們行」：「軍團被稱為魔軍，身惡行為魔軍；語惡行為魔軍；意惡行為魔軍；貪為魔軍；瞋為魔軍；癡為魔軍；憤怒.....怨恨.....藏惡.....專橫.....嫉妒.....慳吝.....偽詐.....狡猾.....頑固.....激情.....慢.....極慢.....憍慢.....放逸.....一切污染.....一切惡行.....一切惱患.....一切焦熱.....一切熱惱.....一切不善造作為魔軍。

這被世尊說：

『諸欲是你的第一軍隊，不喜樂被稱為第二.....（中略）

不勇敢者不戰勝他，但戰勝後得到樂。』[Sn.28, 438-441偈]

當一切魔軍與一切敵對的污染被四聖道征服、打敗、破壞、瓦解、轉開臉，因為那樣被稱為離軍團後。『他們』為阿羅漢、漏已滅盡者。『他們行』，他們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為但不作敵對後凡他們行。

「不以見反對見者」：「對他們六十二惡見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他們為不以見反對、反駁、捨棄、反擊、擊退見者。」為不以見反對見者。

「玻索勒！你會在他們中得到什麼」：「你會在那些阿羅漢、漏已滅盡者[身]上得到什麼敵對的勇士、敵對者、敵者、對手？」為玻索勒！你會在他們中得到什麼？

「凡在這裡沒有被掌握為最高者」：「對那些阿羅漢、漏已滅盡者，『這是最高的、第一的、最勝的、殊勝的、上首的、最上的、最頂尖的。』被握持、被執取、被執著、被取著、被信解，他們沒有、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為凡在這裡沒有被掌握為最高者。

因為那樣，世尊說：

「但不作敵對後凡他們行，不以見反對見者，

玻索勒！你會在他們中得到什麼？凡在這裡沒有被掌握為最高者。」

69.然後你來到沉思：以意思惟諸惡見地， 與洗淨者來到一對，你確實必將不可能前進。

「然後你來到沉思」：「『然後』，句的接續；句的連結；句的圓滿；文字的結合；辭句的连接；這是句的次第，為『然後』。『來到沉思』，思索著、尋思著、思惟著：我將會成為勝利者嗎？我將會成為挫敗者嗎？我將如何作論破？我將如何作反駁(救立論)？我將如何作差別(區分)？我將如何作回應差別(細差別)？我將如何在包纏(糾纏)上作？我將如何在離纏(解開)上作？我將如何作切斷(破壞)？我將如何作綜合論？這樣思索著、尋思著、思惟著而到達、接近、達到與我一起會合。」為然後你來到沉思。

「以意思惟諸惡見地」：「『意』，凡心、意、心意、心(臟)、白的(遍淨的)、意、意處、意根、識、識蘊、對應那個意識界的。以心思惟著、考察著見：『世界是常恆的』，或『世界是非常恆的』 ..... (中略) 或『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為以意思惟諸惡見地。

「與洗淨者來到一對，你確實必將不可能前進」：「洗淨被稱為慧，那是慧、知解..... (中略) 無癡、擇法、正見，以什麼理由洗淨被稱為慧？以那個慧身惡行被抖落、洗淨、完全洗淨、離洗淨(洗滌)；語惡行..... (中略) 一切不善造作被抖落、洗淨、完全洗淨、離洗淨。此外，邪見被正見.....邪志被正志..... (中略) 邪解脫被正解脫抖落、洗淨、完全洗淨、離洗淨。此外，一切污染、一切惡行、一切惱患、一切焦熱、一切熱惱、一切不善造作被八支聖道抖落、洗淨、完全洗淨、離洗淨。世尊具有、完全具有、到達、完全到達、具足、完全具足、具備這些能洗淨的法，因此，世尊是洗淨者，他是抖落貪者、抖落惡者、抖落污染者、抖落熱惱者。」為「洗淨者」。

「與洗淨者來到一對，你確實必將不可能前進」：「遊行玻索勒不可能與洗淨者、佛、世尊一起相遇、會合、取比賽後討論、共語、進入討論，那是什麼原因？遊行玻索勒是下劣的、卑劣的、劣等的、低的、低劣意向的、微不足道的，那位世尊是第一的、最勝的、殊勝的、上首的、最上的、最頂尖的。如兔子不可能與醉大象一起相遇、會合後取比賽；如狐狼不可能與獅子、獸王一起相遇、會合後取比賽；如幼小、吸乳的小牛犢不可能與搖動駝峰的公牛一起相遇、會合後取比賽；如烏鴉不可能與威納大的子孫金翅鳥一起相遇、會合後取比賽；如旃陀羅不可能與轉輪王的國王一起相遇、會合後取比賽；如泥鬼不可能與因陀羅天王一起相遇、會合後取比賽，就這樣，遊行玻索勒不可能與洗淨者、佛、世尊一起相遇、會合、取比賽後討論、共語、進入討論，那是什麼原因？遊行玻索勒是下劣慧者、卑劣慧者、劣等慧者、低慧者、低劣意向慧者、微不足道慧者，那位世尊是大慧者、博慧者、捷慧者、速慧者、利慧者、洞察慧者、慧種類善巧者、智已發展者、已證得無礙解者、已達四無畏者、持有十力者、像牛的人、像獅子的人、賢駿人、能負擔的人、智無邊者、光輝無邊者、名聲無邊者、富裕者、大富者、富有者、引導者、調伏者、安撫者、告知者、使之審慮者、使之看見者、使之明淨者，那位世尊確實是未生起道的使生起者，未出生道的使出生者，未宣說道的宣說者、道的知者、道的熟練者、道的熟知者，大德！而且，現在弟子們住於道的跟隨者，之後為具備者。

那位世尊確實是知道者，他知道，是看見者，他看見；是眼已生者、智已生者、法已生者、梵已生者、解說者、宣說者、義理的引導者、不死的施與者、法王、如來，沒有那位世尊所不知道、未看見、未知、未作證、未以慧觸達的，過去、未來、現在關於一切法以一切行相來到佛、世尊的智門領域，凡有任何名為應該被引導推論的法都能被知道：自己的義理或他人的義理或兩者的義理，或當生的義理或來世的義理或兩者的義理，或深的義理或隱藏的義理或隱密的義理，或應該被引導推論的義理或已被引導確定的義理，或無過失的義理或無污染的義理，或明淨的義理或最高利益的義理，一切都在佛智內遍轉起。

一切身業隨佛、世尊的智轉；一切語業[隨佛、世尊的]智轉；一切意業[隨佛、世尊的]智轉，佛、世尊關於過去的智是無障礙的；[佛、世尊]關於未來的智是無障礙的；[佛、世尊]關於現在的智是無障礙的，應該被引導推論的之所及即是智之所及；智之所及即是應該被引導推論的之所及，應該被引導推論的之終極為智；智之終極為應該被引導推論的，超越應該被引導推論的後智不轉起；超越智後沒有應該被引導推論之路，這些法是住於互相限制的，如二個盒蓋被完全接觸，下面的盒蓋不越過上面的；上面的盒蓋不越過下面的，是住於互相限制的。[同樣的，]應該被引導推論的之所及即是智之所及；智之所及即是應該被引導推論的之所及，應該被引導推論的之終極為智；智之終極為應該被引導推論的，超越應該被引導推論的後智不轉起；超越智後沒有應該被引導推論之路，這些法是住於互相限制的。

佛、世尊的智在一切法上轉起，一切法為佛、世尊的轉向繫屬、希望繫屬、作意繫屬、生起心繫屬，佛、世尊的智在一切眾生上轉起，世尊知道一切眾生的意向、知道煩惱潛在趨勢、知道行為、知道勝解(志向)，了知關於少塵垢的、多塵垢的；利根的、鈍根的；善行相的、惡行相的；易受教的、難受教的；有能力無能力的眾生，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包括天-人的世代都在佛智內遍轉起。

如凡任何魚、龜乃至包括吞舟大魚在大海內遍轉起。同樣的，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包括天-人的世代都在佛智內遍轉起。如凡任何鳥乃至包括威那大子孫的金翅鳥在虛空場域內遍轉起。同樣的，凡那些與舍利弗相同慧者他們也在佛智的場域內遍轉起。佛智遍佈、超越天-人們的慧後住立。

凡那些賢智的剎帝利們、賢智的婆羅門們、賢智的屋主們、賢智的沙門們、聰敏的作異論者、犀利的破裂者想以慧的姿態行惡見，他們準備問題後來見如來，然後詢問隱藏與隱密的[義理]，那些問題被世尊以說明理由談論、回答，而已就近捨棄那些者他們變成世尊的[弟子]，那時，世尊在那裡即『以慧』輝耀。[Ps.21,第5段]」為與洗淨者來到一對，你確實必將不可能前進。

因為那樣，世尊說：

「然後你來到沉思：以意思惟諸惡見地，

與洗淨者來到一對，你確實必將不可能前進。」

玻索勒經的說明第八[已完成]。

摘記：

- 1.人們在各自的真理中個個被固定→自貴賤他→諍論。
- 2.想要稱讚者怕失敗，被破斥時羞愧，被斥責時發怒。
- 3.爭辯中有得意(慢)、沮喪，除了讚賞的利得外沒有其他利益。

12/11/2020 15:30

## 9.馬更地亞經的說明

### 9.馬更地亞經的說明

其次，馬更地亞經的說明將說：

70.看見渴愛、不樂與貪後，我在姪欲上也沒有意欲，          這個尿糞充滿的有什麼？以腳接觸那個也不會想要。

「看見渴愛、不樂與貪後，我在姪欲上也沒有意欲」：「看見、看到魔的女兒渴愛、不樂與貪後，我沒有在姪欲法上的意欲，或貪，或情愛。」為看見渴愛、不樂與貪後，我在姪欲上也沒有意欲。

「這個尿糞充滿的有什麼？以腳接觸那個也不會想要」：「這個尿充滿的、糞充滿的、痰充滿的、血充滿的、骨聚肌腱連結、血肉塗布、內皮包覆、被表皮包覆的、不只一個洞滲出滴下著的、被蟲眾居住的、種種唾沫垢穢完成的身體有什麼，不會想要以腳靠近，又從哪裡有同住，或同居？」為：這個尿糞充滿的有什麼？以腳接觸那個也不會想要。「這是非不可思議的：希求著天欲的人不會想要人間的欲，或希求著人間欲者不會想要天欲，凡你兩者都不想要、不受用、不希求、不熱望、不祈求，什麼是你的看見，你具備哪個見」他詢問？」

因為那樣，世尊說：

「看見渴愛、不樂與貪後，我在姪欲上也沒有意欲，

這個尿糞充滿的有什麼？以腳接觸那個也不會想要。」

71.如果你不想要像這樣的寶物：被許多人中之王希求的女人，          像什麼樣的惡見、戒與禁制、生命，以及生存(有)、往生你說呢？

「這非不可思議：希求著天欲的人不會想要人間的欲，或希求著人間欲者不會想要天欲，凡你兩者都不想要、不受用、不希求、不熱望、不祈求，什麼是你的看見，你具備哪個見？」他(馬更地亞)詢問。[羅馬拼音版將此段放在這裡]

[因為那樣，馬更地亞說：]「如果你不想要像這樣的寶物：被許多人中之王希求的女人，

像什麼樣的惡見、戒與禁制、生命，以及生存(有)、往生你說呢？」

72.[世尊：「馬更地亞！」]他不想「我說這個」：在諸法上選定後緊握持者，          但在諸見上看見者不拿起後，當簡別時看見自身內的寂靜。

「他不想『我說這個』」：「『我說這個』，我說這個；我說這樣；我說這麼多的；我說就這範圍；我說這個惡見：『世界是常恆的』……（中略）或『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他不想』，我不想。他不想『我說就這範圍』。」為他不想「我說這個」。

「『馬更地亞』，世尊以名字稱呼那位婆羅門。『世尊』，敬重的同義語……（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為[世尊：「馬更地亞！」]。



「在諸法上選定後緊握持者」：「『在法上』，在六十二惡見上。『選定後』，決定後、判定後、選擇後、檢擇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有限緊握、部分緊握、最上緊握、定額緊握、積聚緊握、完全積聚緊握：『這是真實、如實、真正、事實、正確、不顛倒的』被握持、被執取、被執著、被取著、被信解，他沒有、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為在諸法上選定後緊握持者。

「但在諸見上看見者不拿起後」：當看見在諸見上的過患時，我不握持、不執取、不執著見，或者，不應該握持、不應該執取、不應該執著。這樣是但在諸見上看見者不拿起後。

或者，「世界是常恆的，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這是惡見、叢林之見、荒漠之見、歪曲之見、動搖之見，有苦，有惱害，有絕望，有熱惱，不對厭、不對離貪、不對滅、不對寂靜、不對證智、不對正覺、不對涅槃轉起。當看見在諸見上的過患時，我不握持、不執取、不執著見，或者，不應該握持、不應該執取、不應該執著。這樣也是但在諸見上看見者不拿起後。

或者，「世界是非常恆的.....（中略）世界是有邊的.....世界是無邊的.....命即是身體.....命是一身體是另一.....死後如來存在.....死後如來不存在.....死後如來存在且不存在.....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這是惡見、叢林之見、荒漠之見、歪曲之見、動搖之見，有苦，有惱害，有絕望，有熱惱，不對厭、不對離貪、不對滅、不對寂靜、不對證智、不對正覺、不對涅槃轉起。當看見在諸見上的過患時，我不握持、不執取、不執著見，或者，不應該握持、不應該執取、不應該執著。這樣也是但在諸見上看見者不拿起後。

或者，「這個見這樣握持者、這樣執取者、這樣趣向者，他們必將有這樣的來世。」當看見在諸見上的過患時，我不握持、不執取、不執著見，或者，不應該握持、不應該執取、不應該執著。這樣也是但在諸見上看見者不拿起後。

或者，「這個見是地獄導向的、導向畜生界的、導向惡鬼界的。」當看見在諸見上的過患時，我不握持、不執取、不執著見，或者，不應該握持、不應該執取、不應該執著。這樣也是但在諸見上看見者不拿起後。

或者，「這個見是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是滅盡法、消散法、褪去法、滅法。」當看見在諸見上的過患時，我不握持、不執取、不執著見，或者，不應該握持、不應該執取、不應該執著。這樣也是但在諸見上看見者不拿起後。

「簡別的我看見自身內的寂靜」：「自身內的寂靜為自身內貪的寂靜；瞋的寂靜；癡的寂靜；憤怒的.....怨恨的.....藏惡的.....專橫的.....嫉妒的.....慳吝的.....偽詐的.....狡猾的.....頑固的.....激情的.....慢的.....極慢的.....憍慢的.....放逸.....一切污染的.....一切惡行的.....一切惱患的.....一切焦熱的.....一切熱惱的.....一切不善造作的寂靜、寂止、平靜下來、冷卻、止息、寂靜。『當簡別時』，當簡別時；當檢擇時；當強檢擇時；當衡量時；當判斷時；當分別時；當弄清楚時：『一切行是無常的』簡別的；檢擇的；強檢擇的；衡量的；判斷的；分別的；弄清楚的，『一切行是苦的』.....『一切法是無我』簡別

的；檢擇的；強檢擇的.....『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簡別的；檢擇的；強檢擇的；衡量的；判斷的；分別的；弄清楚的。「看見」，看見、看到、見到、貫通。」為簡別的我看見自身內的寂靜。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世尊：「馬更地亞！」]

「他不想『我說這個』：在諸法上選定後緊握持者，

但在諸見上看見者不拿起後，簡別的我看見自身內的寂靜。」

73.[像這樣馬更地亞：]凡從定見(遍計)的判斷，牟尼！你確實不拿起那些後說，凡「自身內的寂靜」這個道理，它如何被明智者宣說呢？

「凡從定見(遍計)的判斷」：「判斷被稱為六十二惡見之見的判斷。『定見(遍計)』，建造的、定見的、造作的、使共住立的見，或者，『無常的、有為的、緣所生的，是滅盡法、消散法、褪去法、滅法、變易法』也為『定見』。」為凡從定見(遍計)的判斷。

「像這樣馬更地亞」：「像這樣」，句的接續；句的連結；句的圓滿；文字的結合；辭句的連接；這是句的次第，為「像這樣」。「馬更地亞」，那位婆羅門的名字、名稱、稱呼、安立(假名)，為「[像這樣馬更地亞：]」。

「牟尼！你確實不拿起那些後說，凡『自身內的寂靜』這個道理」：「『確實-那些』為六十二惡見。『牟尼』，『牟尼那被稱為智.....（中略）超越染著網後他是牟尼。』『不拿起後』，你說：『當看見在諸見上的過患時，我不握持、不執取、不執著見。』以及你說：『自身內的寂靜。』『凡這個道理』，凡最高的道理。」為牟尼！你確實不拿起那些後說，凡「自身內的寂靜」這個道理。

「它如何被明智者宣說呢」：「『如何呢』，『疑惑之詢問、困惑之詢問、疑念之詢問、不只一個之詢問句，這樣為反問詞、疑問反語、究竟為什麼、到底為什麼呢？』為如何呢。『明智者』，明智者為賢智者、有慧者、有覺者、有智者、聰明者、有智慧者。『被宣說』，被感知、被宣說、被講解、被教導、被告知、被建立、被揭開、被解析、被闡明、被說明。」為它如何被明智者宣說呢？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像這樣馬更地亞：]「凡從定見(遍計)的判斷，牟尼！你確實不拿起那些後說，

凡『自身內的寂靜』這個道理，它如何被明智者宣說呢？」

74.[世尊：「馬更地亞！」] 非以見、非以所聞的、非以智，也不以戒與禁制說純淨，以無見的、以無所聞的、以無智的，以無戒的狀態、以無禁制的狀態-也不以那個，但放捨後、不拿起這些後，寂靜者不依止後不會熱望有。

「非以見、非以所聞的、非以智」：「以見為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他不說、不談論、不談說、不說明、不言說；以所聞的為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他不說、不談論、不談說、不說明、不言說；以見與所聞的為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他不說、不談論、不談說、不說明、不言說；以智為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他不說、不談論、不談說、不說明、不言說。」為非以見、非以所聞的、非以智。

「『馬更地亞』，世尊以名字稱呼那位婆羅門。『世尊』，敬重的同義語.....（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為[世尊：「馬更地亞！」]。

「也不以戒與禁制說純淨」：「以戒為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他不說、不談論、不談說、不說明、不言說；以禁制為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他不說、不談論、不談說、不說明、不言說；以戒與禁制為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他不說、不談論、不談說、不說明、不言說。」為也不以戒與禁制說純淨。

「以無見的、以無所聞的、以無智的，以無戒的狀態、以無禁制的狀態-也不以那個」：見應該被想要，十事為正見：「有布施，有供養，有供物，有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有這個世間，有其他世間，有母，有父，有化生眾生，在世間中有正行的、正行道的沙門婆羅門凡以證智自作證後告知這個世間與其他世間。」聽聞也應該被想要：另一邊的聲音、修多羅、祇夜、記說、伽陀、優陀那、如是語、本生、未曾有法、毘富羅。智也應該被想要：業屬自己的智、隨順真實的智、神通智、等至智。戒也應該被想要：波羅提木叉的自制。禁制也應該被想要，八頭陀支：「林野支、常乞食支、糞掃衣支、但三衣支、次第乞食支、食後不受食支、常坐[不臥]支、隨處住支。」

「以無見的、以無所聞的、以無智的，以無戒的狀態、以無禁制的狀態-也不以那個」：「不僅以正見；也不僅以聽聞；也不僅以智；也不僅以戒；也不僅以禁制自身內的寂靜被到達，也非不以這些法得到自身內的寂靜，但以這些法為資糧能得到、能到達、能觸達、能作證自身內的寂靜。」為以無見的、以無所聞的、以無智的，以無戒的狀態、以無禁制的狀態-也不以那個。

「但放捨後、不拿起這些後」：「『這些』，從對黑伴黨法的根除，捨斷能被想要；在三界善法中無等同彼的狀態能被想要。當黑伴黨法以根除捨斷而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以及在三界善法中成為無等同彼的狀態，這個情形是他不握持、不執取、不執著。或者，[這些]不應該被握持、不應該被執取、不應該被執著。」這樣是但放捨後、不拿起這些後。「當渴愛與見以及慢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這個情形也是他不握持、不執取、不執著。」這樣也是但放捨後、不拿起這些後。

「當福行與非福行以及不動行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這個情形也是他不握持、不執取、不執著。」這樣也是但放捨後、不拿起這些後。

「寂靜者不依止後不會熱望有」：「『寂靜者』，『貪的已平息狀態為寂靜者；瞋的已平息狀態為寂靜者；癡的已平息狀態為寂靜者；憤怒的.....怨恨的.....藏惡的.....專橫的.....嫉妒的.....慳吝的.....偽詐的.....狡猾的.....頑固的.....激情的.....慢的.....極慢的.....憍慢的.....放逸.....一切污染的.....一切惡行的.....一切惱患的.....一切焦熱的.....一切熱惱的.....一切不善造作的得到寂靜的、得到平息的、得到平靜下來的、得到熄滅的、得到冷卻的、得到離去的、得到止息的為寂靜者、寂止者、平靜下來者、冷卻者、止息者。』為寂靜者。」

『不依止後』，有二種依止：渴愛的依止與見的依止.....（中略）這是渴愛的依止.....（中略）這是見的依止。『捨斷渴愛的依止後；斷念見的依止後是不依止眼者；不依止耳者；不依止鼻者；不依止舌者；不依止身者；不依止意者；諸色.....諸聲音.....諸氣味.....諸味道.....諸所觸[.....諸法].....家.....團體(眾).....住所.....利得.....名聲.....稱讚.....樂.....衣服.....施食.....住處.....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欲界.....色界.....無色界.....欲有.....色有.....無色有.....想有.....無想有.....非想非非想有.....一蘊有.....四蘊有.....五蘊有.....過去.....未來.....現在.....所見、所聞、所覺、能被識知的諸法不依止後；不握持後、不執取後、不執著後。』為寂靜者不依止後。『不會熱望有』，不會熱望欲有；不會熱望色有；不會熱望無色有，他不會希求；不會祈求。」為寂靜者不依止後不會熱望有。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世尊：「馬更地亞！」]

「非以見、非以所聞的、非以智，也不以戒與禁制說純淨，

以無見的、以無所聞的、以無智的，以無戒的狀態、以無禁制的狀態-也不以那個，

但放捨後、不拿起這些後，寂靜者不依止後不會熱望有。」

75.[像這樣馬更地亞：]如果確實非以見、非以所聞的、非以智，也不以戒與禁制說純淨，以無見的、以無所聞的、以無智的，以無戒的狀態、以無禁制的狀態-也不以那個，我想就是迷惑法，一些人回到以見為純淨。

「如果確實非以見、非以所聞的、非以智」：「以見為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你不說、不談論、不談說、不說明、不言說；以所聞的為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以見與所聞的為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以智為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你不說、不談論、不談說、不說明、不言說。」為如果確實非以見、非以所聞的、非以智。

「像這樣馬更地亞」：「像這樣」，句的接續.....（中略）。「馬更地亞」，那位婆羅門的名字.....（中略），為「[像這樣馬更地亞：]」。

「也不以戒與禁制說純淨」：「以戒為純淨、清淨、遍純淨.....（中略），以禁制戒為純淨、清淨、遍純淨.....（中略），以戒與禁制為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你不說、不談論、不談說、不說明、不言說。」為也不以戒與禁制說純淨。

「也不以無見、以無所聞、以無智，以無戒的狀態、以無禁制的狀態-也不以那個」：「這麼說：『見應該被想要。』這麼說：『聽聞也應該被想要。』這麼說：『智也應該被想要。』不能一向(一貫)地允許，也不能一向地反對。」為也不以無見、以無所聞、以無智，以無戒的狀態、以無禁制的狀態-也不以那個。

「我想就是迷惑法」：「『這是你的迷惑法、愚癡法、愚昧法、無智法、詭辯法。』我這麼想；我這麼知道；我這麼了知；我這麼了別；我這麼確知；我這麼貫通。」為我想就是迷惑法。

「一些人回到以見為純淨」：「一些沙門、婆羅門回到以清淨之見為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一些沙門、婆羅門回到以『世界是常恆的，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之見為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世界是非常恆的.....（中略）一些沙門、婆羅門回到以『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之見為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為一些人回到以見為純淨。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像這樣馬更地亞：]如果確實非以見、非以所聞的、非以智，也不以戒與禁制說純淨，

以無見的、以無所聞的、以無智的，以無戒的狀態、以無禁制的狀態-也不以那個，

我想就是迷惑法，一些人回到以見為純淨。」

76.[世尊：「馬更地亞！」]然而依止見後反覆質問者，在緊握持中你來到癡蒙，但從這裡你甚至沒看見微細的想，因此你置(視)為迷惑的。

「然而依止見後反覆質問者」：「馬更地亞婆羅門依止見後質問見，依止黏著後質問黏著，依止繫縛後質問繫縛，依止障礙後質問障礙。『反覆質問著』，一再質問。」為然而依止見後反覆質問者。

「『馬更地亞』，世尊以名字稱呼那位婆羅門。『世尊』，敬重的同義語.....（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為[世尊：「馬更地亞！」]。

「在緊握持中你來到癡蒙」：「凡那個見被你握持、執取、執著、取著、信解，你就以你的見變愚癡、迷惑、癡昧；來到愚癡、來到痴蒙、來到迷亂，躍入困惑。」為在緊握持中你來到癡蒙。

「但從這裡你甚至沒看見微細的想」：「從這裡，從自身內的寂靜，或從道跡，或從法的教導，他沒得到適當的想、到達的想、徵相想、原因想、可能性(處)想，從哪裡有智？」這樣是但從這裡你甚至沒看見微細的想。或者，「他沒得到無常或隨順無常想的；苦或隨順苦想的；無我或隨順無我想的；僅想生起的或僅認知，從哪裡有智？」這樣也是但從這裡你甚至沒看見微細的想。

「因此你置(視)為迷惑的」：「『因此』，因此；那個理由；那個因；那個緣；那個因由你置、看見、看到、注視、靜觀、觀察為迷惑法、愚癡法、愚昧法、無智法、詭辯法。」因此你置(視)為迷惑的。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世尊：『馬更地亞！』]然而依止見後反覆質問者，在緊握持中你來到癡蒙，

但從這裡你甚至沒看見微細的想，因此你置(視)為迷惑的。」

77.相等的或者殊勝的或卑劣的：凡他認為-他以那個會爭論，在三種上成為不動搖者，他不想「相等的、殊勝的」。

「相等的或者殊勝的或卑劣的：凡他認為-他以那個會爭論」：「凡認為『我是同等者』或『我是優勝者』或『我是下劣者』者，以那個慢、以那個見他會與哪個人作爭

吵、作爭論、作爭執、作爭辯、作異執：『你不了知這法、律，我了知這法、律；你知了這法、律什麼！你是邪行者，我是正行者；我的是一致的，你的是不一致的：應該先說的而後說，應該後說的而先說；你所長時間熟練的是顛倒的；你的理論已被論破，去救[你的]理論；你已被折伏，請你拆解，如果你能。』」為相等的或者殊勝的或卑劣的：凡他認為-他以那個會爭論。

「在三種上成為不動搖者，他不想『相等的、殊勝的』」：「凡對他，這三種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者，他在三種上不搖動、不動搖，成為屬於不動搖的人：『我是同等者』或『我是優勝者』或『我是下劣者』。『他不心想』為『我不心想』。」為在三種上成為不動搖者，他不心想：「相等的、殊勝的。」

因為那樣，世尊說：

「相等的或者殊勝的或卑劣的：凡他認為-他以那個會爭論，

在三種上成為不動搖者，他不想『相等的、殊勝的』。」

78.那位婆羅門為何會說「真實」，或他會與誰爭論「虛妄」？ 在該者上沒有相同的還有不相同的，他會與誰連接爭議？

「那位婆羅門為何會說『真實』」：「婆羅門」，七法的已排除狀態為婆羅門.....（中略）不依止的、像這樣的能被叫做他是婆羅門。「那位婆羅門為何會說『真實』」：「婆羅門為何會說、為何會講述、為何會談說、為何會說明、為何會言說：『世界是常恆的，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世界是非常恆的.....（中略）婆羅門為何會說、為何會講述、為何會談說、為何會說明、為何會言說：『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為那位婆羅門為何會說「真實」？

「或他會與誰爭論『虛妄』」：「『我的是真實的，你的是虛妄的。』以什麼慢、以什麼見婆羅門會與哪個人作爭吵、作爭論、作爭執、作爭辯、作異執：『你不了知這法、律.....（中略）請你拆解，如果你能。』」為或他會與誰爭論「虛妄」？

「在該者上沒有相同的還有不相同的」：「『凡當.....者』，凡當人、阿羅漢、漏已滅盡者、沒有『我是同等者』之慢者、沒有『我是優勝者』之慢者、沒有『我是下劣者』之慢者、他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為在該者上沒有相同的還有不相同的。

「他會與誰連接爭議」：「他以什麼慢、以什麼見與哪個人會有能力連上爭議、會作爭吵、會作爭論、會作爭執、會作爭辯、會作異執：『你不了知這法、律.....（中略）請你拆解，如果你能。』」為他會與誰連接爭議？

因為那樣，世尊說：

「那位婆羅門為何會說『真實』，或他會與誰爭論『虛妄』？

在該者上沒有相同的還有不相同的，他會與誰連接爭議？」

79.捨斷家後無住處行者，在村落中牟尼不作諸親密交往， 從諸欲捨除者、無重視者，不爭論後會與人作談論。

那時，屋主訶梨迦尼去見尊者大迦旃延。抵達後，向尊者大迦旃延問訊後，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下的屋主訶梨迦尼對尊者大迦旃延說這個：[SN.22.3]

「大德！在這被世尊說的馬更地亞所問八群[經]中：

『捨斷家後無住處行者，在村落中牟尼不作諸親密交往，

從諸欲捨除者、無重視者，不爭論後會與人作談論。』

大德！對這個被世尊簡要地說的義理，應該怎樣被詳細地看見？」

「屋主！色界是識的家，還有，識有色界貪的繫縛，被稱為『[有]家的行者』；屋主！受界是識的家，還有，識有受界貪的繫縛，被稱為『家的行者』；屋主！想界是識的家，還有，識有想界貪的繫縛，被稱為『家的行者』；屋主！行界是識的家，還有，識有行界貪的繫縛，被稱為『家的行者』，屋主！這樣是家的行者。

屋主！而怎樣是無家的行者？屋主！在色界上凡意欲，凡貪，凡歡喜，凡渴愛，凡攀住，凡執取，凡心的依處，凡執持，凡煩惱潛在趨勢：這些被如來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因此，如來被稱為『無家的行者』。屋主！在受界上.....屋主！在想界上.....屋主！在行界上.....屋主！在識界上凡意欲，凡貪，凡歡喜，凡渴愛，凡攀住，凡執取，凡心的依處，凡執持，凡煩惱潛在趨勢：這些被如來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因此，如來被稱為『無家的行者』。屋主！這樣是無家的行者。

屋主！而怎樣是[有]住處的行者？屋主！從色相住處的擴散與繫縛，被稱為『住處的行者』；聲音相.....（中略）氣味相.....味道相.....所觸相.....從法相住處的擴散與繫縛，被稱為『住處的行者』，屋主！這樣是住處的行者。

屋主！而怎樣是無住處行者？屋主！從色相住處的擴散與繫縛被如來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因此，如來被稱為『無住處行者』；聲音相.....氣味相.....味道相.....所觸相.....屋主！從法相住處的擴散與繫縛被如來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因此，如來被稱為『無住處行者』。屋主！這樣是無住處行者。

屋主！而怎樣是在村落中生起親密交往者？屋主！這裡，某類比丘住於被諸在家人交際，同歡、同愁：在諸樂者中成為樂者(在他們樂時成為樂者)，在諸苦者中成為苦者，以自己在{你們}[他們]生起的應該被作的諸義務中來到結合，屋主！這樣是在村落中生起親密交往者。

屋主！而怎樣是在村落中不生起親密交往者？屋主！這裡，某類比丘住於不被諸在家人交際，不同歡、不同愁：不在諸樂者中成為樂者，不在諸苦者中成為苦者，不以自己在{你們}[他們]生起的應該被作的諸義務中來到結合，屋主！這樣是在村落中不生起親密交往者。

屋主！而怎樣是未從諸欲捨除者？屋主！這裡，某類比丘在諸欲上是未離貪者、未離意欲者、未離情愛者、未離渴望者、未離熱惱者、未離渴愛者，屋主！這樣是未從諸欲捨除者。

屋主！而怎樣是從諸欲捨除者？屋主！這裡，某類比丘在諸欲上是離貪者、離意欲者、離情愛者、離渴望者、離熱惱者、離渴愛者，屋主！這樣是從諸欲捨除者。

屋主！而怎樣是重視者？屋主！這裡，某類比丘這麼想：『我未來時會有這樣的色』他在那裡找尋歡喜[MN.132]；會有這樣的受.....會有這樣的想.....會有這樣的行.....『未來時會有這樣的識。』他在那裡找尋歡喜。屋主！這樣是期盼者。

屋主！而怎樣是無重視者？屋主！這裡，某類比丘這麼想：『未來時會有這樣的色未來時會有這樣的色。』他不在那裡找尋歡喜；會有這樣的受.....會有這樣的想.....會有這樣的行.....『未來時會有這樣的識。』他不在那裡找尋歡喜。屋主！這樣是不期盼者。

屋主！而怎樣是與人作爭論的談論者？屋主！這裡，某人是作這樣的談論者：『你不了知這法、律，我了知這法、律；你了知這法、律什麼！你是邪行者，我是正行者；應該先說的你後說，應該後說的你先說；我的是一致的，你的是不一致的；你長時間熟練的是顛倒的；你已被論破(你的理論已被反駁)，請你去救(使脫離)理論；你已被折伏，或請你解開，如果你能夠。』屋主！這樣是與人作爭論的談論者。

屋主！而怎樣是不爭論後會與人作談論？屋主！這裡，比丘不是作這樣的談論者：『你不了知這法、律.....（中略）或請你解開，如果你能夠。』屋主！這樣是不爭論後會與人作談論。屋主！像這樣，凡這被世尊在馬更地亞所問八群[經]中說：

『捨斷家後無住處行者，在村落中牟尼不作諸親密交往，

從諸欲捨除者、無重視者，不爭論後會與人作談論。』

屋主！對這個被世尊簡要地說的義理，應該這樣被詳細地看見。」

因為那樣，世尊說：

「捨斷家後成為無住處行者，在村落中牟尼不作諸親密交往，

從諸欲捨除者、無重視者，不爭論後會與人作談論。」

80.從那些遠離者會在世間中走動，不拿起那些後龍象會說，          如水生的荊棘水蓮，不被水與泥污染，          像這樣牟尼是寂靜論者、不貪求者，在欲與世間中不被污染。

「從那些遠離者會在世間中走動」：「『從那些』，從那些惡見。『遠離者』，以身惡行已空無者、已遠離者、已分開者；以語惡行.....以意惡行.....以貪.....（中略）以一切不善造作已空無者、已遠離者、已分開者。『能行』，能行、能住、能行動、能轉起、能守護、能使存續、能使生存。『世間中』，人類的世間中。」為從那些遠離者會在世間中走動。

「不拿起那些後龍象會說」：「龍象」，「不作罪行」為龍象；「不去」為龍象；「不來」為龍象。怎樣是「不作罪行」為龍象？罪行被稱為污染的、再有的、有恐懼的、苦果報的、未來會生老死的諸惡不善法。

[世尊：「色逼亞！」]

「在世間中不作任何罪行，捨離一切結縛、繫縛後，

解脫者在一切處不被黏著，像這樣者以那樣的狀態被說為龍象。」[Sn.32, 527偈]

這樣是「不作罪行」為龍象。



怎樣是「不去」為龍象？不去意欲的非去處；不去瞋的非去處；不去癡的非去處；不去恐怖的非去處；不因貪而去；不因瞋而去；不因癡而去；不因慢而去；不因見而去；不因掉舉而去；不因疑而去；不因煩惱潛在趨勢而去；不被爭吵(不和合)法載走、帶走、運載、搬運。這樣是「不去」為龍象。

怎樣是「不來」為龍象？凡被須陀洹道捨斷的污染，那些污染他不再經驗、不退回、不回去；被一來道.....被不還道.....凡被阿羅漢道捨斷的污染，那些污染他不再經驗、不退回、不回去。這樣是「不來」為龍象。

「不拿起那些後龍象會說」：「龍象不會把持、把握、握持、執取、執著那些惡見後說、談論、談說、說明、言說；[不會把持、把握、握持、執取、執著]『世界是常恆的.....（中略）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後說、談論、談說、說明、言說。」為不拿起那些後龍象會說。

「如水生的荊棘水蓮，不被水與泥污染」：「Elaṃ被稱為水；ambujam(水生的)被稱為蓮花；荊棘被稱為粗莖的；vāri被稱為水；vārijam(水生的)被稱為蓮花、水生成；jalam被稱為水；pañko(泥)被稱為泥。如水生的、水生成之蓮花，它以水與泥不沾染、不強沾染、不緊密沾染(不污染)，已不沾染、已不完全沾染、已不緊密沾染。」為如水生的荊棘水蓮，不被水與泥污染。

「像這樣牟尼是寂靜論者、不貪求者，在欲與世間中不被污染」：「『像這樣』為譬喻的安排。『牟尼』，牟尼被稱為智.....（中略）超越染著網後他是牟尼。『寂靜論者』，『牟尼是寂靜論者、救護所論者、避難所論者、歸依處論者、無恐怖論者、無死論者、不死論者、涅槃論者。』為像這樣牟尼是寂靜論者。『不貪求者』，『貪求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完全貪).....（中略）貪婪、貪不善根。凡對他，這貪求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者，他被稱為無貪求者，他在色上是不貪求者；在聲音上.....在氣味上.....在味道上.....在所觸上.....在家上.....在團體(眾)上.....在住所上.....在利得上.....在名聲上.....在稱讚上.....在樂上.....在衣服上.....在團食上.....在住處上.....在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上.....在欲界上.....在色界上.....在無色界上.....在欲有上.....在色有上.....在無色有上.....在想有上.....在無想有上.....在非想非非想有上.....在一蘊有上.....在四蘊有上.....在五蘊有上.....在過去上.....在未來上.....在現在上.....在所見、所聞、所覺、能被識知的諸法是不貪求者、不被繫縛者、不被迷戀者、無罪過者、已離貪求者、已無貪求者、已捨棄貪求者、已排除貪求者、已解脫貪求者、已捨斷貪求者、已斷念貪求者、已離貪者、已無貪者、已捨棄貪者、已排除貪者、已解脫貪者、已捨斷貪者、已斷念貪者、不饑渴者、已冷卻者、已變清涼者、感受快樂者、以自己為梵已生者而住。』為像這樣牟尼是寂靜論者、不貪求者。

『在欲與世間中不被污染』，『欲』，從攝頌有二種欲：事物之欲與污染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事物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污染之欲。『世間中』：在苦界的世間中、在人類的世間中、在天的世間中、在蘊的世間中、在界的世間中、在處的世間中。『粘著』，有二種粘著：[因]渴愛的粘著與[因]見的粘著.....（中略）這是渴愛的粘著.....（中略）這是見的粘著。牟尼捨斷渴愛的粘著後，斷念見的粘著後，在所

見上不沾染；在欲與世間中不沾染、不強沾染、不緊密沾染，已不沾染、已不強沾染、已不緊密沾染。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像這樣牟尼是寂靜論者、不貪求者，在欲與世間中不被污染。

因為那樣，世尊說：

「從那些遠離者會在世間中走動，不拿起那些後龍象會說，

如水生的荊棘水蓮，不被水與泥污染，

像這樣牟尼是寂靜論者、不貪求者，在欲與世間中不被污染。」

81.通曉吠陀者不{是乘見者}[以見]不以所覺，他來到慢-因為他是不等同彼者，不以業也不以所聞能被引導，在諸住處(住著)上他不被引導。

「通曉吠陀者不{是乘見者}[以見]不以所覺」：「『不』為否定。『通曉吠陀者』，吠陀被稱為在四道上的智、慧、慧根、慧力、擇法覺支、考察、毘婆舍那、正見，以那些吠陀有生老死的已到終極(目標)者；已到達終極者，已到達終點者；已到達終點者，已到達邊界(究竟)者；已到達邊界者，已到達終結者；已到達終結者，已到達救護所者；已到達救護所者，已到達避難所者；已到達避難所者，已到達歸依處者；已到達歸依處者，已到達無恐怖者；已到達無恐怖者，已到達無死者；已到達無死者，已到達不死者；已到達不死者，已到達涅槃者；已到達涅槃者，或『已到達吠陀的終極者』為通曉吠陀者，或『以吠陀已到終極者』為通曉吠陀者，或七法的已知道狀態為通曉吠陀者：有身見被知道、疑被知道、戒禁取被知道、貪被知道、瞋被知道、癡被知道、慢被知道，他的污染的、再有的、有恐懼的、苦果報的、未來會生老死的諸惡不善法被知道。

[世尊：『色逼亞！』]

『簡別全部的吠陀後：凡在這裡沙門婆羅門們有，

在一切感受上離貪，超越一切吠陀後他是通曉吠陀者。』[Sn.32, 534偈]

『不以見』，『對他，六十二惡見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他不以見行去、帶走、運載、搬運，也不退回、不回到那個惡見為核心。』為通曉吠陀者不以見。『不以所覺』，以所覺的形色，或以其它聲音，或以公眾許可，他不來到慢，不到達、不抵達、不握持、不執取、不執著。」為通曉吠陀者不以見不以所覺。

「他來到慢-因為他是不等同彼者」：「不因渴愛、因見而成為等同彼の、彼是最高的、彼是到彼岸的。渴愛與見以及慢對他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這個情形是不等同彼者、非彼是最高的、非彼是到彼岸的。」為他來到慢-因為他是不等同彼者。

「不以業也不以所聞能被引導」：「『不以業』，『以福業或非福業或不動業不行去、不被帶走、不被運載、不被運送。』為不以業。『也不被所聞引導』，以清淨所聞，或以其它聲音，或以公眾許可不行去、不被帶走、不被運載、不被運送。」為不以業也不以所聞能被引導。

「在諸住處(住著)上他不被引導」：「『牽引』：有二種牽引：渴愛的牽引與見的牽引.....（中略）這是渴愛的牽引.....（中略）這是見的牽引。對他渴愛的牽引已被捨斷、

見的牽引已被斷念，以渴愛的牽引之已被捨斷的狀態、見的牽引之已被斷念的狀態，在住處上不被隨導引、不被污染、不被接近、不被染著、不把心朝向。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在諸住處(住著)上他不被引導。

因為那樣，世尊說：

「通曉吠陀者不{是乘見者}[以見]不以所覺，他來到慢-因為他是不等同彼者，不以業也不以所聞能被引導，在諸住處(住著)上他不被引導。」

82.想之離染者沒有諸繫縛，慧解脫者沒有諸愚癡，凡握持想與見，他們在世間中擦撞地行。

「想之離染者沒有諸繫縛」：「凡奢摩他為先導的聖道修習者，其包括最初的繫結已被鎮伏，在到達阿羅漢狀態時，對阿羅漢，繫結、癡、諸蓋、欲想、惡意想、加害想、見想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為想之離染者沒有諸繫縛。

「慧解脫者沒有諸愚癡」：「凡毘婆舍那為先導的聖道修習者，其包括最初的癡已被鎮伏，在到達阿羅漢狀態時，對阿羅漢，癡、繫結、諸蓋、欲想、惡意想、加害想、見想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為慧解脫者沒有諸愚癡。

「凡握持想與見，他們在世間中擦撞地行」：「凡握持諸想者：欲想、惡意想、加害想，他們以想擦撞、摩擦：國王們與國王們諍論，剎帝利們也與剎帝利們諍論，婆羅門們也與婆羅門們諍論，屋主們與屋主們諍論，母親與兒子諍論，兒子與母親諍論，父親與兒子諍論，兒子與父親諍論，兄弟與兄弟諍論，姊妹與姊妹諍論，兄弟與姊妹諍論，姊妹與兄弟諍論，朋友與朋友諍論。在他們爭吵、爭執、爭辯時，以拳頭、土塊、棍棒、刀劍互相攻擊，在那裡，他們遭受死亡，或死亡程度的苦[MN.13]。凡握持見者：『世界是常恆的』.....（中略）或『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他們以見擦撞、摩擦：從大師對大師擦撞，從法的講述者對法的講述者擦撞，從團體對團體擦撞，從見對見擦撞，從道跡對道跡擦撞，從道對道擦撞。

或者，他們諍論、作爭吵、作爭論、作爭執、作爭辯、作異執：『你不了知這法、律，我了知這法、律.....（中略）請你拆解，如果你能。』他們的行作未被捨斷，諸行作的未被捨斷的狀態他們在趣處上擦撞：在地獄中他們擦撞，在畜生界中他們擦撞，在餓鬼界中他們擦撞，在人的世間中他們擦撞，在天的世間中他們擦撞，趣處與趣處.....往生往生.....結生與結生.....有與有.....輪迴與輪迴.....流轉與流轉他們擦撞、摩擦、說、走動、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在世間』，在苦界的世間.....（中略）處的世間。」為凡握持想與見，他們在世間中擦撞地行。

因為那樣，世尊說：

「想之離染者沒有諸繫縛，慧解脫者沒有諸愚癡，凡握持想與見，他們在世間中擦撞地行。」

馬更地亞經的說明第九[已完成]。

摘記：

1.非以見/所聞/智/戒與禁制，也不以無見/所聞/智/戒與禁制的狀態為清淨，但放棄、不拿起這些(黑伴黨法/愛見慢/福行非福行不動行)後，寂靜者不依止(愛/見)後不會熱望有。

2.沒有我等/我勝/我劣者，他會與誰連接爭議？凡握持想與見，他們在世間中擦撞地行。

3.有家之行者：色受想行界是識的家，識被色受想行界貪繫縛者。

4.親密交往：與之同歡、同愁。

12/11/2020 16:37

## 10.在崩解前經的說明

### 10.在崩解前經的說明

其次，在崩解前經的說明將說：

83.怎樣的看見者怎樣的戒，被稱為「寂靜者」？ 喬答摩！請你為我講述那個，被詢問的最上人。

「怎樣的看見者怎樣的戒，被稱為『寂靜者』」：「『怎樣的看見者』，『具備什麼樣子的、什麼樣樹立的、什麼樣種類的、什麼樣對比的看見。』為怎樣的看見者。『怎樣的戒』，『具備什麼樣子的、什麼樣樹立的、什麼樣種類的、什麼樣對比的戒。』為怎樣的看見者怎樣的戒。『被稱為「寂靜者」』，『被稱、被說、被講述、被談說、被說明、被言說為寂靜者、寂止者、平靜下來者、冷卻者、止息者。』『怎樣的看見者』為詢問增上慧；『怎樣的戒』為詢問增上戒；『寂靜者』為詢問增上心。」為怎樣的看見者怎樣的戒，被稱為「寂靜者」？

「喬答摩！請你為我講述那個」：「『那個』，凡我詢問的；凡我乞求的；凡我請求的；凡使我明淨的。『喬答摩』，那位化人以姓稱呼佛、世尊。『請你講述』，請你講述、請你講解、請你教導、請你告知、請你建立、請你揭開、請你解析、請你闡明、請你說明。」為喬答摩！請你為我講述那個。

「被詢問的最上人」：「『被詢問的』，被質問的；被詢問的；被要求的；被請求的；使之被明淨的。『最上人』，第一的、最勝的、殊勝的、上首的、最上的、最頂尖的人。」為被詢問的最上人。

因為那樣，化人說：

「怎樣的看見者怎樣的戒，被稱為『寂靜者』？

喬答摩！請你為我講述那個，被詢問的最上人。」

84.[像這樣世尊：]在崩解前離渴愛者，不依止前際者， 在中間無應該被計入者，他沒有重視的。

「在崩解前離渴愛者」：「在身體崩解前；在自體崩解前；在屍體被捨棄前；在命根斷絕前為已離渴愛的、已無渴愛的、已捨棄渴愛的、已排除渴愛的、已解脫渴愛的、已捨斷渴愛的、已斷念渴愛的、已離貪的、已無貪的、已捨棄貪的、已排除貪的、已解脫貪的、已捨斷貪的、已斷念貪的、不饑渴的、已冷卻的、已變清涼的、感受快樂的、以自己為梵已生者而住。

『世尊』，敬重的同義語。此外，『已破壞貪者』為世尊；『已破壞瞋者』為世尊；『已破壞癡者』為世尊；『已破壞慢者』為世尊；『已破壞見者』為世尊；『已破壞荊棘者』為世尊；『已破壞污染者』為世尊；『概分、分析、區別法寶者』為世尊；『有的結束者』為世尊；『身已修習、戒已修習、心已修習、慧已修習者』為世尊；或『世尊親近林野、荒林、邊地臥坐處：少聲音的、安靜的、離人之氛圍的、人獨

住的、適合獨坐的』為世尊；或『世尊是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義味、法味、解脫味、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四種禪、四無量、四無色等至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住處等至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十慧[十想?]之修習、十遍處等至、入出息念等至、不淨等至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十如來力、四無畏、四無礙解、六神通、六覺法的有分者』為世尊。『世尊』，這個名字非母親所給(所作)的；非父親所給的；非兄弟所給的；非姊妹所給的；非朋友所給的；非親族所給的；非沙門、婆羅門所給的；非天所給的，這是佛、世尊的究竟解脫：在菩提樹下連同一切知之智的獲得與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為[像這樣世尊：]在崩解前離渴愛者。

「不依止前際者」：前際被稱為過去世，關於過去世的渴愛已被捨斷，見已被斷念，以渴愛已被捨斷的狀態，見已被斷念的狀態，這樣是不依止前際者。另外，「我過去世有這樣的色」在那裡不找尋歡喜[MN.132]；我過去世有這樣的受.....我過去世有這樣的想.....我過去世有這樣的行.....「我過去世有這樣的識」在那裡不找尋(引導)歡喜，這樣也是不依止前際者。另外，「我的眼過去世時是像那樣的，色是像那樣的。」在那裡，識不被欲貪束縛；當識不被欲貪束縛時，則不歡喜它；當不歡喜它時，這樣也是不依止前際者。「我的耳過去世時是像那樣的，聲音是像那樣的。」.....(中略)「我的鼻過去世時是像那樣的，氣味是像那樣的。」.....「我的舌過去世時是像那樣的，味道是像那樣的。」.....「我的身過去世時是像那樣的，所觸是像那樣的。」.....「我的意過去世時是像那樣的，法是像那樣的。」在那裡，識不被欲貪束縛；當識不被欲貪束縛時，則不歡喜它；當不歡喜它時[MN.133]，這樣也是不依止前際者。或者，凡以前與婦女一起戲笑、說話、嬉戲的，他不樂味它、不欲求它，且不因它而來到幸福[AN.7.50]，這樣也是不依止前際者。

「在中間無應該被計入者」：「中間被稱為現在時，關於現在時的渴愛已被捨斷，見已被斷念，以渴愛已被捨斷的狀態，見已被斷念的狀態，不應該被計入為『染者』，不應該被計入為『惡心者』，不應該被計入為『愚昧者』，不應該被計入為『被繫縛者』，不應該被計入為『執取者』，不應該被計入為『來到散亂者』，不應該被計入為『來到不合意者』，不應該被計入為『來到剛毅者』，那些行作(造作)已被捨斷，當諸行作(造作)已被捨斷時，不應該被計入諸趣：為『墮地獄者』，或『墮畜生界者』，或『墮餓鬼界者』，或『人』，或『天』，或『有色者』，或『無色者』，或『有想者』，或『無想者』，或『既非有想者也非無想者』，他沒有因、沒有緣、沒有因素以那個會走到稱呼。」為在中間無應該被計入者。

「他沒有重視的」：「他的」，阿羅漢的；漏已滅盡者的。「被重視的」，有二種重視：[因]渴愛的重視與[因]見的重視.....(中略)這是渴愛重視的.....(中略)這是見重視的。他渴愛的重視已被捨斷、見的重視已被斷念，以渴愛的重視之已被捨斷的狀態、見的重視之已被斷念的狀態，他不置(作)渴愛或見在前面後而行，渴愛不為旗、渴愛不

為幢、渴愛不為增上，見不為旗、見不為幢、見不為增上，不被渴愛或見跟隨而行，這樣是他沒有重視的。另外，「我未來世會有這樣的色」在那裡不找尋歡喜；會有這樣的受.....會有這樣的想.....會有這樣的行.....「我未來世會有這樣的識」在那裡不找尋(引導)歡喜，這樣也是他沒有重視的。另外，「我的眼未來時是像那樣的，色是像那樣的。」對未得到的得到心不寄望，緣於心的無寄望，則不歡喜它；當不歡喜它時，這樣也是他沒有重視的。「我的耳未來時是像那樣的，聲音是像那樣的。」.....「我的鼻未來時是像那樣的，氣味是像那樣的。」.....「我的舌未來時是像那樣的，味道是像那樣的。」.....「我的身未來時是像那樣的，所觸是像那樣的。」.....「我的意未來時是像那樣的，法是像那樣的。」對未得到的得到心不寄望，緣於心的無寄望，則不歡喜它；當不歡喜它時，這樣也是他沒有重視的。另外，「我將以這個戒，或禁戒，或苦行，或梵行成為天神，或某位天神。[MN.16]」對未得到的得到心不寄望，緣於心的無寄望，則不歡喜它；當不歡喜它時，這樣也是他沒有重視的。

因為那樣，世尊說：

「[像這樣世尊：]在崩解前離渴愛者，不依止前際者，  
在中間無應該被計入者，他沒有重視的。」

85.不易憤怒者、不害怕者，不炫耀者、不後悔者，                深思說話者、不掉舉者，  
他確實是言語抑制的牟尼。

「不易憤怒者、不害怕者」：「凡被稱為『不易憤怒者』，但就只那些憤怒能被說。以十種行相憤怒被生起：『他已對我行不利。[AN.9.29]』憤怒被生起；『他對我行不利。』憤怒被生起；『他將對我行不利。』憤怒被生起；『他已對我所愛的、合意的行不利.....行不利.....將行不利。』憤怒被生起；『他已對我所不愛的、不合意的行有利(有利益).....行有利.....將行有利。』憤怒被生起；又或在無道理處憤怒被生起。凡像這樣心的瞋害、敵意、嫌惡、敵對、瞋怒、憤怒、激怒、瞋恚、瞋怒、邪惡，心的瞋害、瞋意、忿怒、發怒、已發怒的狀態、瞋恚、生氣、生氣的狀態、瞋害、激怒、激怒的狀態、反對、敵意、殘暴的憤怒、暴怒、心的不悅意，這被稱為憤怒。

此外，憤怒的極度與少量狀態應該被感知：有時憤怒只是心混濁所作的程度，但未及撇嘴皺眉那樣的程度；有時憤怒只是撇嘴皺眉的程度，但未及咬牙那樣的程度；有時憤怒只是咬牙的程度，但未及粗惡語出聲那樣的程度；有時憤怒只是粗惡語出聲的程度，但未及四面八方環顧(隨觀察)[刀杖]的程度；有時憤怒只是四面八方環顧的程度，但未及刀杖之拿取的程度；有時憤怒只是刀杖之拿取的程度，但未及刀杖之拔出的程度；有時憤怒只是刀杖之拔出的程度，但未及刀杖之擊打的程度；有時憤怒只是刀杖之擊打的程度，但未及切斷打斷所作的程度；有時憤怒只是切斷打斷所作的程度，但未及破裂遍破裂的程度；有時憤怒只是破裂遍破裂的程度，但未及每個肢體拉開的程度；有時憤怒只是每個肢體拉開的程度，但未及奪命的程度；有時憤怒只是奪命的程度，但未及捨棄遍捨棄已住立的程度。當憤怒者殺害他人後殺害自己，這個情形是憤怒更進一步到達增盛的、更進一步到達增長的。『凡他的那個憤怒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者，他被稱為不易憤怒者。以他的憤怒已捨斷狀態為不易憤

怒者；以對憤怒事已遍知狀態為不易憤怒者；以對憤怒因已斷絕狀態為不易憤怒者。』為不易憤怒者。

『不害怕者』，這裡，一類人是害怕者、有恐懼者、有恐怖者，他顫抖、{不?}恐懼、恐怖、害怕、來到畏懼：『我沒得到家，或我沒得到團體(眾)，或我沒得到住所，或我沒得到利得，或我沒得到名聲，或我沒得到稱讚，或我沒得到樂，或我沒得到衣服，或我沒得到團食，或我沒得到床座，或我沒得到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或我沒得到看護，或我是不被知道者。』他顫抖、恐懼、恐怖、害怕、來到畏懼。

這裡，比丘是不害怕者、無恐懼者、無恐怖者，他不顫抖、不恐懼、不恐怖、不害怕、不來到畏懼：『我沒得到家，或我沒得到團體(眾)，或我沒得到住所，或我沒得到利得，或我沒得到名聲，或我沒得到稱讚，或我沒得到樂，或我沒得到衣服，或我沒得到團食，或我沒得到床座，或我沒得到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或我沒得到看護，或我是不被知道者。』他不顫抖、不恐懼、不恐怖、不害怕、不來到畏懼。」為不易憤怒者、不害怕者。

「不炫耀者、不後悔者」：「『這裡，某一類人是自誇者、炫耀者，他自誇、炫耀：我是「戒具足者」，或「禁制具足者」，或「戒與禁制具足者」，或「以出生，或以姓氏，或以良家子，或以容色美如蓮花，或以財產，或以研究(習得)，或以業處，或以工巧處，或以明處(學術)，或以所聞，或以辯才，或以某事，或從貴家族出家者」，或「從大家族出家者」，或「從大財富家出家者」，或「從富有財富家族出家者」，或「同在家、出家的皆為知名者、有名聲者」，或「在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上的利得者」，或「經師」，或「律師(持律者)」，或「說法者」，或「住林野者」，或「常乞食者」，或「穿糞掃衣者」，或「但三衣者」，或「次第乞食者」，或「食後不受食者」，或「常坐不臥者」，或「隨處住者」，或「初禪的得到者」，或「第二禪的得到者」，或「第三禪的得到者」，或「第四禪的得到者.....虛空無邊處等至.....識無邊處等至.....無所有處等至.....或非想非非想處等至的得到者」，他自誇、炫耀。像這樣他不自誇、不炫耀。已從自誇、炫耀分離、已戒絕、已戒除、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不炫耀者。

『不後悔者』，『後悔』，手的不行為(惡作不安)為後悔，腳的不行為也為後悔，手腳的不行為也為後悔，不適當的被想(考慮)為適當的，適當的被想為不適當的，不適時的被想為適時的，適時的被想為不適時的，無罪過的被想為罪過的，罪過的被想為無罪過的，凡像這樣的後悔、後悔的路徑、已後悔的狀態、心的後悔、意的混亂，這被稱為後悔。

此外，以二個因素生起不安、心的後悔、意的混亂：被作的事與沒被作的事。怎樣是被作的事與沒被作的事生起不安、心的後悔、意的混亂？『身惡行被我做了，身善行沒被我做。』他生起不安、心的後悔、意的混亂；『語惡行被我做了，語善行沒被我做.....意惡行被我做了，意善行沒被我做。』他生起不安、心的後悔、意的混亂；『殺生被我做了，殺生的戒絕沒被我做。』他生起不安、心的後悔、意的混亂；『未被給與的拿取被我做了，未被給與的拿取的戒絕沒被我做。』他生起不安、心的後悔、意



的混亂；『邪淫被我做了，邪淫的戒絕沒被我做。』他生起不安、心的後悔、意的混亂；『妄語被我做了，妄語的戒絕沒被我做。』.....『離間語被我做了，離間語的戒絕沒被我做。』.....『粗惡語被我做了，粗惡語的戒絕沒被我做。』.....『雜穢語被我做了，雜穢語的戒絕沒被我做。』.....『貪婪被我做了，不貪婪沒被我做。』.....『惡意被我做了，無惡意沒被我做。』.....『邪見被我做了，正見沒被我做。』他生起不安、心的後悔、意的混亂，這樣是被作的事與沒被作的事生起不安、心的後悔、意的混亂。

或者，『我在戒上不是完全的實行者。』他生起不安、心的後悔、意的混亂；『我不是在諸根上守護門者。』.....『我不是在飲食上知適量者。』.....『我不是專修清醒者。』.....『我不具備念與正知。』.....『四念住未被我修習。』.....『四正勤未被我修習。』.....『四神足未被我修習。』.....『五根未被我修習。』.....『五力未被我修習。』.....『七覺支未被我修習。』.....『八支聖道未被我修習。』.....『苦未被我遍知。』.....『集未被我捨斷。』.....『道未被我修習。』.....『滅未被我作證。』他生起不安、心的後悔、意的混亂。凡他的這個後悔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者，他被稱為不後悔者。」為不炫耀者、不後悔者。

「深思說話者、不掉舉者」：「『考量後被稱為慧，那是慧、知解.....（中略）無癡、擇法、正見。當講述許多時；當談說許多時；當說明許多時；當言說許多時，他考量後、探索再探索後說話，他不說被惡講述的、被惡談的、被惡講的，被惡言說的、被惡講說的話。』為深思說話者。『不掉舉者』，在那裡，什麼是掉舉？凡心的掉舉、不寂靜；心的散亂；心的混亂，這被稱為掉舉。凡他的這個掉舉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者，他被稱為不掉舉者。」為深思說話者、不掉舉者。

「他確實是言語抑制的牟尼」：「這裡，比丘捨斷妄語後，他是離妄語者、真實語者、真實者、可靠者、能信賴者、對世間無詐欺者。捨斷離間語後，是離離間語者：從這裡聽聞後，不是為了這些的分裂在那裡說者，或從那裡聽聞後，不是為了那些的分裂在這裡說者，像這樣，是分裂的調解者，或和睦的隨給與者、樂於和合者、愛好和合者、喜歡和合者、作和合言語之說者。捨斷粗惡語後，是離粗惡語者：凡那個柔和的、悅耳的、可愛的、動心的、優雅的、眾人合意的、眾人可意的言語，是像這樣言語之說者。捨斷雜穢語後，是離雜穢語者：適當時機之說者、事實之說者、有益之說者、如法之說者、如律之說者、有價值(有貯藏)的言語之說者：在適當時機的、有理由的、有節制的、伴隨利益的[AN.4.198]。他具備四種語善行，說四種無過失的話。應該已從三十二種畜生論分離、已戒絕、已戒除、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

他說十種談論之事，即：說少欲論、說知足論.....獨居論.....不交際論.....活力激發論.....戒論.....定論.....慧論.....解脫論.....解脫智見論.....念住論.....正勤論.....神足論.....根論.....力論.....覺支論.....道論.....果論、說涅槃論。『言語已自制的』為謹慎的、遍謹慎的、守護的、保護的、守衛的、寂滅的。『牟尼』，牟尼被稱為智，那是慧、知

解.....（中略）無癡、擇法、正見.....（中略）超越染著網後他是牟尼。」為他確實是言語抑制的牟尼。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不易憤怒者、不害怕者，不炫耀者、不後悔者，  
深思說話者、不掉舉者，他確實是言語抑制的牟尼。」

86.於未來無縛著者，不悲嘆過去，                在觸上看見遠離者，且在諸見上不被引導。

「於未來無縛著者」：執著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完全貪).....（中略）貪婪、貪不善根。凡他的這個執著、渴愛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者，這樣是於未來無縛著者。另外，「我未來世會有這樣的色」在那裡不找尋(引導)歡喜；會有這樣的受.....會有這樣的想.....會有這樣的行.....「我未來世會有這樣的識」在那裡不找尋歡喜，這樣也是於未來無縛著者。另外，「我的眼未來時是像那樣的，色是像那樣的。」對未得到的得到心不寄望，緣於心的無寄望，則不歡喜它；當不歡喜它時，這樣也是於未來無縛著者。「我的耳未來時是像那樣的，聲音是像那樣的。」.....（中略）「我的意未來時是像那樣的，法是像那樣的。」對未得到的得到心不寄望，緣於心的無寄望，則不歡喜它；當不歡喜它時，這樣也是於未來無縛著者。另外，「我將以這個戒，或禁戒，或苦行，或梵行成為天神，或某位天神。」對未得到的得到心不寄望，緣於心的無寄望，則不歡喜它；當不歡喜它時，這樣也是於未來無縛著者。

「不悲嘆過去」：「他不悲傷已變易的事，或不悲傷在變易中的事：『我的眼已變易。』他不悲傷；我的耳.....我的鼻.....我的舌.....我的身.....我的色.....我的聲音.....我的氣味.....我的味道.....我的所觸.....我的家.....我的團體(眾).....我的住所.....我的利得.....我的名聲.....我的稱讚.....我的樂.....我的衣服.....我的施食.....我的床座.....我的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我的母親.....我的父親.....我的兄弟.....我的姊妹.....我的兒子.....我的女兒.....我的朋友.....我的同事.....我的親族.....『我的有血緣者已變易。』他不憂愁、不疲累、不悲泣、不捶胸地號哭，不來到迷亂。」為不悲嘆過去。

「在觸上看見遠離者」：眼觸、耳觸、鼻觸、舌觸、身觸、意觸、名稱觸、有對觸[DN.15]、應該感受樂的觸、應該感受苦的觸、應該感受不苦不樂的觸、善的觸、不善的觸、無記觸、欲界觸、色界觸、無色界觸、空觸、無相觸、無願觸、世間的觸、出世間的觸、過去觸、未來觸、現在觸，凡像這樣的觸、接觸、完全接觸、完全接觸的狀態，這被稱為觸。

「在觸上看見遠離者」：「以我，或以我所，或以常，或以恆久，或以常恆，或以不變易法他看見眼觸為遠離的.....他看見耳觸為遠離的.....他看見鼻觸為遠離的.....他看見舌觸為遠離的.....他看見身觸為遠離的.....他看見意觸為遠離的.....他看見名稱觸為遠離的.....他看見有對觸為遠離的.....應該感受樂的觸.....應該感受苦的觸.....應該感受不苦不樂的觸.....善的觸.....不善的觸.....無記觸.....欲界觸.....色界觸.....無色界觸.....以我，或以我所，或以常，或以恆久，或以常恆，或以不變易法他看見世間的觸為遠離的。

又或他看見過去觸被未來與現在觸遠離；他看見未來觸被過去與現在觸遠離；他看見現在觸被過去與未來觸遠離，又或凡那些聖、無漏、出世間、空關聯的觸，那些觸以貪他看見遠離的；以瞋、以癡、以憤怒、以怨恨、以藏惡、以專橫、以嫉妒、以慳吝、以偽詐、以狡猾、以頑固、以激情、以慢、以極慢、以憍慢、以放逸、以一切污染、以一切惡行、以一切惱患、以一切焦熱、以一切熱惱、以一切不善造作他看見遠離的。」為在觸上看見遠離者。

「且在諸見上不被引導」：「他的六十二惡見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他不被見載走、帶走、運載、搬運，也不退回、不回到那個惡見為核心。」為且在諸見上不被引導。

因為那樣，世尊說：

「於未來無縛著者，不悲嘆過去，

在觸上看見遠離者，且在諸見上不被引導。」

87.已退出者、非詭計者，不熱望者、不慳吝者，不傲慢者、不嫌惡者，以及在離間語上不熱衷者。

「已退出者、非詭計者」：「『已退出者』，『貪的已捨斷狀態為已退出者；瞋的已捨斷狀態為已退出者；癡的已捨斷狀態為已退出者；憤怒的.....怨恨的.....藏惡的.....專橫的.....嫉妒的.....慳吝的.....（中略）一切不善造作的已捨斷狀態為已退出者。這被世尊說：「比丘們！而怎樣比丘是已退出者？比丘們！這裡，比丘的我是之慢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比丘們！這樣，比丘是已退出者。[AN.4.38]」』為已退出者。

『非詭計者』，有三種詭計事：資具受用計的詭計事、舉止行為計的詭計事、周邊語計的詭計事。

什麼是資具受用計的詭計事？這裡，屋主們以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邀請比丘，他是惡欲求者、有欲求本性者、希求者，對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期望更多而拒絕衣服、拒絕施食、拒絕住處、拒絕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他這麼說：『以高價值的衣服對沙門有什麼！凡沙門應該穿上從塚間或垃圾堆或店門前挑選破布後作大衣，這是適當的。以高價值的施食對沙門有什麼！凡沙門應該以拾落穗而行的一點點團食維生，這是適當的。以高價值的住處對沙門有什麼！凡沙門應該是住樹下者或住塚間者或住露地者，這是適當的。以高價值的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對沙門有什麼！凡沙門應該以牛尿發酵的藥或碎呵利勒作藥，這是適當的。』執取那個後，他穿粗的衣服；受用粗的施食；住粗的住處；用粗的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屋主們這麼知道他：『這位沙門是少欲者、知足者、獨住者、離群眾者、活力已發動者、說頭陀者。』他們更多更多地以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邀請。他這麼說：『三個的現前狀態有信善男子產生許多福德：信的現前狀態有信善男子產生許多福德、施物的現前狀態有信善男子產生許多福德、值得供養者的現前狀態有信善男子產生許多福德。你們就是這位有信者，且施物存在(被發現)，而我是接受者，如果我不接受，這樣你們將成為福德的局外者，這個對我沒有需要，但就為了憐愍你

們，我接受。』執取那個後，他接受許多衣服，也接受許多施食[，也接受許多住處]，也接受許多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凡像這樣皺眉者的皺眉；詭計者的詭計路徑、詭計的狀態，這是資具受用計的詭計事。

什麼是舉止行為計的詭計事？這裡，某一類惡欲求者、有欲求本性者、欲求尊敬者[心想]：『這樣，人們將會尊敬我。』他安置行走、安置站立、安置坐下、安置躺臥，為了願求而行走、為了願求而站立、為了願求而坐下、為了願求而躺臥，如入定者而行走、如入定者而站立、如入定者而坐下、如入定者而躺臥，成為可看見的如禪者。凡像這樣舉止行為的安置、加強安置、完全安置；皺眉者的皺眉；詭計者的詭計路徑、詭計的狀態，這是舉止行為計的詭計事。

什麼是周邊語計的詭計事？這裡，某一類惡欲求者、有欲求本性者、欲求尊敬者[心想]：『這樣，人們將會尊敬我。』他依據聖法說話，他說：『凡像這樣穿衣者他是大影響力的沙門。』他說：『凡像這樣持鉢者.....持銅碗.....持濾水罐.....持濾水囊.....持鑰匙.....穿鞋.....繫腰帶.....繫帶.....他是大影響力的沙門。』他說：『凡他的和尚像這樣者他是大影響力的沙門。』他說：『凡他的老師像這樣者.....等同和尚者像這樣.....等同老師者.....朋友.....熟人.....親近者.....同伴.....他是大影響力的沙門。』他說：『凡住在像這樣住處者他是大影響力的沙門。』他說：『凡住在像這樣半屋頂的屋子者.....住在高樓.....住在平屋.....住在洞窟.....住在洞穴.....住在小屋(孤邸).....住在重閣.....住在瞭望台.....住在圓形屋.....住在棚屋.....住在講堂.....住在帳棚.....住在樹下.....他是大影響力的沙門。』

或者，不斷皺臉者；不斷皺眉者；不斷詭計者；不斷嘮叨者；因嘴而被尊敬者，他說像那樣甚深的、秘密的、微妙的、隱密的、出世間的、空關聯的談論：『這位沙門得到這像這樣寂靜的住處等至。』凡像這樣皺眉者的皺眉；詭計者的詭計路徑、詭計的狀態，這是周邊語計的詭計事。凡他的這三種詭計事：資具受用計的詭計事、舉止行為計的詭計事、周邊語計的詭計事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者，他被稱為非詭計者。」為已退出者、非詭計者。

「不熱望者、不慳吝者」：「『熱望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中略）貪婪、貪不善根。凡他的這個熱望、渴愛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者，他被稱為不熱望者，諸色他不熱望.....諸聲音.....諸氣味.....諸味道.....諸所觸[.....諸法].....家.....團體(眾).....住所.....利得.....名聲.....稱讚.....樂.....衣服.....施食.....住處.....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欲界.....色界.....無色界.....欲有.....色有.....無色有.....想有.....無想有.....非想非非想有.....一蘊有.....四蘊有.....五蘊有.....過去.....未來.....現在.....所見.....所聞.....所覺.....能被識知的諸法他不熱望、不想要、不接受、不祈望、不欲求。』為不熱望者。『不慳吝者』，有五種慳吝：[對]住處的慳吝、家的慳吝、利得的慳吝、稱讚的慳吝、法的慳吝，凡像這樣的慳吝、慳吝樣子、慳吝狀態、慳貪、吝嗇、小氣、心緊握狀態，這被稱為慳吝。此外，蘊慳吝也是慳吝；界慳吝也是慳吝；處慳吝也是慳吝之執見，這被稱為慳吝。凡他的這個慳吝已被捨斷、被斷

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者，他被稱為不慳吝者。」為不熱望者、不慳吝者。

「不傲慢者、不嫌惡者」：「『傲慢』，有三種傲慢：身體的傲慢、言語的傲慢、心的傲慢。什麼是身體的傲慢？這裡，某一類人來到僧團中展現身體的傲慢，來到團體中也展現身體的傲慢，在食堂中也展現身體的傲慢，在浴室中也展現身體的傲慢，在浴場中也展現身體的傲慢，當進入俗家內時也展現身體的傲慢，已進入俗家內時也展現身體的傲慢。

怎樣是來到僧團中展現身體的傲慢？這裡，某一類人來到僧團中是不作尊敬者，當碰觸長老比丘們時他站立，當碰觸時他坐下，在[長老比丘們]前面站立，在前面坐下，在高座位上坐下，裹覆著頭坐下，他站著說話，揮舞手臂說話，這樣是來到僧團中展現身體的傲慢。

怎樣是來到團體中展現身體的傲慢？這裡，某一類人來到團體中是不作尊敬者，對沒穿鞋經行的長老比丘們他穿鞋經行，對在低處經行者他在高處經行，對在土地處經行者他在經行處經行，當碰觸時他站立，當碰觸時他坐下，在前面站立，在前面坐下，在高座位上坐下，裹覆著頭坐下，他站著說話，揮舞手臂說話，這樣是來到團體中展現身體的傲慢。

怎樣是在食堂中展現身體的傲慢？這裡，某一類人在食堂中是不作尊敬者，他侵入長老比丘們後坐下，以座位擋住新比丘們，當碰觸時他站立，當碰觸時他坐下，在前面站立，在前面坐下，在高座位上坐下，裹覆著頭坐下，他站著說話，揮舞手臂說話，這樣是在食堂中展現身體的傲慢。

怎樣是在浴室中展現身體的傲慢？這裡，某一類人在浴室中是不作尊敬者，當碰觸長老比丘們時他站立，當碰觸時他坐下，在前面站立，在前面坐下，在高座位上坐下，沒詢問後放入薪木，沒被請求而關門，揮舞手臂說話，這樣是在浴室中展現身體的傲慢。

怎樣是在浴場中展現身體的傲慢？這裡，某一類人在浴場中是不作尊敬者，當碰觸長老比丘們時他跳入，在前面跳入，當碰觸時他沐浴，在前面沐浴，在上方沐浴，當碰觸時他從水中出來，在前面從水中出來，在上方從水中出來，這樣是在浴場中展現身體的傲慢。

怎樣是當進入俗家內時展現身體的傲慢？這裡，某一類人當進入俗家內時是不作尊敬者，當碰觸長老比丘們時他行走，在前面行走，脫離正道後一再從長老比丘們的前面[超越]行走，這樣是當進入俗家內時展現身體的傲慢。

怎樣是已進入俗家內時展現身體的傲慢？這裡，某一類人已進入俗家內時，當『大德！請你不[要]進入』被說時他進入，當『大德！請你不[要]站立』被說時他站立，當『大德！請你不[要]坐下』被說時他坐下，沒空間他也進入，沒空間他也站立，沒空間他也坐下，凡俗家的內室、被隱藏的、隱密的：俗家婦女、俗家女子、俗家媳婦、俗家女童坐下處，在那裡他也粗暴地進入，男童的頭他也觸摸，這樣是已進入俗家內時展現身體的傲慢。這是展現身體的傲慢。

什麼是展現言語的傲慢？這裡，某一類人來到僧團中展現言語的傲慢，來到團體中也展現言語的傲慢，已進入俗家內時也展現言語的傲慢。

怎樣是來到僧團中展現言語的傲慢？這裡，某一類人來到僧團中是不作尊敬者，沒詢問長老比丘們後，或沒被請求而對入僧團的比丘們說法、回答問題、誦說波羅提木叉，他站著說話，揮舞手臂說話，這樣是來到僧團中展現言語的傲慢。

怎樣是來到團體中展現言語的傲慢？這裡，某一類人來到團體中是不作尊敬者，沒詢問長老比丘們後，或沒被請求而對入僧團的比丘們說法、回答問題，他站著說話，揮舞手臂說話，對入僧團的比丘尼們、優婆塞們、優婆夷們說法、回答問題，他站著說話，揮舞手臂說話，這樣是來到團體中展現言語的傲慢。

怎樣是已進入俗家內時展現言語的傲慢？這裡，某一類人已進入俗家內時對婦女或女童這麼說：『名叫這樣的、姓叫這樣的有什麼：有乳粥、有食物、有硬食嗎？我們將喝什麼？我們將吃什麼？我們將嚼什麼？或者有什麼：你們將施與我什麼？』他嘟囔，凡像這樣的言語、無益的話、嘟囔、冗言、多話、冗言的狀態者，這樣是已進入俗家內時展現言語的傲慢。這是言語的傲慢。

什麼是心的傲慢？這裡，某一類非從貴族家出家的有慢者以心置(視)自己與貴族家出家者一起等同的，非從大家族家出家的有慢者以心置(視)自己與大家族家出家者一起等同的，非從大財富家出家的有慢者以心置(視)自己與大財富家出家者一起等同的，非從富有財富家出家的有慢者.....非經師的有慢者以心置(視)自己與經師一起等同的，非持律的有慢者.....非說法的有慢者.....非住林野的有慢者.....非常乞食的有慢者.....非穿糞掃衣的有慢者.....非但三衣的有慢者.....非次第乞食的有慢者.....非食後不受食的有慢者.....非常坐[不臥]的有慢者.....非隨處住的有慢者.....非得到初禪的有慢者以心置(視)自己與得到初禪者一起等同的.....（中略）非得到非想非非想處等至的有慢者以心置(視)自己與得到非想非非想處等至者一起等同的，這是心的傲慢。『凡他的這三種傲慢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者，他被稱為不傲慢者。』為不傲慢者。

『不嫌惡者』，有嫌惡的人，有不嫌惡者。什麼是嫌惡的人？這裡，某一類人是破戒者、惡法者、不淨的可疑行為者、隱密行為者、非沙門自稱沙門者、非梵行者自稱梵行者、內部腐爛的流漏者、壞性格者[AN.7.72]，這被稱為嫌惡的人。或者，他是易憤怒者、被憤怒征服者，當被稍微說一下時，他生氣、發怒、瞋害、反抗，顯露憤怒、瞋恚、不滿[AN.3.25]，這被稱為嫌惡的人。或者，他是易憤怒者、懷怨恨者，是藏惡者、專橫者，是嫉妒者、慳吝者，是狡猾者、偽詐者，是剛愎者、極慢者，是惡欲求者、邪見者，是執取己見者、固執者、難棄捨者[AN.6.36]，這被稱為嫌惡的人。

什麼是不嫌惡的人？這裡，比丘是持戒者，住於被波羅提木叉的自制自制，具足正行行境，在諸微罪中看見可怕的，在諸學處上受持後學習[AN.2.37]，這被稱為不嫌惡的人。或者，他是不易憤怒者、常無惱者，當被多說時，不變不高興、不發怒、不瞋害、不反抗，不顯出憤恨與瞋恚及不滿[MN.135]，這被稱為不嫌惡的人。或者，他是不易憤怒者、不懷怨恨者，是不藏惡者、不專橫者，是不嫉妒者、不慳吝者，是不狡猾者、不

偽詐者，是不剛愎者、不極慢者，是不惡欲求者、非邪見者，是不執取己見者、不固執者、容易棄捨者，這被稱為不嫌惡的人。一切無知凡夫是嫌惡者，善凡夫，包括八種聖人是不嫌惡者。」為不傲慢者、不嫌惡者。

「以及在離間語上不熱衷者」：「『離間語』，這裡，某一類人是離間語者，他從這裡聽聞後，為了對這些人離間而在那裡說，或者，他從那裡聽聞後，為了對那些人離間而在這裡說，像這樣，他是和合的破壞者、分裂的散播者、樂於不和合者、愛好不和合者、喜歡不和合者、作不和合之言說者，這被稱為離間語者。

此外，以二種原因產生離間語：以欲求成為可愛的，或以分裂的欲望。怎樣是以欲求成為可愛的產生離間語？『對這位，我將成為可愛的，我將成為合意的，我將成為親密的，我將成為密友，我將成為親切的。』這樣是以欲求成為可愛的產生離間語。怎樣是以分裂的欲望產生離間語？『這些怎樣會成為種種，會成為分離，會成為分裂，會成為二種，會成為矛盾，會成為二派，令破裂，不令會合，令住於苦、不安樂。』這樣是以分裂的欲望產生離間語。凡他的這個離間語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者，他在離間語上是不熱衷者、不上軛者、不強上軛者[、不完全上軛者、不朝向上軛者]、不完全朝向上軛者。」為以及在離間語上不熱衷者。

因為那樣，世尊說：

「已退出者、非詭計者，不熱望者、不慳吝者，  
不傲慢者、不嫌惡者，以及在離間語上不熱衷者。」

88.在諸愉快的上無流漏者，以及在極慢上不熱衷者，                      柔軟者與有辯才者，非信者、非離染。

「在諸愉快的上無流漏者」：「令人滿意的被稱為五種欲。以什麼理由令人滿意的被稱為五種欲？以大多數天-人們想要、接受、祈望、熱望、欲求五種欲，以那個理由令人滿意的被稱為五種欲。凡他的這個愉快的渴愛未捨斷者，其由於眼之色的渴愛流出、產生(泰國版)、流動、轉起；由於耳之聲音的渴愛.....由於鼻之氣味的渴愛.....由於舌之味道的渴愛.....由於身之所觸的渴愛.....由於意之法的渴愛流出、產生、流動、轉起。凡他的這個愉快的渴愛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者，其由於眼之色的渴愛不流出、不產生、不流動、不轉起；由於耳之聲音的渴愛.....（中略）由於意之法的渴愛不流出、不產生、不流動、不轉起。」為在諸愉快的上無流漏者。

「以及在極慢上不熱衷者」：「什麼是極慢？這裡，某一類人或以出生，或以姓氏.....（中略）或以某事輕蔑他人，凡像這樣心的慢、認為、認為的情況、貢高、高慢、旗幟、高揚、心的虛榮者，這被稱為極慢。凡他的這個極慢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者，他在極慢上是不熱衷者、不上軛者、不強上軛者[、不完全上軛者、不朝向上軛者]、不完全朝向上軛者。」為以及在極慢上不熱衷者。

「柔軟者與有辯才者」：「『柔軟者』，『具備柔軟的身業』為柔軟者，柔軟的語業.....『具備柔軟的意業』為柔軟的，『具備柔軟的諸念住』為柔軟者，柔軟的諸

正勤.....柔軟的諸神足.....柔軟的諸根.....柔軟的諸力.....『具備柔軟的諸覺支』為柔軟者，『具備柔軟的八支聖道』為柔軟者。

『與有辯才者』，有三種有辯才者：學得的辯才者、遍問的辯才者、證得的辯才者。什麼是學得的辯才者？這裡，某一類人本來是學得者：修多羅、祇夜、記說、伽陀、優陀那、如是語、本生、未曾有法、毘富羅，依止他的學得後被答辯，這是學得的辯才者。什麼是遍問的辯才者？這裡，某一類人在自己的利益、正理的利益、特相、理由、可能與不可能(處非處)上是遍問者，依止他的那個遍問後被答辯，這是遍問的辯才者。什麼是證得的辯才者？這裡，某一類人是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四沙門果、四辯才、六神通的證得者，對他是已知道理者、已知法者、已知詞者，在已知道理上道理被答辯，在已知法上法被答辯，在已知詞上詞被答辯，關於這三種智是辯才無礙解智，具有、完全具有、到達、完全到達、具足、完全具足、具備這辯才無礙解智，他被稱為有辯才者。沒有學得、沒有遍問、沒有證得，他將答辯什麼？」為柔軟者與有辯才者。

「非信者、非離染」：「不信者」，被自己親自證知、自我現證的法對任何其他沙門，或婆羅門，或天，或人，或梵天不相信：「一切行是無常的」被自己證知.....（中略）「一切行是苦的」.....「一切法是無我」.....「以無明為緣有諸行(而諸行存在)」.....（中略）「以生為緣有老死」.....「以無明滅有行滅(而行滅存在)」.....（中略）「以生滅有老死滅」.....「這是苦」.....（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這些是漏」.....（中略）「這是導向漏滅道跡」.....「這些法應該被證知」.....（中略）「這些法應該被作證」被自己證知.....（中略）六觸處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五取蘊的集起.....（中略）四大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被自己證知.....（中略）「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被自己證知、自我現證的法自己對任何其他沙門，或婆羅門，或天，或人，或梵天不相信。

這被世尊說[SN.48.44]：「舍利弗！你有[這樣的]信：當信根已修習、已多作時，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當活力根.....當念根.....當定根.....當慧根修習、多作時，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嗎？」

「大德！在這裡，我對世尊不以信來到：當信根.....當活力根.....當念根.....當定根.....當慧根已修習、已多作時，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大德！凡如果這個未被知道、未被看見、未被發現、未被作證、未被以慧觸達者，在那裡，他們會對其他人以信來到：當信根已修習、已多作時，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當活力根.....當念根.....當定根.....當慧根已修習、已多作時，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大德！但凡這個已被知道、已被看見、已被發現、已被作證、已被以慧觸達者，在那裡，他們是自信的、無疑的：當信根.....當活力根.....當念根.....當定根.....當慧根已修習、已多作時，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大德！對我這個已被知道、已被看見、已被發現、已被作證、已被以慧觸達，在那裡，我是自信的、無疑的：當信根.....當活力根.....當念根.....當定根.....當慧根已修習、已多作時，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



「好！好！舍利弗！舍利弗！凡如果這個未被知道、未被看見、未被發現、未被作證、未被以慧觸達者，在那裡，他們會對其他人以信來到：當信根……（中略）當慧根已修習、已多作時，有不死的立足處、不死的彼岸、不死的完結。」

「不信者與不造作的知者，以及凡已切斷輪迴的人，

破壞機會者、已吐出欲者，他確實是最上人。」[Dhp.7, 97偈]

「非信者、非離染」：「一切無知凡夫被染，善凡夫，包括七種有學，他們離染，阿羅漢既非被染也非離染：已離染者他以貪的滅盡成為離貪的狀態；以瞋的滅盡成為離瞋的狀態；以癡的滅盡成為離癡的狀態，他是已降下狀態者、已實踐行為者……（中略）生死輪迴，沒有他的再生。」為非信者、非離染。

因為那樣，世尊說：

「在諸愉快的上無流漏者，以及在極慢上不熱衷者，

柔軟者與有辯才者，非信者、非離染。」

89.非想要利得地學習，以及在無利得時不發怒，以及不以渴愛為敵對者，在諸味道上不隨貪求。

「非想要利得地學習，以及在無利得時不發怒」：「怎樣是要利得而學習？比丘們！這裡，比丘看見比丘是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的利得者，他這麼想：『這位尊者以什麼是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的利得者呢？』他這麼想：『這位尊者是經師，因為那樣這位尊者是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的利得者。』利得為因、利得為緣、利得為理由、為了利得的生起、使利得遍熟著他學得經典，這樣是要利得而學習。

或者，比丘看見比丘是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的利得者，他這麼想：『這位尊者以什麼是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的利得者呢？』他這麼想：『這位尊者是律師……（中略）說法者……阿毘達磨師，因為那樣這位尊者是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的利得者。』利得為因、利得為緣、利得為理由、為了利得的生起、使利得遍熟著他學得阿毘達磨，這樣也是要利得而學習。

或者，比丘看見比丘是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的利得者，他這麼想：『這位尊者以什麼是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的利得者呢？』他這麼想：『這位尊者是住林野者……常乞食者……穿糞掃衣者……但三衣者……次第乞食者……食後不受食者……常坐[不臥]者……隨處住者，因為那樣這位尊者是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的利得者。』利得為因、利得為緣、利得為理由、為了利得的生起、使利得遍熟著他是住林野者……（中略）隨處住者，這樣也是要利得而學習。

怎樣是非想要利得地學習？『比丘們！這裡，比丘非利得為因、非利得為緣、非利得為理由、非為了利得的生起、非使利得遍熟著，只為了自己調御的目的(利益)、自己寂靜的目的、使自己達到涅槃的目的他學得經典、他學得律、他學得阿毘達磨，這樣是非想要利得地學習。

或者，比丘非利得為因、非利得為緣、非利得為理由、非為了利得的生起、非使利得遍熟著，只為了少欲之故、知足之故、削減之故、獨居之故、存在這個的狀態之故成為住林野者.....成為常乞食者.....成為穿糞掃衣者.....成為但三衣者.....成為次第乞食者.....成為食後不受食者.....成為常坐[不臥]者.....成為隨處住者，這樣是非想要利得地學習。』為非想要利得地學習。

『以及在無利得時不發怒』，怎樣是在無利得時發怒？這裡，某一類人[心想]：『我沒得到家，或我沒得到團體(眾)，或我沒得到住所，或我沒得到利得，或我沒得到名聲，或我沒得到稱讚，或我沒得到樂，或我沒得到衣服，或我沒得到團食，或我沒得到床座，或我沒得到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或我沒得到看護，或我是不被知道者。』他發怒、排拒、頑固(反抗)，顯示憤怒、瞋恚、不滿。這樣是在無利得時發怒。

怎樣是在無利得時不發怒？這裡，比丘[心想]：『我沒得到家，或我沒得到團體.....(中略)我是不被知道者。』他不發怒、不排拒、不頑固(反抗)，不顯示憤怒、瞋恚、不滿。這樣是在無利得時不發怒。」為非想要利得地學習，以及在無利得時不發怒。

「以及不以渴愛為敵對者，在諸味道上不隨貪求」：「『懷敵意者』，凡心的瞋害、敵意、嫌惡、敵對、瞋怒、憤怒、激怒、瞋恚、瞋怒、邪惡，心的瞋害、瞋意、忿怒、發怒、已發怒的狀態、瞋恚、生氣、生氣的狀態、瞋害、激怒、激怒的狀態、反對、敵意、殘暴的憤怒、暴怒、心的不悅意，這被稱為敵對。凡他的這個憤怒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者，他被稱為不懷敵意者。『渴愛』，色的渴愛、聲音的渴愛、氣味的渴愛、味道的渴愛、所觸的渴愛、法的渴愛。『味道(味)』，有根味、枝幹味、皮味、葉味、花味、果實味、酸味、甜味、苦味、辣味、鹹味、鹼味、酸味，澀味、美味、非美味、涼的、熱的，有些沙門、婆羅門是味道的貪求者，他們以舌端遍求著最上味感而漫遊，他們得到酸味後遍求無酸味，得到無酸味後遍求酸味；得到甜味後遍求無甜味，得到無甜味後遍求甜味；得到苦味後遍求無苦味，得到無苦味後遍求苦味；得到辣味後遍求無辣味，得到無辣味後遍求辣味；得到鹹味後遍求無鹹味，得到無鹹味後遍求鹹味；得到鹼味後遍求無鹼味，得到無鹼味後遍求鹼味；得到酸味後遍求澀味，得到澀味後遍求酸味；得到美味後遍求非美味，得到非美味後遍求美味；得到涼的後遍求熱的，得到熱的後遍求涼的，他們每每得到後因不滿足而再三地遍求，在合意的諸味道上成為貪染者、貪求者、繫結者、迷昏頭者、染著者、附著者、固著者、障礙者，凡他的這個味道渴愛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者，他如理省察後吃食物：『既不為了娛樂，也不為了自豪，也不為了裝飾，也不為了莊嚴，最多為了這個身體的存續、生存，為了止息傷害，為了資助梵行。像這樣，我將擊退之前的感受，與不使新的感受生起，將有我的生存，與無過失狀態，以及安樂住。』

如他對傷口塗抹，最多為了治癒的目的，又或如他對車軸塗油，最多為了貨物運送的目的，又或如他如果吃兒子的肉之食物，最多為了荒漠的度脫目的。同樣的，比丘如理省察後吃食物：『既不為了享樂.....(中略)安樂住。』味道的渴愛他捨斷、驅離、

作終結、使之走到不存在。應該已從味道渴愛分離、已戒絕、已戒除、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以及不以渴愛為敵對者，在諸味道上不隨貪求。

因為那樣，世尊說：

「非想要利得地學習，以及在無利得時不發怒，  
以及不以渴愛為敵對者，在諸味道上不隨貪求。」

90. 平靜者經常具念地，在世間中不思量同等的，非殊勝的非較劣的，他沒有增盛。

「平靜者經常具念地」：「平靜者」，具備六支平靜：以眼見色後，是既非快樂的也非不快樂的，住於平靜的、具念的、正知的；以耳聽聲音後.....（中略）以意識知法後，是既非快樂的也非不快樂的，住於平靜的、具念的、正知的[DN.33六常住處]。以眼見合意之色後，不貪求、不喜、不使貪產生，他的身是已住立的、心是已住立的，自身內被善建立、善解脫，又，以眼見不合意之色後，不成為氣餒的、無未住立的心、無心意的悲哀、無心的惡意，他的身是已住立的、心是已住立的，自身內被善建立、善解脫。以耳聽聲音後.....以鼻聞氣味後.....以舌嚐味道後.....以身觸所觸後.....以意識知合意之法後，不貪求、不喜、不使貪產生，他的身是已住立的、心是已住立的，自身內被善建立、善解脫，又，以意識知不合意之法後，不成為氣餒的、無未住立的心、無心意的悲哀、無心的惡意，他的身是已住立的、心是已住立的，自身內被善建立、善解脫。

以眼見色後，在合意與不合意之色上對他都是身已住立的、心已住立的，自身內被善建立、善解脫；以耳聽聲音後.....（中略）以意識知法後，在合意與不合意之法上對他都是身已住立的、心已住立的，自身內被善建立、善解脫[SN.46.6]。

以眼見色後，在會染著的上不被染，在會憤怒的上不憤怒，在會變愚癡的上不變愚癡，在會發怒的上不發怒，在會憍醉的上不憍醉，在會沾染的上不沾染；以耳聽聲音後.....（中略）以意識知法後，在會染著的上不被染，在會憤怒的上不憤怒，在會變愚癡的上不變愚癡，在會發怒的上不發怒，在會憍醉的上不憍醉，在會污染的上不污染。在所見中只有所見這麼多；在所聞中只有所聞這麼多；在所覺知中只有所覺知這麼多；在所了知中只有所了知這麼多[SN.35.95]，在所見上不沾染；在所聞上不沾染；在所覺知上不沾染；在所了知上不沾染，在所見上是無執著者、[德性]無損減者、不依止者、不被束縛者。已解脫、已離結縛，他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在所聞上.....（中略）在所了知上是無執著者、無損減者、不依止者、不被束縛者。已解脫、已離結縛，他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

阿羅漢有(存在)眼，阿羅漢以眼見色，阿羅漢無欲貪，阿羅漢心善解脫；阿羅漢有耳，阿羅漢以耳聽聲，阿羅漢無欲貪，阿羅漢心善解脫；阿羅漢有鼻，阿羅漢以鼻聞氣味，阿羅漢無欲貪，阿羅漢心善解脫；阿羅漢有舌，阿羅漢以舌嚐味道.....（中略）阿羅漢有身，阿羅漢以身觸所觸.....阿羅漢有意，阿羅漢以意識知法，阿羅漢無欲貪，阿羅漢心善解脫[SN.35.232]。

眼有色的快樂，樂於色，喜於色，阿羅漢已調御、已守護、已守衛、已防護，並且教導對它的自制法；耳有聲音的快樂……（中略）鼻有氣味的快樂……舌有味道、喜於味道，阿羅漢已調御、已守護、已守衛、已防護，並且教導對它的自制法，身在所觸中歡樂……（中略）意有法的快樂，樂於法，喜於法，阿羅漢已調御、已守護、已守衛、已防護，並且教導對它的自制法[MN.75]。

「他們引導已調御的[象]集會：國王登上已調御的，

已調御者是人中最上的：凡忍耐誹謗。

已調御的驢馬是殊勝的，而信度產的是駿馬，

以及崑迦拉(象)是大象，自我調御者比那個殊勝。

確實不以這些車乘，會走到未到的方向，

如以自我善調御，調御者以調御走到。[Dhp.23, 321-323偈]

他們在種種慢上不動搖，成為已解脫再生者，

已到達已調御階位，他們是世間中的勝利者。[SN.22.76]

該者的諸根已修習，自身內與外-在世間中，

洞察這個與其他世間後，已修習者等待死亡-他是調御者。」[Sn.32, 521偈]

「平靜者經常[具念地]」：「[『經常』，]經常；一切；一切時候；常常；恆久的時間……（中略）老年期。『具念的』，以四種方式具念地：具念地修習在身上隨看身念住者，在受上……在心上……具念地修習在諸法上隨看法念住者……（中略）他被稱為具念地。」為平靜者經常具念地。

「在世間中不思量同等的」：「不以出生，或以姓氏……（中略）或以某事使『我是等同者』之慢產生。」為在世間中不思量同等者。

「非殊勝的非較劣的」：「不以出生，或以姓氏……（中略）或以某事使『我是優勝者』之極慢產生。不以出生，或以姓氏……（中略）或以某事使『我是下劣者』之卑慢產生。」為非殊勝的非較劣的。

「他沒有增盛」：「『他的』，阿羅漢的；漏已滅盡者的。『增盛』，有七種增盛：貪增盛、瞋增盛、癡增盛、慢增盛、見增盛、污染增盛、業增盛，他沒有這些增盛、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為他沒有增盛。

因為那樣，世尊說：

「平靜者經常具念地，在世間中不思量同等的，

非殊勝的非較劣的，他沒有增盛。」

91.該者沒有依止狀態：知道法後成為不依止者，對有或對無有，該者的渴愛不被發現。

「該者沒有依止狀態」：「『該者的』，阿羅漢的、漏已滅盡者的。『依止』，有二種依止：渴愛的依止與見的依止……（中略）這是渴愛的依止……（中略）這是見的依止。他的渴愛的依止已被捨斷、見的依止已被斷念，以渴愛的依止之已被捨斷的狀態、見的依止之已被斷念的狀態，該者沒有依止狀態，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已被

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為該者沒有依止狀態。

「知道法後成為不依止者」：「『知道後』，知道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一切行是無常的』知道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一切行是苦的』.....『一切法是無我』.....（中略）『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知道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不依止者』，有二種依止：渴愛的依止與見的依止.....（中略）這是渴愛的依止.....（中略）這是見的依止。捨斷渴愛的依止後；斷念見的依止後是不依止眼者；不依止耳者；不依止鼻者；不依止舌者；不依止身者；不依止意者；諸色.....諸聲音.....諸氣味.....諸味道.....諸所觸.....家.....團體(眾).....住所.....（中略）所見、所聞、所覺、能被識知的諸法不依止者、不黏著者、不陷入者、不固著者、不把心朝向(勝解)者。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知道法後成為不依止者。

「對有或對無有，該者的渴愛不被發現」：「『渴愛』，色的渴愛、聲音的渴愛、氣味的渴愛、味道的渴愛、所觸的渴愛、法的渴愛。『該者的』，阿羅漢的；漏已滅盡者的。『對有』，對有見，『對無有』，對無有見。『對有』，對常恆見，『對無有』，對斷滅見。『對有』，對一再有、一再趣處、一再往生、一再結生、一再個體的生起。該者沒有渴愛，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為對有或對無有，該者的渴愛不被發現。

因為那樣，世尊說：

「該者沒有依止狀態：知道法後成為不依止者，  
對有或對無有，該者的渴愛不被發現。」

92.我說「他是寂靜者」：在諸欲上無期待者，                他的諸繫縛不被發現，他渡過愛著。

「我說他是『寂靜者』」：「寂靜者為平靜下來者、冷卻者、止息者。我說他、我講述他、我談說他、我說明他、我言說他。」為我說他是「寂靜者」。

「在諸欲上無期待者」：「『欲』，從攝頌有二種欲：事物之欲與污染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事物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污染之欲。在事物之欲上遍知後，在污染之欲上捨斷後、捨棄後、驅離後、作終結後、使之走到不存在後，當在欲上不期待時，成為已離欲者、已捨棄欲者、已排除欲者、已解脫欲者、已捨斷欲者、已斷念欲者，在欲上已離貪者、已無貪者、已捨棄貪者、已排除貪者、已解脫貪者、已捨斷貪者、已斷念貪者、不饑渴者、已冷卻者、已變清涼者、感受快樂者、以自己為梵已生者而住。」為在諸欲上無期待者。

「他的諸繫縛不被發現」：「繫縛」，有四種繫縛：貪婪的身繫縛、惡意的身繫縛、戒禁取的身繫縛、[只有]這是真實之執持的身繫縛[SN.45.175]。自己的見之貪為貪婪的身繫縛，在他人所說上的瞋怒不滿為惡意的身繫縛，執取自己的戒或禁制或戒與禁制為戒禁取的身繫縛，自己的見[之執持的身繫縛(Ni.13,147偈)]為[只有]這是真實之執持的身繫縛。「他的」，阿羅漢的；漏已滅盡者的。「他的諸繫縛不被發現」：「他沒有

諸繫縛，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為他的諸繫縛不被發現。

「他渡過愛著」：愛著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中略）貪婪、貪不善根。「愛著」，以何義為愛著？「散布的」為愛著；「廣大的」為愛著；「廣布的」為愛著；「不正的」為愛著；「它強制」為愛著；「它奪取」為愛著；「詐欺的」為愛著；「毒根」為愛著；「毒果」為愛著；「毒受用」為愛著；又或「那個廣大的渴愛：在色上.....在聲音上.....在氣味上.....在味道上.....在所觸上.....在家上.....在群眾上.....在住處上.....（中略）在所見、所聞、所覺、能被識知的諸法上被擴大的執著」為愛著。「他渡過愛著」：「這個愛著的渴愛他度脫、超越、通過、越過、克服。」為他渡過愛著。

因為那樣，世尊說：

「我說『他是寂靜者』：在諸欲上無期待者，  
他的諸繫縛不被發現，他渡過愛著。」

93.他的兒子、家畜，田地與宅地不被發現，即使拿取的(我)或拒絕的(非我的)，在他沒被發現。

「他的兒子、家畜，土地與宅地不被發現」：「不」為否定。「他的」，阿羅漢的、漏已滅盡者的。「兒子們」，有四種兒子：自己生的兒子、田地生的兒子、養子兒子、徒弟兒子。「家畜」，山羊與羊、雞與豬、象牛馬騾馬。「田地」，粳稻田、稻田、綠豆田、豆田、大麥田、小麥田、芝麻田。「宅地」，住家宅地、庫房前庭宅地、後院宅地、園林宅地、住處宅地。「他的兒子、家畜，土地與宅地不被發現」：「他的兒子之執著(遍取)，或家畜之執著，或土地之執著，或宅地之執著它們沒有、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為他的兒子、家畜，土地與宅地不被發現。

「即使拿取的(我)或拒絕的(非我的)，在他沒被發現」：「『已得到的』為我見；『被拒絕的』為斷見，他沒有『已得到的』被握持；沒有『被拒絕的』應該被解脫，凡沒有其被握持的則沒有其應該被解脫的；凡沒有其應該被解脫的則沒有其被握持的，阿羅漢是已越過緊握與釋放者、已越過增長與衰退者，他是已降下狀態者、已實踐行為者.....（中略）生死輪迴，沒有他的再生。」為即使拿取的(我)或拒絕的(非我的)，在他沒被發現。

因為那樣，世尊說：

「他的兒子、家畜，田地與宅地不被發現，  
即使拿取的(我)或拒絕的(非我的)，在他沒被發現。」

94.凡夫們以該者會說他，還有沙門婆羅門們，對他-那個不被重視，因此在諸言說上不動搖。

「凡夫們以該者會說他，還有沙門婆羅門們」：「『凡夫』，『他們使很多污染出生。』為凡夫；『很多未被除去(殺)的身見者』為凡夫；『看很多大師臉色者』為凡夫；『未從很多一切趣處出來者』為凡夫；『他們造作很多種種造作。』為凡夫；『他

們被很多種種暴流沖走。』為凡夫；『他們以很多種種折磨而熱惱。』為凡夫；『他們被很多種種熱惱遍燒盡。』為凡夫；『在很多五種欲上貪染者、貪求者、繫結者、迷昏頭者、染著者、附著者、固著者、障礙者』為凡夫；『被很多五蓋覆蓋、包住、覆障、關閉、覆藏、包覆者』為凡夫。『沙門』，凡任何從這裡之外走入遊行、進入遊行。『婆羅門』，凡任何對別人稱呼朋友者。凡夫們以該者會說他，還有沙門婆羅門們，凡夫凡能以貪說；凡能以瞋說；凡能以癡說；凡能以慢說；凡能以見說；凡能以掉舉說；凡能以疑說；凡能以煩惱潛在趨勢說他為『染者』，或『惡心者』，或『愚昧者』，或『被繫縛者』，或『執取者』，或『來到散亂者』，或『來到不合意者』，或『來到剛毅者』者，那些造作已被捨斷，對諸造作的已被捨斷的狀態以什麼趣處能說他為『墮地獄者』，或『墮畜生界者』，或『墮餓鬼界者』，或『人』，或『天』，或『有色者』，或『無色者』，或『有想者』，或『無想者』，或『既非有想者也非無想者』？他沒有因、沒有緣、沒有因素以此能說、能講述、能談說、能說明、能言說。」為凡夫們以該者會說他，還有沙門婆羅門們。

「對他-那個不被重視」：「『對他』，對阿羅漢；對漏已滅盡者。『重視』，有二種重視：[因]渴愛的重視與[因]見的重視.....（中略）這是渴愛重視的.....（中略）這是見重視的。他的渴愛的重視已被捨斷、見的重視已被斷念，以渴愛的重視之已被捨斷的狀態、見的重視之已被斷念的狀態，他們置(作)無渴愛或無見在前面(重視)後而行，無渴愛為旗、無渴愛為幢、無渴愛為增上，無見為旗、無見為幢、無見為增上，不被渴愛或見跟隨而行。」為對他-那個不被重視。

「因此在諸言說上不動搖」：「『因此』，因此；那個理由；那個因；那個緣；那個因由。關於所說的，對斥責、對指責、對責罵、對不稱讚、對帶著不讚美的，他不搖動、不動搖、不移動、不發抖、不顫抖(強發抖)、不大顫抖(強大發抖)。」為因此在諸言說上不動搖。

因為那樣，世尊說：

「凡夫們以該者會說他，還有沙門婆羅門們，

對他-那個不被重視，因此在諸言說上不動搖。」

95.離貪求的、不慳吝的，牟尼不會說在優秀者中，                在相同者中、在下劣者中，不建構者不來到建構。

「離貪求的、不慳吝的」：「『貪求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中略）貪婪、貪不善根。凡他的這著貪求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者，他被稱為離貪求的，他在色上是不貪求的.....（中略）在所見、所聞、所覺、能被識知的諸法是不貪求的、不被繫縛的、不被迷戀的、無罪過的、已離貪求的、已無貪求的、已捨棄貪求的、已排除貪求的、已解脫貪求的、已捨斷貪求的、已斷念貪求的、不饑渴的.....（中略）以自己為梵已生者而住。』為離貪求的。『不慳吝的』，『慳吝』，有五種慳吝：[對]住處的慳吝、家的慳吝、利得的慳吝、稱讚的慳吝、法的慳吝，凡像這樣.....（中略）之執見，這被稱為慳吝。凡他的這著慳吝被捨斷、被斷絕、

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者，他被稱為不慳吝的。」為離貪求的、不慳吝的。

「牟尼不會說在優秀者中，在相同者中、在下劣者中」：「『牟尼』，牟尼被稱為智.....（中略）超越染著網後他是牟尼。『我是優勝者』，或『我是同等者』，或『我是下劣者』他不說、不談論、不談說、不說明、不言說。」為牟尼不會說在優秀者中，在相同者中、在下劣者中。

「不建構者不來到建構」：「『建構』，有二種建構：[因]渴愛的建構與[因]見的建構.....（中略）這是渴愛的建構.....（中略）這是見的建構。『他的渴愛的建構已被捨斷、見的建構已被斷念，以渴愛的建構之已被捨斷的狀態、見的建構之已被斷念的狀態，渴愛的建構或見的建構他不來到、不到達、不抵達、不握持、不執取、不執著。』為不來到建構。『不建構者』，『建構』，有二種建構：[因]渴愛的建構與[因]見的建構.....（中略）這是渴愛的建構.....（中略）這是見的建構。他的渴愛的建構已被捨斷、見的建構已被斷念，以渴愛的建構之已被捨斷的狀態、見的建構之已被斷念的狀態，渴愛的建構或見的建構他不作、不使之產生、不使之生產、不使之生起、不使之生出。」為不建構者不來到建構。

因為那樣，世尊說：

「離貪求的、不慳吝的，牟尼不會說在優秀者中，  
在相同者中、在下劣者中，不建構者不來到建構。」

96.在世間中該者沒有自己的，且不以沒有的憂愁，以及不走到諸法中，他確實被稱為「寂靜者」。

「在世間中該者沒有自己的」：「『該者的』，阿羅漢的；漏已滅盡者的。『在世間中沒有自己的』，他的任何色之類的、受之類的、想之類的、行之類的、識之類的『這是我的，或這是他人的。』被握持、被執取、被執著、被取著、被信解，他沒有、不存在.....（中略）被智火染燒。」為在世間中該者沒有自己的。

「且不以沒有的憂愁」：「已變易的事他不悲傷，或在變易的事中他不悲傷：『我的眼已變易』他不悲傷；『我的耳.....我的鼻.....我的舌.....我的身.....我的意.....我的諸色.....我的諸聲音.....我的諸氣味.....我的諸味道.....我的諸所觸.....我的諸法.....我的家.....我的團體(眾).....我的住所.....我的利得.....我的名聲.....我的稱讚.....我的樂.....我的衣服.....我的施食.....我的床座.....我的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我的母親.....我的父親.....我的兄弟.....我的姊妹.....我的兒子.....我的女兒.....我的朋友.....我的同事.....我的親族.....我的有血緣者已變易』他不憂愁、不疲累、不悲泣、不捶胸地號哭，不來到迷亂。」這樣是且不以沒有的憂愁。

或者，「被不實的苦受觸達、折磨、結合、具備，他不憂愁、不疲累、不悲泣、不捶胸地號哭，不來到迷亂；被眼疾觸達、折磨、結合、具備，他不憂愁、不疲累、不悲泣、不捶胸地號哭，不來到迷亂；被耳疾.....被鼻疾.....被舌疾.....被身疾.....被頭疾.....被外耳疾.....被口疾.....被齒疾.....被咳.....被喘.....被外鼻病.....被熱病.....被老.....被腹疾.....被昏迷.....被下痢.....被腹痛.....被霍亂.....被麻瘋.....被腫瘤.....被癬.....被肺病.....



被癩癩.....被輪癩.....被疥癬.....被風癬.....被搔傷(一種癩病).....被皮膚乾裂.....被血膽病.....被糖尿病.....被痔瘡.....被疹子(癬子水泡).....被痔瘻(潰瘍).....被膽等起的疾病.....被痰等起的疾病.....被風等起的疾病.....被[三者]集合也的疾病.....被時節變化生的疾病.....被不正的姿勢而生的疾病.....被突然來襲的疾病.....被業果報生的疾病.....被冷.....被熱.....被飢餓.....被口渴[.....被糞.....被尿].....被虻蚊風烈日蛇的接觸觸達、折磨、結合、具備，他不憂愁、不疲累、不悲泣、不搥胸地號哭，不來到迷亂。」這樣也是且不以沒有的憂愁。

或者，「在不存在的、不被知道的、不被發現的中[心想]：『啊！我的那個確實沒有了，如果確實有我的那個，我確實沒得到那個。』他不憂愁、不疲累、不悲泣、不搥胸地號哭，不來到迷亂。」這樣也是且不以沒有的憂愁。

「以及不走到諸法中」：「不走到意欲的非去處；不走到瞋的非去處；不走到癡的非去處；不走到恐怖的非去處；不因貪而去(走到)；不因瞋而去；不因癡而去；不因慢而去；不因見而去；不因掉舉而去；不因疑而去；不因煩惱潛在趨勢而去，不被爭吵(不和合)法載走、帶走、運載、搬運。」為以及不走到諸法中。

「他確實被稱為『寂靜者』」：「『他是寂靜者、寂止者、平靜下來者、冷卻者，止息者。』被稱、被說、被講述、被談說、被說明、被言說。」為他確實被稱為「寂靜者」。

因為那樣，世尊說：

「在世間中該者沒有自己的，且不以沒有的憂愁，

以及不走到諸法中，他確實被稱為『寂靜者』。」

在崩解前經的說明第十[已完成]。

摘記：

- 1.在死之前證解脫者能被稱為寂靜者---描述解脫者的模樣。
- 2.一分隨學：不憤怒、不害怕、不炫耀(慢)、不後悔、考量後說、不掉舉、言語自制、不詭計，不熱望、不慳吝、不傲慢、不嫌惡、不離間、不流漏、不懷敵意、不貪味。

12/12/2020 10:45

## 11.爭吵爭辯經的說明

### 11.爭吵爭辯經的說明

其次，爭吵爭辯經的說明將說：

97.從哪裡有很多爭吵爭辯，悲泣、憂愁連同慳吝？ 慢、極慢連同離間語，那些從哪裡有很多？ 來吧！請你說那個。

「從哪裡有很多爭吵爭辯」：「爭吵」，以一個行相為爭吵，「爭辯」也是那個。凡爭吵者，那是爭辯；凡爭辯者，那是爭吵。或者，以另一個行相，爭辯被稱為爭吵的前部份。國王與國王爭辯，剎帝利與剎帝利爭辯，婆羅門與婆羅門爭辯，屋主與屋主爭辯，母親與兒子爭辯，兒子與母親爭辯，父親與兒子爭辯，兒子與父親爭辯，兄弟與兄弟爭辯，兄弟與姊妹爭辯，姊妹與兄弟爭辯，朋友與朋友爭辯[MN.13]，這是爭辯。什麼是爭吵？在家熱衷棍棒者以身體、言語作爭吵，出家犯戒者以身體、言語作爭吵，這是爭吵。

「從哪裡有很多爭吵爭辯」：「爭吵與爭辯，從哪裡有很多？從哪裡被生起？從哪裡被產生？從哪裡被出生？從哪裡被生出？從哪裡被出現？什麼是其因由？什麼是其集？什麼是其生？什麼根源？」「他詢問爭吵與爭辯的根；他詢問原因；他詢問因由；他詢問生成；他詢問產生；他詢問等起；他詢問食；他詢問所緣；他詢問緣；他詢問集，他強詢問、乞求、請求、使之明淨。」為從哪裡有很多爭吵爭辯。

「悲泣、憂愁連同慳吝」：「『悲泣』，被親族的損失(不幸)觸達，或財物、疾病、戒、見的損失(喪失)觸達，遭遇某些損失、接觸某些苦法者有悲歎、悲、哭泣、悲泣、悲歎的狀態、悲泣的狀態、言語、無益的話、嘟囔、泣言、涕泣、泣言的狀態。『憂愁』，被親族的不幸觸達，或財物、疾病、戒、見的損失觸達，遭遇某些損失、接觸某些苦法者有愁、憂愁、憂愁的狀態、內部的愁、內部的遍愁、內部的燃燒、內部的遍燃燒，心的遍燃燒、憂、愁箭。『慳吝』，有五種慳吝：[對]住處的慳吝、家的慳吝、利得的慳吝、稱讚的慳吝、法的慳吝，凡像這樣的慳吝、慳吝樣子、慳吝狀態、慳貪、吝嗇、小氣、心緊握狀態，這被稱為慳吝。此外，蘊慳吝也是慳吝；界慳吝也是慳吝；處慳吝也是慳吝之執見，這被稱為慳吝。」為悲泣、憂愁連同慳吝。

「慢、極慢連同離間語」：「『慢』，這裡，某些以出生，或以姓氏，或以良家子，或以容色美如蓮花，或以財產，或以研究(習得)，或以業處，或以工巧處，或以明處(學術)，或以所聞，或以辯才，或以某事使之產生慢。『極慢』，這裡，某一類人或以出生，或以姓氏.....（中略）或以某事輕蔑他人。『離間語』，這裡，某一類人是離間語者，他從這裡聽聞後，為了對這些人離間而在那裡說，或者，他從那裡聽聞後，為了對那些人離間而在這裡說，像這樣，他是和合的破壞者、分裂的散播者、樂於不和合者、愛好不和合者、喜歡不和合者、作不和合之言說者，這被稱為離間語者。此外，以二種原因產生離間語：以欲求成為可愛的，或以分裂的欲求。怎樣是以欲求成為可愛的

產生離間語？『對這位，我將成為可愛的，我將成為合意的，我將成為親密的，我將成為密友，我將成為親切的。』這樣是以欲求成為可愛的產生離間語。怎樣是以分裂的欲求產生離間語？『這些怎樣會成為種種，會成為分離，會成為分裂，會成為二種，會成為矛盾，會成為二派，令破裂，不令會合，令住於苦、不安樂。』這樣是以分裂的欲求產生離間語。」為慢、極慢連同離間語。

「那些從哪裡有很多？來吧！請你說那個」：「『爭吵、爭辯、悲泣、憂愁、慳吝、慢、極慢、離間語』這八種污染從哪裡有很多？從哪裡被生起？從哪裡被產生？從哪裡被出生？從哪裡被生出？從哪裡被出現？什麼是其因由？什麼是其集？什麼是其生？什麼根源？」「他詢問這八種污染的根；他詢問原因；他詢問因由；他詢問生成；他詢問產生；他詢問等起；他詢問食；他詢問所緣；他詢問緣；他詢問集，他強詢問、乞求、請求、使之明淨。」「那些從哪裡有很多？來吧！請你說那個」：「來吧！請你講述、請你講解、請你教導、請你告知、請你建立、請你揭開、請你解析、請你闡明、請你說明。」為那些從哪裡有很多？

來吧！請你說那個。

因為那樣，化人說：

「從哪裡有很多爭吵爭辯，悲泣、憂愁連同慳吝？

慢、極慢連同離間語，那些從哪裡有很多？

來吧！請你說那個。」

98.可愛的有很多爭吵爭辯，悲泣、憂愁連同慳吝，慢、極慢連同離間語，爭吵爭辯被慳吝上軛，以及在爭辯生起處有離間語。

「可愛的有很多爭吵爭辯，悲泣、憂愁連同慳吝」：「可愛的」，有二種可愛的：眾生或諸行。什麼是可愛的眾生？這裡，凡他們是對他想要有利益的、想要有益的、想要軛安穩的母親，或父親，或兄弟，或姊妹，或兒子，或女兒，或朋友，或同事，或親族，或有血緣者，這些是可愛的眾生。什麼是可愛的諸行？合意的諸色、合意的諸聲音、合意的諸氣味、合意的諸味道、合意的諸所觸，這些是可愛的諸行。

可愛的事物疑懼被搶奪時他們作爭吵，當被搶奪時他們也作爭吵，當已被搶奪時他們也作爭吵；可愛的事物疑懼變易時他們作爭吵，當變易時他們也作爭吵，當已變易時他們也作爭吵。可愛的事物疑懼被搶奪時他們爭辯，當被搶奪時他們也爭辯，當已被搶奪時他們也爭辯；可愛的事物疑懼變易時他們爭辯，當變易時他們也爭辯，當已變易時他們也爭辯。可愛的事物疑懼被搶奪時他們悲泣，當被搶奪時他們也悲泣，當已被搶奪時他們也悲泣；可愛的事物疑懼變易時他們悲泣，當變易時他們也悲泣，當已變易時他們也悲泣。可愛的事物疑懼被搶奪時他們憂愁，當被搶奪時他們也憂愁，當已被搶奪時他們也憂愁；可愛的事物疑懼變易時他們憂愁，當變易時他們也憂愁，當已變易時他們也憂愁。可愛的事物他們守護、保護、遍取(把持)、珍愛(當作自己的)、慳吝。

「慢、極慢連同離間語」：「依止可愛的事物後使之產生慢；依止可愛的事物後使之產生極慢。怎樣是依止可愛的事物後使之產生慢？『我們是合意的色、聲音、氣味、味道、所觸的得到者。』這樣是依止可愛的事物後使之產生慢。怎樣是依止可愛的事物

後使之產生極慢？『我們是合意的色、聲音、氣味、味道、所觸的得到者，而這些其他人不是合意的色、聲音、氣味、味道、所觸的得到者。』這樣是依止可愛的事物後使之產生極慢。『離間語』，這裡，某一類人是離間語者，他從這裡聽聞後，為了對這些人離間而在那裡說……（中略）這樣是以分裂的欲望產生離間語{……（中略）}。」為慢、極慢連同離間語。

「爭吵爭辯被慳吝上軛」：「『爭吵、爭辯、悲泣、憂愁、慢、極慢、離間語』這七種污染在慳吝上被上軛、強上軛、朝向上軛、完全朝向上軛。」為爭吵爭辯被慳吝上軛。

「以及在爭辯生起處有離間語」：「當爭辯生起時、產生時、出生時、生出時、出現時產生離間語：他從這裡聽聞後，為了對這些人離間而在那裡說，或者，他從那裡聽聞後，為了對那些人離間而在這裡說，像這樣，他是和合的破壞者、分裂的散播者、樂於不和合者、愛好不和合者、喜歡不和合者、作不和合之言說者，這被稱為離間語者。此外，以二種原因產生離間語：以欲求成為可愛的，或以分裂的欲望。怎樣是以欲求成為可愛的產生離間語？『對這位，我們將成為可愛的，我們將成為合意的，我們將成為親密的，我們將成為密友，我們將成為親切的。』這樣是以欲求成為可愛的產生離間語。怎樣是以分裂的欲望產生離間語？『這些怎樣會成為種種，會成為分離，會成為分裂，會成為二種，會成為矛盾，會成為二派，令破裂，不令會合，令住於苦、不安樂。』這樣是以分裂的欲望產生離間語。」為以及在爭辯生起處有離間語。

因為那樣，世尊說：

「可愛的有很多爭吵爭辯，悲泣、憂愁連同慳吝，

慢、極慢連同離間語，爭吵爭辯被慳吝上軛，以及在爭辯生起處有離間語。」

99.世間中可愛的從哪個因由：還有凡以貪在世間走動？願望與完成從哪個因由：凡有來世的人？

「世間中可愛的從哪個因由」：「『可愛的從哪個因由？從哪裡被生起？從哪裡被產生？從哪裡被出生？從哪裡被生出？從哪裡被出現？什麼是其因由？什麼是其集？什麼是其生？什麼根源？』他詢問可愛的之根……（中略）他詢問集，他強詢問、乞求、請求、使之明淨。」為世間中可愛的從哪個因由。

「還有凡以貪在世間走動」：「『還有凡』為剎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羅、在家人、出家人、天、人。『貪』，凡貪、貪求、貪求的狀態，貪著、染著、染著的狀態，貪婪、貪不善根。『走動』，走動、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在世間』：在苦界的世間、人類的世間、天的世間、蘊的世間、界的世間、處的世間。」為還有凡以貪在世間走動。

「願望與完成從哪個因由」：「『願望與完成從哪個因由？從哪裡被生起？從哪裡被產生？從哪裡被出生？從哪裡被生出？從哪裡被出現？什麼是其因由？什麼是其集？什麼是其生？什麼根源？』他詢問願望與完成的根……（中略）他詢問集，他強詢問、乞求、請求、使之明淨。」為願望與完成從哪個因由。「凡有來世的人」：「凡有依怙、有庇護所、有避難所、有歸依所、有完成與依怙的人。」為凡有來世的人。

因為那樣，化人說：

「世間中可愛的從哪個因由：還有凡以貪在世間走動？

願望與完成從哪個因由：凡有來世的人？」

100.世間中可愛的為意欲因由：還有凡以貪在世間走動，願望與完成從這個因由：凡有來世的人。

「世間中可愛的為意欲因由」：「意欲」，凡在諸欲上之欲的意欲、欲的貪、欲的歡喜、欲的渴愛、欲的情愛、欲的取著、欲的焦熱、欲的迷戀、欲的暴流、欲的輓(繫縛)、欲的執取、欲的意欲蓋。此外，有五種意欲：遍求的意欲、獲得的意欲、受用的意欲、貯藏的意欲、花費的意欲。什麼是遍求的意欲？這裡，某一類人正是取著者、希求者、意欲已生者，他遍求諸色.....諸聲音.....諸氣味.....諸味道.....遍求諸所觸，這是遍求的意欲。什麼是獲得的意欲？這裡，某一類人正是取著者、希求者、意欲已生者，他獲得諸色.....諸聲音.....諸氣味.....諸味道.....獲得諸所觸，這是獲得的意欲。什麼是受用的意欲？這裡，某一類人正是取著者、希求者、意欲已生者，他受用諸色.....諸聲音.....諸氣味.....諸味道.....受用諸所觸，這是受用的意欲。什麼是貯藏的意欲？這裡，某一類人正是取著者、希求者、意欲已生者，他作財物的蓄積：「將有災害的情況。」這是貯藏的意欲。什麼是花費的意欲？這裡，某一類人正是取著者、希求者、意欲已生者，他使財物花費於象兵、馬兵、車兵、弓箭兵、步兵：「這些將守護、保護、伺候我。」這是花費的意欲。「可愛的」，有二種可愛的：眾生或諸行.....（中略）這些是可愛的眾生.....（中略）這些是可愛的諸行。「世間中可愛的為意欲因由」：「可愛的意欲是其因由；意欲是其集；意欲是其生；意欲是其根源。」為世間中可愛的為意欲因由。

「還有凡以貪在世間走動」：「『還有凡』為剎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羅、在家人、出家人、天、人。『貪』，凡貪、貪求、貪求的狀態，貪著、染著、染著的狀態，貪婪、貪不善根。『走動』，走動、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在世間』：在苦界的世間.....（中略）處的世間。」為還有凡以貪在世間走動。

「願望與完成從這個因由」：願望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完全貪).....（中略）貪婪、貪不善根。「完成」，這裡，某一類人當遍求諸色時他得到色，成為完成色者；諸聲音.....諸氣味.....諸味道.....諸所觸[.....諸法].....家.....團體(眾).....住所.....利得.....名聲.....稱讚.....樂.....衣服.....施食.....住處.....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經.....律.....阿毘達磨.....林野支.....常乞食支.....糞掃衣支.....但三衣支.....次第乞食支.....食後不受食支.....常坐[不臥]支.....隨處住支.....初禪.....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虛空無邊處等至.....識無邊處等至.....無所有處等至.....當遍求非想非非想處等至時他得到非想非非想處等至，成為完成非想非非想處等至者。

「以希望耕田，以希望播種種子，

搬運財物的商人們，以希望走去海，

我以該希望住立：願那個我的希望成功。」[Thag.18, 530偈]

願望的成功被稱為完成。「願望與完成從這個因由」：「願望與完成從這裡意欲是其因由；意欲是其集；意欲是其生；意欲是其根源。」為願望與完成從這個因由。

「凡有來世的人」：「凡有依怙、有庇護所、有避難所、有歸依所、有完成與依怙的人。」為凡有來世的人。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世間中可愛的為意欲因由：還有凡以貪在世間走動，

願望與完成從這個因由：凡有來世的人。」

101.世間中意欲從個因由呢？還有判斷從哪裡有很多？ 憤怒、虛妄語與諸疑惑，還有凡被沙門說的諸法？

「世間中意欲從個因由呢」：「『意欲從哪個因由？從哪裡被生起？從哪裡被產生？從哪裡被出生？從哪裡被生出？從哪裡被出現？什麼是其因由？什麼是其集？什麼是其生？什麼根源？』他詢問意欲之根……（中略）他詢問集，他強詢問、乞求、請求、使之明淨。」為世間中意欲從個因由呢。

「還有判斷從哪裡有很多」：「『判斷從哪裡有很多？從哪裡被生起？從哪裡被產生？從哪裡被出生？從哪裡被生出？從哪裡被出現？什麼是其因由？什麼是其集？什麼是其生？什麼根源？』他詢問判斷之根……（中略）他詢問集，他強詢問、乞求、請求、使之明淨。」為還有判斷從哪裡有很多。

「憤怒、虛妄語與諸疑惑」：「『憤怒』為凡像這樣心的瞋害、敵意、嫌惡、敵對、瞋怒、憤怒、激怒、瞋恚、瞋怒、邪惡，心的瞋害、瞋意、忿怒、發怒、已發怒的狀態、瞋恚、生氣、生氣的狀態、瞋害、激怒、激怒的狀態、反對、敵意、殘暴的憤怒、暴怒、心的不悅意。虛妄所言被稱為妄語，疑惑被稱為疑。」為憤怒、虛妄語與諸疑惑。

「還有凡被沙門說的諸法」：「『還有凡[諸法]』，凡被憤怒、虛妄語與諸疑惑俱行、俱生、相雜、相應、同生、同滅、同一個依處、同一個所緣，這些被稱為還有凡諸法。或者，凡那些其它種類的、被其它參與的污染，這些也被稱為還有凡諸法。『被沙門說的』，被已平息惡的沙門、已拒斥惡法的婆羅門、已破壞污染根的比丘、已解脫一切惡不善根繫縛者說、被解說、被講解、被教導、被告知、被建立、被揭開、被解析、被闡明、被說明的。」為還有凡被沙門說的諸法。

因為那樣，化人說：

「世間中意欲從個因由呢？還有判斷從哪裡有很多？

憤怒、虛妄語與諸疑惑，還有凡被沙門說的諸法？」

102.在世間中凡他們說「合意的、不合意的」，依止那個後意欲產生， 在諸色上看見不存在與存在後，在世間中人作判斷。

「在世間中凡他們說『合意的、不合意的』」：「『合意的』，樂受與令人想要的事務。『不合意的』，苦受與令人不想要的事務。『在世間中凡他們說』，凡他們說、凡他們講述、凡他們談說、凡他們說明、凡他們言說。」為在世間中凡他們說「合意的、不合意的」。

「依止那個後意欲產生」：「依止合意的、不合意的後；依止樂、苦後；依止喜悅、憂戚後；依止令人想要的、令人不想要的後；依止親愛、嫌惡後意欲產生、發生、被生起、被產生、出生、生出。」為依止那個後意欲產生。

「在諸色上看見不存在與存在後」：「在諸色上」，四大與四大之所造色。什麼是色的存在？凡色的存在、生起、產生、出生、生出、出現，這是色的存在。什麼是色的不存在？凡色的滅盡、消散、破壞、遍破壞、無常性、消失，這是色的不存在。「在諸色上看見不存在與存在後」：「在色上存在與不存在看見後、看到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為在諸色上看見不存在與存在後。

「在世間中人作判斷」：「『判斷』，有二種判斷：渴愛的判斷與見的判斷。怎樣是作渴愛的判斷？這裡，某一類人未生起的財產不生起，且已生起的財產走到遍盡，他這麼想：『為何我的未生起的財產不生起，且已生起的財產走到遍盡？』他又這麼想：『對致力於穀酒、果酒、酒放逸處實踐者[的我]，我的未生起的財產不生起，且已生起的財產走到遍盡；對致力不適合時間之街道行實踐者，我的未生起的財產不生起，且已生起的財產走到遍盡；對流連展覽會實踐者，我的.....，對致力賭博放逸處實踐者，我的.....對致力惡朋友[的交往]實踐者，我的未生起的財產不生起，且已生起的財產走到遍盡；對致力怠惰實踐者，我的未生起的財產不生起，且已生起的財產走到遍盡。[DN.31,第247段]』這樣作智後，他不親近六個財產的敗散口；親近六個財產的增益口，這樣是作渴愛的判斷。

或者，他以耕田，或以買賣，或以牧牛，或以王臣，或以其它技能實行(行動)，這樣也是作渴愛的判斷。怎樣是作見的判斷？這裡，當眼已生起時他意識到(知道)：『我的真我已生起。』當眼已消失時他意識到：『我的真我已消失；我的真我已離去。』這樣是作見的判斷。當耳.....當鼻.....當舌.....當身.....當色.....當聲音.....當味道.....當氣味.....當所觸已生起時他意識到(知道)：『我的真我已生起。』當所觸已消失時他意識到：『我的真我已消失；我的真我已離去。』這樣也是作見的判斷；他使之產生、使之生產、使之生起、使之生出。『人』為眾生、人類、學生婆羅門.....（中略）摩奴所生者。『在世間』：在苦界的世間.....（中略）處的世間。」為在世間中人作判斷。

因為那樣，世尊說：

「在世間中凡他們說『合意的、不合意的』，依止那個後意欲產生，

在諸色上看見不存在與存在後，在世間中人作判斷。」

103.憤怒、虛妄語與諸疑惑，這些法也都二種地存在，                疑惑者應該在智路上學習：諸法被沙門解說知道後。

「憤怒、虛妄語與諸疑惑」：「『憤怒』為凡像這樣心的瞋害、敵意.....（中略）虛妄所言被稱為妄語，疑惑被稱為疑。依止令人想要的事務後憤怒被生起；依止令人不想要的事務後憤怒也被生起。依止令人想要的事務後生起妄語；依止令人不想要的事務後也生起妄語。依止令人想要的事務後生起疑惑；依止令人不想要的事務後也生起疑惑。

怎樣是依止令人不想要的事務後憤怒被生起？依止令人不想要的事務後憤怒自然被生起：『他已對我行不利。』憤怒被生起；『他對我行不利。』憤怒被生起；『他將對

我行不利。』憤怒被生起；『他已對我的所愛者、合意者行不利.....行不利.....將行不利。』憤怒被生起；『他已對我的不愛者、不合意者行有利.....行有利.....將行有利。』憤怒被生起，這樣是依止令人不想要的事務後憤怒被生起。

怎樣是依止令人想要的事務後憤怒被生起？令人想要的事務疑懼被搶奪時憤怒被生起，當被搶奪時憤怒也被生起，當已被搶奪時憤怒也被生起；令人想要的事務的事物疑懼變易時憤怒被生起，當變易時憤怒也被生起，當已變易時憤怒也被生起，這樣是依止令人想要的事務後憤怒被生起。

怎樣是依止令人不想要的事務後生起妄語？這裡，某一類人被手銬的繫縛繫縛，為了那個繫縛的脫離故意虛妄地說(說故意的虛妄).....或被繩索的繫縛繫縛.....或被腳鐐的繫縛繫縛.....或被籐索的繫縛繫縛.....或被葛蔓的繫縛繫縛.....或被扔入的繫縛繫縛.....或被圍欄的繫縛繫縛.....或被村落市鎮城市國家的繫縛繫縛.....或被地方的繫縛繫縛，為了那個繫縛的脫離故意虛妄地說，這樣是依止令人不想要的事務後生起妄語。

怎樣是依止令人想要的事務後生起妄語？這裡，某一類人為了合意的色之因故意虛妄地說，為了合意的聲音.....為了[合意的]氣味.....為了[合意的]味道.....為了[合意的所觸]之因.....衣服之因.....團食之因.....臥坐具之因.....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之因故意虛妄地說，這樣是依止令人想要的事務後生起妄語。

怎樣是依止令人不想要的事務後生起疑惑？『我將會從眼疾脫離嗎？我將不會從眼疾脫離嗎？我將會從耳疾脫離嗎？鼻疾.....舌疾.....身疾.....頭疾.....外耳疾.....口疾.....我將會從齒疾脫離嗎？我將不會從齒疾脫離嗎？』這樣是依止令人不想要的事務後生起疑惑。

怎樣是依止令人想要的事務後生起疑惑？『我將會得到合意的色嗎？我將不會得到合意的色嗎？我將會得到合意的聲音嗎？.....氣味.....味道.....所觸.....家.....群眾.....住處.....利得.....名聲.....稱讚.....快樂.....衣服.....施食.....臥坐具.....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這樣是依止令人想要的事務後生起疑惑。」為憤怒、虛妄語與諸疑惑。

「這些法也都二種地存在」：「當存在著合意的、不合意的時；當存在著樂、苦時；當存在著喜悅、憂戚時；當存在著令人想要、令人不想要時；當存在著親愛、嫌惡時，當被知道時、當被發現時[都]有。」為這些法也都二種地存在。

「疑惑者應該在智路上學習」：智是智路；智的所緣也是智路；與智一起生起的法也是智路，如聖道是聖路；天道是天路；梵道是梵路，這樣，智是智路；智的所緣也是智路；與智一起生起的法也是智路。

「學」，有三種學：增上戒學、增上心學、增上慧學。什麼是增上戒學？這裡，比丘是持戒者，住於被波羅提木叉的自制自制，具足正行行境，在諸微罪中看見可怕的，在諸學處上受持後學習。小戒蘊、大戒蘊為戒依止的基礎，行為的[自我]抑制，自制的入口，善法等至(達到)的上首，這是增上戒學。什麼是增上心學？這裡，比丘就從離諸欲後.....（中略）進入後住於[不苦不樂，由平靜而遍淨之念]的第四禪，這是增上心學。什麼是增上慧學？這裡，比丘是有慧者，具備導向生起與滅沒、聖、洞察、導向苦的完全滅盡之慧，他如實知道「這是苦。」.....（中略）如實知道「這是導向苦滅道



跡。」.....（中略）如實知道「這些是漏。」.....（中略）如實知道「這是導向漏滅道跡。」這是增上慧學。

「疑惑者應該在智路上學習」：「疑惑者，有懷疑、有困惑、有疑念、有猶豫的人，為了到達智、為了觸達智、為了作證智應該學增上戒，應該學增上心，應該學增上慧，這三學，當朝向(注意到)時應該學習；當知道時應該學習；當看見時應該學習；當省察時應該學習；當心確立(決意)時應該學習；當以信勝解時應該學習；當活力努力時應該學習；當念現起時應該學習；當心定(集中)時應該學習；當以慧了知時應該學習；當證知應該被證知的時應該學習；當遍知應該被遍知的時應該學習；當捨斷應該被捨斷的時應該學習；當修習應該被修習的時應該學習；當作證應該被作證的時應該學習、應該實踐、應該善實踐、受持後應該轉起。」為疑惑者應該在智路上學習。

「諸法被沙門解說知道後」：「『知道後』，知道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被說、被解說、被講解、被教導、被告知、被建立、被揭開、被解析、被闡明、被說明：『一切行是無常的』知道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被說、被解說、被講解、被教導、被告知、被建立、被揭開、被解析、被闡明、被說明；『一切行是苦的』.....『一切法是無我』.....『以無明為緣有諸行(而諸行存在)』.....（中略）『以生為緣有老死』.....『以無明滅有行滅(而行滅存在)』.....（中略）『以生滅有老死滅』.....『這是苦』.....（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這些是漏』.....（中略）『這是導向漏滅道跡』.....『這些法應該被證知』.....『這些法應該被遍知』.....『這些法應該被捨斷』.....『這些法應該被修習』.....『這些法應該被作證』.....六觸處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五取蘊的.....四大的.....『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知道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被說、被解說、被講解、被教導、被告知、被建立、被揭開、被解析、被闡明、被說明。

這被世尊說：『比丘們！我以證智教導法，非不以證智；我有因緣教導法，非無因緣；我教導有神變的法，非無神變，比丘們！當我以證智教導法，非不以證智；我有因緣教導法，非無因緣；我教導有神變的法，非無神變時，[我的]勸誡應該被做；教誡應該被做，比丘們！這對你們足以是滿足的、歡喜[悅意的]、喜悅的：世尊是遍正覺者，法被[世尊]善說，僧團是善行者。[AN.3.126]』還有，在當這個解說被說時，一萬個世間界震動[DN.1,第149段]。』為諸法被沙門解說知道後。

因為那樣，世尊說：

「憤怒、虛妄語與諸疑惑，這些法也都二種地存在，

疑惑者應該在智路上學習：諸法被沙門解說知道後。」

104.合意的與不合意的從哪個因由？在什麼不存在時這些確實不存在？ 不存在還有存在凡這個道理，請你為我說這個從哪個因由。

「合意的與不合意的從哪個因由」：「合意的與不合意的從哪個因由？從哪裡被生起？從哪裡被產生？從哪裡被出生？從哪裡被生出？從哪裡被出現？什麼是其因由？什麼是其集？什麼是其生？什麼根源？」「他詢問合意的與不合意的根.....（中略）他詢問集，他強詢問、乞求、請求、使之明淨。」為合意的與不合意的從哪個因由。

「在什麼不存在時這些確實不存在」：「當什麼不存在時、當不被知道時它們沒有；當不被發現時合意的與不合意的它們沒有、不存在、不發生、不被生起、不被產生、不出生、不生出。」為在什麼不存在時這些確實不存在。

「不存在還有存在凡這個道理」：「什麼是合意的、不合意的之存在？凡合意的、不合意的之存在、發生，它生起、產生、出生、生出、出現，這是合意的、不合意的之存在。什麼是合意的、不合意的之不存在？凡合意的、不合意的之滅盡、消散、破壞、遍破壞、無常性、消失，這是合意的、不合意的之不存在。『凡這個道理』，凡最高的道理者。」為不存在還有存在凡這個道理。

「請你為我說這個從哪個因由」：「『這個』，凡我詢問的；凡我乞求的；凡我請求的；凡使我明淨的。『請你講述』，『請你講述、請你解說、請你講解、請你教導、請你告知、請你建立、請你揭開、請你解析、請你闡明、請你說明。』為請你為我講述這個。『從哪個因由』，凡其因由、凡其集、凡其生、凡其根源。」為請你為我說這個從哪個因由。

因為那樣，化人說：

「合意的與不合意的從哪個因由？在什麼不存在時這些確實不存在？」

不存在還有存在凡這個道理，請你為我說這個從哪個因由。」

105.合意的不合意的為觸因由，在觸不存在時這些確實不存在，                不存在還有存在凡這個道理，我為你說這個從這個因由。

「合意的不合意的為觸因由」：緣於應該感受樂的觸樂受生起，凡就其應該感受樂的觸之滅，對應那個所感受的：緣於應該感受樂的觸所生起的樂受它被滅；它被平靜下來。緣於應該感受苦的觸生起苦受，凡就其應該感受苦的觸之滅，對應那個所感受的：緣於應該感受苦的觸所生起的苦受它被滅；它被平靜下來。緣於應該感受不苦不樂的觸不苦不樂受受生起，凡就其應該感受不苦不樂的觸之滅，對應那個所感受的：緣於應該感受不苦不樂的觸所生起的不苦不樂受它被滅；它被平靜下來。「合意的不合意的為觸因由」：「合意的與不合意的從觸是其因由；從觸是其集；從觸是其生；從觸是其根源。」為合意的不合意的為觸因由。

「在觸不存在時這些確實不存在」：「當觸不存在時、當不被知道時它們沒有；當不被發現時合意的與不合意的它們沒有、不存在、不發生、不被生起、不被產生、不出生、不生出、不出現。」為在觸不存在時這些確實不存在。

「不存在還有存在凡這個道理」：「存在之見從觸是其因由；不存在之見也從觸是其因由。『凡這個道理』，凡最高的道理者。」為不存在還有存在凡這個道理。

「我為你說這個從這個因由」：「『這個』，凡你詢問者；凡你乞求者；凡你請求者；凡使你明淨者。『我講述』，『我講述、我講解、我教導、我告知、我建立、我揭開、我解析、我闡明、我說明。』為我為你講述這個。『從這裡是其因由』，從這裡：觸是其集；觸是其生；觸是其根源。」為我為你說這個從這個因由。

因為那樣，世尊說：

「合意的不合意的為觸因由，在觸不存在時這些確實不存在，

不存在還有存在凡這個道理，我為你說這個從這個因由。」

106.世間中觸從個因由呢？還有諸所有物從哪裡有很多？ 在什麼不存在時我所執不存在？在什麼消失時諸觸不觸達？

「世間中觸從個因由呢」：「『觸從哪個因由？從哪裡被生起？從哪裡被產生？從哪裡被出生？從哪裡被生出？從哪裡被出現？什麼是其因由？什麼是其集？什麼是其生？什麼根源？』他詢問觸之根；他詢問原因.....（中略）他詢問集，他強詢問、乞求、請求、使之明淨。」為世間中觸從個因由呢。

「還有諸所有物從哪裡有很多」：「『所有物從哪裡有很多？從哪裡被生起？從哪裡被產生？從哪裡被出生？從哪裡被生出？從哪裡被出現？什麼是其因由？什麼是其集？什麼是其生？什麼根源？』他詢問所有物之根；他詢問原因.....（中略）他詢問集，他強詢問、乞求、請求、使之明淨。」為還有諸所有物從哪裡有很多？。

「在什麼不存在時我所執不存在」：「在什麼不存在時、在不被知道時它沒有；當不被發現時我所執沒有、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為當什麼不存在時沒有我所執。

「當什麼消失時觸不觸達」：「當什麼消失時；當不存在時；當已穿越時；當已越過時；當已克服時觸不觸達。」為當什麼消失時觸不觸達。

因為那樣，化人說：

「世間中觸從個因由呢？還有諸所有物從哪裡有很多？

當什麼不存在時沒有我所執？當什麼消失時觸不觸達？」

107.緣於名與色有觸，想要之因由有所有物， 在想要不存在時沒有我所執，當色被明瞭時觸不觸達。

「緣於名與色有觸」：緣於眼與色而生起眼識，三者的會合有觸，眼與在色之中的諸色(屬於色的諸色)，除了眼觸外，還有相應諸法在名之中(屬於名)，這樣，緣於名與色有觸。緣於耳與聲音而生起耳識，三者的會合有觸，耳與在色之中的諸聲音(屬於色的諸聲音)，除了耳觸外，還有相應諸法在名之中，這樣，緣於名與色有觸。緣於鼻與氣味而生起鼻識，三者的會合有觸，鼻與在色之中的諸氣味，除了鼻觸外，還有相應諸法在名之中，這樣，緣於名與色有觸。緣於舌與味道而生起舌識，三者的會合有觸，舌與在色之中的諸味道，除了舌觸外，還有相應諸法在名之中，這樣，緣於名與色有觸。緣於身與所觸而生起身識，三者的會合有觸，身與在色之中的諸所觸，除了身觸外，還有相應諸法在名之中，這樣，緣於名與色有觸。緣於意與法而生起意識，三者的會合有觸，[意]所依色[心所依；心臟]在色之中，有色的諸法在色之中，除了意觸外，還有相應諸法在名之中，這樣，緣於名與色有觸。

「想要之因由有所有物」：想要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中略）貪婪、貪不善根。「所有物」，有二種所有物：[因]渴愛的所有物與[因]見的所有物.....（中略）這是渴愛的所有物.....（中略）這是見的所有物。「想要之因由有所有物」：「所有物以想要為其因由、以想要為其因、以想要為其緣、以想要為其原因、以想要為其根源。」為想要之因由有所有物。

「在想要不存在時沒有我所執」：想要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中略）貪婪、貪不善根。「我所執」，有二種我所執：[因]渴愛的我所執與[因]見的我所執.....（中略）這是渴愛的我所執.....（中略）這是見的我所執。「在想要不存在時沒有我所執」：「當想要不存在時、當不被知道時它沒有；當不被發現時我所執沒有、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為在想要不存在時沒有我所執。

「在色不存在時諸觸不觸達」：「色」，四大與四大之所造色，「當色被明瞭時」，以四種行相色被明瞭：以已知明瞭、以衡量明瞭、以捨斷明瞭、以越過明瞭。怎樣是以已知明瞭為色被明瞭？他知道色：「凡任何色、一切色是四大及四大之所造色。」他知道；他看見，這樣是以已知明瞭為色被明瞭。

怎樣是以衡量明瞭為色被明瞭？作這樣已知後衡量色，他衡量為無常的、苦的、病、腫瘤、箭、禍、疾病、另一邊的、敗壞、災難、禍害、恐怖、災禍、搖動的、易壞的、不堅固的、無庇護所、無避難所、無歸依所、被捨的、虛偽的、空的、無我的、過患、變易法、不實的、不幸的根、殺害者、無有的、有漏的、有為的、魔的餌、生法、老法、病法、死法、愁悲苦憂絕望法、污染法、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這樣是以衡量明瞭為色被明瞭。

怎樣是以捨斷明瞭為色被明瞭？這樣衡量後色關聯的欲、貪他捨斷、驅離、作終結、使之走到不存在。這被世尊說：「比丘們！凡色關聯的欲、貪，你們要捨斷，這樣，那個色必將被捨斷，根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SN.22.25]」這樣是以捨斷明瞭為色被明瞭。

怎樣是以越過明瞭為色被明瞭？四無色等至的得到者諸色被明瞭(被消失)、被弄清楚(被消滅[以下循例])、被穿越、被越過、被克服，這樣是以越過明瞭為色被明瞭。以這四種行相為色被明瞭。

「在色不存在時諸觸不觸達」：「當色被明瞭時；當被弄清楚時；當被穿越時；當被越過時；當被克服時五觸不觸達：眼觸、耳觸、鼻觸、舌觸、身觸。」為當色已消失時觸不觸達。

因為那樣，世尊說：

「緣於名與色有觸，想要之因由有所有物，

在想要不存在時沒有我所執，在色不存在時諸觸不觸達。」

108.怎樣達到者的色變成不存在？樂還有苦怎樣變成不存在？ 請你為我說這個關於變成不存在，「願我們知道那個」是我的意。

「怎樣達到者的色變成不存在」：「達到者的怎樣」，達到者的怎樣；行道者的怎樣；行動者的怎樣；使之轉起者的怎樣；守護者的怎樣；使之持續者的怎樣；使之存續者的色怎樣變成不存在；使不存在；被穿越；被越過；被克服。」為怎樣達到者的色變成不存在。

「樂還有苦怎樣變成不存在」：「樂與苦怎樣變成不存在；使不存在；被穿越；被越過；被克服。」為樂還有苦怎樣變成不存在。

「請你為我說這個關於變成不存在」：「『這個』，『凡我詢問者；凡我乞求者；凡我請求者；凡使我明淨者。』為這個。『請你為我講述』，『請你為我講述、請你說、請你講解、請你教導、請你告知、請你建立、請你揭開、請你解析、請你闡明、請你說明。』為請你為我講述這個。『關於變成不存在』，關於變成不存在為使不存在、被穿越、被越過、被克服。」為請你為我說這個關於變成不存在。

「『願我們知道那個』是我的意」：「『願我們知道那個』，『願我們知道那個；願我們了知；願我們了別；願我們確知；願我們貫通。』為願我們知道那個。『是我的意』，像這樣是我的意；像這樣是我的心；像這樣是我的意向；像這樣是我的意識。」為「願我們知道那個」是我的意。

因為那樣，化人說：

「怎樣達到者的色變成不存在？樂還有苦怎樣變成不存在？

請你為我說這個關於變成不存在，「願我們知道那個」是我的意。」

109.非想之有想者、非離想之有想者，也非無想者、非不存在想者，這樣達到者的色變成不存在，因為虛妄之部分想是其因由。

「非想之有想者、非離想之有想者」：「想之有想者被稱為凡以平常(自然)想住立者，但他不是以平常想住立者。離想之有想者被稱為發瘋者與凡為心混亂者，但他不是發瘋者，也不是心混亂者。」為非想之有想者、非離想之有想者。

「也非無想者、非不存在想者」：「無想者被稱為進入滅[等至]者與凡為無想眾生，但他不是進入滅[等至]者，也不是無想眾生。想消失者被稱為凡四無色等至的得到者，但他不是四無色等至的得到者。」為也非無想者、非不存在想者。

「這樣達到者的色變成不存在」：「這裡，比丘從樂的捨斷.....（中略）他進入後住於.....的第四禪，在心是這樣入定的、遍純淨的、淨化的、無穢的、離隨雜染的、柔軟的、適合作業的、住立的、到達不動的時，為了虛空無邊處等至的得到，他抽出心使轉向無色道具足的。」為作者這樣；行道者這樣；行動者這樣；使之轉起者這樣；守護者這樣；使之持續者這樣；使之存續者這樣明瞭色；使之被弄清楚；被穿越；被越過；被克服。」為這樣達到者的色變成不存在。

「因為虛妄之概念為想因由」：「虛妄就是虛妄之部分：渴愛虛妄之部分、見虛妄之部分、慢虛妄之部分，想是其因由；想是其集；想是其生；想是其根源。」為因為虛妄之概念為想因由。

因為那樣，世尊說：

「非想之有想者、非離想之有想者，也非無想者、非不存在想者，

這樣達到者的色變成不存在，因為虛妄之概念為想因由。」

110.凡我們詢問你-你為我們講述，我們詢問你其它的-來吧！請你說那個，這個範圍一些確實說最高的：這裡賢智者們對夜叉的純淨，或者也說此外其它的呢？

「凡我們詢問你-你為我們講述」：「凡我們詢問你的、我們乞求的、我們請求的、使我們明淨的。『你為我們講述』，被講述、被解說、被講解、被教導、被告知、被建立、被揭開、被解析、被闡明、被說明。」為凡我們詢問你-你為我們講述。

「我們詢問你其它的-來吧！請你說那個」：「我們要詢問你其它的；我們要乞求你其它的；我們要請求你其它的；我們使你其它的明淨；我們要詢問你更上的。『來吧！請你說那個』，來吧！請你講述；請你講解；請你教導；請你告知；請你建立；請你揭開；請你解析；請你闡明；請你說明。」為我們詢問你其它的-來吧！請你說那個。

「這個範圍一些確實說最高的：這裡賢智者們對夜叉的純淨」：「一些沙門婆羅門們說、談論、談說、說明、言說這個無色等至是第一的、最勝的、殊勝的、上首的、最上的、最頂尖的。『夜叉的』，眾生的、人類的、學生婆羅門的、人的、個人的、生命的、到出生者的、有情的、到因陀羅者的、摩奴所生者的。『純淨』，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這裡的賢智者們』，這裡的賢智的之說者、牢固的之說者、[有]方法的之說者、[有]理由的之說者、[有]特相的之說者、[有]根據的之說者、以自己主張為可能的之說者。」為「這個範圍一些確實說最高的：這裡賢智者們對夜叉的純淨。

「或者也說此外其它的呢」：「或者一些沙門婆羅門他們穿越、越過、克服這些無色等至後說、談論、談說、說明、言說此無色等至外還有其它更上之夜叉的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呢？」為或者也說此外其它的呢？

因為那樣，化人說：

「凡我們詢問你-你為我們講述，我們詢問你其它的-來吧！請你說那個，  
這個範圍一些確實說最高的：這裡賢智者們對夜叉的純淨，  
或者也說此外其它的呢？」

111.這個範圍一些確實說最高的：這裡賢智者們對夜叉的純淨，但他們中一些說宗義：善巧的說者們在無殘餘的上。

「這個範圍一些確實說最高的：這裡賢智者們對夜叉的純淨」：「有一些沙門、婆羅門是常恆論者，他們講、談論、談說、說明、言說這個無色等至是第一的、最勝的、殊勝的、上首的、最上的、最頂尖的。『夜叉的』，眾生的、人類的、學生婆羅門的、人的、個人的、生命的、到出生者的、有情的、到因陀羅者的、摩奴所生者的。『清淨』，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這裡的賢智者們』，這裡的賢智的之說者、牢固的之說者、[有]方法的之說者、[有]理由的之說者、[有]特相的之說者、[有]根據的之說者、以自己主張為可能的之說者。」為這個範圍一些確實說最高的：這裡賢智者們對夜叉的純淨。

「但他們中一些說宗義：善巧的說者們在無殘餘的上」：「就屬於那些沙門、婆羅門中，一些沙門婆羅門是斷滅論者、有之恐懼者，他們歡喜無有，他們告知『眾生的寂靜、寂止、平息、滅、止息』：『先生！無論誰自從這真我以身體的崩解被斷滅、消失；死後不存在，這個情形是無殘餘的。』『善巧的說者』，善巧的之說者、賢智的之說者、牢固的之說者、[有]方法的之說者、[有]理由的之說者、[有]特相的之說者、[有]根

據的之說者、以自己主張為可能的之說者。」為但他們中一些說宗義：善巧的說者們在無殘餘的上。

因為那樣，世尊說：

「這個範圍一些確實說最高的：這裡賢智者們對夜叉的純淨，

但他們中一些說宗義：善巧的說者們在無殘餘的上。」

112.但知道「這些是依止的」後，那位考察的牟尼知道諸依止的後，解脫者  
知道後不來到爭辯，明智者不與有非有會合。」

「知道『這些是依止的』後」：「『這些』為惡見者們。『依止的』，知道『[這些是]依止常見的』後；知道『依止斷見的』後；知道『依止常斷見的』後，他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為但知道「這些是依止的」後。

「那位考察的牟尼知道諸依止的後」：「『牟尼』，牟尼被稱為智.....（中略）超越染著網後他是牟尼。牟尼知道『[這些是]依止常見的』後；知道『依止斷見的』後；知道『依止常斷見的』後，他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他是考察者』，他是賢智者、有慧者、有覺者、有智者、聰明者、有智慧者。」為那位考察的牟尼知道諸依止的後。「解脫者知道後不來到爭辯」：「『知道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解脫者』，『脫離者、解脫者、遍脫離者、善解脫者，不執取後究竟解脫：「一切行是無常的」知道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成為脫離者、解脫者、遍脫離者、善解脫者，不執取後究竟解脫；「一切行是苦的」.....「一切法是無我」.....（中略）「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知道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成為脫離者、解脫者、遍脫離者、善解脫者，不執取後究竟解脫。』為知道後成為解脫者。『他不來到爭辯』，他不作爭吵、不作爭論、不作爭執、不作爭辯、不作異執。這被世尊說：『阿其威色那！這樣心解脫的比丘不同意什麼，不爭辯什麼，以及凡在世間中說的以那個無執取地說。[MN.74]』」為解脫者知道後不來到爭辯。

「明智者與有非有不合」：「『與有非有』，與業有之[種種]有，與欲有之再有；與欲有之業有，與色有之再有；與色有之業有，與無色有之再有；與無色有之業有，與一再有之再有；與一再趣處，與一再往生，與一再結生，與一再個體的一再生出不會合、不集合、不握持、不執取、不執著。『明智者』，明智者為賢智者、有慧者、有覺者、有智者、聰明者、有智慧者。」為明智者與有非有不合。

因為那樣，世尊說：

「知道『這些是依止的』後，那位考察的牟尼知道諸依止的後，

解脫者知道後不來到爭辯，明智者不與有非有會合。」

爭吵爭辯經的說明第十一[已完成]。

摘記：

- 1.名色→觸→合不合意→意欲→所愛→爭吵/悲憂/憤怒/疑惑/慳吝/慢/離間/妄語。
- 2.有願望與完成者有來世。

12/12/2020 11:15

## 12.配置小經的說明

### 12.配置小經的說明

其次，配置小經的說明將說：

113.各自見的停留者，握持後善巧者們種種地說：凡這樣知道他感知法，斥責這個者他是不完全者。

「各自見的停留者」：「有些沙門、婆羅門是惡見者，他們以六十二惡見中的某個惡見把持後、把握後、拿起後、執取後、執著後，他們在各自的見上住、共住、居住、住留(遍住)，如在家人在家中住，或有罪者在罪中住，或有污染者在污染中住。同樣的，有些沙門、婆羅門是惡見者，他們以六十二惡見中的某個惡見把持後、把握後、拿起後、執取後、執著後，他們在各自的見上住、共住、居住、住留(遍住)。」為各自見的停留者。

「握持後善巧者們種種地說」：「『握持後』，把持後、把握後、拿起後、執取後、執著後他們種種地告知；他們多方面地告知；他們互相[衝突]地告知；他們個別地告知；他們不同一地告知(說)，他們講述、他們談說、他們說明、他們言說。『善巧者們』，善巧的之說者、賢智的之說者、牢固的之說者、[有]方法的之說者、[有]理由的之說者、[有]特相的之說者、[有]根據的之說者、以自己主張為可能的之說者。」為握持後善巧者們種種地說。

「凡這樣知道他感知法」：「凡法、見、道跡、道者他感知、知道、見到、貫通。」為凡這樣知道他感知法。

「斥責這個者他是不完全者」：「凡斥責法、見、道跡、道，他是不完全者；他是未完成者；他是不圓滿者；他是下劣者、卑劣者、劣等者、低者、低劣意向者、微不足道者。」為斥責這個者他是不完全者。

因為那樣，化人說：

「各自見的停留者，握持後善巧者們種種地說：

凡這樣知道他感知法，斥責這個者他是不完全者。」

114.也這樣握持後他們爭辯，並且說「對手是愚者、不善巧者」，這些人中哪個言說是真實的呢？因為這些人全部都是善巧的說者。

「也這樣握持後他們爭辯」：「這樣把持後、把握後、拿起後、執取後、執著後他們爭辯、作爭吵、作爭論、作爭執、作爭辯、作異執：『你不了知這法、律……（中略）或請你解開，如果你能夠。』」為也這樣握持後他們爭辯。

「並且說『對手是愚者、不善巧者』」：「『對手是愚者、下劣者、卑劣者、劣等者、低者、低劣意向者、微不足道者、不善巧者、無知者、進入無明者、無智慧者、無分別者(不聰明者)、劣慧者。』這樣說；這樣講述；這樣談說；這樣說明；這樣言說。」為並且說「對手是愚者、不善巧者」。



「這些人中哪個言說是真實的呢」：「這些沙門、婆羅門中哪一個說者是真實、如實、真正、事實、正確、不顛倒的？」為這些人中哪個言說是真實的呢。

「因為這些人全部都是善巧的說者」：「這些沙門、婆羅門全部都是善巧的之說者、賢智的之說者、牢固的之說者、[有]方法的之說者、[有]理由的之說者、[有]特相的之說者、[有]根據的之說者、以自己主張為可能的之說者。」為因為這些人全部都是善巧的說者。

因為那樣，化人說：

「也這樣握持後他們爭辯，並且說『對手是愚者、不善巧者』，

這些人中哪個言說是真實的呢？因為這些人全部都是善巧的說者。」

115.如果是對手的法不認可者，他是愚者、愚人(錫蘭版)、卑劣慧者，則全部都是愚者、極卑劣慧者：這些人全部都是見的停留者。

「如果是對手的法不認可者」：「當對手的法、見、道跡、道他不認可、不隨看、不合意(anānumananto?)、不同意、不隨喜時。」為如果是對手的法不認可者。

「他是愚者、愚人(錫蘭版)、卑劣慧者」：「對手是愚者、下劣者、卑劣者、劣等者、低者、低劣意向者、微不足道者，下劣慧者、卑劣慧者、劣等慧者、低慧者、低劣意向慧者、微不足道慧者。」為他是愚者、愚人(錫蘭版)、卑劣慧者。

「則全部都是愚者、極卑劣慧者」：「這些沙門、婆羅門全部都是愚者、下劣者、卑劣者、劣等者、低者、低劣意向者、微不足道者，全部都是下劣慧者、卑劣慧者、劣等慧者、低慧者、低劣意向慧者、微不足道慧者。」為則全部都是愚者、極卑劣慧者。

「這些人全部都是見的停留者」：「這些沙門、婆羅門全部都是惡見者，他們以六十二惡見中的某個惡見把持後、把握後、拿起後、執取後、執著後，他們在各自的見上住、共住、居住、住留(遍住)，如在家人在家中住，或有罪者在罪中住，或有污染者在污染中住。同樣的，這些沙門、婆羅門全部都是惡見者..... (中略) 停留(遍住)。」為這些人全部都是見的停留者。

因為那樣，世尊說：

「如果是對手的法不認可者，他是愚者、愚人(錫蘭版)、卑劣慧者，

則全部都是愚者、極卑劣慧者：這些人全部都是見的停留者。」

116.但如果以自己的見成為清白者(泰國版)，完全純淨慧者、善巧者、覺慧者，則那些人中沒有任何劣慧者，因為那些人的見都像那樣已完成。

「但如果以自己的見成為清白者(泰國版)」：「以自己的見、以自己的喜歡、以自己的愛好、以自己的主張成為{不}清白的、{不}淨白的、{不}皎潔的、[不]被污染的、[不]污染的。」為但如果以自己的見成為清白者(泰國版)。

「完全純淨慧者、善巧者、覺慧者」：「『完全純淨慧者、清淨慧者、遍純淨慧者、淨白慧者、皎潔慧者，或者，純淨看見者、清淨看見者、遍純淨看見者、淨白看見者、皎潔看見者』為完全純淨慧者。『善巧者』，『善巧者為賢智者、有慧者、有神通者、有智者、聰明者、有智慧者。』為完全純淨慧者、善巧者。『覺慧者』，覺慧者為

賢智者、有慧者、有神通者、有智者、聰明者、有智慧者。」為完全純淨慧者、善巧者、覺慧者。

「則那些人中沒有任何劣慧者」：「那些沙門、婆羅門中沒有任何下劣慧者、卑劣慧者、劣等慧者、低慧者、低劣意向慧者、微不足道慧者，就全部都是最勝慧者、殊勝慧者、上首慧者、最上慧者、最頂尖慧者。」為則那些人中沒有任何劣慧者。

「因為那些人的見都像那樣已完成」：「那些沙門、婆羅門的見像那樣已完成、已受持、已握持、已執取、已執著、已取著、已信解。」為因為那些人的見都像那樣已完成。

因為那樣，世尊說：

「但如果以自己的見成為清白者(泰國版)，完全純淨慧者、善巧者、覺慧者，則那些人中沒有任何劣慧者，因為那些人的見都像那樣已完成。」

117.我不說「如實」：凡他們互相說敵對者是愚者，他們作各自的見為真實，因此確實置對手為「愚者」。

「我不說這個『如實』」：「『不』為否定。『這』，『六十二惡見，這是如實、真正、事實、正確、不顛倒的。』我不講述(說)、我不講解、我不教導、我不告知、我不建立、我不揭開、我不解析、我不闡明、我不說明。」為我不說這個「如實」。

「凡他們互相說敵對者是愚者」：「『敵對者』為二個人、二個爭吵者、二個爭論者、二個論議者、二個爭辯者、二個諍訟者、二個論說者、二個交談者，他們互相這麼說、這麼講述、這麼談說、這麼說明、這麼言說[敵對者]為愚者、下劣者、卑劣者、劣等者、低者、低劣意向者、微不足道者。」為凡他們互相說敵對者是愚者。

「他們作各自的見為真實」：「世界是常恆的，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為他們作各自的見為真實。「世界是非常恆的，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中略)「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為他們作各自的見為真實。

「因此確實置對手為『愚者』」：「『因此』，因此；那個理由；那個因；那個緣；那個因由，他們置、看見、看到、注視、靜觀、觀察對手為愚者、下劣者、卑劣者、劣等者、低者、低劣意向者、微不足道者。」為因此確實置對手為「愚者」。

因為那樣，世尊說：

「我不說『這是如實』：凡他們互相說敵對者是愚者，他們作各自的見為真實，因此確實置對手為『愚者』。」

118.一些人說該者為「真實、如實」，其他人說那個為「虛偽的、虛妄的」，也這樣握持後他們爭辯，為何沙門們不同一地說？

「一些人說該者為『真實、如實』」：「凡法、見、道跡、道，一些沙門婆羅門這麼說、這麼講述、這麼談說、這麼說明、這麼言說：『這是真實、如實、真正、事實、正確、不顛倒的。』」為一些人說該者為「真實、如實」。

「其他人說那個為『虛偽的、虛妄的』」：「就那個法、見、道跡、道，一些沙門婆羅門這麼說、這麼講述、這麼談說、這麼說明、這麼言說：『這是虛偽的、這是虛妄

的、這是非事實、這是虛假的、這是不正確的。』」為其他人說那個為「虛偽的、虛妄的」。

「也這樣握持後他們爭辯」：「這樣把持後、把握後、拿起後、執取後、執著後他們爭辯、作爭吵、作爭論、作爭執、作爭辯、作異執：『你不了知這法、律……（中略）或請你解開，如果你能夠。』」為也這樣握持後他們爭辯。

「為何沙門們不同一地說」：「『為何』，為何？什麼是其理由？什麼是其因？什麼是其緣？什麼是其因由？什麼是其集？什麼是其生？什麼根源？他們不同一地告知；他們種種地告知；他們多方面地告知；他們互相[衝突]地告知；他們個別地告知(說)，他們講述、他們談說、他們說明、他們言說。」為為何沙門們不同一地說？

因為那樣，化人說：

「一些人說該者為『真實、如實』，其他人說那個為『虛偽的、虛妄的』，也這樣握持後他們爭辯，為何沙門們不同一地說？」

119.確實單一真實沒有第二的，知道的人在該處不應該爭辯，種種那些真實他們自己叫好，因此沙門們不同一地說。

「確實單一真實沒有第二的」：「單一真實被稱為苦滅、涅槃，那是一切行的止，一切依著的斷念，渴愛的滅盡、離貪、滅、涅槃。或者，單一真實被稱為道諦、出離諦、導向苦滅道跡、八支聖道，即：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為確實單一真實沒有第二的。

「知道的人在該處不應該爭辯」：「『不論在什麼上』，不論在什麼真實上。『人』，眾生的同義語。『了解的(者)』，凡真實的了解者、了知者、了別者、確知者、貫通者不應該作爭吵、不應該作爭論、不應該作爭執、不應該作爭辯、不應該作異執，爭吵、爭論、爭執、爭辯、異執他應該捨斷、應該驅離、應該作終結、應該使之走到不存在。」為知道的人在該處不應該爭辯。

「種種那些真實他們自己叫好」：「種種那些真實他們自己叫好、告知、談論、談說、說明、言說；『世界是常恆的，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他們自己叫好、告知、談論、談說、說明、言說；世界是非常恆的……（中略）『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他們自己叫好、告知、談論、談說、說明、言說。」為種種那些真實他們自己叫好。

「因此沙門們不同一地說」：「『因此』，因此；那個理由；那個因；那個緣；那個因由他們不同一地告知；他們種種地告知；他們多方面地告知；他們互相[衝突]地告知；他們個別地告知(說)，他們講述、他們談說、他們說明、他們言說。」為因此沙門們不同一地說。

因為那樣，世尊說：

「確實單一真實沒有第二的，知道的人在該處不應該爭辯，種種自己的真實他們叫好，因此沙門們不同一地說。」

120.為何他們說種種真實呢：好議論者、善巧的說者？聽聞的真實是眾多的、種種的，或者他們遵循推論？

「為何他們說種種真實呢」：「『為何』，為何？什麼是其理由？什麼是其因？什麼是其緣？什麼是其因由？他們告知種種的；他們告知多方面的；他們告知互相[衝突]的；他們告知各種的真實，他們講述、他們談說、他們說明、他們言說。」為為何他們說種種真實呢。

「好議論者、善巧的說者」：「『好議論者』，『他們反駁』為好議論者，或者，他們講、談論、談說、說明、言說各自的見：『世界是常恆的，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他們講、談論、談說、說明、言說；世界是非常恆的.....（中略）『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他們講、談論、談說、說明、言說。『善巧的說者』，善巧的之說者、賢智的之說者、牢固的之說者、[有]方法的之說者、[有]理由的之說者、[有]特相的之說者、[有]根據的之說者、以自己主張為可能的之說者。」為好議論者、善巧的說者。

「聽聞的真實是眾多的、種種的」：「聽聞的真實是眾多的、種種的、多方面的、互相[衝突]的、個別的。」為聽聞的真實是眾多的、種種的。

「或者他們遵循推論」：「或者他們以推論、思惟載走、帶走、運載、搬運。」這樣是或者他們遵循推論。或者，「他們被推論影響、被考察隨行、以自己的辯才說、談論、談說、說明、言說。」這樣也是或者他們遵循推論。

因為那樣，化人說：

「為何他們說種種真實呢：好議論者、善巧的說者？

聽聞的真實是眾多的、種種的，或者他們遵循推論？」

121. 「真實確實就不是眾多的、種種的，除了在世間中以想有諸常的外，以及  
在諸見上的推論被定見後，他們說『真實、虛妄』二種法。

「真實確實就不是眾多的、種種的」：「真實確實就不是眾多的、種種的、多方面的、互相[衝突]的、個別的。」為真實確實就不是眾多的、種種的。

「除了在世間中以想有諸常的外」：「除了認知常住之執後之外，世間中就只有單一真實被談論、談說、說明、言說：苦滅、涅槃，那是一切行的止，一切依著的斷念，渴愛的滅盡、離貪、滅、涅槃。或者，單一真實被稱為道諦、出離諦、導向苦滅道跡、八支聖道，即：正見.....（中略）正定。」為除了在世間中以想有諸常的外。

「以及在諸見上的推論被定見後，他們說『真實、虛妄』二種法」：「思擇、尋思、思惟他們思擇後、尋思後、思惟後，使惡見產生、生產、生起、生出；使惡見產生、生產、生起、生出後，他們這麼說、這麼講述、這麼談說、這麼說明、這麼言說：『我的是真實的，你的是虛妄的。』」為以及在諸見上的推論被定見後，他們說「真實、虛妄」二種法。

因為那樣，世尊說：

「真實確實就不是眾多的、種種的，除了在世間中以想有諸常的外，

以及在諸見上的推論被定見後，他們說『真實、虛妄』二種法。」

122. 在所見、所聞、戒與禁制或所覺上，以及依止這些後成為輕侮的看見者，  
在判斷上住立後成為歡笑者，以及說對手是『愚者、不善巧者』。

「在所見、所聞、戒與禁制或所覺上，以及依止這些後成為輕侮的看見者」：「『所見或所見之純淨；所聞或所聞之純淨；戒或戒之純淨；禁制或禁制之純淨；所覺或所覺之純淨，依止後、依靠後、拿起後、執取後、執著後。』為在所見、所聞、戒與禁制或所覺上。『以及依止這些後成為輕侮的看見者』，『不尊敬』為輕侮的看見者，或者，『使之生起憂戚』也為輕侮的看見者。」為在所見、所聞、戒與禁制或所覺上，以及依止這些後成為輕侮的看見者。

「在判斷上住立後成為歡笑者」：「『判斷被稱為六十二惡見[之見的判斷]，在見的判斷上、判斷的見上住立後、確立後、拿起後、執取後、執著後。』為在判斷上住立後。『成為歡笑者』，成為欣喜者、歡笑者、歡喜者、悅意者、完全滿意者，或者，顯露牙齒持續笑者。」為在判斷上住立後成為歡笑者。

「以及說對手是『愚者、不善巧者』」：「『對手是愚者、下劣者、卑劣者、劣等者、低者、低劣意向者、微不足道者、不善巧者、無知者、進入無明者、無智慧者、無分別者(不聰明者)、劣慧者。』這樣說；這樣講述；這樣談說；這樣說明；這樣言說。」為以及說對手是「愚者、不善巧者」。

因為那樣，世尊說：

「在所見、所聞、戒與禁制或所覺上，以及依止這些後成為輕侮的看見者，  
在判斷上住立後成為歡笑者，以及說對手是『愚者、不善巧者』。」

123.就以那個置對手為『愚者』，以及以那個說自己是『善巧者』，那位以自己說自己善巧者，輕侮其他人就說那個。

「就以那個置對手為『愚者』」：「就以那個因、以那個緣、以那個理由、以那個根源他置、看見、看到、注視、靜觀、觀察對手為愚者、下劣者、卑劣者、劣等者、低者、低劣意向者、微不足道者。」為就以那個置對手為「愚者」。

「以及以那個說自己是『善巧者』」：「自己(Ātumāno)被稱為自己(attā)。他也就以那個因、以那個緣、以那個理由、以那個根源[說]自己：我是善巧者、賢智者、有慧者、有覺者、有智者、聰明者、有智慧者。」為以及以那個說自己是「善巧者」。

「那位以自己說自己善巧者」：「就以自己[說]自己是善巧的之說者、賢智的之說者、牢固的之說者、[有]方法的之說者、[有]理由的之說者、[有]特相的之說者、[有]根據的之說者、以自己主張為可能的之說者。」為那位以自己說自己善巧者。

「輕侮其他人就說那個」：「『不尊敬』為鄙視其他人，或者，『使之生起憂戚』也為鄙視其他人。『就說那個』，就說那個惡見：像這樣，這個人是邪見者、顛倒見者。」為輕侮其他人就說那個。

因為那樣，世尊說：

「就以那個置對手為『愚者』，以及以那個說自己是『善巧者』，  
那位以自己說自己善巧者，輕侮其他人就說那個。」

124.他被違越之見完成，被慢陶醉成為自誇圓滿者，就被自己以意灌頂自己，因為他的那個見像那樣已完成。

「他被違越之見完成」：違越之見被稱為六十二惡見。以什麼理由違越之見被稱為六十二惡見？所有這些見已超過理由、已超過特相、已超過可能，也以這個理由違越之見被稱為六十二惡見。一切見都是違越之見。以什麼理由一切見被稱為違越之見？他們互相穿越、越過、克服後使惡見產生；使之生產、使之生起、使之生出，也以這個理由一切見都被稱為違越之見。「他被違越之見完成」：「他被違越之見完成、充滿，成為完美的。」為他被違越之見完成。

「被慢陶醉成為自誇圓滿者」：「『被自己的見、被見慢陶醉、放逸，成為瘋狂的、過量的。』為被慢陶醉。『自誇圓滿者』，自誇圓滿者、自誇完成者、自誇完美者。」為被慢陶醉成為自誇圓滿者。

「就被自己以意灌頂自己」：「就被自己以心灌頂自己：我是善巧者、賢智者、有慧者、有覺者、有智者、聰明者、有智慧者。」為就被自己以意灌頂自己。

「因為他的那個見像那樣已完成」：「他的那個見像那樣已完成、已受持、已握持、已執取、已執著、已取著、已信解。」為因為他的那個見像那樣已完成。

因為那樣，世尊說：

「他被違越之見完成，被慢陶醉成為自誇圓滿者，

就被自己以意灌頂自己，因為他的那個見像那樣已完成。」

125.如果確實以對手的言語成為卑劣者，則自己一起成為卑劣慧者，又如果自己是通曉吠陀者、明智者，則在沙門中沒有任何愚者。

「如果確實以對手的言語成為卑劣者」：「對對手如果[因]被言語、言詞斥責的原因、呵責的原因、辱罵的原因，對手[就]成為愚者、下劣者、卑劣者、劣等者、低者、低劣意向者、微不足道者。」為如果確實以對手的言語成為卑劣者。「則自己一起成為卑劣慧者」：「他也就因為那樣一起成為下劣慧者、卑劣慧者、劣等慧者、低慧者、低劣意向慧者、微不足道慧者。」為則自己一起成為卑劣慧者。

「又如果自己是通曉吠陀者、明智者」：「又如果自己是通曉吠陀者、明智者、賢智者、有慧者、有覺者、有智者、聰明者、有智慧者。」為又如果自己是通曉吠陀者、明智者。

「則在沙門中沒有任何愚者」：「在沙門中沒有任何愚者、下劣者、卑劣者、劣等者、低者、低劣意向者、微不足道者，就全部都是最勝慧者、殊勝慧者、上首慧者、最上慧者、最頂尖慧者。」為則在沙門中沒有任何愚者。

因為那樣，世尊說：

「如果確實以對手的言語成為卑劣者，則自己一起成為卑劣慧者，

又如果自己是通曉吠陀者、明智者，則在沙門中沒有任何愚者。」

126.凡宣說從這裡外其它法，他們是純淨的錯失者、不完全者，種種外道們也這樣說，因為他們被己見之貪極染著。

「凡宣說從這裡外其它法，他們是純淨的錯失者、不完全者」：「凡告知從這裡的其它法、見、道跡、道，他們是純淨道、清淨道、遍純淨道、淨白道、皎潔道的失去者、錯失者、顛落者、流失者，在完全智上的錯失者，他們是不完全者；他們是未完

成者；他們是不圓滿者；是下劣者、卑劣者、劣等者、低者、低劣意向者、微不足道者。」為凡宣說從這裡外其它法，他們是純淨的錯失者、不完全者。

「種種外道們也這樣說」：「宗派被稱為惡見，諸外道被稱為惡見者，種種外道們告知、談論、談說、說明、言說種種惡見。」為種種外道們也這樣說。

「因為他們被己見之貪極染著」：「被自己之見、見之貪染著、極染著。」為因為他們被己見之貪極染著。

因為那樣，世尊說：

「凡宣說從這裡外其它法，他們是純淨的錯失者、不完全者，  
種種外道們也這樣說，因為他們被己見之貪極染著。」

127.他們告知「只這裡是純淨」，他們說在其他諸法中沒有清淨，種種外道們也這樣被固定，在自己的路上在那裡宣稱(說)堅固者。

「他們告知『只這裡是純淨』」：「他們告知、談論、談說、說明、言說這裡是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世界是常恆的，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他們告知、談論、談說、說明、言說這裡是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世界是非常恆的.....（中略）『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他們告知、談論、談說、說明、言說這裡是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為他們告知「只這裡是純淨」。

「他們說在其他諸法中沒有清淨」：「除了自己大師的、法的講述的團體、見、道跡、道外，他捨棄、拔起、包圍一切異論：『那位大師不是一切智者，法不被善說，[其]團體不是善行者，見不是善的，道跡不被善安立，道不是出離的，在此處沒有純淨，或清淨，或遍純淨，或脫離，或解脫，或遍脫離，在此處沒有他們變得純淨，或變得清淨，或變得遍純淨，或被脫離，或被解脫，或被遍脫離，是下劣的、卑劣的、劣等的、低的、低劣意向的、微不足道的。』他們這麼說，這麼談論，這麼談說，這麼說明，這麼言說。」為他們說在其他諸法中沒有清淨。

「種種外道們也這樣被固定」：「宗派被稱為惡見，諸外道被稱為惡見者，在種種惡見上被固定、被止住、被黏著、被進入、被染著、被把心朝向。」為種種外道們也這樣被固定。

「在自己的路上在那裡宣稱(說)堅固者」：「法為自己的路；見為自己的路；道跡為自己的路；道為自己的路，在自己的路上為堅固的之說者、牢固的之說者、強的之說者、確立的之說者。」為在自己的路上在那裡宣稱(說)堅固者。

因為那樣，世尊說：

「他們告知『只這裡是純淨』，他們說在其他諸法中沒有清淨，  
種種外道們也這樣被固定，在自己的路上在那裡宣稱(說)堅固者。」

128.但在自己的路上宣稱堅固者，在這裡他應該置什麼對手為『愚者』？就是他自已會帶來爭執：說對手愚者、不純淨法者。

「但在自己的路上宣稱堅固者」：「自己的法、自己的見、自己的道跡、自己的道，在自己的路上為堅固的之說者、牢固的之說者、強的之說者、確立的之說者。」為但在自己的路上宣稱堅固者。

「在這裡他應該置什麼對手為『愚者』」：「『在這裡』，在自己的見上、在自己的喜歡上、在自己的愛好上、在自己的主張上，他能置什麼；能看見什麼；能看到什麼；能注視什麼；能靜觀什麼；能觀察什麼對手為愚者、下劣者、卑劣者、劣等者、低者、低劣意向者、微不足道者。」為在這裡他應該置什麼對手為「愚者」？

「就是他自己會帶來爭執：說對手愚者、不純淨法者」：「『對手為愚者、下劣者、卑劣者、劣等者、低者、低劣意向者、微不足道者、不純淨法者、不清淨法者、不遍純淨法者、不淨白法者。』這樣說者、這樣講述者、這樣談說者、這樣說明者、這樣言說者，就自己會帶來；會致使；會運來；會集起；會牽引；會引來；會握持；會執取；會執著爭吵、爭論、爭執、爭辯、異執。」為就是他自己會帶來爭執：說對手愚者、不純淨法者。

因為那樣，世尊說：

「但在自己的路上宣稱堅固者，在這裡他應該置什麼對手為『愚者』？

就是他自己會帶來爭執：說對手愚者、不純淨法者。」

129.在判斷上住立後、以自己衡量後，之後他在世間中來到爭辯，捨斷一切判斷後，人在世間中不作爭執。」

「在判斷上住立後、以自己衡量後」：「判斷被稱為六十二惡見[之見的判斷]，在判斷的見上住立後、確立後、拿起後、執取後、執著後為在判斷上住立後。『以自己衡量後』，以自己衡量後、測量後：『這位大師是一切智者。』以自己衡量後、測量後；這個法是被善說的.....這個團體是善行者.....這個見是善的.....這個道跡是善安立的.....『這個道是出離的。』以自己衡量後、測量後。」為在判斷上住立後、以自己衡量後。

「之後他在世間中來到爭辯」：「之後他被稱為未來。之後住立自己的教義後，就以自己來到、到達、抵達、握持、執取、執著爭吵、爭論、爭執、爭辯、異執。」這樣是之後他在世間中來到爭辯。或者，「之後與其它教義一起作爭吵、作爭論、作爭執、作爭辯、作異執：『你不了知這法、律.....（中略）或請你解開，如果你能夠。』」這樣也是之後他在世間中來到爭辯。

「捨斷一切判斷後」：「判斷被稱為六十二惡見[之見的判斷]，在見的判斷上、在一切判斷上拋棄後、放棄後、永遠放棄後、離棄後、捨斷後、驅離後、作終結後、使之走到不存在後。」為捨斷一切判斷後。

「人在世間中不作爭執」：「不作爭吵、不作爭論、不作爭執、不作爭辯、不作異執。這被世尊說：『阿其威色那！這樣心解脫的比丘不同意什麼，不爭辯什麼，以及凡在世間中說的以那個無執取地說。[MN.74]』『人』為眾生、人類、學生婆羅門、人、個人、生命、到出生者、有情、到因陀羅者、摩奴所生者。『在世間中』，在苦界的世間.....（中略）處的世間。」為人在世間中不作爭執。」

因為那樣，世尊說：



「在判斷上住立後、以自己衡量後，之後他在世間中來到爭辯，  
捨斷一切判斷後，人在世間中不作爭執。」

配置小經的說明第十二[已完成]。

摘記：

真理只有一個(單一真實Ekam saccam)，但各自陶醉於自己推論的邪見為真實而爭辯  
然後自貴賤他。

12/12/2020 16:40

## 13.配置大經的說明

### 13.配置大經的說明

其次，配置大經的說明將說：

130.凡任何這些見的停留者，以及那些爭辯「這才是真實的」者，那些全部都隨招致斥責，還是也在那裡得到稱讚？

「凡任何這些見的停留者」：「『凡任何』，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無剩餘地、整個地，這是遍取的言語，為『凡任何』。『見的停留者』，有些沙門、婆羅門是惡見者，他們以六十二惡見中的某個惡見把持後、把握後、拿起後、執取後、執著後，在各自的見上住、共住、居住、住留(遍住)，如在家人在家中住，或有罪者在罪中住，或有污染者在污染中住。同樣的，有些.....(中略)停留(遍住)。」為凡任何這些見的停留者。

「以及那些爭辯『這才是真實的』者」：「『世界是常恆的，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他們告知、談論、談說、說明、言說；世界是非常恆的.....(中略)『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他們告知、談論、談說、說明、言說。」為以及那些爭辯「這才是真實的」者。

「那些全部都隨招致斥責」：「那些沙門、婆羅門全都只跟隨斥責、只跟隨責罵、只跟隨責備；全都只被斥責、只被責罵、只被責備。」為那些全部都隨招致斥責。

「還是也在那裡得到稱讚」：「在那裡以自己的見、自己的喜歡、自己的愛好、自己的主張他們得到、獲得、抵達、發現讚賞、稱讚、稱譽、能被攜帶讚美的。」為還是也在那裡得到稱讚？

因為那樣，化人說：

「凡任何這些見的停留者，以及那些爭辯『這才是真實的』者，

那些全部都隨招致斥責，還是也在那裡得到稱讚？」

131.這[稱讚]確實是少的、對平靜是不足的，我說爭辯的果有二，看見這個後也不應該爭辯：視不爭辯狀態(地)為安穩者。

「這[稱讚]確實是少的、對平靜是不足的」：「『這個是少的』，『這個是少的；這個是劣等的；這個是僅一些的；這個是低的；這個是低劣意向的；這個是微不足道的。』為這個是少的。『對平靜是不足的』，屬於貪的對平靜、屬於瞋的對平靜、屬於癡的對平靜、屬於憤怒的.....屬於怨恨的.....屬於藏惡的.....屬於專橫的.....屬於嫉妒的.....屬於慳吝的.....屬於偽詐的.....屬於狡猾的.....屬於頑固的.....屬於激情的.....屬於慢的.....屬於極慢的.....屬於憍慢的.....屬於放逸.....屬於一切污染的.....屬於一切惡行的.....屬於一切惱患的.....屬於一切焦熱的.....屬於一切熱惱的.....屬於一切不善造作的對平靜、對寂止、對平靜下來、對冷卻、對斷念、對止息是不足的。」為這[稱讚]確實是少的、對平靜是不足的。

「我說爭辯的果有二」：「見的爭吵、見的爭論、見的爭執、見的爭辯、見的異執的果有二：有勝、敗；有得到、沒得到；有名聲、沒名聲；有斥責、稱讚；有苦、樂；有喜悅、憂鬱；有滿意的、不滿意的；有親愛、嫌惡；有得意的、沮喪的；有順適、反對。或者，『那個業是導向地獄的，導向畜生界的，導向餓鬼界的。』我說、我講解、我教導、我告知、我建立、我揭開、我解析、我闡明、我說明。」為我說爭辯的果有二。

「看見這個後也不應該爭辯」：「『看見這個後』，『這個過患：在見的爭吵、見的爭論、見的爭執、見的爭辯、見的異執上看見後、看到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為看見這個後。『他不應該爭辯』，他[不應該作評論、]不應該作爭吵、不應該作爭論、不應該作爭執、不應該作爭辯、不應該作異執，爭吵、爭論、爭執、爭辯、異執他應該捨斷、應該驅離、應該作終結、應該使之走到不存在。應該已從爭吵、爭論、爭執、爭辯、異執分離、已戒絕、已戒除、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應該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看見這個後也不應該爭辯。

「視不爭辯狀態(地)為安穩者」：「不爭辯地被稱為不死、涅槃，那是一切行的止，一切依著的斷念，渴愛的滅盡、離貪、滅、涅槃。看見、看到、注視、靜觀、觀察這不爭辯地為安穩、庇護所、避難所、歸依所、無恐懼的、無死的、不死、涅槃者。」為視不爭辯狀態(地)為安穩者。

因為那樣，世尊說：

「這[稱讚]確實是少的、對平靜是不足的，我說爭辯的果有二，

看見這個後也不應該爭辯：視不爭辯狀態(地)為安穩者。」

132.凡任何這些凡俗的一般意見，智者都不來到這一切， 那位無執著者為何會來到執著：在所見所聞上不作喜歡者？

「凡任何這些凡俗的一般意見」：「『凡任何』，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無剩餘地、整個地，這是遍取的言語，為『凡任何』。『一般意見』，一般意見被稱為六十二惡見之見的一般意見。『凡俗的』，『從凡夫所生起之一般意見』為凡俗的，或『廣泛從種種人所生起之一般意見』為凡俗的。」為凡任何這些凡俗的一般意見。

「智者都不來到這一切」：「智者為已到達明者、有智者、聰明者、有智慧者。世俗見引導這一切，他不到達、不抵達、不握持、不取著、不執著。」為智者都不來到這一切。

「那位無執著者為何會來到執著」：「『執著』，有二種執著：渴愛的執著與見的執著.....（中略）這是渴愛的執著.....（中略）這是見的執著。對他渴愛的執著已被捨斷；見的執著已被斷念，以渴愛的執著之已被捨斷的狀態、見的執著之已被斷念的狀態，『無執著的人為何會到達、抵達、握持、取著、執著色為我的真我』？受.....想.....行.....識.....趣處.....往生.....結生.....有(存在).....輪迴.....輪轉他為何會到達、抵達、握持、取著、執著？」為那位無執著者為何會來到執著。

「在所見所聞上不作喜歡者」：「在所見，或所見清淨，或所聞，或所聞清淨，或所覺，或所覺清淨上不作喜歡者，不作意欲者，不作情愛者，不作貪者；不使之出生者、不被生產者、不被生起者、不被生出者。」為在所見所聞上不作喜歡者。

因為那樣，世尊說：

「凡任何這些凡俗的一般意見，智者都不來到這一切，

那位無執著者為何會來到執著：在所見所聞上不作喜歡者？」

133.戒為最高者們說以抑制為純淨：受持禁制後現起者們，讓我們就在這裡學習然後會有純淨，善巧的說者被導引到有。

「戒為最高者們說以抑制為純淨」：「有些沙門、婆羅門是戒為最高論者，他們以戒的程度、以[自我]抑制的程度、以自制的程度、以不違犯的程度為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他們說、告知、談論、談說、說明、言說。』

沙門木地葛之子這麼說：屋主！我安立具備四法的男子是善的具足者、善的最高者、無上獲得的得到者、不能勝過的沙門，哪四個？屋主！這裡，他不以身作邪惡業，不說邪惡語，不以邪惡意向意圖，不以邪惡生活過活，屋主！我安立具備這四法的男子是善的具足者、善的最高者、無上獲得的得到者、不能勝過的沙門[MN.78]。同樣的，有些沙門、婆羅門是戒為最高論者，他們以戒的程度、以[自我]抑制的程度、以自制的程度、以不違犯的程度為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他們說、告知、談論、談說、說明、言說。』」為戒為最高者們說以抑制為純淨。

「受持禁制後現起者們」：「『禁制』，象禁制，或馬禁制，或牛禁制，或狗禁制，或烏鴉禁制，或毘瑟紐神禁制，或力天禁制，或滿賢禁制，或珠賢禁制，或火禁制，或龍禁制，或金翅鳥禁制，或夜叉禁制，或阿修羅禁制，或犍達婆禁制，或大王禁制，或月禁制，或日禁制，或因陀羅禁制，或梵天禁制，或天禁制，或方位禁制，他們執取後、受持後、拿取後、承擔後、拿起後、執取後、執著後被現起、被現前、被黏著、被進入、被染著、被把心朝向。」為受持禁制後現起者們。

「讓我們就在這裡學習然後會有純淨」：「『在這裡』，在自己的見、自己的喜歡、自己的愛好、自己的主張中。「讓我們學習」，讓我們學習、讓我們實踐、讓我們實行、受持後讓我們轉起。』為讓我們就在這裡學習。『然後會有純淨』，然後會有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為讓我們就在這裡學習然後會有純淨。

「善巧的說者被導引到有」：「『被導引到有』，『被導引到有、被陷入有、被取著有、被把心朝向有。』為被導引到有。『善巧的說者』，善巧的之說者、賢智的之說者、牢固的之說者、[有]方法的之說者、[有]理由的之說者、[有]特相的之說者、[有]根據的之說者、以自己主張為可能的之說者。」為善巧的說者被導引到有。

因為那樣，世尊說：

「戒為最高者們說以抑制為純淨：受持禁制後現起者們，

讓我們就在這裡學習然後會有純淨，善巧的說者被導引到有。」

134.如果他從戒與禁制死沒，行為失敗後他顫抖，他希求與祈望純淨，如從家遠行者被商隊捨棄。

「如果他從戒與禁制死沒」：「以二種原因他從戒與禁制死沒：以他人的打斷他死沒，或當未達到時他死沒。怎樣是以他人的打斷他死沒？『他人的打斷』：那位大師不是一切智者，法不被善說，[其]團體不是善行者，見不是善的，道跡不被善安立，道不是出離的，在此處沒有純淨，或清淨，或遍純淨；或脫離，或解脫，或遍脫離，在此處沒有他們變得純淨，或變得清淨，或變得遍純淨；或被脫離，或被解脫，或被遍脫離，是下劣的、卑劣的、劣等的、低的、低劣意向的、微不足道的，這樣是『他人的打斷』。這樣，當被打斷時大師死沒，法的講述死沒，團體死沒，見死沒，道跡死沒，道死沒，這樣是以他人的打斷他死沒。怎樣是當未達到時他死沒？當未達到戒時他從戒死沒，當未達到禁制時他從禁制死沒，當未達到戒與禁制時他從戒與禁制死沒，這樣是當未達到時他死沒。」為如果他從戒與禁制死沒。

「行為失敗後他顫抖」：「『他顫抖』，『戒或禁制或戒與禁制被我失去；被我違反；被我顛落；被我流失，我在完全智上是違反者。』他發抖、顫抖(強發抖)、大顫抖(強大發抖)。』為他顫抖。『行為失敗後』，『福行或非福行或不動行被我失去；被我違反；被我顛落；被我流失，我在完全智上是違反者。』他發抖、顫抖、大顫抖。」為行為失敗後他顫抖。

「他希求與祈望純淨」：「『他希求』，『他熱望戒，或他熱望禁制，或他熱望戒與禁制，他希求、祈求。』為他希求。『與祈望純淨』，他祈望戒的純淨，或他祈望禁制的純淨，或他祈望戒與禁制的純淨。」為他希求與祈望純淨。

「如從家遠行者被商隊捨棄」：「如男子已從家出去，以商隊為遠行者、住留者(生活者)，他被商隊捨去，他或追求那個商隊或回家。同樣的，那位惡見者或握持那位大師，或握持其他大師；或握持那個法的講述，或握持其它法的講述；或握持那個團體，或握持其它團體；或握持那個見，或握持其它見；或握持那個道跡，或握持其它道跡；或握持那個道，或握持其它道，他取著、執著。」為如從家遠行者被商隊捨棄。

因為那樣，世尊說：

「如果他從戒與禁制死沒，行為失敗後他顫抖，

他希求與祈望純淨，如從家遠行者被商隊捨棄。」

135.但捨斷一切戒與禁制，以及這有罪過無罪過的行為後，「純淨不純淨」不祈望者，不拿起寂靜後戒絕者應該行。

「但捨斷一切戒與禁制」：「一切[因]戒的純淨捨斷後、捨棄後、驅離後、作終結後、使之走到不存在後，一切[因]禁制的純淨捨斷後、捨棄後、驅離後、作終結後、使之走到不存在後，一切[因]戒與禁制的純淨捨斷後、捨棄後、驅離後、作終結後、使之走到不存在後。」為但捨斷一切戒與禁制。

「以及這有罪過無罪過的行為後」：「有罪過的行為被稱為黑的、黑果報；無罪過的行為被稱為白的、白果報。有罪過的行為與無罪過的行為捨斷後、捨棄後、驅離後、作終結後、使之走到不存在後。」為以及這有罪過無罪過的行為後。

「『純淨不純淨』不祈望者」：「『不純淨』，他們希求不純淨：他們希求不善法；『純淨』，他們希求純淨：他們希求五種欲。他們希求不純淨：他們希求不善法、

他們希求五種欲；他們希求純淨：他們希求六十二惡見。他們希求不純淨：他們希求不善法、他們希求五種欲、他們希求六十二惡見；他們希求純淨：他們希求三界中的善法。他們希求不純淨：他們希求不善法、他們希求五種欲、他們希求六十二惡見、他們希求三界中的善法；他們希求純淨：善凡夫希求決定之進入、有學們希求第一法阿羅漢境界。已到達阿羅漢境的阿羅漢既不希求不善法，也不希求五種欲，也不希求六十二惡見，也不希求三界中的善法，也不希求決定之進入，也不希求第一法阿羅漢境界。希求的超越者，阿羅漢已超越增長、退失，他是已降下狀態者、已實踐行為者.....（中略）生老死輪迴，沒有他的再生。」為「純淨不純淨」不祈望者。

「不拿起寂靜後戒絕者應該行」：「『已戒絕者』，『他已從純淨不純淨分離，已戒絕、已戒除、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已戒絕者。『能行』，『能行、能走動、能住、能行動、能轉起、能守護、能使存續、能使生存。』為已戒絕者能行。『不拿起寂靜後』，寂靜被稱為六十二惡見之見的寂靜，他[保持]不握持、不取著、不執著。」為不拿起寂靜後戒絕者應該行。

因為那樣，世尊說：

「但捨斷一切戒與禁制，以及這有罪過無罪過的行為後，

『純淨不純淨』不祈望者，不拿起寂靜後戒絕者應該行。」

136.依止那個嫌惡的，又或甚至所見或所聞或所覺後， 向前行者們隨叫喊純淨：在諸有非有中未離渴愛者們。

「依止那個嫌惡的」：「有些沙門、婆羅門是苦行與嫌惡論者、以苦行與嫌惡為核心者、苦行與嫌惡的依止者、止住者、黏著者、陷入者、固著者、把心朝向(勝解)者。」為依止那個嫌惡的。

「又或甚至所見或所聞或所覺後」：「所見或所見之純淨；所聞或所聞之純淨；所覺或所覺之純淨，依止後、依靠後、拿起後、執取後、執著後。」為又或甚至所見或所聞或所覺後。

「向前行者們隨叫喊純淨」：「有些沙門、婆羅門是向前行的論者。哪些沙門、婆羅門他們是向前行的論者？凡沙門、婆羅門他們是最終純淨者、輪迴純淨者、無作業見者、常恆論者，這些沙門、婆羅門他們是向前行的論者。他們叫好、告知、談論、談說、說明、言說輪迴為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為向前行者們隨叫喊純淨。

「在諸有非有中未離渴愛者們」：「『渴愛』，色的渴愛、聲音的渴愛、氣味的渴愛、味道的渴愛、所觸的渴愛、法的渴愛。『在諸有非有中』，在業有之有非有中，在欲有之再有中；在欲有之業有中，在色有之再有中；在色有之業有中，在無色有之再有中；在無色有之業有中，在一再有之再有中；在一再趣處中，在一再往生中，在一再結生中，在一再個體的生出中，未離渴愛的、不離渴愛的、未捨棄渴愛的、未排除渴愛的、未解脫渴愛的、未捨斷渴愛的、未斷念渴愛的。」為在諸有非有中未離渴愛者們。

因為那樣，世尊說：

「依止那個嫌惡的，又或甚至所見或所聞或所覺後，

向前行者們隨叫喊純淨：在諸有非有中未離渴愛者們。」

137. 希求者確實有諸熱望，還有在諸定見中顫抖者，凡在這裡沒有死沒、往生，他以什麼會發抖或在哪裡會熱望？

「希求者確實有諸熱望」：「希求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完全貪)..... (中略) 貪婪、貪不善根。『對希求者』，『對希求者、對欲求者、對想要者、對受用者、對熱望者、對祈求者。』為對希求者。『確實有諸熱望』，熱望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 (中略) 貪婪、貪不善根。」為希求者確實有諸熱望。

「還有在諸定見中顫抖者」：「定見」，有二種定見：[因]渴愛的定見與[因]見的定見..... (中略) 這是渴愛的定見..... (中略) 這是見的定見。「還有在諸定見中顫抖者」：「已定見的事物疑懼被搶奪時他們發抖，當被搶奪時他們也發抖，當已被搶奪時他們也發抖；已定見的事物疑懼變易時他們發抖，當變易時他們也發抖，當已變易時他們也發抖、顫抖、大顫抖。」為還有在諸定見中顫抖者。

「凡在這裡沒有死沒、往生」：「『對凡.....者』，對阿羅漢；對漏已滅盡者。凡其往、來、往來、死時趣處，有非有的過世、往生、生出、崩解、出生、衰老、死亡他們沒有、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為凡在這裡沒有死沒、往生。

「他以什麼會發抖或在哪裡會熱望」：「『以什麼貪他會發抖？以什麼瞋他會發抖？以什麼癡他會發抖？以什麼慢他會發抖？以什麼見他會發抖？以什麼掉舉他會發抖？以什麼疑他會發抖？以什麼煩惱潛在趨勢他會發抖，成為「染者」，或「惡心者」，或「愚昧者」，或「被繫縛者」，或「執取者」，或「來到散亂者」，或「來到不合意者」，或「來到剛毅者」？那些造作已被捨斷，諸造作已被捨斷狀態以什麼趣處他會發抖，成為「墮地獄者」，或「墮畜生界者」，或「墮餓鬼界者」，或「人」，或「天」，或「有色者」，或「無色者」，或「有想者」，或「無想者」，或「既非有想者也非無想者」？他沒有因、沒有緣、沒有因素以此他會發抖、會顫抖、會大顫抖。』為以什麼他會發抖。『或在這裡他會熱望』，或在這裡他會熱望？在哪個上他會熱望？在何處他會熱望；會希求；會祈求？」為他以什麼會發抖或在這裡會熱望？

因為那樣，世尊說：

「希求者確實有諸熱望，還有在諸定見中顫抖者，

凡在這裡沒有死沒、往生，他以什麼會發抖或在這裡會熱望？」

138. 一些人說「凡最高的法」，但其他人說「那正是下劣的」，這些人中哪個言說是真實的呢？因為這些人全部都是善巧的說者。

「一些人說『凡最高的法』」：「凡法、見、道跡、道，一些沙門、婆羅門這麼說、這麼講述、這麼談說、這麼說明、這麼言說：『這是最高的、第一的、最勝的、殊勝的、上首的、最上的、最頂尖的。』」為一些人說「凡最高的法」。

「但其他人說『那正是下劣的』」：「就那個法、見、道跡、道，一些沙門、婆羅門這麼說、這麼講述、這麼談說、這麼說明、這麼言說：『這是下劣的、這是卑劣的、

這是劣等的、這是低的、這是低劣意向的、這是微不足道的。』」為但其他人說「那正是下劣的」。

「這些人中哪個言說是真實的呢」：「這些沙門、婆羅門中哪一個說者是真實、如實、真正、事實、正確、不顛倒的？」為這些人中哪個言說是真實的呢。

「因為這些人全部都是善巧的說者」：「這些沙門、婆羅門全部都是善巧的之說者、賢智的之說者、牢固的之說者、[有]方法的之說者、[有]理由的之說者、[有]特相的之說者、[有]根據的之說者、以自己主張為可能的之說者。」為因為這些人全部都是善巧的說者。

因為那樣，化人說：

「凡法一些人說『它是最高的』，但其他人說『那正是下劣的』，  
屬於這些中哪個所說是真實的呢？這些全部都是善巧的說者。」

139.確實他們說自己的法是圓滿的，而說其他人的法是下劣的，也這樣握持後他們爭辯，說各自認定是真實的。

「確實他們說自己的法是圓滿的」：「自己的法、見、道跡、道，一些沙門、婆羅門這麼說.....（中略）這麼言說：『這是完成的、圓滿的、完美的。』」為確實他們說自己的法是圓滿的。

「而說其他人的法是下劣的」：「其他人的法、見、道跡、道，一些沙門、婆羅門這麼說、這麼講述、這麼談說、這麼說明、這麼言說：『這是下劣的、這是卑劣的、這是劣等的、這是低的、這是低劣意向的、這是微不足道的。』」為而說其他人的法是下劣的。

「也這樣握持後他們爭辯」：「這樣把持後、把握後、拿起後、執取後、執著後他們爭辯、作爭吵、作爭論、作爭執、作爭辯、作異執：『你不了知這法、律.....（中略）或請你解開，如果你能夠。』」為也這樣握持後他們爭辯。

「說各自認定是真實的」：「世界是常恆的，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說各自認定是真實的；世界是非常恆的.....（中略）「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說各自認定是真實的。

因為那樣，世尊說：

「確實他們說自己的法是圓滿的，而說其他人的法是下劣的，  
也這樣握持後他們爭辯，說各自認定是真實的。」

140.如果被對手輕蔑[就]成為下劣者，則在任何法中都不會有殊勝者，因為他們個個說其他人的法為卑劣的，在自己上說堅固者。

「如果被對手輕蔑[就]成為下劣者」：「如果以被對手輕蔑的原因、斥責的原因、呵責的原因、辱罵的原因，對手[就]成為愚者、下劣者、卑劣者、劣等者、低者、低劣意向者、微不足道者。」為如果被對手輕蔑[就]成為下劣者。

「則在任何法中都不會有殊勝者」：「在法中都不會有第一的、最勝的、殊勝的、上首的、最上的、最頂尖的。」為則在任何法中都不會有殊勝者。



「因為他們個個說其他人的法為卑劣的」：「多數人說、辱罵、指責、斥責[其他]多數的法為下劣的、卑劣的、劣等的、低的、低劣意向的、微不足道的。一個人也說、辱罵、指責、斥責[其他]多數的法為下劣的、卑劣的、劣等的、低的、低劣意向的、微不足道的。一個人也說、辱罵、指責、斥責[另]一個人的法為下劣的、卑劣的、劣等的、低的、低劣意向的、微不足道的。」為因為他們個個告知其他人的法[為卑劣的]。

「{為卑劣的，}在自己上說堅固者」：「自己的法、自己的見、自己的道跡、自己的道，在自己的路徑上為堅固的之說者、牢固的之說者、強的之說者、確立的之說者。」為{為卑劣的，}在自己上說堅固者。

因為那樣，世尊說：

「如果被對手輕蔑[就]成為下劣者，則在任何法中都不會有殊勝者，

因為他們個個說其他人的法為卑劣的，在自己上說堅固者。」

141.又他們自己尊敬<sub>法</sub>就是真實的，如他們稱讚自己的路，則一切言說就會成為如實的，因為那些人的純淨就是各自的。

「又他們自己尊敬<sub>法</sub>就是真實的」：什麼是自己的法之尊敬？對自己的大師恭敬、尊重、崇拜、尊敬：「這位大師是一切智者。」這是自己的法之尊敬。對自己的法的講述.....自己的團體.....自己的見.....自己的道跡.....自己的道恭敬、尊重、崇拜、尊敬：「這個道是出離的。」這是自己的法之尊敬。「又他們自己尊敬<sub>法</sub>就是真實的」：「自己的法之尊敬[就]是真實、如實[、真正]、事實、正確、不顛倒的。」為又他們自己尊敬<sub>法</sub>就是真實的。

「如他們稱讚自己的路」：「法是自己的路，見是自己的路，道跡是自己的路，道是自己的路，他們稱讚、讚賞、稱譽、頌揚自己的路。」為如他們稱讚自己的路。

「則一切言說就會成為如實的」：「一切所說就會成為真實、如實[、真正]、事實、正確、不顛倒的。」為則一切言說就會成為如實的。

「因為那些人的純淨就是各自的」：「對那些沙門、婆羅門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就是各自的。」為因為那些人的純淨就是各自的。

因為那樣，世尊說：

「又他們自己尊敬<sub>法</sub>就是真實的，如他們稱讚自己的路，

則一切言說就會成為如實的，因為那些人的純淨就是各自的。」

142.婆羅門沒有能被他人引導的，[及]在諸法上會選定後被緊握持，因此爭辯已越過，因為他不視其他法為最勝的。

「婆羅門沒有能被他人引導的」：「沒」為否定。「婆羅門」，七法的已排除狀態為婆羅門.....（中略）不依止的、像這樣的能被叫做他是婆羅門。「婆羅門沒有能被他人引導的」：「婆羅門沒有能被他人引導的情況，婆羅門是不被他人引導者、不依止他人者、不緣於他人者、已到達不被他人束縛者，他[如實地]知道、看見，是不癡昧者、正知者、憶念者：『一切行是無常的』婆羅門沒有能被他人引導的情況，婆羅門是不被他人引導者、不依止他人者、不緣於他人者、已到達不被他人束縛者，他[如實地]知道、看見，是不癡昧者、正知者、憶念者；『一切行是苦的』.....（中略）『凡任何集法

那個全部是滅法』婆羅門沒有能被他人引導的情況，婆羅門是不被他人引導者、不依止他人者、不緣於他人者、已到達不被他人束縛者，他[如實地]知道、看見，是不癡昧者、正知者、憶念者。」為婆羅門沒有能被他人引導的。

「[及]在諸法上會選定後被緊握持」：「『在法上』，在六十二惡見上。『選定後』，決定後、判定後、選擇後、檢擇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被緊握持』，]有限緊握、部分緊握、最上緊握、定額緊握、積聚緊握、完全積聚緊握：『這是真實[、如實]、真正、事實、正確、不顛倒的。』而被握持、被執取、被執著、被取著、被信解。」它們沒有、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為[及]在諸法上會選定後被緊握持。

「因此爭辯已越過」：「『因此』，因此；那個理由；那個因；那個緣；那個因由。見的爭吵、見的爭論、見的爭執、見的爭辯、見的異執已被擺脫，已被穿越、已被越過、已被克服。」為因此爭辯已越過。

「因為他不視其他法為最勝的」：「除了以諸念住外、除了以諸正勤外、除了以諸神足外、除了以諸根外、除了以諸力外、除了以諸覺支外、除了以八支聖道外，其他大師、法的講述、團體、見、道跡、道，他沒看見、沒看到、沒注視、沒靜觀、沒觀察[到]第一的、最勝的、殊勝的、上首的、最上的、最頂尖的法。」為因為他不視其他法為最勝的。

因為那樣，世尊說：

「婆羅門沒有能被他人引導的，[及]在諸法上會選定後被緊握持，

因此爭辯已越過，因為他不視其他法為最勝的。」

143.我知道、我看見這就像那樣，一些人回到以見為純淨，                    如果他看見-然而對自己以那個會有什麼？走太遠後他們以其它的說純淨。

「我知道、我看見這就像那樣」：「『我知道』，或以他心智我知道，或以前世住處回憶智我知道。『我看見』，或以肉眼我看見，或以天眼我看見。『這就像那樣』，這是真實、如實[、真正]、事實、正確、不顛倒的。」為我知道、我看見這就像那樣。

「一些人回到以見為純淨」：「一些沙門、婆羅門回到以見為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世界是常恆的，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一些沙門、婆羅門回到以見為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世界是非常恆的.....（中略）『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一些沙門、婆羅門回到以見為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為一些人回到以見為純淨。

「如果他看見-然而對自己以那個會有什麼」：「『他看見』，『或以他心智他看見，或以前世住處回憶智他看見，或以肉眼他看見，或以天眼他看見。』為如果他看見。『對他自己以那個能做什麼』，對他，以那個看見，什麼被作了呢？沒有苦的遍知，沒有集的捨斷，沒有道的修習，沒有果的作證，沒有貪的正斷捨斷，沒有瞋的正斷

捨斷，沒有癡的正斷捨斷，沒有諸污染的正斷捨斷，沒有輪迴輪轉的斷絕。」為如果他看見-然而對自己以那個會有什麼。

「走太遠後他們以其它的說純淨」：「那些外道除了以諸四念住外、除了以諸正勤外、除了以諸神足外、除了以諸根外、除了以諸力外，除了以諸覺支外，除了以八支聖道外，穿越、越過、克服純淨道、清淨道、遍純淨道、淨白道、遍淨白道後，他們告知、談論、談說、說明、言說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這樣是走太遠後他們以其它的說純淨。

或者，「諸佛與諸佛弟子及諸辟支佛穿越、越過、克服那些外道的非純淨道、非清淨道、非遍純淨道、非淨白道、非遍淨白道後，他們以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告知、談論、談說、說明、言說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這樣也是走太遠後他們以其它的說純淨。

因為那樣，世尊說：

「我知道、我看見這就像那樣，一些人回到以見為純淨，

如果他看見-然而對自己以那個會有什麼？走太遠後他們以其它的說清淨。」

144.看見的人看見名色，看見後他或就將知道那些，任他看見多或少，善巧者們確實不以那個說純淨。

「看見的人看見名色」：「看見的人看見，或以他心智看見，或以前世住處回憶智看見，或以肉眼看見，或以天眼看見。他只看見名色為常的、樂的、真我的，沒看見那些法的集起，或滅沒，或樂味，或過患，或出離。」為看見的人看見名色。

「看見後他或就將知道那些」：「『看見後』，或以他心智看見後，或以前世住處回憶智看見後，或以肉眼看見後，或以天眼看見後。看見後名色只被知道為常的、樂的、真我的，那些法的集起，或滅沒，或樂味，或過患，或出離沒被知道。」為看見後他或就將知道那些。

「任他看見多或少」：「當他隨其所欲地看見多或少的名色為常的、樂的、真我的。」為任他看見多或少。

「善巧者們確實不以那個說純淨」：「『善巧者們』，凡那些蘊善巧者們、界善巧者們、處善巧者們、緣起善巧者們、念住善巧者們、正勤善巧者們、神足善巧者們、根善巧者們、力善巧者們、覺支善巧者們、道善巧者們、果善巧者們、涅槃善巧者們，那些善巧者們或以他心智，或以前世住處回憶智，或以肉眼，或以天眼不說、不談論、不談說、不說明、不言說：以名色的看見為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為善巧者們確實不以那個說純淨。

因為那樣，世尊說：

「看見的人看見名色，看見後他或就將知道那些，

任他看見多或少，善巧者們確實不以那個說純淨。」

145.執著論者確實是不易調伏者：重視定見(遍計)的見者，在那裡依止者、說凡純淨者：純淨論者在那裡他像那樣看見。

「執著論者確實是不易調伏者」：「『世界是常恆的，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為執著論者；世界是非常恆的.....（中略）『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為執著論者。『確實是不易調伏者』，執著論者是難調伏者、難告知者、難審慮者、難看見者、難明淨者。」為執著論者確實是不易調伏者。

「重視定見(遍計)的見者」：「建造的、定見的、造作的、使共住立的之見，作重視後而行。見為旗、見為幢、見為增上，被見跟隨而行。」為重視定見(遍計)的見者。

「在那裡依止者、說凡純淨者」：「『凡依止者』，『凡對大師、法的講述、團體、見、道跡、道之依止、止住、黏著、陷入、固著、把心朝向(勝解)者』為凡依止者。『在那裡』，在自己的見、在自己的喜歡、在自己的愛好、在自己的主張上。『當宣稱都是淨的時』為淨的之說者、美善的之說者、賢智的之說者、牢固的之說者、[有]方法的之說者、[有]理由的之說者、[有]特相的之說者、[有]根據的之說者、以自己主張為可能的之說者。」為在那裡依止者、說凡純淨者。

「那位說純淨者在那裡像這樣看見」：「『純淨論者(Suddhivādo)、清淨論者、遍純淨論者、淨白論者、遍淨白論者。或者，純淨之看見者，清淨之看見者、遍純淨之看見者、淨白之看見者、遍淨白之看見者。』為純淨論者(suddhiṃ vādo)。『在那裡』，在自己的見、在自己的喜歡、在自己的愛好、在自己的主張上。『真實、如實[、真正]、事實、正確、不顛倒的。』他看見、看到、見到、通達。」為那位說純淨者在那裡像這樣看見。

因為那樣，世尊說：

「執著論者確實是不易調伏者：重視定見(遍計)的見者，

在那裡依止者、說凡純淨者：那位說純淨者在那裡像這樣看見。」

146.婆羅門考量後不來到建構，他不是見的追隨者也不是智的親族，且他知道凡俗的一般意見後，他旁觀-其他人拿起。

「婆羅門考量後不來到建構」：「不」為否定。「婆羅門」，七法的已排除狀態為婆羅門.....（中略）不依止的、像這樣的能被叫做他是婆羅門。「建構」，有二種建構：[因]渴愛的建構與[因]見的建構.....（中略）這是渴愛的建構.....（中略）這是見的建構。考量後被稱為智，那是慧、知解.....（中略）無癡、擇法、正見。「婆羅門考量後不來到建構」：「婆羅門考量後[、知道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一切行是無常的.....一切行是苦的.....（中略）『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考量後[、知道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渴愛的建構或見的建構他不來到、不到達、不抵達、不握持、不取著、不執著。」為婆羅門考量後不來到建構。

「他不是見的追隨者也不是智的親族」：「『對他，六十二惡見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他不被見載走、帶走、運載、搬運，也不退回、不回到那個惡見為核心。』為他不是見的行者。『也不是智的親族』，

不以八等至智，或以五神通智建立、使之產生、使之生產、使之生起、使之生出渴愛的親族或見的親族。」為他不是見的追隨者也不是智的親族。

「且他知道凡俗的一般意見後」：「『知道後』，知道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一切行是無常的』……（中略）『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知道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為且他知道後。一般意見被稱為六十二惡見之見的一般意見。『凡俗的』，『從凡夫所生起之一般意見』為凡俗的，或『廣泛從種種人所生起之一般意見』為凡俗的。」為且他知道凡俗的一般意見後。

「他旁觀-其他人拿起」：「其他人因渴愛、因見而握持、取著、執著，阿羅漢旁觀，不握持、不取著、不執著。」為他旁觀-其他人拿起。

因為那樣，世尊說：

「婆羅門考量後不來到建構，他不是見的追隨者也不是智的親族，

且他知道凡俗的一般意見後，他旁觀-其他人拿起。」

147.在這裡牟尼在世間中捨離諸繫縛後，在已生起的爭辯中不是入群者，寂靜者在不寂靜者中是平靜的，他是不拿起者-其他人拿起。

「在這裡牟尼在世間中捨離諸繫縛後」：「『繫結』，有四種繫結：貪婪的身繫結、惡意的身繫結、戒禁取的身繫結、[只有]這是真實之執持的身繫結[SN.45.175]。自己的見之貪為貪婪的身繫結，在他人所說上的瞋怒不滿為惡意的身繫結，執取自己的戒或禁制或戒與禁制為戒禁取的身繫結，自己的見之執持的身繫結為[只有]這是真實之執持的身繫結。『捨離後』，在繫結上放棄後為捨離後，或者在繫結上、在繫縛上、在綁住上、在束縛上、在擴大束縛上、在被糾纏的上、在被附著的上、在被固著的上、在被障礙的上、在捆綁上他震落後(?)為捨離後，如轎子，或馬車，或貨車，或戰車應該被運送的[人、物]釋出(捨離)後他們放置、破壞。同樣的，在繫結上放棄後為捨離後，或者在繫結上、在繫縛上、在綁住上、在束縛上、在擴大束縛上、在被糾纏的上、在被附著的上、在被固著的上、在被障礙的上、在捆綁上他震落後為捨離後。『牟尼』，牟尼被稱為智……（中略）超越染著網後他是牟尼。『在這裡』：屬於這個見……（中略）在這個人的世界中。」為在這裡牟尼在世間中捨離諸繫縛後。

「在已生起的爭辯中不是入群者」：「在已生起、已產生、已出生、已生出、已出現的爭辯中，在意欲的非去處之行者、瞋的非去處之行者、恐怖的非去處之行者、癡的非去處之行者中，他不走意欲的非去處、不走瞋的非去處、不走恐怖的非去處、不走癡的非去處、不因貪而走、不因瞋而走、不因癡而走、不因慢而走、不因見而走、不因掉舉而走、不因疑而走、不因煩惱潛在趨勢而走，不被不和合法驅趕、引導、運載、征服。」為在已生起的爭辯中不是入群者。

「寂靜者在不寂靜者中是平靜的」：「『寂靜者』，「貪的已寂靜狀態為寂靜者，瞋的已寂靜狀態為寂靜者，癡的已寂靜狀態為寂靜者……（中略），一切不善造作的得到寂靜的、得到平息的、得到平靜下來的、得到熄滅的、得到冷卻的、得到離去的、得到止息的為寂靜者、寂止者、平靜下來者、冷卻者，止息者。」為寂靜者。「在

不寂靜者中」，在不寂靜者、在不寂止者、在不平靜下來者、在不冷卻者，在不止息者中。』為寂靜者在不寂靜者中。『他是平靜的』，阿羅漢具備六支平靜：以眼見色後，是既非快樂的也非不快樂的，住於平靜的、具念的、正知的；以耳聽聲音後.....（中略）已修習者他等待死時：他是已調御者(寂靜者)。」為寂靜者在不寂靜者中是平靜的。

「他是不拿起者-其他人拿起」：「其他人因渴愛、因見而握持、取著、執著，阿羅漢旁觀，不握持、不取著、不執著。」為他是不拿起者-其他人拿起。

因為那樣，世尊說：

「在這裡牟尼在世間中捨離諸繫縛後，在已生起的爭辯中不是入群者，寂靜者在不寂靜者中是平靜的，他是不拿起者-其他人拿起。」

148.捨棄之前的漏後不做新的，非到達欲者也非執著論者，他是從諸惡見解脫的明智者，不斥責自己者在世間中不沾染。

「捨棄之前的煩惱後不做新的」：「『之前的煩惱被稱為過去的色受想行識，關於過去的諸行凡能生起污染的那些污染拋棄後、放棄後、永遠放棄後、捨棄後、驅離後、作終結後、使之走到不存在後。』為捨棄之前的煩惱。『不做新的』，新的被稱為現在的色受想行識，關於現在的諸行，是欲的不作者、情愛的不作者、貪的不作者；不使之出生者、不被生產者、不被生起者、不被生出者。」為捨棄之前的煩惱後不做新的。

「非到達欲者也非執著論者」：「『他不走意欲的非去處、不走瞋的非去處、不走癡的非去處、不走恐怖的非去處、不因貪而走、不因瞋而走、不因癡而走、不因慢而走、不因見而走、不因掉舉而走、不因疑而走、不因煩惱潛在趨勢而走，不被不和合法驅趕、引導、運載、{不?}征服。』為非到達欲者。『也非執著論者』，非『世界是常恆的，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執著論者；世界是非常恆的.....（中略）非『死後如來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這才是真實的，其它都是空虛的。』執著論者。」為非到達欲者也非執著論者。

「他是從諸惡見解脫的明智者」：「對他，六十二惡見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他是從諸惡見解脫者、離被連結者，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明智者』，明智者為賢智者、有慧者、有覺者、有智者、聰明者、有智慧者。」為他是從諸惡見解脫的明智者。

「不斥責自己者在世間中不沾染」：「『粘著』，『有二種粘著：[因]渴愛的粘著與[因]見的粘著.....（中略）這是渴愛的粘著.....（中略）這是見的粘著。對他渴愛的粘著已被捨斷、見的粘著已被斷念，以那個渴愛的粘著之已被捨斷的狀態、見的粘著之已被斷念的狀態，在苦界的世間不沾染、人類的世間不沾染、天的世間不沾染、蘊的世間不沾染、界的世間不沾染、處的世間不沾染、不強沾染、不緊密沾染(不污染)，已不沾染、已不強沾染、已不緊密沾染。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在世間中不沾染。」

『不斥責自己』，以二種原因斥責自己：被作的事與沒被作的事。怎樣是被作的事與沒被作的事他斥責自己？『被我作的身惡行，沒被我作的身善行。』他斥責自

己；『被我作的語惡行.....（中略）被我作的意惡行.....被我作的殺生.....被我作的邪見，沒被我作的正見。』他斥責自己，這樣是被作的事與沒被作的事他斥責自己。

或者，『我在戒上不是完全的實行者。』他斥責自己，『我不是在諸根上守護門者。』.....『我不是在飲食上知適量者。』.....『我不是專修清醒者。』.....『我不是具備念與正知者。』.....『四念住未被我修習。』.....『四正勤未被我修習。』.....『四神足未被我修習。』.....『五根未被我修習。』.....『五力未被我修習。』.....『七覺支未被我修習。』.....『八支聖道未被我修習。』.....『苦未被我遍知。』.....『集未被我捨斷。』.....『道未被我修習。』.....『滅未被我作證。』他斥責自己，這樣是被作的事與沒被作的事他斥責自己，這樣是斥責自己。這個行為的不作者、不使之出生者、不被生產者、不被生起者、不被生出者是不斥責自己。」為不斥責自己者在世間中不沾染。

因為那樣，世尊說：

「捨棄之前的煩惱後不做新的，非到達欲者也非執著論者，

他是從諸惡見解脫的明智者，不斥責自己者在世間中不沾染。」

149.他是在一切法上離軍團者：凡任何所見或所聞所覺，        那位牟尼負擔已卸下已解脫，是不建構者、不止息者、不能被欲求者。[像這樣世尊(說)]

「他是在一切法上離軍團者：凡任何所見或所聞所覺」：「軍團被稱為魔軍，身惡行為魔軍；語惡行為魔軍；意惡行為魔軍；貪.....瞋.....癡.....憤怒.....怨恨.....藏惡.....專橫.....嫉妒.....慳吝.....偽詐.....狡猾.....頑固.....激情.....慢.....極慢.....憍慢.....放逸.....一切污染.....一切惡行.....一切惱患.....一切焦熱.....一切熱惱.....一切不善造作為魔軍。

這被世尊說：

『諸欲是你的第一軍隊，不喜樂被稱為第二，

.....（中略）

不勇敢者不戰勝他，但戰勝後得到樂。』[Sn.28, 438-441偈]

當一切魔軍與一切敵對的污染被四聖道征服、打敗、破壞、瓦解、轉開臉，那被稱為離軍團者。他是在所見上離軍團者；在所聞上...在所覺上...在所識上離軍團者。」為他是在一切法上離軍團者：凡任何所見或所聞所覺。

「那位牟尼負擔已卸下已解脫」：「『負擔』，有三種重擔：蘊的負擔、污染的負擔、造作的負擔。什麼是蘊的負擔？結生的色、受、想、行、識，這是蘊的負擔。什麼是污染的負擔？貪、瞋、癡.....（中略）一切不善造作，這是污染的負擔。什麼是造作的負擔？福行、非福行、不動行，這是造作的負擔。由於蘊的負擔與污染的負擔及造作的負擔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這被稱為負擔已卸下、負擔已落下、負擔已降落、負擔已完全降落、負擔已放下、負擔已止息。

『牟尼』，牟尼被稱為智，那是慧、知解、簡擇、考察、擇法、識別、辨別、近察、賢智(博學)、熟練、聰敏、審思、深思、審察、廣大(全面)、智慧、英智、毘婆舍那、正知、刺棒、慧、慧根、慧力、慧劍、慧殿堂、慧光明、慧光亮、慧燈光、慧寶、無癡、擇法、正見，具備那個智為牟尼、到達牟尼。

有三種牟尼行(完美德行)：身牟尼行、語牟尼行、意牟尼行。什麼是身牟尼行？三種身惡行的捨斷為身牟尼行；三種身善行為身牟尼行；在身所緣上的智為身牟尼行；身的遍知為身牟尼行；與遍知俱行的道為身牟尼行；關於身的欲與貪之捨斷為身牟尼行；身行[出入息]滅之第四禪等至為身牟尼行，這是身牟尼行。

什麼是語牟尼行？四種語惡行的捨斷為語牟尼行；四種語善行為語牟尼行；在語所緣上的智為語牟尼行；語的遍知為語牟尼行；與遍知俱行的道為語牟尼行；關於語的欲與貪之捨斷為語牟尼行；語行[尋伺]滅之第二禪等至為語牟尼行，這是語牟尼行。

什麼是意牟尼行？三種意惡行的捨斷為意牟尼行；三種意善行為意牟尼行；在心所緣上的智為意牟尼行；心的遍知為意牟尼行；與遍知俱行的道為意牟尼行；關於心的欲與貪之捨斷為意牟尼行；心行滅之想受滅為意牟尼行，這是意牟尼行。

『身牟尼、語牟尼、意牟尼為無漏，

牟尼、牟尼行具足者，[他們]說一切的捨斷者。

身牟尼、語牟尼、意牟尼為無煩惱，

牟尼、牟尼行具足者，[他們]說惡已洗清者。[It.67]』

六種牟尼具備這三種牟尼行法：『在家牟尼、無家牟尼、有學牟尼、無學牟尼、辟支牟尼、牟尼[中的]牟尼。』哪些是在家牟尼？凡那些足跡之看見、已了知教誡的在家人，這些是在家牟尼。哪些是無家牟尼？凡那些足跡之看見、已了知教誡的出家人，這些是在家牟尼。七種有學為有學牟尼，阿羅漢為無學牟尼，辟支佛為辟支牟尼，牟尼牟尼被稱為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

『非以牟尼(沈默)為牟尼，癡形色的無智者，

凡舉起秤後，拿取最上的後成為賢智者。

回避諸惡，那位牟尼因為那樣他成為牟尼，

凡明白世間中的[內外蘊]兩者，因為那樣被說為牟尼。

知道於一切世間的內外，不善的與善的法後，

凡被天-人們供養(尊敬)，超越染著網後他是牟尼。』

『已解脫』，牟尼的心已從貪脫離、解脫、善解脫；心已從瞋.....心已從癡脫離、解脫、善解脫.....（中略）心從一切不善造作脫離、解脫、善解脫。」為那位牟尼負擔已卸下已解脫。

「是不建構者、不止息者、不能被欲求者[像這樣世尊(說)]」：「『建構』，有二種建構：[因]渴愛的建構與[因]見的建構.....（中略）這是渴愛的建構.....（中略）這是見的建構。『對他渴愛的建構已被捨斷、見的建構已被斷念，以渴愛的建構之已被捨斷的狀態、見的建構之已被斷念的狀態，渴愛的建構或見的建構他不建構、不使之產生、不使之生產、不使之生起、不使之生出。』為不建構者。「不止息者」，一切無知凡夫他們被染，善凡夫、包括七種有學，對未得到的之得到、未達到的之達到、未作證的之作證他們遠離、戒絕、回避。阿羅漢已分離、已戒絕、已戒除、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不建構者、不止息者。『不希求者』，希



求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中略）貪婪、貪不善根。凡對他，這希求、渴愛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者，他被稱為不希求者。

『世尊』，敬重的同義語。此外，『已破壞貪者』為世尊；『已破壞瞋者』為世尊；『已破壞癡者』為世尊；『已破壞慢者』為世尊；『已破壞見者』為世尊；『已破壞荊棘者』為世尊；『已破壞污染者』為世尊；『概分、分析、區別法寶者』為世尊；『有的結束者』為世尊；『身已修習、戒已修習、心已修習、慧已修習者』為世尊；或『世尊是林野、荒林、邊地臥坐處：少聲音的、安靜的、離人之氛圍的、人獨住的、適合獨坐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義味、法味、解脫味、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四種禪、四無量、四無色等至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住處等至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十想之修習、十遍處等至、入出息念等至、不淨等至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十如來力、四無畏、四無礙解、六神通、六覺法的有分者』為世尊。『世尊』，這個名字非母親所給(所作)的；非父親所給的；非兄弟所給的；非姊妹所給的；非朋友所給的；非親族所給的；非沙門、婆羅門所給的；非天所給的，這是佛、世尊的究竟解脫：在菩提樹下連同一切知之智的獲得與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為是不建構者、不止息者、不能被欲求者[像這樣世尊(說)]。

因為那樣，世尊說：

「他是在一切法上離軍團者：凡任何所見或所聞所覺，

那位牟尼負擔已卸下已解脫，是不建構者、不止息者、不能被欲求者。[像這樣世尊(說)]」

配置大經的說明第十三[已完成]。

摘記：

- 1.不應該爭辯：爭辯的果只有勝(增怨敵)、敗(臥不安)。
- 2.戒與禁制/有無罪過行都需捨斷(法尚應捨)。
- 3.苦行/嫌惡行/前行/希求/熱望者仍在有非有輪迴中。
- 4.看見能做什麼，如果沒有污染的捨斷？
- 5.解脫者不是邪見的行者也不是智(定智/神通智)的親族。

12/13/2020 11:35

## 14.迅速經的說明

### 14.迅速經的說明

其次，迅速經的說明將說：

150.太陽族人！我問你，遠離與寂靜境界，大仙！                怎樣看見後比丘熄滅，成為在世間中無任何執取者？

「太陽族人！我問你」：「我問」，有三種詢問：未看見的之說明的詢問、所見的之合流的詢問、疑惑之切斷的詢問。什麼是未看見的之說明的詢問？本來是未被知、未被看見、未被衡量、未被判斷、不清楚、不明瞭的特相，為了他的智、看見、衡量、判斷[、清楚]、明瞭，他問問題，這是未看見的之說明的詢問。什麼是所見的之合流的詢問？本來是已知、已看見、已衡量、已判斷、已清楚、已明瞭的特相，為了與其他賢智者共同合流之目的他問問題，這是所見的之合流的詢問。什麼是疑惑之切斷的詢問？本來是躍入(斯里蘭卡版)懷疑者、躍入疑惑者、生起疑惑者：「是這樣嗎？不是這樣嗎？是什麼？是如何呢？」他為了疑惑之切斷之目的問問題，這是疑惑之切斷的詢問。這是三種詢問。

另外的三種詢問：人的詢問、非人的詢問、化人的詢問。什麼是人的詢問？諸人去見佛、世尊後問問題：諸比丘問，諸比丘尼問，諸優婆塞問、諸優婆夷問，諸國王問，諸刹帝利問，諸婆羅門問，諸毘舍問，諸首陀羅問，諸在家者問，諸出家者問，這是人的詢問。什麼是非人的詢問？諸非人去見佛、世尊後問問題：諸龍問，諸金翅鳥問，諸夜叉問，諸阿修羅問，諸乾達婆問，諸大王天問，諸因陀羅問，諸梵天問，諸天神問，這是非人的詢問。什麼是化人的詢問？凡世尊創造意所生的色，全部肢體與肢節，不缺諸根，那個化人去見佛、世尊後問問題，世尊回答他，這是化人的詢問。這是三種詢問。

另外的三種詢問：為了自己利益的詢問，為了他人利益的詢問，為了兩者利益的詢問。另外的三種詢問：當生利益的詢問，來世利益的詢問，最高利益的詢問。另外的三種詢問：無過失之利益的詢問，無污染之利益的詢問，明淨之利益的詢問。另外的三種詢問：[關於]過去的詢問，未來的詢問，現在的詢問。另外的三種詢問：[關於]自身內的詢問，自身外的詢問，自身內外的詢問。另外的三種詢問：[關於]善的詢問，不善的詢問，無記的詢問。另外的三種詢問：[關於]蘊的詢問，界的詢問，處的詢問。另外的三種詢問：[關於]念住的詢問，正勤的詢問，神足的詢問。另外的三種詢問：[關於]根的詢問，力的詢問，覺支的詢問。另外的三種詢問：道的詢問，果的詢問，涅槃的詢問。

「[太陽族人！]我問你」：「『我問你；我乞求你；我請求你；你使我明淨；請你為我說。』為我問你。『太陽族人』，太陽(Ādicco)被稱為太陽(sūriyo)，太陽姓喬達摩，世尊也姓喬達摩，世尊是太陽姓的親戚、太陽姓的親族，因此佛陀是太陽族人。」為太陽族人！我問你。

「遠離與寂靜境界，大仙」：「『遠離』，有三種遠離：身遠離、心遠離、依著遠離。什麼是身遠離？這裡，比丘親近遠離(獨居)的臥坐處：林野、樹下、山岳、洞窟、山洞、墓地、森林、露地、稻草堆，以身遠離而住[以身體住於遠離-Ni.2,7偈]，他獨自走，獨自站，獨自坐，獨自臥，獨自為了托鉢進入村落，獨自返回，獨自坐在靜處，獨自進行經行，獨自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這是身遠離。

什麼是心遠離？進入初禪者的心已從諸蓋遠離，進入第二禪者的心已從諸尋伺遠離，進入第三禪者的心已從喜遠離，進入第四禪者的心已從樂與苦遠離，進入虛空無邊處者的心已從色想、有對想、種種想遠離，進入識無邊處者的心已從虛空無邊處想遠離，進入無所有處者的心已從識無邊處想遠離，進入非想非非想處者的心已從無所有處想遠離，須陀洹者的心已從有身見、疑、戒禁取、見煩惱潛在趨勢、疑煩惱潛在趨勢、以及與其同存續之污染遠離，一來者的心已從粗的欲貪結、嫌惡結，從粗的欲貪煩惱潛在趨勢、嫌惡煩惱潛在趨勢、以及與其同存續之污染遠離，不還者的心已從殘餘的欲貪結、嫌惡結，從殘餘的欲貪煩惱潛在趨勢、嫌惡煩惱潛在趨勢、以及與其同存續之污染遠離，阿羅漢的心已從色貪、無色貪、慢、掉舉、無明、慢煩惱潛在趨勢、有貪煩惱潛在趨勢、無明煩惱潛在趨勢、以及與其同存續之污染與外部與一切相遠離，這是心遠離。

什麼是依著遠離？依著被稱為諸污染與諸蘊及諸造作；依著遠離被稱為不死、涅槃，那是一切行的止，一切依著的斷念，渴愛的滅盡、離貪、滅、涅槃，這是依著遠離。身遠離是屬於身持續遠離、樂於離欲的；心遠離是屬於心遍純淨、到達最高淨白的；依著遠離是屬於無依著的人、來到離行的。『寂靜』，以一個行相為寂靜，也為寂靜境界，那就是不死、涅槃，那是一切行的止，一切依著的斷念，渴愛的滅盡、離貪、滅、涅槃。這被世尊說：『這是寂靜境界，這是勝妙之境，即：一切行的止、一切依著的斷念、渴愛的滅盡、離貪、滅、涅槃。[SN.48.50]』又以另一個行相：凡諸法導向寂靜之證得、寂靜之觸達、寂靜之作證，猶如這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這些被稱為寂靜境界、庇護之境、避難所之境、歸依所之境、無恐懼之境、無死之境、不死之境、涅槃之境。

『大仙』，大仙為世尊，『大戒蘊之尋求者、追求者、遍尋者』為大仙。大定蘊.....(中略)大慧蘊.....大解脫蘊.....『大解脫智見蘊之尋求者、追求者、遍尋者』為大仙；大闇聚集的碎破.....大顛倒的破壞.....大渴愛刺箭的拔出.....大見積聚的解開.....大慢旗的收起(泰國版).....大造作的平息.....大暴流的越度.....大負擔的放下.....大輪迴輪轉的斷絕.....大熱惱的消盡.....大焦熱的止息.....『使大法幟的立起之尋求者、追求者、遍尋者』為大仙；諸大念住.....諸大正勤.....諸大神足.....諸大根.....諸大力.....諸大覺支.....大八支聖道.....『大最高利益之不死、涅槃之尋求者、追求者、遍尋者』為大仙；『被大力量眾生尋求、追求、遍尋：佛陀在何處？世尊在何處？天神中的天神在何處？人中之牛王在何處？』為大仙。」為遠離與寂靜境界，大仙！

「怎樣看見後比丘熄滅」：「怎樣看見後、看到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使自己的貪熄滅(到達涅槃)，使自己的瞋熄滅，使自己的癡熄滅，憤怒.....(中

略) 怨恨.....藏惡.....專橫.....嫉妒.....慳吝.....偽詐.....狡猾.....頑固.....激情.....慢.....極慢.....憍慢.....放逸.....一切污染.....一切惡行.....一切惱患.....一切焦熱.....一切熱惱.....一切不善造作使之寂滅、使之平息、使之寂靜、使之平靜下來、使之止息。『比丘』，善凡夫比丘，或有學比丘。」為怎樣看見後比丘熄滅。

「成為在世間中無任何執取者」：「從四種取著成為不取著者、不把持者、不執取者、不執著者。『在世間中』，在苦界的世間、人類的世間、天的世間、蘊的世間、界的世間、處的世間中。『任何』，任何色之類的、受之類的、想之類的、行之類的、識之類的。」為成為在世間中無任何執取者。

因為那樣，化人說：

「太陽族人！我問你，遠離與寂靜境界，大仙！

怎樣看見後比丘熄滅，為在世間中無任何執取者？」

151.[像這樣世尊(說):]虛妄之部分的根：考量後應該停止一切「我是」，凡任何自身內的渴愛，為了那些的調伏應該經常具念地學習。

「[像這樣世尊(說):]虛妄之概念的根：考量後應該停止一切『我是』」：「虛妄就是虛妄之部分：渴愛虛妄之部分、見虛妄之部分。什麼是渴愛虛妄之概念的根？無明為根；不如理作意為根；我是之慢為根；無慚為根；無愧為根；掉舉為根，這是渴愛虛妄之概念的根。什麼是見虛妄之概念的根？無明為根；不如理作意為根；我是之慢為根；無慚為根；無愧為根；掉舉為根，這是見虛妄之概念的根。

『世尊』，敬重的同義語。此外，『已破壞貪者』為世尊；『已破壞瞋者』為世尊；『已破壞癡者』為世尊；『已破壞慢者』為世尊；『已破壞見者』為世尊；『已破壞荊棘者』為世尊；『已破壞污染者』為世尊；『概分、分析、區別法寶者』為世尊；『有的結束者』為世尊；『身已修習、戒已修習、心已修習、慧已修習者』為世尊；或『世尊是林野、荒林、邊地臥坐處：少聲音的、安靜的、離人之氛圍的、人獨住的、適合獨坐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義味、法味、解脫味、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四種禪、四無量、四無色等至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住處等至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十想之修習、十遍處等至、入出息念等至、不淨等至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十如來力、四無畏、四無礙解、六神通、六覺法的有分者』為世尊。『世尊』，這個名字非母親所給(所作)的；非父親所給的；非兄弟所給的；非姊妹所給的；非朋友所給的；非親族所給的；非沙門、婆羅門所給的；非天所給的，這是佛、世尊的究竟解脫：在菩提樹下連同一切知之智的獲得與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為[像這樣世尊(說):]虛妄之概念的根。

「考量後應該停止一切『我是』」：「考量後被稱為慧，那是慧、知解.....(中略)無癡、擇法、正見。『我是』，關於色之『我是』有慢之『我是』、意欲之『我是』的煩惱潛在趨勢，關於受.....關於想.....關於行.....關於識之『我是』，有慢之『我是』、

意欲之『我是』的煩惱潛在趨勢。」「[像這樣世尊(說):]虛妄之概念的根：考量後應該停止一切『我是』」：「考量後應該防止、停止、滅、平息、滅沒、止息一切虛妄之概念的根與我是之慢。」為[像這樣世尊(說):]虛妄之概念的根：考量後應該停止一切『我是』。

「凡任何自身內的渴愛」：「『凡任何』，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無剩餘地、整個地，這是遍取的言語，為『凡任何』。『渴愛』為色的渴愛.....（中略）法的渴愛。『自身內』，『自身內等起那個渴愛(泰國版)。』為自身內。或者，『自身內的被稱為心：凡心、意、心意、心(臟)、白的(遍淨的)、意、意處、意根、識、識蘊、對應那個意識界的，心被那個渴愛俱行、俱生、相雜、相應、同生、同滅、同一個依處、同一個所緣』也為自身內。」為凡任何自身內的渴愛。

「為了那些的調伏應該經常具念地學習」：「總是」，總是；一切；一切時候；常常；恆久的時間；常恆地；持續地；不間斷地；接連不斷地；水波的生起無間隔地；持續伴隨使之觸達的；在午前、午後、初夜分、中夜分、後夜分；在黑月、明月、雨季安居、冬季、夏季；在青年期、中年期、老年期。「具念地(的)」，以四種方式為具念的：當修習在身上隨看身念住時為具念的、在受上.....在心上.....當修習在諸法上隨看法念住時為具念的。另外的以四種方式為具念的：以避開無念為具念的、對念應作的法被作的狀態為具念的、對念障礙的法被破壞的狀態為具念的、對念因素(相)[的法-Ni.1,3偈]不忘失的狀態為具念的。

另外的以四種方式為具念的：以具備念的狀態為具念的、以念自在的狀態為具念的、以念熟練的狀態為具念的、以念不下降的狀態為具念的。

另外的以四種方式為具念的：以具念的狀態為具念的、以寂靜的狀態為具念的、以平息的狀態為具念的、以具備寂靜法的狀態為具念的；以佛隨念為具念的、以法隨念為具念的、以僧團隨念為具念的、以戒隨念為具念的，以施捨隨念為具念的、以天隨念為具念的；以入出息念為具念的、以死念為具念的、以身至念為具念的、以寂靜隨念為具念的；凡念、隨念、憶念，念的憶念狀態、憶持狀態、不漂浮狀態、不忘記狀態，念的念根、念力、正念、念覺支、無岔路之道，這被稱為念。具有、完全具有、到達、完全到達、具足、完全具足、具備這個念，他被稱為具念的。

「學」，有三種學：增上戒學、增上心學、增上慧學。什麼是增上戒學？這裡，比丘是持戒者，住於被波羅提木叉的自制自制，具足正行行境，在諸微罪中看見可怕的，在諸學處上受持後學習。小戒蘊、大戒蘊為戒依止的基礎，行為的[自我]抑制，自制的入口，善法等至(達到)的上首、善法的等至(達到)，這是增上戒學。

什麼是增上心學？這裡，比丘就從離諸欲後，從離諸不善法後，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從尋與伺的平息，自身內的明淨，心的專一性，進入後住於無尋、無伺，定而生喜、樂的第二禪，從喜的褪去、住於平靜、有念正知、以身體感受樂，進入後住於聖者們告知凡那個「平靜的、具念的、住於樂的」第三禪，從樂的捨斷與從苦的捨斷，就在之前諸喜悅、憂的滅沒，進入後住於不苦不樂，平靜、念遍純淨的第四禪，這是增上心學。

什麼是增上慧學？這裡，比丘是有慧者，具備導向生起與滅沒、聖、洞察、導向苦的完全滅盡之慧，他如實知道「這是苦。」如實知道「這是苦集。」如實知道「這是苦滅。」如實知道「這是導向苦滅道跡。」如實知道：「這些是漏。」如實知道：「這是漏集。」如實知道：「這是漏滅。」如實知道：「這是導向漏滅道跡。」這是增上慧學。

「為了那些的調伏應該經常具念地學習」：「為了那些渴愛的調伏、排除、捨斷、平息、斷念、止息，他應該學習增上戒，也應該學習增上心，也應該學習增上慧。這三學，當朝向(注意到)時應該學習；當知道時應該學習；當看見時應該學習；當省察時應該學習；當心確立(決意)時應該學習；當以信勝解時應該學習；當活力努力時應該學習；當念現起時應該學習；當心定(集中)時應該學習；當以慧了知時應該學習；當證知應該被證知的時應該學習；當遍知應該被遍知的時應該學習；當捨斷應該被捨斷的時應該學習；當修習應該被修習的時應該學習；當作證應該被作證的時應該學習、應該實踐、應該善實踐、受持後應該轉起。」為為了那些的調伏應該經常具念地學習。

因為那樣，世尊說：

「[像這樣世尊(說)：]虛妄之概念的根：考量後應該停止一切『我是』，  
凡任何自身內的渴愛，為了那些的調伏應該經常具念地學習。」

152.應該證知凡任何法：自身內的還有外的， 不應該因為那樣作剛毅，因為那個不被善者說是寂靜。

「應該證知凡任何法：自身內的」：「凡任何自己的德行，他能知道是善法或無記法。什麼是自己的功德(好素質)？會是從貴族家出家者，或會是從大財富家出家者，或會是從富有財富家出家者，或會是『同在家、出家的皆為知名者、有名聲者』，或會是『在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上的利得者』，或會是經師，或會是律師(持律者)，或會是說法者，或會是住林野者，或會是常乞食者，或會是穿糞掃衣者，或會是但三衣者，或會是次第乞食者，或會是食後不受食者，或會是常坐不臥者，或會是隨處住者，或會是『初禪的得到者』，或會是『第二禪的得到者』，或會是『第三禪的得到者』，或會是『第四禪的得到者』，或會是『虛空無邊處等至的得到者』，識無邊處等至.....無所有處等至.....或會是『非想非非想處等至的得到者』，這被稱為自己的功德。「凡任何自己的德行，他能知道、能了知、能識知、能確知、能貫通。」為應該證知凡任何法：自身內的。「還有外的」：「會是那些親教師的，或老師(阿闍梨)的功德。」為還有外的。

「不應該因為那樣作剛毅」：「不應該以自己的功德或他人的功德而作剛毅、作頑固、作驕慢、作貢高、作高慢，不應該因為那樣而使驕慢產生，不應該因為那樣而成為剛愎、非常僵硬、高舉頭者。」為不應該因為那樣作剛毅。

「因為那個不被善者說是寂靜」：「對善人(Satānaṃ)、對善人(santānaṃ)、對善人(sappurisaṇaṃ)、對佛、對佛弟子、對辟支佛，『那是寂滅』不被說、不被解說、不被講解、不被教導、不被告知、不被建立、不被揭開、不被解析、不被闡明、不被說明。」為因為那個不被善者說是寂靜。

因為那樣，世尊說：

「應該證知凡任何法：自身內的還有外的，

不應該因為那樣作剛毅，因為那個不被善者說是寂靜。」

153.不應該因為那樣認為是優勝者，下劣者還有同等者，被許多形色接觸，他不應該保持對自己的分類。

「不應該因為那樣認為是優勝者」：「不應該以出生，或以姓氏，或以良家子，或以容色美如蓮花，或以財產，或以研究(習得)，或以業處，或以工巧處，或以明處(學術)，或以所聞，或以辯才，或以某事使『我是優勝者』之極慢產生。」為不應該因為那樣認為是優勝者。

「下劣者還有同等者」：「不應該以出生，或以姓氏.....(中略)或以某事使『我是下劣者』之卑慢產生。不應該以出生，或以姓氏，或以良家子，或以容色美如蓮花，或以財產，或以研究(習得)，或以業處，或以工巧處，或以明處(學術)，或以所聞，或以辯才，或以某事使『我是等同者』之慢產生。」為下劣者還有同等者。

「被許多形色接觸」：「被種種行相觸達、折磨、結合、具備。」為被許多形色接觸。

「他不應該保持對自己的分類」：「自己被稱為我。他不應該保持對我(自己)建構、分類、來到妄分別。」為他不應該保持對自己的分類。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不應該因為那樣認為是優勝者，下劣者還有同等者，

被許多形色接觸，他不應該保持對自己的分類。」

154.僅自身內應該寂靜，比丘不應該從其它的尋求寂靜，自身內寂靜者，沒有拿取的從哪裡有拒絕的？

「僅自身內應該寂靜」：「自身內的貪應該使之平息；瞋應該使之平息；癡應該使之平息；憤怒.....(中略)怨恨.....藏惡.....專橫.....嫉妒.....慳吝.....偽詐.....狡猾.....頑固.....激情.....慢.....極慢.....憍慢.....放逸.....一切污染.....一切惡行.....一切惱患.....一切焦熱.....一切熱惱.....一切不善造作應該使之平息、使之寂靜、使之平靜、使之寂滅、使之止息。」為僅自身內應該寂靜。

「比丘不應該從其它的尋求寂靜」：「從其它的，以不純淨道、以邪道跡、以非出離路、除了以諸念住外、除了以諸正勤外、除了以諸神足外、除了以諸根外、除了以諸力外、除了以諸覺支外、除了以八支聖道外，不應該尋求、尋找、遍求寂止、寂靜、平靜、寂滅、止息。」為比丘不應該從其它的尋求寂靜。

「自身內寂靜者」：「自身內的貪寂止者；瞋寂止者；癡寂止者.....(中略)一切不善造作寂靜者、寂止者、平靜下來者、冷卻者、止息者。」為自身內寂靜者。

「沒有拿取的從哪裡有拒絕的」：「『沒有』為否定。『拿取的』為我見，他沒有，『拒絕的』為斷滅見，他沒有；『拿取的』為握持的，他沒有，『拒絕的』為應該被釋放的，他沒有。凡有其握持的，就有其應該被釋放的[；凡有其應該被釋放的，就有其握持的]。對他是握持的執見、釋放的超越者，阿羅漢已超越增長、退失，他是已降下

狀態者、已實踐行為者……（中略）生死輪迴，沒有他的再生。」為沒有拿取的從哪裡有拒絕的。

因為那樣，世尊說：

「僅自身內應該寂靜，比丘不應該從其它的尋求寂靜，

自身內寂靜者，沒有拿取的從哪裡有拒絕的。」

155.如在大海中間，波浪不被產生有住立者，                像這樣住立者會是無擾動者，比丘無論在哪裡都不會作增盛。

「如在大海中間，波浪不被產生有住立者」：「海洋高、深四萬由旬，下方四萬由旬的水以魚、龜搖動，上方四萬由旬的水以風搖動，中間四萬由旬的水不搖動、不強搖動、不移動、不發抖、不顫抖(強發抖)、不大顫抖(強大發抖)，不被動、不被攪動、不被波動、不被擾動、不被旋轉、被平靜下來，在那裡沒波浪被產生，它是穩定的海。」像這樣是如在大海中間，波浪不被產生有住立者。

或者，「在七山之中間有色桃夕大桃勒大海，在那裡水不搖動、不強搖動、不移動、不發抖、不顫抖、不大顫抖，不被動、不被攪動、不被波動、不被擾動、不被旋轉、被平靜下來，在那裡沒波浪被產生，它是穩定的海。」像這樣也是如在大海中間，波浪不被產生有住立者。

「像這樣住立者會是無擾動者」：「『像這樣』為譬喻的安排。『住立者(穩定者)』，『在得到時他不搖動；在沒得到時他也不搖動；在[有]名譽時他也不搖動；在無名譽(惡評)時他也不搖動；在稱讚時他也不搖動；在斥責時他也不搖動；在樂時他也不搖動；在苦時他也不搖動、不強搖動、不移動、不發抖、不顫抖、不大顫抖。』這樣是住立者。『會是無擾動者』，擾動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完全貪)……（中略）貪婪、貪不善根。凡對他擾動、渴愛被捨斷、被切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者，他被稱為無擾動者。以擾動的已捨斷狀態為無擾動者，在得到時他不搖動；在沒得到時他也不搖動；在[有]名譽時他也不搖動；在無名譽(惡評)時他也不搖動；在稱讚時他也不搖動；在斥責時他也不搖動；在樂時他也不搖動；在苦時他也不搖動、不強搖動、不移動、不發抖、不顫抖、不大顫抖。」這樣是住立者會是無擾動者。

「比丘無論在哪裡都不會作增盛」：「『增盛』，有七增盛：貪增盛、瞋增盛、癡增盛、慢增盛、見增盛、污染增盛、業增盛，他不會作、不會使之產生、不會使之生產、不會使之生起、不會使之生出。『無論在哪裡』，無論在哪裡、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在何處，內或外或內外。」為比丘無論在哪裡都不會作增盛。

因為那樣，世尊說：

「如在大海中間，波浪不被產生有住立者，

像這樣住立者會是無擾動者，比丘無論在哪裡都不會作增盛。」

156.明眼者講述，危難的調伏自證法，                尊師！請你說道跡：波羅提木叉還有定。



「明眼者講述」：「『講述』，『講述、解說、講解、教導、告知、建立、揭開、解析、闡明、說明。』為講述(泰國版)。」『明眼者』，世尊以五眼為明眼者：肉眼為明眼者，天眼也為明眼者，慧眼也為明眼者，佛眼也為明眼者，一切眼也為明眼者。

世尊如何以肉眼為明眼者？世尊的肉眼存在五種色澤：青色、黃色、赤色、黑色、白色。世尊的眼毛，在眼毛住立處是青的、極青的、端正的、美麗的、等同亞麻花的(斯里蘭卡版)，其它的是黃的、極黃的、金色的、端正的、美麗的、等同翅子樹花的。世尊的兩眼端是赤的、極赤的、端正的、美麗的、等同胭脂蟲的，在中間是黑的、極黑的、不粗的、潤濕的、端正的、美麗的、等同濕的無患子的，其它的是白的、極白的、白色的、黃白的、端正的、美麗的、等同太白星的。以世尊那個自然個體所屬的、之前善行業所生的肉眼，他日夜看見一由旬的一切，當具備四支的黑暗時也是：日落、黑側[月]之布薩、極密叢林、大非時雨雲(泰國版)之黑雲出現。像這樣當具備四支的黑暗時他也日夜看見一由旬的一切。沒有牆，或百葉窗，或圍牆，或山，或荒林，或葛蔓是他對於形色之看見的障礙。如果一顆芝麻作標記後放入一滿車的芝麻中，他能選出那顆芝麻。像這樣，世尊的自然肉眼是遍純淨的，世尊這樣以肉眼為明眼者。

世尊如何以天眼為明眼者？世尊以清淨、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見死沒往生的眾生：下劣、勝妙，美、醜，幸、不幸中，知道眾生依業到達的：『確實，這些尊師眾生具備身惡行、具備語惡行、具備意惡行，是對聖者斥責者、邪見者、邪見行為的受持者，他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已往生苦界、惡趣、下界、地獄，尊師們！或者，這些眾生具備身善行、具備語善行、具備意善行，是對聖者不斥責者、正見者、正見行為的受持者，他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已往生善趣、天界。』像這樣，以清淨、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見死沒往生的眾生：下劣、勝妙，美、醜，幸、不幸中，知道眾生依業到達的。當他願意時，世尊能看見一個世間界，也能看見二個世間界，也能看見三個世間界，也能看見四個世間界，也能看見五個世間界，也能看見十個世間界，也能看見二十個世間界，也能看見三十個世間界，也能看見四十個世間界，也能看見五十個世間界，也能看見一百個世間界，也能看見這千個小世間界，也能看見這二千個中世間界，也能看見這三千個大千世間界(斯里蘭卡版)[AN.3.81]。又或如果他願意之所及，他就能看見。像這樣，世尊的天眼是遍純淨的，世尊這樣以天眼為明眼者。

世尊如何以慧眼為明眼者？世尊是大慧者、博慧者、捷慧者、速慧者、利慧者、洞察慧者、慧種類善巧者、智已發展者、已證得無礙解者、已達四無畏者、持有十力者、像牛的人、像獅子的人、賢駿人、能負擔的人、智無邊者、光輝無邊者、名聲無邊者、富裕者、大富者、富有者、引導者、調伏者、安撫者、告知者、使之審慮者、使之看見者、使之明淨者，那位世尊確實是未生起道的使生起者，未出生道的使出生者，未宣說道的宣說者、道的知者、道的熟練者、道的熟知者，大德！而且，現在弟子們住於道的跟隨者，之後為具備者。

那位世尊確實是知道者，他知道，是看見者，他看見；是眼已生者、智已生者、法已生者、梵已生者、解說者、宣說者、義理的引導者、不死的施與者、法王、如來，沒有那位世尊所不知道、未看見、未知、未作證、未以慧觸達的，過去、未來、現在關於

一切法以一切行相來到佛、世尊的智門領域，凡有任何名為應該被引導推論的[法]都能被知道：自己的義理或他人的義理或兩者的義理，或當生的義理或來世的義理或兩者的義理，或深的義理或隱藏的義理或隱密的義理，或應該被引導推論的義理或已被引導確定的義理，或無過失的義理或無污染的義理，或明淨的義理或最高利益的義理，一切都在佛智內遍轉起。

一切身業隨佛、世尊的智轉；一切語業.....一切意業.....佛、世尊關於過去的智是無障礙的；[佛、世尊]關於未來.....關於現在的智是無障礙的，應該被引導推論的之所及即是智之所及；智之所及即是應該被引導推論的之所及，應該被引導推論的之終極為智；智之終極為應該被引導推論的，超越應該被引導推論的後智不轉起；超越智後沒有應該被引導推論之路，這些法是住於互相限制的，如二個盒蓋被完全接觸，下面的盒蓋不越過上面的；上面的盒蓋不越過下面的，是住於互相限制的。[同樣的，]應該被引導推論的之所及即是智之所及；智之所及即是應該被引導推論的之所及，應該被引導推論的之終極為智；智之終極為應該被引導推論的，超越應該被引導推論的後智不轉起；超越智後沒有應該被引導推論之路，這些法是住於互相限制的。

佛、世尊的智在一切法上轉起，一切法為佛、世尊的轉向繫屬、希望繫屬、作意繫屬、生起心繫屬，佛、世尊的智在一切眾生上轉起，世尊知道一切眾生的意向、知道煩惱潛在趨勢、知道行為、知道勝解(志向)，了知關於少塵垢的、多塵垢的；利根的、鈍根的；善行相的、惡行相的；易受教的、難受教的；有能力無能力的眾生，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包括天-人的世代都在佛智內遍轉起。

如凡任何魚、龜乃至包括吞舟大魚在大海內遍轉起。同樣的，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包括天-人的世代都在佛智內遍轉起。如凡任何鳥乃至包括威那大子孫的金翅鳥在虛空場域內遍轉起。同樣的，凡那些與舍利弗相同慧者他們也在佛智的場域內遍轉起。佛智遍佈、超越天-人們的慧後住立。凡那些賢智的剎帝利們、賢智的婆羅門們、賢智的屋主們、賢智的沙門們、聰敏的作異論者、犀利的破裂者想以慧的姿態行惡見，他們準備問題後來見如來，然後詢問隱藏與隱密的[義理]，那些問題被世尊以說明理由談論、回答，而已就近捨棄那些者他們變成世尊的[弟子]，那時，世尊在那裡即『以慧』輝耀。世尊這樣以慧眼為明眼者。

世尊如何以佛眼為明眼者？世尊以佛眼檢視世間時，看見少塵垢的、多塵垢的；利根的、鈍根的；善行相的、惡行相的；易受教的、難受教的；一些住於看見在其他世界的罪過與恐怖的、另一些不住於看見在其他世界的罪過與恐怖的眾生。猶如在青蓮池、紅蓮池、白蓮池中，一些青蓮、紅蓮、白蓮生在水中，長在水中，依止於水面下，沈在水下生長；一些青蓮、紅蓮、白蓮生在水中，長在水中，與水面同高而住立；一些青蓮、紅蓮、白蓮生在水中，長在水中，升出水面而住立，不被水染著。同樣的，世尊以佛眼檢視世間時，看見少塵垢的、多塵垢的；利根的、鈍根的；善行相的、惡行相的；易受教的、難受教的；一些住於看見在其他世界的罪過與恐怖的、另一些不住於看見在其他世界的罪過與恐怖的眾生[DN.14,69第段]。世尊知道：『這個人是貪行者，這個人是瞋行者，這個人是癡行者，這個人是尋行者，這個人是信行者，這個人是智行者。』

世尊對貪行者的人說明不淨說。世尊對瞋行者的人告知慈的修習。世尊對癡行者的人使之安頓於背誦、遍問、適時之法的聽聞、適時之法的討論、老師的共住。世尊對尋行者的人告知入出息念。世尊對信行者的人告知能被歡喜的相：佛的善覺、法的善法性、僧團的善實踐與自己的戒。世尊對智行者的人告知毘婆舍那相：無常行相、苦行相、無我行相。

『如站在岩山山頂，能看見全部的人，  
同樣的，善慧者、一切眼者登上法所成高樓，  
已離愁者，看著陷入愁、被生與老征服的人們。  
請起來吧！英雄！戰場勝利者！商隊領袖、無負債者行於世間，  
世尊！請教導法吧！將(會)有了知者的。[DN.14,第70段]』

世尊這樣以佛眼為明眼者。

世尊如何以一切眼為明眼者？一切眼被稱為一切知的狀態智。世尊具有、完全具有、到達、完全到達、具足、完全具足、具備一切知的狀態智。

『他在這裡(這個世界)沒有任何未被看見的，還有不被識知、不能被知道的，  
他證知一切凡存在應被引導推論的，如來因為那樣為一切眼者。[Ps.1,第121段]』

世尊這樣以一切眼為明眼者。」為明眼者講述。

「危難的調伏自證法」：「『自證法』，『非傳聞，非從風聞，非從傳承，非從經藏之教，非從邏輯推論，非推理，非因理由的遍尋思，非因見的審慮接受，是被自己親自證知、自我現證的法。』為自證法。『危難之調伏』，『諸危難』，有二種危難：明顯的危難與隱密的危難。哪些是明顯的危難？獅子、老虎、豹、熊、鬣狗、狼、野牛、象、蛇、蠍、蜈蚣，或已作壞事的或[還]未作壞事的諸強盜、諸賊，眼疾、耳疾、鼻疾、舌疾、身疾、頭疾、外耳疾、口疾、齒疾、咳、喘、外鼻病、熱病、老、腹疾、昏迷、下痢、腹痛、霍亂、麻瘋、腫瘤、癬、肺病、癩癧、輪癬、疥癬、風癬、搔傷(一種癩病)、皮膚乾裂、血膽病、糖尿病、痔瘡、疹子(癬子水泡)、痔瘻(潰瘍)、膽等起的疾病、痰等起的疾病、風等起的疾病、[三者]集合也的疾病、時節變化生的疾病，不正的姿勢而生的疾病、突然來襲的疾病、業果報生的疾病，冷、熱、飢餓、口渴、糞、尿，與虻蚊風烈日蛇的接觸等，這些被稱為明顯的危難。

哪些是隱密的危難？身惡行、語惡行、意惡行，欲的意欲蓋、惡意蓋、惛沈睡眠蓋、掉舉與後悔蓋、疑蓋，貪、瞋、癡、憤怒、怨恨、藏惡、專橫、嫉妒、慳吝、偽詐、狡猾、頑固、激情、慢、極慢、憍慢、放逸、一切污染、一切惡行、一切惱患、一切焦熱、一切熱惱、一切不善造作，這些被稱為隱密的危難。

『危難』，以何義為危難？『遍征服』為危難；『導向退失』為危難；『在那裡棲息』為危難。怎樣是『遍征服』為危難？那些危難征服、遍征服、擊敗、壓倒、終結、壓碎那個人，這樣是『遍征服』為危難。

怎樣是『導向退失』為危難？那些危難導向善法的障礙、退失，哪些善法？正確的行道、隨順的行道、不顛倒的行道、不相違的行道(無矛盾的行道)、如其含義的行道、法隨法的行道、諸戒完全、在諸根上守護門、在飲食上知適量者、專修清醒、念與正

知、四念住的努力修習、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的努力修習，導向這些善法的障礙、退失，這樣是『導向退失』為危難。

怎樣是『在那裡棲息』為危難？在那裡，這些惡不善法生起共個人依止，如穴棲動物在洞穴中躺臥；水棲動物在水中躺臥；林棲動物在森林中躺臥；樹棲動物在樹上躺臥。同樣的，在那裡，這些惡不善法生起共個人依止。這樣是『在那裡棲息』為危難。

這被世尊說[SN.35.151]：『比丘們！有徒弟、有師父的比丘住於苦而不安樂。比丘們！而怎樣是有徒弟、有師父的比丘住於苦而不安樂？比丘們！這裡，比丘以眼見色後，生起那些隨順於結的諸惡不善法之憶念與意向。「它們住於他之內；惡不善法居住、進入(占據)。」因此，他被稱為「有徒弟」。「它們征服他；惡不善法征服他。」因此，他被稱為「有師父」。

再者，比丘們！比丘以耳聽聲音後.....（中略）以鼻嗅氣味後.....以舌嚐味道後.....以身觸所觸後.....以意識知法後，生起隨順於結的那些惡不善法之憶念與意向。「它們住於他之內；惡不善法居住、進入(占據)。」因此，他被稱為「有徒弟」。「它們征服他；惡不善法征服他。」因此，他被稱為「有師父」。比丘們！這樣，有徒弟、有師父的比丘住於苦而不安樂。』這樣也是『在那裡棲息』為危難。

這被世尊說[It.88]：『比丘們！有這三種內垢、內非友、內敵、內殺害者、內怨敵者，哪三種？比丘們！貪是內垢、內非友、內敵、內殺害者、內怨敵者；比丘們！瞋.....（中略）比丘們！癡是內垢、內非友、內敵、內殺害者、內怨敵者。比丘們！這是三種內垢、內非友、內敵、內殺害者、內怨敵者。』

『貪為無利益的起因，貪為使心動搖者，  
恐怖被從中生起，人們不隨覺它。  
貪求者不知道利益，貪求者沒看見法，  
那時他是盲目黑暗者：凡貪能征服的人。  
瞋為無利益的起因，瞋為使心動搖者，  
恐怖被從中生起，人們不隨覺它。  
憤怒者不知道利益，憤怒者沒看見法，  
那時他是盲目黑暗者：凡瞋能征服的人。  
癡為無利益的起因，癡為使心動搖者，  
恐怖被從中生起，人們不隨覺它。  
愚癡者不知道利益，愚癡者沒看見法，  
那時他是盲目黑暗者：凡癡會征服的人。』

這樣也是『在那裡棲息』為危難。

這被世尊說[SN.3.2]：『大王！當男子自身內的三法生起時，生起不利、苦、不安樂住，哪三個？大王！當男子自身內的貪欲生起時，生起不利、苦、不安樂住；大王！當男子自身內的瞋恚生起時.....（中略）大王！當男子自身內的愚癡生起時，生起不利、苦、不安樂住，大王！當男子自身內的這三法生起時，生起不利、苦、不安樂住。』

『貪欲、瞋恚、愚癡，惡心的男子，

傷害自己，如多果實[傷害]其樹心。』

這樣也是『在那裡棲息』為危難。

這被世尊說：[SN.10.3]

『貪與瞋從這個因由，不喜樂、喜樂、身毛豎立的是從這裡生的，

從這裡起來後有諸意尋，如男童們放烏鴉。』

這樣也是『在那裡棲息』為危難。

『危難之調伏』，危難之調伏、危難之捨斷、危難之寂滅、危難之斷念、危難之止息、不死、涅槃。」為危難的調伏自證法。

「尊師！請你說道跡」：「『請你說道跡』，『正確的道跡(正道)、隨順的道跡、不顛倒的道跡、不相違的道跡、如其含義的道跡、法隨法的道跡、諸戒完全、在諸根上守護門、在飲食上知適量者、專修清醒、念與正知、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涅槃與導向涅槃的道跡，請你講述、請你講解、請你教導、請你告知、請你建立、請你揭開、請你解析、請你闡明、請你說明。』為請你說道跡。『尊師』，那位化人稱呼世尊。或者，凡對你講解、教導、告知、建立、揭開、解析、闡明、說明那一切應該被實踐之優秀的、吉祥的、善的、無過失的者。」為尊師！請你說道跡。

「波羅提木叉還有定」：「『波羅提木叉』為戒依止的基礎，行為的[自我]抑制，自制的入口，善法等至(達到)的上首。『又或甚至定』，那是心的住止、穩定、安定、不散亂、平穩的心意、奢摩他(止)、定根、定力、正定。」為波羅提木叉還有定。

因為那樣，化人說：

「明眼者講述，危難的調伏自證法，

尊師！請你說道跡：波羅提木叉還有定。」

157.正不應該以眼成為不安定者，耳應該從村落論隔離，在諸味道上不應該隨貪求，以及世間中任何事物不應該執為我所。

「正不應該以眼成為不安定者」：怎樣是眼不安定者？這裡，有一類人是具備眼不安定者：「應該被看見的成為沒看見的，應該被越過的成為看見的。」由園林到園林，由遊園到遊園，由村落到村落，由城鎮到城鎮，由城市到城市，由國到國，由地方到地方，他是為了形色的看見長遊行、不定期遊行的從事者，這樣是眼不安定者。

或者，當比丘是俗家內的訪問者、街道的行走者時，他未防護地走：他邊走邊注視著象，注視著馬，注視著車，注視著步兵，注視著婦女，注視著男人，注視著男童，注視著女童，注視著市場，注視著住家門口，注視著上方，注視著下方，環顧著四面八方走，這樣也是眼不安定者。

或者，比丘以眼見色後，成為相的執取者、細相的執取者，因那個理由，當住於眼根的不防護時，貪婪、憂諸惡不善法會流入，他不依其自制而行動，不保護眼根，不在眼根上來到自制，這樣也是眼不安定者。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的食物後，他們像這樣住於從事表演的觀看，即：舞蹈、歌唱、音樂、戲劇、講古、手鈴、鐃鈸、大鼓、魔術、鐵球戲、竹棒戲、特

技、象打鬥、馬打鬥、水牛打鬥、公牛打鬥、山羊打鬥、公羊打鬥、公雞打鬥、鵪鶉打鬥、棍棒打鬥、拳頭打鬥、摔角、演習、兵列、軍陣、閱兵[DN.1,第13段]等，這樣也是眼不安定者。

怎樣不是眼不安定者？這裡，當比丘是俗家內的訪問者、街道的行走者時，他防護地走：他邊走不邊注視著象，不注視著馬，不注視著車，不注視著步兵，不注視著婦女，不注視著男人，不注視著男童，不注視著女童，不注視著市場，不注視著住家門口，不注視著上方，不注視著下方，不環顧著四面八方走。這樣不是眼不安定者。

或者，比丘以眼見色後，不成為相的執取者、細相的執取者，因那個理由，貪婪、憂諸惡不善法會流入那位住於眼根不自制者。他走向為了那個的自制，守護眼根，在眼根上來到了自制[SN.35.120]，這樣也不是眼不安定者。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的食物後，他們住於像這樣表演觀看的不從事者，即：舞蹈、歌唱、音樂、戲劇、講古.....（中略）閱兵等，是離像這樣表演觀看者，這樣也不是眼不安定者。

「正不應該以眼成為不安定者」：「眼的不安定狀態他應該捨斷、應該驅離、應該作終結、應該使之走到不存在。應該已從眼的不安定狀態分離、已戒絕、已戒除、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應該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正不應該以眼成為不安定者。

「耳應該從村落論隔離」：村落的交談被稱為三十二種畜生論，即：國王論、盜賊論、大臣論、軍隊論、怖畏論、戰爭論、食物論、飲料論、衣服論、車乘論、臥具論、花環論、氣味論、親里論、村落論、城鎮論、城市論、國土論、女人論、[男人論、]英雄論、街道論(街道流言)、水井論(井邊流言)、祖靈論、種種論、世界起源論、海洋起源論、如是有無論[DN.1,第17段]等。「耳應該從村落論隔離」：「耳應該從村落論隔離，應該防止，應該自制，應該守護，應該保護，應該關閉，應該斷絕。」為耳應該從村落論隔離。

「在諸味道上不應該隨貪求」：「『在味道上(在味上)』，有根味、枝幹味、皮味、葉味、花味、果實味、酸味、甜味、苦味、辣味、鹹味、鹼味、酸味，澀味、美味、非美味、涼的、熱的，有些沙門、婆羅門是味道的貪求者，他們以舌端遍求著最上味感而漫遊，他們得到酸味後遍求無酸味，得到無酸味後遍求酸味.....（中略）得到涼的後遍求熱的，得到熱的後遍求涼的，他們每每得到後因不滿足而再三地遍求，在合意的諸味道上成為貪染者、貪求者、繫結者、迷昏頭者、染著者、附著者、固著者、障礙者，凡對他，這味道渴愛被捨斷、被斷絕.....（中略）被智火燃燒者，他如理省察後吃食物：『既不為了享樂.....（中略）無過失，安樂住。』

如他對傷口塗抹，最多為了到達[長肉]的目的，又或如他對車軸塗油，最多為了貨物運送的目的，或，如他如果吃兒子的肉之食物，最多為了荒漠的度脫目的。同樣的，比丘如理省察後吃食物：『既不為了享樂.....（中略）無過失，安樂住。』味道的渴愛他應該捨斷、應該驅離、應該作終結、應該使之走到不存在。應該已從味道渴愛分

離、已戒絕、已戒除、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應該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在諸味道上不應該隨貪求。

「以及世間中任何事物不應該執為我所」：「有二種我所執：[因]渴愛的我所執與[因]見的我所執。……（中略）這是渴愛的我所執……（中略）這是見的我所執。捨斷渴愛的我所執後；斷念見的我所執後，不應該把眼當做自己的，不應該握持、不應該執取、不應該執著，耳……鼻……舌……身……諸色……諸聲音……諸氣味……諸味道……諸所觸……家……團體(眾)……住所……利得……名聲……稱讚……樂……衣服……施食……住處……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欲界……色界……無色界……欲有……色有……無色有……想有……無想有……非想非非想有……一蘊有……四蘊有……五蘊有……過去……未來……現在……不應該把所見、所聞、所覺、能被識知的諸法當做自己的，不應該握持、不應該執取、不應該執著。『任何[東西]』，任何色之類的、受之類的、想之類的、行之類的、識之類的。『在世間』，在苦界的世間……（中略）處的世間。」為以及世間中任何事物不應該執為我所。

因為那樣，世尊說：

「正不應該以眼成為不安定者，耳應該從村落論隔離，

在諸味道上不應該隨貪求，以及世間中任何事物不應該執為我所。」

158.當如果被觸接觸時，比丘無論在哪裡都不作悲泣，不應該祈求有，以及在害怕的上不應該大顫抖。

「當如果被觸接觸時」：「『觸』，疾病的接觸。如果被疾病的接觸接觸、折磨、結合、具備；會被眼疾的接觸接觸、折磨、結合、具備；被耳疾……被鼻疾……被舌疾……被身疾……被頭疾……被外耳疾……被口疾……被齒疾……被咳……被喘……被外鼻病……被熱病……被老……被腹疾……被昏迷……被下痢……被腹痛……被霍亂……被麻瘋……被腫瘤……被癬……被肺病……被癩癧……被輪癬……被疥癬……被風癬……被搔傷(一種癩病)……被皮膚乾裂……被血膽病……被糖尿病……被痔瘡……被疹子(癬子水泡)……被痔瘻(潰瘍)……被膽等起的疾病……被痰等起的疾病……被風等起的疾病……被[三者]集合也的疾病……被時節變化生的疾病……被不正的姿勢而生的疾病……被突然來襲的疾病……被業果報生的疾病……被冷……被熱……被飢餓……被口渴[……被糞……被尿]……會被虻蚊風烈日蛇的接觸接觸、折磨、結合、具備。」為當如果被觸接觸時。

「比丘無論在哪裡都不作悲泣」：「不應該作、不應該使之產生、不應該使之生產、不應該使之生起、不應該使之生出悲歎、悲、哭泣、悲泣、悲歎的狀態、悲泣的狀態、言語、無益的話、嘟囔、泣言、涕泣、泣言的狀態。『無論在哪裡』，無論在哪裡、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在何處，內或外或內外。」為比丘無論在哪裡都不作悲泣。

「不應該祈求有」：「不應該熱望欲有；不應該熱望色有；不應該熱望無色有，他不應該希求；不應該祈求。」為不應該祈求有。

「以及在害怕的上不應該大顫抖」：「害怕的」，以一個行相恐怖就是那個害怕的。這被世尊說：「如果不可能捨棄那恐怖與害怕，它來了的話如何？」外在的所緣被說為獅子、老虎、豹、熊、鬣狗、狼、野牛、馬、象、蛇、蠍、蜈蚣，或已作壞事的

或[還]未作壞事的諸強盜、諸賊。又或以其它行相的恐怖被稱為內心等起的恐怖、恐怖的僵硬狀態、身毛豎立、心之擔心的恐懼：生的恐怖、老的恐怖、病的恐怖、死的恐怖、國王的恐怖、盜賊的恐怖、火的恐怖、水的恐怖、自我斥責的恐怖、他人斥責的恐怖、棍棒的恐怖、惡趣的恐怖、波浪的恐怖、蛟龍的恐怖、漩渦的恐怖、鱷魚的恐怖[AN.4.122]、生計的恐怖、不名譽的恐怖、在團體中膽怯的恐怖、陶醉的恐怖、惡趣的恐怖之恐怖、恐怖的僵硬狀態、身毛豎立、心之擔心的恐懼。「以及在害怕的上不應該大顫抖」：看見或聽聞害怕的後，不應該發抖、不應該顫抖(強發抖)、不應該大顫抖(強大發抖)、不應該恐懼、不應該害怕(向上恐懼)、不應該畏怯(遍恐懼)、不應該恐怖、不應該來到畏懼，應該成為不膽怯者、不驚恐者、不驚慌者、不逃走者，應該住於已捨斷恐怖害怕、已離身毛豎立。」為以及在害怕的上不應該大顫抖。

因為那樣，世尊說：

「當如果被觸接觸時，比丘無論在哪裡都不作悲泣，  
不應該祈求有，以及在害怕的上不應該大顫抖。」

159.對食物還有飲料，對硬食、衣服，得到後不應該被作儲存，以及沒得到那些者不應該戰慄。

「對食物還有飲料，對硬食還有衣服」：「『對食物』，飯、粥、麵、魚、肉。『對飲料』，有八種飲料：芒果汁、閻浮果汁、俱羅果汁、芭蕉汁、蜂蜜汁、葡萄汁、蓮藕汁、頗留沙果汁。另外的八種飲料：憍賞彌果汁、棗汁、紅棗汁、酥油飲料、[麻油等]油飲料、牛奶飲料、[涼]粥飲料、[蔬菜汁等]汁液飲料。『對硬食』，磨成粉作的硬食、餅乾硬食、根[類]硬食、皮材[類]硬食、葉子[類]硬食、花[類]硬食、果實[類]硬食。『對衣服』，有六類衣服：亞麻衣、綿衣、絹衣、毛衣、粗麻衣、大麻衣。」為對食物還有飲料，對硬食還有衣服。

「得到後不應該被作儲存」：「『得到後』，『得到後、取得後、獲得後、擁有後、領受後：不以詭計、不以攀談、不以暗示、不以譏諷、不以利得換取其他利得、不以木材布施物、不以竹子布施物、不以葉子布施物、不以花布施物、不以沐浴布施物、不以洗粉布施物、不以粘土製的布施物、不以齒木布施物、不以洗臉水布施物、不以奉承、不以信口開河、不以逢迎、不以背後誹謗(斯里蘭卡版)、不以宅地明、不以畜生明、不以肢體明、不以占星明、不以當使節、不以當遣使、不以跑腿、不以醫療、不以新建工作、不以回報的施食施食、不以布施物之給與，他以法正當地得到後、取得後、獲得後、擁有後、領受後。』為得到後。『不應該作儲存』，食物的儲存，飲料的儲存，衣服的儲存，車乘的儲存，臥具的儲存，香料的儲存，財物的儲存，不應該作、不應該使之產生、不應該使之生產、不應該使之生起、不應該使之生出。」為得到後不應該被作儲存。

「以及沒得到那些者不應該戰慄」：「我沒得到食物，或我沒得到飲料，或我沒得到衣服，或我沒得到家，或我沒得到團體，或我沒得到住所，或我沒得到利得，或我沒得到名聲，或我沒得到稱讚，或我沒得到樂，或我沒得到衣服，或我沒得到團食，或我沒得到住處，或我沒得到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或我沒得到病人看護者，他不應該



顫抖、不應該恐懼、不應該恐怖、不應該害怕、不應該來到畏懼：『我是非有名者。』應該成為不膽怯者、不驚恐者、不驚慌者、不逃走者。應該住於已捨斷恐怖害怕、已離身毛豎立。」為以及沒得到那些者不應該戰慄。

因為那樣，世尊說：

「對食物還有飲料，對硬食還有衣服，

得到後不應該被作儲存，以及沒得到那些者不應該戰慄。」

160.應該成為禪修者非遊蕩者，應該從後悔脫離不應該放逸，還有在諸座位、諸臥所上，比丘應該住於少聲處。

「應該成為禪修者非遊蕩者」：「『禪修者』，『以初禪成為禪修者，也以第二禪成為禪修者，也以第三禪成為禪修者，也以第四禪成為禪修者，也以有尋有伺禪成為禪修者，也以無尋僅[有]伺禪成為禪修者，也以有喜禪成為禪修者，也以無喜禪成為禪修者，也以與喜具行禪成為禪修者，也以與念具行禪成為禪修者，也以與樂具行禪成為禪修者，也以與平靜具行禪成為禪修者，也以空禪成為禪修者，也以無相禪成為禪修者，也以無願禪成為禪修者，也以世間禪成為禪修者，也以出世間禪成為禪修者，他是禪的愛好者、單一性的實踐者、最高利益崇敬者。』為禪修者。

『非遊蕩者』，怎樣是遊蕩者？這裡某一類人具備遊蕩性：由園林到園林，由遊園到遊園，由村落到村落，由城鎮到城鎮，由城市到城市，由國到國，由地方到地方，他住於長遊行、不定期遊行的從事者。這樣是遊蕩者。

或者比丘在僧園內具備遊蕩性：無利益之因、無理由之因掉舉地、無寂靜心地從僧房走到僧房，從住處走到住處，從半屋頂的屋子走到半屋頂的屋子，從高樓走到高樓，從平屋走到平屋，從洞窟走到洞窟，從洞穴走到洞穴，從小屋走到小屋，從重閣走到重閣，從瞭望台走到瞭望台，從帳篷走到帳篷，從棚屋走到棚屋，從講堂走到講堂，從圓屋走到圓屋，從樹下走到樹下，又或比丘們坐下處他走往該處，在那裡對一位成為第二位，或對二位成為第三位，或對三位成為第四位。在那裡閒聊許多雜穢語，即：國王論、盜賊論、大臣論、軍隊論、怖畏論、戰爭論、食物論、飲料論、衣服論、車乘論、臥具論、花環論、氣味論、親里論、村落論、城鎮論、城市論、國土論、女人論、[男人論、]英雄論、街道論(街道流言)、水井論(井邊流言)、祖靈論、種種論、世界起源論、海洋起源論、如是有無論等，這樣也是遊蕩者。

『而非遊蕩者』，遊蕩性他應該捨斷、應該驅離，應該作終結，應該使之走到不存在。應該已從遊蕩性分離、已戒絕、已戒除、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應該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應該被實行、應該行、應該行動、應該轉起、應該守護、應該使存續、應該使生存。應該成為樂於獨坐者、愛好獨坐者、內心止的實踐者，不輕視禪者，具備觀者，增益空屋者[MN.32, 第334段]、禪修者、愛好禪者、單一性的實踐者、最高利益的崇敬者。」為應該成為禪修者非遊蕩者。

「應該從後悔脫離不應該放逸」：「『後悔』，手的不行為(惡作不安)為後悔，腳的不行為也為後悔，手腳的不行為也為後悔，不適當的被想(考慮)為適當的，適當的被想

為不適當的，無罪過的被想為罪過的，罪過的被想為無罪過的，凡像這樣的後悔、後悔的路徑、已後悔的狀態、心的後悔、意的混亂，這被稱為後悔。

此外，以二個因素生起不安、心的後悔、意的混亂：被作的事與沒被作的事。怎樣是被作的事與沒被作的事生起不安、心的後悔、意的混亂？『身惡行被我做了，身善行沒被我做。』他生起不安、心的後悔、意的混亂；『語惡行被我做了，語善行沒被我做。』他生起不安、心的後悔、意的混亂；『意惡行被我做了，意善行沒被我做.....（中略）殺生被我做了，殺生的戒絕沒被我做。』他生起後悔.....（中略）意的混亂；『未被給與的拿取被我做了.....邪淫被我做了.....妄語被我做了.....離間語被我做了.....粗惡語被我做了.....雜穢語被我做了.....貪婪被我做了.....惡意被我做了.....邪見被我做了，正見沒被我做。』他生起不安、心的後悔、意的混亂，這樣是被作的事與沒被作的事生起不安、心的後悔、意的混亂。

或者，『我在戒上不是完全的實行者。』他生起不安、心的後悔、意的混亂；『我不是在諸根上守護門者。』.....（中略）『我不是在飲食上知適量者。』.....『我不是專修清醒者。』.....『我不具備念與正知。』.....『四念住未被我修習。』.....『四正勤未被我修習。』.....『四神足未被我修習。』.....『五根未被我修習。』.....『五力未被我修習。』.....『七覺支未被我修習。』.....『八支聖道未被我修習。』.....『苦未被我遍知。』.....『集未被我捨斷。』.....『道未被我修習。』.....『滅未被我作證。』他生起不安、心的後悔、意的混亂。『應該從後悔脫離』，『後悔他應該遠離、應該停止（戒絕）、應該回避，後悔他應該捨斷、應該驅離、應該作終結、應該使之走到不存在。應該已從後悔分離、已戒絕、已戒除、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應該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應該從後悔脫離。

『不應該放逸』，應該成為恭敬的作者、常作者、不停住的作者、有不被黏著習慣者、不輕忽意欲者、不輕忽責任者、在善法上不放逸者。『我如何能完成未完成的戒蘊，或我能以慧資助各方面已完成的戒蘊？』凡在那裡他有意欲、精進、勇猛、努力、剛毅、不畏縮、念、正知、熱心、勤奮、確立、實踐、在善法上不放逸；我如何能完成未完成的定蘊.....（中略）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我如何能遍知未遍知的苦，或我能捨斷未捨斷的污染，或我能修習未修習的道，或我能作證未作證的滅？』凡在那裡他有意欲、精進、勇猛、努力、剛毅、不畏縮、念、正知、熱心、勤奮、確立、實踐、在善法上不放逸。」為應該從後悔脫離不應該放逸。

「還有在諸座位、諸臥所上，比丘應該住於少聲處」：「『還有』，句的接續.....（中略）。『他坐下處被稱為座位：床、椅子、墊子、小墊、皮墊、草座墊、樹葉座墊、稻草座墊。房舍、住處、半屋頂的屋、高樓、平屋、洞窟被稱為臥處。』為還有在諸座位、諸臥所上。

『比丘應該住於少聲處』，應該在少聲音、安靜、離人之氛圍、人獨住、適合獨坐、房舍處行、走動、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為還有在諸座位、諸臥所上，比丘應該住於少聲處。

因為那樣，世尊說：

「應該成為禪修者非遊蕩者，應該從後悔脫離不應該放逸，  
還有在諸座位、諸臥所上，比丘應該住於少聲處。」

161.不應該多作睡眠，應該保持清醒、熱心的，對懶惰、欺騙、笑、遊戲，  
對姪欲、有裝飾的應該捨棄。

「不應該多作睡眠」：「日夜[分]作六部份後五部份應該向道，一部分應該躺臥。」  
為不應該多作睡眠。

「應該保持清醒、熱心的」：「這裡，比丘白天以經行、安坐，應該使心從障礙法淨化。在初夜分，以經行、安坐，應該使心從障礙法淨化。在中夜分，[左]腳放在[右]腳上、作意起來想後，具念正知地以右脅作獅子臥。在後夜分，起來後以經行、安坐，應該使心從障礙法淨化。[SN.35.120]

『應該保持清醒』，『應該保持、應該完全保持、應該依從、應該嚮向依從、應該完全依從、應該朝向依從清醒。』為應該保持清醒。

『熱心者』，熱心被稱為活力，那是心之活力的激發、精勤、努力、勇猛、精進、竭力、勤勇、剛毅、持續、不鬆弛的勇猛狀態、不放棄的意欲狀態、不輕忽責任的狀態、責任的支持、活力、活力根、活力之力、正精進。具有、完全具有、到達、完全到達、具足、完全具足、具備這個熱心，他被稱為熱心者。」為應該保持清醒、熱心的。

「對懶惰、欺騙、笑、遊戲，對姪欲、有裝飾的應該捨棄」：「懶惰」：倦怠、懶惰、懶惰狀態，意的懶惰狀態；懶、怠惰、怠惰狀態。「欺騙」：欺瞞行為被稱為欺騙，這裡，某一類人以身惡行實行後……（中略）以語……以意惡行實行後，其覆藏之因而立置惡的欲望，他欲求：「願他不要知道我！」意圖：「願他不要知道我！」說：「願他不要知道我！」之語[AN.6.45]；以身體努力：「願他不要知道我！」凡像這樣[欺騙、]騙人的情況、越界(違犯)、欺騙、偽瞞、暗自混淆、秘匿、保持秘密、隱藏(遍保持秘密)、覆藏、遍覆藏、不明示行為、不公開行為、掩蓋惡的所作行為，這被稱為欺騙。「[出聲]笑」：這裡，某一類人過度地露齒笑。這被世尊說：「比丘們！在聖者之律中，這是兒童，即：過度地露齒笑。[AN.3.108]」

「娛樂」：有二種娛樂：身體的娛樂與言語的娛樂。什麼是身體的娛樂？他們以象玩，也以馬玩，也以車玩，也以弓玩[，也以刀劍等武器玩]，也以八目棋玩，也以十目棋玩，也玩空中棋，也玩跳房子，也以石積玩，也以骰子板玩，也以打木栓玩，也以手型玩，也以骰子玩，也以吹葉笛玩，也以玩具鋤玩，也以翻筋斗玩，也以玩具風車玩，也以玩具量器玩，也以車遊戲玩，也以玩具弓箭玩，也以猜字玩，也以猜想法玩，也以模仿瑕疵玩[DN.1,第14段]，這是身體的娛樂。什麼是言語的娛樂？以口聲如演奏鼓、口被塗抹[仿]鼓所作聲音、以口[仿]被征伐之鼓聲、唇肉作彎曲後所作的聲音、以口[仿]鼓之演奏、口[仿]鼓空洞聲音、大聲歡呼的聲音、對舞蹈者的騷動聲、歌唱、戲笑行為，這是言語的娛樂。

凡那個非正法、穢法(村落法)、惡穢法、粗惡、情交後用水清洗(水邊)、秘密、一對一對等至者名為淫慾法。以什麼理由被稱為淫慾法？「屬於二人貪染的、貪著的、充滿欲貪(流漏)的、纏縛的、心被遍取的、二人同樣法的。」以那個理由被稱為淫慾法。如

爭吵者有二位，他們被稱為「姪者」；爭論者有二位.....（中略）談論者有二位.....爭辯者有二位.....諍訟者有二位.....論說者有二位.....對談者有二位，他們被稱為「姪者」。同樣的，「屬於二人貪染的、貪著的、充滿欲貪(流漏)的、纏縛的、心被遍取的、二人同樣法的。」以那個理由被稱為淫慾法。

「裝飾」：有二種裝飾：有在家人的裝飾，有出家人的裝飾。什麼是在家人的裝飾？頭髮、鬚鬚、花環、香料、香膏、飾物(瓔珞)、飾品(瓔珞)、衣服、臥具、頭巾、按摩、搓揉、沐浴、擦揉、鏡子、塗眼膏、花環[香料]香膏、塗臉粉、塗臉膏、手鐲、緞帶髮飾、杖、筒、劍、陽傘、彩色鞋、髻、珠寶、拂塵、長短白衣(泰國版)等，這是在家人的裝飾。什麼是出家人的裝飾？衣服的裝飾、鉢的裝飾、臥坐具的裝飾、這腐爛身體的裝飾或必需品的裝飾、美化(莊嚴)、打扮欲、好打扮、貪求的狀態、貪婪的狀態、浮躁的狀態、浮躁淺薄，這是出家人的裝飾。

「對懶惰、欺騙、笑、遊戲，對姪欲、有裝飾的應該捨棄」：「對懶惰、欺騙、笑、遊戲，姪欲、有裝飾、有隨從、有包圍者、有必需品(資材)他[都]應該捨斷、應該驅離、應該作終結、應該使之走到不存在。」為對懶惰、欺騙、笑、遊戲，對姪欲、有裝飾的應該捨棄。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不應該多作睡眠，應該保持清醒、熱心的，

對懶惰、欺騙、笑、遊戲，對姪欲、有裝飾的應該捨棄。」

162.對魔法(阿闍婆)、占夢、占相，還有對占星也不應該從事，以及對獸聲、懷孕術，對醫術-信奉者不應該從事。

「對魔法(阿闍婆)、占夢、占相，還有對占星也不應該從事」：魔法師們從事魔法：當城市被圍困，或戰爭現起時，他們在敵軍敵對者、敵人中引起災難；引起禍害；引起疾病；作疫病；作腹痛；作霍亂；作下痢。像這樣魔法師們從事魔法。

占夢者們告知夢：凡午前時看到夢者，他有像這樣的果報；凡中午時看到夢者，他有像這樣的果報；凡傍晚時看到夢者，他有像這樣的果報；凡在初夜分.....（中略）凡在中夜分.....凡在後夜分.....凡以右脅躺臥.....凡以左脅躺臥.....凡朝上躺臥.....凡向下躺臥.....凡看見月亮.....凡看見太陽.....凡看見大海.....凡看見須彌山山王.....凡看見象.....凡看見馬.....凡看見馬車.....凡看見步兵.....凡看見軍陣.....凡看見能令人喜樂的園林.....凡看見能令人喜樂的森林.....凡看見能令人喜樂的土地.....凡看見能令人喜樂的蓮花池者，他有像這樣的果報。像這樣占夢者們告知夢。

占相者們告知相：寶珠相、杖相、衣服相、刀相、箭相、弓相、武器相、婦女相、男子相、女童相、男童相、女奴隸相、男奴隸相、象相、馬相、水牛相、牛王相、公牛相、山羊相、公羊相、雞相、鵪鶉相、大蜥蜴相、蓮的果皮相、龜殼相、鹿相等。」像這樣占相者們告知相。

占星家們告知星宿：「有二十八星宿，以這個星宿應該被作家的進入，以這個星宿應該被繫頭飾，以這個星宿應該使結婚被作，以這個星宿種子的運搬應該被作，以這個星宿共住應該被走入。」像這樣占星家們告知星宿。

「魔法、占夢、占相，還有對占星也不應該從事」：「魔法、占夢、占相、占星不應該從事、不應該實踐、不應該善實踐、不應該受持後轉起，或者，不應該學習、不應該憶持、不應該理解、不應該辨別、不應該致力。」為魔法、占夢、占相，還有對占星也不應該從事。

「以及對獸聲、懷孕術，對醫術-信奉者不應該從事」：獸聲被稱為獸語。占獸語家們告知獸語：「他們知道鳥或四足獸的吼叫、鳴叫。」像這樣占獸語家們告知獸語。他們以懷孕術使胎兒住立，以二種原因胎兒不住立：以[寄生]蟲或以風搖動。對蟲或風搖動之防衛給與藥草，像這樣他們以懷孕術使胎兒住立。「醫治」，有五種醫治：眼科、外科、內科、驅鬼術、兒科。「信奉者」，佛的信奉者、法的信奉者、僧團的信奉者。他把佛當做自己的，或佛掌握住那個人。這被世尊說：「比丘們！凡那些欺瞞的、剛愎的、饒舌的、虛偽的、傲慢的、不得定的比丘，比丘們！那些比丘不是我的信奉者，比丘們！那些比丘已從這法、律離開，那些比丘在這法、律中不來到成長、增長、成滿。比丘們！但凡那些不詭詐、不虛談、堅固、不剛愎、善得定的比丘，比丘們！那些比丘是我的信奉者，比丘們！那些比丘未從這法、律離開，那些比丘在這法、律中來到成長、增長、成滿。」

「詭詐、剛愎、虛談、虛偽，高慢、不得定者，  
他們在遍正覺者所教說的法上不增長，  
不詭詐、不虛談、堅固，不剛愎、善得定者，  
他們在遍正覺者所教說的法上增長。」[AN.4.26]

「以及對獸聲、懷孕術，對醫術-信奉者不應該從事」：「以及對獸聲、懷孕術，我[屬意]的[都]不應該從事、不應該彎向從事、不應該完全從事、不應該朝向從事、不應該實踐、不應該善實踐、不應該受持後轉起，或者，不應該學習、不應該憶持、不應該理解、不應該辨別、不應該致力。」為以及對獸聲、懷孕術，對醫術-信奉者不應該從事。

因為那樣，世尊說：

「對魔法(阿闍婆)、占夢、占相，還有對占星也不應該從事，  
以及對獸聲、懷孕術，對醫術-信奉者不應該從事。」

163.在斥責上不應該顫抖，被稱讚的比丘不應該感到高傲，對貪連同慳吝，對憤怒與離間語他應該除去。

「在斥責上不應該顫抖」：「這裡一些人或以出生，或以姓氏，或以良家子，或以容色美如蓮花，或以財產，或以研究(習得)，或以業處，或以工巧處，或以明處(學術)，或以所聞，或以辯才，或以某事斥責比丘，他們指責、責罵、斥責，當被指責、責罵、斥責時，不應該因指責、責罵、斥責、不稱讚、帶著不讚美的而發抖、顫抖(強發抖)、大顫抖(強大發抖)、恐懼、害怕(向上恐懼)、畏怯(遍恐懼)、恐怖、來到畏懼，應該成為不膽怯者、不驚恐者、不驚慌者、不逃走者，應該住於已捨斷恐怖害怕、已離身毛豎立。」為在斥責上不應該顫抖。

「被稱讚的比丘不應該感到高傲」：「這裡一些人或以出生，或以姓氏，或以良家子，或以容色美如蓮花，或以財產，或以研究(習得)，或以業處，或以工巧處，或以明處(學術)，或以所聞，或以辯才，或以某事稱讚比丘，他們稱讚、讚賞、稱譽、頌揚，當被稱讚、讚賞、稱譽、頌揚時，不應該因稱讚、讚賞、稱譽、頌揚而作貢高、作高慢、作驕慢、[作剛毅、]作頑固(傲慢)，不應該因為那樣而使驕慢產生，不應該因為那樣而成為剛愎、非常僵硬、高舉頭者。」為被稱讚的比丘不應該感到高傲。

「對貪連同慳吝，對憤怒與離間語他應該除去」：「貪」，那是貪、貪求、貪求的狀態，貪著、染著、染著的狀態，貪婪、貪不善根。「慳吝」，有五種慳吝：[對]住處的慳吝……(中略)之執見，這被稱為慳吝。「憤怒」，那是心的瞋害、敵意、嫌惡、敵對、瞋怒、憤怒、激怒、瞋恚、瞋怒、邪惡，心的瞋害、瞋意、忿怒、發怒、已發怒的狀態、瞋恚、生氣、生氣的狀態、瞋害、激怒、激怒的狀態、反對、敵意、殘暴的憤怒、暴怒、心的不悅意[，這被稱為憤怒]。「離間語」，這裡，某一類人是離間語者，他從這裡聽聞後，為了對這些人離間而在那裡說，或者，他從那裡聽聞後，為了對那些人離間而在這裡說，像這樣，他是和合的破壞者、分裂的散播者、樂於不和合者、愛好不和合者、喜歡不和合者、作不和合之言說者，這被稱為離間語者。

此外，以二種原因產生離間語：以欲求成為可愛的，或以分裂的欲求。怎樣是以欲求成為可愛的產生離間語？「對這位，我將成為可愛的，我將成為合意的，我將成為親密的，我將成為密友，我將成為親切的。」這樣是以欲求成為可愛的產生離間語。怎樣是以分裂的欲求產生離間語？「這些怎樣會成為種種，會成為分離，會成為分裂，會成為二種，會成為矛盾，會成為二派，令破裂，不令會合，令住於苦、不安樂。」這樣是以分裂的欲求產生離間語。「對貪連同慳吝，憤怒與離間語他應該排除」：「貪、慳吝、憤怒、離間語他應該排除、應該去除、應該捨斷、應該驅離、應該作終結、應該使之走到不存在。」為對貪連同慳吝，對憤怒與離間語他應該除去。

因為那樣，世尊說：

「在斥責上不應該顫抖，被稱讚的比丘不應該感到高傲，

對貪連同慳吝，對憤怒與離間語他應該除去。」

164.在買賣上不應該涉入，比丘無論在哪裡都不應該作斥責，以及不應該在村落中黏著，不應該以想要利得對人搭訕。

「在買賣上不應該涉入」：「凡在律中被拒絕的買賣，那些不存在這裡的意趣中。怎樣是涉入買賣？五類[人]中一起交換：或鉢，或衣服，或其他任何必需品，作能被欺瞞的，或欲求增加，這樣是涉入買賣。怎樣是不涉入買賣？五類[人]中一起交換：或鉢，或衣服，或其他任何必需品，不作能被欺瞞的，或不欲求增加，這樣是不涉入買賣。「在買賣上不應該涉入」：買賣他不應該涉入、不應該建立，買賣他應該捨斷、應該驅離、應該作終結、應該使之走到不存在。應該已從買賣分離、已戒絕、已戒除、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應該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在買賣上不應該涉入。

「比丘無論在哪裡都不應該作斥責」：「什麼是引起斥責的污染？有些沙門、婆羅門是有神通者、天眼者、知道他心者，他們從遠處看見，非從近處看見，以心了知心。有些天神也是有神通者、天眼者、知道他心者，他們從遠處看見，非從近處看見，以心了知心。他們會因粗的污染，或因中等的污染，或因細的污染斥責。什麼是粗的污染？身惡行、語惡行、意惡行，這些被稱為粗的污染。什麼是中等的污染？欲尋、惡意尋、加害尋，這些被稱為中等的污染。什麼是細的污染？親里尋、國土尋、詭辯尋、同情他人關聯的尋、利得恭敬名聲關聯的尋、不被輕蔑關聯的尋，這些被稱為細的污染。他們不會因粗的污染，或因中等的污染，或因細的污染斥責，不應該製造斥責，不應該製造引起斥責的污染，不應該使之產生、不應該使之生產、不應該使之生起、不應該使之生出。應該已從引起斥責的污染分離、已戒絕、已戒除、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應該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無論在哪裡』，無論在哪裡、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在何處，內或外或內外。」為比丘無論在哪裡都不應該作斥責。

「以及不應該在村落中黏著」：怎樣是黏著(執著)於村落？這裡，比丘住於在村落與在家人交際，同歡、同愁：在他們樂時而樂，在他們苦時而苦，他以自己涉入他們的事務與義務中[SN.22.3]，這樣是黏著於村落。

或者，比丘午前時穿衣、拿起衣鉢後，以身未守護、以語未守護、以心未守護，以念未現起，以諸根未防護，為了托鉢進入村落或城鎮[SN.20.10]，他到處黏著，到處被鉤住，到處被繫縛，到處來到不幸與災厄[SN.17.4]，這樣也是黏著於村落。

怎樣是不黏著於村落？這裡，比丘住於與在家人不交際，不同歡、不同愁：不在他們樂時而樂，不在他們苦時而苦，他不以自己涉入他們的事務與義務，這樣是不黏著於村落。

或者，比丘午前時穿衣、拿起衣鉢後，以身已守護、以語已守護、以心已守護，以念已現起，以諸根已防護，為了托鉢進入村落或城鎮，他不到處黏著，不到處被鉤住，不到處被繫縛，不到處來到不幸與災厄，這樣也是不黏著於村落。「以及不應該在村落中黏著」：「不應該黏著於村落，不應該握持，不應該被繫縛，不應該被遍繫縛。應該成為不貪求的、不被繫縛的、不被迷戀的、無罪過的，應該已離貪求的、已無貪求的、已捨棄貪求的.....(中略)應該以自己為梵已生者而住。」為以及不應該在村落中黏著。

「不應該以想要利得對人搭訕」：什麼是諂媚？基於利得恭敬名聲、惡欲求、有欲求本性、著眼財物、重世間法者所有對其他人之說話、閒聊、交談、談說、對話、糾纏、完全糾纏、虛談、完全虛談、阿諛、奉承、信口開河、逢迎、背後誹謗(柬埔寨版)，凡在那裡之柔軟語、親愛語、徐緩語、非粗惡語者，這被稱為諂媚。

此外，以二種方式諂媚人：使自己立於卑下，使他人立於高貴而諂媚人，或使他人立於卑下，使自己立於高貴而諂媚人。怎樣是使自己立於卑下，使他人立於高貴諂媚人？[心想：]「你們對我是多饒益者，我依止你們得到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凡其他施與者或想做者他們認為我是依止你們的、看作你們的，凡我之前來自父母的名字，對我都已消失了，我因你們被知道為像那樣常到[某]家者；那個常到[某]家者。」這樣是使自己立於卑下，使他人立於高貴而諂媚人。

怎樣是使他人立於卑下，使自己立於高貴而諂媚人？[心想：]「我對你們是多饒益者，你們由於我而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團，是離殺生者，離未被給與的拿取者，離邪淫者，離妄語者，離穀酒、果酒、酒放逸處者，我對你們施與說示，給與遍問，講解布薩，進行修建寺院。然而你們捨棄我後恭敬、尊重、尊敬、崇敬其他人。」這樣是使他人立於卑下，使自己立於高貴而諂媚人。

「不應該以想要利得對人搭訕」：「不應該以利得為因、利得為緣、利得為理由、為了利得的生起、使利得遍熟著而諂媚人，他應該捨斷諂媚、應該驅離、應該作終結、應該使之走到不存在。應該已從諂媚分離、已戒絕、已戒除、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應該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不應該以想要利得對人搭訕。

因為那樣，世尊說：

「比丘應該不涉入買賣，無論在哪裡都不應該製造斥責，

以及不應該在村落中黏著，不應該以想要利得對人搭訕。」

165.比丘不應該是自誇者，以及不應該說關連語，不應該學習傲慢，不應該談論爭論的談論。

「比丘不應該是自誇者」：「這裡，某一類人是自誇者、炫耀者，他自誇、炫耀：我是『戒具足者』，或『禁制具足者』，或『戒與禁制具足者』，或以出生，或以姓氏，或以良家子，或以容色美如蓮花，或以財產，或以研究(習得)，或以業處，或以工巧處，或以明處(學術)，或以所聞，或以辯才，或以某事，或『從貴族家出家者』[，或『從大家族家出家者』]，或『從大財富家出家者』，或『從富有財富家出家者』[，或『同在家、出家的皆為知名者、有名聲者』，或『在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上的利得者』]，或『經師』，或『律師(持律者)』，或『說法者』，或『住林野者』……(中略)或『非想非非想處等至的得到者』，他自誇、炫耀。像這樣他不應該自誇，不應該炫耀。自誇他應該捨斷、應該驅離、應該作終結、應該使之走到不存在。應該已從自誇分離、已戒絕、已戒除、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應該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比丘不應該是自誇者。

「以及不應該說關連語」：什麼是關連語？這裡，某一類人說衣服的關連語，說施食的關連語，說住處的關連語，說的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關連語，這被稱為關連語。

或者，衣服之因、施食之因、住處之因、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之因真實地說也說虛妄的，離間地說也不離間地說，粗惡地說也說不粗惡地說，綺語地說也不綺語地說，也說聰慧語，這也被稱為關連語。或者，對他人教導明淨心的法：「啊！確實應該聽聞我的法，聽聞法後就能明淨，我的明淨行相能產生明淨的。」這也被稱為關連語。「以及不應該說關連語」：「甚至關於法之教說的關連語也不應該說、不應該講述、不應該談說、不應該說明、不應該言說。關連語他應該捨斷、應該驅離、應該作終結、應該使之走到不存在。應該已從關連語分離、已戒絕、已戒除、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應該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以及不應該說關連語。



「不應該學習傲慢」：「『傲慢』，有三種傲慢：身體的傲慢、言語的傲慢、心的傲慢。什麼是身體的傲慢？這裡，某一類人來到僧團中展現身體的傲慢，來到團體中也展現身體的傲慢，在食堂中也展現身體的傲慢，在浴室中也展現身體的傲慢，在浴場中也展現身體的傲慢，當進入俗家內時也展現身體的傲慢，已進入俗家內時也展現身體的傲慢。

怎樣是來到僧團中展現身體的傲慢？這裡，某一類人來到僧團中是不作尊敬者，當碰觸長老比丘們時他站立，當碰觸時他坐下，在[長老比丘們]前面站立，在前面坐下，在高座位上坐下，裹覆著頭坐下，他站著說話，揮舞手臂說話，這樣是來到僧團中展現身體的傲慢。

怎樣是來到團體中展現身體的傲慢？這裡，某一類人來到團體中是不作尊敬者，對沒穿鞋經行的長老比丘們他穿鞋經行，對在低處經行者他在高處經行，對在土地處經行者他在經行處經行，當碰觸時他站立，當碰觸時他坐下，在前面站立，在前面坐下，在高座位上坐下，裹覆著頭坐下，他站著說話，揮舞手臂說話，這樣是來到團體中展現身體的傲慢。

怎樣是在食堂中展現身體的傲慢？這裡，某一類人在食堂中是不作尊敬者，他侵入長老比丘們後坐下，以座位擋住新比丘們，當碰觸時他站立，當碰觸時他坐下，在前面站立，在前面坐下，在高座位上坐下，裹覆著頭坐下，他站著說話，揮舞手臂說話，這樣是在食堂中展現身體的傲慢。

怎樣是在浴室中展現身體的傲慢？這裡，某一類人在浴室中是不作尊敬者，當碰觸長老比丘們時他站立，當碰觸時他坐下，在前面站立，在前面坐下，在高座位上坐下，沒詢問後放入薪木，沒被請求而關門[，揮舞手臂說話]，這樣是在浴室中展現身體的傲慢。

怎樣是在浴場中展現身體的傲慢？這裡，某一類人在浴場中是不作尊敬者，當碰觸長老比丘們時他跳入，在前面跳入，當碰觸時他沐浴，在前面沐浴，在上方沐浴，當碰觸時他從水中出來，在前面從水中出來，在上方從水中出來，這樣是在浴場中展現身體的傲慢。

怎樣是當進入俗家內時展現身體的傲慢？這裡，某一類人當進入俗家內時是不作尊敬者，當碰觸長老比丘們時他行走，在前面行走，脫離正道後[一再]從長老比丘們的前面[超越]行走，這樣是當進入俗家內時展現身體的傲慢。

怎樣是已進入俗家內時展現身體的傲慢？這裡，某一類人已進入俗家內時，當『大德！請你不[要]進入』被說時他進入，當『大德！請你不[要]站立』被說時他站立，當『大德！請你不[要]坐下』被說時他坐下，沒空間他也進入，沒空間他也站立，沒空間他也坐下，凡俗家的內室、被隱藏的、隱密的：俗家婦女、俗家女子、俗家媳婦、俗家女童坐下處，在那裡他也粗暴地進入，男童的頭他也觸摸，這樣是已進入俗家內時展現身體的傲慢。這是身體的傲慢。

什麼是言語的傲慢？這裡，某一類人來到僧團中展現言語的傲慢，來到團體中也展現言語的傲慢，已進入俗家內時也展現言語的傲慢。怎樣是來到僧團中展現言語的傲

慢？這裡，某一類人來到僧團中是不作尊敬者，沒詢問長老比丘們後，或沒被請求而對入僧團的比丘們說法、回答問題、誦說波羅提木叉，他站著說話，揮舞手臂說話，這樣是來到僧團中展現言語的傲慢。

怎樣是來到團體中展現言語的傲慢？這裡，某一類人來到團體中是不作尊敬者，沒詢問長老比丘們後，或沒被請求而對入僧團的比丘們說法、回答問題，他站著說話，揮舞手臂說話，對入僧團的比丘尼們、優婆塞們、優婆夷們說法、回答問題，他站著說話，揮舞手臂說話，這樣是來到團體中展現言語的傲慢。

怎樣是已進入俗家內時展現言語的傲慢？這裡，某一類人已進入俗家內時對婦女或女童這麼說：『名叫這樣的、姓叫這樣的有什麼：有乳粥、有食物、有硬食嗎？我們將喝什麼？我們將吃什麼？我們將嚼什麼？或者有什麼：你們將施與我什麼？』他嘟囔[，凡像這樣的言語、無益的話、嘟囔、冗言、多話、冗言的狀態者]，這樣是已進入俗家內時展現言語的傲慢。這是言語的傲慢。

什麼是心的傲慢？這裡，某一類人非從貴族家出家的有慢者以心置自己與貴族家出家者一起等同的，[非從大家族家出家的有慢者以心置自己與大家族家出家者一起等同的，]非從大財富家出家的有慢者以心置自己與大財富家出家者一起等同的，非從富有財富家出家的有慢者以心置自己與富有財富家出家者一起等同的，非經師的有慢者以心置自己與經師一起等同的，非持律的有慢者.....非說法的有慢者.....非住林野的有慢者.....非常乞食的有慢者.....非穿糞掃衣的有慢者.....非但三衣的有慢者.....非次第乞食的有慢者.....非食後不受食的有慢者.....非常坐[不臥]的有慢者.....非隨處住的有慢者以心置自己與隨處住者一起等同的，非得到初禪的有慢者以心置自己與得到初禪者一起等同的，非得到第二禪的有慢者.....非得到第三禪的有慢者.....非得到第四禪的有慢者.....非得到虛空無邊處的有慢者.....非得到識無邊處的有慢者.....非得到無所有處的有慢者.....非得到非想非非想處等至的有慢者以心置自己與得到非想非非想處等至者一起等同的，這是心的傲慢。『不應該學』，不應該學習傲慢；不應該實踐、不應該善實踐、不應該受持後轉起。傲慢他應該捨斷、應該驅離、應該作終結、應該使之走到不存在。應該已從傲慢分離、已戒絕、已戒除、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應該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不應該學習傲慢。

「不應該談論爭論的談論」：「什麼是爭議性的談論？這裡，某一類人是作這樣的談論者：『你不了知這法、律.....（中略）或請你解開，如果你能夠。』這被世尊說：『目犍連！當有爭議之論時，則多說能被預期；當多說時，則有掉舉；掉舉者則不自制；不自制者心遠離定。[AN.7.61]』」「不應該談論爭論的談論」：「爭議性的談論不應該談論、不應該談說、不應該說明、不應該言說。爭議性的談論他應該捨斷、應該驅離、應該作終結、應該使之走到不存在。應該已從爭議性的談論分離、已戒絕、已戒除、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應該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不應該談論爭論的談論。

因為那樣，世尊說：

「比丘不應該是自誇者，以及不應該說關連語，

不應該學習傲慢，不應該談論爭論的談論。」

166.不應該在虛妄語上被帶走，故意的詐欺不應該被作，還有不應該以活命、以慧，以戒與禁制輕蔑其他人。

「不應該在虛妄語上被帶走」：虛妄語被稱為妄語，這裡，某一類人到會堂，或到集會處.....（中略）或些微物質之因而有故意虛妄的言說[AN.3.28]，這被稱為虛妄語。或者，以三個行相為妄語：就在[說]之前[心想]：「我將說妄語。」說時[心想]：「我說妄語。」當已說時[心想]：「妄語已被我說了。」以這三種行相為妄語。或者，以四個行相.....以五個行相.....以六個行相.....以七個行相.....以八個行相為妄語：就在[說]之前[心想]：「我將說妄語。」說時[心想]：「我說妄語。」當已說時[心想]：「妄語已被我說了。」有異執（錯誤）之見、有異執之喜歡、有異執之愛好、有異執之想、有異執之本性，以這八種行相為妄語。「不應該在虛妄語上被帶走」：「在虛妄語上不應該被載走、不應該被帶走、不應該被運載、不應該被搬運。虛妄語他應該捨斷、應該驅離、應該作終結、應該使之走到不存在。應該已從虛妄語分離、已戒絕、已戒除、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應該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不應該在虛妄語上被帶走。

「故意的詐欺不應該被作」：什麼是詐欺性？這裡，某一類人是詐欺者、遍詐欺者，凡在那裡詐欺、詐欺的樣子、詐欺性、欺騙、虛假、假裝、裝模作樣，這被稱為詐欺性。「故意的詐欺不應該被作」：變成故意的詐欺性後，他不應該作（建造）、不應該使之產生、不應該使之生產、不應該使之生起、不應該使之生出。應該已從詐欺性分離、已戒絕、已戒除、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應該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故意的詐欺不應該被作。

「還有不應該以活命、以慧，以戒與禁制輕蔑其他人」：「又」，「句的接續.....（中略）這是句的次第，為「又」。這裡，某一類粗弊生活維生者輕蔑其他勝妙生活維生者：「這位活得多麼豐富，他吃一切，即：根種子、莖種子、節種子、自落種子、種子種子就為第五，有著雷鳴般的牙齒鎚也被稱為沙門！[DN.25第61段]」他以那個粗弊生活輕蔑其他勝妙生活維生者。

這裡，某一類勝妙生活維生者輕蔑其他粗弊生活維生者：「這位多麼不知名的無能者不是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的利得者。」他以那個勝妙生活輕蔑其他粗弊生活維生者。這裡，某一類人是慧具足者，他回答被詢問的問題，他這麼想：「我是慧具足者，但其他這些人不是慧具足者。」他以那個慧具足輕蔑其他人。這裡，某一類人是戒具足者，住於被波羅提木叉的自制自制，具足正行行境，在諸微罪中看見可怕的，在諸學處上受持後學習，他這麼想：「我是戒具足者，但其他這些比丘是破戒者、惡法者。」他以那個戒具足輕蔑其他人。這裡，某一類人是禁制具足者：住林野者，或常乞食者，或穿糞掃衣者，或但三衣者，或次第乞食者，或食後不受食者，或常坐不臥者，或隨處住者。他這麼想：「我是禁制具足者，但其他這些人不是禁制具足者。」他以那個禁制具足輕蔑其他人。「還有不應該以活命、以慧，以戒與禁制輕蔑其他人」：「不應該以粗弊生活，或勝妙生活，或慧具足，或戒具足，或禁制具足輕蔑、

輕視其他人，不應該因為那樣而使驕慢產生，不應該因為那樣而成為剛愎、非常僵硬、高舉頭者。」為還有不應該以活命、以慧，以戒與禁制輕蔑其他人。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不應該在虛妄語上被帶走，故意的詐欺不應該被作，  
還有不應該以活命、以慧，以戒與禁制輕蔑其他人。」

167.聽聞許多惱怒的話：沙門們的或凡夫們的後，  
不應該粗惡地對他們反說，因為寂靜者們不敵對。

「聽聞許多惱怒的話：沙門們的或凡夫們的後」：「『沙門們的或凡夫們的後』，當被誹謗、被斥責、被惹惱、被輕蔑、被呵責、被辱罵時。『沙門』為凡任何從這裡之外走入遊行、進入遊行。『凡夫』為刹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羅、在家人、出家人、天、人。他們會以許多非令人想要的、不愉快的、不合意的話辱罵、誹謗、激怒、使瞋怒、傷害、使苦惱、殺害、惱害、作傷害。他們的許多非令人想要的、不愉快的、不合意的話聽聞後、聽到後、把握後、理解後、辨別後。」為聽聞許多惱怒的話：沙門們的或凡夫們的後。

「不應該粗惡地對他們反說」：「『粗惡地』，不應該粗惡地、粗暴地反說回去，不應該回爭論，不應該回罵辱罵者，不應該回激激怒者，不應該回爭爭論者[SN.7.2]，不應該作爭吵，不應該作爭論，不應該作爭執，不應該作爭辯，不應該作異執，爭吵、爭論、爭執、爭辯、異執他應該捨斷、應該驅離、應該作終結、應該使之走到不存在。應該已從爭吵、爭論、爭執、爭辯、異執分離、已戒絕、已戒除、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應該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不應該粗惡地對他們反說。

「因為寂靜者們不敵對」：「寂靜者」，「貪的已寂靜狀態為寂靜者，瞋的.....癡的.....憤怒的.....怨恨的.....（中略），一切不善造作的得到寂靜的、得到平息的、得到平靜下來的、得到熄滅的、得到冷卻的、得到離去的、得到止息的為寂靜者、寂止者、平靜下來者、冷卻者、止息者。」為寂靜者。「因為寂靜者們不敵對」：寂靜者們不作反擊、角力的對手、敵人、敵對，他們不使之產生、不使之生產、不使之生起、不使之生出。」為因為寂靜者們不敵對。

因為那樣，世尊說：

「聽聞許多惱怒的話：沙門們的或凡夫們的後，  
不應該粗惡地對他們反說，因為寂靜者們不敵對。」

168.了知這個法後，檢擇的比丘應該經常具念地學習，  
知道「寂靜」為寂滅後，在喬答摩的教說上不應該放逸。

「了知這個法後」：「這個被講解、被教導、被告知、被建立、被揭開、被解析、被闡明、被說明的法了知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這樣是了知這個法後。或者，「正確的與不正的、[正]路與邪路、有罪過的與無罪過的、卑劣的與勝妙的、黑的與白的、智者所呵責的與智者稱讚的之法了知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這樣也是了知這個法後。或者，「正確的道跡、隨順的道跡、不顛倒的道跡、不相違的道跡、如其含義的道跡、法隨法的道跡、諸戒完全、在

諸根上守護門、在飲食上知適量者、專修清醒、念與正知、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涅槃與導向涅槃的道跡之法了知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這樣也是了知這個法後。

「檢擇的比丘應該經常具念地學習」：「『檢擇』，『當檢擇時；當強檢擇時；當衡量時；當判斷時；當分別時；當弄清楚時：『一切行是無常的』.....（中略）『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當檢擇時；當強檢擇時；當衡量時；當判斷時；當分別時；當弄清楚時。』為檢擇的比丘。『經常』，經常；一切；一切時候.....（中略）老年期。『具念地(的)』，以四種方式為具念的：當修習在身上隨看身念住時為具念的.....（中略）他被稱為具念的。『應該學習』，有三種學：增上戒學、增上心學、增上慧學.....（中略）這是增上慧學。這三學，當朝向(注意到)時應該學習.....（中略）應該學習、應該實踐、應該善實踐、受持後應該轉起。」為檢擇的比丘應該經常具念地學習。

「知道『寂靜』為寂滅後」：「貪的『寂靜』為寂滅知道後，瞋的.....癡的.....（中略），一切不善造作的『寂靜』為寂滅知道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為知道「寂靜」為寂滅後。

「在喬答摩的教說上不應該放逸」：「對喬答摩的教誡、對佛陀的教誡、對已戰勝者的教誡、對如來的教誡、對天神的教誡、對阿羅漢的教誡。『不應該放逸』，應該成為恭敬作者、常作者、不停住作者、有不被黏著習慣者、不輕忽意欲者、在善法上不輕忽責任者；『我如何能完成未完成的戒蘊.....（中略）未完成的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智見蘊.....我如何能遍知未遍知的苦，或我能捨斷未捨斷的污染，或我能修習未修習的道，或我能作證未作證的滅？』凡在那裡他有意欲、精進、勇猛、努力、剛毅、不畏縮、念、正知、熱心、勤奮、確立、實踐、在善法上不放逸。」為在喬答摩的教說上不應該放逸。

因為那樣，世尊說：

「了知這個法後，檢擇的比丘應該經常具念地學習，

知道『寂靜』為寂滅後，在喬答摩的教說上不應該放逸。」

169.「因為那位征服者、不被征服者，看見非傳聞的自證法，因此確實在那位世尊的教說上，會不放逸地、經常禮敬地隨學。」[像這樣世尊(說)]

「因為那位征服者、不被征服者」：「『征服者』，色的征服者、聲音的征服者、氣味的征服者、味道的征服者、所觸的征服者、法的征服者，不被任何污染征服，他征服那些污染的、再有的、有恐懼的、苦果報的、未來會生老死的諸惡不善法。」為因為那位征服者、不被征服者。

「看見非傳聞的自證法」：「『自證法』，非傳聞、非以像這樣的所作業、非以傳承、非以三藏具足、非以理由的遍尋思、非以見的審慮接受，被自己親自證知、自我現證的法他看見、看到、見到、通達。」為看見非傳聞的自證法。

「因此確實在那位世尊的教說上」：「『因此』，因此；那個理由；那個因；那個緣；那個因由。『對那位世尊的教誡』，對那位世尊的教誡，對喬答摩的教誡、對佛陀

的教誡、對已戰勝者的教誡、對如來的教誡、對天神的教誡、對阿羅漢的教誡。」為因此確實在那位世尊的教說上。

「不放逸者他應該總是禮敬地隨學。[像這樣世尊(說)]」：「『不放逸者』，恭敬的作者.....（中略）在善法上不放逸者。『經常』，經常；[一切；]一切時候.....（中略）老年期。『禮敬』，以身體禮敬著，或以言語禮敬著，或以心禮敬著，或以如其含義行禮敬著，或以法隨法行禮敬著、恭敬著、尊重著(泰國版)、尊敬著、崇敬著、敬重著。『隨學』，有三種學：增上戒學、增上心學、增上慧學.....（中略）這是增上慧學。這三學，當朝向(注意到)時應該學習.....（中略）當作證應該被作證的時應該學習、應該實踐、應該善實踐、受持後應該轉起。『世尊』，敬重的同義語.....（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為會不放逸地、經常禮敬地隨學。」[像這樣世尊(說)]

因為那樣，世尊說：

「因為那位征服者、不被征服者，看見非傳聞的自證法，

因此確實在那位世尊的教說上，會不放逸地、經常禮敬地隨學。」[像這樣世尊(說)]

迅速經的說明第十四[已完成]。

摘記：

1.具念地學(戒定慧)調伏見慢(我是之慢-虛妄papañca妄想之根)愛(內心的渴愛)證涅槃。

2.能證知法者不應該作剛毅(頑固/高慢-分等勝劣)。

3.沒有拿取的(我見/握持的)哪有拒絕的(斷見/被釋放的)。

4.調伏危難之法：不到處看、不聽村落論、不貪味道、不當成我的、病苦不悲泣、不祈求有、對害怕的不顫抖、衣食不儲存/缺也不戰慄、住少聲處禪修不遊蕩、不後悔不放逸、熱心學不多睡、不欺騙/出聲笑/娛樂/姪欲/打扮、不從事魔法/占夢/占相/占星/獸聲/懷孕術/醫術、不在乎出生、去除貪與慳吝、不涉入買賣、不執著村落、不諂媚、不自誇、不暗示、不傲慢不輕蔑他人(自貴賤他)、不談爭議性的談論、不妄語、不詐欺、不反擊—具念禮敬地學。

12/14/2020 16:40

## 15.取棍棒者經的說明

### 15.取棍棒者經的說明

其次，取棍棒者經的說明將說：

170.「從取棍棒者生起的害怕：請你們看爭執的人，我將講述急迫感：如是我使激起急迫感。

「從取棍棒者生起的害怕」：「『棍棒』，有三種棍棒：身的棍棒、語的棍棒、意的棍棒。三種身惡行為身的棍棒，四種語惡行為語的棍棒、三種意惡行為意的棍棒。『恐怖』，有二種恐怖：當生的恐怖與來世的恐怖。什麼是當生的恐怖？這裡，某一類人以身惡行實行、以語惡行實行、以意惡行實行，他也殺生，也拿取未被給與的、也入侵人家、也奪取(搬運)掠奪物、也作盜匪、也攔路搶劫、通姦(走入)他人的妻子、虛妄地說，捕捉他後他們對國王展示：『陛下！這位是你的盜賊、罪犯，請你對這位判決凡你想要的那個處罰。』國王責難他，他以責難為緣使恐怖生起，他感受苦憂，這個恐怖、苦、憂從哪裡成為他的？從取棍棒者被生起、被產生、被出生、被生出、被出現。

這個情形國王還不滿足，國王監禁他，以手銬繫縛，或以繩索繫縛，或以腳鐐繫縛，或以籐索繫縛，或以葛蔓繫縛，或以扔入繫縛，或以圍欄繫縛，或以村落繫縛，或以市鎮繫縛，或以城市繫縛，或以國家繫縛，或以地方繫縛，乃至被作宣告：『你不得從這裡走開。』他也以繫縛為緣感受苦憂，這個恐怖、苦、憂從哪裡成為他的？從取棍棒者被生起、被產生、被出生、被生出、被出現。

這個情形國王還不滿足，國王搬運他的財產：百或千或十萬，他也以財產的損失為緣感受苦憂，這個恐怖、苦、憂從哪裡成為他的？從取棍棒者被生起、被產生、被出生、被生出、被出現。

這個情形國王還不滿足，國王對他處(作)以種種刑罰：以鞭打、以棍棒打、以手杖打，切斷手、腳、手與腳、耳、鼻、耳與鼻，處以酸粥鍋刑、貝禿刑、羅侯口刑、火鬘刑、燭手刑、驅行刑、樹皮衣刑、羚羊刑、鉤肉刑、錢刑、鹼浴刑、扭轉門門刑、稻草足踏台刑，淋熱油，令狗咬，活著令刺入，以刀切斷頭，他也以刑罰為緣感受苦憂，這個恐怖、苦、憂從哪裡成為他的？從取棍棒者被生起、被產生、被出生、被生出、被出現。國王是這四種杖罰的主宰者。

他以自己的作業，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已往生苦界、惡趣、下界、地獄，獄卒們對他作五種繫縛刑罰：使赤熱鐵棒走入手掌中，使赤熱鐵棒走入第二隻手掌，使赤熱鐵棒走入腳掌中，使赤熱鐵棒走入第二隻腳掌中，使赤熱鐵棒走入中間胸部中。他在那裡感受苦的、激烈的[、猛烈的, MN.129]、辛辣的感受，且都不命終，直到那個惡業消滅。這個恐怖、苦、憂從哪裡成為他的？從已取棒被生起、被產生、被出生、被生出、被出現。

獄卒們使他躺臥後以斧頭削。他在那裡感受苦的、激烈的、辛辣的感受，且都不命終，直到那個惡業消滅。獄卒們腳上頭下抓住他後，以小斧削他.....獄卒們使在車上上輓後，使在熾然的、燃燒的、發紅的地上前行及回來.....（中略）獄卒們使他登上熾然的、燃燒的、發紅的大炭火山，及下來.....（中略）獄卒們腳上頭下抓住他後，扔入熱的、熾然的、燃燒的、發紅的銅鍋中，他在那裡被起泡沫地煮，當他在那裡被起泡沫地煮時，一下子往上走，一下子往下走，一下子橫著走。他在那裡感受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感受，且都不命終，直到那個惡業消滅。這個恐怖、苦、憂從哪裡成為他的？從取棍棒者被生起、被產生、被出生、被生出、被出現。獄卒們扔他入大地獄，而那個大地獄：

『四個角落有四個門，被等分量地分開，  
周邊為鐵壁，被鐵覆蓋。  
它的地是鐵製的，被火繫結、燃燒，  
全部一百由旬，時時遍佈後存續。  
悲慘地燃燒著是可怕的，有火焰是難靠近的，  
又身毛豎立的樣子，是對苦怖畏的恐怖。  
從東邊牆壁，火聚被等起，  
燃燒著惡業者，在西邊處被反擊。  
又從西邊牆壁，火聚被等起，  
燃燒著惡業者，在東邊處被反擊。  
又從北邊牆壁，火聚被等起，  
燃燒著惡業者，在南邊處被反擊。  
又從南邊牆壁，火聚被等起，  
燃燒著惡業者，在北邊處被反擊。  
又從下方之等起，恐怖的火聚，  
燃燒著惡業者，在屋頂處被反擊。  
從屋頂之等起，恐怖的火聚，  
燃燒著惡業者，在地面處被反擊。  
熾然的鐵鍋，赤熱如被燃燒般，  
這樣的無間地獄，屬於在下面在上方[都]看見的。  
在那裡眾生是大兇暴的，是大罪行的作者，  
是極惡業者，他們被折磨且不死。  
身體是等同火的：屬於那個地獄之住者，  
堅固業的看見者，[炭火]沒有灰燼也沒炭灰。  
他們跑向東方，從那裡跑向西方，  
他們跑向北方，從那裡跑向南方。  
凡他們跑出去的方向，門都被關閉，  
他們有出去的欲求，眾生是脫離的尋求者。



他們不從那裡出去，他們以業緣而得到，  
對那些惡業者，有許多已作的尚未成熟。』

這個恐怖、苦、憂從哪裡成為他的？從取棍棒者所生起的、產生的、出生的、生出的、出現的。又，凡地獄的苦、畜生界的苦、餓鬼界的苦、人的苦，那些從哪裡被生起、從哪裡被產生、從哪裡被出生、從哪裡被生出、從哪裡被出現？從取棍棒者所生起的、產生的、出生的、生出的、出現的。」為從取棍棒者生起的害怕。

「請你們看爭執的人」：「『人』為刹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羅、在家人、出家人、天、人。爭執的人們為爭吵的人、懷著敵意的人、懷著反對的人、被打擊的人、被反打擊的人、被襲擊的人、被反襲擊的人，請你們看見、請你們看到、請你們注視、請你們靜觀、請你們觀察。」為請你們看爭執的人。

「我將講述急迫感」：「急迫感為驚悚、恐懼、恐怖、壓迫、打擊、禍害、災禍。『我將講述』，我將宣布、我將說、我將講解、我將教導、我將告知、我將建立、我將揭開、我將解析、我將闡明、我將說明。」為我將講述急迫感。

「如是被我使激起急迫感」：「如是被我就從自己對自己激起急迫感、驚悚，產生急迫感。」為如是被我使激起急迫感。

因為那樣，世尊說：

「從取棍棒者生起的害怕：請你們看爭執的人，  
我將講述急迫感：如是被我使激起急迫感。」

171. 看見顫抖的人後，如諸魚在少水處，互相敵對地，看見後害怕進入我。

「看見顫抖的人後」：「『人們』為眾生的同義語。人們以渴愛的悸動而悸動著；以見的悸動而悸動著；以污染的悸動而悸動著；以惡行的悸動而悸動著；以努力的悸動而悸動著；以果報的悸動而悸動著；以貪之染著而悸動著；以瞋之憤怒而悸動著；以癡之愚癡而悸動著；以慢之被繫縛而悸動著；以見之被執取而悸動著；以掉舉之來到散亂而悸動著；以疑之未達依止而悸動著；以煩惱潛在趨勢之來到強力而悸動著；以利得而悸動著；以無利得而悸動著；以名聲而悸動著；以無名聲而悸動著；以稱讚而悸動著；以斥責而悸動著；以樂而悸動著；以苦而悸動著；以生而悸動著；以老而悸動著；以病而悸動著；以死而悸動著；以愁悲苦憂絕望而悸動著；以墮地獄之苦而悸動著；以墮畜生界之苦而悸動著；以墮惡鬼界之苦而悸動著；以人間之苦而悸動著；以根源於入胎之苦.....以根源於住在胎中之苦.....以根源於出胎之苦.....以已生者依賴之苦.....以已生者被他人擺布(放置)之苦.....以自己行動之苦.....以他人行動之苦.....以苦苦.....以行苦.....以變易苦.....以眼疾之苦.....以耳疾.....以鼻疾.....以舌疾.....以身疾.....以頭疾.....以外耳疾.....以口疾.....以齒疾.....以咳.....以喘.....以外鼻病.....以熱病.....以老.....以腹疾.....以昏迷.....以下痢.....以腹痛.....以霍亂.....以麻瘋.....以腫瘤.....以癬.....以肺病.....以癲癇.....以輪癬.....以疥癬.....以風癬.....以搔傷(一種癩病).....以皮膚乾裂.....以血膽病.....以糖尿病.....以痔瘡.....以疹子(癬子水泡).....以痔瘻(潰瘍).....以膽等起的疾病.....以痰等起的疾病.....以風等起的疾病.....以[三者]集合也的疾病.....以時節變化生的疾病.....以不正的姿勢而生的疾病.....以突然來襲的疾病.....以業果報生的疾病.....以冷.....以熱.....以飢餓.....

以口渴.....以糞.....以尿.....以與蛇蚊風烈日蛇的接觸之苦.....以亡母之苦.....以亡父之苦.....以亡兄弟之苦.....以亡姊妹之苦.....以亡子之苦.....以亡女之苦.....以親族的損失之苦.....以財的損失之苦.....以疾病的損失之苦.....以戒的衰損之苦.....以見的衰損之苦而悸動著[、強悸動著]、完全悸動著、擴大悸動著、發抖著、顫抖(強發抖)著、大顫抖(強大發抖)著。『看見後』，看見後、看到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為看見顫抖的人後。

「如諸魚在少水處」：「如諸魚在少水處、水之耗盡處，牠們被烏鴉或鷹或鶴攻擊著、拔起著、吃著而悸動[、強悸動]、完全悸動、擴大悸動、發抖、顫抖、大顫抖，像這樣人們以渴愛的悸動而悸動.....（中略）以見的衰損之苦而悸動[、強悸動]、完全悸動、擴大悸動、發抖、顫抖、大顫抖。」為如諸魚在少水處。

「互相敵對地」：「眾生互相懷著敵意的、懷著反對的、被打擊的、被反打擊的、被襲擊的、被反襲擊的：國王們與國王們諍論，刹帝利們也與刹帝利們諍論，婆羅門們也與婆羅門們諍論，屋主們與屋主們諍論，母親與兒子諍論，兒子與母親諍論，父親與兒子諍論，兒子與父親諍論，兄弟與兄弟諍論，姊妹與姊妹諍論，兄弟與姊妹諍論，姊妹與兄弟諍論，朋友與朋友諍論。在他們爭吵、爭執、爭辯時，以拳頭、土塊、棍棒、刀劍互相攻擊，在那裡，他們遭受死亡，或死亡程度的苦。[MN.13]」為互相敵對地。

「看見後害怕進入我」：「『看見後』，看見後，看到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恐怖、壓迫、打擊、禍害、災禍進入了。」為看見後害怕進入我。

因為那樣，世尊說：

「看見顫抖的人後，如諸魚在少水處，

互相敵對地，看見後害怕進入我。」

172.世間一切都不堅實，一切方向被完全搖動，                    想要著我的住處，我沒看見沒被佔有的。

「世間一切都不堅實」：「『世間』，地獄世間、畜生界世間、惡鬼界世間、人類世間、天世間、蘊世間、界世間、處世間、這個世間、其他世間、梵天世間、天世間，這被稱為世間。地獄的世間以常堅實的堅實，或以樂堅實的堅實，或我堅實的堅實，或以常的，或以堅固的，或以永恆的，或以不變易法為不堅實、無堅實、已離堅實的。畜生界世間.....（中略）惡鬼界世間.....人類世間.....天世間.....蘊世間.....界世間.....處世間.....這個世間.....其他世間.....梵天世間.....天世間以常堅實的堅實，或以樂堅實的堅實，或我堅實的堅實，或以常的，或以堅固的，或以永恆的，或以不變易法為不堅實、無堅實、已離堅實的。」

又如蘆草為不堅實、無堅實、已離堅實的，如蓖麻為不堅實、無堅實、已離堅實的，如聚果榕樹為不堅實、無堅實、已離堅實的，如白蘆葦為不堅實、無堅實、已離堅實的，如緊叔迦樹為不堅實、無堅實、已離堅實的，如泡沫團為不堅實、無堅實、已離堅實的，如水泡為不堅實、無堅實、已離堅實的，如陽燄為不堅實、無堅實、已離堅實的，如芭蕉幹為不堅實、無堅實、已離堅實的，如幻術為不堅實、無堅實、已離堅實的

的。同樣的，地獄的世間以常堅實的堅實，或以樂堅實的堅實，或我堅實的堅實，或以常的，或以堅固的，或以永恆的，或以不變易法為不堅實、無堅實、已離堅實的。

畜生界的世間.....惡鬼界的世間.....人類的世間.....天的世間以常堅實的堅實，或以樂堅實的堅實，或我堅實的堅實，或以常的，或以堅固的，或以永恆的，或以不變易法為不堅實、無堅實、已離堅實的。蘊世間.....界世間.....處世間.....這個世間.....其他世間.....梵天世間.....天世間以常堅實的堅實，或以樂堅實的堅實，或我堅實的堅實，或以常的，或以堅固的，或以永恆的，或以不變易法為不堅實、無堅實、已離堅實的。」為世間一切都不堅實。

「一切方向被完全搖動」：凡東方方向的諸行，那些都被搖動、被完全搖動、被移動：被無常攪動、被出生伴隨、被老跟隨、被病征服、被死折磨、在苦上被住立，無庇護所、無避難所、無歸依所、無歸依者。凡西方方向的諸行.....（中略）凡北方方向的諸行.....凡南方方向的諸行.....凡東方中間方向的諸行.....凡西方中間方向的諸行.....（中略）凡北方中間方向的諸行.....凡南方中間方向的諸行.....凡下方方向的諸行.....凡上方方向的諸行.....凡十方方向的諸行，那些也都被搖動、被完全搖動、被移動：被無常攪動、被出生伴隨、被老跟隨、被病征服、被死折磨、在苦上被住立，無庇護所、無避難所、無歸依所、無歸依者。又，這也被說：

「即使你的那天宮發光，閃耀著北方，

看見色的過失後，總是顫抖，因此，善慧者不樂於色。[SN.6.6]」

「世間被死亡折磨，被老包圍，

被渴愛之箭刺入，總是被欲求薰。[SN.1.66]」

「一切世界都已燃燒，一切世界都已冒出煙，

一切世界已熾然，一切世界已顫抖。[SN.5.7]」

為一切方向被完全搖動。

「想要著我的住處」：「我的住處、庇護所、避難所、歸依所、去處、依怙處之想要者、接受者、希求者、熱望者、祈求者。」為想要著我的住處。「我沒看見沒被佔有的」：僅看見被取著的，沒看見未被取著的：一切年輕都被老佔有，一切無病都被疾病佔有，一切生命都被死亡佔有，一切利得都被無利得佔有，一切名聲都被無名聲佔有，一切稱讚都被斥責佔有，一切樂都被苦佔有。

「利得無利得與[有]名聲無名聲，毀譽與樂苦，

這些法在人們中是無常的，非常恆的變易法。[AN.8.5]」

為我沒看見沒被佔有的。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世間一切都不堅實，一切方向被完全搖動，

想要著我的住處，我沒看見沒被佔有的。」

173.然而在結束上諸敵對的，看見後我有不喜樂，那時候在這裡他看見刺箭：難看見的、依止心臟的。

「然而在結束上諸敵對的」：「『然而在結束上』，『老使一切年輕結束，疾病使一切無病結束，死亡使一切生命結束，無利得使一切利得結束，無名聲使一切名聲結束，斥責使一切稱讚結束，苦使一切樂結束。』為然而在結束上。『諸敵對的』，想要年輕的眾生被老反對，想要無病的眾生被疾病反對，想要生命的眾生被死亡反對，想要利得的眾生被無利得反對，想要名聲的眾生被無名聲反對，想要稱讚的眾生被斥責反對，想要樂的眾生被苦反對，被打擊、被反打擊、被襲擊、被反襲擊。」為然而在結束上諸敵對的。

「看見後我有不喜樂」：「『看見後』，『看見後、看到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為看見後。『我的不喜樂』，凡不喜樂，凡大不喜樂，凡極不喜樂，凡不滿的，凡有恐怖的。」為看見後我有不喜樂。

「那時在這裡我看見刺箭」：「『那時候』，句的接續.....（中略）這是句的次第，為『那時候』。『在這裡』，在眾生上。『刺箭』，有七種刺箭：貪刺箭、瞋刺箭、癡刺箭、慢刺箭、見刺箭、愁刺箭、疑惑刺箭。『他看見』，他看見、看到、見到、通達。」為那時在這裡我看見刺箭。

「難看見的、依止心臟的」：「『難看見的』，『難看見的、難被看到的、難被見到的、難被覺悟的、難被隨覺的、難被通達的。』為難看見的。『依止心臟的』，心臟被稱為心，那是心、意、心意、心臟、白的(遍淨的)、意、意處、意根、識、識蘊、對應那個意識界的。『依止心臟的』，連著心臟的、連接心的、連著心的、與心俱行的、接合的、聯結的、同生、同滅、同一個依處、同一個所緣。」為難看見的、依止心臟的。

因為那樣，世尊說：

「然而在結束上諸敵對的，看見後我有不喜樂，

那時在這裡我看見刺箭：難看見的、依止心臟的。」

174.被該刺箭進入，他在一切方向跑來跑去，就拔出那支刺箭後，他不跑不沈沒。

「被該刺箭進入，他在一切方向跑來跑去」：「刺箭」，有七種刺箭：貪刺箭、瞋刺箭、癡刺箭、慢刺箭、見刺箭、憂愁刺箭、疑惑刺箭。什麼是貪刺箭？那是貪、貪欲(完全貪)、隨貪、順適、歡喜、喜貪，心的貪著.....（中略）貪婪、貪不善根，這是貪刺箭。

什麼是瞋刺箭？「他已對我行不利(無利益)。」嫌恨被生起；「他對我行不利。」嫌恨被生起；「他將對我行不利。」嫌恨被生起.....（中略）殘暴的憤怒、暴怒、心的不悅意，這是瞋刺箭。

什麼是癡刺箭？在苦上的無知.....（中略）在導向苦滅道跡上的無知、在過去上的無知、在未來上的無知、在過去與未來上的無知，在特定條件性與緣所生法上的無知，凡像這樣不見、未現觀、不隨覺、未正覺、不通達、未堅固、未深解、不正確看、不省察、未領會、劣慧、無知、癡、蒙昧、癡蒙、無明、無明的暴流、無明軛、無明煩惱潛在趨勢、無明纏、無明的柵欄、癡不善根，這是癡刺箭。

什麼是慢刺箭？：「我是優勝者」之慢、「我是同等者」之慢、「我是下劣者」之慢，凡像這樣心的慢、認為、認為的情況、貢高、高慢、旗幟、高揚、心的虛榮者，這是慢刺箭。

什麼是見刺箭？有二十個依處的有身見，十個依處的邪見，十個依處的邊見，凡像這樣的見、惡見、叢林之見、荒漠之見、歪曲之見、動搖之見、結縛之見的緊握、接受、執持、執取，邪道、邪路、邪性、外道的所依處，顛倒(vipariyesa)的緊握、顛倒(viparīta)的緊握、顛倒(vipallāsa)的緊握、邪惡的緊握、在非真實的上[視]為「真實的」的緊握，來到六十二惡見之所及，這是見刺箭。

什麼是憂愁刺箭？被親族的不幸觸達，或疾病的損失(不幸)觸達，或財物的損失觸達，或戒的損失(喪失)觸達，或見的不幸觸達，具備某些不幸、接觸某些苦法者有愁、憂愁、憂愁的狀態、內部的愁、內部的遍愁、內部的燃燒、內部的遍燃燒，心的遍燃燒、憂，這是憂愁刺箭。

什麼是疑惑刺箭？在苦上懷疑，在苦集上懷疑，在苦滅上懷疑，在導向苦滅道跡上懷疑，在過去上懷疑，在未來上懷疑，在過去與未來上懷疑，在特定條件性與緣所生法上懷疑，凡像這樣懷疑、疑惑、懷疑的狀態、困惑、猶豫、疑念、交叉路(疑惑)、疑、不一向緊握、疑心、躊躇、未深解、心的僵硬狀態(剛愎狀態)、心意混亂，這是疑惑刺箭。

「被該刺箭進入，他在一切方向跑來跑去」：「被貪刺箭射入、射穿、觸達、折磨、結合、具備而以身行惡行、以語行惡行、以意行惡行：也殺生，也拿取未被給與的、也入侵人家、也奪取(搬運)掠奪物、也作盜匪、也攔路搶劫、通姦(走入)他人的妻子、虛妄地說，像這樣被貪刺箭射入、射穿、觸達、折磨、結合、具備而跑、繞著到處跑、繞著到處走、不斷地繞動。或者，被貪刺箭射入、射穿、觸達、折磨、結合、具備而被寒暑當前，被虻蚊風烈日蛇的接觸折磨著，以飢渴而頻死，走到低滾玻；走到陶勾勒；走到陶葛西勒；走到黑面；走到滿城；走到偉孫額；走到偉辣玻陶；走到若哇；走到大嗎里；走到孟加拉；走到聾縛；走到金頂；走到金地；走到銅鑠；走到蘇播大葛；走到巴魯葛喝；走到蘇勒陶；走到班額羅葛；走到班額那；走到第一班額那[；走到色拉嗎大額那, Ni.7,55偈]；走到與那；走到第一與那；走到威那葛；走到木拉玻陶，走到沙漠難所險道；走到以膝行走才能通過的路；走到山羊走的路；走到羊走的路；走到用柱支撐著行走才能通過的路；走到握傘降落才能通過的路；走到砍竹叢才能通過的路；走到鳥路；走到鼠路；走到裂縫路；走到籐行路，當遍求時他沒得到，根於沒得到感受苦憂；當遍求時他得到，根於得到的守護感受苦憂：『我的財物是否國王既不會拿走，盜賊們也不會拿走，火也不會燃燒，水也不會流走，不可愛的繼承者們也不會拿走。』當他這樣守護、保護時，他的財物被破壞，他根於分離感受苦憂。像這樣也被貪刺箭射入、射穿、觸達、折磨、結合、具備而跑、繞著到處跑、繞著到處走、不斷地繞動。

被瞋刺箭.....(中略)被癡刺箭.....被慢刺箭射入、射穿、觸達、折磨、結合、具備而以身行惡行、以語行惡行、以意行惡行：也殺生，也拿取未被給與的、也入侵人家、也奪取(搬運)掠奪物、也作盜匪、也攔路搶劫、通姦(走入)他人的妻子、虛妄地說，像這

樣被慢刺箭射入、射穿、觸達、折磨、結合、具備而跑、繞著到處跑、繞著到處走、不斷地繞動。

被見刺箭射入、射穿、觸達、折磨、結合、具備而成為裸行者、脫離正行者、舔手者、受邀不來者、受邀不住立者。他受用非帶來的、非被個別招請的、非邀請的。那個他不從甕口領受，不從鍋口領受，非門檻中間、非棍棒中間、非杵中間、非正在吃的兩人的、非從孕婦、非從授乳女、非從與男子生活女、非在饑饉時被收集的食物處、非狗出現的場所、非蒼蠅群集的場所。非魚、非肉，飲非穀酒、非果酒、非酸粥。那個他是一家一口團食者，或是二家二口團食者……（中略）或是七家七口者。以一處施物維生，也以二處施物維生……（中略），也以七處施物維生。一天吃一餐，也二天吃一餐……（中略）也七天吃一餐，像這樣，也半個月像這樣形色的，他住於致力定期吃食物的實踐[DN.8,第394段]。像這樣被見刺箭射入、射穿、觸達、折磨、結合、具備而跑、繞著到處跑、繞著到處走、不斷地繞動。

或者，被見刺箭射入、射穿、觸達、折磨、結合、具備，他成為食生菜者，或食稗子者，或食生米者，或食大度拉米者，或食蘇苔者，或食米糠者，或食飯汁者，或食胡麻粉者，或食草者，或食牛糞者，他以森林的根與果實食物維生，是落下果實為食物者。他穿麻衣，也穿麻的混織物，也穿裹屍布，也穿糞掃衣，也穿低力刀樹皮，也穿羚羊皮，也穿羊皮，也穿茅草衣，也穿樹皮衣，也穿木片衣，也穿頭髮編織衣[，也穿獸毛編織衣]，也穿貓頭鷹羽毛衣。也是拔髮鬚者，住於拔髮鬚致力實踐者，也是常站立者、拒絕座位者，也是蹲踞者、蹲踞勤奮實踐者。也是臥荊棘者，睡在荊棘床墊上，也睡在板床上，也睡在堅硬地面上。也是住露地者、隨處住者。也是吃污物者、腐壞食物的致力實踐者，也是不喝飲料者、不喝飲料狀態的實踐者。也住於為黃昏第三次入水洗浴的致力實踐者。像這樣，住於為許多種像這樣形色身體的苦行折磨的致力實踐者。像這樣也被見刺箭射入、射穿、觸達、折磨、結合、具備而跑、繞著到處跑、繞著到處走、不斷地繞動。

被愁刺箭射入、射穿、觸達、折磨、結合、具備而憂愁、疲累、悲泣、捶胸地號哭，來到迷亂。這被世尊說[MN.87]：

『婆羅門！從前，就在這舍衛城中，有某位女子的母親死了，當她死時，她發狂、失心、從街道到街道；從十字路口到十字路口地走後這麼說：「是否你們看見我的母親？是否你們看見我的母親？」

婆羅門！從前，就在這舍衛城中，有某位女子的父親死了……（中略）兄弟死了……（中略）姊妹死了……（中略）兒子死了……（中略）女兒死了……（中略）丈夫死了，當他死時，她發狂、失心、從街道到街道；從十字路口到十字路口地走後這麼說：「是否你們看見我的丈夫？是否你們看見我的丈夫？」

婆羅門！從前，就在這舍衛城中，有某位男子的母親死了，當她死時，他發狂、失心、從街道到街道；從十字路口到十字路口地走後這麼說：「是否你們看見我的母親？是否你們看見我的母親？」

婆羅門！從前，就在這舍衛城中，有某位男子的父親死了……（中略）兄弟死了……（中略）姊妹死了……（中略）兒子死了……（中略）女兒死了……（中略）妻子死了，當她死時，他發狂、失心、從街道到街道；從十字路口到十字路口地走後這麼說：「是否你們看見我的妻子？是否你們看見我的妻子？」

婆羅門！從前，就在這舍衛城中，有某位女子去[投靠]親戚的家，那些親戚要奪下她的丈夫後，想要將她給她不想要的其他人。那時，那位女子對丈夫說這個：「老爺！[我的]親戚們要奪下你[後，想要將我給我不想要的其他人]，我們兩個將死。」那時，那位男子將那位女子砍成兩半後自殺：「死後，我們將[還]是一對。」』像這樣被愁刺箭射入、射穿、觸達、折磨、結合、具備而跑、繞著到處跑、繞著到處走、不斷地繞動。

被疑惑刺箭射入、射穿、觸達、折磨、結合、具備而成為躍入(斯里蘭卡版)懷疑者、躍入疑惑者、生起疑惑者：『我過去世存在嗎？我過去世不存在嗎？我過去世是什麼？我過去世的情形如何呢？我過去世曾經是什麼，[後來]又變成什麼？我未來世存在嗎？我未來世不存在嗎？我未來世會是什麼？我未來世的情形如何呢？我未來世會是什麼，[以後]又變成什麼？』或者，他現在內心對現在世將有疑惑：『我存在嗎？我不存在嗎？我是什麼？我的情形如何？這眾生從何而來，將往何去？[SN.12.20]』像這樣被疑惑刺箭射入、射穿、觸達、折磨、結合、具備而跑、繞著到處跑、繞著到處走、不斷地繞動。

他造作這些刺箭，當他造作這些刺箭時因刺箭之造作而跑東方，跑西方，跑北方，跑南方。那些刺箭之造作未被捨斷，以那些刺箭之造作未被捨斷的狀態跑向趣處：跑向地獄，跑向畜生界，跑向餓鬼界，跑向人類的世界，跑向天的世界，由趣處到趣處，由再生到再生，由結生到結生，由有到有，由輪迴到輪迴，由輪轉到輪轉而跑、繞著到處跑、繞著到處走、不斷地繞動。」為被該刺箭進入，他在一切方向跑來跑去。

「就拔出那支刺箭後，他不跑不沈沒」：「『但那支貪刺箭、瞋刺箭、癡刺箭、慢刺箭、見刺箭、愁刺箭、疑惑刺箭拔出後、拔除後、拉出後、取出後、除去後、完全除去後、捨斷後、驅離後、作終結後、使之走到不存在後，他既不跑東方，也不跑西方，也不跑北方，也不跑南方。那些刺箭之造作已被捨斷，以那些刺箭之造作已被捨斷的狀態不跑向趣處：不跑向地獄，不跑向畜生界，不跑向餓鬼界，不跑向人類的世界，不跑向天的世界，不由趣處到趣處，不由再生到再生，不由結生到結生，不由有到有，不由輪迴到輪迴，不由輪轉到輪轉而跑、繞著到處跑、繞著到處走、不斷地繞動。』為就拔出那支刺箭後，他不跑。『不沈沒』，不沈沒在欲的暴流，不沈沒在有的暴流，不沈沒在見的暴流，不沈沒在無明的暴流，不沈沒、不完全沈沒、不向低下沈沒、不向下沈沒、不走去、不向下走去。」為就拔出那支刺箭後，他不跑不沈沒。

因為那樣，世尊說：

「被該刺箭進入，他在一切方向跑來跑去，  
就拔出那支刺箭後，他不跑不沈沒。」

175.在那裡諸學被隨唱：凡在世間中諸繫縛的，          在那些上不應該成為熱衷者，洞察一切欲後，          應該為了自己的涅槃學習。

「在那裡諸學被隨唱：凡在世間中諸繫縛的」：「『學』，象學、馬學、馬車學、弓學、眼科學、外科學、身體醫治學、驅鬼學、兒童醫治學(泰國版)。『被隨唱』，被唱誦、被吟唱、被談論、被談說、被說明、被言說。或者，被唱誦、被學習、被憶持、被理解、被辨別、被為了獲得繫縛。『被繫縛的』被稱為五種欲：有能被眼識知的、想要的、喜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貪染的色，能被耳識知的聲音.....能被鼻識知的氣味.....能被舌識知的味道.....能被身識知的、想要的、喜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貪染的所觸。什麼理由被繫縛的被稱為五種欲？大多數天-人們在五種欲上想要、接受、希求、熱望、祈求，以那個理由被繫縛的被稱為五種欲。『在世間中』，在人類的世間中。」為在那裡諸學被隨唱：凡在世間中諸繫縛的。

「在那些上不應該成為熱衷者」：「在那些上，或在那些學上，或在五種欲上不應該熱衷、不應該以那個為對象，成為不朝那個努力者、不向那個傾斜者、不向那個勝解者、不向那個增上者。」為在那些上不應該成為熱衷者。

「洞察一切欲後」：「『洞察後』為貫通後：『一切行是無常的』貫通後，『一切行是苦的』貫通後.....（中略）『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貫通後。『一切』，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無剩餘地、整個地，這是遍取的言語，為『一切』。『諸欲』，從攝頌有二種欲：事物之欲與污染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事物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污染之欲。」為洞察一切欲後。

「應該為了自己的涅槃學習」：「『學』，有三種學：增上戒學、增上心學、增上慧學.....（中略）這是增上慧學。『為了自己的涅槃』，為了使自己貪的熄滅；為了使自己瞋的熄滅；為了使自己癡的熄滅.....（中略）為了一切不善造作的平靜、寂止、平靜下來、冷卻、斷念、止息，應該學習增上戒學，也應該學習增上心學，也應該學習增上慧學。這三學，當朝向(注意到)時應該學習；當知道時應該學習.....（中略）當作證應該被作證的時應該學習、應該實踐、應該善實踐、受持後應該轉起。」為應該為了自己的涅槃學習。

因為那樣，世尊說：

「在那裡諸學被隨唱：凡在世間中諸繫縛的，  
在那些上不應該成為熱衷者，洞察一切欲後，  
應該為了自己的涅槃學習。」

176.應該是真實者、不傲慢者，不偽詐者、捨除離間語者，          不憤怒者，牟尼應該越度惡貪、慳吝。

「應該是真實者、不傲慢者」：「『應該是真實者』，『應該具備真實語，應該具備正見，應該具備八支聖道。』為應該是真實者。『不傲慢者』，有三種傲慢：身體的傲慢、言語的傲慢、心的傲慢.....（中略）這是心的傲慢。凡對他，這三種傲慢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者，他被稱為不傲慢者。」為應該是真實者、不傲慢者。



「不偽詐者、捨除離間語者」：「欺瞞行為被稱為偽詐，這裡，某一類人以身惡行實行後；以語惡行實行後；以意惡行實行後，其覆藏之因而立置惡的欲求，他欲求：『願他不要知道我！』意圖：『願他不要知道我！』說：『願他不要知道我！』之語[AN.6.45]；以身體努力：『願他不要知道我！』凡像這樣欺騙、騙人的情況、越界(違犯)、欺騙、偽瞞、暗自混淆、秘匿、保持秘密、隱藏(遍保持秘密)、覆藏、遍覆藏、不明示行為、不公開行為、掩蓋惡的所作行為，這被稱為欺騙。凡對他，這欺騙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者，他被稱為不欺騙者。『捨除離間語者』，『離間語者』這裡，某一類人是離間語者.....（中略）這樣是以分裂的欲求產生離間語。凡對他，這離間語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者，他被稱為捨除離間語者、遠離離間語者、隔離離間語者。」為不偽詐者、捨除離間語者。

「不憤怒者，牟尼應該越度惡貪、慳吝」：被稱為「不憤怒者」，但就只那些憤怒能被說。以十種行相生起憤怒：「他已對我行不利。[AN.9.29]」憤怒被生起.....（中略）凡對他，這憤怒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者，他被稱為不憤怒者。以對憤怒已捨斷狀態為不憤怒者；以對憤怒事已遍知狀態為不憤怒者；以對憤怒因已斷絕狀態為不憤怒者。「貪」，那是貪、貪求、貪求的狀態.....（中略）貪婪、貪不善根。慳吝被稱為五種慳吝：[對]住處的慳吝.....（中略）之執見，[這]被稱為慳吝。「牟尼」，牟尼被稱為智.....（中略）超越染著網後他是牟尼。「不憤怒者，牟尼應該越度惡貪、慳吝」：「牟尼度脫、超越、通過、越過、克服惡貪與慳吝。」為不憤怒者，牟尼應該越度惡貪、慳吝。

因為那樣，世尊說：

「應該是真實者、不傲慢者，不偽詐者、捨除離間語者，

不憤怒者，牟尼應該越度惡貪、慳吝。」

177.應該征服睡眠、懶惰、昏沈，不應該與放逸共住，不應該以極慢住立：心意向涅槃的人。

「應該征服睡眠、懶惰、昏沈」：「睡眠」，那是身體的不堪任、不適合作業狀態、覆蔽、覆蓋、內在遲鈍、睡眠(睡意)、作夢打瞌睡、作夢睡覺、睡著的狀態。「懶惰(倦怠)」，那是倦怠、懶惰、懶惰狀態，意的懶惰狀態；懶、怠惰、怠惰狀態。「昏沈」，那是心的不堪任、不適合作業狀態、染著、退縮、遲鈍、消沉、退縮的狀態、昏沈、昏昧、心昏昧的狀態。「應該征服睡眠、懶惰、昏沈」：「睡眠與懶惰以及昏沈他應該征服、應該打勝、應該遍征服、應該擊敗、應該壓倒、應該終結、應該壓碎。」為應該征服睡眠、懶惰、昏沈。

「不應該與放逸共住」：在身惡行上，或在語惡行上，或在意惡行上，或在五種欲上放逸能被轉起，心的捨棄之捨棄的不生起，或對善法的修習無恭敬作的狀態、無常作的狀態、無不斷作的狀態、被黏著習慣的狀態、輕忽意欲的狀態、輕忽在責任的狀態、不練習、不修習、不多作、不確立、不實踐、放逸。凡像這樣的放逸、放任、放任的狀態，這被稱為放逸。「不應該與放逸共住」：「不應該與放逸住、共住、居住、住留(遍

住)，放逸他應該捨斷、應該驅離、應該作終結、應該使之走到不存在。應該已從放逸分離、已戒絕、已戒除、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應該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不應該與放逸共住。

「不應該以極慢住立」：「『極慢』，這裡，某一類人或以出生，或以姓氏……（中略）或以某事輕蔑他人。凡像這樣心的慢、認為、認為的情況、貢高、高慢、旗幟、高揚、心的虛榮者，這被稱為極慢。不應該以極慢住立、共住立，極慢他應該捨斷、應該驅離、應該作終結、應該使之走到不存在。應該已從極慢分離、已戒絕、已戒除、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應該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不應該以極慢住立。

「心意向涅槃的人」：「這裡，某一類人是施與布施者，受持戒者，作布薩羯磨者，侍奉喝飲之物、洗淨水者，打掃僧房者，禮敬塔廟者，在塔廟懸掛香花者，作右繞塔廟者，凡任何三界善的為作的行作者，不因為趣處、不因為往生、不因為結生、不因為有、不因為輪迴、不因為輪轉，他行作那離繫縛的意趣、傾向涅槃、斜向涅槃、坡斜向涅槃的一切。」這樣是心意向涅槃的人。或者，「心從一切行界脫離後，心聚集在不死界上：這是寂靜，這是勝妙，即：一切行的止、一切依著的斷念、渴愛的滅盡、離貪、滅、涅槃。」這樣也是心意向涅槃的人。

「賢智者們不因為依著之樂、為了再生，施與布施，  
他們寧願為了依著的遍盡、為了不再生，施與布施。  
賢智者們不因為依著之樂、為了再生，修習諸禪，  
他們寧願為了依著的遍盡、為了不再生，修習諸禪。  
他們希求著(斯里蘭卡版)熄滅而施與，心傾向那個、向那個勝解，  
如河進入海洋中，他們修習涅槃彼岸。」

為心意向涅槃的人。

因為那樣，世尊說：

「應該征服睡眠、懶惰、昏沈，不應該與放逸共住，  
不應該以極慢住立：心意向涅槃的人。」

178.不應該在虛妄語上被帶走，在色上不應該產生(作)情愛，以及應該遍知慢，應該實行從恣意(粗暴)戒絕的。

「不應該在虛妄語上被帶走」：虛妄語被稱為妄語，這裡，某一類人到會堂，或到集會處，或到親族中，或到團體中，或到王宮中，被帶來作為被詢問的證人：『喂！來！男子！凡你知道，請你說那個。』不知道的他說：『我知道。』或，知道的他說：『我不知道。』或，沒看見的他說：『我看見。』或，看見的他說：『我沒看見。』像這樣，因為自己(自己之因)，或因為他人，或因為些微物質成為故意說虛妄者[AN.3.28]，這被稱為虛妄語。或者，以三個行相……（中略）以四個行相……以五個行相……以六個行相……以七個行相……以八個行相……（中略）以這八種行相為妄語。「不應該在虛妄語上被帶走」：「在虛妄語上不應該被載走、不應該被帶走、不應該被運載、不應該被搬運。應該捨斷虛妄語，應該驅離、應該作終結、應該使之走到不存在。」

應該已從虛妄語分離、已戒絕、已戒除、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應該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不應該在虛妄語上被帶走。

「在色上不應該產生(作)情愛」：「色」為四大與四大之所造色。「在色上不應該產生(作)情愛」：「在色上不應該產生情愛，不應該產生意欲，不應該產生情愛，不應該產生貪，不應該使之產生、不應該使之生產、不應該使之生起、不應該使之生出。」為在色上不應該產生(作)情愛。

「以及應該遍知慢」：以單一種為慢：那是心的高慢，以二種為慢：自我的讚揚為慢、對他人的輕蔑為慢，以三種為慢：「我是優勝者」為慢、「我是同等者」為慢、「我是下劣者」為慢，以四種為慢：以得到使之產生慢、以名聲使之產生慢、以稱讚使之產生慢、以樂使之產生慢，以五種為慢：「我確實得到合意的色。」使之產生慢、「我確實得到合意的聲音.....（中略）氣味.....味道.....所觸。」使之產生慢，以六種為慢：以眼之具足使之產生慢，以耳之具足.....以鼻之具足.....以舌之具足.....以身之具足.....以意之具足使之產生慢，以七種為慢：慢、極慢、慢與極慢、卑慢、增上慢、我是之慢、邪慢，以八種為慢：以得到使之產生慢、以沒得到使之產生卑慢、以名聲使之產生慢、以無名聲使之產生卑慢、以稱讚使之產生慢、以斥責使之產生卑慢、以樂使之產生慢、以苦使之產生卑慢，以九種為慢：優勝者心想：「我是優勝者」為慢、優勝者心想：「我是同等者」為慢、優勝者心想：「我是下劣者」為慢、同等者心想：「我是優勝者」為慢、同等者心想：「我是同等者」為慢、同等者心想：「我是下劣者」為慢、下劣者心想：「我是優勝者」為慢、下劣者心想：「我是同等者」為慢、下劣者心想：「我是下劣者」為慢，以十種為慢：這裡，某一類人以出生，或以姓氏.....（中略）或以某事使之產生慢，凡像這樣心的慢、認為、認為的情況、貢高、高慢、旗幟、高揚、心的虛榮者，這被稱為慢。

「以及應該遍知慢」：「應該以三種遍知遍知慢：所知遍知、衡量遍知、捨斷遍知。什麼是所知遍知？知道慢：這是以單一種為慢：那是心的高慢，這是以二種為慢：自我的讚揚為慢、對他人的輕蔑為慢.....（中略）這是以十種為慢：這裡，某一類人以出生，或以姓氏.....（中略）或以某事使之產生慢。」他知道、他看見，這是所知遍知。

什麼是衡量遍知？作這樣已知後，慢他使之衡量是無常的、苦的.....（中略）他使之衡量是出離，這是衡量遍知。

什麼是捨斷遍知？「這樣衡量後，慢他捨斷、驅離、作終結、使之走到不存在。」這是捨斷遍知。「以及應該遍知慢」：「應該以這三種遍知遍知慢。」為以及應該遍知慢。

「應該實行從恚意(粗暴)戒絕的」：「什麼是恚意的行為？染著者以貪的行為有恚意的行為，憤怒者以瞋的行為有恚意的行為，愚癡者以癡的行為有恚意的行為，被繫縛者以慢的行為有恚意的行為，執取者以見的行為有恚意的行為，來到散亂者以掉舉的行為有恚意的行為，沒走到結論者以疑的行為有恚意的行為，來到剛毅者以煩惱潛在趨勢的行為有恚意的行為，這是恚意的行為。「應該實行從恚意(粗暴)戒絕的」：「應該已從恚意的行為分離、已戒絕、已戒除、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應該以

離被限制的心而住，應該被實行、應該行、應該行動、應該轉起、應該守護、應該使存續、應該使生存。」為應該實行從恣意(粗暴)戒絕的。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不應該在虛妄語上被帶走，在色上不應該產生(作)情愛，  
以及應該遍知慢，應該實行從恣意(粗暴)戒絕的。」

179.不應該歡喜以前的，不應該在新的上產生(作)喜歡，不應該在消失的上憂愁，不應該成為鉤引者的依止者。

「不應該歡喜以前的」：「以前的被稱為已過去的色、受、想、行、識。在過去諸行上不應該因渴愛、見而歡喜、歡迎、固持(取著)、歡喜、歡迎、固持、執見、執取、執著，他應該捨斷、應該驅離、應該作終結、應該使之走到不存在。」為不應該歡喜以前的。

「不應該在新的上產生(作)喜歡」：「新的被稱為現在的色、受、想、行、識。在現在諸行上不應該因渴愛、見而產生喜歡、產生欲意、產生情愛、產生貪，他不應該使之產生、不應該使之生產、不應該使之生起、不應該使之生出。」為不應該在新的上產生(作)喜歡。

「不應該在消失的上憂愁」：「在消失的、失去的、衰退的、消散的、離去的、減少的、滅沒的上不應該憂愁、不應該疲累、不應該取著、不應該悲泣、不應該捶胸地號哭、不應該來到迷亂：在眼消失、失去、衰退、消散、離去、減少、滅沒時，在耳.....（中略）在鼻.....在舌.....在身.....在色.....在聲音.....在氣味.....在味道.....在所觸.....在家.....在團體(眾).....在住所.....在利得.....在名聲.....在稱讚.....在樂.....在衣服.....在施食.....在住處.....在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消失、失去、衰退、消散、離去、減少、滅沒時，他不應該憂愁、不應該疲累、不應該取著、不應該悲泣、不應該捶胸地號哭、不應該來到迷亂。」為不應該在消失的上憂愁。

「不應該成為鉤引者的依止者」：鉤引者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中略）貪婪、貪不善根。以什麼理由鉤引者被稱為渴愛？凡以渴愛他牽引、完全牽引、握持、取著、執著色，受.....（中略）想.....行.....識.....趣處.....往生.....結生.....有(存在).....輪迴.....輪轉他牽引、完全牽引、握持、取著、執著，也以這個理由鉤引者被稱為渴愛。「不應該成為鉤引者的依止者」：「不應該成為渴愛的依止者，渴愛他應該捨斷、應該驅離、應該作終結、應該使之走到不存在。應該已從渴愛分離、已戒絕、已戒除、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應該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不應該成為鉤引者的依止者。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不應該歡喜以前的，不應該在新的上產生(作)喜歡，  
不應該在消失的上憂愁，不應該成為鉤引者的依止者。」

180.我說貪求是「大暴流」，我說熱望是奔流，所緣之定見(泰國版)，欲之泥是難越過的。

「我說貪求是『大暴流』」：貪求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中略）貪婪、貪不善根。大暴流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中略）貪婪、貪不善根。「我說貪求是『大暴流』」：「我說、我講解、我教導、我告知、我建立、我揭開、我解析、我闡明、我說明貪求是『大暴流』。」為我說貪求是「大暴流」。

「我說熱望是奔流」：熱望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中略）貪婪、貪不善根。奔流也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中略）貪婪、貪不善根。「我說熱望是奔流」：「我說、我講解.....（中略）我闡明、我說明熱望是『奔流』。」為我說熱望是奔流。

「所緣之定見(泰國版)」：「所緣也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中略）貪婪、貪不善根。定見也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中略）貪婪、貪不善根。」為所緣之定見(泰國版)。

「欲之泥是難越過的」：「欲之泥、欲之泥潭、欲之污染、欲之泥沼、欲之障礙是難越過的、難超越的、難度脫的、難通過的、難超越的、難度過的。」為欲之泥是難越過的。

因為那樣，世尊說：

「我說貪求是『大暴流』，我說熱望是奔流，  
所緣之定見(泰國版)，欲之泥是難越過的。」

181. 牟尼不偏離真實後，婆羅門站在高地，                    他斷念一切後，他確實被稱為「寂靜者」。

「牟尼不偏離真實後」：「不從真實語偏離者；不從正見偏離者；不從八支聖道偏離者。『牟尼』，牟尼被稱為智.....（中略）超越染著網後他是牟尼。」為牟尼不偏離真實後。

「婆羅門站在高地」：高地被稱為不死、涅槃，那是一切行的止，一切依著的斷念，渴愛的滅盡、離貪、滅、涅槃。「婆羅門」，七法的已排除狀態為婆羅門.....（中略）不依止的、像這樣的能被叫做他是婆羅門。「婆羅門站在高地」：「他站在高地，站在島上，站在庇護所，站在避難所，站在歸依所，站在無恐懼處，站在無死處，站在不死處，站在涅槃處。」為婆羅門站在高地。

「他斷念一切後」：「一切被稱為十二處：眼與色.....（中略）意與法。由於在自身內、外處上的欲、貪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這個情形是一切都被捨棄、吐出、釋放、捨斷、斷念。由於渴愛與見以及慢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這個情形也是一切都被捨棄、吐出、釋放、捨斷、斷念。由於福行與非福行及不動行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這個情形也是一切都被捨棄、吐出、釋放、捨斷、斷念。」為他斷念一切後。

「他確實被稱為『寂靜者』」：「他被稱、被說、被談論、被談說、被說明、被言說為『寂靜者、寂止者、平靜下來者、冷卻者、止息者。』」為他確實被稱為「寂靜者」。

因為那樣，世尊說：

「牟尼不偏離真實後，婆羅門站在高地，  
他斷念一切後，他確實被稱為『寂靜者』。」

182.他確實是智者、他是通曉吠陀者，知道法後成為不依止者，他在世間中是正確行動者，在這裡不熱望任何的。

「他確實是智者、他是通曉吠陀者」：「『智者』為智者、已到達明者、有智者、聰明者、有智慧者。『通曉吠陀者』，吠陀被稱為在四道上的智.....（中略）在一切感受上離貪，超越一切吠陀後他是通曉吠陀者。」為他確實是智者、他是通曉吠陀者。

「知道法後成為不依止者」：「『知道後』，知道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一切行是無常的』知道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一切行是苦的』.....（中略）『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知道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不依止者』，有二種依止：渴愛的依止與見的依止.....（中略）這是渴愛的依止.....（中略）這是見的依止。捨斷渴愛的依止後；斷念見的依止後是眼的不依止者.....耳的不依止者.....鼻的不依止者.....（中略）所見、所聞、所覺、能被識知的諸法的不依止者、不黏著者、不陷入者、不固著者、不把心朝向(勝解)者。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知道法後成為不依止者。

「他在世間中是正確行動者」：「由於在自身內、外處上的欲、貪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這個情形是他在世間中正確地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中略）由於福行與非福行及不動行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這個情形也是他在世間中正確地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為他在世間中是正確行動者

「在這裡不熱望任何的」：「熱望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中略）貪婪、貪不善根。凡對他，這熱望、渴愛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者，他不熱望任何的：剎帝利的，或婆羅門的，或毘舍的，或首陀羅的，或在家人的，或出家人的，或天的，或人的。」為在這裡不熱望任何的。

因為那樣，世尊說：

「他確實是智者、他是通曉吠陀者，知道法後成為不依止者，  
他在世間中是正確行動者，在這裡不熱望任何的。」

183.凡在這裡超越諸欲：在世間中難超越的染著，他不憂愁不擔心：切斷流者、無繫縛者。

「凡在這裡超越諸欲：在世間中難超越的染著」：「『凡』，凡像什麼樣、如努力、如安排、如種類、凡已到達處、凡具備法的剎帝利，或婆羅門，或毘舍，或首陀羅，或在家者，或出家者，或天，或人。『欲』，從攝頌有二種欲：事物之欲與污染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事物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污染之欲。『染著』，有七種染著：貪的染著、瞋的染著、癡的染著、慢的染著、見的染著、污染的染著、惡行的

染著。『在世間中』：在苦界的世間、人類的世間、天的世間、蘊的世間、界的世間、處的世間中。『在世間中難超越的染著』，凡欲與染著：世間中難越過的、難超越的、難度脫的、難通過的、難超越的、難度過的他度脫、超越、通過、越過、克服。」為凡在這裡超越諸欲：在世間中難超越的染著。

「他不憂愁不擔心」：「『他不憂愁已變易的事，或不憂愁在變易中的事：「我的眼已變易。」他不憂愁；「我的耳.....（中略）我的鼻.....我的舌.....我的身.....我的色.....我的聲音.....我的氣味.....我的味道.....我的所觸.....我的家.....我的團體(眾).....我的住所.....我的利得.....我的名聲.....我的稱讚.....我的樂.....我的衣服.....我的施食.....我的住處.....我的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我的母親.....我的父親.....我的兄弟.....我的姊妹.....我的兒子.....我的女兒.....我的朋友.....我的同事.....我的親族.....我的有血緣者已變易。」他不憂愁、不疲累、不悲泣、不捶胸地號哭，不來到迷亂。』為他不憂愁。『不掛念』，『不擔心、不掛念、不考慮、不靜觀、不深思。或者，不被生、不衰老、不死、不死沒、不再生。』為不掛念。」為他不憂愁不擔心。

「切斷流者、無繫縛者」：「流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中略）貪婪、貪不善根。凡對他流、渴愛被捨斷、被切斷.....（中略）被智火燃燒者，他被稱為已切斷流者。『無結縛者』，貪的繫縛，瞋的繫縛，癡的繫縛，慢的繫縛，見的繫縛，污染的繫縛，惡行的繫縛，凡對他，這些繫縛被捨斷、被切斷.....（中略）被智火燃燒者，他被稱為無結縛者。」為切斷流者、無繫縛者。

因為那樣，世尊說：

「凡在這裡超越諸欲：在世間中難超越的染著，

他不憂愁不擔心：切斷流者、無繫縛者。」

184. 凡之前的請你使它枯萎，之後不要有任何你的，如果在中間的你不握持，你將寂靜地行。

「凡之前的請你使它枯萎」：「關於過去諸行凡能生起污染的那些污染請你使之乾萎，請你使之枯萎，請你使之乾枯，請你使之擴大乾枯，請你不作種子，請你捨斷，請你驅離，請你作終結，請你使之走到不存在。」這樣是凡之前的請你使它枯萎。或者，「凡過去業的造作未圓熟果報，那些業的造作請你使之乾萎，請你使之枯萎，請你使之乾枯，請你使之擴大乾枯，請你不作種子，請你捨斷，請你驅離，請你作終結，請你使之走到不存在。」這樣也是凡之前的請你使它枯萎。

「之後不要有任何你的」：「之後的被稱為未來。關於未來諸行凡能生起任何貪，任何瞋，任何癡，任何慢，任何見，任何污染，任何惡行，任何這些對你不要有，不要製造，不要使之產生，不要使之生產，不要使之生起，不要使之生出，請你捨斷，請你驅離，請你作終結，請你使之走到不存在。」為之後不要有任何你的。

「如果在中間的你不握持」：「在中間的被稱為現在色、受、想、行、識。關於現在諸行，你將不會因渴愛、因見而握持、掌握、把持、把捉、歡喜、尋覓、取著、固持，歡喜、歡迎、固持、執見、把捉、黏著你會捨斷、會驅離、會作終結、會使之走到不存在。」為如果在中間的你不握持。

「你將寂靜地行」：「貪的已寂靜狀態、已平息狀態、使寂止狀態，瞋的已寂靜狀態、已平息狀態、使寂止狀態.....（中略）一切不善造作的已寂靜狀態、已平息狀態、使寂止狀態、已平靜下來狀態、已熄滅狀態[、已不燃燒狀態]、已冷卻狀態、已離去的狀態、已止息狀態為寂靜的、寂止的、平靜下來的、冷卻的、止息的，你將過生活、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為你將寂靜地行。

因為那樣，世尊說：

「凡之前的請你使它枯萎，之後不要有任何你的，  
如果在中間的你不握持，你將寂靜地行。」

185.在一切名色上，該者沒有執為我所的，以及不憂愁不存在的，他確實在世間中不失去。

「在一切名色上，該者沒有執為我所的」：「一切」，「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無剩餘地、整個地，這是遍取的言語。」為「一切」。「名」，四無色蘊。「色」，四大與四大之所造色。「對他」，對阿羅漢；對漏已滅盡者。「被當作自己的」，有二種我所執：[因]渴愛的我所執與[因]見的我所執.....（中略）這是渴愛的我所執.....（中略）這是見的我所執。「在一切名色上，該者沒有執為我所的」：在一切名色上，對他我所執它們沒有、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為在一切名色上，該者沒有執為我所的。

「以及不憂愁不存在的」：「他不憂愁已變易的事，或不憂愁在變易中的事：『我的眼已變易。』他不憂愁；我的耳.....我的鼻.....我的舌.....我的身.....我的色.....我的聲音.....我的氣味.....我的味道.....我的所觸.....我的家.....我的團體(眾).....我的住所.....我的利得.....（中略）『我的有血緣者已變易。』他不憂愁、不疲累、不悲泣、不搥胸地號哭，不來到迷亂。」這樣是以及不憂愁不存在的。

或者，「被不實的苦受接觸、折磨、結合、具備他不憂愁、不疲累、不悲泣、不搥胸地號哭，不來到迷亂。」這樣也是以及不憂愁不存在的。或者，「被眼疾接觸、折磨.....（中略）被與虻蚊風日蛇的接觸接觸、折磨、結合、具備他不憂愁、不疲累、不悲泣、不搥胸地號哭，不來到迷亂。」這樣也是以及不憂愁不存在的。或者，「在不存在的、不被看見的、不被發現的中[心想]：『我的確實過去存在，那個我的確實現在不存在，我的確實將來會存在，現在我確實沒得到它。』他不憂愁、不疲累、不悲泣、不搥胸地號哭，不來到迷亂。」這樣也是以及不憂愁不存在的。

「他確實在世間中不失去」：對他任何色之類的、受之類的、想之類的、行之類的、識之類的「這是我的，或這是他人的。」被握持、被執取、被執著、被取著、被信解有者，對他有失去。

這也被說：

「當馬車、寶石、耳環被失去時，當兒子、妻子就在那裡被失去時，  
當一切財富不被使用時，為何在憂愁時你不憂愁？  
就在先前諸財物離開不免一死的人，之後不免一死的人捨棄諸財產，  
欲的欲求者之財物是非常恆的，因此在憂愁時我不憂愁。」



月亮增加、充滿、消失，太陽移動就走入滅沒(泰國版)，

敵人的世間法已被我知道，因此在憂愁時我不憂愁。」[Jat.5.1,2,3偈]

對他任何色之類的、受之類的、想之類的、行之類的、識之類的「這是我的，或這是他人的。」被握持、被執取、被執著、被取著、被信解沒有者，對他沒有失去。這也被說：「沙門！你歡喜嗎？」「朋友！得到了什麼呢？」「沙門！那樣的話，你憂愁嗎？」「朋友！失去了什麼呢？」「沙門！那樣的話，你不歡喜也不憂愁嗎？」「是的，朋友！」

「經過好久後，終於，我看見了般涅槃的婆羅門，

無歡喜、無苦惱(無痛苦, SN.2.18)的比丘，度脫對世間的執著。」

為他確實在世間中不失去。

因為那樣，世尊說：

「在一切名色上，該者沒有執為我所的，

以及不憂愁不存在的，他確實在世間中不失去。」

186.該者沒有任何的「這是我的」，還有他人的，        那位我所執沒發現者，他不憂愁「沒有我的」。

「該者沒有任何的『這是我的』，還有他人的」：「『該者的』，阿羅漢的；漏已滅盡者的。該者任何色之類的、受之類的、想之類的、行之類的、識之類的『這是我的，或這是他人的。』被握持、被執取、被執著、被取著、被信解，它們沒有、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這樣是該者沒有任何的「這是我的」，還有他人的。

這被世尊說[SN.12.37]：「比丘們！這個身體不是你們的，也不是其他人的，比丘們！這是舊業，應該被看作被造作的、被思惟的、能被感受的。在那裡，比丘們！有聽聞的聖弟子善如理作意緣起：『像這樣，在這個存在時那個存在，以這個的生起那個生起。在這個不存在時那個不存在，以這個的滅那個被滅，即：以無明為緣有諸行(而諸行存在)；以行為緣有識.....（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但就以無明的無餘褪去與滅有行滅(而行滅存在)；以行滅有識滅.....（中略）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這樣也是該者沒有任何的「這是我的」，還有他人的。

這被世尊說：

「請你觀察世間為空的，空虛王！經常具念地，

拉出我隨見後，這樣會成為死神度脫者，

這樣觀察世間者，死王沒看見。」[Sn.70, 1125偈, Ni.32]

這樣也是該者沒有任何的「這是我的」，還有他人的。

這也被世尊說：[SN.22.33]

「比丘們！凡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它！它被捨斷，對你們將有長久的利益、安樂。比丘們！而什麼是非你們的？比丘們！色是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它！它被捨斷，對你們將有長久的利益、安樂；受.....想.....諸行.....識是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它！它被捨斷，對你們將有長久的利益、安樂。

比丘們！你們怎麼想在這祇樹林中，人們會拿走草、薪木、枝條、樹葉，或燒掉，或如需要做，你們會這麼想：『人們拿走我們，或燒掉，或如需要做。』嗎？」「大德！這確實不是，那是什麼原因？大德！因為對我們這不是自己，或自己的。」「同樣的，比丘們！凡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它！它被捨斷，對你們將有長久的利益、安樂。比丘們！而什麼是非你們的？比丘們！色是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它！它被捨斷，對你們將有長久的利益、安樂；受.....想.....諸行.....識是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它！它被捨斷，對你們將有長久的利益、安樂。」這樣也是該者沒有任何的「這是我的」，還有他人的。這也被說：

「單純的法的生起，單純的行的相續，

首領！如實看見者，沒有害怕。

世間是等同草薪的：當以慧看見時，[Thag.96, 716-717半偈]

不應該祈望其他任何的：除了不再生外。」

這樣也是該者沒有任何的「這是我的」，還有他人的。金剛比丘尼對魔波旬說這個：[SN.5.10]

「為何你臆想『眾生』呢？魔！那是你的惡見嗎？

這是單純的諸行堆積，這裡眾生不被得到。

如同各部分的集起，像這樣，有車子之語，

同樣的，當有了諸蘊，則有『眾生』的認定。

只有苦的生成，苦的存續與消失，

沒有除了苦的生成之外的，沒有除了苦的被滅之外的了。」

這樣也是該者沒有任何的「這是我的」，還有他人的。這也被世尊說：[SN.35.246]

「同樣的，比丘們！比丘探尋色，直到所有色的趣處之所及；受.....想.....行.....探尋識，直到所有識的趣處之所及，當他探尋色，直到所有色的趣處之所及；受.....想.....行.....探尋識，直到所有識的趣處之所及時，凡那『我』，或『我的』，或『我是』者，對他，都不存在了。」這樣也是該者沒有任何的「這是我的」，還有他人的。

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被稱為：『世間是空、世間是空』，大德！什麼情形被稱為『世間是空』？」「阿難！因為以我或我所是空，因此被稱為『世間是空』。阿難！什麼是以我或我所是空呢？阿難！眼以我或我所是空，色[以我或我所]是空，眼識[以我或我所]是空，眼觸[以我或我所]是空，即[凡]以眼觸為緣生起感受的樂，或苦，或不苦不樂也都[以我或我所]是空。耳是空.....聲音是空.....鼻是空.....氣味是空.....舌是空.....味道是空.....身是空.....所觸是空.....意是空.....法是空.....意識是空.....意觸是空，即[凡]以意觸為緣生起感受的樂，或苦，或不苦不樂，那也以我或我所是空。阿難！因為以我或我所是空，因此被稱為『世間是空』。」這樣也是該者沒有任何的「這是我的」，還有他人的。

「那位我所執沒發現者」：「『我所執』，有二種我所執：[因]渴愛的我所執與[因]見的我所執.....（中略）這是渴愛的我所執.....（中略）這是見的我所執。捨斷渴愛的

我所執後；斷念見的我所執後，他是我所執沒發現者、沒找出者、沒到達者、沒受領者。」為那位我所執沒發現者。

「他不憂愁『沒有我的』」：「他不憂愁已變易的事，或不憂愁在變易中的事：『我的眼已變易。』他不憂愁；我的耳.....（中略）『我的有血緣者已變易。』他不憂愁、不疲累、不悲泣、不捶胸地號哭，不來到迷亂。」為他不憂愁「沒有我的」。

因為那樣，世尊說：

「對他沒有『這是我的』，還有他人的，

那位我所執沒發現者，他不憂愁『沒有我的』。」

187.無嫉視的、無隨貪求的，無擾動的、於一切處等同的， 我說那個效益：  
被詢問不動搖者。

「無嫉視的、無隨貪求的，無擾動的、於一切處等同的」：「什麼是嫉視的？這裡，某一類人是嫉視者，對他人的利得、恭敬、尊重、尊敬、敬禮、崇敬羨慕、妒忌(憤慨, MN.135)、懷嫉妒，凡像這樣嫉視的、嫉視的行為、嫉妒、嫉妒路徑、嫉妒狀態、妒忌、妒忌路徑、妒忌狀態，這被稱為嫉視者。對他，這嫉視已被捨斷、被斷絕.....（中略）被智火燃燒者，他被稱為『無嫉視者』。『無隨貪求的』，貪求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中略）貪婪、貪不善根。對他，這貪求被捨斷、被斷絕.....（中略）被智火燃燒者，他被稱為無隨貪求的，他在色上是不貪求的；在聲音上.....（中略）在所見、所聞、所覺、能被識知的諸法是不貪求的、不被繫縛的、不被迷戀的、無罪過的、已離貪求的、已無貪求的、已捨棄貪求的、已排除貪求的、已解脫貪求的、已捨斷貪求的、已斷念貪求的、已離貪的、已無貪的、已捨棄貪的、已排除貪的、已解脫貪的、已捨斷貪的、已斷念貪的、不饑渴的、已熄滅的、已變清涼的、感受快樂的、以自己為梵已生者而住。」為無嫉視的、無隨貪求的。

「無擾動的、於一切處等同的」：「擾動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中略）貪婪、貪不善根。對他，這渴愛已被捨斷、被斷絕.....（中略）被智火燃燒者，他被稱為不擾動的。『以擾動的已捨斷狀態為不擾動的，在得到時他不搖動；在沒得到時他也不搖動；在[有]名譽時他也不搖動；在無名譽(惡評)時他也不搖動；在稱讚時他也不搖動；在斥責時他也不搖動；在樂時他也不搖動；在苦時他也不搖動、不移動、不發抖、不顫抖、不大顫抖。』為不擾動的。『於一切處等同的』，一切被稱為十二處：眼與色.....（中略）意與法。由於在自身內、外處上的欲、貪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他被稱為於一切處等同的。他於一切處是像那樣的，於一切處是中立的，於一切處是平靜的。」為無擾動的、於一切處等同的。

「我說那個效益：被詢問不動搖者」：「當被質問；被詢問；被要求；被請求的；使之被明淨不動搖的人時，我講述這四種效益：他是無嫉視的、無隨貪求的，無擾動的、於一切處等同的，我講述、我講解.....（中略）、我說明。」為我說那個效益：被詢問不動搖者。

因為那樣，世尊說：

「無嫉視的、無隨貪求的，無擾動的、於一切處等同的，

我說那個效益：被詢問不動搖者。」

188.無擾動者、了知者，沒有任何作為， 那位從努力離脫(戒絕)者，於一切處看見安穩。

「無擾動者、了知者」：「擾動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中略）貪婪、貪不善根。對他，這渴愛已被捨斷、被斷絕.....（中略）被智火燃燒者，他被稱為無擾動者。『以擾動的已捨斷狀態為無擾動者，在得到時他不搖動；在沒得到時他也不搖動；在[有]名譽時他也不搖動；在無名譽(惡評)時他也不搖動；在稱讚時他也不搖動；在斥責時他也不搖動；在樂時他也不搖動；在苦時他也不搖動、不移動、不發抖、不顫抖、不大顫抖。』為無擾動者。『了知者』，他知道著、了知著、識知著、確知著、貫通著。『一切行是無常的』：他知道著、了知著、識知著、確知著、貫通著。『一切行是苦的』.....（中略）『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他知道著、了知著、識知著、確知著、貫通著。」為無擾動者、了知者。

「沒有任何作為」：「作為被稱為福行、非福行、不動行。由於福行、非福行、不動行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這個情形作為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為沒有任何作為。

「那位從努力離脫(戒絕)者」：「努力被稱為福行、非福行、不動行。由於福行、非福行、不動行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這個情形應該已從關於努力分離、已戒絕、已戒除、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那位從努力離脫(戒絕)者。

「於一切處看見安穩」：「貪是恐懼的作者，瞋是恐懼的作者，癡是恐懼的作者.....（中略）污染是恐懼的作者。貪之恐懼的作者已被捨斷的狀態.....（中略）污染之恐懼的作者已被捨斷的狀態，於一切處看見安穩，於一切處都看見無恐懼，於一切處都看見無災難，於一切處都看見無危難，於一切處都看見無災禍，於一切處都看見無被壓迫的狀態。」為於一切處看見安穩。

因為那樣，世尊說：

「無擾動者、了知者，沒有任何作為，

那位從努力離脫(戒絕)者，於一切處看見安穩。」

189.不在相同者們中、不在下劣者們中，不在優秀者中-牟尼說， 他是寂靜者、離慳吝者，不拿取、不拒絕。[像這樣世尊(說)]

「不在相同者們中、不在下劣者們中，不在優秀者中-牟尼說」：「『牟尼』，牟尼被稱為智.....（中略）超越染著網後他是牟尼。『我是優勝者』，或『我是同等者』，或『我是下劣者』他不說、不談論、不談說、不說明、不言說。」為不在相同者們中、不在下劣者們中，不在優秀者中-牟尼說。

「他是寂靜者、離慳吝者」：「『寂靜者』，『貪的已寂靜狀態、已平息狀態為寂靜者，瞋.....（中略）癡.....一切不善造作的得到寂靜的、得到平息的、得到平靜下來的、得到熄滅的、得到冷卻的、得到離去的、得到止息的為寂靜者、寂止者、平靜下來

者、冷卻者、止息者。』為寂靜者。『他是離慳吝者』，有五種慳吝：[對]住處的慳吝.....（中略）之執見，這被稱為慳吝。對他，這慳吝已被捨斷、被斷絕.....（中略）被智火燃燒者，他被稱為離慳吝者、停止慳吝者、捨棄慳吝者、吐出慳吝者、釋放慳吝者、捨斷慳吝者、斷念慳吝者。」為他是寂靜者、離慳吝者。

「不拿取、不拒絕。[像這樣世尊(說)]」：「不拿取」，色他不拿取、不執取、不握持、不取著、不執著，受.....想.....行.....識.....趣處.....往生.....結生.....有(存在).....輪迴.....輪轉他不拿取、不執取、不握持、不取著、不執著。」為不拿取。「不拒絕」，色他不捨斷、不驅離、不作終結、不使之走到不存在，受.....想.....行.....識.....趣處.....往生.....結生.....有(存在).....輪迴.....輪轉他不捨斷、不驅離、不作終結、不使之走到不存在。「世尊」，「敬重的同義語.....（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不在相同者們中、不在下劣者們中，不在優秀者中-牟尼說，

他是寂靜者、離慳吝者，不拿取、不拒絕。[像這樣世尊(說)]」

取棍棒者經的說明第十五[已完成]。

摘記：

1.取棍棒者(身三口四意三)為自己生的恐怖：刑罰與地獄。

2.想找住處(庇護)，但沒看見沒被佔有的：年輕/無病/生/得/名/稱/樂被老/病/死/失/無名/責/苦(在結束上諸敵對的)佔有。

3.不喜樂(=心被貪/瞋/癡/慢/見/憂/疑刺)者到處跑(輪迴)。

4.心意向涅槃的人不應該熱衷於世間學/以極慢住立/與放逸共住/被妄語帶走/製造情愛/歡喜過去/喜歡新的/憂愁消失中的/依止鉤引者，而應該是真實/不傲慢(遍知慢)/不欺騙/捨離間語/不憤怒者/戒絕恣意，征服睡眠懶惰昏沈。

5.之前的請你使之枯萎，之後的請你不要有，如果在中間的你不握持，你將寂靜地行。

6.生命只有苦的生成/存續/消失，除此之外沒有了。

12/15/2020 15:46

## 16.舍利弗經的說明

### 16.舍利弗經的說明

其次，舍利弗經的說明將說：

190.[像這樣尊者舍利弗：]在這之前沒被我看見，或者沒被任何人聽聞，這  
麼妙語的大師：從兜率天來的有群眾者。

「在這之前沒被我看見」：「在此之前對我，之前沒被我以這[雙]眼睛、這個自體  
看見那位世尊：當世尊在三十三天領域晝度樹下黃色石雨季安居時，被一群天神圍繞，  
由寶石製的階梯中下來散葛色城市，這個看見是之前沒被看見的。」為在這之前沒被我看見。

「[像這樣尊者舍利弗]」：「『像這樣』，句的接續；句的連結；句的圓滿；文字的  
結合；辭句的連接；這是句的次第，為『像這樣』。『尊者』，這是愛語、敬語、具敬  
重語、具順從語，為『尊者』。『舍利弗』，那位上座的名字、名稱、稱呼、安立、俗  
稱、名字、命名、稱謂、語詞、辭句、稱呼。」為[像這樣尊者舍利弗]。

「或者沒被任何人聽聞」：「『沒』為否定。『或者』，句的接續；句的連結；句  
的圓滿；文字的結合；辭句的連接；這是句的次第，為『或者』。『任何人的』，剎帝  
利的，或婆羅門的，或毘舍的，或首陀羅的，或在家人的，或出家人的，或天的，或人  
的。」為或者沒被任何人聽聞。

「這麼妙語的大師」：「『這麼妙語、好言好語、摯愛語、愜意語、[如]美聲鳥吼叫  
美妙的聲音。又，那位世尊從口發出的聲音具備八支：明瞭的、能被識知的、美妙的、  
和雅的、簡潔的、不亂的、深沈的、宏亮的，世尊以聲音使群眾了知，發聲不在群眾之  
外，又，那位世尊如梵天的聲音，美聲鳥誦出者。』為這麼妙語。

『大師』，『世尊為大師、商隊領袖，如商隊領袖使眾生渡過危險區：使之渡過盜  
賊危險區，使之渡過有猛獸危險區，使之渡過饑饉危險區，使之渡過無水危險區，他使  
之出來、使之越度、使之通過，使之到達安穩之終極地。同樣的，世尊是商隊領袖，使  
眾生渡過危險區：使之渡過生的危險區，使之渡過老的危險區，病的危險區.....（中  
略）死的危險區.....使之渡過愁、悲、苦、憂、絕望的危險區，使之渡過貪的危險區，  
瞋的危險區.....癡的危險區.....慢的危險區.....見的危險區.....污染的危險區.....使之渡過  
惡行的危險區，使之渡過貪的險道，瞋的險道.....癡的險道.....慢的險道.....見的險道.....  
污染的險道.....使之渡過惡行的險道，他使之出來、使之越度、使之通過，使之到達安  
穩、不死、涅槃。』這樣是世尊為商隊領袖。

或者，『世尊是引導者、調伏者、安撫者、告知者、使之審慮者、使之看見者、使  
之明淨者。』這樣也是世尊為商隊領袖。

或者，『世尊是未生起道的使生起者，未出生道的使出生者，未宣說道的宣說者、道的知者、道的熟練者、道的熟知者，大德！而且，現在弟子們住於道的跟隨者，之後為具備者。』這樣也是世尊為商隊領袖。」為這麼妙語的大師。

「從兜率天來的有群眾者」：「『世尊從兜率天死沒後，具念地、正知地進入母親子宮。』這樣是從兜率天來的有群眾者。

或者，『諸天神被稱為滿足者，祂們是知足者、善知足者、滿意者、歡喜者、已生喜與喜悅者，他來到為天界中的有群眾者。』這樣也是從兜率天來的有群眾者。或者，『諸阿羅漢被稱為滿足者，他們是知足者、善知足者、滿意者、意向圓滿的者，他來到為阿羅漢中的有群眾者。』這樣也是從兜率天來的有群眾者。『有群眾者』，世尊是有群眾者，『團體的老師』為有群眾者，『團體的大師』為有群眾者，『他照顧團體』為有群眾者，『他教誡團體』為有群眾者，『他訓誡團體』為有群眾者，『他無畏地往見團體』為有群眾者，『團體的想要聽、傾耳、使諸了知對心現起』為有群眾者，『團體出現不善的後他在善的上使之確立』為有群眾者，[他]是比丘眾(團體)的有群眾者，是比丘尼眾的有群眾者，是優婆塞眾的有群眾者，是優婆夷眾的有群眾者，是國王眾的有群眾者，是剎帝利眾的.....是婆羅門眾的.....是毘舍眾的.....是首陀羅眾.....是天眾的.....是梵天眾的有群眾者，是僧團眾的有群眾者、團體的老師。『來的』，到達、完全到達、已完全到達(泰國版)散葛色城市。」為從兜率天來的有群眾者。

因為那樣，上座舍利弗說：

「[像這樣尊者舍利弗：]在這之前沒被我看見，或者沒被任何人聽聞，這麼妙語的大師：從兜率天來的有群眾者。」

191.在包括天神的世間中，如有眼者被看見，驅離一切黑暗後，你就單獨到達喜樂。

「在包括天神的世間中」：「在包括天，在包括魔，在包括梵的世間；在包括沙門婆羅門，在包括天-人的世代中。」為在包括天神的世間中。

「如有眼者被看見」：「『當世尊坐在在三十三天領域晝度樹下黃色石教導法時，如天神們看見那樣人類也看見；如人類看見那樣天神們也看見，如被屬於天神們看見那樣也被屬於人類看見；如被屬於人類看見那樣也被屬於天神們也看見。』這樣是如有眼者被看見。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們非調御者被看[作]已調御之類者；非寂靜者被看[作]已寂靜之類者；非寂止者被看[作]已寂止之類者；非到達涅槃者被看[作]已到達涅槃之類者。』

「如黏土作的假耳環，如黃金包覆的金屬半分錢，

被隨從包覆而行於世間，內在不清淨，外在很亮麗。」[SN.3.11]

世尊不像這樣被看見。世尊以事實、如實、真正、正確、不顛倒、實相已調御者被看[作]已被調御之類者；已寂靜者被看[作]已寂靜之類者；已寂止者被看[作]已寂止之類者；已到達涅槃者被看[作]已到達涅槃之類者。佛、世尊不營造舉止行為，而是志向具足者。』這樣也是如有眼者被看見。

或者，『世尊有清澈的聲音，到達稱讚聲音的讚嘆：在龍的領域、金翅鳥的領域、夜叉的領域、阿修羅的領域、乾達婆的領域、大王的領域、因陀羅的領域、梵天的領域、天神的領域、像這樣的、像那樣的、從那之後更多的。』這樣也是如有眼者被看見。

或者，世尊具備十力、四無畏、四無礙解、六神通、六佛法、威光、力量、德行、活力、慧，他被看見、被知道、被了知。

『善人們在遠處[即]顯現，如喜馬拉雅山，

非善人們在這裡[也]不被看見，如在夜間被投擲的箭矢。』[Dhp.21, 304偈]

這樣也是如有眼者被看見。

『有眼者』，世尊以五眼為有眼者：肉眼為有眼者，天眼也為有眼者，慧眼也為有眼者，佛眼也為有眼者，一切眼也為有眼者。

世尊如何以肉眼為有眼者？世尊的肉眼存在五種色澤：青色、黃色、赤色、黑色、白色。世尊的眼毛，在眼毛住立處是青的、極青的、端正的、美麗的、等同亞麻花的(斯里蘭卡版)，其它的是黃的、極黃的、金色的、端正的、美麗的、等同翅子樹花的。世尊的兩眼端是赤的、極赤的、端正的、美麗的、等同胭脂蟲的，在中間是黑的、極黑的、不粗的、潤濕的、端正的、美麗的、等同濕的無患子的，其它的是白的、極白的、白色的、黃白的、端正的、美麗的、等同太白星的。以世尊那個自然個體所屬的、之前善行業所生的肉眼，他日夜看見一由旬的一切，當具備四支的黑暗時也是：日落、黑側[月]之布薩、極密叢林、大非時雨雲(泰國版)之黑雲出現。像這樣當具備四支的黑暗時他也日夜看見一由旬的一切。沒有牆，或百葉窗，或圍牆，或山，或荒林，或葛蔓是他對於形色之看見的障礙。如果一顆芝麻作標記後放入一滿車的芝麻中，他能選出那顆芝麻。像這樣，世尊的自然肉眼是遍純淨的，世尊這樣以肉眼為有眼者。

世尊如何以天眼為有眼者？世尊以清淨、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見死沒往生的眾生：下劣、勝妙，美、醜，幸、不幸中，知道眾生依業到達的：『確實，這些尊師眾生具備身惡行、具備語惡行、具備意惡行，是對聖者斥責者、邪見者、邪見行為的受持者，他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已往生苦界、惡趣、下界、地獄，尊師們！或者，這些眾生具備身善行、具備語善行、具備意善行，是對聖者不斥責者、正見者、正見行為的受持者，他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已往生善趣、天界。』像這樣，以清淨、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見死沒往生的眾生：下劣、勝妙，美、醜，幸、不幸中，知道眾生依業到達的。當他願意時，世尊能看見一個世間界，也能看見二個世間界，也能看見三個世間界，也能看見四個世間界，也能看見五個世間界，也能看見十個世間界，也能看見二十個世間界，也能看見三十個世間界，也能看見四十個世間界，也能看見五十個世間界，也能看見一百個世間界，也能看見這千個小世間界，也能看見這二千個中世間界，也能看見這三千個大千世間界(斯里蘭卡版)[AN.3.81]。又或如果他願意之所及，他就能看見。像這樣，世尊的天眼是遍純淨的，世尊這樣以天眼為有眼者。

世尊如何以慧眼為有眼者？世尊是大慧者、博慧者、捷慧者、速慧者、利慧者、洞察慧者、慧種類善巧者、智已發展者、已證得無礙解者、已達四無畏者、持有十力者、



像牛的人、像獅子的人、賢駿人、能負擔的人、智無邊者、光輝無邊者、名聲無邊者、富裕者、大富者、富有者、引導者、調伏者、安撫者、告知者、使之審慮者、使之看見者、使之明淨者，那位世尊確實是未生起道的使生起者，未出生道的使出生者，未宣說道的宣說者、道的知者、道的熟練者、道的熟知者，大德！而且，現在弟子們住於道的跟隨者，之後為具備者。

那位世尊確實是知道者，他知道，是看見者，他看見；是眼已生者、智已生者、法已生者、梵已生者、解說者、宣說者、義理的引導者、不死的施與者、法王、如來，沒有那位世尊所不知道、未看見、未知、未作證、未以慧觸達的，過去、未來、現在關於一切法以一切行相來到佛、世尊的智門領域，凡有任何名為應該被引導推論的[法]都能被知道：自己的義理或他人的義理或兩者的義理，或當生的義理或來世的義理或兩者的義理，或深的義理或隱藏的義理或隱密的義理，或應該被引導推論的義理或已被引導確定的義理，或無過失的義理或無污染的義理，或明淨的義理或最高利益的義理，一切都在佛智內遍轉起。

佛、世尊關於過去的智是無障礙的；[佛、世尊]關於未來的智是無障礙的；關於現在的智是無障礙的，一切身業隨佛、世尊的智轉；一切語業.....一切意業隨佛、世尊的智轉，應該被引導推論的之所及即是智之所及；智之所及即是應該被引導推論的之所及，應該被引導推論的之終極為智；智之終極為應該被引導推論的，超越應該被引導推論的後智不轉起；超越智後沒有應該被引導推論之路，這些法是住於互相限制的，如二個盒蓋被完全接觸，下面的盒蓋不越過上面的；上面的盒蓋不越過下面的，是住於互相限制的。[同樣的，]應該被引導推論的之所及即是智之所及；智之所及即是應該被引導推論的之所及，應該被引導推論的之終極為智；智之終極為應該被引導推論的，超越應該被引導推論的後智不轉起；超越智後沒有應該被引導推論之路，這些法是住於互相限制的。

佛、世尊的智在一切法上轉起，一切法為佛、世尊的轉向繫屬、希望繫屬、作意繫屬、生起心繫屬，佛、世尊的智在一切眾生上轉起，世尊知道一切眾生的意向、知道煩惱潛在趨勢、知道行為、知道勝解(志向)，了知關於少塵的、多塵的；利根的、鈍根的；善行相的、惡行相的；易受教的、難受教的；有能力無能力的眾生，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包括天-人的世代都在佛智內遍轉起。

如凡任何魚、龜乃至包括吞舟大魚在大海內遍轉起。同樣的，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包括天-人的世代都在佛智內遍轉起。如凡任何鳥乃至包括威那大子孫的金翅鳥在虛空場域內遍轉起。同樣的，凡那些[具備]與舍利弗相同慧者他們也在佛智的場域內遍轉起。佛智遍佈、超越天-人們的慧後住立。凡那些賢智的剎帝利們、賢智的婆羅門們、賢智的屋主們、賢智的沙門們、聰敏的作異論者、犀利的破裂者想以慧的姿態行惡見，他們準備問題後來見如來，然後詢問隱藏與隱密的[義理]，那些問題被世尊以說明理由談論、回答，而已就近捨棄那些者他們變成世尊的[弟子]，那時，世尊在那裡即『以慧』輝耀。世尊這樣以慧眼為有眼者。

世尊如何以佛眼為有眼者？世尊以佛眼檢視世間時，看見少塵的、多塵的；利根的、鈍根的；善行相的、惡行相的；易受教的、難受教的；一些住於看見在其他世界的罪過與恐怖的、另一些不住於看見在其他世界的罪過與恐怖的眾生。猶如在青蓮池、紅蓮池、白蓮池中，一些青蓮、紅蓮、白蓮生在水中，長在水中，依止於水面下，沈在水下生長；一些青蓮、紅蓮、白蓮生在水中，長在水中，與水面同高而住立；一些青蓮、紅蓮、白蓮生在水中，長在水中，升出水面而住立，不被水染著。同樣的，世尊以佛眼檢視世間時，看見少塵的、多塵的；利根的、鈍根的；善行相的、惡行相的；易受教的、難受教的；一些住於看見在其他世界的罪過與恐怖的、另一些不住於看見在其他世界的罪過與恐怖的眾生[DN.14,69第段]。世尊知道：『這個人是貪行者，這個人是瞋行者，這個人是癡行者，這個人是尋行者，這個人是信行者，這個人是智行者。』世尊對貪行者的人說明不淨說。世尊對瞋行者的人告知慈的修習。世尊對癡行者的人使之安頓於背誦、遍問、適時之法的聽聞、適時之法的討論、老師的共住。世尊對尋行者的人告知入出息念。世尊對信行者的人告知能被歡喜的相：佛的善覺、法的善法性、僧團的善實踐與自己的戒。世尊對智行者的人告知毘婆舍那相：無常行相、苦行相、無我行相。

『如站在岩山山頂，能看見全部的人，

同樣的，善慧者、一切眼者登上法所成高樓，

已離愁者，看著陷入愁、被生與老征服的人們。

請起來吧！英雄！戰場勝利者！商隊領袖、無負債者行於世間，

世尊！請教導法吧！將(會)有了知者的。』[DN.14,第70段]

世尊這樣以佛眼為有眼者。

世尊如何以一切眼為有眼者？一切眼被稱為一切知的狀態智。世尊具有、完全具有、到達、完全到達、具足、完全具足、具備一切知的狀態智。

『他在這裡(這個世界)沒有任何未被看見的，還有不被識知、不能被知道的，

他證知一切凡存在應被引導推論的，如來因為那樣為一切眼者。[Ps.1,第121段]』

世尊這樣以一切眼為有眼者。」為如有眼者被看見。

「驅離一切黑暗後」：「一切貪的黑暗、瞋的黑暗、癡的黑暗、慢的黑暗、見的黑暗、污染的黑暗、惡行的黑暗：盲目所作的、不作眼的、不作智的、慧滅的、參與惱害的、不導向涅槃的，排除後、去除後、離棄後、捨斷後、驅離後、作終結後、使之走到不存在後。」為驅離一切黑暗後。

「你就單獨到達喜樂」：「『單獨』，世尊以出家之名為單獨，以無伴侶義為單獨，以渴愛之捨斷義為單獨，『一向離貪』為單獨，『一向離瞋』為單獨，『一向離癡』為單獨，『一向無污染』為單獨，『已經過無岔路之道』為單獨，『已現正覺無上遍正覺』為獨自。

怎樣是世尊以出家之名為單獨？『當世尊年輕時，黑髮的青年，具備青春的幸福，在人生初期，即使父母是不願意的、淚滿面的、哭泣的、哀歎著，仍捨棄親族群、切斷一切居家障礙、切斷兒妻障礙、切斷親族障礙、切斷朋友障礙、切斷儲存障礙後，剷除

髮鬚、裹上袈裟衣後，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進入無所有的狀態後單獨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這樣是世尊以出家之名為單獨。

怎樣是世尊以無伴侶義為單獨？『成為這樣出家者的他單獨受用林野、荒林、邊地臥坐處：少聲音的、安靜的、離人之氛圍的、人獨住的、適合獨坐的；他單獨行，單獨走，單獨站，單獨坐，單獨臥，單獨為了托鉢進入村落[，單獨前進]，單獨返回，單獨坐在靜處，單獨進行經行，單獨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這樣是世尊以無伴侶義為單獨。

怎樣是世尊以渴愛之捨斷義為單獨？這麼住於單獨的、無伴侶的、不放逸的、熱心的、自我努力的他在尼連禪河畔的菩提樹下，大勤奮、精勤，破壞有軍隊陪伴的魔、邪惡的惡魔、放逸者的親族後，有網的、強流動的、糾纏的渴愛他捨斷、驅離、作終結、使之走到不存在。

『以渴愛為伴侶的人(男子)，長時間輪迴地，

在這裡存在、在他處存在，不超越輪迴。

知道這個過患：渴愛有苦的生成後，

離渴愛地、無取著地，比丘應該具念地遊行。』[It.15/Sn.38, 745-746偈]

這樣是世尊以渴愛之捨斷義為單獨。

怎樣是世尊以『一向離貪』為單獨？『以貪的捨斷狀態之一向離貪』為單獨，『以瞋的捨斷狀態之一向離瞋』為單獨，『以癡的捨斷狀態之一向離癡』為單獨，『以污染的捨斷狀態之一向無污染』為單獨。[這樣是世尊以『一向離貪』為單獨。]

怎樣是世尊『已經過無岔路之道』為單獨？無岔路之道被稱為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

『看見生的滅盡者、憐愍心者，了知無岔路之道，

在以前他們曾以此道渡過暴流，且凡他們將渡過、現在渡過(將來與現在都是)。』[SN.47.18]

這樣是世尊『已經過無岔路之道』為單獨。

怎樣是世尊『單獨已現正覺無上遍正覺』為單獨？覺被稱為在四道上的智[、慧]、慧根、慧力、擇法覺支、考察、毘婆舍那、正見。世尊以那個覺智覺『一切行是無常的』；覺『一切行是苦』；覺『一切法是無我』；覺『以無明為緣有行之道跡』；覺『這些是漏』……（中略）覺『這是導向漏滅道跡』；覺『這些法應該被遍知』……應該被捨斷……應該被修習……覺『[這些法]應該被作證』；覺六觸入處之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覺五取蘊之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覺四大之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覺『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

或者，凡任何應該被覺的、應該被隨覺的、應該被覺醒的、應該被正覺的、應該被證得的、應該被觸達的、應該被作證的，一切都被那個覺智覺、隨覺、覺醒、正覺、遍覺、證得、觸達、作證。這樣是世尊『單獨已現正覺無上遍正覺』為單獨。

『獲得喜樂』，『喜樂』，離欲的喜樂、遠離的喜樂、寂靜的喜樂、正覺的喜樂他獲得、到達、證得、觸達、作證。」為你就單獨到達喜樂。

因為那樣，上座舍利弗說：

「在包括天神的世間中，如有眼者被看見，

驅離一切黑暗後，你就單獨到達喜樂。」

192.對那位覺者、不依止者、像那樣者，對非詭計者、來到有群眾者，在這裡為了許多繫縛者，希求的我以問題到來。

「對那位覺者、不依止者、像那樣者」：「『覺者(佛陀)』，那是那位世尊、獨存者、無老師者在以前未聽聞過的法上自己現正覺真理，在那裡到達一切知的狀態，在力量上到達自在狀態者。『覺者』，以何義為覺者？『覺真理者』為佛陀，『使被生者覺』為覺者，以一切知的狀態為覺者，以一切見的狀態為覺者，以不會被其他引導的狀態為覺者，以流出種種的為覺者，以漏已滅盡者被賦予名稱的為覺者，以無隨煩惱者被賦予名稱的為覺者，『一向離貪者』為覺者，『一向離瞋者』為覺者，『一向離癡者』為覺者，『一向無污染者』為覺者，『已經過無岔路之道者』為覺者，『單獨現正覺無上遍正覺者』為覺者，覺不被殺害的狀態、覺之得到的狀態為覺者。『覺者』，『這個名字]非母親所給(所作)的；非父親所給的；非兄弟所給的；非姊妹所給的；非朋友所給的；非親族所給的；非沙門、婆羅門所給的；非天所給的，這是佛、世尊的究竟解脫：在菩提樹下連同一切知之智的獲得與作證的安立(假名)，即覺者。』為那位是覺者。『不依止者』，有二種依止：渴愛的依止與見的依止。什麼是渴愛的依止？以渴愛稱呼而被作為界限[、被作為境界]、被作為範圍、被作為範邊界、被緊捉住、被當作自己的之所及：這個是我的、這是我的、這麼多是我的、就這範圍是我的；我的色、聲音、氣味、味道、所觸、鋪在地上的東西、外套、女僕與男僕、山羊與羊、雞與豬、象、牛與馬、驢馬、田、宅地、黃金、金幣、村落、市鎮、王都、地方、藏庫、倉庫、全部的大地，因渴愛而把它們當做自己的，一百零八種渴愛思潮[AN.4.199]之所及，這是渴愛的依止。

什麼是見的依止？有二十個依處的有身見，十個依處的邪見，十個依處的邊見，凡像這樣的見、惡見、叢林之見、荒漠之見、歪曲之見、動搖之見、結縛之見的緊握、接受、執持、執取，邪道、邪路、邪性、外道的所依處，顛倒(vipariyesa)的緊握、顛倒(viparīta)的緊握、顛倒(vipallāsa)的緊握、邪惡的緊握、『在非真實的上[視]為真實的』的緊握，來到六十二惡見之所及，這是見的依止。

『對佛、世尊渴愛的依止已被捨斷、見的依止已被斷念，以渴愛的依止之已被捨斷的狀態、見的依止之已被斷念的狀態，世尊是眼的不依止者，耳.....鼻.....舌.....身.....意的不依止者，諸色.....諸聲音.....諸氣味.....諸味道.....諸所觸[.....諸法].....家.....團體(眾).....住所.....利得.....名聲.....稱讚.....樂.....衣服.....施食.....住處.....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欲界.....色界.....無色界.....欲有.....色有.....無色有.....想有.....無想有.....非想非非想有.....一蘊有.....四蘊有.....五蘊有.....過去.....未來.....現在.....是所見、所聞、所覺、能被識知的諸法的不依止者、不黏著者、不陷入者、不固著者、不把心朝向(勝解)者。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那位是覺者、不依止者。

『像那樣者』，世尊從五方面為像那樣者：在無論滿意的或不滿意的上為像那樣者、『已捨棄者』為像那樣者、『已渡過者』為像那樣者、『已解脫者』為像那樣者、那個描述為像那樣者。

怎樣是世尊在無論滿意的或不滿意的上為像那樣者？世尊在得到上為像那樣者；在沒得到上也為像那樣者；在[有]名譽上也為像那樣者；在無名譽(惡評)上也為像那樣者；在稱讚上也為像那樣者；在斥責上也為像那樣者；在樂上也為像那樣者；在苦上也為像那樣者，某些人手腕會以香料塗、某些人手腕會以斧做工作：他在像那樣上沒有貪；在像那樣上沒有嫌惡，已捨斷隨貪與嫌惡，已克服勝敗，已越過順從與反對，這樣是世尊在無論滿意的或不滿意的上為像那樣者。

怎樣是世尊『已捨棄者』為像那樣者？世尊的貪已被捨棄、吐出、釋放、捨斷、斷念；瞋.....（中略）癡.....憤怒.....怨恨.....藏惡.....專橫.....嫉妒.....慳吝.....偽詐.....狡猾.....頑固.....激情.....慢.....極慢.....憍慢.....放逸.....一切污染.....一切惡行.....一切惱患.....一切焦熱.....一切熱惱.....一切不善造作已被捨棄、吐出、釋放、捨斷、斷念，這樣是世尊『已捨棄者』為像那樣者。

怎樣是世尊『已渡過者』為像那樣者？世尊欲的暴流已渡過；有的暴流已渡過；見的暴流已渡過；無明的暴流已渡過；一切輪迴路已渡過、已出來、已越度、已穿越、已越過、已克服，他是已降下狀態者、已實踐行為者、已完成旅程者、已到方向者、已到終點的者、已守護梵行者、已到達最高見者、已修習道者、已捨斷污染者、已貫通不動搖者、已作證滅者，對他苦已遍知、集已捨斷、道已修習、滅已作證，已證知應該被證知的、已遍知應該被遍知的、已捨斷應該被捨斷的、已修習應該被修習的、已作證應該被作證的。他是拔起門門者者、填滿溝渠者者、拔除柱子者者、無門門者、聖者降下旗幟者、負擔已卸下者、已分離者、五支捨斷者、六支具備者，有一個守護、四個倚靠，是各自真理除去者、尋求完全消散放捨者、無混濁意向者、身行已寧靜者、心善解脫者、慧善解脫者、已完全完成之最高的人、無上的人、已證得無上成就，他既不組成也不拆解，不堆積後住立；既不捨斷也不執取，捨斷後住立；既不驅散(泰國版)也不積聚，驅散後住立；既不熄滅也不點燃，熄滅後住立[SN.22.79]，是具備無學戒蘊狀態的住立者，具備無學定蘊狀態的住立者，具備無學慧蘊狀態的住立者，具備無學解脫蘊狀態的住立者，具備無學解脫智見蘊狀態的住立者、完成與貫通真實(諦)後的住立者、越過擾動(動貪)後的住立者、污染火熄滅後的住立者、完全不再來狀態的住立者、已作[打勝]把握後的住立者、受用解脫狀態的住立者、慈遍純淨的住立者、悲遍純淨的住立者、喜悅遍純淨的住立者、平靜遍純淨的住立者、究竟遍純淨的住立者、無等同彼的狀態(錫蘭版)遍純淨的住立者、已解脫狀態的住立者、已滿足狀態的住立者、在蘊終極(邊界)上的住立者、在界終極上的住立者、在處終極上的住立者、在趣處終極上的住立者、在往生終極上的住立者、在結生終極上的住立者、在有之終極上的住立者、在輪迴終極上的住立者、在輪轉終極上的住立者[、在行終極的住立者]、在最後有上的住立者、在最後集聚(身體)上的住立者、持最後身的世尊。

『這是他的最後有，這是最後的集聚(身體)，

生死輪迴，沒有他的再生。」

這樣是世尊『已渡過者』為像那樣者。

怎樣是世尊『已解脫者』為像那樣者？世尊的心已從貪脫離、解脫、善解脫；心已從瞋.....心已從癡.....從憤怒.....從怨恨.....從藏惡.....從專橫.....從嫉妒.....從慳吝.....從偽詐.....從狡猾.....從頑固.....從激情.....從慢.....從極慢.....從憍慢.....從放逸.....從一切污染.....從一切惡行.....從一切惱患.....從一切焦熱.....從一切熱惱.....心從一切不善造作脫離、解脫、善解脫，這樣是世尊『已解脫者』為像那樣者。

怎樣是世尊那個描述為像那樣者？世尊『在戒上是有戒者』那個描述為像那樣者；『在信上是有信者』那個描述為像那樣者；『在活力上是有活力者』那個描述為像那樣者；『在念上是有念者』那個描述為像那樣者；『在定上是有入定者』那個描述為像那樣者；『在慧上是有慧者』那個描述為像那樣者；『在明上是有三明者』那個描述為像那樣者；『在神通上是六神通者』那個描述為像那樣者；『在十力上是十力者』那個描述為像那樣者，這樣是世尊那個描述為像那樣者。」為對那位覺者、不依止者、像那樣者。

「對非詭計者、來到有群眾者」：「『對非詭計者』，有三種詭計事：資具受用計的詭計事、舉止行為計的詭計事、周邊語計的詭計事。」

什麼是資具受用計的詭計事？這裡，屋主們以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邀請比丘，他是惡欲求者、有欲求本性者、希求者，對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期望更多而拒絕衣服、拒絕施食、拒絕住處、拒絕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他這麼說：『以高價值的衣服對沙門有什麼！凡沙門應該穿上從塚間或垃圾堆或店門前挑選破布後作大衣，這是適當的。以高價值的施食對沙門有什麼！凡沙門應該以拾落穗而行的一點點團食維生，這是適當的。以高價值的住處對沙門有什麼！凡沙門應該是住樹下者或住塚間者或住露地者，這是適當的。以高價值的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對沙門有什麼！』[凡沙門應該以牛尿發酵的藥或碎呵利勒作藥，這是適當的。執取那個後，他穿粗的衣服；受用粗的施食；住粗的住處；用粗的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屋主們這麼知道他：『這位沙門是少欲者、知足者、獨住者、離群眾者、活力已發動者、說頭陀者。』他們更多更多地以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邀請。他這麼說：『三個的現前狀態有信善男子產生許多福德：信的現前狀態有信善男子產生許多福德、施物的現前狀態有信善男子產生許多福德、值得供養者的現前狀態有信善男子產生許多福德。你們就是這位有信者，且施物存在(被發現)，而我是接受者，如果我不接受，這樣你們將成為福德的局外者，這個對我沒有需要，但就為了憐愍你們，我接受。』執取那個後，他接受許多衣服，也接受許多施食，也接受許多住處，也接受許多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凡像這樣皺眉者的皺眉；詭計者的詭計路徑、詭計的狀態，這是資具受用計的詭計事。

什麼是舉止行為計的詭計事？這裡，某一類惡欲求者、有欲求本性者、欲求尊敬者[心想]：『這樣，人們將會尊敬我。』他安置行走、安置站立、安置坐下、安置躺臥，為了願求而行走、為了願求而站立、為了願求而坐下、為了願求而躺臥，如入定者

而行走、如入定者而站立、如入定者而坐下、如入定者而躺臥，成為可看見的如禪者。凡像這樣舉止行為的安置、加強安置、完全安置；皺眉者的皺眉；詭計者的詭計路徑、詭計的狀態，這是舉止行為計的詭計事。

什麼是周邊語計的詭計事？這裡，某一類惡欲求者、有欲求本性者、欲求尊敬者[心想]：『這樣，人們將會尊敬我。』他依據聖法說話，他說：『凡像這樣穿衣者他是大影響力的沙門。』他說：『凡像這樣持鉢者.....持銅碗.....持濾水罐.....持濾水囊.....持鑰匙.....穿鞋.....繫腰帶.....繫帶.....他是大影響力的沙門。』他說：『凡他的和尚像這樣者他是大影響力的沙門。』他說：『凡他的老師像這樣者.....等同和尚者像這樣.....等同老師者.....朋友.....熟人.....親近者.....同伴.....他是大影響力的沙門。』他說：『凡住在像這樣住處者他是大影響力的沙門。』他說：『凡住在像這樣半屋頂的屋子者.....住在高樓.....住在平屋.....住在洞窟.....住在洞穴.....住在小屋(孤邸).....住在重閣.....住在瞭望台.....住在圓形屋.....住在棚屋.....住在講堂.....住在帳棚.....住在樹下.....他是大影響力的沙門。』

或者，不斷皺臉者；不斷皺眉者；不斷詭計者；不斷嘮叨者；因嘴而被尊敬者，他說像那樣甚深的、秘密的、微妙的、隱密的、出世間的、空關聯的談論：『這位沙門得到這像這樣[寂靜]的住處等至。』凡像這樣皺眉者的皺眉；詭計者的詭計路徑、詭計的狀態，這是周邊語計的詭計事。『對佛、世尊，這三種詭計事：資具受用計的詭計事、舉止行為計的詭計事、周邊語計的詭計事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因此佛陀是非詭計者。』為非詭計者。

『來到有群眾者』，『有群眾者』，世尊為有群眾者，『團體的老師』為有群眾者，『團體的大師』為有群眾者，『他照顧團體』為有群眾者，『他教誡團體』為有群眾者，『他訓誡團體』為有群眾者，『他無畏地往見團體』為有群眾者，『團體的想要聽、傾耳、使諸了知對心現起』為有群眾者，『團體出現不善的後他在善的上使之確立』為有群眾者，[他]是比丘眾(團體)的有群眾者，是比丘尼眾的有群眾者，是優婆塞眾的有群眾者，是優婆夷眾的有群眾者，是國王眾的有群眾者，是剎帝利眾的有群眾者，是婆羅門眾的有群眾者，是毘舍眾的有群眾者，是首陀羅眾的有群眾者，是梵天眾的有群眾者，是天眾的有群眾者，是僧團眾的有群眾者、團體的老師。『來的』，到達、完全到達、已完全到達(泰國版)散葛色城市。」為對非詭計者、來到有群眾者。

「在這裡為了許多繫縛者」：「為了許多剎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羅、在家者、出家者、天、人的。『為了繫縛者』，為了繫縛者、為了隨侍者、為了侍奉者、為了弟子。」為在這裡為了許多繫縛者。

「希求的我以問題到來」：「以問題我有需要地到來，想要詢問問題我到來，想要聽聞問題我到來。」這樣是希求的我以問題到來。或者，「為了問題之詢問有需要的、為了想要詢問問題的、為了想要聽聞的，會有有需要的之到來、走近、接近、訪問。」這樣也是希求的我以問題到來。或者，「對你有問題的到來，你能夠、你有足夠的道理能講述、回答被我詢問的，請你擔起這個負擔。」這樣也是希求的我以問題到來。

因為那樣，上座舍利弗說：

「對那位覺者、不依止者、像那樣者，對非詭計者、來到有群眾者，在這裡為了許多繫縛者，希求的我以問題到來。」

193.對厭惡的比丘，對空的座位親近者，對樹下或塚間，或在諸山洞中。

「對厭惡的比丘」：「『對比丘』，善凡夫比丘，或有學比丘。『厭惡的』，以出生厭惡的，以老厭惡的，以病.....以死.....以愁.....以悲.....以苦.....以憂.....以絕望厭惡的，以地獄的苦.....以畜生界的苦.....以餓鬼界的苦.....以人的苦.....以根源於入胎的苦.....以根源於住胎的苦.....以根源於出胎的苦.....以出生繫縛的苦.....以對出生其它的苦.....以得到努力的苦.....以其它努力的苦.....以苦苦.....以行苦.....以變易苦.....以眼疾的苦.....以耳疾的苦.....以鼻疾的苦.....以舌疾的苦.....以身疾的苦.....以頭疾的苦.....以外耳疾的苦.....以口疾的苦.....以齒疾的苦.....以咳.....以喘.....以外鼻病.....以熱病.....以老.....以腹疾.....以昏迷.....以下痢.....以腹痛.....以霍亂.....以麻瘋.....以腫瘤.....以癬.....以肺病.....以癰瘤.....以輪癰.....以疥癰.....以風癰.....以搔傷(一種癰病).....以皮膚乾裂.....以血病.....以膽病.....以糖尿病.....以痔瘡.....以疹子(癰子水泡).....以痔瘻(潰瘍).....以膽等起的疾病.....以痰等起的疾病.....以風等起的疾病.....以[三者]集合也的疾病.....以時節變化生的疾病.....以不正的姿勢而生的疾病.....以突然來襲的疾病.....以業果報生的疾病，以冷.....以熱.....以飢餓.....以口渴.....以糞.....以尿，以蛇蚊風烈日蛇的接觸的苦.....以喪母之苦.....以喪父之苦.....以喪兄弟.....以喪姊妹.....以喪子.....以喪女.....以親族損失.....以財物損失.....以疾病損失.....以德行損失.....以見損失的苦厭惡的、苦惱的、焦急的、嫌惡的。」為對厭惡的比丘。

「對空的座位親近者」：「他坐下處被稱為座位：床、椅子、墊子、小墊、皮墊、草座墊、樹葉座墊、稻草座墊。那個座位，不適當形色之看見被捨除、隔離、遠離；不適當聲音之聽見被捨除、隔離、遠離；[不適當氣味之嗅聞.....不適當味道之嘗味.....不適當所觸之接觸.....]不適當五種欲被捨除、隔離、遠離，那個遠離座位他親近著、完全親近著、依從著、彎向依從著、完全依從著、朝向依從著。」為對空的座位親近者。

「對樹下或塚間」：「就是樹下為樹下，就是塚間為塚間。」為對樹下或塚間。「或在諸山洞中」：「就是山為山，就是洞穴為洞穴，就是山窟為山窟。山的內部身被稱為山的洞窟。」為或在諸山洞中。

因為那樣，上座舍利弗說：

「對厭惡的比丘，對空的座位親近者，對樹下或塚間，或在諸山洞中。」

194.在種種臥所，在那裡有多少可怕的，比丘不應該以那些發抖：在安靜的臥坐處？

「在種種臥所」：「『在種種』，在種種、在劣與勝的、純粹與惡的。房舍、住處、半屋頂的屋、高樓、平屋、洞窟被稱為臥所。」為在種種臥所。「在那裡有多少可怕的」：「『有多少』，有多少鳴叫、吼叫、產生的聲音。或者，『有多少』，那些有多少、有幾多、有幾許、多少-許多。『可怕的』：獅子、老虎、豹、熊、鬣狗、狼、野



牛、象、蛇、蠍、蜈蚣，或已作壞事的或[還]未作壞事的諸強盜、諸賊。」為在那裡有多少可怕的。

「比丘不應該以那些發抖」：「『以那些』，以那些可怕的他看見後或聽聞後不應該發抖、不應該顫抖(強發抖)、不應該大顫抖(強大發抖)、不應該恐懼、不應該害怕(向上恐懼)、不應該畏怯(遍恐懼)、不應該恐怖、不應該來到畏懼，應該成為不膽怯者、不驚恐者、不驚慌者、不逃走者，應該住於已捨斷恐怖害怕、已離身毛豎立。」為比丘不應該以那些發抖。

「在安靜的臥坐處」：「在少聲音的、安靜的、離人之氛圍的、人獨住的、適合獨坐的住處。」在安靜的臥坐處。

因為那樣，上座舍利弗說：

「在種種臥所，在那裡有多少可怕的，

比丘不應該以那些發抖：在安靜的臥坐處？」

195.世間中有多少危難，對未去過方向的行走者，對那些比丘應該征服：在邊地臥坐處上？

「世間中有多少危難」：「『有多少』，有多少、有幾多、有幾許、多少-許多。『危難』，有二種危難：明顯的危難與隱密的危難。哪些是明顯的危難？獅子、老虎、豹、熊、鬣狗、狼、野牛、象、蛇、蠍、蜈蚣，或已作壞事的或[還]未作壞事的諸強盜、諸賊，眼疾、耳疾、鼻疾、舌疾、身疾、頭疾、外耳疾、口疾、齒疾、咳、喘、外鼻病、熱病、老、腹疾、昏迷、下痢、腹痛、霍亂、麻瘋、腫瘤、癬、肺病、癲癇、輪癬、疥癬、風癬、搔傷(一種癩病)、皮膚乾裂、血病、膽病、糖尿病、痔瘡、疹子(癩子水泡)、痔瘻(潰瘍)、膽等起的疾病.....(中略)冷、熱、飢餓、口渴、糞、尿、與虻蚊風烈日蛇的接觸等，這些被稱為明顯的危難。

哪些是隱密的危難？身惡行、語惡行、意惡行，欲的意欲蓋、惡意蓋、惛沈睡眠蓋、掉舉與後悔蓋、疑蓋，貪、瞋、癡、憤怒、怨恨、藏惡、專橫、嫉妒、慳吝、偽詐、狡猾、頑固、激情、慢、極慢、憍慢、放逸、一切污染、一切惡行、一切惱患、一切焦熱、一切熱惱、一切不善造作，這些被稱為隱密的危難。

『危難』，以何義為危難？『遍征服』為危難；『導向退失』為危難；『在那裡棲息』為危難。

怎樣是『遍征服』為危難？那些危難征服、遍征服、擊敗、壓倒、終結、壓碎那個人，這樣是『遍征服』為危難。

怎樣是『導向退失』為危難？那些危難導向善法的障礙、退失，哪些善法？正確的行道、隨順的行道、不顛倒的行道、不相違的行道(無矛盾的行道)、如其含義的行道、法隨法的行道、諸戒完全、在諸根上守護門、在飲食上知適量者、專修清醒、念與正知、四念住的努力修習、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的努力修習，導向這些善法的障礙、退失，這樣是『導向退失』為危難。

怎樣是『在那裡棲息』為危難？在那裡，這些惡不善法生起共個人依止，如穴棲動物在洞穴中躺臥；水棲動物在水中躺臥；林棲動物在森林中躺臥；樹棲動物在樹上躺臥。同樣的，在那裡，這些惡不善法生起共個人依止。這樣是『在那裡棲息』為危難。

這被世尊說：[SN.35.151]

『比丘們！有徒弟、有師父的比丘住於苦而不安樂。比丘們！而怎樣是有徒弟、有師父的比丘住於苦而不安樂？比丘們！這裡，比丘以眼見色後，生起那些隨順於結的諸惡不善法之憶念與意向。

再者，比丘們！比丘以耳聽聲音後.....（中略）以鼻嗅氣味後.....以舌嚐味道後.....以身觸所觸後.....以意識知法後，生起隨順於結的那些惡不善法之憶念與意向。『它們住於他之內；惡不善法居住、進入(占據)。』因此，他被稱為『有徒弟』。『它們征服他；惡不善法征服他。』因此，他被稱為『有師父』。比丘們！這樣，有徒弟、有師父的比丘住於苦而不安樂。』這樣也是『在那裡棲息』為危難。

這被世尊說：[It.88]

『比丘們！有這三種內垢、內非友、內敵、內殺害者、內怨敵者，哪三種？比丘們！貪是內垢、內非友、內敵、內殺害者、內怨敵者；比丘們！瞋.....（中略）比丘們！癡是內垢、內非友、內敵、內殺害者、內怨敵者。比丘們！這是三種內垢、內非友、內敵、內殺害者、內怨敵者。』

『貪是無利益產生者，貪是使心動搖者，  
從內部生起可怕的，人不領悟那個。  
貪者不知道利益，貪者沒看見法，  
那時是盲目暗黑者：凡貪征服人。  
但凡捨斷貪後，不貪求諸能被貪的，  
從那個貪被捨斷，如水滴從蓮葉。  
瞋是無利益產生者，瞋是使心動搖者，  
從內部生起可怕的，人不領悟那個。  
憤怒者不知道利益，憤怒者沒看見法，  
那時是盲目暗黑者：凡瞋征服人。  
但凡捨斷瞋後，不憤怒諸能被瞋的，  
從那個瞋被捨斷，如多羅樹果從結節。  
癡是無利益產生者，癡是使心動搖者，  
從內部生起可怕的，人不領悟那個。  
愚癡者不知道利益，愚癡者沒看見法，  
那時是盲目暗黑者：凡癡征服人。』

這樣也是『在那裡棲息』為危難。這被世尊說：[SN.3.2]

『大王！當男子自身內的三法生起時，生起不利、苦、不安樂住，哪三個？大王！當男子自身內的貪欲法生起時，生起不利、苦、不安樂住；大王！當男子自身內的瞋恚

法生起時……（中略）大王！當男子自身內的愚癡法生起時，生起不利、苦、不安樂住，大王！當男子自身內的這三法生起時，生起不利、苦、不安樂住。』

『貪、瞋與愚，對惡心意的人，

諸自己產生的它們殺害，如自己果實的竹。』

這樣也是『在那裡棲息』為危難。

這被世尊說：[SN.10.3]

『貪與瞋從這個因由，不喜樂、喜樂、身毛豎立的是從這裡生的，

從這裡起來後有諸意尋，如男童們放烏鴉。』

這樣也是『在那裡棲息』為危難。『世間中』，人的世間中。」為世間中有多少危難。

「對未去過方向的行走者」：「『未去過方向』被稱為不死、涅槃，那是一切行的止，一切依著的斷念，渴愛的滅盡、離貪、滅、涅槃。之前未去過的那個方向，非之前去過的那個方向：以這個長的旅途。

如他如果運搬，完全滿到邊緣的油鉢，

像這樣應該自心守護，之前未去過方向的希求者。

對之前未去過方向走去者、行走者、前進者。」為對未去過方向的行走者。

「對那些比丘應該征服」：「『對那些』，對那些危難他應該征服、應該擊敗、應該壓倒、應該終結、應該壓碎。」為對那些比丘應該征服。

「在邊地臥坐處上」：「在邊邊、在邊地、在邊界，在山邊，或在森林邊，或在河畔、或在水邊，在那裡不被耕作、不被播種，人類的極限，走過後，對人不會接近[該]臥坐處。」為在邊地臥坐處上。

因為那樣，上座舍利弗說：

「世間中有多少危難，對未去過方向的行走者，

對那些比丘應該征服：在邊地臥坐處上？」

196.應該有什麼他的說話方式(語路)？這裡應該有什麼行境？ 應該有什麼戒與禁制：對自我努力的比丘？

「應該有什麼他的說話方式(語路)」：「『應該具備像什麼樣子的、什麼樣樹立的、什麼樣種類的、什麼樣對比的說話方式。』他詢問言語的遍清淨。什麼是言語的遍清淨？這裡，比丘捨斷妄語後，是離妄語者、說真實者、隨從真實者、可靠者、可信賴者、對世間不詐欺者。捨斷離間語後，是離離間語者：從這裡聽聞後，不是為了這些的分裂在那裡說者，或從那裡聽聞後，不是為了那些的分裂在這裡說者，像這樣，是分裂的調解者，或和睦的隨給與者、樂於和合者、愛好和合者、喜歡和合者、作和合言語之說者。捨斷粗惡語後，是離粗惡語者：凡那個柔和的、悅耳的、可愛的、動心的、優雅的、眾人合意的、眾人可意的言語，是像這樣言語之說者。捨斷雜穢語後，是離雜穢語者：適當時機之說者、事實之說者、有益之說者、如法之說者、如律之說者、有價值(有貯藏)的言語之說者：在適當時機的、有理由的、有節制的、伴隨利益的[AN.4.198]。他具備四種語善行，說四種無過失的話。應該已從三十二種畜生論分離、已戒絕、已戒

除、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他說十種談論之事，即：說少欲論、[說]知足論.....獨居論.....不交際論.....活力激發論.....戒論.....定論.....慧論.....解脫論.....解脫智見論.....念住論.....正勤論.....神足論.....根論.....力論.....覺支論.....道論.....果論、說涅槃論。謹慎的、遍謹慎的、守護的、保護的、守衛的、自制的言語，這是言語的遍清淨。應該具備像這樣言語的遍清淨。」為應該有什麼他的說話方式(語路)。

「這裡應該有什麼行境」：「『應該具備像什麼樣子、什麼樣樹立的、什麼樣種類的、什麼樣對比的行境。』他詢問行境。有行境，有非行境。」

什麼是非行境？這裡，某一類人是妓女行境者，或是寡婦行境者，或是未婚女人行境者，或是不男(半擇迦)行境者，或是比丘尼行境者[AN.5.102]，或是喝酒處行境者，他住於與國王們、大官們、外道們、外道弟子們、不適當的接觸的交際者。又或凡那些對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無信的、無淨信的、不成為給水的、辱罵誹謗的、欲無利益的、欲無利的、欲無安樂的、欲不輒安穩的諸家，他親近、結交、訪問像這樣的諸家，這被稱為非行境。

或者，當比丘是俗家內的訪問者、街道的行走者時，他未防護地走：他邊走邊注視著象，注視著馬，注視著車，注視著步兵，注視著婦女，注視著男人，注視著男童，注視著女童，注視著市場，注視著住家門口，注視著上方，注視著下方，環顧著四面八方走，這也被稱為非行境。

或者，比丘以眼見色後，成為相的執取者、細相的執取者，因那個理由，.....（中略）當住於意根的不防護時，貪婪、憂諸惡不善法會流入，他不依其自制而行動，不保護意根，不在意根上來到自制[SN.35.120]，這也被稱為非行境。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的食物後，他們像這樣住於從事表演的觀看，即：舞蹈、歌唱、音樂、戲劇、講古、手鈴、鐃鈸、大鼓、魔術、鐵球戲、竹棒戲、特技、象打鬥、馬打鬥、水牛打鬥、公牛打鬥、山羊打鬥、公羊打鬥、公雞打鬥、鵪鶉打鬥、棍棒打鬥、拳頭打鬥、摔角、演習、兵列、軍陣、閱兵[DN.1,第13段]等，像這樣是表演觀看的從事者，這也被稱為非行境。

五種欲也是非行境。這被世尊說：比丘們！不要走在不當行境、他人的領域。比丘們！走在不當行境、他人的領域者，魔將得到機會，魔將得到對象。比丘們！而什麼是比丘的不當行境、他人的領域呢？即：五種欲，哪五個？能被眼識知的、想要的、喜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貪染的色；能被耳識知的.....諸聲音，能被鼻識知的.....諸氣味，能被舌識知的.....諸味道，能被身識知的、想要的、喜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貪染的所觸[SN.47.7]。比丘們！這被稱為比丘的不當行境、他人的領域。這也被稱為非行境。

什麼是行境？這裡，比丘不是妓女行境者，不是寡婦行境者，不是未婚女人行境者，不是不男(半擇迦)行境者，不是比丘尼行境者，不是喝酒處行境者，他住於與國王們、大官們、外道們、外道弟子們以適當的接觸交際。又或凡那些對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有信的、淨信的、成為給水的、袈裟燈火的、仙人順逆風的[?]、欲利益

的、欲有利的、欲安樂的、欲輒安穩的諸家，他親近、結交、訪問像這樣的諸家，這被稱為行境。

或者，當比丘是俗家內的訪問者、街道的行走者時，他已防護地走：他不邊走邊注視著象，不注視著馬，不注視著車，不注視著步兵.....（中略）不環顧著四面八方走，這也被稱為行境。

或者，比丘以眼見色後，不成為相的執取者、細相的執取者.....（中略）在意根上來到自制，這也被稱為行境。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的食物後，他們不住於像這樣表演觀看的從事者，即：舞蹈、歌唱、音樂.....（中略）閱兵等，像這樣是表演觀看的不從事者，這也被稱為行境。

四念住是行境。這被世尊說：比丘們！而什麼是比丘的適當行境、自己父親與祖父的境界呢？即：四念住，哪四個？比丘們！這裡，比丘在身上隨看身地住[：熱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調伏世間中的貪婪、憂後]；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在諸法上隨看法地住：熱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調伏世間中的貪婪、憂後。比丘們！這是比丘的適當行境、自己父親與祖父的境界。這也被稱為行境。應該具備像這樣的行境。」為這裡應該有什麼行境。

「應該有什麼戒與禁制」：「『應該具備像什麼樣的、什麼樣樹立的、什麼樣種類的、什麼樣對比的戒與禁制。』他詢問戒與禁制的遍清淨。什麼是戒與禁制的遍清淨？有戒與禁制，有禁制[而]非戒。什麼是戒與禁制？這裡，比丘是持戒者，住於被波羅提木叉的自制自制，具足正行行境，在諸微罪中看見可怕的，在諸學處上受持後學習，凡在那裡抑制、自制、不違犯，這是戒；凡遵守者那是禁制。以自制義為戒；以遵守義為禁制，這被稱為戒與禁制。

什麼是禁制[而]非戒？有八頭陀支：林野支、常乞食支、糞掃衣支、但三衣支、次第乞食支、食後不受食支、常坐[不臥]支、隨處住支，這被稱為禁制[而]非戒。活力之遵守也被稱為禁制[而]非戒：『寧願剩下皮膚、肌腱、骨骸，身體中的血肉變乾，凡那個應該被人的力量、人的活力、人的努力達成的，那個沒達成後，將沒有活力的止息。[SN.12.22]』他盡心、勤奮，像這樣活力之遵守也被稱為禁制[而]非戒。

『我將不吃、我將不喝，不會從住處出去，

我也不側臥(使脅躺下)：在渴愛箭未被除去時。』[Thag.19, 223偈]

他盡心、勤奮，像這樣的活力之遵守也被稱為禁制[而]非戒。『我仍將不打破這個盤腿，直到我的心不執取後將從諸漏被解脫。[MN.32]』他盡心、勤奮，像這樣的活力之遵守也被稱為禁制[而]非戒。我將不從這座位起來.....我將不從經行下來.....我將不從住處出去.....我將不從半屋頂的屋子出去.....我將不從高樓出去.....從平屋.....從洞窟.....從洞穴.....從小屋(孤邸).....從重閣.....從瞭望台.....從圓形屋.....從棚屋.....從講堂.....從帳棚.....『只要我的心沒不執取後從諸漏被解脫，我將不從樹下出去。』他盡心、勤奮，像這樣的活力之遵守也被稱為禁制[而]非戒。『就在這午前時我將取得、完全取得、證得、觸達、作證聖法。』他盡心、勤奮，像這樣的活力之遵守也被稱為禁制[而]非戒。

就在這中午時.....傍晚時.....食前.....食後.....前夜.....中夜.....後夜.....在死時.....在白月時.....在雨季安居時.....在冬季時.....在夏季時.....在青年期.....在中壯年期.....『在老年期我將取得、完全取得、證得、觸達、作證聖法。』他盡心、勤奮，像這樣的活力之遵守也被稱為禁制[而]非戒。這是戒與禁制的遍清淨。應該具備像這樣的戒與禁制的遍清淨。」為應該有什麼戒與禁制。

「對自我努力的比丘」：「『對自我努力的』，對活力已被發動的、對來到剛毅的、對堅固努力的、對不輕忽意欲的、對在善法上不輕忽責任的。或者，對自己發出的那個目標，在自己的利益上、在正理上、在特相上、在原因上、在道理與非道理上發出的：『一切行是無常的』是對自己發出的；『一切行是苦的』是對自己發出的；『一切行是無我』是對自己發出的；『以無明為緣有諸行(而諸行存在)』是對自己發出的.....(中略)『以生為緣有老死』是對自己發出的；『以無明滅有行滅(而行滅存在)』是對自己發出的.....(中略)『以生滅有老死滅』是對自己發出的；『這是苦』是對自己發出的.....(中略)『這是導向苦滅道跡』是對自己發出的；『這些是漏』是對自己發出的.....(中略)『這是導向漏滅道跡』是對自己發出的；『這些法應該被證知』是對自己發出的.....(中略)『這些法應該被作證』是對自己發出的；覺六觸入處之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是對自己發出的；五取蘊之.....四大之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是對自己發出的；『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是對自己發出的。『對比丘的』，對善凡夫比丘的，或有學比丘的。」為對自我努力的比丘。

因為那樣，上座舍利弗說：

「應該有什麼他的說話方式(語路)?這裡應該有什麼行境?

應該有什麼戒與禁制：對自我努力的比丘?」

197.他受持什麼學後：專一地、賢明地、具念地，如鍛工對銀，應該除去自己的垢穢?

「他受持什麼學後」：「執取後、受持後、拿取後、承擔後、拿起後、執取後、執著後他應該學習什麼。」為受持什麼學後。

「專一地、賢明地、具念地」：「『專一地』，心一境、不散亂的心、平穩的心意、奢摩他(止)、定根、定力.....(中略)正定。『賢明地』，賢明地為賢智地、有慧地、有覺地、有智地、聰明地、有智慧地。『具念地』，『以四種方式為具念地：在身上隨看身的念住修習者為具念地、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在諸法上隨看法的念住修習者為具念地，他被稱為具念者。』為具念地。『他受持什麼學後』，他問增上戒學。『專一地』，他問增上心學。『賢明地』，他問增上慧學。『具念地』，他問遍清淨。」為他受持什麼學後：專一地、賢明地、具念地。

「如鍛工對銀，應該除去自己的垢穢」：「鍛工被稱為金匠，銀被稱為黃金。如金匠對黃金，他吹風、扇火、熔解[AN.3.102]粗大的垢穢，也吹風、扇火、熔解中等的垢穢，也吹風、扇火、熔解細的垢穢。同樣地，比丘吹風、扇火、熔解自己粗大的污染，捨斷、驅離、作終結、使之走到不存在。中等的污染.....(中略)也吹風、扇火、熔解細的污染，捨斷、驅離、作終結、使之走到不存在。」

或者，比丘吹風、扇火、熔解自己貪的垢穢、瞋的垢穢、癡的垢穢、慢的垢穢、見的垢穢、污染的垢穢、惡行的垢穢、盲目所作、不作眼、不作智、滅慧的、惱害伴黨的、不導向涅槃的[AN.3.72]，捨斷、驅離、作終結、使之走到不存在。

或者，以正見吹風、扇火、熔解邪見，捨斷、驅離、作終結、使之走到不存在。以正志.....（中略）邪志.....。以正語.....邪語.....。以正業.....邪業.....。以正命.....邪命.....。以正精進.....邪精進。以正念.....邪念。以正定.....邪定。以正智.....邪智。以正解脫吹風、扇火、熔解邪解脫，捨斷、驅離、作終結、使之走到不存在。

或者，以八支聖道吹風、扇火、熔解一切污染、一切惡行、一切惱患、一切焦熱、一切熱惱、一切不善造作，捨斷、驅離、作終結、使之走到不存在。」為如鍛工對銀，應該除去自己的垢穢。

因為那樣，上座舍利弗說：

「他受持什麼學後：專一地、賢明地、具念地，  
如鍛工對銀，應該除去自己的垢穢？」

198.[世尊：「舍利弗！」]凡這個安樂-對厭惡者，即使對空的座位、臥所親近者，對如法(如是隨法)想要正覺者，我將如知道的為你說那個。

「凡這個安樂-對厭惡者」：「『凡這個安樂-對厭惡者』，『以出生厭惡者，以老厭惡者，以病.....以死.....以愁.....以悲.....以苦.....以憂.....以絕望.....（中略）以見損失的苦厭惡者、苦惱者、焦急者。』為凡這個安樂-對厭惡者。『凡這個安樂』，凡安樂住者將被我講述。什麼是安樂住？正確的道跡、隨順的道跡、不顛倒的道跡、不相違的道跡、如其含義的道跡、法隨法的道跡、諸戒完全、在諸根上守護門、在飲食上知適量者、專修清醒、念與正知、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涅槃與導向涅槃的道跡，這是安樂住。」為凡這個安樂-對厭惡者。

「[世尊：『舍利弗！]]」：「以名字稱呼那位上座。『世尊』，敬重的同義語。此外，『已破壞貪者』為世尊；『已破壞瞋者』為世尊；『已破壞癡者』為世尊；『已破壞慢者』為世尊；『已破壞見者』為世尊；『已破壞荊棘者』為世尊；『已破壞污染者』為世尊；『概分、分析、區別法寶者』為世尊；『有的結束者』為世尊；『身已修習、戒已修習、心已修習、慧已修習者』為世尊；或『世尊親近林野、荒林、邊地臥坐處：少聲音的、安靜的、離人之氛圍的、人獨住的、適合獨坐的』為世尊；或『世尊是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義味、法味、解脫味、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四種禪、四無量、四無色等至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住處等至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十想之修習、十遍處等至、入出息念等至、不淨等至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十如來力、四無畏、四無礙解、六神通、六覺法的有分者』為世尊。『世尊』，這個名字非母親所給(所作)的；非父親所給的；非兄弟所給的；非姊妹所給的；非朋友所給的；非親族所給的；非沙門、婆羅門所給的；非天所給

的，這是佛、世尊的究竟解脫：在菩提樹下連同一切知之智的獲得與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為[世尊：「舍利弗！」]。

「{確實?}[即使]對空的座位、臥所親近者」：「他坐下處被稱為座位：床、椅子、墊子、小墊、皮墊、草座墊、樹葉座墊、稻草座墊。房舍、住處、半屋頂的屋、高樓、平屋、洞窟被稱為臥處。那個坐臥處不適當形色之看見被捨除、隔離、遠離；不適當聲音之聽見.....（中略）不適當的五種欲被捨除、隔離、遠離，那個坐臥處他依從著、彎向依從著、完全依從著、朝向依從著。」為對空的座位親近者、臥處確實。

「對如法想要正覺者」：「『正覺』被稱為在四道上的智、慧、慧根、慧力.....（中略）擇法覺支、考察、毘婆舍那、正見，那個正覺的想要覺者、想要隨覺者、想要覺醒者、想要正覺者、想要獲得者、想要觸達者、想要作證者。」為想要正覺者。

「如法(如是隨法)」：「什麼是覺的隨法？正確的道跡、隨順的道跡、不顛倒的道跡、不相違的道跡、如其含義的道跡、法隨法的道跡、諸戒完全、在諸根上守護門、在飲食上知適量者、專修清醒、念與正知，這被稱為覺的隨法。」為對如法想要正覺者。

「我將如知道的為你說那個」：「『那個』，覺的依隨法。『我將說』，我將說、我將講解、我將教導、我將告知、我將建立、我將揭開、我將解析、我將闡明、我將說明。『如知道者』，如知道者；如了解者、了知者、了別者、確知者、貫通者，非傳聞，非從風聞，非從傳承，非從經藏之教，非從邏輯推論，非推理，非因理由的遍尋思，非因見的審慮接受，是被自己親自證知、自我現證的法，我將說那個。」為我將如知道的為你說那個。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世尊：『舍利弗！』]凡這個安樂對厭惡者，即使對空的座位、臥所親近者，對如法想要正覺者，我將如知道的為你說那個。」

199.對五種恐怖(害怕)明智者不應該害怕：具念的、有界限行的比丘，對蛇、蛾、蛇，對人的接觸、對四腳動物。

「對五種恐怖明智者不應該害怕」：「『明智者』，明智者為賢智者、有慧者、有覺者、有智者、聰明者、有智慧者。明智者對五種恐怖不應該害怕、不應該顫抖、不應該畏懼、不應該恐懼、不應該恐怖、不應該來到畏懼，應該成為不膽怯者、不驚恐者、不驚慌者、不逃走者，應該住於已捨斷恐怖害怕、已離身毛豎立。」為對五種恐怖明智者不應該害怕。

「具念的、有界限行的比丘」：「『比丘』，善凡夫比丘或有學比丘。『具念的』，以四種方式為具念的：在身上隨看身的念住修習者為具念的、在受上.....（中略）在心上.....在諸法上隨看法的念住修習者為具念的，他被稱為具念的。『有界限行』，有四種界限：戒自制界限、根自制界限、在飲食上知適量者界限、專修清醒界限。

什麼是戒自制界限？這裡，比丘是持戒者，住於被波羅提木叉的自制自制，具足正行行境，在諸微罪中看見可怕的，在諸學處上受持後學習。當省察內部腐爛狀態時他行內部戒自制界限，不打破邊界，這是戒自制界限。



什麼是根自制界限？這裡，比丘以眼見色後，不成為相的執取者、細相的執取者……（中略）在眼根上來到自制。以耳聽聲音後……以鼻嗅氣味後……以舌嚐味道後……以身觸所觸後……以意識知法後，不成為相的執取者、細相的執取者，因那個理由，貪婪、憂諸惡不善法會流入那位住於意根不自制者。他走向為了那個的自制，保護意根，在意根上來到自制。當省察燃燒法門時他行內部根自制界限，不打破邊界，這是根自制界限。

什麼是在飲食上知適量者界限？這裡，比丘如理省察後吃食物：『既不為了享樂，也不為了陶醉，不為了裝飾(好身材)，不為了莊嚴，最多為了這個身體的存續、生存，為了止息傷害，為了資助梵行。像這樣，我將擊退之前的感受，與不使新的感受生起，將有我的生存，與無過失狀態，以及安樂住。當省察車軸的塗油、瘡的覆蓋[SN.35.239]、兒子肉的譬喻[SN.12.63]時他行內部在飲食上知適量者界限，不打破邊界，這是在飲食上知適量者界限。

什麼是專修清醒界限？這裡，比丘白天以經行、安坐，使心從障礙法淨化。在初夜分，以經行、安坐，使心從障礙法淨化。在中夜分，[左]腳放在[右]腳上、作意起來想後，具念正知地以右脅作獅子臥。在後夜分，起來後以經行、安坐，使心從障礙法淨化[SN.35.120]。當省察賢善一夜住時[MN.131]他行內部專修清醒界限，不打破邊界，這是專修清醒界限。」為具念的、有界限行的比丘。

「對虵、蛾、蛇」：「牛虵被稱為虵。一切蒼蠅被稱為蛾。以什麼理由一切蒼蠅被稱為蛾？牠們一再飛上來後叮咬，也以這個理由一切蒼蠅被稱為蛾。蛇(爬行者)被稱為蛇。」為對虵、蛾、蛇。

「對人的接觸、對四腳動物」：「已作壞事的或[還]未作壞事的諸強盜、諸賊被稱為對人的接觸。他們或會問比丘問題，或會加入議論、會辱罵、誹謗、激怒、使瞋怒、傷害、使苦惱、殺害、惱害，或作傷害。凡任何從人而有的惱害為人的接觸。『四腳動物』，獅子、老虎、豹、熊、鬣狗、狼、野牛、象，牠們會壓碎、吃、傷害、使苦惱、殺害、惱害，或作傷害比丘。從四腳動物而有的惱害為凡任何四腳動物的恐怖。」為對人的接觸、對四腳動物。

因為那樣，世尊說：

「對五種恐怖明智者不應該害怕：具念的、有界限行的比丘，

對虵、蛾、蛇，對人的接觸、對四腳動物。」

200.對其他法者們也不應該驚怖：即使看見他們許多可怕的後，又更進一步對諸危難應該有能力：善的隨尋求者。

「對其他法者們也不應該驚怖：即使看見他們許多可怕的後」：「除了如法的眾生外，凡任何在佛、法、僧團上未淨信者被稱為其他法者。他們或會問比丘問題，或會加入議論，或會辱罵、誹謗、激怒、使瞋怒、傷害、使苦惱、殺害、惱害，作傷害。他們許多可怕的他看見或聽聞後不應該發抖、不應該顫抖(強發抖)、不應該大顫抖(強大發抖)、不應該恐懼、不應該畏懼、不應該害怕(向上恐懼)、不應該畏怯(遍恐懼)、不應該恐怖、不應該來到畏懼，應該成為不膽怯者、不驚恐者、不驚慌者、不逃走者，應該住於

已捨斷恐怖害怕、已離身毛豎立。」為對其他法者們也不應該驚怖：即使看見他們許多可怕的後。

「又更進一步對諸危難應該有能力：善的隨尋求者」：「『又更進一步』，有應該能被有囊力的、應該能被擊敗的、應該能被壓倒的、應該能被終結的、應該能被壓碎的。『諸危難』，有二種危難：明顯的危難與隱密的危難.....（中略）這樣也是『在那裡棲息』為危難。『善的隨尋求者』，正確的道跡(正道)、隨順的道跡、不顛倒的道跡、不相違的道跡、如其含義的道跡.....（中略）八支聖道、涅槃與導向涅槃的道跡，以尋求、以尋找、以遍求危，諸難應該能被有能力、應該能被擊敗、應該能被壓倒、應該能被終結、應該能被壓碎。」為又更進一步對諸危難應該有能力：善的隨尋求者。

因為那樣，世尊說：

「對其他法者們也不應該驚怖：即使看見他們許多可怕的後，

又更進一步對諸危難應該有能力：善的隨尋求者。」

201.被病苦之接觸、饑餓觸達，應該忍受寒與熱，無家的他被那些種種觸達，努力活力後應該作堅固。

「被病苦之接觸、饑餓觸達」：「病苦之接觸被稱為疾病之接觸。會被疾病之接觸觸達、折磨、結合、具備：會被眼疾觸達、折磨、結合、具備；被耳疾.....被鼻疾.....被舌疾.....被身疾.....（中略）被虻蚊風烈日蛇的接觸觸達、折磨、結合、具備。饑餓被稱為飢餓。會被飢餓觸達、折磨、結合、具備。」為被病苦的接觸、饑餓觸達。

「應該忍受寒與熱」：「『寒』，以二個因素存在寒：因內界激動而存在寒，或因外在時節而存在寒。『熱』，以二個因素存在熱：因內界激動而存在熱，或因外在時節而存在熱。』為寒與熱。『應該忍受』，應該是寒、熱、饑餓、口渴、與虻蚊風烈日蛇的接觸的忍耐者，應該是被辱罵，誹謗語路的發生，與身體有關的苦受，激烈、猛烈、強烈不可意的、不合意的、奪命的忍住者之類的。」為應該忍受寒與熱。

「無家的他被那些種種觸達」：「『他被那些』，『會被病苦的接觸、饑餓、寒、熱觸達、折磨、結合、具備。』為他被那些觸達。『種種』，『會被各種行相觸達、折磨、結合、具備。』為他被那些種種觸達。『無家的』，『識俱行造作的機會不作。』為無家的[≈SN.22.3]。或者，『身惡行、語惡行、意惡行的機會不作。』為無家的。」為無家的他被那些種種觸達。

「努力活力後應該作堅固」：凡心之活力的激發、精勤、努力、勇猛、精進、竭力、勤勇、不畏縮、剛毅、持續、不鬆弛的勇猛狀態、不放棄的意欲狀態、不輕忽責任的狀態、責任的支持、活力、活力根、活力之力、正精進被稱為活力、努力。「努力活力後應該作堅固」：「努力活力後應該作堅固、應該作牢固，應該是堅固的受持者、已確立的受持者。」為努力活力後應該作堅固。

因為那樣，世尊說：

「被病苦之接觸、饑餓觸達，應該忍受寒與熱，

無家的他被那些種種觸達，努力活力後應該作堅固。」

202.不應該作偷盜、不應該虛妄地說，應該以慈觸達懦弱者與堅強者，當心意混亂時應該了知，應該驅離「黑暗側」。

「不應該作偷盜、不應該虛妄地說」：「『不應該作偷盜』，『這裡，比丘捨斷未被給與的拿取後，他應該是離未被給與的拿取者、取被給與的者、被給與的應被預期者；應該以不偷盜、以自己成為乾淨者而住。』為不應該作偷盜。『不應該虛妄地說』，『這裡，比丘捨斷妄語後，他應該是離妄語者、真實語者、真實者、可靠者、能信賴者、對世間無詐欺者。』」為不應該作偷盜、不應該虛妄地說。

「應該以慈觸達懦弱者與堅強者」：「慈」，凡在眾生上有善意、慈愍、慈性、憐愍、同情、憐愍性、利他者性、憐憫、無惡意、無瞋害、無瞋、善根者。「懦弱者」，對那些顫抖、渴愛未被捨斷者，以及對那些恐怖害怕未被捨斷者。以什麼理由他們被稱為懦弱者？他們顫抖、恐懼、恐怖、害怕、來到畏懼，以這個原因他們被稱為懦弱者。「堅強者」，對那些顫抖、渴愛已被捨斷者，以及對那些恐怖害怕已被捨斷者。以什麼理由他們被稱為堅強者？他們不顫抖、不恐懼、不恐怖、不害怕、不來到畏懼，以這個原因他們被稱為堅強者。「應該以慈觸達懦弱者與堅強者」：「在懦弱者與堅強者上應該以慈觸達、佈滿，以與慈俱行的、廣大的、變大的、無量的、無怨恨的、無瞋害的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為應該以慈觸達懦弱者與堅強者。

「當心意混亂時應該了知」：「當」為每當。「心意」，凡心、意、心意、心(臟)、白的(遍淨的)、意、意處、意根、識、識蘊、對應那個意識界的。以身惡行心成為混濁的、攪動的、動的、撞擊的、波動的、旋轉的、不平靜的；以語惡行.....(中略)以意惡行.....以貪.....以瞋.....以癡.....以憤怒.....以怨恨.....以藏惡.....以專橫.....以嫉妒.....以慳吝.....以偽詐.....以狡猾.....以頑固.....以激情.....以慢.....以極慢.....以憍慢.....以放逸.....以一切污染.....以一切惡行.....以一切惱患.....以一切焦熱.....以一切熱惱.....以一切不善造作心成為混濁的、攪動的、動的、撞擊的、波動的、旋轉的、不平靜的。「當心意混亂時應該了知」：「心的混濁狀態他應該知道、應該了知、應該了別、應該確知、應該貫通。」為當心意混亂時應該了知。

「應該驅離『黑暗側』」：「黑暗」，那是那位魔、黑暗的統治者、走到極限者、惡魔、放逸者的親族。「黑暗側為魔側、魔的捕網、魔的釣鉤、魔的餌、魔的境域、魔的住所、魔的行境、魔的繫縛，他應該捨斷、應該驅離、應該作終結、應該使之走到不存在。」這樣是應該驅離「黑暗側」。或者，「黑暗側為魔側、不善側、生起苦的、苦果報的、導向地獄的、導向畜生界的、導向餓鬼界的，他應該捨斷、應該驅離、應該作終結、應該使之走到不存在。」這樣也是應該驅離「黑暗側」。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不應該作偷盜、不應該虛妄地說，應該以慈觸達懦弱者與堅強者，當心意混亂時應該了知，應該驅離『黑暗側』。」

203.不應該落入憤怒、極慢的控制，連它們的根挖出後應該住立，還有對可愛的又或不可愛的，勝存者確實應該有能力。

「不應該落入憤怒、極慢的控制」：「憤怒」，那是心的瞋害、敵意.....（中略）殘暴的憤怒、暴怒、心的不悅意。「極慢」，這裡，某一類人或以出生，或以姓氏.....（中略）或以某事輕蔑他人。「不應該落入憤怒、極慢的控制」：「不應該落入憤怒與極慢的控制，憤怒與極慢他應該捨斷、應該驅離、應該作終結、應該使之走到不存在。」為不應該落入憤怒、極慢的控制。

「連它們的根挖出後應該住立」：什麼是憤怒的根？無明是根，不如理作意是根，我是之慢是根，無慚是根，無愧是根，掉舉是根，這是憤怒的根。什麼是極慢的根？無明是根，不如理作意是根，我是之慢是根，無慚是根，無愧是根，掉舉是根，這是極慢的根。「連它們的根挖出後應該住立」：「憤怒與極慢的根他挖出後、拔出後、拔除後、拉出後、取出後、除去後、完全除去後、捨斷後、驅離後、作終結後、使之走到不存在後應該住立、應該完全住立。」為連它們的根挖出後應該住立。

「還有對可愛的又或不可愛的，勝存者確實應該有能力」：「還有」，句的接續；句的連結；句的圓滿；文字的結合；辭句的連接；這是句的次第，為「還有」。「可愛的」，有二種可愛的：眾生或諸行。什麼是可愛的眾生？這裡，凡他們是對他想要有利益的、想要有益的、想要輒安穩的母親，或父親，或兄弟，或姊妹，或兒子，或女兒，或朋友，或同事，或親族，或有血緣者，這些是可愛的眾生。什麼是可愛的諸行？合意的諸色、合意的諸聲音.....諸氣味.....諸味道.....諸所觸，這些是可愛的諸行。「不可愛的」，有二種不可愛的：眾生或諸行。什麼是不可愛的眾生？這裡，凡他們是對他沒有利益的、想沒有益的、想不輒安穩的、想要奪命的，這些是不可愛的眾生。什麼是不可愛的諸行？不合意的諸色、不合意的諸聲音.....諸氣味.....諸味道.....諸所觸，這些是不可愛的諸行。「確實」，這是決定性(一向)之語、無疑之語、有自信之語、不二之語、無疑念之語、指令之語、無錯誤之語[、不失敗之語]、確定之語，為「確實」。「還有對可愛的又或不可愛的，勝存者確實應該有能力」：「可愛的、不可愛的；合意的、不合意的；樂的、苦的；喜悅、憂戚；令人想要的、不令人想要的，有能力者應該征服，或征服者應該有能力。」為還有對可愛的又或不可愛的，勝存者確實應該有能力。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不應該落入憤怒、極慢的控制，連它們的根挖出後應該住立，

還有對可愛的又或不可愛的，勝存者確實應該有能力。」

204.重視慧後有善的喜，應該鎮伏那些危難，在邊地臥所應該征服不喜樂，應該征服四種悲泣法。

「重視慧後有善的喜」：「『慧』，那是慧、知解、簡擇、考察、擇法.....（中略）無癡、正見。『重視慧後』，這裡，某一類人置(作)慧在前面後而行，慧為旗幟、慧為旗子、慧為增上，多檢擇，多簡擇，多深慮(斯里蘭卡版)，多完全深慮，為住於明瞭者、那個性格者、多那個者、重那個者、以那個為對象者、朝那個努力者、向那個傾斜者、向那個勝解者、向那個增上者，這樣是重視慧後。

或者，『當行走時，他知道：「我行走。」或者，當站立時，他知道：「我站立。」或者，當坐著時，他知道：「我坐著。」或者，當躺著時，他知道：「我躺著。」或者，他如身體的動向而了知。』這樣也是重視慧後。

或者，『在前進後退時是正知的行為者；在前視環視時是正知的行為者；在[肢體]屈伸時是正知的行為者；在大衣、鉢、衣服的受持時是正知的行為者；在飲、食、嚼、嚐時是正知的行為者；在大小便動作時是正知的行為者；在行、住、坐、臥、清醒、語、默狀態時是正知的行為者。[MN.10]』這樣也是重視慧後。

『善的喜』，因佛隨念而生起喜、喜悅為『善的喜』。法隨念.....僧團隨念.....戒隨念.....施捨隨念.....天隨念.....入出息念.....死念.....因身至念而.....因寂靜隨念[AN.1.297]而生起喜、喜悅為『善的喜』。」為重視慧後有善的喜。

「應該鎮伏那些危難」：「諸危難」，有二種危難：明顯的危難與隱密的危難.....（中略）這些被稱為明顯的危難.....（中略）這些被稱為隱密的危難.....（中略）這樣也是「在那裡棲息」為危難。「應該鎮伏那些危難」：「那些危難他應該鎮伏、應該打勝、應該擊敗、應該壓倒、應該終結、應該壓碎。」為應該鎮伏那些危難。

「在邊地臥所應該征服不喜樂」：「『不喜樂』，凡不喜樂、不喜樂的狀態、大不喜樂、極不喜樂、不滿的、恐怖的者。『在邊地臥所』，在邊地臥坐處，或在某個增上善法上，不喜樂他應該征服、應該打勝、應該壓倒、應該終結、應該壓碎。」為在邊地臥所應該征服不喜樂。

「應該征服四種悲泣法」：「四種能被悲泣的法他應該征服、應該遍征服、應該打勝、應該壓倒、應該終結、應該壓碎。」為應該征服四種悲泣法。

因為那樣，世尊說：

「重視慧後有善的喜，應該鎮伏那些危難，

在邊地臥所應該征服不喜樂，應該征服四種悲泣法。」

205.我將吃什麼或我將在何處吃呢？確實睡不好或今天我將睡何處？ 這些能被悲泣的尋，無家屋行者的有學應該調伏。

「我將吃什麼或我將在何處吃呢」：「『我將吃什麼』，『我將受用什麼：飯，或粥，或麵，或魚，或肉？』為我將吃什麼。『我將在何處吃』，我將在何處受用：在刹帝利家，或在婆羅門家，或在毘舍家，或在首陀羅家？」為我將吃什麼或我將在何處吃呢？

「確實睡不好或今天我將睡何處」：「這夜睡不好：在木板上，或在小墊上，或在皮墊上，或在草墊上，或在樹葉墊上，或在稻草墊上。來夜何處我將睡得安樂：在床上，或在坐床上，或在墊布上，或在長枕上，或在僧房，或在半屋頂的屋子，或在高樓，或在平屋，或在洞窟？」為確實睡不好或今天我將睡何處？

「這些能被悲泣的尋」：「『這些尋』為二種與施食有關的尋、二種與住處有關的尋。『能被悲泣的』，能被哭泣的為能被悲泣的。」為這些能被悲泣的尋。

「無家屋行者的有學應該調伏」：「有學」，以什麼理由被稱為學人？「他學習」為學人。他學習什麼？他學習增上戒學，也學習增上心學，也學習增上慧學。什麼是學習

增上戒學.....（中略）這是增上慧學。這三學，當朝向(注意到)時他學習；當知道時.....當看見時.....當省察時.....當心確立(決意)時他學習；當以信勝解時他學習；當活力努力時.....當念現起時.....當心定(集中)時.....當以慧了知時他學習；當證知應該被證知的時他學習；當遍知應該被遍知的時.....當捨斷應該被捨斷的時.....當修習應該被修習的時.....當作證應該被作證的時他學習、實踐、善實踐、受持後他學習。以這個理由被稱為學人。「為了調伏、排除、捨斷、平息、斷念、止息，他應該學習增上戒，也應該學習增上心，也應該學習增上慧。這三學，當朝向(注意到)時應該學習；當知道時.....（中略）當作證應該被作證的時應該學習、實踐、善實踐、受持後轉起。」為學人應該調伏。

「無家屋行者」，怎樣是家屋行者？這裡，某一類人具備家的障礙，團體(眾)的障礙.....住所的障礙.....衣服的障礙.....施食的障礙.....住處的障礙.....具備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的障礙，這樣是家的行者。怎樣是無家屋行者？這裡，比丘不具備家的障礙，團體(眾)的障礙.....住所的障礙.....衣服的障礙.....施食的障礙.....住處的障礙.....不具備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的障礙，這樣是無家屋行者。

「到摩揭陀到憍薩羅，而某些是在跋耆地區，

如野鹿般無執著的行者：比丘們無家屋地住。」[SN.9.4]

「好的所聞、好的行為，好的經常無家屋的生活模式(住法)，

義理的詢問、右繞行為：無所有者有這個沙門性。」[Thag.4, 36偈]

為無家屋行者的有學應該調伏。

因為那樣，世尊說：

「我將吃什麼或我將在何處吃呢？確實睡不好或今天我將睡何處？

這些能被悲泣的尋，無家屋行者的有學應該調伏。」

206.適時地得到食物與衣服後，他應該知道適量、在這裡滿足的義理，他在那些上是守護者、在村落中是自制行者，即使被激怒也不應該說粗惡言語。

「適時地得到食物與衣服後」：「食物」，飯、粥、麵、魚、肉。「衣服」，有六類衣服：亞麻衣、綿衣、絹衣、毛衣、粗麻衣、大麻衣。「適時地得到食物與衣服後」：「獲得衣服後，獲得施食後：不以詭計、不以攀談、不以暗示、不以譏諷、不以利得換取其他利得、不以木材布施物、不以竹子布施物、不以葉子布施物、不以花布施物、不以沐浴布施物、不以洗粉布施物、不以粘土製的布施物、不以齒木布施物、不以洗臉水布施物、不以奉承、不以信口開河、不以逢迎、不以背後誹謗(斯里蘭卡版)、不以宅地明、不以畜生明、不以肢體明、不以占星明、不以當使節、不以當遣使、不以跑腿、不以醫療[、不以新建工作]、不以回報的施食施食、不以布施物之給與，他以法正當地得到後、取得後、獲得後、擁有後、領受後。」為適時地得到食物與衣服後。

「他應該知道適量、在這裡滿足的義理」：「『他應該知道適量』，他應該以二方面知道適量：從接受或從使用。怎樣是從接受知道適量？即使僅有一些被施與物，出於憐愍[施主]家、守護[施主]家、憐憫[施主]家他接受；雖有許多被施與物，只保護身體的衣服他接受、保護腹部的施食他接受。這樣是從接受知道適量。怎樣是從使用知道適量？

如理省察後受用衣服：最多為了寒冷的防禦，暑熱的防禦，與虻蚊風烈日蛇接觸的防禦，最多為了陰部的覆藏目的。

如理省察後受用施食：既不為了娛樂，也不為了自豪，也不為了裝飾，也不為了莊嚴，最多為了這個身體的存續、生存，為了止息傷害，為了資助梵行。像這樣，我將擊退之前的感受，與不使新的感受生起，將有我的生存，與無過失狀態，以及安樂住。

如理省察後受用住處：最多為了寒冷的防禦，暑熱的防禦，與虻蚊風烈日蛇接觸的防禦，最多為了氣候(時節)危難的除去、樂於獨坐快樂的目的。

如理省察後受用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最多為了已生起惱害感受的防禦，為了無瞋害的最大限度。[MN.2]

這樣是從使用知道適量。『他應該知道適量』，『從這二方面他應該知道、應該了知、應該識知、應該貫通適量。』為他應該知道適量。

『在這裡滿足的義理』，這裡，比丘是被無論怎樣的衣服滿足，以及是對無論怎樣的衣服之滿足的稱讚者，以及不因衣服而來到不適當的邪求，以及沒得到衣服後不戰慄，以及得到衣服後不繫結地、不迷昏頭地、無罪過地、看見過患地、出離慧地受用[SN.16.1]，而且既不以那個無論怎樣的衣服之滿足讚揚自己，也不輕蔑他，凡在那裡熟練、不怠惰、正知、朝向念者，這被稱為住立於往昔最高聖種姓的比丘[DN.33/AN.4.28]。

再者，比丘們！比丘被無論怎樣的施食滿足，以及是對無論怎樣的施食之滿足的稱讚者，以及不因施食而來到不適當的邪求，以及沒得到施食後不戰慄，以及得到施食後不繫結地、不迷昏頭地、無罪過地、看見過患地、出離慧地受用，而且既不以那個無論怎樣的施食之滿足讚揚自己，也不輕蔑他，凡在那裡熟練、不怠惰、正知、朝向念者，這被稱為住立於往昔最高聖種姓的比丘。

再者，比丘們！比丘被無論怎樣的住處之滿足，以及是對無論怎樣的住處之滿足的稱讚者，以及不因住處而來到不適當的邪求，以及沒得到住處後不戰慄，以及得到住處後不繫結地、不迷昏頭地、無罪過地、看見過患地、出離慧地受用，而且既不以那個無論怎樣的住處之滿足讚揚自己，也不輕蔑他，凡在那裡熟練、不怠惰、正知、朝向念者，這被稱為住立於往昔最高聖種姓的比丘。

再者，比丘們！比丘是樂於捨斷者，愛好捨斷者；是樂於修習者，愛好修習者，又，他既不以是樂於捨斷者，愛好捨斷者；是樂於修習者，愛好修習者讚揚自己，也不輕蔑他，凡在那裡熟練、不怠惰、正知、朝向念者，這被稱為住立於往昔最高聖種姓的比丘。」為他應該知道適量、在這裡滿足的義理。

「他在那些上是守護者、在村落中是自制行者」：「『他在那些上是守護者』，『在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上他是守護者、保護者、守衛者、防護者。』這樣是他在那些上是守護者。或者，『在諸處上他是守護者、保護者、守衛者、防護者。』這樣也是他在那些上是守護者。

『在村落中是自制行者』，在村落中是自制者、謹慎者、遍謹慎者、守護者、保護者、守衛者、防護者。」為他在那些上是守護者、在村落中是自制行者。

「即使被激怒也不應該說粗惡言語」：「當被污名、被斥責、被誹謗、被惹惱、被呵責、被辱罵時他不應該粗惡地、粗暴地反說回去，不應該回爭論，不應該回罵辱罵者，不應該回激激怒者，不應該回爭爭論者[SN.7.2]，不應該作爭吵，不應該作爭論，不應該作爭執，不應該作爭辯，不應該作異執，爭吵、爭論、爭執、爭辯、異執他應該捨斷、應該驅離、應該作終結、應該使之走到不存在。應該已從爭吵、爭論、爭執、爭辯、異執分離、已戒絕、已戒除、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應該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即使被激怒也不應該說粗惡言語。

因為那樣，世尊說：

「適時地得到食物與衣服後，他應該知道適量、在這裡滿足的義理，

他在那些上是守護者、在村落中是自制行者，即使被激怒也不應該說粗惡言語。」

207.眼睛向下的與不遊蕩的，致力於禪者應該是多清醒者，                著手平靜後有入定狀態，應該斷絕思擇意向、不安(惡作)。

「眼睛向下的與不遊蕩的」：「『怎樣是眼睛混亂的？這裡，某一類比丘是眼不安定者，具備眼不安定者：「應該被看見的成為沒看見的，應該被越過的成為看見的。」由園林到園林，由遊園到遊園，由村落到村落，由城鎮到城鎮，由城市到城市，由國到國，由地方到地方，他是為了形色的看見長遊行、不定期遊行的從事者，這樣是眼睛混亂的。」

或者，當比丘是俗家內的訪問者、街道的行走者時，他未防護地走：他邊走邊注視著象，注視著馬，注視著車，注視著步兵，注視著婦女，注視著男人，注視著男童，注視著男女，注視著市場，注視著住家門口，注視著上方，注視著下方，環顧著四面八方走，這樣也是眼睛混亂的。

或者，比丘以眼見色後，成為相的執取者、細相的執取者，因那個理由，當住於眼根的不防護時，貪婪、憂諸惡不善法會流入，他不依其自制而行動，不保護眼根，不在眼根上來到自制[SN.35.120]，這樣也是眼睛混亂的。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的食物後，他們像這樣住於從事表演的觀看，即：舞蹈、歌唱、音樂、戲劇、講古、手鈴、鐃鈸、大鼓、魔術、鐵球戲、竹棒戲、特技、象打鬥、馬打鬥、水牛打鬥、公牛打鬥、山羊打鬥、公羊打鬥、公雞打鬥、鵪鶉打鬥、棍棒打鬥、拳頭打鬥、摔角、演習、兵列、軍陣、閱兵等，像這樣，也是眼睛混亂的。

怎樣不是眼睛混亂的？這裡，某一類比丘不是眼不安定者，不具備眼不安定者：「應該被看見的成為沒看見的，應該被越過的成為看見的。」不由園林到園林，不由遊園到遊園，不由村落到村落，不由城鎮到城鎮，不由城市到城市，不由國到國，不由地方到地方，他不是為了形色的看見長遊行、不定期遊行的從事者。這樣不是眼睛混亂的。

或者，當比丘是俗家內的訪問者、街道的行走者時，他防護地走：他不邊走邊注視著象……（中略）不環顧著四面八方走，這樣也不是眼睛混亂的。



或者，比丘以眼見色後，不成為相的執取者……（中略）在眼根上來到自制，這樣也不是眼睛混亂的。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的食物後……（中略）閱兵等，是離像這樣表演觀看的從事者，這樣也不是眼睛混亂的。』為眼睛向下的。

『與不遊蕩的』，怎樣是遊蕩的？這裡，某一類比丘是遊蕩者，具備遊蕩性：由園林到園林……（中略）他是為了形色的看見長遊行、不定期遊行的從事者，這樣是遊蕩的。

或者比丘是在僧園內的遊蕩者，具備遊蕩性：無利益之因、無理由之因掉舉地、無寂靜心地從僧房走到僧房，從住處……（中略）說如是有無論，這樣也是遊蕩的。

『與不遊蕩的』，遊蕩性他應該捨斷、應該驅離，應該作終結，應該使之走到不存在。應該已從遊蕩性分離、已戒絕、已戒除、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應該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應該成為樂於獨坐者、愛好獨坐者、內心止的實踐者，不輕視禪者，具備觀者，增益空屋者、禪修者、愛好禪者、單一性的實踐者、自己利益的崇敬者。」為眼睛向下的與不遊蕩的。

「致力於禪者應該是多清醒者」：「『致力於禪的』，以二方面為致力於禪的：『為了未生起初禪的生起成為上軛的、強上軛的、朝向上軛的、完全朝向上軛的，或為了未生起第二禪的……（中略）的第三禪的……為了未生起第四禪的生起成為上軛的、強上軛的、朝向上軛的、完全朝向上軛的。』這樣是致力於禪的。或者，『已生起初禪他練習、修習、多作，或已生起第二禪……第三禪……已生起第四禪他練習、修習、多作。』這樣也是致力於禪的。

『應該是多清醒的』，這裡，比丘白天以經行、安坐，使心從障礙法淨化。在初夜分，以經行、安坐，使心從障礙法淨化。在中夜分，[左]腳放在[右]腳上、作意起來想後，具念正知地以右脅作獅子臥。在後夜分，起來後以經行、安坐，使心從障礙法淨化。[SN.35.120]」為致力於禪者應該是多清醒者。

「著手平靜後有入定狀態」：「平靜」，那是在第四禪中的平靜、無關心、旁觀、心的止、心的平等、心的寧靜狀態、心的中性狀態。「入定狀態」，凡心的住止、穩定、安定、均衡、不散亂、平穩的心意、奢摩他(止)、定根、定力、正定。「著手平靜後有入定狀態」：「在第四禪上著手平靜後成為心一境、心不混亂、心意平穩狀態。」為著手平靜後有入定狀態。

「應該斷絕思擇意向、不安」：「思擇」，有九種尋：欲尋、惡意尋、加害尋、親里尋、國土尋、不死尋、同情他人關聯的尋、利得恭敬名聲關聯的尋、不被輕蔑關聯的尋，這些被稱為九種尋。對諸欲尋欲想為意向，對諸惡意尋惡意想為意向，對諸加害尋加害想為意向。或者，對諸尋思、諸尋、諸思惟無明為意向；不如理作意為意向；我是之慢為意向；無愧為意向；掉舉為意向。

「不安」，手的不安為不安，腳的不安也為不安，手腳的不安也為不安，不適當的被想(考慮)為適當的，適當的被想為不適當的，無罪過的被想為罪過的，罪過的被想為

無罪過的，凡像這樣的不安、不安的路徑、不安的狀態、心的後悔、意的混亂，這被稱為後悔。

此外，以二個因素生起不安、心的後悔、意的混亂：被作的事與沒被作的事。怎樣是被作的事與沒被作的事生起不安、心的後悔、意的混亂？「身惡行被我做了，身善行沒被我做。」他生起不安、心的後悔、意的混亂；語惡行被我做了.....意惡行被我做了.....「殺生被我做了，殺生的戒絕沒被我做。」他生起不安、心的後悔、意的混亂；未被給與的拿取被我做了.....邪淫被我做了.....妄語被我做了.....離間語被我做了.....粗惡語被我做了.....雜穢語被我做了.....貪婪被我做了.....惡意被我做了.....「邪見被我做了，正見沒被我做。」他生起不安、心的後悔、意的混亂，這樣是被作的事與沒被作的事生起不安、心的後悔、意的混亂。

或者，「我在戒上不是完全的實行者。」他生起不安、心的後悔、意的混亂；「我不是在諸根上守護門者。」.....「我不是在飲食上知適量者。」.....「我不是專修清醒者。」.....「我不具備念與正知。」.....「四念住未被我修習。」.....「四正勤未被我修習。」.....「四神足未被我修習。」.....「五根未被我修習。」.....「五力未被我修習。」.....「七覺支未被我修習。」.....「八支聖道未被我修習。」.....「苦未被我遍知。」.....「苦集未被我捨斷。」.....「道未被我修習。」.....「滅未被我作證。」他生起不安、心的後悔、意的混亂。「應該斷絕思擇意向、不安」：「尋與尋思的意向以及後悔他應該斷絕、切斷、破壞、斷除、應該捨斷、應該驅離、應該作終結、應該使之走到不存在。」為應該斷絕思擇意向、不安。

因為那樣，世尊說：

「眼睛向下的與不遊蕩的，致力於禪者應該是多清醒者，

著手平靜後有入定狀態，應該斷絕思擇意向、不安。」

208. 被言語督促的有念者應該大歡喜，在同梵行者們上的荒蕪他應該破壞，應該發出不過界限的善言語，對人的爭議法不應該意圖。

「被言語督促的有念者應該大歡喜」：「督促」，親教師，或阿闍梨，或等同親教師者，或等同阿闍梨者，或朋友，或熟人，或親近者，或同伴們呵責：「學友！這對你是不適當的；這是你未達成的；這對你是不適合的；這對你是無戒的利益的。」念現起後，那個督促他應該歡喜、應該大歡喜、應該喜、應該隨喜、應該想要、應該接受、應該希求、應該祈求。如年輕而喜歡裝飾的女子或男子，頭已洗，得到青蓮花環、大茉莉花環、善思花環，以兩手領受，戴在頭頂上後[MN.5]他應該歡喜、應該大歡喜、應該喜、應該隨喜、應該想要、應該接受、應該希求、應該祈求。

「應該看凡罪過看見者：如諸寶藏的指出者，

對斥責者、有智慧者，對像那樣的賢智者應該親近，

親近像那樣者，有更好的非惡的。

應該教誡、應該訓誡，以及應該從卑劣的阻止，

他確實是善者的可愛者，是不善者的不可愛者。」[Dhp.6, 76-77偈]

「被言語督促的有念者應該大歡喜，在同梵行者們上應該破壞荒蕪」：「『同梵行者』，同一行為、同一誦戒、同一學習者。『在同梵行者們上應該破壞荒蕪』，在同梵行者們上的打擊之心的狀態、已生荒蕪的狀態他應該破壞。有五種心荒蕪[MN.16]他應該打破，有三種荒蕪[SN.45.166]他也應該打破：貪的荒蕪、瞋的荒蕪、癡的荒蕪他應該打破、應該破壞、應該完全打破。」為在同梵行者們上應該破壞荒蕪。

「應該發出不過界限的善言語」：「『他應該釋出智等起的言語，具有利益、具有法，以適當時機、有理由、有節制的言語他應該釋出、應該發出。』為他應該發出善言語。『不過長的』，『界限』，有二種界限：適當時機的界限與戒的界限。什麼是適當時機的界限？適當時機已過的言語他不應該說，界限已過的言語他不應該說，適當時機、界限已過的言語他不應該說，適當時機未來到的言語他不應該說，界限未來到的言語他不應該說，適當時機、界限未來到的言語他不應該說。」

『凡確實未來到適當時機，且他超出界限地敘述，

這樣他被判定躺下，如杜鵑鳥之子。』[Jat.4.121偈]

是為了這個的適當時機的界限。什麼是戒的界限？染著的言語他不應該說，惡心的言語他不應該說，愚昧的言語他不應該說，妄語他不應該說，離間語他不應該說，粗惡語他不應該說，雜穢語他不應該說、不應該講述、不應該談說、不應該說明、不應該言說，這是戒的界限。」為應該發出不過界限的善言語。

「對人的爭議法不應該意圖」：「『人』為剎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羅、在家人、出家人、天、人。對人們的爭議、責罵、斥責、呵責、無稱譽、非被攜帶讚美的、戒壞失，或正行壞失，或見壞失，或生計壞失他不應該使心生起，不應該使意圖生起，不應該使作意生起。」為對人的爭議法不應該意圖。

因為那樣，世尊說：

「被言語督促的有念者應該大歡喜，在同梵行者們上應該破壞荒蕪，

應該發出不過界限的善言語，對人的爭議法不應該意圖。」

209.更進一步世間中五塵，為了那些的調伏有念者應該學習，在諸色、諸聲音還有諸味道上，在諸氣味、諸所觸上應該征服貪。

「更進一步世間中五塵」：「『更』，句的接續；句的連結；句的圓滿；文字的結合；辭句的連接；這是句的次第，為『更』。『五塵』，色塵、聲音塵、氣味塵、味道塵、所觸塵。

貪而非灰塵被稱為塵，『塵』這是貪的同義語，

棄捨這個塵後賢智者們，他們住於離塵者的教說。

瞋而非灰塵被稱為塵.....（中略），

.....，他們住於離塵者的教說。

癡而非灰塵被稱為塵.....（中略），

.....，他們住於離塵者的教說。

『世間中』，在苦界的世間中、在人類的世間中、在天的世間中、在蘊的世間中、在界的世間中、在處的世間中。」為更進一步世間中五塵。

「為了那些的調伏有念者應該學習」：「『那些的』，色塵的、聲音塵的、氣味塵的、味道塵的、所觸塵。『有念者』，凡念、隨念、憶念，念的憶念狀態、憶持狀態、不漂浮狀態、不忘記狀態，[念的]念根、念力、正念、念覺支、無岔路之道，這被稱為念。具有、完全具有、到達、完全到達、具足、完全具足、具備這個念，他被稱為有念者。『應該學習』，有三學：增上戒學、增上心學、增上慧學。什麼是增上戒學.....（中略）這是增上慧學。『為了那些的調伏有念者應該學習』：「有念的人對那些色貪、對聲音貪、對氣味貪、對味道貪、對所觸貪為了調伏、排除、捨斷、平息、斷念、止息，他應該學習增上戒，也應該學習增上心，也應該學習增上慧。這三學，當朝向(注意到)時應該學習；當知道時應該學習.....（中略）當作證應該被作證的時應該學習、應該實踐、應該善實踐、受持後應該轉起。」為為了那些的調伏有念者應該學習。

「在諸色、諸聲音還有諸味道上，在諸氣味、諸所觸上應該征服貪」：「在諸色、諸聲音、諸氣味、諸味道、諸所觸上的貪他應該征服、應該遍征服、應該擊敗、應該壓倒、應該終結、應該壓碎。」為在諸色、諸聲音還有諸味道上，在諸氣味、諸所觸上應該征服貪。

因為那樣，世尊說：

「更進一步世間中五塵，為了那些的調伏有念者應該學習，

在諸色、諸聲音還有諸味道上，在諸氣味、諸所觸上應該征服貪。」

210.在這些法上應該調伏意欲：有念、心善解脫的比丘，        那位適時正確地審慮法者，成為專一的他應該殺害黑暗。[像這樣世尊(說)]

「在這些法上應該調伏意欲」：「在這些上」，在諸色、諸聲音、諸氣味、諸味道、諸所觸上。「欲」，那是在諸欲上之欲的意欲、欲的貪、欲的歡喜、欲的渴愛、欲的情愛、欲的取著、欲的焦熱、欲的迷戀、欲的暴流、欲的軛(繫縛)、欲的執取.....（中略）欲的意欲蓋。「在這些法上應該調伏意欲」：「在這些法上的欲他應該調伏、應該驅逐、應該捨斷、應該驅離、應該作終結、應該使之走到不存在。」為在這些法上應該調伏意欲。

「有念、心善解脫的比丘」：「比丘」，善凡夫比丘，或有學比丘。「有念的」，凡念、隨念.....（中略）正念、念覺支、無岔路之道，這被稱為念。具有、完全具有.....（中略）這個念，他被稱為有念者。

「有念、心善解脫的比丘」：「進入初禪者的心已從諸蓋脫離、解脫、善解脫，進入第二禪者的心已從諸尋伺脫離、解脫、善解脫，進入第三禪者的心已從喜脫離、解脫、善解脫，進入第四禪者的心已從樂與苦脫離、解脫、善解脫，進入虛空無邊處者的心已從色想、有對想、種種想脫離、解脫、善解脫，進入識無邊處者的心已從虛空無遍處想.....進入無所有處者的心已從識無邊處想.....進入非想非非想處者的心已從無所有處想脫離、解脫、善解脫，須陀洹者的心已從有身見、疑、戒禁取、見煩惱潛在趨勢、疑煩惱潛在趨勢、以及與其同存續之污染脫離、解脫、善解脫，一來者的心已從[粗的欲貪結、嫌惡結，]粗的欲貪煩惱潛在趨勢、嫌惡煩惱潛在趨勢、以及與其同存續之污染脫離、解脫、善解脫，不還者的心已從殘餘的欲貪結、嫌惡結，殘餘的欲貪煩惱潛在趨

勢、嫌惡煩惱潛在趨勢、以及與其同存續之污染脫離、解脫、善解脫，阿羅漢的心已從色貪、無色貪、慢、掉舉、無明、慢煩惱潛在趨勢、有貪煩惱潛在趨勢、無明煩惱潛在趨勢、以及與其同存續之污染與外部與一切相脫離、解脫、善解脫。」為有念、心善解脫的比丘。

「那位適時正確地審慮法者」：「適時地」，在心浮動時為了奢摩他是適當時機，當心已入定時為了毘婆舍那是適當時機。

「在適當時機他盡心，更進一步在其它[時機]他抑止，

適時地他喜悅，在適當時機他能集中心，

適時地他旁觀，他是禪者、適當時機的熟練者。

何時是盡力的適當時機？何時是抑止的適當時機？

何時是喜悅的適當時機？以及哪種是奢摩他的適當時機？

心的平靜適當時機：怎樣對禪者表示？

盡力是在心退縮時，抑止在掉舉時，

心來到沒興致時，他應該立刻地喜悅。

每當心已歡喜時，成為不退縮、不掉舉的，

那是奢摩他的適當時機，自身內的意應該被喜悅。

每當以這些方法，成為入定的，

了知心入定後，應該立刻地旁觀。

明智者這樣成為適當時機的知者，適當時機的能知者、適當時機的熟知者，

應該經常地辨別，心的相。」

「那位適時正確地審慮法者」：正確地審慮法者：「一切行是無常的。」正確地審慮著法：「一切行是苦的。」正確地審慮著法：「一切法是無我。」.....（中略）正確地審慮著法：「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

「成為專一的他應該殺害黑暗。[像這樣世尊(說)]」：「『專一的』，心一境、不散亂的心、平穩的心意、奢摩他(止)、定根、定力、正定」為成為專一的。『他應該殺害黑暗』，貪的黑暗、瞋的黑暗、癡的黑暗、見的黑暗、慢的黑暗、污染的黑暗、惡行的黑暗、盲目所作的、不作眼的、不作智的、慧滅的、參與惱害的、不導向涅槃的他應該殺、應該殺害、應該捨斷、應該驅離、應該作終結、應該使之走到不存在。

『世尊』，敬重的同義語。此外，『已破壞貪者』為世尊；『已破壞瞋者』為世尊；『已破壞癡者』為世尊；『已破壞慢者』為世尊；『已破壞見者』為世尊；『已破壞荊棘者』為世尊；『已破壞污染者』為世尊；『概分、分析、區別法寶者』為世尊；『有的結束者』為世尊；『身已修習、戒已修習、心已修習、慧已修習者』為世尊；或『世尊親近林野、荒林、邊地臥坐處：少聲音的、安靜的、離人之氛圍的、人獨住的、適合獨坐的』為世尊；或『世尊是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義味、法味、解脫味、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四種禪、四無量、四無色等至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住處等至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十想之修習、十遍處

等至、入出息念等至、不淨等至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十如來力、四無畏、四無礙解、六神通、六覺法的有分者』為世尊。『世尊』，這個名字非母親所給(所作)的；非父親所給的；非兄弟所給的；非姊妹所給的；非朋友所給的；非親族所給的；非沙門、婆羅門所給的；非天所給的，這是佛、世尊的究竟解脫：在菩提樹下連同一切知之智的獲得與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為成為專一的他應該殺害黑暗。[像這樣世尊(說)]

因為那樣，世尊說：

「在這些法上應該調伏意欲：有念、心善解脫的比丘，

那位適時正確地審慮法者，成為專一的他應該殺害黑暗。[像這樣世尊(說)]」

舍利弗經的說明第十六[已完成]。

八個一組的品十六個經典的說明已完全。

大義釋經典已完成。

摘記：

- 1.住在無人安靜處應該具備的能耐與德性。
- 2.每當心意是混濁的(一切不善造作)時應該了知，應該驅離。
- 3.無明/不如理作意/我是之慢/無慚/無愧/掉舉是憤怒與極慢之根。
- 4.禪修者應該斷絕尋思的意向與後悔。

12/15/2020 16:20

# 小義釋

## 17.序偈

禮敬那位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

小部

小義釋經典(莊春江譯)

彼岸道品

序 偈

- 1.能被喜樂的憍薩羅國城市：從南方路走來，  
欲求無所有者：通曉聖典的婆羅門。
- 2.他在阿瑟葛的領域，瑪樂葛的比鄰，  
住在武達窪利河岸，以落穗與果實[為食]。
- 3.就他的附近，有個廣大的村落，  
從那裡以生起的收入，作大牲祭。
- 4.祭大牲祭後，再次進入草屋，  
在他再進入時，另一位婆羅門到來。
- 5.腳磨損的、口渴的，污齒、塵頭，  
而他去見他，乞求五百[錢]。
- 6.巴窪利看見他後，以坐位邀請，  
問安樂與安好，說這個言語：
- 7.凡我的能施物，全部被我花掉，  
婆羅門！請你允許我，我沒有五百。
- 8.如果對我乞求的，尊師不隨施與，  
在第七天，令你的頭七片地破裂。
- 9.詐騙者造作後，他宣說可怕的，  
聽聞他的那個言語後，巴窪利成為受苦者。
- 10.吃不下者變瘦：被放置憂愁刺箭者，  
還有他有這樣的心，在禪上心意不喜樂。
- 11.看見恐懼的受苦者後，想要利益[他]的天神，  
來見巴窪利，說這個言語：

- 12.他不知道頭，他是求財的詐騙者，  
在頭上或在頭落下上，不被他的智知道。
- 13.尊師！那樣的話你知道，被詢問的你請告知我那個，  
對頭與頭裂開，讓我們聽聞你的那個言語。
- 14.我也不知到這個，在這裡智不被知道：  
在頭上與在頭裂開上，因為這裡是征服者看見的。
- 15.那麼那樣的話誰知道：在這個大地圓周，  
對頭與頭裂開，天神！請你告訴我那個。
- 16.從迦毘羅衛城市出家者，世間的導師，  
甘蔗王的後裔，釋迦族之子、光的作者，
- 17.婆羅門！他確實是正覺者，一切法的到達彼岸者，  
一切證智與力到達者，在一切法上有眼者，  
一切業滅盡到達者，在依著滅盡上解脫者。
- 18.他是佛、世間中的世尊，有眼者教導法，  
去後請你問他，他將為你解說那個。
- 19.聽聞「正覺者」之語後，巴窪利成為踊躍的，  
憂愁變少，以及得到廣大的喜。
- 20.那位悅意的、踊躍的巴窪利，生起宗教感情地問那位天神：  
在哪個村落又或城鎮，或在哪個地方-世間的庇護者，  
往該處走後我們會看見，正覺者、最上的二足者？
- 21.在憍薩羅宮殿舍衛城：勝利者、廣慧者、殊勝廣大聰明者，  
那位釋迦族之子-無可比擬者、無漏者，人中之牛王是頭裂開的知者。
- 22.從那裡召喚弟子們，通曉聖典的婆羅門們：  
學生婆羅門們！你們來！我將告知，請你們聽我的言語。
- 23.這位是世間中難得到的：該者的經常出現，  
現在他在世間中生起，有名的「正覺者」，  
急速地去舍衛城後，請你們見兩足尊。
- 24.那樣的話我們如何會知道：婆羅門！看見「佛陀」後，  
請你告訴不知道的我們，如是我們會知道他。
- 25.在聖典中確實來到的，諸大人相，  
以及被列舉的三十二相：依序完整地。
- 26.該者在諸肢體上有這些，大人相，  
他只有二個趣處，第三個確實沒被發現。
- 27.如果住在家中，征服這個大地後，  
以無棍棒以無刀劍，以法教誡。
- 28.但如果他出家，從家成為無家者，  
成為掀開面紗者、正覺者，無上的阿羅漢。



- 29.血統與姓氏、特相，聖典、弟子、其他更多的，  
對頭與頭裂開：請你們只以心意問。
- 30.如果是無礙障的看見者，將是佛陀，  
在以心意詢問問題時，必將以言語回答。
- 31.聽聞巴窪利的言語後，十六位婆羅門弟子們，  
阿逸多、低舍彌勒，富樓那葛與彌勒固。
- 32.以及都達葛、優帕夕哇，難陀與黑瑪葛，  
度跌亞、葛波兩位，與賢智的若度耿泥。
- 33.以及玻多吳達、優陀亞，與迫沙拉婆羅門，  
聰明的空虛王，與大仙人賓其亞。
- 34.全部是各自有群眾者，全部是世間的有名者，  
修禪者、好於禪者、堅固者，往昔熏習的薰習者。
- 35.問訊巴窪利後，以及對他作右繞後，  
全部結髮穿羊皮地，面向北方出發。
- 36.對瑪拉葛的播低大南，然後對瑪希色低城市，  
對優禪尼還有苟那大，對偉地色、名為窪那色。
- 37.對憍賞彌還有沙計多，以及對最上的舍衛城，  
對謝大逼亞、葛逼拉窪堵，以及對拘尸那宮殿。
- 38.對波婆與財富城，對尾色利、摩揭陀城，  
以及對巴甚那葛塔廟：能被喜樂的、悅意的。
- 39.如口渴者對清涼的水，如商人對大利得，  
如被熱壓迫者對日蔭，急忙地登上山。
- 40.在那時，世尊被置於比丘僧團前面，  
為比丘們教導法，如獅子在森林中吼。
- 41.阿逸多看見佛陀：如百道光線的太陽，  
如在十五日的月亮，來到圓滿的。
- 42.又在他的肢體上看見，且完整的特相後，  
身毛豎立地在一旁站立，在諸心意的問題上詢問：
- 43.請你說關於我們老師的出生，請你說他的姓氏連同特相，  
請你說諸聖典中最高的事，婆羅門教導多少[學生]？
- 44.壽一百二十歲，以及他姓巴窪利，  
在肢體上有三個特相，是通曉三吠陀者。
- 45.對特相與古傳說，對包含字彙與包含儀軌，  
教導五百位，在自己的教法上已達到完美。
- 46.對諸特相的簡擇，巴窪利的為最上人，  
切斷懷疑者！請你顯現，不要被我們懷疑。
- 47.臉以舌頭覆蓋，在眉毛中間有白毫毛，

- 隱藏入鞘的陰部，學生婆羅門！請你這麼知道。
- 48.確實沒聽聞任何詢問地，在問題被解說時聽聞後，  
全部人思考：生起宗教感情地、合掌地，
- 49.哪位天神或梵天，或甚至帝釋-須闍之夫嗎？  
在以心意被詢問問題時，他應答誰這個？
- 50.對頭與頭裂開，巴窪利遍詢問，  
世尊！請你回答他，仙人！請你除去我們的疑惑。
- 51.請你知道無明為「頭」，明為頭的裂開：  
以信、念、定，以意欲、活力被連結合的。
- 52.從那裡以大的宗教感情，學生婆羅門僵硬後，  
置(作)皮衣到一邊肩膀後，以頭落在腳上。
- 53.親愛的先生！巴窪利婆羅門尊師，連同弟子們，  
心踊躍地、高興地，禮敬有眼者的足。
- 54.願巴窪利婆羅門是安樂的，連同弟子們，  
而且也願你是安樂的，長壽的-學生婆羅門！
- 55.巴窪利與你的，或全部的所有懷疑，  
被允許-請你們問：凡任何你們在心意上想要。
- 56.被正覺者允許，合掌地坐下後，  
阿逸多在那裡，問如來第一個問題。
- 序偈終了。

## 18.阿逸多所問的說明

彼岸道品的說明

### 1.阿逸多學生婆羅門所問的說明

1.[像這樣尊者阿逸多：]世間被什麼覆蓋？以什麼不輝耀？ 你說有什麼染著？它有什麼大恐怖嗎？

「世間被什麼覆蓋」：「『世間』，地獄世間、畜生界世間、惡鬼界世間、人類世間、天世間、蘊世間、界世間、處世間、這個世間、其他世間、梵天世間、天世間，這被稱為世間。這世間被什麼覆蓋、覆蓋、覆障、關閉、覆藏、覆蔽。」為世間被什麼覆蓋。

「[像這樣尊者阿逸多]」：「『像這樣』，句的接續；句的連結；句的圓滿；文字的結合；辭句的連接；這是句的次第，為『像這樣』。『尊者』，這是愛語、敬語、具敬重、具順從的同義語，為『尊者』。『阿逸多』，那位婆羅門的名字、名稱、稱呼、安立、俗稱、名字、命名、稱謂、語詞、辭句、稱呼。」為[像這樣尊者阿逸多]。

「以什麼不輝耀」：「世間以什麼不輝耀、不照耀、不照亮、不燦爛、不被知道、不被知道。」為以什麼不輝耀。

「你說有什麼染著」：「什麼是世間的粘著、黏著、繫縛、隨雜染？因什麼世間被沾染、被強沾染、被緊密沾染(被污染)、被污染、被強污染、被塗污、被相雜、被附著、被固著、被障礙，你說、你講解、你教導、你告知、你建立、你揭開、你解析、你闡明、你說明。」為你說有什麼染著。

「它有什麼大恐怖嗎」：「什麼是世間的恐怖、大恐怖、壓迫、打擊、禍害、災禍。」為它有什麼大恐怖嗎？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像這樣尊者阿逸多：]世間被什麼覆蓋？以什麼不輝耀？

你說有什麼染著？它有什麼大恐怖嗎？」

2.[世尊：「阿逸多！」]世間被無明覆蓋，以慳吝、放逸不輝耀， 我說熱望為染著，有苦的大恐怖。

「世間被無明覆蓋」：「『無明』，在苦上的無知、在苦集上的無知、在苦滅上的無知、在導向苦滅道跡上的無知、在過去上的無知、在未來上的無知、在過去與未來上的無知，在特定條件性與緣所生法上的無知，凡像這樣的無知、不見、未現觀、不隨覺、未正覺、不通達、未堅固、未深解、不正確看、不省察、{不省察業}[未領會]、劣慧、無知、不正知、癡、蒙昧、癡蒙、無明、無明的暴流、無明軛、無明煩惱潛在趨勢、無明纏、無明的柵欄、癡不善根，這被稱為無明。」

『世間』，地獄世間、畜生界世間、惡鬼界世間、人類世間、天世間、蘊世間、界世間、處世間、這個世間、其他世間、梵天世間、天世間，這被稱為世間。這世間被這無明包住、覆蓋、覆障、關閉、覆藏、覆蔽。」為世間被無明覆蓋。

「『阿逸多』：世尊以名字稱呼那位婆羅門。『世尊』，敬重的同義語。此外，『已破壞貪者』為世尊；『已破壞瞋者』為世尊；『已破壞癡者』為世尊；『已破壞慢者』為世尊；『已破壞見者』為世尊；『已破壞荊棘者』為世尊；『已破壞污染者』為世尊；『概分、分析、區別法寶者』為世尊；『有的結束者』為世尊；『身已修習、戒已修習、心已修習、慧已修習者』為世尊；或『世尊親近林野、荒林、邊地臥坐處：少聲音的、安靜的、離人之氛圍的、人獨住的、適合獨坐的』為世尊；或『世尊是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義味、法味、解脫味、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四種禪、四無量、四無色等至得的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住處等至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十想之修習、[十]遍處等至、入出息念等至、不淨等至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的有分者』為世尊；或『世尊是十如來力、四無畏、四無礙解、六神通、六覺法的有分者』為世尊。『世尊』，這個名字非母親所給(所作)的；非父親所給的；非兄弟所給的；非姊妹所給的；非朋友所給的；非親族所給的；非沙門、婆羅門所給的；非天所給的，這是佛、世尊的究竟解脫：在菩提樹下連同一切知之智的獲得與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為[世尊：「阿逸多！」]。

「以慳吝、放逸不輝耀」：慳吝被稱為五種慳吝：[對]住處的慳吝、家的慳吝、利得的慳吝、稱讚的慳吝、法的慳吝，凡像這樣的慳吝、慳吝樣子、慳吝狀態、慳貪、吝嗇、小氣、心緊握狀態，這被稱為慳吝。此外，蘊慳吝也是慳吝；界慳吝也是慳吝；處慳吝也是慳吝之執見[，這]被稱為慳吝。在身惡行上，或在語惡行上，或在意惡行上，或在五種欲上放逸能被轉起，心的捨棄之捨棄的不生起，或對善法的修習無恭敬作的狀態、無常作的狀態、無不斷作的狀態、被黏著習慣的狀態、輕忽意欲的狀態、輕忽在責任的狀態、不練習、不修習、不多作、不確立、不實踐、放逸。凡像這樣的放逸、放任、放任的狀態，這被稱為放逸。「以慳吝、放逸不輝耀」：「世間因這個慳吝、這個放逸不輝耀、不照耀、不照亮、不燦爛、不被知道、不被知道。」為以慳吝、放逸不輝耀。

「我說熱望為染著」：「熱望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完全貪)、隨貪、順適、歡喜、喜貪，心的貪著、想要、迷昏頭、取著、貪求、大貪、染著、污泥，擾動、偽詐、[輪迴的]根由、[苦的]生育、裁縫(貪愛)、有網、河流、縛著，繩、執著、堆積、同伴、願求、有之導引，欲林(森林)、愛林(荒林)、親密交往[santhavo?]、情愛、期待、關係，願望、希求、希求狀態，色的欲望、聲音的欲望、氣味的欲望、味道的欲望、所觸的欲望，得到的欲望、財富的欲望、兒子的欲望、活命的欲望，熱望、希求、祈求、貪求、貪求的狀態，貪婪、貪婪的樣子、具備貪婪的狀態、詢問[利得處]、冀求好的，非法貪、不正貪、欲望、欲求、希望、羨慕、完全希望，欲的渴愛、有的渴愛、無有的渴

愛，色的渴愛、無色的渴愛、滅的渴愛，色的渴愛、聲音的渴愛、氣味的渴愛、味道的渴愛、所觸的渴愛、法的渴愛，暴流、輓(束縛)、繫結、執取、障礙、蓋、覆蓋、繫縛，隨雜染、煩惱潛在趨勢、纏、葛蔓、慳吝，苦根、苦因、苦的發生，魔的捕網、魔的釣鉤、魔的餌、魔的境域、魔的住所、魔的行境、魔的繫縛，渴愛之河、渴愛之網、渴愛之繩、渴愛之海、貪婪、貪不善根。這被稱為熱望。對世間的粘著、黏著、繫縛、隨雜染，因這個熱望世間被沾染、被強沾染、被緊密沾染、被污染、被強污染、被塗污、被相雜、被附著、被固著、被障礙，我說、我講解、我教導、我告知、我建立、我揭開、我解析、我闡明、我說明。」為我說熱望為染著。

「有苦的大恐怖」：「『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愁悲苦憂絕望苦、地獄之苦、畜生界之苦、惡鬼界之苦、人類之苦、根源於入胎之苦、根源於住在胎中之苦、根源於出胎之苦、已生者依賴之苦、已生者被他人擺布(放置)之苦、因自己行動之苦、因他人行動之苦、[苦苦、]行苦、變易苦、眼疾、耳疾、鼻疾、舌疾、身疾、頭疾、外耳疾、口疾、齒疾、咳、喘、外鼻病、熱病、老、腹疾、昏迷、下痢、腹痛、霍亂、麻瘋、腫瘤、癬、肺病、癩癧、輪癬、疥癬、風癬、搔傷(一種癩病)、皮膚乾裂、血膽病、糖尿病、痔瘡、疹子(癬子水泡)、痔瘻(潰瘍)、膽等起的疾病、痰等起的疾病、風等起的疾病、[三者]集合也的疾病、時節變化生的疾病、不正的姿勢而生的疾病、突然來襲的疾病、業果報生的疾病、冷、熱、飢餓、口渴、糞、尿、與虻蚊風烈日蛇的接觸之苦、亡母之苦、亡父之苦、亡兄弟之苦、亡姊妹之苦、亡子之苦、亡女之苦、親族的損失之苦[、財的損失之苦]、疾病的損失之苦、戒的衰損之苦、見的衰損之苦。對凡諸法，從最初，生起被了知；從滅沒，滅被了知，果報是基於業的；業是基於果報的，色是基於名的；名是基於色的。被出生伴隨、被老跟隨、被病征服、被死打擊、在苦上被住立、無庇護所、無避難所、無歸依所、無歸依者，這被稱為苦。這個苦是世間的恐怖、大恐怖、壓迫、打擊、禍害、災禍。」為有苦的大恐怖。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世尊：『阿逸多！』]世間被無明覆蓋，以慳吝、放逸不輝耀，  
我說熱望為染著，有苦的大恐怖。」

3.[像這樣尊者阿逸多：]諸流到處流動，什麼是諸流的遮止？ 請你說諸流的自制，諸流被什麼關閉？

「諸流到處流動」：「『諸流』，渴愛流、見流、污染流、惡行流、無明流。『到處』，於一切入處。『流動』，流動、流向、流出、流轉。從眼向諸色流動、流向、流出、流轉；從耳向諸聲音流動.....（中略）從鼻向諸氣味流動.....從舌向諸味道流動.....從身向諸所觸流動.....從意向諸法流動、流向、流出、流轉。從眼向色的渴愛流動、流向、流出、流轉；從耳向聲音的渴愛流動、流向、流出、流轉；從鼻向氣味的渴愛流動.....從舌向味道的渴愛流動.....從身向所觸的渴愛流動.....從意向法的渴愛流動、流向、流出、流轉。」為諸流到處流動。

「[像這樣尊者阿逸多]」：「『像這樣』，句的接續.....（中略）這是句的次第，為『像這樣』.....（中略）」為[像這樣尊者阿逸多]。

「什麼是諸流的遮止」：「什麼是諸流的遮蔽、阻礙(蓋)、自制、守護、保護。」為什麼是諸流的遮止。

「請你說諸流的自制」：「諸流的遮蔽、阻礙(蓋)、自制、守護、保護，請你說、請你講解、請你教導、請你告知、請你建立、請你揭開、請你解析、請你闡明、請你說明。」為請你說諸流的自制。

「諸流被什麼關閉」：「諸流被什麼關閉、切斷，它們不流動、不流向、不流出、不流轉。」為諸流被什麼關閉。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像這樣尊者阿逸多：]諸流到處流動，什麼是諸流的遮止？」

請你說諸流的自制，諸流被什麼關閉？」

4.[世尊：「阿逸多！」]凡在世間中的諸流，念是它們的遮止， 我說諸流的自制，這些被慧關閉。

「凡在世間中的諸流」：「凡這些被我講述、被解說、被講解、被教導、被告知、被建立、被揭開、被解析、被闡明、被說明的諸流，即：渴愛流、見流、污染流、惡行流、無明流。『在世間中』，在苦界的世間、人類的世間、天的世間、蘊的世間、界的世間、處的世間中。」為凡在世間中的諸流。「阿逸多」：世尊以名字稱呼那位婆羅門。

「念是它們的遮止」：「『念』，凡念、隨念、憶念，念的憶念狀態、憶持狀態、不漂浮狀態、不忘記狀態，念的念根、念力、正念、念覺支、無岔路之道，這被稱為念。『遮止』，遮蔽、阻礙(蓋)、自制、守護、保護。」為念是它們的遮止。

「我說諸流的自制」：「諸流的遮蔽、阻礙(蓋)、自制、守護、保護，我說、我講解.....（中略）我闡明、我說明。」為我說諸流的自制。

「這些被慧關閉」：「慧」，那是慧、知解.....（中略）、無癡、擇法、正見。「這些被慧關閉」：「這些流被慧關閉、切斷，它們不流動、不流向、不流出、不流轉。『一切行是無常的』當知道、看見時，這些流被慧關閉、切斷，它們不流動、不流向、不流出、不流轉；『一切行是苦的』當知道、看見時，這些流被慧關閉、切斷，它們不流動、不流向、不流出、不流轉；『一切行是無我』當知道、看見時，這些流被慧關閉、切斷，它們不流動、不流向、不流出、不流轉；『以無明為緣有諸行(而諸行存在)』當知道、看見時，這些流被慧關閉、切斷，它們不流動、不流向、不流出、不流轉；『以行為緣有識』.....（中略）『以識為緣有名色』.....『以名色為緣有六處』.....『以六處為緣有觸』.....『以觸為緣有受』.....『以受為緣有渴愛』.....『以渴愛為緣有取』.....『以取為緣有有』.....『以有為緣有生』.....『以生為緣有老死』當知道、看見時，這些流被慧關閉、切斷，它們不流動、不流向、不流出、不流轉；『以無明滅有行滅(而行滅存在)』.....『以行滅有識滅』.....『以識滅有名色滅』.....『以名色滅有六處滅』.....『以六處滅有觸滅』.....『以觸滅有受滅』.....『以受滅有渴愛滅』.....『以渴愛滅有取滅』.....『以取滅有有滅』.....『以有滅有生滅』.....『以生滅有老死滅』當知道、看見時，這些流被慧關閉、切斷，它們不流動、不流向、不流出、不流轉；『這是

苦』為得到、現觀法後；『這是苦集』.....（中略）『這是苦滅』.....『這是導向苦滅道跡』當知道、看見時，這些流被慧關閉、切斷，它們不流動、不流向、不流出、不流轉；『這些法是煩惱』.....（中略）『這是漏集』.....『這是漏滅』.....『這是導向漏滅道跡』當知道、看見時，這些流被慧關閉、切斷，它們不流動、不流向、不流出、不流轉；『這些法應該被證知』.....（中略）『這些法應該被遍知』.....『這些法應該被捨斷』.....『這些法應該被修習』.....『這些法應該被作證』當知道、看見時，這些流被慧關閉、切斷，它們不流動、不流向、不流出、不流轉；六觸處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當知道、看見時，這些流被慧關閉、切斷，它們不流動、不流向、不流出、不流轉；五取蘊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當知道、看見時.....四大種的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當知道、看見時.....『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當知道、看見時，這些流被慧關閉、切斷，它們不流動、不流向、不流出、不流轉。」為這些被慧關閉。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世尊：『阿逸多！』]凡在世間中的諸流，念是它們的遮止，  
我說諸流的自制，這些被慧關閉。」

5.[像這樣尊者阿逸多：]慧連同念，以及名色，親愛的先生！ 請你說被我詢問的這個，在哪裡這個被破壞？

「慧連同念」：「『慧』，凡慧、知解、簡擇、考察、擇法、識別、辨別、近察、賢智(博學)、熟練、聰敏、審思、深思、審察、廣大(全面)、智慧、英智、毘婆舍那、正知、刺棒、慧、慧根、慧力、慧劍、慧殿堂、慧光明、慧光亮、慧燈光、慧寶、無癡、擇法、正見。『念』，凡念、隨念.....（中略）正念。」為[像這樣尊者阿逸多：]慧連同念。

「以及名色，親愛的先生」：「『名』為四無色蘊。『色』為四大與四大之所造色。『親愛的先生』，『這是愛語、敬語、具敬重、具順從的同義語。』為親愛的先生。」為以及名色，親愛的先生。

「請你說被我詢問的這個」：「『被我.....這個』，凡我詢問的；凡我乞求的；凡我請求的；凡使我明淨的。『被詢問時』，被質問時；被乞求時；被請求時；使被明淨時。『請你講述』，請你說、請你講解、請你教導、請你告知、請你建立、請你揭開、請你解析、請你闡明、請你說明。」為請你說被我詢問的這個。

「在哪裡這個被破壞」：「在哪裡這個被滅、被平靜下來、走到不存在、止息。」為在哪裡這個被破壞。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像這樣尊者阿逸多：]慧連同念，以及名色，親愛的先生！  
請你說被我詢問的{這樣}[這個]，在哪裡這個被破壞？」

6.凡你詢問這個問題，阿逸多！我為你說那個， 在該處名與色，無剩餘地被破壞： 以識的滅，在這裡這個被破壞。

「凡你詢問這個問題」：「『凡這個』為慧、念、名色。『你詢問』，你詢問；你乞求；你請求；使你明淨。」為凡你詢問這個問題。

「阿逸多！我為你說那個」：「『阿逸多』，世尊以名字稱呼那位婆羅門。『那個』為慧、念、名色。『我告訴』，我告訴、我講解、我教導、我告知、我建立、我揭開、我解析、我闡明、我說明。」為阿逸多！我為你說那個。

「在該處名與色，無剩餘地被破壞」：「『名』為四無色蘊。『色』為四大與四大之所造色。『無剩餘地』，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無剩餘地、整個地，這是遍取的言語，為『無剩餘地』。『被破壞』，被滅、被平靜下來、走到不存在、止息。」為在該處名與色，無剩餘地被破壞。

「以識的滅，在這裡這個被破壞」：「以須陀洹道智，以造作識的滅，除了七有外，凡在無始的輪迴中能生起的名與色，在此處這些都被滅、被平靜下來、走到不存在、止息。經由一來道智，以造作識的滅，除了二有外，凡在五有中能生起的名與色，在此處這些都被滅、被平靜下來、走到不存在、止息。經由不還道智，以造作識的滅，除了一有外，凡在色界、無色界中能生起的名與色，在此處這些都被滅、被平靜下來、走到不存在、止息。經由阿羅漢道智，以造作識的滅，凡能生起的名與色，在此處這些都被滅、被平靜下來、走到不存在、止息。阿羅漢經由無殘餘涅槃界，以般涅槃時最後識的滅，慧、念、名、色，在此處這些都被滅、被平靜下來、走到不存在、止息。」為以識的滅，在這裡這個被破壞。

因為那樣，世尊說：

「凡你詢問這個問題，阿逸多！我為你說那個，

在該處名與色，無剩餘地被破壞：

以識的滅，在這裡這個被破壞。」

7.凡法的察悟者，以及這裡凡個個有學，賢明者被我詢問他們的舉止，親愛的先生！請你說。[SN.12.31]

「凡法的察悟者」：法的察悟者被稱為阿羅漢、漏已滅盡者。以什麼理由法的察悟者被稱為阿羅漢、漏已滅盡者？他們是法的察悟者、法的知道者、法的衡量者、法的判斷者、法的清楚者、法的明瞭者。『一切行是無常的』之法的察悟者、法的知道者、法的衡量者、法的判斷者、法的清楚者、法的明瞭者；『一切行是苦的』之法的察悟者.....（中略）『一切行は無我』之法的察悟者.....『以無明為緣有行』之法的察悟者.....『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之法的察悟者、法的知道者、法的衡量者、法的判斷者、法的清楚者、法的明瞭者。或者，對他們是蘊的察悟者、界的察悟者、處的察悟者、趣處的察悟者、往生的察悟者、結生的察悟者、有的察悟者、輪迴的察悟者、輪轉的察悟者。或者，他們是在蘊終極(邊界)的住立者、在界終極的住立者、在處終極的住立者、在趣處終極的住立者、在往生終極的住立者、在結生終極的住立者、在有終極的住立者、在輪迴終極的住立者、在輪轉終極的住立者[、在行終極的住立者]、在最後有的住立者、在最後集聚(身體)的住立者、持最後身的阿羅漢。

「這是他們最後的：這是最後的身體(積聚)，



生死輪迴，現在沒有再有。」[Thag.17, 202偈]

以這個理由法的察悟者被稱為阿羅漢、漏已滅盡者。「凡法的察悟者，以及這裡凡個個有學」：「『有學』，以什麼理他們被稱為有學？『他們學習』為有學。而他們學習什麼？他們學習增上戒學，他們也學習增上心學，他們也學習增上慧學。

什麼是增上戒學？這裡，比丘是持戒者，住於被波羅提木叉的自制自制，具足正行行境，在諸微罪中看見可怕的，在諸學處上受持後學習。小戒蘊、大戒蘊為戒依止的基礎，行為的[自我]抑制，自制的入口，善法等至(達到)的上首，這是增上戒學。

什麼是增上心學？這裡，比丘就從離諸欲後.....（中略）初禪.....第二禪.....第三禪.....進入後住於[不苦不樂，平靜、念遍純淨的]第四禪，這是增上心學。

什麼是增上慧學？這裡，比丘是有慧者，具備導向生起與滅沒、聖、洞察、導向苦的完全滅盡之慧，他如實知道『這是苦。』.....（中略）『這是苦集。』.....『這是苦滅。』如實知道『這是導向苦滅道跡。』.....『這些是漏。』.....『這是漏集。』.....『這是漏滅。』如實知道：『這是導向漏滅道跡。』這是增上慧學。這三學，當朝向(注意到)時他們學習；當知道時他們學習；當看見時他們學習[；當省察時他們學習]；當心確立(決意)時他們學習；當以信勝解時他們學習；當活力努力時他們學習；當念現起時他們學習；當心定(集中)時他們學習；當以慧了知時他們學習；當證知他們被證知的時他們學習；當遍知他們被遍知的時他們學習；當捨斷他們被捨斷的時他們學習；當修習他們被修習的時他們學習；當作證他們被作證的時他們學習、他們實踐、他們善實踐、受持後他們轉起。以這個理由他們被稱為有學。『個個』為許多的。這些有學是須陀洹行者、斯陀含行者、阿那含行者、阿羅漢行者。『這裡』，在這個見中，在這個喜歡中，在這個愛好中，在這個主張中，在這個法中，在這個律中，在這個法律中，在這個教語中，在這個梵行中，在這個大師的教誡中，在這個個人中，在這個人類的世界中。」為以及這裡凡個個有學。

「賢明者被我詢問他們的舉止，親愛的先生！請你說」：「你是賢明者、賢智者、有慧者、有覺者、有智者[、分別者]、有智慧者。對那些法的察悟者與有學的舉止、所行、行為、執行(轉起)、實踐、行境、住處、行道(道跡)[請你說]。『被詢問』，被質問；被乞求；被請求；使之被明淨。『請你說』，請你說、請你講解、請你教導、請你告知、請你建立、請你揭開、請你解析、請你闡明、請你說明。『親愛的先生』，『這是愛語、敬語、具敬重、具順從的同義語。』為親愛的先生。」為賢明者被我詢問他們的舉止，親愛的先生！請你說。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凡法的察悟者，以及這裡凡個個有學，

賢明者被我詢問他們的舉止，親愛的先生！請你說。」

8.不應該在諸欲上貪求，在意上應該是不混濁的，                是一切法的善巧者，比丘應該具念地遊行。

「不應該在諸欲上貪求」：「諸欲」，從攝頌有二種欲：事物之欲與污染之欲。哪些是事物之欲？合意的色、合意的聲音、合意的氣味、合意的味道、合意的所觸、鋪

墊、衣物、婢女奴僕、山羊與羊、雞豬、象牛馬騾馬、田地、宅院、黃金、金幣、村落市鎮都城、國家、國土、藏庫、倉庫，凡任何會被貪染的事物為事物之欲。

此外，有過去的欲、未來的欲、現在的欲、自身內的欲、外部的欲、自身內與外部的欲、下劣的欲、中等的欲、勝妙的欲、苦界的欲、人間的欲、天的欲、已被現前的欲、已被創造的欲[、未被創造的欲]、被他人創造的欲、已被占有的欲、未被占有的欲、被珍愛的欲、不被珍愛的欲、一切欲界法的欲、一切色界法的欲、一切無色界法的欲，以渴愛為所依、以渴愛為所緣，以令人想要義、以會被貪染義、以會被陶醉義、以會被喜樂義為欲，這些被稱為事物之欲。

哪些是污染之欲？意欲之欲、貪之欲、意欲貪之欲，意向之欲、貪之欲、意向貪之欲，那是在諸欲上之欲的意欲、欲的貪、欲的歡喜、欲的渴愛、欲的情愛、欲的渴望、欲的熱惱、欲的貪求、欲的迷戀、欲的取著、欲的暴流、欲的輓(繫縛)、欲的執取、欲的意欲蓋。

「看見欲的那些根，欲你被思惟(意向)產生，

我將不思惟你，這樣欲將不存在。」[Jat.8.39偈]

這些被稱為污染之欲。貪求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中略）貪婪、貪不善根。「不應該在諸欲上貪求」：「以污染之欲在事物之欲上不應該貪求、不應該被障礙，應該已離貪求的、已無貪求的、已捨棄貪求的、已排除貪求的、已解脫貪求的、已捨斷貪求的、已斷念貪求的、已離貪的、已無貪的、已捨棄貪的、已排除貪的、已解脫貪的、已捨斷貪的、已斷念貪的、不饑渴的、已熄滅的、已變清涼的、感受快樂的、應該以自己為梵已生者而住。」為不應該在諸欲上貪求。

「在意上應該是不混濁的」：「意」：凡心、意、心意、心(臟)、白的(遍淨的)、意、意處、意根、識、識蘊、對應那個意識界的。以身惡行心成為混濁的、攪動的、動的、撞擊的、波動的、旋轉的、不平靜的；以語惡行.....（中略）以意惡行.....以貪.....以瞋.....以癡.....以憤怒.....以怨恨.....以藏惡.....以專橫.....以嫉妒.....以慳吝.....以偽詐.....以狡猾.....以頑固.....以激情.....以慢.....以極慢.....以憍慢.....以放逸.....以一切污染.....以一切惡行.....以一切惱患.....以一切熱惱.....以一切燒熱(煎熬).....以一切不善造作心成為混濁的、攪動的、動的、撞擊的、波動的、旋轉的、不平靜的。「在意上應該是不混濁的」：「以心應該是不混濁的：不被攪動、不被動、不被撞擊、不被波動、不被旋轉、被平靜下來，在作混濁上、在諸污染上他應該捨棄，應該捨斷、應該驅離、應該作終結、應該使之走到不存在。應該(柬埔寨版)已從作混濁與諸污染分離、已戒絕、已戒除、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應該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在意上應該是不混濁的。

「是一切法的善巧者」：「『一切行是無常的』為一切法的善巧者；『一切行是苦的』為一切法的善巧者；『一切行是無我』為一切法的善巧者；『以無明為緣有行』為一切法的善巧者.....（中略）『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為一切法的善巧者，這樣是一切法的善巧者。

或者，[看作]是無常的為一切法的善巧者；是苦的.....（中略）是病的.....是腫瘤的.....是箭的.....是禍的.....是疾病的.....是另一邊的.....是敗壞的.....是災難的.....是禍害的.....是恐怖.....是災禍.....是移動的.....是易壞的.....是不堅固的.....是無底護所.....是無避難所.....是無歸依所.....是無歸依者.....是被捨的.....是虛偽的.....是空的.....是無我的.....是過患.....是變易法.....是不實的.....是不幸的根.....是殺害者.....是無有的.....是有漏的.....是有為的.....是魔食(餌).....是生法.....是老法.....是病法.....是死法.....是愁悲苦憂絕望法.....是污染法.....是集起.....是滅沒.....是樂味.....是過患.....是出離為一切法的善巧者，這樣也是一切法的善巧者。

或者，蘊的善巧者、界的善巧者、處的善巧者、緣起的善巧者、念住的善巧者、正勤的善巧者、神足的善巧者、根的善巧者、力的善巧者、覺支的善巧者、道的善巧者、果的善巧者、涅槃的善巧者，這樣也是一切法的善巧者。

或者，一切法被稱為十二處：眼與色、耳與聲音、鼻與氣味、舌與味道、身與所觸、意與法，且由於在自身內、外處上的欲、貪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這個情形也是一切法的善巧者。」為是一切法的善巧者。

「比丘應該具念地遊行」：「具念地(的)」，以四種方式為具念的：當修習在身上隨看身念住時為具念的、當修習在諸受上隨看受念住時為具念的、當修習在心上隨看心念住時為具念的、當修習在諸法上隨看法念住時為具念的。

另外的以四種方式為具念的：以避開無念為具念的、對念應作的法被作的狀態為具念的、對念障礙的法被破壞的狀態為具念的、對念因素(相)的法不忘失的狀態為具念的。

另外的以四種方式為具念的：以具備念的狀態為具念的、以念自在的狀態為具念的、以念熟練的狀態為具念的、以念不下降的狀態為具念的。

另外的以四種方式為具念的：{以具備念的狀態為具念的、}以具念的狀態為具念的、以寂靜的狀態為具念的、以平息的狀態為具念的、以具備寂靜法的狀態為具念的；以佛隨念為具念的、以法隨念為具念的、以僧團隨念為具念的、以戒隨念為具念的，以施捨隨念為具念的、以天隨念為具念；以入出息念為具念的、以死念為具念的、以身至念為具念的、以寂靜隨念為具念的；凡念、隨念.....（中略）正念、念覺支、無岔路之道，這被稱為念。具有、完全具有、到達、完全到達、具足、完全具足、具備這個念，他被稱為具念的。「比丘」，七法的已破壞狀態為比丘：有身見被破壞、疑被破壞、戒禁取被破壞、貪被破壞、瞋被破壞、癡被破壞、慢被破壞，那些污染的、再有的、有恐懼的、苦果報的、未來會生老死的諸惡不善法被破壞。

[世尊：「色逼亞！」]

「以被自己實踐(作)的路，到達般涅槃、度脫疑者，

放捨非有與有後，已完成者、再有已滅盡者-他是比丘。」[Sn.32, 519偈]

「比丘應該具念地遊行」：「比丘應該具念地遊行，應該具念地行走，應該具念地站立，應該具念地坐下，應該具念地躺臥，應該具念地前進，應該具念地退後，應該具

念地前視，應該具念地觀察，應該具念地彎曲，應該具念地伸直，應該具念地持大衣、鉢、衣服，應該具念地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為比丘應該具念地遊行。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不應該在諸欲上貪求，在意上應該是不混濁的，

是一切法的善巧者，比丘應該具念地遊行。」

在偈頌結束同時，凡那些與婆羅門同一意欲、同一努力、同一意圖、同一住所的居住者，那數千生類的離塵、離垢之法眼生起：「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不執取後那位婆羅門的心從諸漏被解脫。伴隨著到達阿羅漢境界，羊皮衣、結髮、樹皮衣、棒杖、長口水瓶、頭髮與鬚鬚被消失，成為光頭、袈裟布衣著、持大衣、鉢、衣服者，以如其含義的行為合掌禮敬著世尊，坐下：「大德！世尊是我的老師，我是弟子。」

阿逸多學生婆羅門所問的說明第一[已完成]。

摘記：

- 1.以念防護、以慧(看見無常苦無我緣起)關閉諸流。
- 2.識滅處(Ni.21,30)名(四無色蘊)色被破壞無餘。
- 3.法的察悟者在欲上不貪求，具念、心意不混濁(藏橫慳嫉猾詐...)。

10/17/2020 14:50

## 19.低舍彌勒所問的說明

### 2.低舍彌勒學生婆羅門所問的說明

9.[像這樣尊者低舍彌勒：]在這裡誰在世間中是滿足者？誰沒有諸動搖？誰在兩邊證知後，考量後在中間不沾染？你說誰是「大丈夫」？誰在這裡超越裁縫師？

「在這裡誰在世間中是滿足者」：「誰在世間中是知足者、善知足者、滿意者、意向完成者？」為在這裡誰在世間中是滿足者？

「[像這樣尊者低舍彌勒]」：「『像這樣』，句的接續；句的連結；句的圓滿；文字的結合；辭句的連接；這是句的次第，為『像這樣』。『尊者』，這是愛語、敬語、具敬重、具順從的同義語，為『尊者』。『低舍』，那位婆羅門的名字、名稱、稱呼、安立、俗稱、名字、命名、稱謂、語詞、辭句、稱呼。『彌勒』，那位婆羅門的姓、名稱、稱呼、安立、俗稱。」為[像這樣尊者低舍彌勒]。

「誰沒有諸動搖」：「渴愛的動搖、見的動搖、慢的動搖、污染的動搖、欲的動搖，誰的這些動搖他們沒有、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為誰沒有諸動搖。

「誰在兩邊證知後」：「誰在兩邊證知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為誰在兩邊證知後。

「考量後在中間不沾染」：「考量後在中間不沾染，已不沾染、已不緊密沾染(已不污染)。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考量後在中間不沾染。

「你說誰是『大丈夫』」：「大丈夫為『最上的人、最勝的人、殊勝的人、第一的人、最高的人、首要的人、最頂尖的人。』你說誰，你講述誰、你談說誰、你說明誰、你言說誰。」為你說誰是「大丈夫」？

「誰在這裡超越裁縫師」：「誰在這裡{到達}[超越]、征服了裁縫師、渴愛，已穿越、已越過、已克服。」為誰在這裡超越裁縫師？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像這樣尊者低舍彌勒：]在這裡誰在世間中是滿足者？誰沒有諸動搖？

誰在兩邊證知後，考量後在中間不沾染？

你說誰是『大丈夫』？誰在這裡超越裁縫師？」

10.[世尊：「彌勒！」]在諸欲中有梵行者，離渴愛者、經常具念者，考量後熄滅的比丘，他沒有諸動搖。

「在諸欲中有梵行者」：「『諸欲』，從攝頌有二種欲：事物之欲與污染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事物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污染之欲。梵行被稱為從非正法等至的分離、戒絕、戒除、離、無行動、不作、無犯、無越界。或者，以無差別的，梵行被稱為八支聖道，即：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

定。凡具有、完全具有、到達、完全到達、具足、完全具足、具備這八支聖道者，他被稱為有梵行者。如以財產被稱為『有財產者』；以財富被稱為『有財富者』；以名聲被稱為『有名聲者』；以技術被稱為『有技術者』；以戒被稱為『有戒者』；以活力被稱為『有活力者』；以慧被稱為『有慧者』；以明被稱為『有明者』。同樣的，凡具有、完全具有、到達、完全到達、具足、完全具足、具備這八支聖道者，他被稱為有梵行者。」為在諸欲中有梵行者。

「『彌勒』，世尊以姓稱呼那位婆羅門。『世尊』，這是敬重的同義語.....（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為[世尊：「彌勒！」]。

「離渴愛者、經常具念者」：「『渴愛』為色的渴愛.....（中略）法的渴愛。凡對他渴愛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者，他被稱為離渴愛者、捨棄渴愛者、排除渴愛者、解脫渴愛者、捨斷渴愛者、斷念渴愛者，離貪者、捨棄貪者、排除貪者、解脫貪者、捨斷貪者、斷念貪者、不饑渴者、已冷卻者、已變清涼者、感受快樂者、以自己為梵已生者而住。『經常』，經常；一切；一切時候；常常；恆久的時間；常恆地；持續地；不間斷地；接連不斷地；水波的生起無間隔地；持續伴隨使之觸達的；在午前、午後、初夜分、中夜分、後夜分；在黑月、明月、雨季安居、冬季、夏季；在青年期、中年期、老年期。『具念者』，以四種方式為具念者：修習在身上隨看身念住者為具念者、修習在諸受上隨看受念住者為具念者、修習在心上隨看心念住者為具念者、修習在諸法上隨看法念住者為具念者.....（中略）他被稱為具念者。」為離渴愛者、經常具念者。

「考量後熄滅的比丘」：「考量後被稱為智，那是慧、知解、簡擇、考察.....（中略）無癡、擇法、正見。『考量後』，考量後[、知道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一切行是無常的』考量後[、知道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一切行是苦的』.....（中略）『一切法是无我』.....『以無明為緣有諸行(而諸行存在)』.....『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考量後[、知道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

或者，[看作]是無常的考量後[、知道後]、理解後.....（中略）是苦的.....是病的.....是腫瘤的.....是箭的.....（中略）是出離考量後[、知道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熄滅的』，貪的使被熄滅狀態為熄滅的；瞋的使被熄滅狀態為熄滅的；癡的使被熄滅狀態為熄滅的；憤怒的.....怨恨的.....藏惡的.....專橫的.....嫉妒的.....慳吝的.....偽詐的.....狡猾的.....頑固的.....激情的.....慢的.....極慢的.....憍慢的.....放逸.....一切污染的.....一切惡行的.....一切惱患的.....一切熱惱的.....一切燒熱(煎熬)的.....一切不善造作的使被熄滅狀態為熄滅的。『比丘』，七法的已破壞狀態為比丘.....（中略）已完成者、再有已滅盡者-他是比丘。」為考量後熄滅的比丘。

「他沒有諸動搖」：「『他的』，阿羅漢的；漏已滅盡者的。『諸動搖』，渴愛的動搖、見的動搖、慢的動搖、污染的動搖、欲的動搖，他的這些動搖沒有、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為他沒有諸動搖。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世尊：『彌勒！』]在諸欲中有梵行者，離渴愛者、經常具念者，  
考量後熄滅的比丘，他沒有諸動搖。」

11.他在兩邊證知後，考量後在中間不沾染，          我說他是「大丈夫」，他在這裡  
超越裁縫師。[≈AN.6.61]

「他在兩邊證知後，考量後在中間不沾染」：「邊」，觸是一邊，觸集是第二邊，  
觸滅在中間；過去是一邊，未來是第二邊，現在在中間；樂受是一邊，苦受是第二邊，  
不苦不樂受在中間；名是一邊，色是第二邊，識在中間；六內處是一邊，六外處是第二  
邊，識在中間；有身是一邊，有身集是第二邊，有身滅在中間。考量後被稱為慧，那是  
慧、知解.....（中略）無癡、擇法、正見。

「粘著」：有二種粘著：[因]渴愛的粘著與[因]見的粘著.....（中略）這是渴愛的粘  
著.....（中略）這是見的粘著。什麼是渴愛的粘著？以渴愛稱呼而被作為界限、被作為  
境界、被作為範圍、被作為邊界、被緊捉住、被當作自己的之所及：這個是我的、這是  
我的、這麼多是我的、就這範圍是我的；[我的]色、聲音、氣味、味道、所觸、鋪在地  
上的東西、外套、女僕與男僕、山羊與羊、雞與豬、象、牛與馬、騾馬、田、宅地、黃  
金、金幣、村落、市鎮、王都、地方、藏庫、倉庫、全部的大地，因渴愛而把它們當做  
自己的，一百零八種渴愛思潮[AN.4.199]之所及，這是渴愛的粘著。

什麼是見的粘著？有二十個依處的有身見，十個依處的邪見，十個依處的邊見，凡  
像這樣的見、惡見、叢林之見、荒漠之見、歪曲之見、動搖之見、結縛之見的緊握、接  
受、執持、執取，邪道、邪路、邪性、外道的所依處，顛倒(vipariyesa)的緊握、顛  
倒(viparīta)的緊握、顛倒(vipallāsa)的緊握、邪惡的緊握、「在非真實的上[視]為真實  
的」的緊握，來到六十二惡見之所及，這是見的粘著。

「他在兩邊證知後，考量後在中間不沾染」：「他在兩邊與中間考量後、證知後[、  
知道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不被沾染、不被塗染、不染著，  
已不塗染、已不完全塗染、已不染著、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以離被  
限制的心而住。」為他在兩邊證知後，考量後在中間不沾染。

「我說他是『大丈夫』」：「大丈夫為最上的人、最勝的人、殊勝的人、第一的  
人、最高的人、首要的人、最頂尖的人。我說他，我講述他、我談說他、我說明他、我  
言說他。

尊者舍利弗對世尊說這個：『大德！被稱為「大丈夫、大丈夫」，大德！什麼情形  
是大丈夫呢？』『舍利弗！我說心解脫者是「大丈夫」；我說心不解脫者是「非大丈  
夫」。

舍利弗！而怎樣是心解脫者？舍利弗！這裡，比丘在自身內的身上隨看身地住：熱  
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調伏世間中的貪婪、憂後，當他在身上隨看身地住時，心離  
染，不執取後從諸漏被解脫；在受上.....（中略）在心上.....在諸法上隨看法地住：熱  
心的、正知的、有念的，調伏世間中的貪婪、憂後，當他在諸法上隨看法地住時，心

離染，不執取後從諸漏被解脫。舍利弗！這樣比丘有心解脫。舍利弗！我說心解脫者是「大丈夫」；我說心不解脫者是「非大丈夫」』。」為我說他是「大丈夫」。

「他在這裡超越裁縫師」：「裁縫師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完全貪).....（中略）貪婪、貪不善根。凡對他，這裁縫師、渴愛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者，他超越、征服了裁縫師、渴愛，已穿越、已越過、已克服。」為他在這裡超越裁縫師。

因為那樣，世尊說：

「他在兩邊證知後，考量後在中間不沾染，

我說他是『大丈夫』，他在這裡超越裁縫師。」

在偈頌結束同時，凡那些與婆羅門同一意欲、同一努力、同一意圖、同一住所的居住者，那數千生類的離塵、離垢之法眼生起：「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不執取後那位婆羅門的心從諸漏被解脫。伴隨著到達阿羅漢境界，羊皮衣、結髮、樹皮衣、棒杖、長口水瓶、頭髮與鬚鬚被消失，成為光頭、袈裟布衣著、持大衣、鉢、衣服者，以如其含義的行為合掌禮敬著世尊，坐下：「大德！世尊是我的老師，我是弟子。」

低舍彌勒學生婆羅門所問的說明第二[已完成]。

摘記：

- 1.在兩邊與中間不沾染者超越裁縫師(=渴愛)。
- 2.已熄滅(=證涅槃)者總是具念、離渴愛。

10/17/2020 15:05



## 20.富樓那葛所問的說明

### 3.富樓那葛學生婆羅門所問的說明

12.[像這樣尊者富樓那葛：]無擾動者、根的看見者，希求的我以問題到來，依止什麼的仙人們、人們，剎帝利們、婆羅門們對天神們，這裡在世間中許多作牲祭？世尊我問你、請你為我說那個。

「無擾動者、根的看見者」：「『擾動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完全貪).....(中略)貪婪、貪不善根。那個擾動對佛、世尊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因此佛陀是無擾動者。以擾動的已捨斷狀態為無擾動者，世尊在得到時不搖動；在沒得到時也不搖動；在[有]名譽時也不搖動；在無名譽(惡評)時也不搖動；在稱讚時也不搖動；在斥責時也不搖動；在樂時也不搖動；在苦時也不搖動、不移動、不發抖、不顫抖(強發抖)[、不大顫抖(強大發抖)]。』為無擾動者。『根的看見者』，世尊是根的看見者、原因的看見者、因由的看見者、起源的看見者、根源的看見者、等起(起源)的看見者、食物的看見者、所緣的看見者、緣的看見者、集的看見者。

有三不善根：貪不善根、瞋不善根、癡不善根。

這被世尊說：比丘們！有這三個業集的因緣，哪三個？貪是業集的因緣、瞋是業集的因緣、癡是業集的因緣。比丘們！非以貪業、瞋業、癡業天被了知、人被了知，或任何善趣被了知，比丘們！而是以貪業、瞋業、癡業地獄被了知、畜生界被了知、餓鬼界被了知，或任何惡趣[AN.6.39]：在地獄、畜生界、餓鬼界的個體生起被了知。這三不善根世尊知道、看見，這樣是世尊是根的看見者.....(中略)集的看見者。有這三善根：無貪善根、無瞋善根、無癡善根。

這被世尊說：比丘們！有這三個.....(中略)比丘們！非以無貪業、無瞋業、無癡業地獄被了知、畜生界被了知、餓鬼界被了知，或任何惡趣被了知，比丘們！而是以無貪業、無瞋業、無癡業天被了知、人被了知，或任何善趣：在天與人間中的個體生起被了知。這三善根世尊知道、看見，這樣也是世尊是根的看見者.....(中略)集的看見者。

這被世尊說：比丘們！凡任何不善法、不善分、不善黨[AN.1.56]，那一切都根於無明，會合於無明，以無明的根除，則那一切都走到根除。[SN.20.1]」世尊知道、看見，這樣也是世尊是根的看見者.....(中略)集的看見者。

這被世尊說：比丘們！凡任何善法、善分、善黨[AN.1.57]，那些全都以不放逸為根、以不放逸為會合，不放逸被告知為那些法中最高的。[SN.45.139]」世尊知道、看見，這樣也是世尊是根的看見者.....(中略)集的看見者。

或者，世尊知道、看見：『無明是行的根，行是識的根，識是名色的根，名色是六處的根，六處是觸的根，觸是受的根，受是渴愛的根，渴愛是取的根，取是有的根，有

是生的根，生是老死的根。』世尊知道、看見，這樣也是世尊是根的看見者.....（中略）集的看見者。

或者，世尊知道、看見：『眼是眼病的根，耳是耳病的根，鼻是鼻病的根，舌是舌病的根，身是身病的根，意是心苦的根。』世尊知道、看見，這樣也是世尊是根的看見者、原因的看見者、因由的看見者、起源的看見者、根源的看見者、等起(起源)的看見者、食物的看見者、所緣的看見者、緣的看見者、集的看見者。」為擾動者、根的看見者。

「[像這樣尊者富樓那葛]」：「像這樣」，句的接續.....（中略）尊者富樓那葛。

「希求的我以問題到來」：以問題我有需要地到來，想要詢問問題我到來，想要聽聞問題我到來，這樣是希求的我以問題到來。或者，「屬於問題之詢問有需要的、屬於想要詢問問題的、屬於想要聽聞的，[會有]有需要的之到來、走近、接近、訪問。」這樣也是希求的我以問題到來。或者，對你有問題的到來，你能夠、你有足夠的道理能講述、回答被我詢問的，「請你擔起這個負擔。」這樣也是希求的我以問題到來。

「依止什麼的仙人們、人們」：「依止、依靠、黏著、進入、染著、把心朝向什麼的。『仙人們』，名叫仙人的，凡任何出家成隱士(仙人)、出家者、邪命外道、尼乾陀、結髮者、苦行者。『人們』，被稱為人的。」為依止什麼的仙人們、人們。

「剎帝利們、婆羅門們對天神們」：「『剎帝利們』，凡任何剎帝利生的。『婆羅門們』，凡任何對別人稱呼先生者。『對天神們』，邪命外道弟子的邪命外道天神、尼乾陀弟子的尼乾陀天神、結髮者弟子的結髮者天神、遊行者的遊行天神、被放逐弟子的被放逐天神(泰國版)、守象戒者的象天神、守馬戒者的馬天神、守牛戒者的牛天神、守狗戒者的狗天神、守烏鴉戒者的烏鴉天神、守毘瑟紐神戒者的毘瑟紐天天神、守力量神戒者的力量天天神、守滿賢戒者的滿賢天神、守珠賢戒者的珠賢天神、守火戒者的火天神、守龍戒者的龍天神、守金翅鳥戒者的金翅鳥天神、守夜叉戒者的夜叉天神、守阿修羅戒者的阿修羅天神、守乾達婆戒者的乾達婆天神、守大王[天]戒者的大王天神、守月戒者的月天神、守日戒者的日天神、守因陀羅戒者的因陀羅天神、守梵天戒者的梵天天神、守天神戒者的天神天神、守方位戒者的方位天神，凡對他們值得供養的，那些就是他們的天神。」為剎帝利們、婆羅門們對天神們。

「這裡在世間中許多作牲祭」：「『牲祭』被稱為施物(施與法)：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食物、飲料、布、交通工具、花環、香料、塗油、臥床、房舍、燈燭。『作牲祭』，凡他們尋求、追求、遍求牲祭的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食物、飲料、布、交通工具、花環、香料、塗油、臥床、房舍、燈燭者，他們作牲祭；凡他們準備牲祭的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食物、飲料.....（中略）臥床、房舍、燈燭者，他們也作牲祭；凡他們給與、供養、遍施捨牲祭的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食物、飲料.....（中略）臥床、房舍、燈燭者，他們也作牲祭。『許多』，這些牲祭是許多的，或這些牲祭的司祭者是許多的，或這些值得供養者是許多的。怎樣是這些牲祭是許多？這些牲祭的衣服、

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食物、飲料、布、交通工具、花環、香料、塗油、臥床、房舍、燈燭是屬於許多的，這樣是這些牲祭是許多。

怎樣是或這些牲祭的司祭者是許多的？這些牲祭的司祭者：刹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羅、在家人、出家人、天、人是許多的，這樣是或這些牲祭的司祭者是許多的。

怎樣是或這些值得供養者是許多的？這些值得供養的個個沙門、婆羅門、乞丐、旅行者、流浪者、乞求者是許多的，這樣是或這些值得供養者是許多的。『這裡在世間中』，在人的世間中。」為這裡在世間中許多作牲祭？

「世尊我問你、請你為我說那個」：「『我問』，有三種詢問：未看見的之說明的詢問、所見的之合流的詢問、疑惑之切斷的詢問。什麼是未看見的之說明的詢問？本來是未被知、未被看見、未被衡量、未被判斷、不清楚、不明瞭的特相，為了他的智、看見、衡量、判斷、清楚之目的、明瞭之目的，他問問題，這是未看見的之說明的詢問。

什麼是所見的之合流的詢問？本來是已知、已看見、已衡量、已判斷、已清楚、已明瞭的特相，為了與其他賢智者共同合流之目的他問問題，這是所見的之合流的詢問。

什麼是疑惑之切斷的詢問？本來是躍入(斯里蘭卡版)懷疑者、躍入疑惑者、生起疑惑者：『是這樣嗎？不是這樣嗎？是什麼？是如何呢？』他為了疑惑之切斷之目的問問題，這是疑惑之切斷的詢問。這是三種詢問。

另外的三種詢問：人的詢問、非人的詢問、化人的詢問。什麼是人的詢問？諸人去見佛、世尊後問問題：諸比丘問，諸比丘尼問，諸優婆塞問，諸優婆夷問，諸國王問，諸刹帝利問，諸婆羅門問，諸毘舍問，諸首陀羅問，諸在家者問，諸出家者問，這是人的詢問。

什麼是非人的詢問？諸非人去見佛、世尊後問問題：諸龍問，諸金翅鳥問，諸夜叉問，諸阿修羅問，諸乾達婆問，諸大王天問，諸因陀羅問，諸梵天問，諸天神問，這是非人的詢問。

什麼是化人的詢問？凡世尊創造意所生的色，全部肢體與肢節，不缺諸根，那個化人去見佛、世尊後問問題，世尊回答[他]，這是化人的詢問。這是三種詢問。

另外的三種詢問：為了自己利益的詢問，為了他人利益的詢問，為了兩者利益的詢問。另外的三種詢問：當生利益的詢問，來世利益的詢問，最高利益的詢問。另外的三種詢問：無過失之利益的詢問，無污染之利益的詢問，明淨之利益的詢問。另外的三種詢問：[關於]過去的詢問，未來的詢問，現在的詢問。另外的三種詢問：[關於]自身內的詢問，自身外的詢問，自身內外的詢問。另外的三種詢問：[關於]善的詢問，不善的詢問，無記的詢問。另外的三種詢問：[關於]蘊的詢問，界的詢問，處的詢問。另外的三種詢問：[關於]念住的詢問，正勤的詢問，神足的詢問。另外的三種詢問：[關於]根的詢問，力的詢問，覺支的詢問。另外的三種詢問：道的詢問，果的詢問，涅槃的詢問。

『我問你』，『我問你；我乞求你；我請求你；你使我明淨；請你為我講述。』為我問你。『世尊』，這是敬重的同義語.....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請你為我

說這個』，請你說、請你講解、請你教導、請你告知、請你建立、請你揭開、請你解析、請你闡明、請你說明。」為世尊我問你、請你為我說那個。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像這樣尊者富樓那葛：]無擾動者、根的看見者，希求的我以問題到來，  
依止什麼的仙人們、人們，剎帝利們、婆羅門們對天神們，  
這裡在世間中許多作牲祭？世尊我問你、請你為我說那個。」

13.[世尊：「富樓那葛！」]凡任何這些仙人們、人們，剎帝利們、婆羅門們對天神們，  
這裡在世間中許多作牲祭，富樓那葛！希求這樣[輪迴]的狀態者們，  
依止老者們作牲祭。

「凡任何這些仙人們、人們」：「『凡任何』，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無剩餘地、整個地，這是遍取的言語，為『凡任何』。『仙人們』，名叫仙人的，凡任何出家成隱士(仙人)、出家者、邪命外道、尼乾陀、結髮者、苦行者。『人們』，被稱為人的。」為[世尊：「富樓那葛！」]凡任何這些仙人們、人們。

「剎帝利們、婆羅門們對天神們」：「『剎帝利們』，凡任何剎帝利生的。『婆羅門們』，凡任何對別人稱呼先生者。『對天神們』，邪命外道弟子的邪命外道天神.....（中略）守方位戒者的方位天神，凡對他們值得供養的，那些就是他們的天神。」為剎帝利們、婆羅門們對天神們。

「這裡在世間中許多作牲祭」：「『牲祭』被稱為施物(施與法)：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食物、飲料.....（中略）臥床、房舍、燈燭。『作牲祭』，凡他們尋求、追求、遍求牲祭的.....（中略）臥床、房舍、燈燭者，他們也作牲祭；凡他們給與、供養、遍施捨牲祭的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食物、飲料.....（中略）臥床、房舍、燈燭者，他們也作牲祭。『許多』，這些牲祭是許多的，或這些牲祭的司祭者是許多的，或這些值得供養者是許多的.....（中略）這樣是或這些值得供養者是許多的。『這裡在世間中』，在人的世間中。」為這裡在世間中許多作牲祭。

「富樓那葛！希求這樣[輪迴]的狀態者們」：「『希求者』，希求色的得到者；希求聲音的得到者；希求氣味的得到者；希求味道的得到者；希求所觸的得到者；希求兒子的得到者；希求妻子的得到者；希求財物的得到者；希求名聲的得到者；希求主權的得到者；希求在有大會堂的剎帝利家中自體的得到者；希求在有大會堂的婆羅門家中自體的得到者；希求在有大會堂的屋主家中自體的得到者；希求在四大王天中自體的得到者；希求在忉利天中.....在夜摩天中.....在兜率天中.....在化樂天中.....在他化自在天中.....在梵眾天中自體的得到，想要著、接受著、希求著、熱望著、祈求著。」為希求者。

「富樓那葛！這樣[輪迴]的狀態」：「希求在此處個體的再生者；希求在此處在有大會堂的剎帝利家中個體的再生.....（中略）希求在此處在梵眾天中個體的再生者，想要者、接受者、希求者、熱望者、祈求者。」為富樓那葛！這樣[輪迴]的狀態。

「依止老者們作牲祭」：「依止老者們、依止病者們、依止死者們、依止愁、悲、苦、憂、絕望者們。當他們是依止出生者時，那時他們就是依止老者；當他們是依止老者時，那時他們就是依止病者；當他們是依止病者時，那時他們就是依止死者；當他們是依止死者時，那時他們就是依止愁、悲、苦、憂、絕望者；當他們是依止愁、悲、苦、憂、絕望者時，那時他們就是依止趣處者；當他們是依止趣處者時，那時他們就是依止再生者；當他們是依止再生者時，那時他們就是依止結生者；當他們是依止結生者時，那時他們就是依止有者；當他們是依止有者時，那時他們就是依止輪迴者；當他們是依止輪迴者時，那時他們就是依止輪轉者：被黏著者、被陷入者、被染著者、被把心朝向者。」為依止老者們作牲祭。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世尊：『富樓那葛！』]凡任何這些仙人們、人們，剎帝利們、婆羅門們對天神們，

這裡在世間中許多作牲祭，富樓那葛！希求這樣[輪迴]的狀態者們，

依止老者們作牲祭。」

14.[像這樣尊者富樓那葛：]凡任何這些仙人們、人們，剎帝利們、婆羅門們對天神們，這裡在世間中許多作牲祭，世尊！是否真的那些在牲祭路上不放逸者，渡過生與老，親愛的先生？世尊我問你、請你為我說那個。

「凡任何這些仙人們、人們」：「凡任何」.....（中略）。

「世尊！是否真的那些在牲祭路上不放逸者」：「『「是否真的」，「疑惑之詢問、困惑之詢問、疑念之詢問、不只一個之詢問，這樣為反問詞、疑問反語、究竟為什麼、到底為什麼呢？」為是否真的。「那些」被稱為牲祭的司祭者。「世尊」，「敬重的同義語.....（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為世尊！是否真的那些。『在牲祭路上不放逸者』，牲祭就被稱為牲祭路，如聖道為聖路；天道為天路；梵道為梵路。同樣的，牲祭就被稱為牲祭路。『不放逸者』，在牲祭路上不放逸者是恭敬的作者、常作者、不停住的作者、有不被黏著習慣者、不輕忽意欲者、那個性格者、多那個者、重那個者、以那個為對象者、朝那個努力者、向那個傾斜者、向那個勝解者、向那個增上者，他們是在牲祭路上不放逸者：凡他們尋求、追求、遍求牲祭的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食物、飲料.....（中略）臥床、房舍、燈燭者，他們是恭敬的作者.....（中略）向那個增上者，則他們是在牲祭路上不放逸者；凡他們準備牲祭的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食物、飲料.....（中略）臥床、房舍、燈燭者，他們是恭敬的作者.....（中略）向那個增上者，則他們也是在牲祭路上不放逸者；凡他們給與、供養、遍施捨牲祭的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食物、飲料.....（中略）臥床、房舍、燈燭者，他們是恭敬的作者.....（中略）向那個增上者，則他們也是在牲祭路上不放逸者。」為世尊！是否真的那些在牲祭路上不放逸者。

「渡過生與老，親愛的先生」：「老、死他們度脫、超越、通過、越過、克服。『親愛的先生』，這是愛語、敬語、具敬重、具順從的同義語，為親愛的先生。」為渡過生與老，親愛的先生？

「世尊我問你、請你為我說那個」：「『我問你』，『我問你；我乞求你；我請求你；你使我明淨；請你為我講述。』為我問你。『世尊』，敬重的同義語.....（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請你為我說這個』，請你說、請你講解、請你教導、請你告知、請你建立、請你揭開、請你解析、請你闡明、請你說明。」為世尊我問你、請你為我說那個。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像這樣尊者富樓那葛：]凡任何這些仙人們、人們，剎帝利們、婆羅門們對天神們，

這裡在世間中許多作牲祭，世尊！是否真的那些在牲祭路上不放逸者，

渡過生與老，親愛的先生？

世尊我問你、請你為我說那個。」

15.[世尊：「富樓那葛！」]他們希求、稱讚，祈求、獻供，緣於利得祈求欲，那些獻供的致力者、有之貪的貪染者，我說「他們沒度脫生、老」。

「他們希求、稱讚，祈求、獻供」：「『「他們希求」，「他們希求色的得到；他們希求聲音的得到；他們希求氣味的得到；他們希求味道的得到；他們希求所觸的得到；[他們希求兒子的得到；]他們希求妻子的得到；他們希求財物的得到；他們希求名聲的得到；他們希求主權的得到；他們希求在有大會堂的剎帝利家中自體的得到；在有大會堂的婆羅門家中.....（中略）他們希求在有大會堂的屋主家中自體的得到；在四大王天中.....他們希求在梵眾天中自體的得到，他們想要、他們希求、他們熱望、他們祈求。」為他們希求。

「他們稱讚」，「他們稱讚牲祭，或他們稱讚結果，或他們稱讚應該被供養者。他們如何稱讚牲祭？所施是清淨的，所施是合意的，所施是勝妙的，所施是適時的，所施是適當的，所施是檢擇後的(審察施)，所施是無過失的，所施是連續的(慣常的)，施與是使心淨信的。」他們稱讚、稱譽、頌揚、讚賞，他們這樣稱讚牲祭。

他們如何稱讚結果？「像這樣的因由必將有色的得到.....（中略）必將有在梵眾天中自體的得到。」他們稱讚、稱譽、頌揚、讚賞，他們這樣稱讚結果。

他們如何稱讚應該被供養者？「應該被供養者是出生(血統)具足者，姓氏(家系)具足者，讀誦者，持咒者，三三吠陀的包含字彙儀軌的、包含音韻論語源論的古傳歷史為第五的通曉者，聖句的通曉者，懂文法者，『在世間論與大丈夫相上的無欠缺者』，離貪者或為了貪之調伏的行者，離瞋者或為了瞋之調伏的行者，離癡者或為了癡之調伏的行者，信具足者，戒具足者，定具足者，慧具足者，解脫具足者，解脫智見具足者。」他們稱讚、稱譽、頌揚、讚賞，他們這樣稱讚應該被供養者。』為他們希求、稱讚。

『他們祈求』，『他們祈求色的得到，他們祈求色的得到，他們祈求聲音的得到，他們祈求氣味的得到，他們祈求味道的得到.....（中略）他們祈求在梵眾天中自體的得

到。』他們希求、稱讚，祈求。『他們獻供』，他們獻供、給與、祭祀、遍施捨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食物、飲料、布、交通工具、花環、香料、塗油、臥床、房舍、燈燭。」為[世尊：「富樓那葛！」]他們希求、稱讚，祈求、獻供。

「緣於利得祈求欲」：「緣於色的得到他們在欲上祈求；緣於聲音的得到他們在欲上祈求.....（中略）緣於在梵眾天中自體的得到他們在欲上祈求、希求。」為緣於利得祈求欲。

「那些獻供的致力者、有之貪的貪染者，我說『他們沒度脫生、老』」：「『他們』被稱為牲祭的司祭者。「獻供的致力者」，「在獻供的致力上的上軛者、強上軛者、朝向上軛者、完全朝向上軛者、那個性格者、多那個者、重那個者、以那個為對象者、朝那個努力者、向那個傾斜者、向那個勝解者、向那個增上者。」為他們是獻供的致力者。「有之貪的貪染者」，凡在有上的有之意欲、有之貪、有之歡喜、有之渴愛、有之情愛、有之熱惱、有之迷戀、欲的取著被稱為有之貪。以有之貪在有上貪染、貪求、被繫結、被迷戀、被染著、被附著、被固著、被障礙。』為那些獻供的致力者、有之貪的貪染者。

『我說「他們沒度脫生、老」』，『那些獻供的致力者、有之貪的貪染者，生、老、死他們沒度脫、沒超越、沒通過、沒越過、沒克服，生、老、死不被出離、不被離開、不被穿越、不被越過、不被克服，他們在生、老、死內回轉，他們在輪迴路上回轉，被出生伴隨、被老跟隨、被病征服、被死折磨，為無庇護所、無避難所、無歸依所、無歸依者。』我說、我講解、我教導、我告知、我建立、我揭開、我解析、我闡明、我說明。」為那些獻供的致力者、有之貪的貪染者，我說「他們沒度脫生、老。」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世尊：『富樓那葛！』]他們希求、稱讚，祈求、獻供，

緣於利得祈求欲，那些獻供的致力者、有之貪的貪染者，

我說「他們沒度脫生、老」。

16.[像這樣尊者富樓那葛：]如果那些獻供的致力者沒以牲祭渡過，生與老，親愛的先生！那麼那樣的話誰在天-人們的世間中，渡過生與老，親愛的先生？世尊我問你、請你為我說那個。

「如果那些獻供的致力者沒渡過」：「那些牲祭的司祭者、獻供的致力者、有之貪的貪染者，生、老、死他們沒度脫、沒超越、沒通過、沒越過、沒克服，生、老、死不被出離、不被離開、不被穿越、不被越過、不被克服，他們在生、老、死內回轉，他們在輪迴路上回轉，被出生伴隨、被老跟隨、被病征服、被死折磨，為無庇護所、無避難所、無歸依所、無歸依者。」為如果那些獻供的致力者沒渡過。

「[像這樣尊者富樓那葛]」：「像這樣」，句的接續.....（中略）尊者富樓那葛。

「以牲祭.....生與老，親愛的先生」：「『以牲祭』，以很多牲祭、以種種牲祭、以許多牲祭。『親愛的先生』，這是愛語、敬語、具敬重、具順從的同義語，為親愛的先生。」為以牲祭.....生與老，親愛的先生。

「那麼那樣的話誰在天-人們的世間中，渡過生與老，親愛的先生」：「而誰在包括天，在包括魔，在包括梵的世間；在包括沙門婆羅門，在包括天-人的世代中，生、老、死他度脫、超越、通過、越過、克服。『親愛的先生』，這是愛語、敬語、具敬重、具順從的同義語，為親愛的先生。」為那麼那樣的話誰在天-人們的世間中，渡過生與老，親愛的先生！

「世尊我問你、請你為我說那個」：「『我問你』，『我問你；我乞求你；我請求你；你使我明淨；請你為我講述。』為我問你。『世尊』，敬重的同義語.....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請你為我說這個』，請你說、請你講解、請你教導、請你告知、請你建立、請你揭開、請你解析、請你闡明、請你說明。」為世尊我問你、請你為我說那個。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像這樣尊者富樓那葛：]如果那些獻供的致力者沒以牲祭渡過，生與老，親愛的先生！

那麼那樣的話誰在天-人們的世間中，渡過生與老，親愛的先生？

世尊我問你、請你為我說那個。」

17.[世尊：「富樓那葛！」]考量世間中諸上下後，世間中該者沒有任何動搖的，寂靜的、無煙的、無惱亂的、離願望的，我說「他渡過生、老。」[AN.3.32]

「考量世間中諸上下後」：考量後被稱為智，那是慧、知解.....（中略）無癡、擇法、正見。「上下」，下被稱為自己個人，上被稱為其他個人；下被稱為自己的色受想行識，上被稱為其他人的色受想行識；下被稱為六內處，上被稱為六外處；下被稱為人的世間，上被稱為天的世間；下被稱為欲界，上被稱為色界、無色界；下被稱為欲界、色界，上被稱為無色界。「考量世間中諸上下後」：「考量上下為無常的、為苦的、為病、為癱.....（中略）為出離後，他考量後[、知道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為考量世間中諸上下後。

「[世尊：『富樓那葛！』]」：「『富樓那葛』，世尊以名字稱呼那位婆羅門。『世尊』，這是敬重的同義語.....（中略）即世尊。」為[世尊：「富樓那葛！」]

「世間中該者沒有任何動搖的」：「『該位的』，阿羅漢的；漏已滅盡者的。『動搖』，渴愛的動搖、見的動搖、慢的動搖、污染的動搖、欲的動搖，對他，這些動搖它們沒有、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任何之處』，無論在哪裡、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在何處，內或外或內外。『在世間中』，在苦界的世間.....（中略）處的世間。」為世間中該者沒有任何動搖的。

「寂靜的、無煙的、無惱亂的、離願望的，我說『他度脫生、老』」：「寂靜的」，貪的已寂靜狀態為寂靜的，瞋的.....（中略）癡的.....憤怒的.....怨恨的.....藏惡的.....一切不善造作的得到寂靜的、得到平息的、得到平靜下來的、得到熄滅的、得到冷卻的、得到離去的、得到止息的為寂靜的、寂止的、平靜下來的、冷卻的、止息的。」為寂靜的。「無煙的」，身惡行已無煙、已破壞、已乾枯、已枯萎、已消滅；語



惡行……（中略）意惡行已無煙、已破壞、已乾枯、已枯萎、已消滅；貪……瞋……癡已無煙、已破壞、已乾枯、已枯萎、已消滅；憤怒……怨恨……藏惡……專橫……嫉妒……慳吝……偽詐……狡猾……頑固……激情……慢……極慢……憍慢……放逸……一切污染……一切惡行……一切惱患……一切焦熱……一切熱惱……一切不善造作已無煙、已破壞、已乾枯、已枯萎、已消滅。或者，憤怒被稱為煙：

婆羅門！慢確實是你的荷擔，憤怒是煙、妄語是灰，

舌頭是獻祭的杓子、心是祭祀的火爐，善調御的自我是男子的火。[SN.7.9]

或者，以十種行相憤怒被生起：「他已對我行不利。[AN.9.29]」憤怒被生起；「他對我行不利。」憤怒被生起；「他將對我行不利。」憤怒被生起；「他已對我所愛的、合意的行不利。」憤怒被生起；「他對我所愛的、合意的行不利。」憤怒被生起；「他將對我所愛的、合意的行不利。」憤怒被生起；「他已對我所不愛的、不合意的行有利(有利益)。」憤怒被生起；「他對我所不愛的、不合意的行有利。」憤怒被生起；「他將對我所不愛的、不合意的行有利。」憤怒被生起；又或在無道理處憤怒被生起。凡像這樣心的瞋害、敵意、嫌惡、敵對、瞋怒、憤怒、激怒、瞋恚、瞋怒、邪惡，心的瞋害、瞋意、忿怒、發怒、已發怒的狀態、瞋恚、生氣、生氣的狀態、瞋害、激怒、激怒的狀態、反對、敵意、殘暴的憤怒、暴怒、心的不悅意，這被稱為憤怒。

此外，憤怒的極度與少量狀態應該被感知：有時憤怒只是心混濁所作的程度，但未及撇嘴皺眉那樣的程度；有時憤怒只是撇嘴皺眉的程度，但未及咬牙那樣的程度；有時憤怒只是咬牙的程度，但未及粗惡語出聲那樣的程度；有時憤怒只是粗惡語出聲的程度，但未及四面八方環顧(隨觀察)[刀杖]的程度；有時憤怒只是四面八方環顧的程度，但未及刀杖之拿取的程度；有時憤怒只是刀杖之拿取的程度，但未及刀杖之拔出的程度；有時憤怒只是刀杖之拔出的程度，但未及刀杖之擊打的程度；有時憤怒只是刀杖之擊打的程度，但未及切斷打斷所作的程度；有時憤怒只是切斷打斷所作的程度，但未及破裂遍破裂的程度；有時憤怒只是破裂遍破裂的程度，但未及每個肢體拉開的程度；有時憤怒只是每個肢體拉開的程度，但未及奪命的程度；有時憤怒只是奪命的程度，但未及捨棄遍捨棄已住立的程度。當憤怒者殺害他人後殺害自己，這個情形是憤怒更進一步到達增盛的、更進一步到達增長的。凡對他，這憤怒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者，他被稱為無煙者。

憤怒已被捨斷的狀態為無煙的；憤怒事已被遍知的狀態為無煙的；憤怒因已被遍知的狀態為無煙的；憤怒因已被斷絕的狀態為無煙的。「無惱亂的」，貪是惱亂的；瞋是惱亂的；癡是惱亂的；憤怒是惱亂的；怨恨是惱亂的……（中略）一切不善造作是惱亂的，凡對他，這些惱亂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者，他被稱為無惱亂者。

「離願望的」，願望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中略）貪婪、貪不善根。凡對他，這個願望渴愛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者，他被稱為無願望者。「生」：凡一一那些眾生中，以一一那個眾生部類的生、出生、進入[胎]、生起、生出、諸蘊的顯現、諸處的得到。「老」：凡一一那些眾生中，

以一一那個眾生部類的老、老衰、齒落、髮白、皮皺、壽命的衰退、諸根的退化。「寂靜的、無煙的、無惱亂的、離願望的，我說『他度脫生、老』」：「凡寂靜的、無煙的、無惱亂的、無願望者，『生、老、死他度脫、超越、通過、越過、克服。』我說、我講解、我教導、我告知、我建立、我揭開、我解析、我闡明、我說明。」為寂靜的、無煙的、無惱亂的、離願望的，我說「他渡過生、老。」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世尊：『富樓那葛！』]考量世間中諸上下後，世間中該者沒有任何動搖的，寂靜的、無煙的、無惱亂的、離願望的，我說『他度脫生、老。』」

在偈頌結束同時.....（中略）合掌禮敬著世尊，坐下：「大德！世尊是我的老師，我是弟子。」

富樓那葛學生婆羅門所問的說明第三[已完成]。

摘記：

- 1.衰老的人希求來世作牲祭(=布施)，但沒渡過生老。
- 2.不動搖(無見愛慢污染)、寂靜(平息一切不善造作)、無煙(斷絕憤怒)、無惱亂、無願望(=無渴愛)者渡過生老。

10/17/2020 15:25

## 21.彌勒固所問的說明

### 4.彌勒固學生婆羅門所問的說明

18.[像這樣尊者彌勒固：]世尊我問你、請你為我說那個，我認為你是通曉吠陀者、已自我修習者，從哪裡這些苦被生成呢？凡任何世間中各種不同形色。

「世尊我問你、請你為我說那個」：「『我問』，有三種詢問：未看見的之說明的詢問、所見的之合流的詢問、疑惑之切斷的詢問。什麼是未看見的之說明的詢問？本來是未被知、未被看見、未被衡量、未被判斷、不清楚、不明瞭的特相，為了他的智、看見、衡量、判斷、清楚之目的、明瞭之目的，他問問題，這是未看見的之說明的詢問。

什麼是所見的之合流的詢問？本來是已知、已看見、已衡量、已判斷、已清楚、已明瞭的特相，為了與其他賢智者共同合流之目的他問問題，這是所見的之合流的詢問。

什麼是疑惑之切斷的詢問？本來是躍入(斯里蘭卡版)懷疑者、躍入疑惑者、生起疑惑者：『是這樣嗎？不是這樣嗎？是什麼？是如何呢？』他為了疑惑之切斷之目的問問題，這是疑惑之切斷的詢問。這是三種詢問。

另外的三種詢問：人的詢問、非人的詢問、化人的詢問。什麼是人的詢問？諸人去見佛、世尊後問問題：諸比丘問，諸比丘尼問，諸優婆塞問，諸優婆夷問，諸國王問，諸刹帝利問，諸婆羅門問，諸毘舍問，諸首陀羅問，諸在家者問，諸出家者問，這是人的詢問。

什麼是非人的詢問？諸非人去見佛、世尊後問問題：諸龍問，諸金翅鳥問，諸夜叉問，諸阿修羅問，諸乾達婆問，諸大王天問，諸因陀羅問，諸梵天問，諸天神問，這是非人的詢問。

什麼是化人的詢問？[凡]世尊創造意所生的色，全部肢體與肢節，不缺諸根，那個化人去見佛、世尊後問問題，世尊回答[他]，這是化人的詢問。這是三種詢問。

另外的三種詢問：為了自己利益的詢問，為了他人利益的詢問，為了兩者利益的詢問。另外的三種詢問：當生利益的詢問，來世利益的詢問，最高利益的詢問。另外的三種詢問：無過失之利益的詢問，無污染之利益的詢問，明淨之利益的詢問。另外的三種詢問：[關於]過去的詢問，未來的詢問，現在的詢問。另外的三種詢問：[關於]自身內的詢問，自身外的詢問，自身內外的詢問。另外的三種詢問：[關於]善的詢問，不善的詢問，無記的詢問。另外的三種詢問：[關於]蘊的詢問，界的詢問，處的詢問。另外的三種詢問：[關於]念住的詢問，正勤的詢問，神足的詢問。另外的三種詢問：[關於]根的詢問，力的詢問，覺支的詢問。另外的三種詢問：道的詢問，果的詢問，涅槃的詢問。

『我問你』，『我問你；我乞求你；我請求你；你使我明淨；請你為我講述。』為我問你。『世尊』，『這是敬重的同義語……（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請你為我說這個』，請你說、請你講解、請你教導、請你告知、請你建立、請你揭開、請你解析、請你闡明、請你說明。」為世尊我問你、請你為我說那個。

「[像這樣尊者彌勒固]」：「像這樣，句的接續……（中略）」為[像這樣尊者彌勒固]。

「我認為你是通曉吠陀者、已自我修習者」：我認為你是「通曉吠陀者」，我認為你是「已自我修習者」，我這麼知道；我這麼了知；我這麼同意；我這麼貫通。「通曉吠陀者、已自我修習者」，而怎樣是世尊是通曉吠陀者？吠陀被稱為在四道上的智、慧、慧根、慧力、擇法覺支、考察、毘婆舍那、正見。世尊是以那些吠陀有生老死的已到終極(目標)者；已到達終極者，已到終點者；已到達終點者，已到邊界(究竟)者；已到達邊界者，已到終結者；已到達終結者，已到救護所者；已到達救護所者，已到避難所者；已到達避難所者，已到歸依處者；已到達歸依處者，已到無恐怖者；已到達無恐怖者，已到無死者；已到達無死者，已到不死者；已到達不死者，已到涅槃者；已到達涅槃者。或「已到吠陀的終極者」為通曉吠陀者，或「以吠陀已到終極者」為通曉吠陀者，或七法的已知道狀態為通曉吠陀者：有身見被知道、疑被知道、戒禁取被知道、貪[被知道]、瞋[被知道]、癡[被知道]、慢被知道，他的污染的、再有的、有恐懼的、苦果報的、未來會生老死的諸惡不善法被知道。

[世尊：「色逼亞！」]

「簡別全部的吠陀後：凡在這裡沙門婆羅門們有，

在一切感受上離貪，超越一切吠陀後他是通曉吠陀者。」[Sn.32, 534偈]

這樣是世尊是通曉吠陀者。

怎樣是世尊是已自我修習者？世尊是已修習身者、已修習心者、已修習慧者、已修習念住者、已修習正勤者、已修習神足者、已修習根者、已修習力者、已修習覺支者、已修習道者、已捨斷污染者、已貫通不動搖者、已作證滅者，對他苦已遍知、集已捨斷、道已修習、滅已作證，已證知應該被證知的、已遍知應該被遍知的、已捨斷應該被捨斷的、已修習應該被修習的、已作證應該被作證的，非少的、大的、甚深的、不能被測量的、難被深入了解的、許多寶物的、如海洋，是具備六支平靜者：

以眼見色後，是既非快樂的也非不快樂的，住於平靜的、具念的、正知的；以耳聽聲音後……以鼻聞氣味後……以舌嚐味道後……以身觸所觸後……以意識知法後，是既非快樂的也非不快樂的，住於平靜的、具念的、正知的[DN.33六常住處]。

以眼見色後，合意的色他不貪求、不喜、不使貪產生，他的身是已住立的、心是已住立的，自身內被善建立、善解脫，又，以眼見不合意之色後，不成為氣餒的、無未住立的心、無心意的悲哀、無心的惡意，他的身是已住立的、心是已住立的，自身內被善建立、善解脫。

以眼見色後，在合意與不合意之色上都是身已住立的、心已住立的，自身內被善建立、善解脫；以耳聽聲音後……（中略）以意識知法後，在合意與不合意之法上都是身已住立的、心已住立的，自身內被善建立、善解脫[SN.46.6]。

以眼見色後，在會染著的上不被染，在會憤怒的上不憤怒，在會變愚癡的上不變愚癡，在會發怒的上不發怒在會憍醉的上不憍醉，在會沾染的上不沾染；以耳聽聲音

後.....（中略）以意識知法後，在會染著的上不被染，在會憤怒的上不憤怒，在會變愚癡的上不變愚癡，在會發怒的上不發怒在會憍醉的上不憍醉，在會污染的上不污染。

在所見中只有所見這麼多；在所聞中只有所聞這麼多；在所覺知中只有所覺知這麼多；在所了知中只有所了知這麼多[SN.35.95]，在所見上不沾染；在所聞上不沾染；在所覺知上不沾染；在所了知上不沾染，在所見上是無執著者、[德性]無損減者、不依止者、不被束縛者。已解脫、已離結縛，他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在所聞上.....（中略）在所覺知上.....在所了知上是無執著者、無損減者、不依止者、不被束縛者。已解脫、已離結縛，他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

世尊有(存在)眼，世尊以眼見色，世尊無欲貪，世尊心善解脫；世尊有耳，世尊以耳聽聲，世尊無欲貪，世尊心善解脫；世尊有鼻，世尊以鼻聞氣味，世尊無欲貪，世尊心善解脫；世尊有舌，世尊以舌嚐味道，世尊無欲貪，世尊心善解脫；世尊有身，世尊以身觸所觸，世尊無欲貪，世尊心善解脫；世尊有意，世尊以意識知法，世尊無欲貪，世尊心善解脫[SN.35.232]。

眼有色的快樂，樂於色，喜於色，世尊已調御、已守護、已守衛、已防護，並且教導對它的自制法；耳有聲音的快樂，在聲音中得歡樂.....（中略）鼻有氣味的快樂，在氣味中得歡樂.....舌有味道之快樂，樂於味道，喜於味道，世尊已調御、已守護、已守衛、已防護，並且教導對它的自制法，身有所觸之快樂，樂於所觸，喜於所觸.....意有法的快樂，樂於法，喜於法，世尊已調御、已守護、已守衛、已防護，並且教導對它的自制法[MN.75]。

「他們引導已調御的[象]集會：國王登上已調御的，

已調御者是人中最上的：凡忍耐誹謗。

已調御的驢馬是殊勝的，而信度產的是駿馬，

以及崑迦拉(象)是大象，自我調御者比那個殊勝。

確實不以這些車乘，會走到未到的方向，

如以自我善調御，調御者以調御走到。[Dhp.23, 321-323偈]

他們在慢類上不動搖，從再有被解脫，

到達已調御階位者，他們是世間中的勝利者。[SN.22.76]

該者的諸根已修習，自身內與外-在世間中，

洞察這個與其他世間後，已修習者等待死亡-他是調御者。」[Sn.32, 521偈]

這樣是世尊是已自我修習者。

「我認為你是通曉吠陀者、已自我修習者，從哪裡這些苦被生起」：「『從哪裡』，『疑惑之詢問、困惑之詢問、疑念之詢問、不只一個之詢問，這樣為反問詞、疑問反語、究竟為什麼、到底為什麼呢？』為從哪裡。『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愁悲苦憂絕望苦、損失之苦、地獄之苦、畜生界之苦、惡鬼界之苦、人類之苦、根源於入胎之苦、根源於住在胎中之苦、根源於出胎之苦、已生者依賴之苦、已生者被他人擺布(放置)之苦、因自己行動之苦、因他人行動之苦、苦苦、行苦、變易苦、眼疾、耳疾、鼻疾、舌疾、身疾、頭疾、外耳疾、口疾、齒疾、咳、喘、外鼻病、熱病、老、

腹疾、昏迷、下痢、腹痛、霍亂、麻瘋、腫瘤、癬、肺病、癩癧、輪癬、疥癬、風癬、搔傷(一種癩病)、皮膚乾裂、血膽病、糖尿病、痔瘡、疹子(癬子水泡)、痔瘻(潰瘍)、膽等起的疾病、痰等起的疾病、風等起的疾病、[三者]集合也的疾病、時節變化生的疾病、不正的姿勢而生的疾病、突然來襲的疾病、業果報生的疾病、冷、熱、飢餓、口渴、糞、尿、與虻蚊風烈日蛇的接觸之苦、亡母之苦、亡父之苦、亡兄弟之苦、亡姊妹之苦、亡子之苦、亡女之苦、親族的損失之苦[、財的損失之苦]、疾病的損失之苦、戒的衰損之苦、見的衰損之苦。從這些法的最初，生起被了知；從滅沒，滅被了知，果報是基於業的；業是基於果報的，名是基於色的；色是基於名的。被生伴隨、被老跟隨、被病征服、被死打擊、在苦上被住立、無庇護所、無避難所、無歸依所、無歸依者，這些被稱為苦。這些苦從哪裡被生成？從哪裡被生起？從哪裡被產生？從哪裡被出生？從哪裡被生出？從哪裡被出現？什麼是其因由？什麼是其集？什麼是其生？什麼根源？他詢問這些苦的根；他詢問原因；他詢問因由；他詢問生成；他詢問產生；他詢問等起；他詢問食；他詢問所緣；他詢問緣；他詢問集，他強詢問、乞求、請求、使之明淨。」為從哪裡這些苦被生成呢。

「凡任何世間中各種不同形色」：「『凡任何』，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無剩餘地、整個地，這是遍取的言語，為『凡任何』。『世間中』，在苦界的世間中、在人類的世間中、在天的世間中、在蘊的世間中、在界的世間中、在處的世間中。『各種不同形色』，各種不同種類的、種種品類的苦。」為凡任何世間中各種不同形色。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像這樣尊者彌勒固：]世尊我問你、請你為我說那個，我認為你是通曉吠陀者、已自我修習者，

從哪裡這些苦被生成呢？凡任何世間中各種不同形色。」

19.[世尊：「彌勒固！」]你確實問我苦的發生，我將如知道的為你說那個：以依著為因由諸苦發生：凡任何世間中各種不同形色。

「你確實問我苦的發生」：「『苦的』，生苦的、老苦的、病苦的、死苦的、愁悲苦憂絕望苦的。『你詢問發生』，你詢問苦的根；你詢問原因；你詢問因由；你詢問生起；你詢問發生；你詢問等起；你詢問食；你詢問所緣；你詢問緣；你詢問集，你[強詢問、]乞求、請求、使之明淨。」為你確實問我苦的發生。「『彌勒固』，世尊以名字稱呼那位婆羅門。『世尊』，這是敬重的同義語……（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為[世尊：「彌勒固！」]。

「我將如知道的為你說那個」：「『那個』，『我將說苦根；我將說原因；我將說生起；我將說發生；我將說等起；我將說食；我將說所緣；我將說緣；我將說集，我將講解、我將教導、我將告知、我將建立、我將揭開、我將解析、我將闡明、我將說明。』為我將為你說那個。『如知道者』，如知道者、了知者、了別者、確知者、貫通者，非傳聞，非從風聞，非從傳承，非從經藏之教，非從邏輯推論，非推理，非因理由的遍尋思，非因見的審慮接受，是被自己親自證知、自我現證的法，我將說那個。」為我將如知道的為你說那個個。

「以依著為因由諸苦發生」：「『依著』，有十種依著：渴愛的依著、見的依著、污染的依著、業的依著、惡行的依著、食的依著、嫌惡的依著、四執取界的依著、六內處的依著、六類識的依著，以心苦義一切苦的依著，這些稱成為十種依著。『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愁悲苦憂絕望苦[、損失之苦]、地獄之苦……（中略）見的衰損之苦。從這些法的最初，生起被了知；從滅沒，滅被了知，果報是基於業的；業是基於果報的，名是基於色的；色是基於名的。被生伴隨、被老跟隨、被病征服、被死打擊、在苦上被住立、無庇護所、無避難所、無歸依所、無歸依者，這些被稱為苦。這些苦是以依著為因由、以依著為連結因的、以依著為緣、以依著為原因它們發生、生成、被生起、被產生、出生、生出。」為以依著為因由諸苦發生。

「凡任何世間中各種不同形色」：「『凡任何』，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無剩餘地、整個地，這是遍取的言語，為『凡任何』。『世間中』，苦界的世間、人類的世間、天的世間、蘊的世間、界的世間、處的世間中。『各種不同形色』，各種不同種類的、種種品類的苦。」為凡任何世間中各種不同形色。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世尊：『彌勒固！』]你確實問我苦的發生，我將如知道的為你說那個：

以依著為因由諸苦發生：凡任何世間中各種不同形色。」

20.凡無知者確實作依著，愚鈍者一再來到苦，因此知道者不應該作依著：苦的生、產生之隨看者。

「凡無知者確實作依著」：「『凡』，凡像什麼樣、如努力、如安排、如種類、凡已到達處、凡具備法的剎帝利，或婆羅門，或毘舍，或首陀羅，或在家者，或出家者，或天，或人。『無智者』為已進入無明者、無智者、不分別者、劣慧者。『作依著』，作渴愛的依著、作見的依著、作污染的依著、作業的依著、作惡行的依著、作食的依著、作嫌惡的依著、作四執取界的依著、作六內處的依著、作六類識的依著，使之產生、使之生產、使之生起、使之生出。」為凡無知者確實作依著。

「愚鈍者一再來到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愁悲苦憂絕望苦一再地來、完全到達、抵達、握持、取著、執著。』為苦一再地到達。『愚鈍者』，愚鈍者、蒙昧者、無智者、已進入無明者、無智者、不分別者、劣慧者。」為愚鈍者一再來到苦。

「因此知道者不應該作依著」：「『因此』，『那個理由；那個因；那個緣；那個因由，當看見這個在依著上的過患時。』為因此。『知道者』，了解者、了知者、了別者、確知者、貫通者：『一切行是無常的』的瞭解者、了知者、了別者、確知者、貫通者。『一切行是苦』……（中略）『一切行是無我』……（中略）『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的了解者、了知者、了別者、確知者、貫通者。『不應該作依著』，不應該作渴愛的依著、不應該作見的依著、不應該作污染的依著[、不應該作業的依著]、不應該作惡行的依著、不應該作食的依著、不應該作嫌惡的依著、不應該作四執取界的依著、不應該作六內處的依著、不應該作六類識的依著，不應該使之產生、不應該使之生產、不應該使之生起、不應該使之生出。」為因此知道者不應該作依著。

「『苦的』：生苦的、老苦的、病苦的、死苦的、愁悲苦憂絕望苦的。『產生之隨看者』：苦的根之隨看者、原因之隨看者、因由之隨看者、生起之隨看者、產生之隨看者、等起之隨看者、食之隨看者、所緣之隨看者、緣之隨看者、集之隨看者。隨看被稱為智，那是慧、知解……（中略）無癡、擇法、正見。具有、完全具有、到達、完全到達、具足、完全具足、具備這個隨看慧，他被稱為隨看者。」為苦的生、產生之隨看者。

因為那樣，世尊說：

「凡無知者確實作依著，愚鈍者一再來到苦，

因此知道者不應該作依著：苦的生、產生之隨看者。」

21.我們問凡那個-你為我們講述，我們問你其它的-來吧！請你說那個， 明智者們如何越度暴流，生、老與憂愁、悲泣呢？ 牟尼！請你為我徹底地解說那個，因為像這樣這個法被你發現。

「我們問凡那個-你為我們講述」：「凡我們問你的、我們乞求的、我們請求的、使我們明淨的。『你為我們講述』，被講述、被解說、被講解、被教導、被告知、被建立、被揭開、被解析、被闡明、被說明。」為我們問凡那個-你為我們講述。

「我們問你其它的-來吧！請你說那個」：「我們要問你其它的；我們要乞求你其它的；我們要請求你其它的；我們使你其它的明淨；我們要詢問你更上的。『來吧！請你說那個』，來吧！請你講述；請你講解；請你教導；請你告知；請你建立；請你揭開；請你解析；請你闡明；請你說明。」為我們問你其它的-來吧！請你說那個。

「明智者們如何越度暴流，生、老與憂愁、悲泣呢」：「如何呢」，「疑惑之詢問、困惑之詢問、疑念之詢問、不只一個之詢問，這樣為反問詞、疑問反語、究竟為什麼、到底為什麼呢？」為如何呢。「明智者」，明智者為賢智者、有慧者、有覺者、有智者、聰明者、有智慧者。「暴流」，欲的暴流、有的暴流、見的暴流、無明的暴流。「出生」，凡一一那些眾生中，以一一那個眾生部類的生、出生、進入[胎]、生起、生出、諸蘊的顯現、諸處的獲得。「衰老」：凡一一那些眾生中，以一一那個眾生部類的老、老衰、齒落、髮白、皮皺、壽命的衰退、諸根的退化。「憂愁」，被親族的損失(不幸)觸達，或財物的損失觸達，或疾病的損失觸達，或戒的損失(喪失)觸達，或見的損失觸達，遭遇某些損失、接觸某些苦法者愁、憂愁、憂愁的狀態、內部的愁、內部的遍愁、內部的燃燒、內部的遍燃燒，心的遍燃燒、憂、愁箭。「悲泣」，被親族的不幸觸達……（中略）或見的不幸觸達，具備某些不幸、接觸某些苦法者有悲歎、悲、哭泣、悲泣、悲歎的狀態、悲泣的狀態、言語、無益的話、嘟囔、泣言、涕泣、泣言的狀態。

「明智者們如何越度暴流，生、老與憂愁、悲泣呢」：「明智者們如何度脫、超越、通過、越過、克服暴流、生、老、憂愁、悲泣呢？」為明智者們如何越度暴流，生、老與憂愁、悲泣呢？

「牟尼！請你為我徹底地解說那個」：「『那個』，凡我詢問的；凡我乞求的；凡我請求的；凡使我明淨的。『牟尼』，牟尼被稱為智，那是慧、知解……（中略）無



癡、擇法、正見，世尊具備那個智為牟尼、到達牟尼。有三種牟尼行(完美德行)：身牟尼行、語牟尼行、意牟尼行。

什麼是身牟尼行？三種身惡行的捨斷為身牟尼行；三種身善行為身牟尼行；在身所緣上的智為身牟尼行；身的遍知為身牟尼行；與遍知俱行的道為身牟尼行；關於身的欲與貪之捨斷為身牟尼行；身行[出入息]滅之第四禪等至為身牟尼行，這是身牟尼行。

什麼是語牟尼行？四種語惡行的捨斷為語牟尼行；四種語善行為語牟尼行；在語所緣上的智為語牟尼行；語的遍知為語牟尼行；與遍知俱行的道為語牟尼行；關於語的欲與貪之捨斷為語牟尼行；語行[尋伺]滅之第二禪等至為語牟尼行，這是語牟尼行。

什麼是意牟尼行？三種意惡行的捨斷為意牟尼行；三種意善行為意牟尼行；在心所緣上的智為意牟尼行；心的遍知為意牟尼行；與遍知俱行的道為意牟尼行；關於心的欲與貪之捨斷為意牟尼行；心行滅之想受滅為意牟尼行，這是意牟尼行。

『身牟尼、語牟尼、意牟尼為無漏，

牟尼、牟尼行具足者，[他們]說一切的捨斷者。

身牟尼、語牟尼、意牟尼為無煩惱，

牟尼、牟尼行具足者，[他們]說惡已洗清者。[It.67]』

具備這三種牟尼行法的有六種牟尼：『在家牟尼、無家牟尼、有學牟尼、無學牟尼、辟支牟尼、牟尼[中的]牟尼。』哪些是在家牟尼？凡那些足跡之看見、已了知教誡的在家人，這些是在家牟尼。哪些是無家牟尼？凡那些足跡之看見、已了知教誡的出家人，這些是無家牟尼。七種有學為有學牟尼，阿羅漢為無學牟尼，辟支佛為辟支牟尼，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為牟尼牟尼。

『非以牟尼(沈默)為牟尼，癡形色的無智者，

凡舉起秤後，拿取最上的後成為賢智者。

回避諸惡，那位牟尼因為那樣他成為牟尼，

凡明白世間中的[內外蘊]兩者，因為那樣被說為牟尼。

知道於一切世間的內外，不善的與善的法後，

凡被天-人們供養(尊敬)，超越染著網後他是牟尼。』

『徹底地解說』，請你徹底地講解那個；請你教導、請你告知、請你建立、請你揭開、請你解析、請你闡明、請你說明。」為牟尼！請你為我徹底地解說那個。「因為像這樣這個法被你發現」：「因為像這樣這個法被你發現、衡量者、判斷者、清楚者、明瞭者。」為因為像這樣這個法被你發現。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我們問凡那個-你為我們講述，我們問你其它的-來吧！請你說那個，

明智者們如何越度暴流，生、老與憂愁、悲泣呢？

牟尼！請你為我徹底地解說那個，因為像這樣這個法被你發現。」

22.[世尊：「彌勒固！」]我將為你講述法，在當生而非傳聞的，知道該者後具念的行者，在世間中會渡過愛著。

「我將為你講述法」：「『法』，開頭是善的、中間是善的、結尾是善的；有意義的、有文字的；完全圓滿、遍純淨的梵行：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涅槃與導向涅槃的道跡，我將講述、我將講解、我將教導、我將告知、我將建立、我將揭開、我將解析、我將闡明、我將說明。」為我將為你講述法。「彌勒固」，世尊以名字稱呼那位婆羅門。

「在當生-非傳聞的」：「『在當生』，『在被看見的法上(在當生)；在被知道的法上；在被衡量的法上；在被使清楚的法上：「一切行是無常的」.....（中略）「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為在被看見的法上(在當生)；在被知道的法上；在被衡量的法上；在被使清楚的法上，這樣是我將講述在當生的。或者，我將為你講述在被看見的苦上之苦；我將為你講述在被看見的集上之集；我將為你講述在被看見的道上之道；我將為你講述在被看見的滅上之滅，這樣也是我將講述在當生的。或者，在當生為「直接可見的、即時的、請你來看的、能引導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這樣也是我將講述在當生的。』為在當生。『非傳聞的』，非傳聞，非從風聞，非從傳承，非從經藏之教，非從邏輯推論，非推理，非因理由的遍尋思，非因見的審慮接受，是被自己親自證知、自我現證的法，我將講述那個。」為在當生-非傳聞的。

「知道該者後具念的行者」：「凡作凡知道的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一切行是無常的』作凡知道的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一切行是苦的』.....『一切法是無我』.....（中略）『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作凡知道的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具念的』，以四種方式為具念的：在身上隨看身的念住修習者為具念的.....（中略）他被稱為具念的。『行者』，當行時、住時、行動時、轉起時、守護時、使存續時、使生存時。」為知道該者後具念的行者。

「在世間中會渡過愛著」：愛著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完全貪).....（中略）貪婪、貪不善根。「愛著」，以何義為愛著？「散布的」為愛著；「廣大的」為愛著；「廣布的」為愛著；「不正的」為愛著；「它強制」為愛著；「它奪取」為愛著；「詐欺的」為愛著；「毒根」為愛著；「毒果」為愛著；「毒受用」為愛著；又或「那個廣大的渴愛：在色.....諸聲音.....諸氣味.....諸味道.....諸所觸.....家.....群眾.....住處.....利得.....名聲.....稱讚.....快樂.....衣服.....施食.....臥坐具.....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欲界.....色界.....無色界.....欲有.....色有.....無色有.....想有.....無想有.....非想非非想有.....一蘊有.....四蘊有.....五蘊有.....過去.....未來.....現在.....所見、所聞、所覺、能被識知的諸法中被擴大的執著」為愛著。「世間中」，在苦界的世間中、在人類的世間中、在天的世間中、在蘊的世間中、在界的世間中、在處的世間中。「在世間中會渡過愛著」：「世間中那個愛著，或世間中該愛著[Ni.1]，他會具念地渡過、會超越、會通過、會越過、會克服。」為在世間中會渡過愛著。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世尊：『彌勒固！』]我將為你講述法，在當生-非傳聞的，知道該者後具念的行者，在世間中會渡過愛著。」

23.而我大歡喜那個，大仙！最上法，知道該者後具念的行者，在世間中會渡過愛著。

「而我大歡喜那個」：「『那個』，你的言語、語路、教說、告誡、教誡。『我歡喜』，我大歡喜，我欣喜，我隨喜，我想要，我受用，我乞求，我希求，我熱望，我祈求。」為而我大歡喜那個。

「大仙！最上法」：「『大仙』，為何世尊是大仙？『大戒蘊之尋求者、追求者、遍尋者』為大仙；大定蘊.....（中略）大慧蘊.....大解脫蘊.....『大解脫智見蘊之尋求者、追求者、遍尋者』為大仙；『大闇聚集的碎破之尋求者、追求者、遍尋者』為大仙；『大顛倒的破壞之尋求者、追求者、遍尋者』為大仙；『大渴愛刺箭的拔出之尋求者、追求者、遍尋者』為大仙；『大見積聚的解開之尋求者、追求者、遍尋者』為大仙；『大慢旗的收起之尋求者、追求者、遍尋者』為大仙；『大造作的平息之尋求者、追求者、遍尋者』為大仙；『大暴流的越度之尋求者、追求者、遍尋者』為大仙；『大負擔的放下之尋求者、追求者、遍尋者』為大仙；『大輪迴輪轉的斷絕之尋求者、追求者、遍尋者』為大仙；『大熱惱的消盡之尋求者、追求者、遍尋者』為大仙；『大焦熱的止息之尋求者、追求者、遍尋者』為大仙；『使大法幟的立起之尋求者、追求者、遍尋者』為大仙；『諸大念住.....（中略）諸大正勤.....諸大神足.....諸大根.....諸大力.....諸大覺支.....大八支聖道.....大最高利益之不死涅槃之尋求者、追求者、遍尋者』為大仙；『被大力量眾生尋求、追求、遍尋：佛陀在何處？世尊在何處？天神中的天神在何處？人中之牛王在何處？』為大仙。『最上法』，最上法被稱為不死、涅槃，那是一切行的止，一切依著的斷念，渴愛的滅盡、離貪、滅、涅槃。『最上(的)』，第一的、最勝的、殊勝的、上首的、最上的、最頂尖的法。」為大仙！最上法。

「知道該者後具念的行者」：「[凡]作凡知道的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一切行是無常的』作凡知道的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一切行是苦的』.....『一切法是無我』.....（中略）『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作凡知道的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具念的』，以四種方式為具念的：在身上隨看身的念住修習者為具念的，在受上.....（中略）在心上.....在諸法上隨看法的念住修習者為具念的.....他被稱為具念的。『行者』，當行時、住時、行動時、轉起時、守護時、使存續時、使生存時。」為知道該者後具念的行者。

「在世間中會渡過愛著」：愛著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中略）貪婪、貪不善根。「愛著」，以何義為愛著？「.....（中略）被擴大的執著」為愛著。「世間中」，苦界的世間中.....（中略）處的世間中。「在世間中會渡過愛著」：「世間中那個愛著，或世間中該愛著，他會具念地渡過、會超越、會通過、會越過、會克服。」為在世間中會渡過愛著。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而我大歡喜那個，大仙！最上法，

知道該者後具念的行者，在世間中會渡過愛著。」

24.[世尊：「彌勒固！」]你正知凡任何的，上下還有四方中間，對在這些上的歡喜與住著，除去後識在有上不會住立。

「你正知凡任何的」：「凡任何你知道的、你了解的、你了知的、你確知的、你貫通的。」為你正知凡任何的。「『彌勒固』，世尊以名字稱呼那位婆羅門。『世尊』，這是敬重的同義語.....（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為[世尊：「彌勒固！」]。

「上下還有四方中間」：「『上』為未來，『下』為過去，『還有四方中間』為現在；『上』為天的世間，『下』為地獄的世間，『四方中間』為人類的世間。或者，『上』為善法，『下』為不善法，『四方中間』為無記法；『上』為無色界，『下』為欲界，『四方中間』為色界；『上』為樂受，『下』為苦受，『四方中間』為不苦不樂受；『上』為在腳底以上，『下』為在頭髮以下，『四方中間』為在中間。」為上下還有四方中間。

「對在這些上的歡喜與住著，除去後識在有上不會住立」：「在這些上」，在被講解、被教導、被告知、被建立、被揭開、被解析、被闡明、被說明的上。歡喜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中略）貪婪、貪不善根。「住著」，有二種住著：渴愛的住著與見的住著。怎樣是渴愛的住著？所有以渴愛稱呼的.....（中略）這是渴愛的住著。什麼是見的住著？有二十個依處的有身見.....（中略）這是見的住著。

「除去後識」：「福行俱行的識、非福行俱行的識、不動行俱行的識[SN.12.51]。在這些上歡喜與住著行(造作)俱行的識除去後、去除後、破除後、排除後，請你捨棄、捨斷、驅離、作終結、使之走到不存在。」為對在這些上的歡喜與住著，除去後識。

「在有上不會住立」：「有」，有二種有：業有與結生再有。什麼是業有？福行、非福行、不動行，這是業有。什麼是結生再有？結生的色、受、想、行、識，這是結生再有。「在有上不會住立」：「歡喜與住著行俱行的識與業有以及結生再有之捨斷、驅離、作終結、使之走到不存在者，在業有上不會住立；在結生再有上不會住立、不會定立。」為除去後識在有上不會住立。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世尊：『彌勒固！』]你正知凡任何的，上下還有四方中間，

對在這些上的歡喜與住著，除去後識在有上不會住立。」

25.這樣住者、具念者、不放逸者：比丘行者捨棄諸執為我所的後，生、老與憂愁、悲泣，就在這裡智者會捨斷苦。

「這樣住者、具念者、不放逸者」：「『這樣住者』，『歡喜與住著行俱行的識與業有以及結生再有之捨斷、驅離、作終結、使之走到不存在者。』為這樣的住者。『具念者』，以四種方式為具念的：在身上隨看身的念住修習者.....（中略）他被稱為具念的。『不放逸者』為恭敬的作者、常作者、不停住的作者、有不被黏著習慣者、不輕忽意欲者、在善法上不輕忽責任者與不放逸者；『如何我能完成未完成的戒蘊，或已完成的戒蘊能以慧到處資助？』凡在那裡他有意欲、精進、勇猛、努力、不畏縮、念、正知、熱心、勤奮、確立、實踐、不放逸的、在善法上不放逸；『如何我能完成未完成的定蘊.....（中略）慧蘊.....解脫蘊.....如何我能完成未完成的解脫智見蘊，或已完成的解

脫智見蘊能以慧到處資助？』凡在那裡他有意欲、精進、勇猛、努力、不畏縮、念、正知、熱心、勤奮、確立、實踐、不放逸的、在善法上不放逸；『如何我能遍知未遍知的苦，或能捨斷未捨斷的污染，或能修習未修習的道，或能作證未作證的滅？』凡在那裡他有意欲、精進、勇猛、努力、不畏縮、念、正知、熱心、勤奮、確立、實踐、不放逸的、在善法上不放逸。」為這樣住者、具念者、不放逸者。

「比丘行者捨棄諸執為我所的後」：「『比丘』，善凡夫比丘，或有學比丘。『行者』，當行時、住時、行動時、轉起時、守護時、使存續時、使生存時。『我所執』，有二種我所執：[因]渴愛的我所執與[因]見的我所執.....（中略）這是渴愛的我所執.....（中略）這是見的我所執.....捨斷渴愛的我所執後；斷念見的我所執後，在我所執上捨棄後、放捨後、捨斷後、驅離後、作終結後、使之走到不存在後。」為比丘行者捨棄諸執為我所的後。

「生、老與憂愁、悲泣，就在這裡智者會捨斷苦」：「出生」，所有眾生中.....（中略）。「衰老」：所有眾生中.....（中略）。「憂愁」，被親族的損失(不幸)觸達.....（中略）。「悲泣」，被親族的不幸觸達.....（中略）。「在這裡」，屬於這個見.....（中略）在這個人的世界中。「智者」為已到達明者、有智者、聰明者、有智慧者。「苦」，生苦.....（中略）憂絕望苦。「生、老與憂愁、悲泣，就在這裡智者會捨斷苦」：「已到達明者、有智者、聰明者、有智慧者就在這裡生、老與憂愁、悲泣他能捨斷、能驅離、能作終結、能使之走到不存在。」為生、老與憂愁、悲泣，就在這裡智者會捨斷苦。

因為那樣，世尊說：

「這樣住者、具念者、不放逸者：比丘行者捨棄諸執為我所的後，

生、老與憂愁、悲泣，就在這裡智者會捨斷苦。」

26.我大歡喜大仙的這個言語，善講述的喬答摩是無依著者，            世尊！因為確實你捨斷苦，因為像這樣這個法被你發現。

「我大歡喜大仙的這個言語」：「『這個』，你的言語、語路、教說、告誡、教誡。我歡喜，我大歡喜，我欣喜，我隨喜，我想要，我受用[，我乞求]，我希求，我熱望，我祈求。『大仙』，為何世尊是大仙？『大戒蘊之尋求者、追求者、遍尋者』為大仙；『.....（中略）人中之牛王在何處？』為大仙。」為我大歡喜大仙的這個言語。

「善講述的喬答摩是無依著者」：「『善講述的』，『善講述的[、善解說的]、善講解的、善教導的、善告知的、善建立的、善揭開的、善解析的、善闡明的、善說明的。』為善講述的。『喬答摩是無依著者』，依著被稱為諸污染與諸蘊及諸造作。依著的捨斷、依著的平息、依著的斷念、依著的止息、不死、涅槃。」為善講述的喬答摩是無依著者。

「世尊！因為確實你捨斷苦」：「『確實』，這是決定性(一向)之語、無疑之語、有自信之語、不二之語、無疑念之語、指令之語、無錯誤之語[、不失敗之語]、確定之語，為『確實』。『世尊』，『這是敬重的同義語.....（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你捨斷了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愁悲苦憂絕望苦你捨斷了、捨棄了、驅離了、作終結了、使之走到不存在了。」為世尊！因為確實你捨斷苦。

「因為像這樣這個法被你發現」：「因為像這樣這個法被你發現、被衡量、被判斷、被清楚、被明瞭。」為因為像這樣這個法被你發現。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我大歡喜大仙的這個言語，善講述的喬答摩是無依著者，

世尊！因為確實你捨斷苦，因為像這樣這個法被你發現。」

27.他們確實也會捨斷苦：牟尼！你會不斷地教誡該者們， 遇見你後我禮敬你：龍象！或許世尊會不斷地教誡我。

「他們確實也會捨斷苦」：「『他們』為剎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羅、在家人、出家人、天、人。『能捨斷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愁悲苦憂絕望苦他們能捨斷、能驅離、能作終結、能使之走到不存在。」為他們確實也會捨斷苦。

「牟尼！你會不斷地教誡該者們」：「『該者們』為剎帝利們、婆羅門們、毘舍們、首陀羅們、在家人、出家人、天、人。『你』，他說世尊。『牟尼』，牟尼被稱為智.....（中略）超越染著網後他是牟尼。『會不斷地教誡』，會不斷地教誡、會徹底地教誡、會連續地教誡、會一再地教誡、會訓誡。」為牟尼！你會不斷地教誡該者們。

「遇見你後我禮敬你：龍象」：「『你』，他說世尊。『我禮敬』，我以身體禮敬，或我以言語禮敬，或我以心禮敬，或我以如其含義行禮敬，或我以法隨法行禮敬、恭敬、尊重、尊敬、崇敬[、敬重]。『遇見後』，遇見後、完全遇見後、見面後、完全見面後，我從你面前禮敬。『龍象』，『龍象與世尊不作罪行』為龍象；『不去』為龍象；『不來』為龍象。怎樣是『世尊不作罪行』為龍象？罪行被稱為污染的、再有的、有恐懼的、苦果報的、未來會生老死的諸惡不善法。

[世尊：『色逼亞！』]

『在世間中不作任何罪行，捨離一切結縛、繫縛後，

解脫者在一切處不被黏著，像這樣者以那樣的狀態被說為龍象。』 [Sn.32, 527偈]

這樣是『世尊不作罪行』為龍象。

怎樣是『世尊不去』為龍象？世尊不去意欲的非去處；不去瞋的非去處；不去癡的非去處；不去恐怖的非去處；不因貪而去；不因瞋而去；不因癡而去；不因慢而去；不因見而去；不因掉舉而去；不因疑而去；不因煩惱潛在趨勢而去；不被爭吵(不和合)法載走、帶走、運載、搬運。這樣是『世尊不去』為龍象。

怎樣是『世尊不來』為龍象？凡被須陀洹道捨斷的污染，那些污染他不再經驗、不退回、不回去；被一來道.....（中略）被不還道.....凡被阿羅漢道捨斷的污染，那些污染他不再經驗、不退回、不回去。這樣是『世尊不來』為龍象。」為遇見你後我禮敬你：龍象。

「或許世尊會不斷地教誡我」：「或許世尊會不斷地教誡、會徹底地教誡、會連續地教誡、會一再地教誡、會訓誡我。」為或許世尊會不斷地教誡我。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他們確實也會捨斷苦：牟尼！你會不斷地教誡該者們，

遇見你後我禮敬你：龍象！或許世尊會不斷地教誡我。」

28.如果你證知凡婆羅門為通曉吠陀者，無所有者、在欲有上無執著者，確實他渡過這個暴流，成為渡過彼岸者與不荒蕪者、不懷疑者。

「如果你證知凡婆羅門為通曉吠陀者」：「『婆羅門』，七法的已排除者為婆羅門：有身見被排除、疑被排除、戒禁取被排除、貪被排除、瞋被排除、癡被排除、慢被排除，他的污染的、再有的、有恐懼的、苦果報的、未來會生老死的諸惡不善法被排除。

[世尊：『色遍亞！』]

排除一切惡的後，離垢者、善入定者、自我住立者，

超越輪迴後那位完成者，無依止者-像這樣者被說他是婆羅門。[Sn.32, 524偈]

『通曉吠陀者』：『吠陀被稱為在四道上的智.....（中略）超越一切吠陀後他是通曉吠陀者。』『能證知』，能證知、能了知、能了別、能確知、能貫通。」為如果你證知凡婆羅門為通曉吠陀者。

「無所有者、在欲有上無執著者」：「無所有者」，貪是件東西(障礙)；瞋是件東西；癡是件東西；慢是件東西；見是件東西；污染是件東西；惡行是件東西，凡對他任何這些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者，他被稱為無所有者。「諸欲」，從攝頌有二種欲：事物之欲與污染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事物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污染之欲。「有」，有二種有：業有與結生再有.....（中略）這是結生再有。「無所有者、在欲與有上不無執著者」：「無所有的人在欲[與]有上是無執著者、不被附著者、不被固著者、不被障礙者，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無所有者、在欲有上無執著者。

「確實他渡過這個暴流」：「『確實』，這是決定性(一向)之語.....（中略）確定之語，為『確實』。『暴流』，欲的暴流、有的暴流、見的暴流、無明的暴流。『渡過了』，他超越了、渡過了、越過了、通過了。」為確實他渡過這個暴流。

「成為渡過彼岸者與不荒蕪者、不懷疑者」：「『渡過者』，欲的暴流渡過者；有的暴流渡過者；見的暴流渡過者；無明的暴流渡過者；輪迴路渡過者、已超越、已越度、已穿越、已越過、已克服，他是已降下狀態者、已實踐行為者、已完成旅程者、已到方向者、已到終點的者、已守護梵行者、已到達最高見者、已修習道者、已捨斷污染者、已貫通不動搖者、已作證滅者，對他苦已遍知、集已捨斷、道已修習、滅已作證，已證知應該被證知的、已遍知應該被遍知的、已捨斷應該被捨斷的、已修習應該被修習的、已作證應該被作證的。他是拔起門門者者、填滿溝渠者者、拔除柱子者者、無門門者、聖者降下旗幟者、負擔已卸下者、已分離者、五支捨斷者、六支具備者，有一個守護、四個倚靠，是各自真理除去者、尋求完全消散放捨者、無混濁意向者、身行已寧靜者、心善解脫者、慧善解脫者、已完全完成之最高的人、無上的人、已證得無上成就，他既不組成也不拆解，不堆積後住立；既不捨斷也不執取，捨斷後住立；既不驅散(泰國版)也不積聚，驅散後住立；既不熄滅也不點燃，熄滅後住立[SN.22.79]，是具備無學戒蘊狀態之已住立者.....無學定蘊.....（中略）慧蘊.....解脫蘊.....具備解脫智見蘊狀態之已住立者、完成與貫通真實(諦)後之已住立者、越過擾動(動貪)後之已住立者、污染火熄滅

後之已住立者、完全不再來狀態之已住立者、已作[打勝]把握後之已住立者、受用解脫狀態之已住立者、慈遍純淨之已住立者、悲.....（中略）喜悅.....平靜遍純淨之已住立者、究竟遍純淨之已住立者、無等同彼的狀態(錫蘭版)遍純淨之已住立者、已解脫狀態之已住立者、已滿足狀態之已住立者、在蘊邊界(究竟)上之已住立者、在界邊界上之已住立者、在處邊界上之已住立者、在去處(趣)邊界上之已住立者、在往生邊界上之已住立者、在結生邊界上之已住立者、在有之邊界上之已住立者、在輪迴邊界上之已住立者、在輪轉邊界上之已住立者、在最後有上之已住立者、在最後集聚(身體)上之已住立者、持最後身的阿羅漢。

『這是他的最後有，這是最後的集聚(身體)，

生死輪迴，沒有他的再生。』

『渡過彼岸者』：彼岸被稱為不死、涅槃，那是一切行的止，一切依著的斷念，渴愛的滅盡、離貪、滅、涅槃。他是已到彼岸者；已到達彼岸者，已到終極(目標)者；已到達終極者，已到終點者；已到達終點者，已到邊界(究竟)者；已到達邊界者，已到終結者；已到達終結者，已到救護所者；已到達救護所者，已到避難所者；已到達避難所者，已到歸依處者；已到達歸依處者，已到無恐怖者；已到達無恐怖者，已到無死者；已到達無死者，已到不死者；已到達不死者，已到涅槃者；已到達涅槃者，他是已降下狀態者、已實踐行為者.....（中略）生死輪迴，沒有他的再生。』為已渡過彼岸。

『不荒蕪者』：貪的荒蕪、瞋的荒蕪、癡的荒蕪、憤怒的荒蕪、怨恨的荒蕪.....（中略）一切不善造作的荒蕪，對他，這些荒蕪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他被稱為不荒蕪者。『不懷疑者』：在苦上的懷疑、在苦集上的懷疑、在苦滅上的懷疑、在導向苦滅道跡上的懷疑、在前際上的懷疑、在後際上的懷疑、在前後際上的懷疑、在特定條件性與緣所生法上的懷疑，凡像這樣懷疑、疑惑、懷疑的狀態、困惑、猶豫、疑念、交叉路(疑惑)、疑、不一向緊握、疑心、躊躇、未深解、心的僵硬狀態(剛愎狀態)、心意混亂，對他，這些懷疑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他被稱為不懷疑者。」為成為渡過彼岸者與不荒蕪者、不懷疑者。

因為那樣，世尊說：

「如果你證知凡婆羅門為通曉吠陀者，無所有者、在欲有上無執著者，

確實他渡過這個洪流，成為渡過彼岸者與不荒蕪者、不懷疑者。」

29.凡智者凡通曉吠陀的人在這裡，在有非有上捨離這個染著後，他是離渴愛者、無惱亂者、離願望者，我說「他渡過生、老。」

「凡智者凡通曉吠陀的人在這裡」：「『智者』為[智者、]已到達明者、有智者、聰明者、有智慧者。『凡』，凡像什麼樣...或人。『通曉吠陀(者)』，吠陀被稱為在四道上的智、慧、慧根、慧力、擇法覺支、考察、毘婆舍那、正見。以那些吠陀有生老死的已到達終極(目標)者；已到達終極者，已到終點者；已到達終點者，已到邊界(究竟)者；已到達邊界者，已到終結者；已到達終結者，已到救護所者；已到達救護所者，已到避難所者；已到達避難所者，已到歸依處者；已到達歸依處者，已到無恐怖者；已到達無恐怖



者，已到無死者；已到達無死者，已到不死者；已到達不死者，已到涅槃者；已到達涅槃者。或『已到吠陀的終極者』為通曉吠陀者，或『以吠陀已到終極者』為通曉吠陀者，或七法的已知道狀態為通曉吠陀者：有身見被知道、疑……（中略）戒禁取……貪……瞋……癡……慢被知道，他的污染的、再有的、有恐懼的、苦果報的、未來會生老死的諸惡不善法被知道。

[世尊：『色遍亞！』]

簡別全部的吠陀後：凡在這裡沙門婆羅門們有，

在一切感受上離貪，超越一切吠陀後他是通曉吠陀者。[Sn.32, 534偈]

『人』為眾生、人類、學生婆羅門、人、個人、生命、到出生者、有情、到因陀羅者、摩奴所生者。『在這裡』，屬於這個見……（中略）在這個人的世界中。」為凡智者凡通曉吠陀的人在這裡。

「在有非有上捨離這個染著後」：「『在有非有』，在業有之有非有中，在欲有之再有中；在欲有之業有中，在色有之再有中；在色有之業有中，在無色有之再有中；在無色有之業有中，在一再有之再有中；在一再趣處中，在一再往生中，在一再結生中，在一再個體的生出中。『染著』，有七種染著：貪的染著、瞋的染著、癡的染著、慢的染著、見的染著、污染的染著、惡行的染著。『捨離後』，在染著上放棄後為捨離後，或者在染著上、在束縛上、在擴大束縛上、在被糾纏的上、在被附著的上、在被固著的上、在被障礙的上、在捆綁上被震落後(?)為捨離後，如車乘，或轎子，或馬車，或貨車，或戰車應該被運送的[人、物]釋出(捨離)後他們放置、破壞。同樣的，在染著上放棄後為捨離後，或者在染著上、在束縛上、在擴大束縛上、在被糾纏的上、在被附著的上、在被固著的上、在被障礙的上、在捆綁上被震落後為捨離後。」為在有非有上捨離這個染著後。

「他是離渴愛者、無惱亂者、離願望者，我說：『他度脫生、老。』」：「渴愛」為色的渴愛……（中略）法的渴愛。凡對他渴愛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者，他被稱為離渴愛者、已離渴愛者、捨棄渴愛者、排除渴愛者、解脫渴愛者、捨斷渴愛者、斷念渴愛者，離貪者、捨棄貪者[、排除貪者、解脫貪者]、捨斷貪者、斷念貪者、不饑渴者、已冷卻者、已變清涼者、感受快樂者、以自己為梵已生者而住，他是離渴愛者。「無惱亂者」，貪是惱亂的；瞋是惱亂的；癡是惱亂的；憤怒是惱亂的；怨恨是惱亂的……（中略）一切不善造作是惱亂的，凡對他，這些惱亂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者，他被稱為無惱亂者。「離願望者」，願望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中略）貪婪、貪不善根。凡對他，這個願望渴愛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者，他被稱為離願望者。「出生」，所有眾生中……（中略）得諸處。「衰老」，所有眾生中……（中略）諸根的退化，這被稱為老。「他是離渴愛者、無惱亂者、離願望者，我說：『他度脫生、老』」：「凡他是離渴愛者、無惱亂者，以及離願望者，『生、老、死他度脫、超越、通過、越過、克服。』我說、我講解、我教導、我告知、我建

立、我揭開、我解析、我闡明、我說明。」為他是離渴愛者、無惱亂者、離願望者，我說「他渡過生、老。」

因為那樣，世尊說：

「凡智者凡通曉吠陀的人在這裡，在有非有上捨離這個染著後，

他是離渴愛者、無惱亂者、離願望者，我說：『他度脫生、老。』」

在偈頌結束同時.....（中略）「大德！世尊是我的老師，我是弟子。」

彌勒固學生婆羅門所問的說明第四[已完成]。

摘記：

1.苦生成處：以依著為因由諸苦發生。

2.十種依著：渴愛、見、污染、業、惡行、食、嫌惡、四執取界(地水火風)、六內處、六類識、以心苦義一切苦的依著。

3.作依著者=無智者=一再苦的愚鈍者。

4.去除在任何處歡喜、捨棄諸我所執者識在有上不會住立(=Ni.30識滅)⇒在世間中會渡過愛著。

10/17/2020 15:50

## 22.都達葛所問的說明

### 5.都達葛學生婆羅門所問的說明

30.[像這樣尊者都達葛:]世尊我問你、請你為我說那個，大仙！我期待你的言語，聽聞你的言說後，應該為了自己的涅槃學習。

「世尊我問你、請你為我說那個」：「『我問』，有三種詢問：未看見的之說明的詢問、所見的之合流的詢問、疑惑之切斷的詢問.....（中略）這是三種詢問.....（中略）涅槃的詢問。『我問你』：『我問你，我乞求你，我請求你，你使我明淨，請你為我講述。』為我問你。『世尊』，這是敬重的同義語.....（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請你為我說這個』，請你說、請你講解、請你教導、請你告知、請你建立、請你揭開、請你解析、請你闡明、請你說明。」為世尊我問你、請你為我說那個。

「[像這樣尊者都達葛]」：「『像這樣』，句的接續.....（中略）『尊者』，這是愛語、敬語、具敬重語、具順從語。為『尊者』。『都達葛』，那位婆羅門的名字、名稱、稱呼、安立、俗稱、名字、命名、稱謂、語詞、辭句、稱呼。」為[像這樣尊者都達葛]。

「大仙！我期待你的言語」：「你的言語、語路、教說、告誡、教誡我期待，我期望，我想要，我受用，我希求，我熱望，我祈求。『大仙』，為何世尊是大仙？『大戒蘊之尋求者、追求者、遍尋者』為大仙.....（中略）『人中之牛王在何處？』為大仙。」為大仙！我期待你的言語。

「聽聞你的言說後」：「你的言語、語路、教說、告誡、教誡聽聞後、聽到後、把握後、理解後、辨別後。」為聽聞你的言說後。

「應該為了自己的涅槃學習」：「『學習』，有三種學：增上戒學、增上心學、增上慧學.....（中略）這是增上慧學。『為了自己的涅槃』，為了自己貪的涅槃、瞋的涅槃、癡的涅槃、憤怒的涅槃、怨恨的涅槃.....（中略）一切不善造作的平靜、寂靜、平息、熄滅、斷念、止息，應該學習增上戒學，也應該學習增上心學，也應該學習增上慧學。這三學，當朝向(注意到)時應該學習；當知道時應該學習；當看見時應該學習；當省察時應該學習；當心確立(決意)時應該學習；當以信勝解時應該學習；當活力努力時應該學習；當念現起時應該學習；當心定(集中)時應該學習；當以慧了知時應該學習；當證知應該被證知的時應該學習；當遍知應該被遍知的時應該學習；當捨斷應該被捨斷的時應該學習；當修習應該被修習的時應該學習；當作證應該被作證的時應該學習[Ps.1,41.]、應該實踐、應該善實踐、受持後應該轉起。」為應該為了自己的涅槃學習。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像這樣尊者都達葛:]世尊我問你、請你為我說那個，大仙！我期待你的言語，聽聞你的言說後，應該為了自己的涅槃學習。」

31.[世尊：「都達葛！」]那樣的話請你作熱心，就在這裡賢明者、具念者，從這裡聽聞言說後，應該為了自己的涅槃學習。

「那樣的話請你作熱心」：「請你作熱心；請你作勇猛；請你作熱忱；請你作剛毅；請你作堅決；請你作活力，意欲請你使之產生；請你使之生產；請你使之現起；請你使之完全生成；請你使之生起；請你使之生出。」為那樣的話請你作熱心。

「都達葛」，「世尊以名字稱呼那位婆羅門。『世尊』，這是敬重的同義語.....（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為[世尊：「都達葛！」]

「就在這裡賢明者、具念者」：「『在這裡』，屬於這個見；屬於這個喜歡；屬於這個愛好；在這個執取中；在這個法中；在這個律中；在這個法律中；在這個教語(教說)中；在這個梵行中；在這個大師的教誡中；在這個個體上；在這個人的世界中。『賢明者』，為賢明者、賢智者、有慧者、有覺者、有智者、聰明者、有智慧者。『具念者』，『以四種方式為具念者：當修習在身上隨看身念住時為具念者.....（中略）他被稱為具念者。』」為就在這裡賢明者、具念者。

「從這裡聽聞言說後」：「從這裡我的言語、語路、教說、告誡、教誡聽聞後、聽到後、把握後、理解後、辨別後。」為從這裡聽聞言說後。

「應該為了自己的涅槃學習」：「『學習』，有三種學：增上戒學、增上心學、增上慧學.....（中略）這是增上慧學。『為了自己的涅槃』，為了自己貪的涅槃、瞋的涅槃、癡的涅槃、憤怒的涅槃、怨恨的涅槃.....（中略）一切不善造作的平靜、寂靜、平息、熄滅、斷念、止息，應該學習增上戒學，也應該學習增上心學，也應該學習增上慧學。這三學，當朝向(注意到)時應該學習；當知道時應該學習.....（中略）當作證應該被作證的時應該學習、應該實踐、應該善實踐、受持後應該轉起。」為應該為了自己的涅槃學習。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世尊：『都達葛！』]那樣的話請你作熱心，就在這裡賢明者、具念者，從這裡聽聞言說後，應該為了自己的涅槃學習。」

32.我看見在天-人們的世間中，無所有的婆羅門行動者，我禮敬你、你是一切眼者，釋迦！請你從疑惑釋放我。

「我看見在天-人們的世間中」：「天」，有三種天：世俗天、往生天、清淨天。什麼是世俗天？國王與王子以及皇后被稱為世俗天，這些被稱為世俗天。什麼是往生天？四大王天、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梵眾天以及凡在那個之上的諸天被稱為往生天，這些被稱為往生天。什麼是清淨天？[如來、]如來弟子之漏已滅盡阿羅漢以及凡諸辟支佛被稱為清淨天，這些被稱為清淨天。世尊是世俗天與往生天以及清淨天中之天、優勝天、天中天，獅子中之獅子、龍中之龍、眾主中之眾主、牟尼中之牟尼、王中之王。「我看見在天-人們的世間中」：「在人的世間中我看見天；我看見優勝天；我看見天中天，我看到、我注視、我靜觀、我觀察。」為我看見在天-人們的世間中。

「無所有的婆羅門行動者」：「『無所有』，貪無所有、瞋無所有、癡無所有、慢無所有、見無所有、污染無所有、惡行無所有，任何那些對佛、世尊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因此，佛陀被稱為無所有者。『婆羅門』，世尊是七法的已排除狀態為婆羅門：有身見被排除、疑被排除、戒禁取被排除、貪被排除、瞋被排除、癡被排除、慢被排除，那些污染的、再有的、有恐懼的、苦果報的、未來會生老死的諸惡不善法被排除。

[世尊：『色逼亞！』]

『排除一切惡的後，離垢者、善入定者、自我住立者，

超越輪迴後那位完成者，無依止者-像這樣者被說他是婆羅門。』[Sn.32, 524偈]

『行動者』，行者[、走動者]、住者、行動者、使轉起者、守護者、使存續者、使生存者。」為無所有的婆羅門行動者。

「我禮敬你、你是一切眼者」：「『你』，他說世尊。『我禮敬』，我以身體禮敬，或我以言語禮敬，或我以心禮敬，或我以如其含義行禮敬，或我以法隨法行禮敬、恭敬、尊重、尊敬、崇敬[、敬重]。『一切眼者』，一切眼被稱為一切知的狀態智。世尊具有、完全具有、到達、完全到達、具足、完全具足、具備一切知的狀態智。

『他在這裡(這個世界)沒有任何未被看見的，還有不被識知、不能被知道的，

他證知一切凡存在應被引導推論的，如來因為那樣為一切眼者。』」[Ps.1, 第121段]

為我禮敬你、你是一切眼者。

「釋迦！請你從疑惑釋放我」：「釋迦」，「釋迦世尊為從釋迦家出家者。」為釋迦。或者，「富裕者、大富者、富有者。」也為釋迦。對他有這些財，即：信財、戒財、慚財、愧財、聽聞財、施捨財、慧財、念住財、正勤財、神足財、根財、力財、覺支財、道財、果財、涅槃財，以這些種種財寶為富裕者、大富者、富有者。或者，「可能者、能夠者、流出種種者、充足者、英雄、勇者、英勇者、不膽怯者、不驚恐者、不驚慌者、不逃走者、已捨斷恐怖害怕者、已離身毛豎立者。」也為釋迦。疑惑被稱為疑：在苦上的懷疑、在苦集上的懷疑、在苦滅上的懷疑、在導向苦滅道跡上的懷疑、在前際上的懷疑、在後際上的懷疑、在前後際上的懷疑、在特定條件性與緣所生法上的懷疑，凡像這樣懷疑、疑惑、懷疑的狀態、困惑、猶豫、疑念、交叉路(疑惑)、疑、不一向緊握、疑心、躊躇、未深解、心的僵硬狀態(剛愎狀態)、心意混亂。「釋迦！請你從疑惑釋放我」：「請你釋放我；請你解脫我；請你使我釋放；請你使我解脫；請你拉出我；請你完全拉出我；請你使我從疑惑刺箭狀態出來。」為釋迦！請你從疑惑釋放我。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我看見在天-人們的世間中，無所有的婆羅門行動者，

我禮敬你、你是一切眼者，釋迦！請你從疑惑釋放我。」

33.我將不能夠使之釋放：都達葛！世間中疑惑的任何者，但證知最勝法者，這樣你將渡過這個洪流。

「我將不能夠使之釋放」：「對你，我將不能夠釋放、解脫、使釋放、使解脫、拉出、完全拉出、使上升、使完全上升疑惑箭刺狀態。」這樣是我將不能夠使之釋放。或者，「在無信的人上、在無意欲者上、在懈怠者上、在下劣活力者上、在不實行者上我不努力；我不盡力；我不竭力；我不奮力；我不作勇猛；我不作熱忱；我不作剛毅；我不作堅決；我不作活力，意欲我不使之產生；我不使之生產[；我不使之現起；我不使之完全生成]；我不使之生起；我不使之生出法的教說。」這樣也是我將不能夠使之釋放。或者，「你們沒有任何其他令解脫者，如果他們能解脫，以自己的勢力(剛毅)，以自己的力量，以自己的活力，以自己的努力(勇猛)，以自己之人之勢力，以自己之人之力量，以自己之人之活力，以自己之人之努力，以自己的正確行道、隨順行道、非相反的行道、依義理的行道、法隨法之行道，當實行時他們能解脫。」這樣也是我將不能夠使之釋放。

這被世尊說：「純陀！『自己是陷入泥沼者而將拉出其他陷入泥沼者。』這不存在可能性。純陀！『自己是未調御、未受訓練、未般涅槃者而將使其他人調御、訓練、般涅槃。』這不存在可能性。[MN.8]」這樣也是我將不能夠使之釋放。

這被世尊說：[Dhp.12, 165偈]

「惡被自己做，以自己成為污染，

惡不被自己做，以自己就變成清淨，

清淨、不清淨是分開的，非一個會使另一個變成清淨。」

這樣也是我將不能夠使之釋放。

這被世尊說：「同樣的，婆羅門！涅槃住立，導向涅槃之道住立，我的勸導住立，然而，當我的弟子被我這樣教誡、這樣訓誡時，有一些到達究竟終結的涅槃，某一些不到達，婆羅門！在這裡，我能作什麼呢？婆羅門！如來是指路者。[MN.107]佛陀只告知(指)路，當自己實行時他們能解脫。」這樣也是我將不能夠使之釋放。

「都達葛！世間中疑惑的任何者」：「疑惑者，有懷疑、有困惑、有疑念、有猶豫的人。『任何(人)』，任何剎帝利，或婆羅門，或毘舍，或首陀羅，或在家人，或出家人，或天，或人。『世間中』，苦界的世間中……(中略)處的世間中。」為都達葛！世間中疑惑的任何者。

「但證知最勝法者」：「最勝法被稱為不死、涅槃，那是一切行的止，一切依著的斷念，渴愛的滅盡、離貪、滅、涅槃。『最勝(的)』，第一的、最勝的、殊勝的、上首的、最上的、最頂尖的法，當了知、了別、確知、貫通時。」為但證知最勝法者。

「這樣你將渡過這個暴流」：「這樣欲的暴流、有的暴流、見的暴流、無明的暴流你能渡過、能超越、能通過、能越過、能克服。」為這樣你將渡過這個暴流。

因為那樣，世尊說：

「我將不能夠使之釋放：都達葛！世間中疑惑的任何者，

但證知最勝法者，這樣你將渡過這個暴流。」

34.婆羅門！請你懷有悲心地教誡：凡我會了知遠離法，如是如虛空無瞋害者，就在這裡會寂靜地、不依止地行。

「婆羅門！請你懷有悲心地教誡」：「『婆羅門！請你教誡；婆羅門！請你資助；婆羅門！請你憐愍。』為婆羅門！請你教誡。『懷有悲心地』，懷有悲心地、懷同情地、懷保護地、懷資助地、懷憐愍地。」為婆羅門！請你懷有悲心地教誡。

「凡我會了知遠離法」：「遠離法被稱為不死、涅槃，那是一切行的止，一切依著的斷念，渴愛的滅盡、離貪、滅、涅槃。『我能了知的』，我能知道、能了知、能了別、能確知、能貫通、能證得、能觸達、能作證的。」為凡我會了知遠離法。

「如是我如虛空無瞋害者」：「如虛空不被黏著、不被提取、不被繫縛、不被遍繫縛，這樣是不被黏者、不被提取者、不被繫縛者、不被遍繫縛者。」這樣是如虛空之無瞋害者。「如虛空不被胭脂紅，或鬱金黃，或靛藍，或深紅染[色]，這樣是不被染者、不憤怒者、不變愚癡者、不污染者。」這樣也是如虛空之無瞋害者。「如虛空不發怒、不瞋害、不反抗、不被反擊，這樣是不發怒者、不瞋害者、不反抗者、不被反擊者、不反擊者。」這樣也是如虛空之無瞋害者。

「就在這裡會寂靜地、不依止地行」：「『就在這裡寂靜地』，『就是在這裡時；就在這裡存在時；就是在這裡坐下時；就是在這個座位上坐下時；就是在這個群眾中坐下時。』這樣是就在這裡寂靜地。或者，『就在這裡是寂靜的、寂止的、平靜下來的、冷卻的、止息的。』這樣也是就在這裡寂靜地。『不依止地』，有二種依止：渴愛的依止與見的依止.....（中略）這是渴愛的依止.....（中略）這是見的依止.....渴愛的依止已被捨斷、見的依止已被斷念後，成為眼的不依止者，耳的不依止者，鼻的不依止者，舌的不依止者，身的不依止者，意的不依止者，諸色.....諸聲音.....諸氣味.....諸味道.....諸所觸.....諸法.....家.....團體(眾).....住所.....利得.....名聲.....稱讚.....樂.....衣服.....施食.....住處.....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欲界.....色界.....無色界.....欲有.....色有.....無色有.....想有.....無想有.....非想非非想有.....一蘊有.....四蘊有.....五蘊有.....過去.....未來.....現在.....是所見、所聞、所覺、能被識知的諸法的不依止者、不黏著者、不陷入者、不固著者、不把心朝向(勝解)者。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能行』，能行、能住、能行動、能轉起[、能守護]、能使存續、能使生存。」為就在這裡會寂靜地、不依止地行。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婆羅門！請你懷有悲心地教誡：凡我會了知遠離法，

如是我如虛空無瞋害者，就在這裡會寂靜地、不依止地行。」

35.[世尊：「都達葛！」]我為你將講述寂靜，在當生-非傳聞的，知道該者後具念的行者，在世間中會渡過愛著。

「我為你將講述寂靜」：「貪的寂靜、瞋的寂靜、癡的寂靜、憤怒的寂靜、怨恨的.....（中略）藏惡的.....專橫的.....嫉妒的.....慳吝的.....偽詐的.....狡猾的.....頑固的.....激情的.....慢的.....極慢的.....憍慢的.....放逸.....一切污染的.....一切惡行的.....一切惱患的.....一切焦熱的.....一切熱惱的.....一切不善造作的寂靜、寂止、平靜下來、冷卻、止息我將講述、我將宣布、我將講解、我將教導、我將告知、我將建立、我將揭開、我將解析、我將闡明、我將說明。」為我為你將講述寂靜。

「[世尊：『都達葛！』]」：「『都達葛』，世尊以名字稱呼那位婆羅門。『世尊』，這是敬重的同義語.....（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為[世尊：「都達葛！」]

「在當生-非傳聞的」：「『在當生』，『在被看見的法上(在當生)；在被知道的法上；在被衡量的法上；在被使清楚的法上：「一切行是無常的」.....（中略）「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為在被看見的法上(在當生)；在被知道的法上；在被衡量的法上；在被使清楚的法上，這樣是[我將講述]在當生的。或者，我將為你講述在被看見的苦上之苦；我將為你講述在被看見的集上之集；我將為你講述在被看見的道上之道；我將為你講述在被看見的滅上之滅，這樣也是[我將講述]在當生的。或者，[在當生為]「直接可見的、即時的、請你來看的、能引導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這樣也是[我將講述]在當生的。』為在當生。『非傳聞的』，非傳聞，非從風聞，非從傳承，非從經藏之教，非從邏輯推論，非推理，非因理由的遍尋思，非因見的審慮接受，是被自己親自證知、自我現證的法，我將講述那個。」為在當生-非傳聞的。

「知道該者後具念的行者」：「凡作已知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一切行是無常的』作已知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一切行是苦的』.....（中略）『一切法是無我』.....（中略）『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作已知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具念的』，以四種方式為具念的：當修習在身上隨看身念住時為具念的.....（中略）他被稱為具念的。『行者』，當行時、住時、行動時、轉起時、守護時、使存續時、使生存時。」為知道該者後具念的行者。

「在世間中會渡過愛著」：愛著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完全貪).....（中略）貪婪、貪不善根。「愛著」，以何義為愛著？「.....（中略）被擴大的執著」為愛著。「世間中」，苦界的世間中.....（中略）處的世間中。「在世間中會渡過愛著」：「世間中那個愛著，或世間中該愛著[Ni.1]，他會具念地渡過、會超越、會通過、會越過、會克服。」為在世間中會渡過愛著。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世尊：『都達葛！』]我為你將講述寂靜，在當生-非傳聞的，知道該者後具念的行者，在世間中會渡過愛著。」

36.而我大歡喜那個，大仙！最上寂靜，知道該者後具念的行者，在世間中會渡過愛著。

「而我大歡喜那個」：「『那個』，你的言語、語路、教說、告誡、教誡。我歡喜，我大歡喜，我欣喜，我隨喜，我想要，我受用[，我乞求]，我希求，我熱望，我祈求。」為而我大歡喜那個。

「大仙！最上寂靜」：「『大仙』，為何世尊是大仙？『大戒蘊之尋求者、追求者、遍尋者』為大仙；『大定蘊.....（中略）人中之牛王在何處？』為大仙。『最上寂靜』，寂靜被稱為不死、涅槃，那是一切行的止，一切依著的斷念，渴愛的滅盡、離貪、滅、涅槃。『最上(的)』，第一的、最勝的、殊勝的、上首的、最上的、最頂尖的。」為大仙！最上寂靜。



「知道該者後具念的行者」：「作凡知道的後.....（中略）『一切行是無常的』作凡知道的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一切行是苦的』.....『一切法是無我』.....（中略）『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作凡知道的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具念的』，以四種方式為具念的：當修習在身上隨看身念住時為具念的.....（中略）他被稱為具念的。『行者』，當行時.....（中略）使生存時。」為知道該者後具念的行者。

「在世間中會渡過愛著」：愛著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中略）貪婪、貪不善根。「愛著」，以何義為愛著？「.....（中略）被擴大的執著」為愛著。「世間中」，苦界的世間中.....（中略）處的世間中。「在世間中會渡過愛著」：「世間中那個愛著，或世間中該愛著，他能具念地渡過、能超越.....（中略）能克服。」為在世間中會渡過愛著。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而我大歡喜那個，大仙！最上寂靜，

知道該者後具念的行者，在世間中會渡過愛著。」

37.[世尊：「都達葛！」]你正知凡任何的，上下還有四方中間，知道世間中這個「染著」後，你不要為了有非有作渴愛。

「你正知凡任何的」：「你正知凡任何的、你了解的[、你了知的]、你確知的、你貫通的。」為你正知凡任何的。「『都達葛』，世尊以名字稱呼那位婆羅門。『世尊』，這是敬重的同義語.....（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為[世尊：「都達葛！」]。

「上下還有四方中間」：「『上』為未來，『下』為過去，『中間四方』為現在；『上』為天的世間，『下』為地獄的世間，『中間四方』為人類的世間。或者，『上』為善法，『下』為不善法，『中間四方』為無記法；『上』為無色界，『下』為欲界，『中間四方』為色界；『上』為樂受，『下』為苦受，『中間四方』為不苦不樂受；『上』為在腳底以上，『下』為在頭髮以下，『中間四方』為在中間。」為上下還有四方中間。

「知道世間中這個『染著』後」：「『這是染著，這是黏著，這是繫縛，這是障礙。』知道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為知道世間中這個「染著」後。

「你不要為了有非有作渴愛」：「『渴愛』，色的渴愛、聲音的渴愛.....（中略）法的渴愛。『為了有非有』，為了業有之有非有，為了欲有之再有；為了欲有之業有，為了色有之再有；為了色有之業有，為了無色有之再有；為了無色有之業有，為了一再有之再有；為了一再趣處，為了一再往生，為了一再結生，為了一再個體的生出。你不要作渴愛，你不要生起渴愛，你不要產生渴愛，你不要發生渴愛，你不要生出渴愛，請你捨斷，請你驅離，請你作終結，請你使之走到不存在。」為你不要為了有非有作渴愛。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世尊：「都達葛！」]你正知凡任何的，上下還有四方中間，

知道世間中這個『染著』後，你不要為了有非有作渴愛。」

在偈頌結束同時.....（中略）「大德！世尊是我的老師，我是弟子。」

都達葛學生婆羅門所問的說明第五[已完成]。

摘記：

1.靠自己的努力(作熱心=勇猛、熱忱、剛毅、堅決、活力、起意欲)解脫而非世尊(世尊是指路者，不能令解脫)。

2.知道染著後不要在有非有上作渴愛⇒在世間中會渡過愛著。

10/17/2020 16:10

## 23.優帕夕哇所問的說明

### 6.優帕夕哇學生婆羅門所問的說明

38.[像這樣尊者優帕夕哇：]釋迦！我是孤獨的，無依止的、我不能夠渡過大暴流，一切眼者！請你說所緣：依止該者會渡過這個暴流。

「釋迦！我是孤獨的.....大暴流」：「『孤獨的』，『沒有我的人之伴侶，或沒有我的法之伴侶：凡依止的人或依止的法能渡過、能超越、能通過、能越過、能克服大欲的暴流、有的暴流、見的暴流、無明的暴流。』『釋迦』，『釋迦世尊為從釋迦家出家者。』為釋迦。或者，『富裕者、大富者、富有者。』也為釋迦。對他有這些財，即：信財、戒財、慚財、愧財、聽聞財、施捨財、慧財、念住財.....（中略）涅槃財，以這些多個財寶為富裕者、大富者、富有者。或者，『可能者、能夠者、流出種種者、充足者、英雄、勇者、英勇者、不膽怯者、不驚恐者、不驚慌者、不逃走者、已捨斷恐怖害怕者、已離身毛豎立者。』也為釋迦。」為釋迦！我是孤獨的.....大暴流。

「[像這樣尊者優帕夕哇]」：「『像這樣』，句的接續.....（中略）『尊者』，[這是]愛語.....（中略）『優帕夕哇』，那位婆羅門的名字.....（中略）稱呼。」為[像這樣尊者優帕夕哇]。

「無依止的、我不能夠渡過」：「『無依止的』，人之無依止的或法之無依止的，我不能夠、我不能、我不可能、不堪任度脫、超越、通過、越過、克服大欲的暴流、有的暴流、見的暴流、無明的暴流。」為無依止的、我不能夠渡過。

「一切眼者！請你說所緣」：「所緣、緣境的依止、近依，請你講述、請你講解、請你教導、請你告知、請你建立、請你揭開、請你解析、請你闡明、請你說明。『一切眼者』，一切眼被稱為一切知的狀態智。世尊因此具有、完全具有、到達、完全到達、具足、完全具足、具備一切知的狀態智。

『他在這裡(這個世界)沒有任何未被看見的，還有不被識知、不能被知道的，

他證知一切凡存在應被引導推論的，如來因為那樣為一切眼者。』」[Ps.1, 第121段]

為一切眼者！請你說所緣。

「依止該者會渡過這個暴流」：「『依止該者』，依止該人者或依止該法者會渡過、會超越、會通過、會越過、會克服大欲的暴流、有的暴流、見的暴流、無明的暴流。」為依止該者會渡過這個暴流。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像這樣尊者優帕夕哇：]釋迦！我是孤獨的，無依止的、我不能夠渡過大暴流，一切眼者！請你說所緣：依止該者會渡過這個暴流。」

39.[世尊：「優帕夕哇！」]觀看無所有地、有念地，依止「沒有」後令你渡過暴流，在諸欲上捨斷後已從諸懷疑離脫，請你日夜觀見渴愛的滅盡脫。

「觀看無所有地、有念地」：「那位婆羅門本來就是無所有處等至的證得者、依止者，他不知道『這是我的依止』，世尊為他講解依止與更上的出離路：具念地進入無所有處等至，然後從那裡出來後，在那裡，在生起的心、心所法上觀看著[它]是無常的、苦的、病、腫瘤、箭、禍、疾病、另一邊的、敗壞、災難、禍害、恐怖、災禍、搖動的、易壞的、不堅固的、無庇護所、無避難所、無歸依所、無歸依者、被捨的、虛偽的、空的、無我的、過患、變易法、不實的、不幸的根、{有的}[殺害者?]、無有的、有漏的、有為的、魔的餌、生老病法、死法、愁悲苦憂絕望法、集法、滅沒、樂味、過患、出離，他觀看著、看到著、注視著、靜觀著、觀察著。

『有念的』：凡念、隨念、憶念.....（中略）正念[、念覺支、無岔路之道]，這被稱為念。具有.....（中略）具備這個念，他被稱為有念者。」為觀看無所有地、有念地。

「[世尊：『優帕夕哇！』]」：「『優帕夕哇』，世尊以名字稱呼那位婆羅門。『世尊』，這是敬重的同義語.....（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為[世尊：「優帕夕哇！」]。

「依止『沒有』後令你渡過暴流」：「『什麼都沒有』為無所有處等至。以什麼理由『什麼都沒有』為無所有處等至？具念地進入識無邊處等至，然後從那裡出來後，在那裡，就那個識不使之存在、離使之存在、使之消失，他看見『什麼都沒有』，也以這個理由『什麼都沒有』為無所有處等至。依止後、依靠後、作所緣後令你度脫、超越、通過、越過、克服欲的暴流、有的暴流、見的暴流、無明的暴流。」為依止「沒有」後令你渡過暴流。

「在諸欲上捨斷後已從諸懷疑離脫」：「『諸欲』，從攝頌有二種欲：事物之欲與污染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事物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污染之欲。『在諸欲上捨斷後』，『在事物之欲上遍知後，在污染之欲上捨斷後、捨棄後、驅離後、作終結後、使之走到不存在後。』為在諸欲上捨斷後。『已從諸懷疑離脫』，疑惑被稱為疑：在苦上懷疑.....（中略）心的僵硬狀態(剛愎狀態)、心意混亂。『已從疑惑分離、已戒絕、已戒除、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這樣是已從諸懷疑離脫。或者，『已從三十二種畜生論分離、已戒絕、已戒除、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這樣也是已從諸懷疑離脫。」為在諸欲上捨斷後已從諸懷疑離脫。

「請你日夜觀見渴愛的滅盡脫」：「『渴愛』為色的渴愛.....（中略）法的渴愛。夜被稱為夜晚，『日』為白天，白天與夜晚對渴愛的滅盡、貪的滅盡、瞋的滅盡、癡的滅盡、趣處的滅盡、往生的滅盡、結生的滅盡、有的滅盡、輪迴的滅盡、輪轉的滅盡請你看見、請你觀見、請你看到、請你注視、請你靜觀、請你觀察。」為請你日夜觀見渴愛的滅盡脫。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世尊：『優帕夕哇！』]觀看無所有地、有念地，依止『沒有』後令你渡過暴流，在諸欲上捨斷後已從諸懷疑離脫，請你日夜觀見渴愛的滅盡脫。」

40.[像這樣尊者優帕夕哇：]凡在一切欲上已離貪者，依止無所有者拋棄其他的後，在最高上解脫者，他會住立在那裡成為不隨行者嗎？

「凡在一切欲上已離貪者」：「在一切」，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無剩餘地、整個地，這是遍取的言語，為「在一切」。「在諸欲上」，從攝頌有二種欲：事物之欲與污染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事物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污染之欲。「凡在一切欲上已離貪者」：「凡在一切欲上已離貪者、已無貪者、已捨棄貪者、已排除貪者、已解脫貪者、已捨斷貪者、已斷念貪者、已鎮伏者。」為凡在一切欲上已離貪者。

「[像這樣尊者優帕夕哇]」：「『像這樣』，句的接續.....（中略）『尊者』，[這是]愛語.....（中略）『優帕夕哇』，那位婆羅門的名字.....（中略）稱呼。」為[像這樣尊者優帕夕哇]。

「依止無所有者拋棄其他的後」：「較低的六種等至他拋棄、放棄、永遠放棄後、超過、越過、克服後，成為無所有處等至的依止者、黏著者、進入者、完全進入者、染著者、把心朝向者。」為依止無所有者拋棄其他的後。

「在想解脫上、在最高上解脫者」：「想解脫被稱為七種有想等至，無所有處等至解脫為那些有想等至中第一的、最勝的、殊勝的、上首的、最上的、最頂尖的，在最高的、第一的、最勝的、殊勝的、上首的、最上的、最頂尖的上以勝解解脫之勝解者、在那裡勝解者、向那個勝解者、那個性格者、多那個者、重那個者、以那個為對象者、朝那個努力者、向那個傾斜者、向那個勝解者、向那個增上者。」為在想解脫上、在最高上解脫者。

「他會住立在那裡成為不隨行者嗎」：「『他會住立嗎』，疑惑之詢問、困惑之詢問、疑念之詢問、不只一個之詢問：『是這樣嗎？不是這樣嗎？是什麼？是如何呢？』為他能住立嗎？『在那裡』，在無所有處中。『不隨行者』，不隨行者、不搖動者(泰國版)、不離去者、不消失者、不退失者。或者，不被染者、不墮落者、不變愚昧者、不染污者。」為他會住立在那裡成為不隨行者嗎？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像這樣尊者優帕夕哇：]凡在一切欲上已離貪者，依止無所有者拋棄其他的後，在想解脫上、在最高上解脫者，他會住立在那裡成為不隨行者嗎？」

41.[世尊：「優帕夕哇！」]凡在一切欲上已離貪者，依止無所有者拋棄其他的後，在想解脫上、在最高上解脫者，他會住立在那裡成為不隨行者。

「凡在一切欲上已離貪者」：「在一切」，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無剩餘地、整個地，這是遍取的言語，為「在一切」。「在諸欲上」，從攝頌有二種欲：事物之欲與污染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事物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污染之欲。「凡在一切欲上已離貪者」：「凡在一切欲上已離貪者.....（中略）已斷念貪者、已鎮伏者。」為凡在一切欲上已離貪者。

「[世尊：『優帕夕哇！』]」：「『優帕夕哇』，世尊以名字稱呼那位婆羅門。『世尊』，這是敬重的同義語.....（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為[世尊：「優帕夕哇！」]

「依止無所有者拋棄其他的後」：「較低的六種等至他拋棄、放棄、永遠放棄後、超過、越過、克服後，成為無所有處等至的依止者、黏著者、進入者、完全進入者、染著者、把心朝向者。」為依止無所有者拋棄其他的後。

「在想解脫上、在最高上解脫者」：「想解脫被稱為七種有想等至，無所有處等至解脫為那些有想等至中第一的、最勝的、殊勝的、上首的、最上的、最頂尖的，在最高的、第一的、最勝的、殊勝的、上首的、最上的、最頂尖的上以勝解解脫之勝解者、在那裡勝解者、向那個勝解者.....（中略）向那個增上者。」為在想解脫上、在最高上解脫者。

「他會住立在那裡成為不隨行者」：「『會住立』，會住立六萬劫。『在那裡』，在無所有處中。『不隨行者』，不隨行者、不搖動者(泰國版)、不離去者、不消失者、不退失者。或者，不被染者、不墮落者、不變愚昧者、不染污者。」為他會住立在那裡成為不隨行者。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世尊：『優帕夕哇！』]凡在一切欲上已離貪者，依止無所有者拋棄其他的後，在想解脫上、在最高上解脫者，他會住立在那裡成為不隨行者。」

42.[像這樣尊者優帕夕哇：]如果他會住立在那裡成為不隨行者，甚至多年，一切眼者！就在那裡他會成為清涼的解脫者？像那類者的識會死沒？

「如果他會住立在那裡成為不隨行者」：「如果他能住立六萬劫。『在那裡』，在無所有處中。『不隨行者』，不隨行者、不搖動者(泰國版)、不離去者、不消失者、不退失者。或者，不被染者、不墮落者、不變愚昧者、不染污者。」為他會住立在那裡成為不隨行者。

「甚至多年，一切眼者」：「『甚至多年』，甚至多年；許多年；許多百年；許多千年；許多十萬年；許多劫；許多百劫；許多千劫；許多十萬劫。『一切眼者』，一切眼被稱為一切知的狀態智.....（中略）如來因為那樣為一切眼者。」為甚至多年，一切眼者！

「就在那裡他會成為清涼的解脫者？像那類者的識會死沒」：「『就在那裡他成為清涼狀態到達者，是常的、堅固的、永恆的、不變易法，會正如等同常恆那樣存續？或者，他的識會死沒、被斷滅、消失、滅亡、不存在？』『再有的結生識會生出於欲界，或色界，或無色界？』他問已進入無所有處者的常與斷滅。還是就在那裡會於無殘餘的涅槃界證涅槃？或者，『他的識會死沒，更進一步結生識會生起於欲界，或色界，或無色界？』他問無所有處再生者的般涅槃與結生。『像那類者』，像那類者、像那樣的、那個定立者、那個種類者、那個相似者、無所有處再生者。」為就在那裡他會成為清涼的解脫者？像那類者的識會死沒？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像這樣尊者優帕夕哇：]如果他曾住立在那裡成為不隨行者，甚至多年，一切眼者！

就在那裡他會成為清涼的解脫者？像那類者的識會死沒？」

43.[世尊：「優帕夕哇！」]如火焰被風力拋出，行去滅沒不來到稱呼，像這樣牟尼已從名身解脫，行去滅沒不來到稱呼。

「如火焰被風力拋出」：「火焰被稱為光焰。『風』，東邊的風、西邊的風、北邊的風、南邊的風、有塵垢的風、無塵垢的風、冷的風、熱的風、小的風、極大的風、迅猛風、側風、金翅鳥的風、多羅樹葉的風、扇子的風。『被風力拋擲』，被風力拋擲、拋起、驅散、強驅散、打擊、消除。」為如火焰被風力拋出。

「[世尊：『優帕夕哇！』]」：「『優帕夕哇』，世尊以名字稱呼那位婆羅門。『世尊』，這是敬重的同義語.....（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為[世尊：「優帕夕哇！」]

「行去滅沒不來到稱呼」：「『行去滅沒』，行去滅沒、使走到滅沒、走到滅沒、被滅、被平靜下來、止息。『它不來到稱呼』，不來到稱呼、不來到說示、不來到計算、不來到安立：『已到東方，或已到西方，或已到北方，或已到南方，或已到上方，或已到下方，或已到橫向方，或已到四方的中間方。』它沒有因、沒有緣、沒有因素會以那個會走到稱呼。」為行去滅沒不來到稱呼。

「像這樣牟尼已從名身解脫」：「『像這樣』為譬喻的安排。『牟尼』，牟尼被稱為智，那是慧、知解.....（中略）超越染著網後他是牟尼。『已從名身解脫』，那位牟尼之前本來是從色身解脫者，越過那個部分後(東埔寨版)，被鎮伏捨斷捨斷。對那位牟尼，由於存在著，四聖道被得到，以四聖道的已得到狀態，名身與色身被遍知，以名身與色身的已遍知狀態為已從名身與色身脫離、解脫、善解脫，不執取後究竟解脫。」為像這樣牟尼已從名身解脫。

「行去滅沒不來到稱呼」：「『行去滅沒』，以無殘餘的涅槃界證涅槃。『他不來到稱呼』，以無殘餘的涅槃界證涅槃者不來到名稱、不來到說示、不來到計算、不來到安立：『剎帝利』，或『婆羅門』，或『毘舍』，或『首陀羅』，或『在家者』，或『出家者』，或『天神』，或『人』，或『有色者』，或『無色者』，或『有想者』，或『無想者』，或『既非有想者也非無想者』。他沒有因、沒有緣、沒有因素以那個會走到稱呼。」為行去滅沒不來到稱呼。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世尊：「優帕夕哇！」]如火焰被風力拋出，行去滅沒不來到稱呼，

像這樣牟尼已從名身解脫，行去滅沒不來到稱呼。」

44.他已到達滅沒或者他不存在，還是常恆地成為無病者？牟尼！請你為我徹底地解說那個，因為像這樣這個法被你發現。

「他已到達滅沒或者他不存在」：「他已達到滅沒或者不存在，他已被滅、已被斷滅、已被滅亡。」為他已到達滅沒或者他不存在。

「還是常恆地成為無病者」：「還是常地、堅固地、永恆地、不變易法地會正如同常恆那樣存續。」為還是常恆地成為無病者。

「牟尼！請你為我徹底地解說那個」：「『那個』，凡我詢問的；凡我乞求的；凡我請求的；凡使我明淨的。『牟尼』，牟尼被稱為智，那是慧、知解.....（中略）超越染著網後他是牟尼。『徹底地解說』，請你徹底地講解[那個]；請你教導、請你告知、請你建立、請你揭開、請你解析、請你闡明、請你說明。」為牟尼！請你為我徹底地解說那個。

「因為像這樣這個法被你發現」：「因為像這樣這個法被你發現、衡量者、判斷者、清楚者、明瞭者。」為因為像這樣這個法被你發現。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他已到達滅沒或者他不存在，還是常恆地成為無病者？

牟尼！請你為我徹底地解說那個，因為像這樣這個法被你發現。」

45.[世尊：「優帕夕哇！」]已到達滅沒者的衡量不存在，他們以什麼應該說他-他的那個不存在，在一切法已根除時，一切語路也全部被根除。

「已到達滅沒者的衡量不存在」：「已達到滅沒者的；無殘餘涅槃界證涅槃者的色的衡量不存在、受的衡量不存在、想的衡量不存在、行的衡量不存在、識的衡量不存在；它沒有、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為已到達滅沒者的衡量不存在。

「[世尊：『優帕夕哇！』]」：「『優帕夕哇』，世尊以名字稱呼那位婆羅門。『世尊』，這是敬重的同義語.....（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為[世尊：「優帕夕哇！」]

「他們以什麼應該說他-他的那個不存在」：「對他以什麼貪應該說；以什麼瞋應該說；以什麼癡應該說；以什麼慢應該說；以什麼見應該說；以什麼掉舉應該說；以什麼疑應該說；以什麼煩惱潛在趨勢應該說『染者』，或『惡心者』，或『愚昧者』，或『被繫縛者』，或『執取者』，或『來到散亂者』，或『來到不合意者』，或『來到剛毅者』？那些造作已被捨斷，諸造作已被捨斷狀態以什麼趣處他會戰慄，成為『墮地獄者』，或『墮畜生界者』，或『墮餓鬼界者』，或『人』，或『天』，或『有色者』，或『無色者』，或『有想者』，或『無想者』，或『既非有想者也非無想者』？他沒有因、沒有緣、沒有因素以此能說、能講述、能談說、能說明、能言說。」為他們以什麼應該說他-他的那個不存在。

「在一切法已根除時」：「在一切法、在一切蘊、在一切處、在一切界、在一切趣處、在一切往生、在一切結生、在一切有、在一切輪迴、在一切輪轉已拉出時、已根除時、已拔除時、已完全拔除時、已拔出時、已完全拔出時、已捨斷時、已斷除時、已平靜下來時、已止息時、不能生起時、已被智火燃燒時。」為在一切法已根除時。

「一切語路也全部被根除」：「語路被稱為諸污染與諸蘊及諸造作。對他，語、語路、名稱(增上言詞)、名稱道、語言、言語道、安立、安立道已拉出、已根除、已拔



除、已完全拔除、已拔出、已完全拔出、已捨斷、已斷除、已平靜下來、已止息、不能生起、已被智火燃燒。」為一切語路也全部被根除。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世尊：『優帕夕哇！』]已到達滅沒者的衡量不存在，他們以什麼應該說他-他的那個不存在，

在一切法已根除時，一切語路也全部被根除。」

在偈頌結束同時，凡那些與婆羅門.....（中略）以如其含義的行為合掌禮敬著世尊，坐下：「大德！世尊是我的老師，我是弟子。」

優帕夕哇學生婆羅門所問的說明第六[已完成]。

摘記：

1.以無所有處定為基礎(Ni.31)證解脫：依止沒有(識不使之存在)，在生起的心心所法上看它是無常苦病...(=毘婆舍那=慧)，離脫懷疑，請你日夜觀見渴愛的滅盡脫渡過暴流。

2.解脫者如火焰被風力拋出，行去滅沒不來到稱呼，對他衡量不存在，因為在一切法已根除時一切語路也全部被根除。

10/17/2020 16:24

## 24.難陀所問的說明

### 7.難陀學生婆羅門所問的說明

46.[像這樣尊者難陀：]諸牟尼存在於世間中，人們怎樣說那個這個呢？ 說牟尼是智具足者嗎？還是確實是活命具足者？

「諸牟尼存在於世間中」：「『存在』，存在、被知道、有、被發現。『世間中』，苦界在世間中.....（中略）處在世間中。『諸牟尼』，名叫牟尼的邪命外道、尼乾陀、結髮者、苦行者。」為諸牟尼存在於世間中。

「[像這樣尊者難陀]」：「『像這樣』，句的接續.....（中略）『尊者』，[這是]愛語.....（中略）『難陀』，那位婆羅門的名字.....（中略）稱呼。」為[像這樣尊者難陀]。

「人們怎樣說那個這個呢」：「『人們』為剎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羅、在家人、出家人、天、人。『(他們)說』，他們談論、談說、說明、言說。『怎樣...那個這個呢』，疑惑之詢問、困惑之詢問、疑念之詢問、不只一個之詢問，這樣為反問詞、疑問反語、究竟為什麼、到底為什麼呢？」為人們怎樣說那個這個呢？

「說牟尼是智具足者嗎」：「他們講、談論、談說、說明、言說牟尼具有、完全具有、到達、完全到達、具足、完全具足、具備八等至智，或五神通智。」為說牟尼是智具足者嗎？

「還是確實是活命具足者」：「還是他們講、談論、談說、說明、言說牟尼具有、完全具有、到達、完全到達、具足、完全具足、具備從事各種、種種、極第一難行者、弊穢生活者。」為還是確實是活命具足者？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像這樣尊者難陀：]諸牟尼存在於世間中，人們怎樣說那個這個呢？

說牟尼是智具足者嗎？還是確實是活命具足者？」

47.非以見、非以所聞、非以智，難陀！這裡善巧者們說牟尼， 凡離軍團後無惱亂地、離願望地行，我說「他們是牟尼」。

「非以見、非以所聞、非以智」：「『非以見』，非以見純淨。『非以所聞』，非以所聞純淨。『非以智』，非以八等至智，也非以五神通智，也非以邪智。」為非以見、非以所聞、非以智。

「難陀！這裡善巧者們說牟尼」：「『善巧者們』，凡那些蘊善巧者們、界善巧者們、處善巧者們、緣起善巧者們、念住善巧者們、正勤善巧者們、神足善巧者們、根善巧者們、力善巧者們、覺支善巧者們、道善巧者們、果善巧者們、涅槃善巧者們，他們不說、不談論、不談說、不說明、不言說牟尼具有、完全具有、到達、完全到達、具足、完全具足、具備見純淨，或所聞純淨，或八等至智，或五神通智，或邪智，或見，或所聞。」為難陀！這裡善巧者們說牟尼。

「凡離軍團後無惱亂地、離願望地行，我說『他們是牟尼』」：軍團被稱為魔軍，身惡行為魔軍；語惡行為魔軍；意惡行為魔軍；貪為魔軍；瞋為魔軍；癡為魔軍；憤怒.....（中略）怨恨.....藏惡.....專橫.....嫉妒.....慳吝.....偽詐.....狡猾.....頑固.....激情.....慢.....極慢.....憍慢.....放逸.....一切污染.....一切惡行.....一切惱患.....一切焦熱.....一切熱惱.....一切不善造作為魔軍。這被世尊說：

「諸欲是你的第一軍隊，不喜樂被稱為第二，  
饑渴是你的第三，渴愛被說為第四。  
昏沈睡眠是你的第五，諸恐懼被說為第六，  
疑是你的第七，藏惡頑固是你的第八。  
利得名聲恭敬，以及凡錯誤得到的名聲：  
凡會讚揚自己，以及輕蔑他人。  
惡魔！這是你的軍隊，邪惡(黑色)的攻擊者，  
不勇敢者不戰勝他，但戰勝後得到樂。」[Sn.28, 438-441偈]

當一切魔軍與一切敵對的污染被四聖道征服、打敗、破壞、瓦解、轉開臉，因為那樣他們被稱為離軍團後。「無惱亂的」，貪是惱亂的；瞋是惱亂的；癡是惱亂的；憤怒是惱亂的；怨恨是惱亂的.....（中略）一切不善造作是惱亂的，凡對他們這些惱亂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者，他們被稱為無惱亂者。「離願望的」：願望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完全貪).....（中略）無明、貪不善根。凡對他們這個願望渴愛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者，他們被稱為無願望者、阿羅漢、漏已滅盡者。「凡離軍團後無惱亂地、離願望地行，我說『他們是牟尼』」：「凡那些離軍團後無惱亂地、離願望地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者，我說、我講解、我教導、我告知、我建立、我揭開、我解析、我闡明、我說明。他們是世間中的牟尼。」為凡離軍團後無惱亂地、離願望地行，我說「他們是牟尼」。

因為那樣，世尊說：

「非以見、非以所聞、非以智，難陀！這裡善巧者們說牟尼，  
凡離軍團後無惱亂地、離願望地行，我說『他們是牟尼』。」

48.[像這樣尊者難陀：]凡任何這些沙門、婆羅門，以見也以所聞說純淨，也  
以戒與禁制說純淨，以各種形色說純淨，世尊！是否確實那些在那裡自制的行者，  
渡過生與老？親愛的先生！世尊！我問你、請你為我說那個。

「凡任何這些沙門、婆羅門」：「『凡任何』，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無剩餘地、整個地，這是遍取的言語，為『凡任何』。『沙門』，凡任何從這裡之外走入遊行、進入遊行。『婆羅門』，凡任何對別人稱呼朋友者。」為凡任何這些沙門、婆羅門。

「[像這樣尊者難陀]」：「『像這樣』，句的接續.....（中略）『尊者』，[這是]愛語.....（中略）『難陀』，那位婆羅門的名字.....（中略）稱呼。」為[像這樣尊者難陀]。

「以見也以所聞說純淨」：「他們以見講、談論、談說、說明、言說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他們也以所聞說、談論、談說、說明、言說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他們也以見與所聞說、談論、談說、說明、言說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為以見也以所聞說純淨。

「也以戒與禁制說純淨」：「他們以戒講、談論、談說、說明、言說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他們也以禁制說、談論、談說、說明、言說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他們也以戒與禁制說、談論、談說、說明、言說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為也以戒與禁制說純淨。

「以各種形色說純淨」：「他們以各種種類的瑞相講、談論、談說、說明、言說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為以各種形色說純淨。

「世尊！是否確實那些在那裡自制的行者」：「『是否』，『疑惑之詢問、困惑之詢問、疑念之詢問、不只一個之詢問句，這樣為反問詞、疑問反語、究竟為什麼、到底為什麼呢？』為是否。『那些』為惡見者。『世尊』，『這是敬重的同義語.....（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為世尊！是否那些。『在那裡自制的行者』，『在那裡』，在自己的見、自己的喜歡、自己的愛好、自己的主張上。『自制的』，謹慎的、遍謹慎的、守護的、保護的、守衛的、防護的。『行者』，行者[、走動者]、住者、行動者、使轉起者、守護者、使存續者、使生存者。」為世尊！是否確實那些在那裡自制的行者。

「渡過生與老，親愛的先生」：「對生、老、死亡他們度脫、超越、通過、越過、克服。『親愛的先生』，這是愛語、敬語、具敬重、具順從的同義語，為親愛的先生。」為渡過生與老，親愛的先生！

「世尊我問你、請你為我說那個」：「『我問你』，『我問你；我乞求你；我請求你[；你使我明淨]；請你為我講述。』為我問你。『世尊』.....（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請你為我說那個』，請你說、請你講解、請你教導、請你告知、請你建立、請你揭開、請你解析、請你闡明、請你說明。」為世尊我問你、請你為我說那個。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像這樣尊者難陀：]凡任何這些沙門、婆羅門，以見也以所聞說純淨，

也以戒與禁制說純淨，以各種形色說純淨，

世尊！是否確實那些在那裡自制的行者，渡過生與老？親愛的先生！

世尊！我問你、請你為我說那個。」

49.[世尊：「難陀！」]凡任何這些沙門、婆羅門，以見也以所聞說純淨，也  
以戒與禁制說純淨，以各種形色說純淨，即使他們在那裡行自制，我說「他們沒  
渡過生與老」。

「凡任何這些沙門、婆羅門」：「『凡任何』，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無剩餘地、整個地，這是遍取的言語，為『凡任何』。『沙門』，凡任何從這裡之外走入遊行、進入遊行。『婆羅門』，凡任何對別人稱呼朋友者。」為凡任何這些沙門、婆羅門。

「[世尊：『難陀！』]」：「『難陀』，世尊以名字稱呼那位婆羅門。『世尊』，這是敬重的同義語.....（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為[世尊：「難陀！」]。

「以見也以所聞說純淨」：「他們以見講、談論、談說、說明、言說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中略）他們也以見與所聞說、談論、談說、說明、言說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為以見也以所聞說純淨。

「也以戒與禁制說純淨」：「他們以戒講、談論、談說、說明、言說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中略）他們也以戒與禁制說、談論、談說、說明、言說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為也以戒與禁制說純淨。

「以各種形色說純淨」：「他們以各種種類的瑞相講、談論、談說、說明、言說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為以各種形色說純淨。

「即使他們在那裡行自制」：「『即使』，句的接續；句的連結；句的圓滿；文字的結合；辭句的连接；這是句的次第，為『即使』。『他們』為惡見者。『在那裡』，在自己的見、自己的喜歡、自己的愛好、自己的主張上。『自制的』，謹慎的、遍謹慎的、守護的、保護的、守衛的、防護的。『行者』，行者、住者、行動者、使轉起者、守護者、使存續者、使生存者。」為即使他們在那裡行自制。

「我說「他們沒渡過生與老」。」：「『對生、老、死亡他們沒度脫、沒超越、沒通過、沒越過、沒克服，生、老、死亡不被出離、不被離開、不被穿越、不被越過、不被克服，他們在生、老、死亡內回轉，他們在輪迴路上回轉，被生伴隨、被老跟隨、被病征服、被死折磨，為無庇護所、無避難所、無歸依所、無歸依者。』我說、我講解、我教導、我告知、我建立、我揭開、我解析、我闡明、我說明。」為我說「他們沒渡過生與老」。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世尊：『難陀！』]凡任何這些沙門、婆羅門，以見也以所聞說純淨，  
也以戒與禁制說純淨，以各種形色說純淨，  
即使他們在那裡行自制，我說『他們沒渡過生與老』。」

50.[像這樣尊者難陀：]凡任何這些沙門、婆羅門，以見也以所聞說純淨，也  
以戒與禁制說純淨，以各種形色說純淨，牟尼！如果你說他們沒渡過洪流，那麼  
那樣的話誰在天-人們的世間中，渡過生與老？親愛的先生！世尊我問你、請你為  
我說那個。

「凡任何這些沙門、婆羅門」：「『凡任何』，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無剩餘地、整個地，這是遍取的言語，為『凡任何』。『沙門』，凡任何從這裡之外走入遊行、進入遊行。『婆羅門』，凡任何對別人稱呼朋友者。」為凡任何這些沙門、婆羅門。

「[像這樣尊者難陀]」：「『像這樣』，句的接續.....（中略）『尊者』，[這是]愛語.....（中略）『難陀』，那位婆羅門的名字.....（中略）稱呼。」為[像這樣尊者難陀]。

「以見也以所聞說純淨」：「他們以見講、談論、談說、說明、言說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中略）他們也以見與所聞說、談論、談說、說明、言說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為以見也以所聞說純淨。

「也以戒與禁制說純淨」：「他們講、談論、談說、說明、言說以戒有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中略）他們也以戒與禁制說、談論、談說、說明、言說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為也以戒與禁制說純淨。

「以各種形色說純淨」：「他們以各種種類的瑞相講、談論、談說、說明、言說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為以各種形色說純淨。

「牟尼！如果你說他們沒渡過暴流」：「『如果他們』為惡見者。『牟尼』，牟尼被稱為智.....（中略）超越染著網後他是牟尼。『你說沒渡過暴流』，欲的暴流、有的暴流、見的暴流、無明的暴流不被渡過、不被穿越、不被越過、不被克服，他們在生、老、死亡內回轉，他們在輪迴路上回轉，被出生伴隨、被老跟隨、被病征服、被死折磨，為無庇護所、無避難所、無歸依所、無歸依者。『你說』，你說、你講解、你教導、你告知、你建立、你揭開、你解析、你闡明、你說明。」為牟尼！如果你說他們沒渡過暴流。

「那麼那樣的話誰在天-人們的世間中，渡過生與老，親愛的先生」：「而誰在包括天，在包括魔，在包括梵的世間；在包括沙門婆羅門，在包括天-人的世代中，對生、老、死亡他度脫、超越、通過、越過、克服。『親愛的先生』，這是愛語、敬語、具敬重、具順從的同義語，為親愛的先生。」為那麼那樣的話誰在天-人們的世間中，渡過生與老，親愛的先生！

「世尊我問你、請你為我說那個」：「『我問你』，我問你；我乞求你；我請求你；你使我明淨.....。『世尊』，敬重的同義語.....（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請你為我說這個』，請你說、請你講解、請你教導、請你告知、請你建立、請你揭開、請你解析、請你闡明、請你說明。」為世尊我問你、請你為我說那個。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像這樣尊者難陀：]凡任何這些沙門、婆羅門，以見也以所聞說純淨，也以戒與禁制說純淨，以各種形色說純淨，

牟尼！如果你說他們沒渡過暴流，那麼那樣的話誰在天-人們的世間中，渡過生與老？親愛的先生！世尊我問你、請你為我說那個。」

51.[世尊：「難陀！」]我不說「所有沙門、婆羅門，被生、老覆蓋」，凡確實在這裡對所見或對所聞所覺，還有對戒與禁制全都捨斷後，各種形色也全部捨斷後，遍知渴愛後成為無漏者們，我說「那些人確實渡過暴流」。

「[世尊：『難陀！』]我不說『所有沙門、婆羅門，被生、老覆蓋』」：「難陀！我不說『所有沙門、婆羅門，都被出生、衰老妨礙(阻隔)、包住、覆障、關閉(覆蓋)、覆藏、包覆』，我說、我講解、我教導、我告知、我建立、我揭開、我解析、我闡明、我說明『有那些沙門、婆羅門，對他們出生與衰老死亡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

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為[世尊：「難陀！」]我不說「所有沙門、婆羅門，被生、老覆蓋」。

「凡確實在這裡對所見或對所聞所覺，還有對戒與禁制全都捨斷後」：「凡一切所見純淨捨斷後、離棄後、捨棄後、驅離後、作終結後、使之走到不存在後；凡一切所聞純淨捨斷後.....（中略）凡一切所覺純淨捨斷後.....凡一切所見所聞所覺純淨捨斷後.....凡一切戒純淨捨斷後.....凡一切禁制純淨捨斷後.....凡一切戒與禁制純淨捨斷後、離棄後、捨棄後、驅離後、作終結後、使之走到不存在後。」為凡確實在這裡對所見或對所聞所覺，還有對戒與禁制全都捨斷後。

「各種形色也全部捨斷後」：「以各種種類的瑞相有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捨斷後、離棄後、捨棄後、驅離後、作終結後、使之走到不存在後。」為各種形色也全部捨斷後。

「遍知渴愛後成為無漏者們，我說『那些人確實渡過暴流』」：「『渴愛』為色的渴愛、聲音的渴愛、氣味的渴愛、味道的渴愛、所觸的渴愛、法的渴愛。『遍知渴愛後』，以三種遍知遍知渴愛後：所知遍知、衡量遍知、捨斷遍知。什麼是所知遍知？『知道渴愛：這是色的渴愛、這是聲音的渴愛、這是氣味的渴愛、這是味道的渴愛、這是所觸的渴愛、這是法的渴愛。』他知道、看見，這是所知遍知。

什麼是衡量遍知？作這樣已知後，渴愛他使之衡量是無常的、苦的、病的、腫瘤的.....（中略）他使之衡量是出離，這是衡量遍知。

什麼是捨斷遍知？這樣衡量後，渴愛他捨斷、驅離、作終結、使之走到不存在。這被世尊說：比丘們！凡關於渴愛的欲、貪，你們要捨斷，這樣，那個渴愛必將被捨斷，根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SN.22.25]。這是捨斷遍知。『遍知渴愛後』，以這三種遍知遍知渴愛後。『無漏者』，有四種煩惱：欲漏、有漏、見的煩惱、無明漏。對他們，這些煩惱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他們被稱為無漏者、阿羅漢、漏已滅盡者，為遍知渴愛後成為無漏者們。

『我說「那些人確實渡過暴流」』：凡遍知渴愛後成為無漏者們，我說、我講解、我教導、我告知、我建立、我揭開、我解析、我闡明、我說明『他們欲的暴流已渡過；有的暴流已渡過；見的暴流已渡過；無明的暴流已渡過；一切輪迴路已渡過、已出來、已越度、已穿越、已越過、已克服』。」為遍知渴愛後成為無漏者們，

我說「那些人確實渡過暴流」。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世尊：『難陀！』]我不說『所有沙門、婆羅門，被生、老覆蓋』，

凡確實在這裡對所見或對所聞所覺，還有對戒與禁制全都捨斷後，

各種形色也全部捨斷後，遍知渴愛後成為無漏者們，我說『那些人確實渡過暴流』。」

52.我大歡喜大仙的這個言語，善講述的喬答摩是無依著者，凡在這裡對所見或對所聞所覺，還有對戒與禁制全都捨斷後，各種形色也全部捨斷後，遍知渴愛後成為無漏者們，我也說「他們渡過暴流」。

「我大歡喜大仙的這個言語」：「『這個』，你的言語、語路、教說、告誡、教誡。我歡喜：我大歡喜，我欣喜，我隨喜，我想要，我受用[，我乞求]，我希求，我熱望，我祈求。『大仙』，為何世尊是大仙？『大戒蘊之尋求者、追求者、遍尋者』為大仙.....（中略）『人中之牛王在何處？』為大仙。」為我大歡喜大仙的這個言語。

「善講述的喬答摩是無依著者」：「『善講述的』，善講述的[、善解說的]、善講解的、善教導的、善告知的、善建立的、善揭開的、善解析的、善闡明的、善說明的。『喬答摩是無依著者』，依著被稱為諸污染與諸蘊及諸造作。依著的捨斷、依著的寂滅、依著的斷念、依著的止息、不死、涅槃。」為善講述的喬答摩是無依著者。

「凡在這裡對所見或對所聞所覺，還有對戒與禁制全都捨斷後」：「凡一切所見純淨捨斷後、離棄後、捨棄後、驅離後、作終結後、使之走到不存在後；凡一切所聞純淨捨斷後.....（中略）凡一切所覺純淨捨斷後.....凡一切所見所聞所覺純淨捨斷後.....凡一切戒純淨捨斷後.....凡一切禁制純淨捨斷後.....凡一切戒與禁制純淨捨斷後、離棄後、捨棄後、驅離後、作終結後、使之走到不存在後。」為凡確實在這裡對所見或對所聞所覺，還有對戒與禁制全都捨斷後。

「各種形色也全部捨斷後」：「以各種種類的瑞相有純淨、清淨、遍純淨；脫離、解脫、遍脫離捨斷後、離棄後、捨棄後、驅離後、作終結後、使之走到不存在後。」為各種形色也全部捨斷後。

「遍知渴愛後成為無漏者們，我也說『他們渡過暴流』」：「渴愛」為色的渴愛、聲音的渴愛、氣味的渴愛、味道的渴愛、所觸的渴愛、法的渴愛。「遍知渴愛後」，以三種遍知遍知渴愛後：所知遍知、衡量遍知、捨斷遍知。什麼是所知遍知？「知道渴愛：這是色的渴愛、這是聲音的渴愛、這是氣味的渴愛、這是味道的渴愛、這是所觸的渴愛、這是法的渴愛。」他知道、看見，這是所知遍知。

什麼是衡量遍知？作這樣已知後，渴愛他使之衡量是無常的、苦的、病、腫瘤、箭、禍、疾病、另一邊的、敗壞、災難、禍害、恐怖、災禍、搖動的、易壞的、不堅固的、無庇護所、無避難所、無歸依所、無歸依者、被捨的、虛偽的、空的、無我的、過患、變易法、不實的、不幸的根、殺害者、無有的、有漏的、有為的、魔的餌、生法、老法、病法、死法、愁悲苦憂絕望法、污染法，他使之衡量是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這是衡量遍知。

什麼是捨斷遍知？這樣衡量後，渴愛他捨斷、驅離、作終結、使之走到不存在，這是捨斷遍知。

「遍知渴愛後」，以這三種遍知遍知渴愛後。「無漏者」，有四種煩惱：欲漏、有漏、見的煩惱、無明漏。對他們，這些煩惱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他們被稱為無漏者、阿羅漢、漏已滅盡者，為遍知渴愛後成為無漏者們。「遍知渴愛後成為無漏者們，我也說『他們渡過暴流』」：「凡遍



知渴愛後成為無漏者們，我也說『他們欲的暴流已渡過；有的暴流已渡過；見的暴流已渡過；無明的暴流已渡過；一切輪迴路已渡過、已出來、已越度、已穿越、已越過、已克服』。」為遍知渴愛後成為無漏者們，我也說「他們渡過暴流」。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我大歡喜大仙的這個言語，善講述的喬答摩是無依著者，

凡在這裡對所見或對所聞所覺，還有對戒與禁制全都捨斷後，

各種形色也全部捨斷後，遍知渴愛後成為無漏者們，我也說『他們渡過暴流』。」

難陀學生婆羅門所問的說明第七[已完成]。

摘記：

非以見、聞、戒與禁制清淨、智(八等至智與五神通智)得解脫，而是捨斷各種形色、遍知渴愛。

10/21/2020 06:25

## 25.黑瑪葛所問的說明

### 8.黑瑪葛學生婆羅門所問的說明

53.[像這樣尊者黑瑪葛:]凡之前他們告知我:在喬答摩的教誡前, 像這樣那曾是、像這樣那將是, 那全部是傳聞, 那全部是思索的增大, 我在那裡沒大喜樂。

「凡之前他們告知我」:「凡巴窪利婆羅門與凡其他的阿闍梨, 他們解說、講解、教導、告知、建立、揭開、解析、闡明、說明那些自己的見、自己的喜歡、自己的愛好、自己的主張、自己的意向、自己的意圖。」為凡之前他們告知我。

「[像這樣尊者黑瑪葛]」:「『像這樣』, 句的接續.....(中略)這是句的次第, 為『像這樣』。『尊者』, [這是]愛語.....(中略)。『黑瑪葛』, 那位婆羅門的名字.....(中略)稱呼。」為[像這樣尊者阿逸多]。

「在喬答摩的教誡前」:「在喬答摩的教誡前, 在喬答摩的教誡另一邊, 在喬答摩的教誡之前; 在喬答摩的教誡、佛陀的教誡、勝利者的教誡、如來的教誡、阿羅漢的教誡之最初。」為在喬答摩的教誡前。

「像這樣那曾是、像這樣那將是」:「傳說那是這樣, 傳說那將是這樣。」為像這樣那曾是、像這樣那將是。

「那全部是傳聞」:「那全部是傳聞、風聞、傳承、經藏之教、邏輯推論、推理、因理由的遍尋思、因見的審慮接受, 他們講述非被自己親自證知、非自我現證的法。」為那全部是傳聞。

「那全部是思索的增大」:「那全部是思索的增大、尋的增大、思惟的增大、欲尋的增大、惡意尋的增大、加害尋的增大、親里尋的增大、國土尋的增大、不死尋的增大、同情他人關聯的尋的增大、利得恭敬名聲關聯的尋的增大、不被輕蔑關聯的尋的增大。」為那全部是思索的增大。

「我在那裡沒大喜樂」:「我在那裡沒大喜樂, 沒得到、沒證得、沒獲得。」為我在那裡沒大喜樂。

因為那樣, 那位婆羅門說:

「[像這樣尊者黑瑪葛:]凡之前他們告知我:在喬答摩的教誡前,

像這樣那曾是、像這樣那將是, 那全部是傳聞,

那全部是思索的增大, 我在那裡沒大喜樂。」

54.而請你為我告知法:渴愛的破壞, 牟尼! 知道該者後具念的行者, 在世間中會渡過愛著。

「而請你為我告知法」:「『你』, 他說世尊。『告知法』, 『法』, 開頭是善的、中間是善的、結尾是善的; 有意義的、有文字的; 完全圓滿、遍純淨的梵行: 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涅槃與導向涅槃的道跡, 請你

告知、請你講解、請你教導、請你告知、請你建立、請你揭開、請你解析、請你闡明、請你說明。」為而請你為我告知法。

「渴愛的破壞，牟尼」：「『渴愛』為色的渴愛.....（中略）法的渴愛。『渴愛的破壞』，渴愛的捨斷、渴愛的平息、渴愛的斷念、渴愛的止息、不死、涅槃。『牟尼』，牟尼被稱為智.....（中略）超越染著網後他是牟尼。」為渴愛的破壞，牟尼！

「知道該者後具念的行者」：「凡作凡知道的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一切行是無常的』作凡知道的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一切行是苦的』.....（中略）『一切法是無我』.....（中略）『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作凡知道的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具念的』，以四種方式為具念的：當修習在身上隨看身念住時為具念的.....（中略）他被稱為具念的。『行者』，當行時、住時、行動時、轉起時、守護時、使存續時、使生存時。」為知道該者後具念的行者。

「在世間中會渡過愛著」：愛著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完全貪).....（中略）貪婪、貪不善根。「愛著」，「以何義為愛著？.....（中略）被擴大的執著。」為愛著。「在世間中」，在苦界的世間中、在人類的世間中、在天的世間中、在蘊的世間中、在界的世間中、在處的世間中。「在世間中會渡過愛著」：「在世間中那個愛著，或世間中該愛著[Ni.1]，他會具念地渡過、會超越、會通過、會越過、會克服。」為在世間中會渡過愛著。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而請你為我告知法：渴愛的破壞，牟尼！

知道該者後具念的行者，在世間中會渡過愛著。」

55.這裡在諸所見、所聞、所覺、所識上，在諸可愛形色上，黑瑪葛！ 意欲貪的除去，為不死的涅槃境界。

「這裡在諸所見、所聞、所覺、所識上」：「『所見』，被眼睛看見。『所聞』，被耳朵聽聞。『所覺』，被鼻子嗅聞、被舌頭嘗味、被身體接觸。『所識』，被意識知。」為這裡在諸所見、所聞、所覺、所識上。

「在諸可愛形色上，黑瑪葛」：「什麼是世間中可愛形色、合意形色？眼是世間中可愛形色、合意形色；耳是世間中.....（中略）鼻是世間中.....舌是世間中.....身是世間中.....意是世間中可愛形色、合意形色；色是世間中可愛形色、合意形色；聲音是世間中.....氣味是世間中.....味道是世間中.....所觸是世間中.....諸法是世間中可愛形色、合意形色；眼識是世間中可愛形色、合意形色；耳識是世間中可愛形色、合意形色；鼻識是世間中.....舌識是世間中.....身識是世間中.....意識是世間中可愛形色、合意形色；眼觸是世間中可愛形色、合意形色；耳觸是世間中.....鼻觸是世間中.....舌觸是世間中.....身觸是世間中.....意觸是世間中可愛形色、合意形色；眼觸所生受是世間中可愛形色、合意形色；耳觸所生受.....鼻觸所生受.....舌觸所生受.....身觸所生受.....意觸所生受是世間中可愛形色、合意形色；色想是世間中.....聲音想是世間中.....氣味想是世間中.....味道想是世間中.....所觸想是世間中.....法想是世間中可愛形色、合意形色；色思是世間

中.....聲音思是世間中.....氣味思是世間中.....味道思是世間中.....所觸思是世間中.....法思是世間中可愛形色、合意形色；色的渴愛是世間中.....聲音的渴愛是世間中.....氣味的渴愛是世間中.....味道的渴愛是世間中.....所觸的渴愛是世間中.....法的渴愛是世間中可愛形色、合意形色；色尋是世間中.....聲音尋是世間中.....氣味尋是世間中.....味道尋是世間中.....所觸尋是世間中.....法尋是世間中可愛形色、合意形色；色伺是世間中可愛形色、合意形色；聲音伺是世間中.....氣味伺是世間中.....味道伺是世間中.....所觸伺是世間中.....法伺是世間中可愛形色、合意形色。」為在諸可愛形色上，黑瑪葛！

「意欲貪的除去」：「意欲貪」，那是在諸欲上之欲的意欲、欲的貪、欲的歡喜、欲的渴愛、欲的情愛、欲的焦熱、欲的迷戀、欲的取著、欲的暴流、欲的軛(繫縛)、欲的執取、欲的意欲蓋。「意欲貪的除去」：「意欲貪的捨斷；意欲貪的平息；意欲貪的斷念；意欲貪的止息；不死、涅槃。」為意欲貪的除去。

「為不死的涅槃境界」：「涅槃境界(足/足跡/路/句)為救護所境界、避難所境界、歸依處境界、無恐怖境界。『不死的』，常的、堅固的、永恆的、不變易法。」為不死的涅槃境界。

因為那樣，世尊說：

「這裡在諸所見、所聞、所覺、所識上，在諸可愛形色上，黑瑪葛！

意欲貪的除去，為不死的涅槃境界。」

56.了知這個後凡具念者們，看見法者們、完全冷卻者們，以及那些經常寂靜者們，在世間中渡過愛著。

「了知這個後凡具念者們」：「『這個』，不死、涅槃，那是一切行的止，一切依著的斷念，渴愛的滅盡、離貪、滅、涅槃。『了知後』，了知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一切行是無常的』了知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一切行是苦的』.....『一切法是無我』.....（中略）『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了知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凡...者』為阿羅漢、漏已滅盡者。『具念者(的)』，以四種方式為具念的：當修習在身上隨看身念住時為具念的.....（中略）他被稱為具念的。」為了知這個後凡具念者們。

「看見法者們、完全冷卻者們」：「『看見法者們』，看見法者們、法的知道者們、法的衡量者們、法的判斷者們、法的清楚者們、法的明瞭者們。『一切行是無常的』之法的看見者.....（中略）『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之法的看見者們、法的知道者們、法的衡量者們、法的判斷者們、法的清楚者們、法的明瞭者們。『完全冷卻者們』，貪的使冷卻狀態為冷卻者們；瞋的使冷卻狀態為冷卻者們；癡的使冷卻狀態為冷卻者們；憤怒的.....（中略）怨恨的.....一切不善造作的得到寂靜者們、得到平息者們、得到平靜下來者們、得到熄滅者們、得到冷卻者們、得到離去者們、得到止息者們為寂靜者們、寂止者們、平靜下來者們、冷卻者們、止息者們。』為看見法者們、完全冷卻者們。

「以及那些經常寂靜者們」：「『寂靜者們』，『貪的使寂止狀態、使冷卻狀態為寂靜者們.....（中略）瞋的.....癡的.....憤怒的.....怨恨的.....（中略）一切不善造作的得到

寂靜者們、得到平息者們、得到平靜下來者們、得到熄滅者們、得到冷卻者們、得到離去者們、得到止息的為寂靜者們、寂止者們、平靜下來者們、冷卻者們、止息者們。』為寂靜者們。『那些』為阿羅漢們、漏已滅盡者們。『經常』，經常[；一切]；一切時候；常常；恆久的時間；常恆地；持續地；不間斷地；接連不斷地；水波的生起無間隔地；持續伴隨使之觸達的；在午前、午後、初夜分、中夜分、後夜分；在黑月、明月、雨季安居、冬季、夏季；在青年期、中年期、老年期。」為以及那些經常寂靜者們。

「在世間中渡過愛著」：愛著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中略）貪婪、貪不善根。「愛著」：「以何義為愛著？.....（中略）被擴大的執著。」為愛著。「世間中」：苦界的世間中.....（中略）處的世間中。「在世間中渡過愛著」：「世間中那個愛著，或世間中該愛著[Ni.1]，他已渡過、已超越、已越度、已穿越、已越過、已克服。」為在世間中渡過愛著。

因為那樣，世尊說：

「了知這個後凡具念者們，看見法者們、完全冷卻者們，

以及那些經常寂靜者們，在世間中渡過愛著。」

在偈頌結束同時.....（中略）「大德！世尊是我的老師，我是弟子。」

黑瑪葛學生婆羅門所問的說明第八[已完成]。

摘記：

如何破壞渴愛？在所見、所聞、所覺、所識上，在諸可愛形色上，意欲貪的除去，為不死的涅槃境界。

10/21/2020 06:14

## 26.度跌亞所問的說明

### 9.度跌亞學生婆羅門所問的說明

57.[像這樣尊者度跌亞:]在該者上諸欲不居住，該者的渴愛不被發現，以及凡渡過疑惑者，他的解脫是像什麼樣子的？

「在該者上諸欲不居住」：「在該者上諸欲不住、不共住、不往住、不停留(遍住)者。」為在該者上諸欲不居住。

「[像這樣尊者度跌亞]」：「『像這樣』，句的接續.....(中略)這是句的次第，為『像這樣』。『尊者』，這是愛語.....(中略)。『度跌亞』，那位婆羅門的名字.....(中略)稱呼。」為[像這樣尊者度跌亞]。

「該者的渴愛不被發現」：「對他渴愛沒有、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為該者的渴愛不被發現。

「以及凡渡過疑惑者」：「以及凡渡過疑惑者、超越者、越度者、穿越者、越過者、克服者。」為以及凡渡過疑惑者。

「他的解脫是像什麼樣子的」：「『他的解脫是像什麼樣子的、什麼樣樹立的、什麼樣種類的、什麼樣對比的是應該被想要的？』他詢問解脫。」為他的解脫是像什麼樣子的？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像這樣尊者度跌亞:]在該者上諸欲不居住，該者的渴愛不被發現，以及凡渡過疑惑者，他的解脫是像什麼樣子的？」

58.[世尊：「度跌亞！」]在該者上諸欲不居住，該者的渴愛不被發現，以及凡渡過疑惑者，他沒有更進一步的解脫。

「在該者上諸欲不居住」：「凡於他」，凡於人、阿羅漢、漏已滅盡者。「諸欲」，從攝頌有二種欲：事物之欲與污染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事物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污染之欲。「在該者上諸欲不居住」：「凡於他諸欲不住、不共住、不往住、不停留(遍住)者。」為在該者上諸欲不居住。

「[世尊：『度跌亞！』]」：「『度跌亞』，世尊以名字稱呼那位婆羅門。『世尊』，這是敬重的同義語.....(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為[世尊：「度跌亞！」]

「該者的渴愛不被發現」：「渴愛」，色的渴愛、聲音的渴愛、氣味的渴愛、味道的渴愛、所觸的渴愛、法的渴愛。「對他」，對阿羅漢、對漏已滅盡者。「該者的渴愛不被發現」：「對他渴愛沒有、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為該者的渴愛不被發現。

「以及凡渡過疑惑者」：疑惑被稱為疑：在苦上的懷疑.....(中略)心的僵硬狀態(剛愎狀態)、心意混亂。「凡」，凡他是阿羅漢、漏已滅盡者。「以及凡渡過疑惑

者」：「以及凡渡過疑惑者、超越者、越度者、穿越者、越過者、克服者。」為以及凡渡過疑惑者。

「他沒有更進一步的解脫」：「他沒有更進一步的解脫，凡應該被解脫的他已解脫，應該被他解脫作的已作。」為他沒有更進一步的解脫。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世尊：『度跌亞！』]在該者上諸欲不居住，該者的渴愛不被發現，

以及凡渡過疑惑者，他沒有更進一步的解脫。」

59.他是離願望者或者願望者？他是有慧者或如慧者？ 釋迦！如是我會了知牟尼：一切眼者！請你為我說明那個。

「他是離願望者或者願望者」：「他是無渴愛者還是有渴愛者？諸色他希求，諸聲音.....諸氣味.....諸味道.....諸所觸[.....諸法].....家.....團體(眾).....住所.....利得.....名聲.....稱讚.....樂.....衣服.....施食.....住處.....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欲界.....色界.....無色界.....欲有.....色有.....無色有.....想有.....無想有.....非想非非想有.....一蘊有.....四蘊有.....五蘊有.....過去.....未來.....現在.....所見、所聞、所覺、能被識知的諸法他希求、接受、祈望、熱望、祈求。」為他是離願望者或者願望者？

「他是有慧者或者如慧者」：「『他是有慧者』，他是賢智者、有慧者、有覺者、有智者、聰明者、有智慧者。『或者如慧者』，還是以八等至智，或以五神通智，或以邪智，渴愛的建構，或見的建構他建造(作)、使之產生、使之生產、使之生起、使之生出。」為他是有慧者或者如慧者。

「釋迦！如是我會了知牟尼」：「釋迦」，「釋迦世尊為從釋迦家出家者。」為釋迦。或者，「富裕者、大富者、富有者。」也為釋迦。對他有這些財，即：信財、戒財、慚財、愧財、聽聞財、施捨財、慧財、念住財、正勤財、神足財、根財、力財、覺支財、道財、果財、涅槃財，以那些種種財寶為富裕者、大富者、富有者。或者，「[可能者、]能夠者、流出種種者、充足者、英雄、勇者、英勇者、不膽怯者、不驚恐者、不驚慌者、不逃走者、已捨斷恐怖害怕者、已離身毛豎立者。」也為釋迦。「釋迦！如是我會了知牟尼」：「釋迦！依之我能知道、能了知、能了別、能確知、能貫通牟尼。」為釋迦！如是我會了知牟尼。

「一切眼者！請你為我說明那個」：「『那個』，凡我詢問的；凡我乞求的；凡我請求的；凡使我明淨的。『請你說明』，請你講解、請你教導、請你告知、請你建立、請你揭開、請你解析、請你闡明、請你說明。『一切眼者』，一切眼被稱為一切知的狀態智.....(中略)如來因為那樣為一切眼者。」為一切眼者！請你為我說明那個。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他是離願望者或者願望者？他是有慧者或者如慧者？

釋迦！如是我會了知牟尼：一切眼者！請你為我說明那個。」

60.他是離願望者而非願望者，他是有慧者而非如慧者， 度跌亞！請你這樣了知牟尼：無所有者、在欲有上無執著者。

「他是離願望者而非願望者」：「他是離渴愛者，諸色他不希求，諸聲音.....（中略）諸氣味.....所見、所聞、所覺、能被識知的諸法他不希求、不接受、不祈望、不熱望、不祈求。」為他是離願望者而非願望者。

「他是有慧者而非如慧者」：「『他是有慧者』，他是賢智者、有慧者、有覺者、有智者、聰明者、有智慧者。『而非如慧者』，以八等至智，或以五神通智，或以邪智，渴愛的建構他不建造，或見的建構他不建造、不使之產生、不使之生產、不使之生起、不使之生出。」為他是有慧者而非如慧者。

「度跌亞！請你這樣了知牟尼」：「牟尼」，牟尼被稱為智.....（中略）超越染著網後他是牟尼。「度跌亞！請你這樣了知牟尼」：「度跌亞！請你這樣知道、同意、確知、貫通牟尼。」為度跌亞！請你這樣了知牟尼。

「無所有者、在欲有上無執著者」：「無所有者」，貪無所有的；瞋無所有的；癡無所有的；慢無所有的；見無所有的；污染無所有的；惡行無所有的，凡對他任何這些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者，他被稱為無所有者。「諸欲」，從攝頌有二種欲：事物之欲與污染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事物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污染之欲。「有」，有二種有：業有與結生再有.....（中略）這是結生再有。

「無所有者、在欲有上不無執著者」：「無所有的人在欲有上是無執著者、不被附著者、不被固著者、不被障礙者，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無所有者、在欲有上無執著者。

因為那樣，世尊說：

「他是離願望者而非願望者，他是有慧者而非如慧者，

度跌亞！請你這樣了知牟尼：無所有者、在欲有上無執著者。」

在偈頌結束同時.....（中略）「大德！世尊是我的老師，我是弟子。」

度跌亞學生婆羅門所問的說明第九[已完成]。

摘記：

諸欲不住、已離渴愛、已度疑惑者為無所有者、在欲有上無執著者，他沒有更進一步的解脫。

10/21/2020 06:11



## 27.葛波所問的說明

### 10.葛波學生婆羅門所問的說明

61.[像這樣尊者葛波：]對站立在流動中者們，在大恐怖暴流被生起時，對被老死折磨者們，請你說洲島，親愛的先生！以及請你告知我洲島，如是這不會有隨後的。

「對站立在流動中者們」：「流動被稱為輪迴：來、去、去來、死時趣處，有非有的過世、往生、生出、崩解、出生、衰老、死亡。輪迴的起始點不被知道[SN.15.1]，終點也不被知道，就在輪迴中間，眾生被住立、被止住、被黏著、被進入、被染著、被把心朝向。

怎樣是輪迴的起始點不被知道？『只這樣的出生輪轉轉起了，其後不轉起。』確實不是這樣，這樣是輪迴的起始點不被知道。『只這樣的百個出生輪轉轉起了，其後不轉起。』確實不是這樣，這樣也是輪迴的起始點不被知道。『只這樣的千個出生輪轉轉起了，其後不轉起。』確實不是這樣，這樣也是輪迴的起始點不被知道。『只這樣的百千個出生輪轉轉起了，其後不轉起。』確實不是這樣，這樣也是輪迴的起始點不被知道。『只這樣的千萬個出生輪轉轉起了，其後不轉起。』確實不是這樣，這樣也是輪迴的起始點不被知道。『只這樣的百千萬個出生輪轉轉起了，其後不轉起。』確實不是這樣，這樣也是輪迴的起始點不被知道。『只這樣的千千萬個出生輪轉轉起了，其後不轉起。』確實不是這樣，這樣也是輪迴的起始點不被知道。『只這樣的百千千萬個出生輪轉轉起了，其後不轉起。』確實不是這樣，這樣也是輪迴的起始點不被知道。

『只這樣的一年輪轉轉起了，其後不轉起。』確實不是這樣，這樣也是輪迴的起始點不被知道。『只這樣的百年輪轉轉起了，其後不轉起。』確實不是這樣，這樣也是輪迴的起始點不被知道。『只這樣的千年輪轉轉起了，其後不轉起。』確實不是這樣，這樣也是輪迴的起始點不被知道。『只這樣的百千年輪轉轉起了，其後不轉起。』確實不是這樣，這樣也是輪迴的起始點不被知道。『只這樣的千萬年輪轉轉起了，其後不轉起。』確實不是這樣，這樣也是輪迴的起始點不被知道。『只這樣的百千萬年輪轉轉起了，其後不轉起。』確實不是這樣，這樣也是輪迴的起始點不被知道。『只這樣的千千萬年輪轉轉起了，其後不轉起。』確實不是這樣，這樣也是輪迴的起始點不被知道。『只這樣的百千千萬年輪轉轉起了，其後不轉起。』確實不是這樣，這樣也是輪迴的起始點不被知道。

『只這樣的一劫輪轉轉起了，其後不轉起。』確實不是這樣，這樣也是輪迴的起始點不被知道。『只這樣的百劫輪轉轉起了，其後不轉起。』確實不是這樣，這樣也是輪迴的起始點不被知道。『只這樣的千劫輪轉轉起了，其後不轉起。』確實不是這樣，這樣也是輪迴的起始點不被知道。『只這樣的百千劫輪轉轉起了，其後不轉起。』確實不是這樣，這樣也是輪迴的起始點不被知道。『只這樣的千萬劫輪轉轉起了，其後不轉起。』確實不是這樣，這樣也是輪迴的起始點不被知道。

起。』確實不是這樣，這樣也是輪迴的起始點不被知道。『只這樣的百千萬劫輪轉轉起了，其後不轉起。』確實不是這樣，這樣也是輪迴的起始點不被知道。『只這樣的千千萬劫輪轉轉起了，其後不轉起。』確實不是這樣，這樣也是輪迴的起始點不被知道。『只這樣的百千千萬劫輪轉轉起了，其後不轉起。』確實不是這樣，這樣也是輪迴的起始點不被知道。

這被世尊說：『比丘們！這輪迴是無始的，無明所蓋、渴愛所繫之眾生的流轉、輪迴之起始點不被知道。.....比丘們！[你們]已這麼長時間地經驗苦，經驗沈重，經驗不幸，使墓地增加，比丘們！到那個程度，這就足以要在一切行上厭，足以離染，足以解脫。[SN.15.1]』這樣也是輪迴的起始點不被知道。

怎樣是輪迴的終點不被知道？『只這樣的出生輪轉將轉起，其後將不轉起。』確實不是這樣，這樣是輪迴的終點不被知道。『只這樣的百個出生.....只這樣的千個出生.....只這樣的百千個出生.....只這樣的千萬個出生.....只這樣的百千萬個出生.....只這樣的千千萬個出生.....只這樣的百千千萬個出生.....只這樣的一年.....只這樣的百年.....只這樣的千年輪.....只這樣的百千年.....只這樣的千萬年.....只這樣的百千萬年.....只這樣的千千萬年.....只這樣的百千千萬年.....只這樣的一劫.....只這樣的百劫.....只這樣的千劫.....只這樣的百千劫.....只這樣的千萬劫.....只這樣的百千萬劫.....只這樣的千千萬劫.....只這樣的百千千萬劫輪轉將轉起，其後將不轉起。』確實不是這樣，這樣也是輪迴的終點不被知道。這樣是輪迴的起始點不被知道，輪迴的終點也不被知道。就在輪迴中間，眾生被住立、被止住、被黏著、被進入、被染著、被把心朝向。」為對站立在流動中者們。

「[像這樣尊者葛波]」：「『像這樣』，句的接續.....（中略）『尊者』，這是愛語.....（中略）『葛波』，那位婆羅門的名字.....（中略）稱呼。」為[像這樣尊者葛波]。

「在大恐怖暴流被生起時」：「在欲的暴流、有的暴流、見的暴流、無明的暴流被生起、被產生、被出生、被生出、被出現時。『在大恐怖』，在生的恐怖、在老的恐怖、在病的恐怖、在死的恐怖。」為在大恐怖暴流被生起時。

「對被老死折磨者們」：「對被老接觸、折磨、結合、具備者；對被死接觸、折磨、結合、具備者；對被出生伴隨者、對被老跟隨者、對被病征服者、對被死打擊者、對無庇護所者、對無避難所者、對無歸依所者、對無歸依者。」為對被老死折磨者們。

「親愛的先生！請你說洲島」：「請你說、請你講解、請你教導、請你告知、請你建立、請你揭開、請你解析、請你闡明、請你說明洲島、庇護所、避難所、歸依所、去處、依怙處。『親愛的先生』，這是愛語、敬語、具敬重、具順從的同義語，為親愛的先生。」為親愛的先生！請你說洲島。

「以及請你告知我洲島」：「『你』，他說世尊。『宣說洲島』，請你宣說、請你講解、請你教導、請你告知、請你建立、請你揭開、請你解析、請你闡明、請你說明洲島、庇護所、避難所、歸依所、去處、依怙處。」為以及請你告知我洲島。

「如是這不會有隨後的」：「如是這苦就在這裡會被滅、會被平靜下來、會走到不存在、會止息；再結生的苦不被發生；在欲界，或在色界，或在無色界，或在欲有，或在色有，或在無色有，或在有想有，或在無想有，或在非想非非想有，或在一蘊有，或

在四蘊有，或在五蘊有，或在更進一步的趣處，或在往生，或在結生，或在有，或在輪迴，或在輪轉上不會使之產生、不會使之生產、不會使之生起、不會使之生出，就在這裡會被滅、會被平靜下來、會走到不存在、能止息。」為如是這不會有隨後的。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像這樣尊者葛波：]對站立在流動中者們，在大恐怖暴流被生起時，

對被老死折磨者們，請你說洲島，親愛的先生！

以及請你告知我洲島，如是這不會有隨後的。」

62.[世尊：「葛波！」]對站立在流動中者們，在大恐怖暴流被生起時，對被老死折磨者們，葛波！我為你說洲島。

「對站立在流動中者們」：「流動被稱為輪迴：來、去、去來、死時趣處，有非有的過世、往生、生出、崩解、出生、衰老、死亡。輪迴的起始點不被知道[SN.15.1]，終點也不被知道，就在輪迴中間，眾生被住立、被止住、被黏著、被進入、被染著、被把心朝向。

怎樣是輪迴的起始點不被知道？.....（中略）這樣是輪迴的起始點不被知道。怎樣是輪迴的終點不被知道？.....（中略）這樣是輪迴的終點不被知道。就在輪迴中間，眾生被住立、被止住、被黏著、被進入、被染著、被把心朝向。」為對站立在流動中者們。

「[世尊：『葛波！』]」：「『葛波』，世尊以名字稱呼那位婆羅門。『世尊』，這是敬重的同義語.....（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為[世尊：「葛波！」]

「在大恐怖暴流被生起時」：「在欲的暴流、有的暴流、見的暴流、無明的暴流被生起、被產生、被出生、被生出、被出現時。『在大恐怖』，在生的恐怖、在老的恐怖、在病的恐怖、在死的恐怖。」為在大恐怖暴流被生起時。

「對被老死折磨者們」：「對被衰老接觸、折磨、結合、具備者；對被死亡接觸、折磨、結合、具備者；對被出生伴隨者、對被老跟隨者、對被病征服者、對被死打擊者、對無庇護所者、對無避難所者、對無歸依所者、對無歸依者。」為對被老死折磨者們。

「葛波！我為你說洲島」：「我說、我講解、我教導、我告知、我建立、我揭開、我解析、我闡明、我說明洲島、庇護所、避難所、歸依所、去處、依怙處。」為葛波！我為你說洲島。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世尊：『葛波！』]對站立在流動中者們，在大恐怖暴流被生起時，

對被老死折磨者們，葛波！我為你說洲島。」

63.無所有、無取著，這是無隨後的洲島，像這樣我說那是涅槃：老死的遍盡。

「無所有、無取著」：「『任何東西』，貪是件東西(障礙)；瞋是件東西；癡是件東西；慢是件東西；見是件東西；污染是件東西；惡行是件東西，『任何東西的捨斷、任何東西的平息、任何東西的斷念、任何東西的止息、不死、涅槃。』為無所有。『無取

著』，執取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完全貪).....(中略)貪婪、貪不善根。執取的捨斷、執取的平息、執取的斷念、執取的止息、不死、涅槃。」為無所有、無取著。

「這是無隨後的洲島」：「這是洲島、庇護所、避難所、歸依所、去處、依怙處。『無隨後的』，在此之上不存在另一邊、其它的洲島，那時，那個這樣的洲島是第一的、最勝的、殊勝的、上首的、最上的、最頂尖的。」為這是無隨後的洲島。

「像這樣我說那是涅槃」：「編織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中略)貪婪、貪不善根。編織的捨斷、編織的平息、編織的斷念、編織的止息、不死、涅槃。『像這樣』，句的接續；句的連結；句的圓滿；文字的結合；辭句的連接；這是句的次第，為『像這樣』。『我說』，我說、我講解、我教導、我告知、我建立、我揭開、我解析、我闡明、我說明。」為像這樣我說那是涅槃。

「老死的遍盡」：「老死的捨斷、平息、斷念、止息、不死、涅槃。」為老死的遍盡。

因為那樣，世尊說：

「無所有、無取著，這是無隨後的洲島，  
像這樣我說那是涅槃：老死的遍盡。」

64.了知這個後凡具念者們，看見法者們、完全冷卻者們，                他們不是隨順魔控制者，他們不是魔的僕人。

「了知這個後凡具念者們」：「『這個』，不死、涅槃，那是一切行的止，一切依著的斷念，渴愛的滅盡、離貪、滅、涅槃。『了知後』，了知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一切行是無常的』.....(中略)『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了知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凡』為阿羅漢、漏已滅盡者。『具念者們』，以四種方式為具念者們：當修習在身上隨看身念住時為具念者們.....(中略)他被稱為具念者們。」為了知這個後凡具念者們。

「看見法者們、完全冷卻者們」：「『看見法者們』，法的看見者們、法的知道者們、法的衡量者們、法的判斷者們、法的清楚者們、法的明瞭者們。『完全冷卻者們』，貪的使冷卻狀態為冷卻者們；瞋.....(中略)一切不善造作的得到寂靜者們、得到平息者們、得到平靜下來者們、得到熄滅者們、得到冷卻者們、得到離去者們、得到止息者們為寂靜者們、寂止者們、平靜下來者們、冷卻者們、止息者們。」為看見法者們、完全冷卻者們。

「他們不是隨順魔控制者」：「魔」，那是那位魔、黑暗的統治者、走到極限者、惡魔、放逸者的親族。「他們不是隨順魔控制者」：「他們不在魔的控制下轉起，魔也不在他們上使控制轉起，魔、魔的黨派、魔的捕網、魔的釣鉤、魔的餌、魔的境域、魔的住所、魔的行境、魔的繫縛他們打勝，擊敗、壓倒、終結、壓碎後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為他們不是隨順魔控制者。

「他們不是魔的僕人」：「他們不會是魔的服侍者、隨侍者、侍奉者，他們會是佛、世尊的服侍者、隨侍者、侍奉者。」為他們不是魔的僕人。

因為那樣，世尊說：

「了知這個後凡具念者們，看見法者們、完全冷卻者們，  
他們不是隨順魔控制者，他們不是魔的僕人。」  
在偈頌結束同時.....（中略）「大德！世尊是我的老師，我是弟子。」  
葛波學生婆羅門所問的說明第十[已完成]。

摘記：

無所有、無取著，這是大恐怖暴流中無隨後的洲島。

10/18/2020 16:34

## 28.若度耿泥...

### 11.若度耿泥學生婆羅門所問的說明

65.[像這樣尊者若度耿泥:]我聽聞對欲無欲的英雄後，來到要詢問無欲的越過暴流者，俱生眼者！請你說寂靜的境界，世尊！請你為我說那個如實。

「我聽聞對欲無欲的英雄後」：「像這樣，那位世尊、阿羅漢.....（中略）佛、世尊，聽聞後、聽到後、把握後、理解後、辨別後。」為我聽聞後。「英雄」，世尊是英雄；「有活力者」是英雄；「能夠者」是英雄；「流出種種者」是英雄；「充足者」是英雄；「勇者」是英雄；「英勇者、不膽怯者、不驚恐者、不驚慌者、不逃走者、已捨斷恐怖害怕者、已離身毛豎立者」是英雄。

「在這裡從一切惡脫離(戒絕)者，超越地獄苦後他是有活力者，

那位有活力者、勤奮者，像這樣者以那樣的狀態被說為堅固者。[Sn.32, 536偈]

「我聽聞對欲無欲的英雄後」：「『欲』，從攝頌有二種欲：事物之欲與污染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事物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污染之欲。對佛、世尊，事物之欲已被遍知，污染之欲已被捨斷，以對事物之欲的已遍知的狀態，以對污染之欲已捨斷的狀態，世尊在欲上不欲求；在欲上不祈望；在欲上不熱望；在欲上不祈求。凡在欲上欲求；在欲上祈望；在欲上熱望；在欲上祈求者，他們是對欲有欲者、對貪有貪者、對想有想者。世尊在欲上不欲求；在欲上不祈望；在欲上不熱望；在欲上不祈求，因此，佛陀是無欲者、離欲者、已捨棄欲者、已排除欲者、已解脫欲者、已捨斷欲者、已斷念欲者，已離貪者、已無貪者、已捨棄貪者、已排除貪者、已解脫貪者、已捨斷貪者、已斷念貪者、不饑渴者、已熄滅者、已變清涼者、感受快樂者、以自己為梵已生者而住。」為我聽聞對欲無欲的英雄後。

「[像這樣尊者若度耿泥]」：「『像這樣』，句的接續.....（中略）這是句的次第，為『像這樣』。『尊者』，這是愛語、敬語、具敬重、具順從的同義語，為『尊者』。『若度耿泥』，那位婆羅門的姓、名稱、稱呼、安立、俗稱。」為[像這樣尊者若度耿泥]。

「來到要詢問無欲的越過暴流者」：「『越過暴流者』，『越過暴流者、穿越暴流者、越過暴流者、克服暴流者。』為越過暴流者。『要詢問』，要詢問、要質問、要要求、要請求、要使之明淨。『來到.....無欲的』，要詢問無欲者、離欲者、已捨棄欲者、已排除欲者、已解脫欲者、已捨斷欲者、已斷念欲者，已離貪者、已無貪者、已捨棄貪者、已排除貪者、已解脫貪者、已捨斷貪者、已斷念貪者，我們來到、我們已來到、我們已到達、我們已完全到達，我們已與你會合在一起。」為來到要詢問無欲的越過暴流者。

「俱生眼者！請你說寂靜的境界」：「『寂靜』，以一個行相為寂靜，也為寂靜境界，那就是不死、涅槃，那是一切行的止，一切依著的斷念，渴愛的滅盡、離貪、滅、

涅槃。這被世尊說：『這是寂靜境界，這是勝妙之境，即：一切行的止、一切依著的斷念、渴愛的滅盡、離貪、滅、涅槃。[SN.48.50]』又以另一個行相：凡諸法導向寂靜之證得、寂靜之觸達、寂靜之作證，猶如這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這些被稱為寂靜境界。請你說、請你講解、請你教導、請你告知、請你建立、請你揭開、請你解析、請你闡明、請你說明寂靜境界、庇護之境、避難所之境、歸依所之境、無恐懼之境、無死之境、不死之境、涅槃之境。『俱生眼者』，眼被稱為一切知的狀態智。對佛、世尊眼與戰勝者狀態在菩提樹下同時(無先後)在一剎那被生起，因此佛陀是俱生眼者。」為俱生眼者！請你說寂靜的境界。

「世尊！請你為我說那個如實」：「『如實』被稱為不死、涅槃.....（中略）滅、涅槃。『世尊』，敬重的同義語.....（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請你為我說那個』，請你說、請你講解.....（中略）請你說明。」為世尊！請你為我說那個如實。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像這樣尊者若度耿泥：]我聽聞對欲無欲的英雄後，來到要詢問無欲的越過暴流者，

俱生眼者！請你說寂靜的境界，世尊！請你為我說那個如實。」

66.因為世尊在諸欲上打勝後行動，如輝耀的太陽以光輝對大地，廣慧者為少慧的我，請你告知法-凡我會了知，在這裡有生老的放捨。

「因為世尊在諸欲上打勝後行動」：「『世尊』，敬重的同義語.....（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欲』，從攝頌有二種欲：事物之欲與污染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事物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污染之欲。世尊在事物之欲上遍知後，在污染之欲上捨斷後，他打勝，擊敗、壓倒、終結[、壓碎]後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為因為世尊在諸欲上打勝後行動。

「如輝耀的太陽以光輝對大地」：「太陽(Ādicco)被稱為太陽(sūriyo)。大地(Pathavī)被稱為大地(jagatī)。如輝耀的太陽具備光輝，打勝，擊敗、壓倒、終結、加熱大地，擊破一切天空闇黑、破壞黑暗，光明被看見後，在天空中、空中、虛空路上行走，同樣地，智之輝耀的世尊具備智之光輝，[擊破]一切造作集.....（中略）污染的闇黑、破壞無明的黑暗，展現(使看見)智的光明後，在事物之欲上遍知後，在污染之欲上捨斷後，他打勝，擊敗、壓倒、終結、壓碎後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為如輝耀的太陽以光輝對大地。

「廣慧者為少慧的我」：「我是少慧者、低慧者、低劣意向慧者，你是大慧者、博慧者、捷慧者、速慧者、利慧者、洞察慧者，大地被稱為廣，世尊具備與那大地相同廣大擴展的慧。」為廣慧者為少慧的我。

「請你告知法-凡我會了知」：「『法』，開頭是善的、中間是善的、結尾是善的；有意義的、有文字的；完全圓滿、遍純淨的梵行：四念住.....（中略）涅槃與導向涅槃的道跡，請你講解、請你教導、請你告知、請你建立、請你揭開、請你解析、請你闡明、請你說明。『凡我會了知』，我會知道、會了知、會了別、會確知、會貫通、會證得、會觸達、會作證的。」請你告知法-凡我會了知。

「在這裡有生老的放捨」：「就在這裡有生、老、死的捨斷、平息、斷念、止息、不死、涅槃。」為在這裡有生老的放捨。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因為世尊在諸欲上打勝後行動，如輝耀的太陽以光輝對大地，  
廣慧者為少慧的我，請你告知法-凡我會了知，  
在這裡有生老的放捨。」

67.[世尊：「若度耿泥！」]請你在諸欲上調伏貪求，看待離欲為安穩的後，  
拿起的或拒絕的，你的任何東西不要被發現。

「請你在諸欲上調伏貪求」：「諸欲」，從攝頌有二種欲：事物之欲與污染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事物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污染之欲。「貪求」，貪求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完全貪).....（中略）貪婪、貪不善根。「請你在諸欲上調伏貪求」：「在欲上之貪求請你調伏，請你驅逐，請你捨斷，請你驅離，請你作終結，請你使之走到不存在。」為請你在諸欲上調伏貪求。

「『若度耿泥』，世尊以姓稱呼那位婆羅門。『世尊』，這是敬重的同義語.....（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為[世尊：「若度耿泥！」]。

「看待離欲為安穩的後」：「『離欲(出離)』，正確的行道、隨順的行道、不顛倒的行道[、不相違的行道(無矛盾的行道)]、如其含義的行道、法隨法的行道、諸戒完全、在諸根上守護門、在飲食上知適量者、專修清醒、念與正知、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涅槃與導向涅槃的道跡，為安穩、庇護所、避難所、歸依所、歸依者、無恐懼的、無死的、不死、涅槃，他看見後、看到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為看待離欲為安穩的後。

「拿起的或拒絕的」：「『拿起的』，因渴愛、因見而被握持、被執取、被執著、被取著、被信解。『或拒絕的』，或拒絕的、應該被脫離的、應該被捨棄的、應該被驅離的、應該被作終結的、應該被使之走到不存在的。」為拿起的或拒絕的。

「你的任何東西不要被發現」：「『任何東西』，貪是件東西，瞋是件東西，癡是件東西，慢是件東西，見是件東西，污染是件東西，惡行是件東西，這些(柬埔寨版)任何東西你的不要被發現，不要被強發現，不要被完全發現，請你捨斷，請你驅離，請你作終結，請你使之走到不存在。」為你的任何東西不要被發現。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世尊：『若度耿泥！』]請你在諸欲上調伏貪求，看待離欲為安穩的後，  
拿起的或拒絕的，你的任何東西不要被發現。」

68.凡之前的請你使它枯萎，之後不要有任何你的，  
你將寂靜地行。

「凡之前的請你使它枯萎」：「關於過去諸行凡能生起污染的那些污染請你使之乾萎，請你使之枯萎，請你使之乾枯，請你使之擴大乾枯，請你不作種子，請你捨斷，請你驅離，請你作終結，請你使之走到不存在。」這樣是凡之前的請你使它枯萎。或者，「凡過去業的造作未圓熟果報，那些業的造作請你使之乾萎，請你使之枯萎，請你



使之乾枯，請你使之擴大乾枯，請你不作種子，請你捨斷，請你驅離，請你作終結，請你使之走到不存在。」這樣也是凡之前的請你使它枯萎。

「之後不要有任何你的」：「之後的被稱為[未來]。關於未來諸行[凡能生起]任何貪，任何瞋，任何癡，任何慢，任何見，任何污染，任何惡行，任何這些對你不要有，不要製造，不要產生，不要生產，不要使之生起，不要使之生出，請你捨斷，請你驅離，請你作終結，請你使之走到不存在。」為之後不要有任何你的。

「如果在中間的你不握持」：「在中間的被稱為現在色、受、想、行、識。關於現在諸行，你將不會因渴愛、因見而握持、渴愛、把捉、歡喜、大歡喜、固執，大歡喜、歡迎、固持、執見、把捉、黏著你會捨斷、會驅離、會作終結、會使之走到不存在。」為如果在中間的你不握持。

「你將寂靜地行」：「貪的寂靜狀態為你將寂靜地行，瞋的.....（中略）一切不善造作的寂靜狀態、平息狀態、使寂止狀態、平靜下來狀態、熄滅狀態、不燃燒狀態、冷卻狀態、離去的狀態、止息狀態為寂靜的、寂止的、平靜下來的、冷卻的、止息的，你將過生活、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為你將寂靜地行。

因為那樣，世尊說：

「凡之前的請你使它枯萎，之後不要有任何你的，  
如果在中間的你不握持，你將寂靜地行。」

69.在一切名色上，婆羅門！對離貪求者，                他的諸漏不被發現：以那些會到達死神的控制。

「在一切名色上，婆羅門！對離貪求者」：「一切」，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無剩餘地、整個地，這是遍取的言語，為「一切」。「名」，四無色蘊。「色」，四大與四大之所造色。貪求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中略）貪婪、貪不善根。「在一切名色上，婆羅門！對離貪求者」：「在一切名色上對離貪求者、無貪求者、捨棄貪求者、排除貪求者、解脫貪求者、捨斷貪求者、斷念貪求者、離貪者、無貪者、捨棄貪者、排除貪者、解脫貪者、捨斷貪者、斷念貪者。」為在一切名色上，婆羅門！對離貪求者。

「他的諸漏不被發現」：「『諸漏』，有四種漏：欲漏、有漏、見的煩惱、無明漏。『他的』，阿羅漢的、漏已滅盡者的。『不被發現』，這些煩惱對他沒有、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為他的諸漏不被發現。

「以那些會到達死神的控制」：「以那些煩惱會走到死神的控制，或會走到死的控制，會走到魔黨的控制，他沒有諸漏、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為以那些會到達死神的控制。

因為那樣，世尊說：

「在一切名色上，婆羅門！對離貪求者，  
他的諸漏不被發現：以那些會到達死神的控制。」

在偈頌結束同時.....（中略）「大德！世尊是我的老師，我是弟子。」

若度耿泥學生婆羅門所問的說明第十一[已完成]。

摘記：

離貪求者(視離欲為安穩的、無拿起的或拒絕的、不握持)證得寂靜境界(涅槃)。

10/17/2020 11:10

## 29.玻多吳達...

### 12.玻多吳達學生婆羅門所問的說明

70.[像這樣尊者玻多吳達:]對捨棄家者、切斷渴愛者、無擾動者，對捨棄歡喜者、渡過暴流者、解脫者，我要懇求捨棄建構者、極聰明者，聽聞龍象的後他們將從這裡離去。

「對捨棄家者、切斷渴愛者、無擾動者」：「『捨棄家者』，凡在色界上的欲、貪、歡喜、渴愛、攀住、執取、心的依處、執持、煩惱潛在趨勢，那些對佛、世尊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因此，佛陀為捨棄家者。在受界上.....（中略）在想界上.....在行界上.....凡在識界上的欲、貪、歡喜、渴愛、攀住、執取、心的依處、執持、煩惱潛在趨勢，那些對佛、世尊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因此，佛陀為捨棄家者。

『切斷渴愛者』，『渴愛』為色的渴愛.....（中略）法的渴愛。那個渴愛對佛、世尊已被切斷、已被破壞、已被斷絕，已平靜下來、已止息、不能生起、已被智火燃燒，因此，佛陀為切斷渴愛者。『無擾動者』：擾動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完全貪).....（中略）貪婪、貪不善根。擾動、渴愛對佛、世尊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因此，佛陀為無擾動者。以擾動的已捨斷狀態為無擾動者，世尊在得到時他不搖動；在沒得到時他也不搖動；在[有]名譽時他也不搖動；在無名譽(惡評)時他也不搖動；在稱讚時他也不搖動；在斥責時他也不搖動；在樂時他也不搖動；在苦時他也不搖動、不移動、不發抖、不顫抖(強發抖)、不大顫抖(強大發抖)，因此，佛陀是無擾動者。」為對捨棄家者、切斷渴愛者、無擾動者。

「[像這樣尊者玻多吳達]」：「『像這樣』，句的接續.....（中略）。『尊者』，[這是]愛語.....（中略）。『玻多吳達』，那位婆羅門的名字.....（中略）稱呼。」為[像這樣尊者玻多吳達]。

「對捨棄歡喜者、渡過暴流者、解脫者」：「『歡喜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中略）貪婪、貪不善根。那個歡喜那個渴愛對佛、世尊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因此，佛陀為捨棄歡喜者。『渡過暴流者』，世尊是渡過欲的暴流者，渡過有的暴流者，渡過見的暴流者，渡過無明的暴流者，一切輪迴路已渡過、已超越、已越度、已穿越、已越過、已克服者，他是已降下狀態者、已實踐行為者.....（中略）生死輪迴，沒有他的再生。』為捨棄歡喜者、渡過暴流者。『解脫者』，世尊的心已從貪脫離、解脫、善解脫；心已從瞋.....心已從癡.....（中略）心從一切不善造作脫離、解脫、善解脫。」為對捨棄歡喜者、渡過暴流者、解脫者。

「我要懇求捨棄建構者、極聰明者」：「『建構』，有二種建構：[因]渴愛的建構與[因]見的建構.....（中略）這是渴愛的建構.....（中略）這是見的建構。對佛、世尊渴

愛的建構已被捨斷、見的建構已被斷念，以渴愛的建構之已被捨斷的狀態、見的建構之已被斷念的狀態，因此，佛陀為捨棄建構者。『我要懇求』，我要乞求、我要懇求、我要請求、我要接受、我要希求、我要熱望、我要欲求、我要祈求。極聰明被稱為慧，那是慧、知解……（中略）無癡、擇法、正見。世尊具有、完全具有、到達、完全到達、具足、完全具足、具備這個聰明、慧，因此，佛陀為極聰明者。」為我要懇求捨棄建構者、極聰明者。

「聽聞龍象的後他們將從這裡離去」：「龍象的」為龍象。世尊「不作罪行」為龍象；「不去」為龍象；「不來」為龍象……（中略）這樣是世尊「不去」為龍象。「聽聞龍象的後他們將從這裡離去」：「你的言語、語路、教說、告誡、教誡聽聞後、聽到後、把握後、理解後、辨別後，他們將從這裡離去、行去、出發、走到四面八方。」為聽聞龍象的後他們將從這裡離去。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像這樣尊者玻多吳達：]對捨棄家者、切斷渴愛者、無擾動者，對捨棄歡喜者、渡過暴流者、解脫者，

我要懇求捨棄建構者、極聰明者，聽聞龍象的後他們將從這裡離去。」

71.從諸國集合的種種人：英雄！期待你的言說者們，請你為他們徹底地解說，因為像這樣這個法被你發現。

「從諸國集合的種種人」：「『種種人』，剎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羅、在家人、出家人、天、人。『從諸國集合的』，從鴛伽、摩揭陀、迦陵伽、迦尸、憍薩羅、跋耆、末羅、支提、跋蹉、俱盧、般遮羅、婆蹉、蘇羅娑、阿濕波、阿槃提、與那、劍浮闍。『集合的』，集合的、來集的、結合的、聚集的。」為從諸國集合的種種人。

「英雄！期待你的言說者們」：「英雄」，世尊是英雄；「有活力者」是英雄；「能夠者」是英雄；「流出種種者」是英雄；「充足者」是英雄；「[勇者」是英雄；「英勇者、不膽怯者、不驚恐者、不驚慌者、不逃走者、已捨斷恐怖害怕者、]已離身毛豎立者」也是英雄。

「在這裡從一切惡脫離(戒絕)者，超越地獄苦後他是有活力者，

那位有活力者、勤奮者，像這樣者以那樣的狀態被說為堅固者。[Sn.32, 536偈]」

「英雄！期待你的言說者們」：「你的言語、語路、教說、告誡、教誡。『他們期待著』，他們期待著、想要著、接受著、希求著、熱望著、祈求著。」為英雄！期待你的言說者們。

「請你為他們徹底地解說」：「『為他們』，為剎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羅、在家人、出家人、天、人。『你』，他說世尊。『徹底地解說』，請你徹底地講解那個；請你教導、請你告知、請你建立、請你揭開、請你解析、請你闡明、請你說明。」為請你為他們徹底地解說。

「因為像這樣這個法被你發現」：「因為像這樣這個法被你發現、衡量者、判斷者、清楚者、明瞭者。」為因為像這樣這個法被你發現。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從諸國集合的種種人：英雄！期待你的言說者們，  
請你為他們徹底地解說，因為像這樣這個法被你發現。」

72.[世尊：「玻多吳達！」]應該調伏一切拿取渴愛，上下還有四方中間， 因  
為他們執取世間中任何者，就以那個魔跟隨有情。

「應該調伏一切拿取渴愛」：拿取渴愛被稱為色的渴愛.....（中略）。「拿取渴愛」，以什麼理由被稱為拿取渴愛？以那個渴愛，色他們抓住、執取、握持、取著、執著，受.....（中略）想.....行.....識.....趣處.....往生.....結生.....有(存在).....輪迴.....輪轉他們抓住、執取、握持、取著、執著，以那個理由被稱為拿取渴愛。「應該調伏一切拿取渴愛」：「一切拿取渴愛他應該調伏、應該驅逐，應該捨斷、應該驅離、應該作終結、應該使之走到不存在。」為應該調伏一切拿取渴愛。

「[世尊：『玻多吳達！』]」：「『玻多吳達』，世尊以名字稱呼那位婆羅門。『世尊』，這是敬重的同義語.....（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為[世尊：「玻多吳達！」]。

「上下還有四方中間」：「『上』為未來，『下』為過去，『中間四方』為現在；『上』為天的世間，『下』為地獄的世間，『中間四方』為人類的世間。或者，『上』為善法，『下』為不善法，『中間四方』為無記法；『上』為無色界，『下』為欲界，『中間四方』為色界；『上』為樂受，『下』為苦受，『中間四方』為不苦不樂受；『上』為在腳底以上，『下』為在頭髮以下，『中間四方』為在中間。」為上下還有四方中間。

「因為他們執取世間中任何者」：「凡，凡色之類的、受之類的、想之類、行之類、識之類、他們抓住、執取、握持、取著、執著。『世間中』，苦界的世間中.....（中略）處的世間中。」為因為他們執取世間中任何者。

「就以那個魔跟隨有情」：「就因那個業的造作而結生的蘊魔、界魔、處魔、趣處魔、往生魔、結生魔、有魔、輪迴魔、輪轉魔跟隨、隨行，成為跟隨者。『有情』，眾生、人(每個人)、人類、學生婆羅門、人(男子)、個人(補特伽羅)、生命、到出生者、有情、到因陀羅者、摩奴所生者。」為就以那個魔跟隨有情。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世尊：『玻多吳達！』]應該調伏一切拿取渴愛，上下還有四方中間，  
因為他們執取世間中任何者，就以那個魔跟隨有情。」

73.因此知道者不應該執取：具念的比丘在一切世間中對任何東西， 像這樣觀看被拿取卡住者：這個世代在死神的領域中被糾纏。

「因此知道者不應該執取」：「『因此』，『因此；那個理由；那個因；那個緣；那個因由，當看見這個在諸欲上的過患時。』為因此。『知道者』，知道者、了解者、了知者、了別者、確知者、貫通者：『一切行是無常的』.....（中略）『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的知道者、了解者、了知者、了別者、確知者、貫通者。『不應該執取』，色他不應該抓住、不應該執取、不應該握持、不應該取著、不應該執著，受.....（中

略) 想.....行.....識.....趣處.....往生.....結生.....有(存在).....輪迴.....輪轉他不應該抓住、不應該執取、不應該握持、不應該取著、不應該執著。」為因此知道者不應該執取。

「具念的比丘在一切世間中對任何東西」：「『比丘』，善凡夫比丘，或有學比丘。『具念的』，以四種方式為具念的：當修習在身上隨看身念住時為具念的.....（中略）他被稱為具念的。『任何東西』，任何色之類的、受之類的、想之類的、行之類的、識之類的。『在一切世間中』，在一切苦界世間中，在一切人類世間中，在一切天神世間中，在一切蘊世間中，在一切界世間中，在一切處世間中。」為具念的比丘在一切世間中對任何東西。

「像這樣觀看被拿取卡住者們」：「凡色他們抓住、執取、握持、取著、執著，受.....（中略）想.....行.....識.....趣處.....往生.....結生.....有(存在).....輪迴.....輪轉他們抓住、執取、握持、取著、執著者被稱為被卡住的抓取者。『像這樣』，句的接續.....（中略）這是句的次第，為『像這樣』。『觀看者』，觀看者、見到者、看到者、看見者、注視者、靜觀者、觀察者。」為像這樣觀看被拿取卡住者們。

「這個世代在死神的領域中被糾纏」：「『世代』，眾生的同義語。死神的領域被稱為諸污染與諸蘊及諸造作。世代在死神的領域、魔領域、死亡的領域中被卡住、被糾纏、被懸掛、被附著、被固著、被障礙，如在壁樁或壁鉤上物品被卡住、被糾纏、被懸掛、被附著、被固著、被障礙。同樣的，世代在死神的領域、魔領域、死亡的領域中被卡住、被糾纏、被懸掛、被附著、被固著、被障礙。」為這個世代在死神的領域中被糾纏。、被附著、被固著、被。」

因為那樣，世尊說：

「因此知道者不應該執取：具念的比丘在一切世間中對任何東西，

像這樣觀看被拿取卡住者們：這個世代在死神的領域中被糾纏。」

在偈頌結束同時.....（中略）「大德！世尊是我的老師，我是弟子。」

玻多吳達學生婆羅門所問的說明第十二[已完成]。

摘記：

執取的眾生被執取卡住也被魔跟隨→應該調伏一切拿取渴愛。

10/17/2020 11:00

## 30.優陀亞所問的說明

### 13.優陀亞學生婆羅門所問的說明

74.[像這樣尊者優陀亞:]對有禪者、離塵者、坐下者，對應該被作的已作者、無漏者，對一切法已到達彼岸者：希求的我以問題到來，請你說完全智的解脫，無明的破壞。

「對有禪者、離塵者、坐下者」：「『世尊是有禪者。以初禪他是有禪者；以第二禪他也是有禪者；以第三禪他也是有禪者；以第四禪他也是有禪者；以有尋有伺[AN.8.63]禪他也是有禪者；以無尋唯伺禪他也是有禪者；以無尋無伺禪他也是有禪者；以有喜禪他也是有禪者；以無喜禪他也是有禪者；以悅意俱行禪他也是有禪者；以平靜俱行禪他也是有禪者；以空禪他也是有禪者；以無相禪他也是有禪者；以無願禪他也是有禪者；以世間禪他也是有禪者；以出世間禪他也是有禪者、愛好禪者、單一狀態的實踐者、重自己利益者。』為有禪者。『離塵者』，貪是塵；瞋是塵；癡是塵；憤怒是塵；怨恨是塵.....（中略）一切不善造作是塵，那些塵對佛、世尊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因此，佛陀是無塵者、離塵者、出塵者、已扔下塵者、已捨棄塵者、已離塵繫縛者(塵不相應者)、已克服一切塵者。

『貪而非灰塵被稱為塵，「塵」這是貪的同義語，

有眼者棄捨這個塵後，因此勝利者被稱為塵已離去者。

瞋而非灰塵被稱為塵，「塵」這是瞋的同義語，

有眼者棄捨這個塵後，因此勝利者被稱為塵已離去者。

癡而非灰塵被稱為塵，「塵」這是癡的同義語。

有眼者棄捨這個塵後，因此勝利者被稱為塵已離去者。』

為離塵者。

『坐下者』，『世尊坐在玻沙領葛塔廟。』為坐下者。

『對坐在山坡者，對到達苦的彼岸的牟尼，

弟子們侍奉：三明者、死亡的捨棄者們。』[SN.8.10]

這樣也是世尊是坐下者。或者，『以一切努力已止息狀態世尊是坐下者、已降下狀態者、已實踐行為者.....（中略）生死輪迴，沒有他的再生。』這樣也是世尊是坐下者。」為對有禪者、離塵者、坐下者。

「[像這樣尊者優陀亞]」：「『像這樣』，句的接續.....（中略）。『尊者』，[這是]愛語.....（中略）。『優陀亞』，那位婆羅門的名字.....（中略）稱呼。」為[像這樣尊者優陀亞]。

「對應該被作的已作者、無漏者」：對佛、世尊種種義務、應該被作的與應該不被作的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因此，佛陀是應該被作的已作者。

「而該者沒有執著[百八種渴愛思潮-⑩]，已切斷[污染-⑩]流比丘的，

應該被作的、不應該被作的已被捨斷者的，熱惱不被發現。[Sn.37, 720偈]」

「對應該被作的已作者、無漏者」：「『諸漏』，有四種漏：欲漏、有漏、見的煩惱、無明漏。那些煩惱對佛、世尊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因此，佛陀是無漏者。」為對應該被作的已作者、無漏者。

「對一切法已到達彼岸者」：「世尊是對一切法已到達彼岸者；遍知已到達彼岸者；捨斷已到達彼岸者；修習已到達彼岸者；作證已到達彼岸者；等至已到達彼岸者；對一切法已到達彼岸者；一切苦的遍知已到達彼岸者；一切污染的捨斷已到達彼岸者；四聖道的修習已到達彼岸者；滅的作證已到達彼岸者；一切等至的等至已到達彼岸者，他是在聖戒上自在的到達者、最高的(波羅蜜)到達者；在聖定上自在的到達者、最高的到達者；在聖慧上自在的到達者、最高的到達者；在聖解脫上自在的到達者、最高的到達者，他是已到彼岸者；已到達彼岸者，已到終極(目標)者；已到達終極者，已到終點者；已到達終點者，已到邊界(究竟)者；已到達邊界者，已到終結者；已到達終結者，已到救護所者；已到達救護所者，已到避難所者；已到達避難所者，已到歸依處者；已到達歸依處者，已到無恐怖者；已到達無恐怖者，已到無死者；已到達無死者，已到不死者；已到達不死者，已到涅槃者；已到達涅槃者，他是已降下狀態者、已實踐行為者..... (中略) 生死輪迴，沒有他的再生。」為對一切法已到達彼岸者。

「希求的我以問題到來」：「以問題我有需要地到來，想要詢問問題我到來，想要聽聞問題我到來。」這樣是希求的我以問題到來。或者，「屬於問題之詢問有需要的、屬於想要詢問問題的、屬於想要聽聞的，[會有]有需要的之到來、走近、接近、訪問。」這樣也是希求的我以問題到來。或者，「對你有問題的到來，你能夠、你有足夠的道理能講述、回答被我詢問的，請你擔起這個負擔。」這樣也是希求的我以問題到來。

「請你說完全智的解脫」：「完全智的解脫被稱為阿羅漢狀態的解脫。阿羅漢狀態的解脫請你講述、請你講解、請你教導、請你告知、請你建立、請你揭開、請你解析、請你闡明、請你說明。」為請你說完全智的解脫。

「無明的破壞」：「無明的破壞、碎破、捨斷、平息、斷念、止息、不死、涅槃。」為無明的破壞。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像這樣尊者優陀亞：]對有禪者、離塵者、坐下者，對應該被作的已作者、無漏者，

對一切法已到達彼岸者：希求的我以問題到來，

請你說完全智的解脫，無明的破壞。」

75.[世尊：「優陀亞！」]對欲的意欲的捨斷，以及憂兩者，以及對昏沈的排除，對不安的防止。

「對欲的意欲的捨斷」：「意欲」，那是在諸欲上之欲的意欲、欲的貪、欲的歡喜、欲的渴愛、欲的情愛、欲渴、欲的焦熱、欲的迷戀、欲的取著、欲的暴流、欲的



輓(繫縛)、欲的執取、欲的意欲蓋。「對欲的意欲的捨斷」：「對欲的意欲的捨斷、平息、斷念、止息、不死、涅槃。」為對欲的意欲的捨斷。

「[世尊：『優陀亞！』]」：「『優陀亞』，世尊以名字稱呼那位婆羅門。『世尊』，這是敬重的同義語.....（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為[世尊：「優陀亞！」]。

「以及憂兩者」：「憂」，那是心的不合意、心的苦、心觸所生的苦、被感受不合意的、心觸所生的不合意苦受。「以及憂兩者」：「對欲的意欲以及憂兩者的捨斷、平息、斷念、止息、不死、涅槃。」為以及憂兩者。

「以及對惛沈的排除」：「『惛沈』，那是心的不堪任、不適合作業狀態、染著、退縮、遲鈍、消沉、退縮的狀態、惛沈、昏昧、心昏昧的狀態。『排除』，以及對惛沈的排除、捨斷、平息、斷念、止息、不死、涅槃。」為以及對惛沈的排除。

「對不安的防止」：「不安」，手的不安為不安，腳的不安也為不安，手腳的不安也為不安，不適當的被想(考慮)為適當的，適當的被想為不適當的.....（中略）無罪過的被想為罪過的，罪過的被想為無罪過的，凡像這樣的後悔、後悔的路徑、已後悔的狀態、心的後悔、意的混亂，這被稱為後悔。此外，以二個因素生起不安、心的後悔、意的混亂：被作的事與沒被作的事。怎樣是被作的事與沒被作的事生起不安、心的後悔、意的混亂？「身惡行被我做了，身善行沒被我做。」他生起不安、心的後悔、意的混亂；「語惡行被我做了，語善行沒被我做。」.....（中略）「意惡行被我做了，意善行沒被我做。」.....（中略）「殺生被我做了，殺生的戒絕沒被我做。」.....（中略）「未被給與的拿取被我做了，未被給與的拿取的戒絕沒被我做。」.....（中略）「邪淫被我做了，邪淫的戒絕沒被我做。」.....（中略）「妄語被我做了，妄語的戒絕沒被我做。」.....（中略）「離間語被我做了，離間語的戒絕沒被我做。」.....（中略）「粗惡語被我做了，粗惡語的戒絕沒被我做。」.....（中略）「雜穢語被我做了，雜穢語的戒絕沒被我做。」.....（中略）「貪婪被我做了，不貪婪沒被我做。」.....（中略）「惡意被我做了，無惡意沒被我做。」.....（中略）「邪見被我做了，正見沒被我做。」他生起不安、心的後悔、意的混亂，這樣是被作的事與沒被作的事生起不安、心的後悔、意的混亂。

或者，「我在戒上不是完全的實行者。」他生起不安、心的後悔、意的混亂；「我不是在諸根上守護門者。」.....（中略）「我不是在飲食上知適量者。」.....「我不是專修清醒者。」.....「我不具備念與正知。」.....「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未被我修習。」.....「苦未被我遍知、集未被我捨斷、道未被我修習、滅未被我作證。」他生起不安、心的後悔、意的混亂。

「對不安的防止」：「對不安的防止、障礙、捨斷、寂止、平息、斷念、止息、不死、涅槃。」為對不安的防止。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世尊：『優陀亞！』]對欲的意欲的捨斷，以及憂兩者，  
以及對惛沈的排除，對不安的防止。」

76.對平靜、念完全純淨者，對法的思索為先行者，                我說完全智的解脫，無明的破壞。[AN.3.33]

「對平靜、念完全純淨者」：「平靜」，那是在第四禪中的平靜、無關心、旁觀、心的止、心的平等、心的寧靜狀態、心的中性狀態。「念」，凡在第四禪中關於平靜的念、隨念……（中略）正念。「對平靜、念完全純淨者」：「在第四禪中的平靜與念是純淨的、清淨的、完全純淨的、遍純淨的、淨化的、無穢的、離隨雜染的、柔軟的、適合作業的、住立的、到達不動。」為對平靜、念完全純淨者。

「對法的思索為先行者」：「法的思索被稱為正志，它是開頭的、在前的、對完全智的解脫它是先導的。」這樣是對法的思索為先行者。或者，「法的思索被稱為正見，它是開頭的、在前的、對完全智的解脫它是先導的。」這樣也是對法的思索為先行者。或者，「法的思索被稱為四道的先導之毘婆舍那，它是開頭的、在前的、對完全智的解脫它是先導的。」這樣也是對法的思索為先行者。

「我說完全智的解脫」：「完全智的解脫被稱為阿羅漢的解脫。我說、我講解、我教導、我告知、我建立、我揭開、我解析、我闡明、我說明阿羅漢的解脫。」為我說完全智的解脫。

「無明的破壞」：「『無明』，在苦上的無知……（中略）無明[的柵欄]、癡不善根。『破壞』，無明的破壞、捨斷、平息、斷念、止息、不死、涅槃。」為無明的破壞。

因為那樣，世尊說：

「對平靜、念完全純淨者，對法的思索為先行者，  
我說完全智的解脫，無明的破壞。」

77.什麼是世間的結呢？什麼是它的遊走呢？            以什麼的放捨，被稱為「涅槃」呢？[SN.1.64]

「什麼是世間的結呢」：「世間的結、黏著、繫縛、隨雜染，世間被什麼上軛、強上軛、朝向上軛、完全朝向上軛、完全強上軛、附著、固著、障礙。」為什麼是世間的結呢。

「什麼是它的遊走呢」：「什麼是它的漫遊、遊走、逆遊走。以什麼世間漫遊、遊走、逆遊走。」為什麼是它的遊走呢。

「以什麼的放捨，被稱為『涅槃』」：「以什麼的放捨、平息、斷念、止息，像這樣被稱、被說、被講述、被談說、被說明、被言說為涅槃。」為以什麼的放捨，被稱為「涅槃」呢？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什麼是世間的結呢？什麼是它的遊走呢？  
以什麼的放捨，被稱為『涅槃』？」

78.歡喜是世間的結，尋是它的遊走，            以渴愛的放捨，被稱為「涅槃」。

「歡喜是世間的結」：「歡喜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完全貪)……（中略）貪婪、貪不善根。這個被稱為歡喜。凡歡喜是世間的結、黏著、繫縛、隨雜染者，世間被這個歡喜上軛、強上軛、朝向上軛、完全朝向上軛、完全強上軛、附著、固著、障礙。」為歡喜是世間的結。

「尋是它的遊走」：「『尋』，有九種尋：欲尋、惡意尋、加害尋、親里尋、國土尋、不死尋、同情他人關聯的尋、利得恭敬名聲關聯的尋、不被輕蔑關聯的尋，這些被稱為九種尋。這九種尋是世間的漫遊、遊走、逆遊走，以這九種尋世間漫遊、遊走、逆遊走。」為尋是它的遊走。

「以渴愛的放捨，被稱為『涅槃』」：「渴愛」，色的渴愛.....（中略）法的渴愛。「以渴愛的放捨，被稱為『涅槃』」：「以渴愛的放捨、平息、斷念、止息，像這樣被稱、被說、被講述、被談說、被說明、被言說為涅槃。」為以渴愛的放捨，被稱為「涅槃」。

因為那樣，世尊說：

「歡喜是世間的結，尋是它的遊走，  
以渴愛的放捨，被稱為『涅槃』。」

79.怎樣具念行者的，識被滅？ 我們到來後詢問世尊，讓我們聽聞你的那個言語。

「怎樣具念行者的」：「怎樣具念、正知的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者的。」為怎怎樣具念行者的。

「識被滅」：「識被滅、被平靜下來、走到不存在、止息。」為識被滅。

「我們到來後詢問世尊」：「我們來到、我們已來到、我們已到達、我們已完全到達，我們已與你會合在一起，要詢問佛、世尊，要質問、要要求、要請求、要使之被明淨。」為我們到來後詢問世尊。

「讓我們聽聞你的那個言語」：「『那個』，你的言語、語路、教說、告誡、教誡。讓我們聽聞、學習、憶持、理解、辨別。」為讓我們聽聞你的那個言語。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怎怎樣具念行者的，識被滅？

我們到來後詢問世尊，讓我們聽聞你的那個言語。」

80.對自身內與外，對受無大歡喜者， 這樣具念行者的，識被滅。

「對自身內與外，對受無大歡喜者」：「在自身內的諸受上隨看受地住者不歡喜、不歡迎、不固持受，歡喜、歡迎、固持、執見、執取、執著，他捨斷、驅離、作終結、使之走到不存在；在自身外的諸受上隨看受地住者不歡喜、不歡迎、不固持受，歡喜、歡迎、固持、執見、執取、執著，他捨斷、驅離、作終結、使之走到不存在；在自身內外的諸受上隨看受地住者不歡喜、不歡迎、不固持受，歡喜、歡迎、固持、執見、執取、執著，他捨斷、驅離、作終結、使之走到不存在；在自身內的諸受上隨看集法地、隨看受地住者不歡喜、不歡迎、不固持受，歡喜、歡迎、固持、執見、執取、執著，他捨斷、驅離、作終結、使之走到不存在；在自身內的諸受上隨看消散法地、隨看受地住者.....（中略）在自身內的諸受上隨看集與消散法地、隨看受地住者.....（中略）在自身外的諸受上隨看集法地、隨看受地住者不歡喜、不歡迎、不固持受，歡喜、歡迎、固持、執見、執取、執著，他捨斷、驅離、作終結、使之走到不存在；在自身外的諸受上隨看消散法地、隨看受地住者.....（中略）在自身外的諸受上隨看集與消散法地、隨看

受地住者.....（中略）在自身內外的諸受上隨看集法地、隨看受地住者.....（中略）在自身內外的諸受上隨看消散法地、隨看受地住者.....（中略）在自身內外的諸受上隨看集與消散法地、隨看受地住者不歡喜、不歡迎、不固持受，歡喜、歡迎、固持、執見、執取、執著，他捨斷、驅離、作終結、使之走到不存在，在這十二種行相的諸受上隨看受地住者.....（中略）使之走到不存在。

或者，視受為無常的者不歡喜、不歡迎、不固持受，歡喜、歡迎、固持、執見、執取、執著，他捨斷、驅離、作終結、使之走到不存在；視受為苦的、病、腫瘤、箭、禍、疾病.....（中略）出離者不歡喜、不歡迎、不固持受，歡喜、歡迎、固持、執見、執取、執著，他捨斷、驅離、作終結、使之走到不存在，在這四十二種行相的諸受上隨看受地住者不歡喜、不歡迎、不固持受，歡喜、歡迎、固持、執見、執取、執著，他捨斷、驅離、作終結、使之走到不存在。」為對自身內與外，對受無大歡喜者。

「這樣具念行者的」：「對具念、正知的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者這樣。」為這樣具念行者的。

「識被滅」：「福行俱行的識、非福行俱行的識、不動行俱行的識[SN.12.51] 被滅、被平靜下來、走到不存在、止息。」為識被滅。

因為那樣，世尊說：

「對自身內與外，對受無大歡喜者，

這樣具念行者的，識被滅。」

在偈頌結束同時.....（中略）「大德！世尊是我的老師，我是弟子。」

優陀亞學生婆羅門所問的說明第十三[已完成]。

摘記：

1.以第四禪為基礎，以法的思索(=正志或正見或毘婆舍那)先導證得完全智的解脫(阿羅漢)。

2.歡喜(=渴愛)是世間的結(縛)。

3.不歡喜一切受者(視它為無常苦病腫瘤箭...=毘婆舍那=慧)識被滅(=識滅, Ni.18,21)。

10/17/2020 10:50

## 31. 迫沙拉所問的說明

### 14. 迫沙拉學生婆羅門所問的說明

81.[像這樣尊者迫沙拉：]凡指出過去，無擾動者、切斷疑惑者，對一切法已到達彼岸者：希求的我以問題到來。

「凡指出過去」：「『凡』，凡那位世尊、獨存者、無老師者在以前未聽聞過的法上自己現正覺真理，在那裡到達一切知的狀態，在力量上[到達]自在狀態者。『指出』，世尊指出自己與他人的過去，也指出未來，也指出現在。

怎樣是世尊指出自己的過去？世尊[指出]自己的過去：他指出一生，也指出二生，也指出三生，也指出四生，也指出五生，也指出十生，也指出二十生，也指出三十生，也指出四十生，也指出五十生，也指出百生……（中略）千生……十萬生……許多壞劫……許多成劫……也指出許多壞成劫：『在那裡我是這樣的名、這樣的姓氏、這樣的容色、這樣的食物、這樣的苦樂感受、這樣的壽長，那位從那裡死後生於那裡，而在那裡我又是這樣的名、這樣的姓氏、這樣的容色、這樣的食物、這樣的苦樂感受、這樣的壽長，那位從那裡死後生於這裡。』像這樣，他指出許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處。這樣是世尊指出自己的過去。

怎樣是世尊指出他人的過去？世尊指出他人的過去：他指出一生，也指出二生……（中略）也指出許多壞成劫：『那位在那裡是這樣的名、這樣的姓氏、這樣的容色、這樣的食物、這樣的苦樂感受、這樣的壽長，那位從那裡死後生於那裡，而在那裡又是這樣的名、這樣的姓氏、這樣的容色、這樣的食物、這樣的苦樂感受、這樣的壽長，那位從那裡死後生於這裡。』像這樣，他指出許多有行相的、有境遇的前世住處。這樣是世尊指出他人的過去。

當說五百本生經時，世尊指出自己與他人的過去；當說阿波陀那大經[DN.14]時，世尊指出自己與他人的過去；當說大善見經[DN.17]時，世尊指出自己與他人的過去；當說大總管經[DN.19]時，世尊指出自己與他人的過去；當說麻額提婆經[MN.83]時，世尊指出自己與他人的過去。

這被世尊說[DN.29]：『純陀！關於過去世，如來有憶念隨行智，他[能]如其希望所及地回憶，純陀！關於未來……（中略）純陀！關於現在世，如來生起覺生智：「這是最後的出生，現在，沒有再生了。」』

根之優劣智是如來的如來力；眾生的所依與煩惱潛在趨勢智是如來的如來力；雙神變智是如來的如來力；大悲等至智是如來的如來力；一切知者智是如來的如來力；無障礙智是如來的如來力；在一切處無執著、不被擊退、無障礙智是如來之如來力，這樣世尊指出自己與他人的過去，也指出未來，也指出現在，他講解、教導、告知、建立、揭開、解析、闡明、說明。」為凡指出過去。

「[像這樣尊者迫沙拉]」：「『像這樣』，句的接續.....（中略）『尊者』，[這是]愛語.....（中略）『迫沙拉』，那位婆羅門的名字.....（中略）稱呼。」為[像這樣尊者迫沙拉]。

「無擾動者、切斷疑惑者」：「『擾動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完全貪).....（中略）貪婪、貪不善根。那個擾動、渴愛對佛、世尊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因此，佛陀是無擾動者。以擾動的已捨斷狀態為無擾動者，世尊在得到時他不搖動.....（中略）在苦時他也不搖動、不移動、不發抖、不顫抖(強發抖)、不大顫抖(強大發抖)。』為無擾動者。『切斷疑惑者』，疑惑被稱為疑：在苦上的懷疑.....（中略）心的僵硬狀態(剛愎狀態)、心意混亂。那個疑惑對佛、世尊已被捨斷、已被切斷、已被破壞、已被斷絕，已平靜下來、斷念、已止息、不能生起、已被智火燃燒，因此，佛陀為切斷疑惑者。」為無擾動者、切斷疑惑者。

「對一切法已到達彼岸者」：「世尊是對一切法已到達彼岸者；遍知已到達彼岸者；捨斷到達彼岸者；修習到達彼岸者；作證到達彼岸者；等至到達彼岸者：對一切法已到達彼岸者.....（中略）生死輪迴，沒有他的再生。」為對一切法已到達彼岸者。

「希求的我以問題到來」：「以問題我有需要地到來.....（中略）『請你擔起這個負擔。』」為希求的我以問題到來。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像這樣尊者迫沙拉:]凡指出過去，無擾動者、切斷疑惑者，

對一切法已到達彼岸者：希求的我以問題到來。」

82.對色想已消失者，對一切身的捨斷者，對自身內與外，「什麼都沒有」的看見者，釋迦！我隨詢問智，像那類者應該如何被引導？

「對色想已消失者」：什麼是色想？色界等至的進入者，或往生者，或當生樂住者的想、認知、已認知狀態，這是色想。「對色想已消失者」：「四無色等至的得到者，他們是對色想已消失者、已離去者、已穿越者、已越過者、已克服者。」為對色想已消失者。

「對一切身的捨斷者」：「一切他的再生色身已捨斷者，那個部分越過者，他的色身被鎮伏捨斷捨斷者。」為對一切身的捨斷者。

「自身內與外，『什麼都沒有』的看見者」：「『什麼都沒有』為無所有處等至，以什麼理由『什麼都沒有』為無所有處等至呢？凡具念地進入識無邊處等至，然後從那裡出來後，就使那個識不存在、消滅、消失，他看見『什麼都沒有』，也以這個理由『什麼都沒有』為無所有處等至。」為對自身內與外，「什麼都沒有」的看見者。

「釋迦！我隨詢問智」：「『釋迦』，『釋迦世尊為從釋迦家出家者。』為釋迦.....（中略）『已捨斷恐怖害怕者、已離身毛豎立者。』也為釋迦。『我隨詢問智』，我詢問他的智，我詢問慧，我詢問正覺：『像什麼樣子的、什麼樣樹立的、什麼樣種類的、什麼樣對比的智是應該被想要的？』」為釋迦！我隨詢問智。

「像那類者應該如何被引導」：「他應該如何被引導、應該被調伏、應該被安撫、應該被告知、應該被使之審慮、應該被使之看見、應該被使之明淨？如何因為那樣更上

的智應該使之被生起？『像那類者』，像那類者、像那樣的、那個定立者、那個種類者、那個相似者、凡他是無所有處等至的得到者。」為像那類者應該如何被引導。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對色想已消失者，對一切身的捨斷者，

自身內與外，『什麼都沒有』的看見者，

釋迦！我隨詢問智，像那類者應該如何被引導？」

83.[世尊：「迫沙拉！」]對一切識住，如來是證知者，知道那位存續者，是勝解者、那個趣處者。

「對一切識住」：「世尊因造作而知道四識住，因結生而知七識住。怎樣是世尊因造作而知道四識住？這被世尊說[SN.22.53]：『比丘們！當識住立時，會住立在攀住的色、所緣的色、所住立的色上，有喜的澆灑，就能來到成長、增長、成滿。或，比丘們！[當識住立時，會住立在]攀住的受.....（中略）或，比丘們！[當識住立時，會住立在]攀住的想.....（中略）或，比丘們！當識住立時，會住立在攀住的行、所緣的行、所住立的行上，有喜的澆灑，就能來到成長、增長、成滿。』這樣是世尊因造作而知道四識住。

怎樣是世尊因結生而知七識住？這被世尊說：比丘們！有種種身、種種想的眾生，猶如：人、某些天、某些墮下界者，這是第一識住。

比丘們！有種種身、單一想的眾生，猶如：以第一[禪]往生的梵眾天之日天，這是第二識住。

比丘們！有單一身、種種想的眾生，猶如：光音天之日天，這是第三識住。

比丘們！有單一身、單一想的眾生，猶如：遍淨天之日天，這是第四識住。

比丘們！有從一切色想的超越，從有對想的滅沒，從不作意種種想[而知]：『虛空是無邊的』，到達虛空無邊處的眾生，這是第五識住。

比丘們！有超越一切虛空無邊處後[而知]：『識是無邊的』，到達識無邊處的眾生，這是第六識住。

比丘們！有超越一切識無邊處後[而知]：『什麼都沒有』，到達無所有處的眾生，這是第七識住。這樣是世尊因結生而知七識住。」為一切識住。

「[世尊：『迫沙拉！]]」：「『迫沙拉』，世尊以名字稱呼那位婆羅門。『世尊』，這是敬重的同義語.....（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為[世尊：「迫沙拉！」]。

「如來是證知者」：「『證知者』，如來是證知者、了別者、確知者、貫通者。這被世尊說[DN.29]：純陀！如果過去是不真實的、不如實的、伴隨無利益的，如來不解答它，純陀！如果過去是真實的、如實的、不伴隨利益的，如來不解答它，純陀！如果過去是真實的、如實的、伴隨利益的，在那裡，就對他的問題之解答，如來是識時機者；純陀！如果未來是.....（中略）純陀！如果現在是不真實的、不如實的、伴隨無利益的，如來不解答它，純陀！如果現在是真實的、如實的、不伴隨利益的，如來不解答它，純陀！如果現在是真實的、如實的、伴隨利益的，在那裡，對他的問題之解答，如

來是識時機者。純陀！像這樣，在過去、未來、現在法上，如來是適當時機之說者、事實之說者、有益之說者、如法之說者、如律之說者，因此被稱為『如來』。

純陀！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包括天-人的世代中，凡其所見、所聞、所覺、所識、所得、所遍求、被意所隨行，那一切都被如來現正覺，因此被稱為『如來』；純陀！凡在這如來現正覺無上遍正覺之夜，到般涅槃於無餘涅槃界之夜中間，他說、談、表明，那一切那個都是如實的，非相異的，因此被稱為『如來』；純陀！如來是行如其言者；言如其行者，像這樣行如其言者；言如其行者，因此被稱為『如來』；純陀！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包括天-人的世代中，如來是征服者、不被征服者、全見者、自在者，因此被稱為『如來』。」為如來是證知者。

「知道那位存續者」：「世尊因業的造作而知道就在這裡存續者：『這個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已往生苦界、惡趣、下界、地獄。』世尊因業的造作而知道就在這裡存續者：『這個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已往生畜生界。』世尊因業的造作而知道就在這裡存續者：『這個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已往生餓鬼界。』世尊因業的造作而知道就在這裡存續者：『這個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已往生人中。』世尊因業的造作而知道就在這裡存續者：『這個人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已往生善趣、天界。』

這被世尊說[MN.12]：舍利弗！又，這裡，我對某一類個人這麼以心熟知心後知道：『像那樣行道、像那樣行為的這位個人已入那個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將往生苦界、惡趣、下界、地獄之道。』

舍利弗！又，這裡，我對某一類個人這麼以心熟知心後知道：『像那樣行道、像那樣行為的這位個人已入那個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將往生畜生界之道。』

舍利弗！又，這裡，我對某一類個人這麼以心熟知心後知道：『像那樣行道、像那樣行為的這位個人已入那個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將往生餓鬼界之道。』

舍利弗！又，這裡，我對某一類個人這麼以心熟知心後知道：『像那樣行道、像那樣行為的這位個人已入那個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將往生人中之道。』

舍利弗！又，這裡，我對某一類個人這麼以心熟知心後知道：『像那樣行道、像那樣行為的這位個人已入那個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將往生善趣、天界之道。』

舍利弗！又，這裡，我對某一類個人這麼以心熟知心後知道：『像那樣行道、像那樣行為的這位個人已入那個以諸漏的滅盡，以證智自作證後，將在當生中進入後住於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為知道那位存續者。

「是勝解者、那個趣處者」：「無所有處的『勝解者』。『勝解者』，『以解脫勝解者、在那裡勝解者、向那個勝解者、向那個增上者。或者，世尊知道：這個人是色勝解者，聲音勝解者，氣味勝解者，味道勝解者，所觸勝解者，家勝解者，團體(眾)勝解者，住所勝解者，利得勝解者，名聲勝解者，稱讚勝解者，樂勝解者，衣服勝解者，團食勝解者，住處勝解者，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勝解者，經勝解者，律勝解者，阿毘達磨勝解者，阿蘭若支勝解者：常乞食支勝解者、糞掃衣支勝解者、但三衣支勝解者、次第乞食支勝解者、食後不受食支勝解者、常坐不臥支勝解者、隨處住支勝解者，初禪



勝解者，第二禪勝解者，第三禪勝解者，第四禪勝解者，虛空無邊處等至勝解者，識無邊處等至勝解者，無所有處等至勝解者，非想非非想處等至勝解者。』為勝解者。

『那個趣處者』，無所有處所成者、那個趣處者、業趣處者、果報趣處者、重業者、重結生者。或者，世尊知道：這個人是色趣處者.....（中略）非想非非想處等至趣處者。」為是勝解者、那個趣處者。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世尊：『迫沙拉！』]對一切識住，如來是證知者，

知道那位存續者，是勝解者、那個趣處者。」

84.知道無所有生成，像這樣是歡喜結後，                這樣證知這個後，之後在那裡作觀，                這是他的真實智：已完成之婆羅門的。

「知道無所有生成」：「『無所有生成』被稱為導向無所有處的造作業。知道導向無所有處的造作業為『無所有生成』後，知道為『黏著』後，知道為『繫縛』後，知道為『障礙』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為知道無所有生成。

「像這樣是歡喜結後」：「歡喜結被稱為無色貪。那個業被無色貪附著、固著、障礙，知道無色貪為『歡喜結』後，知道為『黏著』後，知道為『繫縛』後，知道為『障礙』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像這樣』，句的接續；句的連結；句的圓滿；文字的結合；辭句的連接；這是句的次第，為『像這樣』。」為像這樣是歡喜結後。

「這樣證知這個後」：「這樣證知這個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為這樣證知這個後。

「之後在那裡作觀」：「『在那裡』，進入無所有處，然後從那裡出來後，在所生起的心心所法上作觀為無常的；作觀為苦的；為病的.....（中略）作觀為出離，他看到、注視、靜觀、觀察。」為之後在那裡作觀。

「這是他的真實智」：「這是他的真正、事實、正確、不顛倒智。」為這是他的真實智。

「已完成之婆羅門的」：「婆羅門」，七法的已排除狀態為婆羅門.....（中略）不依止的、像這樣的能被叫做他是婆羅門。「已完成之婆羅門的」：「善凡夫、包括七種有學，對未得到的之得到、未達到的之達到、未作證的之作證他們住、共住、居住、住留(遍住)，阿羅漢已完成、應該被作的已作、負擔已卸的、自己的利益已達成的、有之結已遍滅盡的、以究竟智解脫，他是已降下狀態者、已實踐行為者.....（中略）生死輪迴，沒有他的再生。」為已完成之婆羅門的。

因為那樣，世尊說：

「知道無所有生成，像這樣是歡喜結後，

這樣證知這個後，之後在那裡作觀，

這是他的真實智：已完成之婆羅門的。」

在偈頌結束同時.....（中略）「大德！世尊是我的老師，我是弟子。」

迫沙拉學生婆羅門所問的說明第十四[已完成]。

摘記：

以無所有處為基礎(Ni.23)證解脫：出無所有處，在所生起的心心所法上作觀為無常的、苦的、病的.....，證知導向無所有處的造作業(無所有生起)是歡喜結。

10/21/2020 06:00

## 32. 空虛王...

### 15.空虛王學生婆羅門所問的說明

85.[像這樣尊者空虛王:]我詢問釋迦二次，有眼者沒為我解答，而天仙直到第三次，「解答」才被我聽聞。

「我詢問釋迦二次」：那位婆羅門二次詢問了佛、世尊問題，世尊沒解答他所詢問的問題：「在那中間，這位婆羅門的根必將遍熟。」「釋迦」，「釋迦世尊為從釋迦家出家者。」為釋迦。或者，「富裕者、大富者、富有者。」也為釋迦。對他有這些財，即：信財、戒財、慚財、愧財、聽聞財、施捨財、慧財、念住財、正勤財、神足財、根財、力財、覺支財、道財、果財、涅槃財，以這些種種財寶為富裕者、大富者、富有者。或者，「可能者、能夠者、流出種種者、充足者、英雄、勇者、英勇者、不膽怯者、不驚恐者、不驚慌者、不逃走者、已捨斷恐怖害怕者、已離身毛豎立者。」也為釋迦。「我詢問釋迦二次」：「我詢問了、乞求了、請求了、使之被明淨了釋迦二次。」為我詢問釋迦二次。

「[像這樣尊者空虛王]」：「『像這樣』，句的接續.....（中略）『空虛王』，那位婆羅門的名字.....（中略）稱呼。」為[像這樣尊者空虛王]。

「有眼者沒為我解答」：「『沒為我解答』，沒為我解答、講述、講解、教導、告知、建立、揭開、解析、闡明、說明。『有眼者』，世尊以五眼為有眼者：肉眼為有眼者，天眼也為有眼者，慧眼也為有眼者，佛眼也為有眼者，一切眼也為有眼者。

世尊如何以肉眼為有眼者？世尊的肉眼存在五種色澤：青色、黃色、赤色、黑色、白色。[世尊的眼毛，]在眼毛住立處是青的、極青的、端正的、美麗的、等同亞麻花的(斯里蘭卡版)，其它的是黃的、極黃的、金色的、端正的、美麗的、等同翅子樹花的。世尊的兩眼端是赤的、極赤的、端正的、美麗的、等同胭脂蟲的，在中間是黑的、極黑的、不粗的、潤濕的、端正的、美麗的、等同濕的無患子的，其它的是白的、極白的、白色的、黃白的、端正的、美麗的、等同太白星的。以世尊那個自然個體所屬的、之前善行業所生的肉眼，他日夜看見一由旬的一切，當具備四支的黑暗時也是：日落、黑側[月]之布薩、極密叢林、大非時雨雲(泰國版)之黑雲出現。像這樣當具備四支的黑暗時他也日夜看見一由旬的一切。沒有牆，或百葉窗，或圍牆，或山，或荒林，或葛蔓是他對於形色之看見的障礙。如果一顆芝麻作標記後放入一滿車的芝麻中，他能選出那顆芝麻。像這樣，世尊的自然肉眼是遍純淨的，世尊這樣以肉眼為有眼者。

世尊如何以天眼為有眼者？世尊以清淨、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見死沒往生的眾生：下劣、勝妙，美、醜，幸、不幸中，知道眾生依業到達的：『確實，這些尊師眾生具備身惡行、具備語惡行、具備意惡行，是對聖者斥責者、邪見者、邪見行為的受持者，他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已往生苦界、惡趣、下界、地獄，尊師們！或者，這些眾生具備身善行、具備語善行、具備意善行，是對聖者不斥責者、正見者、正見行為的受持者，他

們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已往生善趣、天界。』像這樣，以清淨、超越常人的天眼看見死沒往生的眾生：下劣、勝妙，美、醜，幸、不幸中，知道眾生依業到達的。當他願意時，世尊能看見一個世間界，也能看見二個世間界，也能看見三個世間界，也能看見四個世間界，也能看見五個世間界，也能看見十個世間界，也能看見二十個世間界，也能看見三十個世間界，也能看見四十個世間界，也能看見五十個世間界，也能看見一百個世間界，也能看見這千個小世間界，也能看見這二千個中世間界，也能看見這三千個大千世間界(斯里蘭卡版)[AN.3.81]。又或如果他願意之所及，他就能看見。像這樣，世尊的天眼是遍純淨的，世尊這樣以天眼為有眼者。

世尊如何以慧眼為有眼者？世尊是大慧者、博慧者、速慧者、捷慧者、利慧者、洞察慧者、慧種類善巧者、智已發展者、已證得已達無礙解的者、已達四無畏者、持有十力者、像牛的人、像獅子的人、賢駿人、能負擔的人、智無邊者、光輝無邊者、名聲無邊者、富裕者、大富者、富有者、引導者、調伏者、安撫者、告知者、使之審慮者、使之看見者、使之明淨者，那位世尊確實是未生起道的使生起者，未出生道的使出生者，未宣說道的宣說者、道的知者、道的熟練者、道的熟知者，大德！而且，現在弟子們住於道的跟隨者，之後為具備者。

那位世尊確實是知道者，他知道，是看見者，他看見；是眼已生者、智已生者、法已生者、梵已生者、解說者、宣說者、義理的引導者、不死的施與者、法王、如來，沒有那位世尊所不知道、未看見、未知、未作證、未以慧觸達的，過去、未來、現在關於一切法以一切行相來到佛、世尊的智門領域，凡有任何名為應該被引導推論的[法]都能被知道：自己的義理或他人的義理或兩者的義理，或當生的義理或來世的義理或兩者的義理，或深的義理或隱藏的義理或隱密的義理，或應該被引導推論的義理或已被引導確定的義理，或無過失的義理或無污染的義理，或明淨的義理或最高利益的義理，一切都在佛智內遍轉起。

一切身業隨佛、世尊的智轉；一切語業隨佛、世尊的智轉；一切意業、世尊的智轉，佛、世尊關於過去的智慧是無障礙的；佛、世尊關於未來的智慧是無障礙的；關於現在的智慧是無障礙的，應該被引導推論的之所及即是智之所及；智之所及即是應該被引導推論的之所及，應該被引導推論的之終極為智；智之終極為應該被引導推論的，超越應該被引導推論的後智不轉起；超越智後沒有應該被引導推論之路，這些法是住於互相限制的，如二個盒蓋被完全接觸，下面的盒蓋不越過上面的；上面的盒蓋不越過下面的，是住於互相限制的。[同樣的，]應該被引導推論的之所及即是智之所及；智之所及即是應該被引導推論的之所及，應該被引導推論的之終極為智；智之終極為應該被引導推論的，超越應該被引導推論的後智不轉起；超越智後沒有應該被引導推論之路，這些法是住於互相限制的。

佛、世尊的智在一切法上轉起，一切法為佛、世尊的轉向繫屬、希望繫屬、作意繫屬、生起心繫屬，佛、世尊的智在一切眾生上轉起，世尊知道一切眾生的意向、知道煩惱潛在趨勢、知道行為、知道勝解(志向)，了知關於少塵垢的、多塵垢的；利根的、鈍

根的；善行相的、惡行相的；易受教的、難受教的；有能力無能力的眾生，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包括天-人的世代都在佛智內遍轉起。

如凡任何魚、龜乃至包括吞舟大魚在大海內遍轉起。同樣的，包括天的世間、包括魔的世間、包括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包括天-人的世代都在佛智內遍轉起。如凡任何鳥乃至包括威那大子孫的金翅鳥在虛空場域內遍轉起。同樣的，凡那些具備與舍利弗相同慧者他們也在佛智的場域內遍轉起。佛智遍佈、超越天-人們的慧後住立。

凡那些賢智的刹帝利們、賢智的婆羅門們、賢智的屋主們、賢智的沙門們、聰敏的作異論者、犀利的破裂者想以慧的姿態行惡見，他們準備問題後來見如來，然後詢問隱藏與隱密的[義理]，那些問題被世尊以說明理由談論、回答，而已就近捨棄那些者他們變成世尊的[弟子]，那時，世尊在那裡即『以慧』輝耀。世尊這樣以慧眼為有眼者。

世尊如何以佛眼為有眼者？世尊以佛眼檢視世間時，看見少塵垢的、多塵垢的；利根的、鈍根的；善行相的、惡行相的；易受教的、難受教的；一些住於看見在其他世界的罪過與恐怖的[、另一些不住於看見在其他世界的罪過與恐怖的眾生]。猶如在青蓮池、紅蓮池、白蓮池中，一些青蓮、紅蓮、白蓮生在水中，長在水中，依止於水面下，沈在水下生長；一些青蓮、紅蓮、白蓮生在水中，長在水中，與水面同高而住立；一些青蓮、紅蓮、白蓮生在水中，長在水中，升出水面而住立，不被水染著。同樣的，世尊以佛眼檢視世間時，看見少塵垢的、多塵垢的；利根的、鈍根的；善行相的、惡行相的；易受教的、難受教的；一些住於看見在其他世界的罪過與恐怖的[、另一些不住於看見在其他世界的罪過與恐怖的眾生][DN.14,69第段]。世尊知道：『這個人是貪行者，這個人是瞋行者，這個人是癡行者，這個人是尋行者，這個人是信行者，這個人是智行者。』世尊對貪行者的人說明不淨說。世尊對瞋行者的人告知慈的修習。世尊對癡行者的人使之安頓於背誦、遍問、適時之法的聽聞、適時之法的討論、老師的共住。世尊對尋行者的人告知入出息念。世尊對信行者的人告知能被歡喜的相：佛的善覺、法的善法性、僧團的善實踐與自己的戒。世尊對智行者的人告知毘婆舍那相：無常行相、苦行相、無我行相。

『如在山頂岩石上站立者，如是都會看見各處的人群，

極聰明者！像這樣的譬喻，一切眼者登上法所成的高樓後，

離憂愁者對陷入憂愁的人們，請你向下注視被生老征服者。

英雄！戰場勝利者！請你起來，商隊領袖！無負債者！請你在世間走動，

世尊！請你教導法，將會有了知者們。』[SN.11.17, DN.14,第70段]

世尊這樣以佛眼為有眼者。

世尊如何以一切眼為有眼者？一切眼被稱為一切知的狀態智。世尊具有、完全具有、到達、完全到達、具足、完全具足、具備一切知的狀態智。

『他在這裡(這個世界)沒有任何未被看見的，還有不被識知、不能被知道的，

他證知一切凡存在應被引導推論的，如來因為那樣為一切眼者。[Ps.1,第121段]』

世尊這樣以一切眼為有眼者。」為有眼者沒為我解答。

「而天仙直到第三次，『解答』才被我聽聞」：「『直到第三次佛陀、俱法者解答所問的問題，沒使之行去。』這樣被我學習、這樣被我理解、這樣被我辨別。『天仙』，『世尊是天神與仙人。』為天仙。如『國王出家者被稱為王仙；婆羅門出家者被稱為婆羅門仙。同樣的，世尊是天神與仙人。』為天仙。

或者，『世尊是出家者。』也為仙人；『大戒蘊之尋求者、追求者、遍尋者』也為仙人；大定蘊.....（中略）大慧蘊.....大解脫蘊.....『大解脫智見蘊之尋求者、追求者、遍尋者』也為仙人；『大闇聚集的碎破之尋求者、追求者、遍尋者』也為仙人；『大顛倒的破壞之尋求者、追求者、遍尋者』也為仙人；大渴愛刺箭的拔出.....大見積聚的解開.....大慢旗的收起.....大造作的平息.....大暴流的越度.....大負擔的放下.....大輪迴輪轉的斷絕.....大熱惱的消盡.....大焦熱的止息.....『使大法幟的立起之尋求者、追求者、遍尋者』也為仙人；諸大念住.....諸大正勤.....[諸大神足.....]諸大根.....諸大力.....諸大覺支.....大八支聖道.....『大最高利益之不死、涅槃之尋求者、追求者、遍尋者』也為仙人；『被大力量眾生尋求、追求、遍尋：佛陀在何處？世尊在何處？天神中的天神在何處？人中之牛王在何處？』也為仙人。」為而天仙直到第三次，「解答」才被我聽聞。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像這樣尊者空虛王：]我詢問釋迦二次，有眼者沒為我解答，

而天仙直到第三次，『解答』才被我聽聞。」

86.這個世間、其它世間，梵天的世間、包括天神的，                不證知你的見：有名聲喬答摩的。

「這個世間、其它世間」：「『這個世間』為人的世間。『其它世間』為除了人的世間以外的一切世間。」為這個世間、其它世間。

「梵天的世間、包括天神的」：「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包括天-人的世代。」為梵天世間、包括天神的。

「不證知你的見」：「世間不知道你的見、喜歡、愛好、主張、意向、意圖：『這位是這麼見者、這麼喜歡者、這麼愛好者、這麼主張者、這麼意向者、這麼意圖者』，不知道、不見、看不到、不獲得、找不到、不得到。」為不證知你的見。

「有名聲喬答摩的」：「『世尊是名聲的獲得者。』為有名聲者，或者，『世尊是被恭敬、崇敬、尊敬、尊重者，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的利得者。』也為有名聲者。」為有名聲喬答摩的。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這個世間、其它世間，梵天的世間、包括天神的，

不證知你的見：有名聲喬答摩的。」

87.對這麼卓越的看見者，希求的我以問題到來，                對怎樣觀察世間者，死王沒看見？

「對這麼卓越的看見者」：「對這麼卓越的看見者、第一的看見者、最勝的看見者、殊勝的看見者、上首的看見者、最上的看見者、看見無上者。」為對這麼卓越的看見者。

「希求的我以問題到來」：「以問題我有需要地到來.....（中略）請你擔起這個負擔。」這樣也是希求的我以問題到來。

「對怎樣觀察世間者」：「對怎樣觀察世間者、省察者、衡量者、判斷者、分別者、弄清楚者。」為對怎樣觀察世間者。

「死王沒看見」：「死王沒看見、看不到、不獲得、找不到、不得到。」為死王沒看見。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對這麼卓越的看見者，希求的我以問題到來，  
對怎樣觀察世間者，死王沒看見？」

88.請你觀察世間為空的：空虛王！經常具念地，                拉出我隨見後，這樣會成為死神度脫者，                這樣觀察世間者，死王沒看見。

「請你觀察世間為空的」：「世間」，地獄的世間、畜生界的世間、惡鬼界的世間、人類的世間、天的世間、蘊的世間、界的世間、處的世間、這個世間、其他的世間、梵天的世間、包括天的[世間]。某位比丘對世尊說這個[SN.35.82]：「大德！被稱為『世間、世間』，大德！什麼情形被稱為『世間』？」「比丘！『被破壞』，因此被稱為『世間』。比丘！而什麼『被破壞』？比丘！眼被破壞，諸色被破壞，眼識被破壞，眼觸被破壞，又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感受的樂，或苦，或不苦不樂，那也被破壞。耳為被破壞.....氣味為被破壞.....（中略）身為被破壞，所觸為被破壞.....意被破壞，諸法被破壞，意識被破壞，意觸被破壞，又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感受的樂，或苦，或不苦不樂，那也被破壞。比丘！『被破壞』，因此被稱為『世間』。」

「請你觀察世間為空的」：以二個理由觀察世間是空的：因不被自在轉起的考慮或因空行的認為。怎樣是因不被自在轉起的考慮而觀察世間是空的？在色上的自在沒得到，在受上的自在沒得到，在想上的自在沒得到，在行上的自在沒得到，在識上的自在沒得到。這被世尊說[SN.22.59]：「比丘們！色是無我。比丘們！因為，如果這個色是我，這個色不轉起疾病，以及在色上被得到：『令我的色是這樣；令我的色不是這樣。』比丘們！但因為色是無我，因此，色轉起疾病，也在色上不被得到：『令我的色是這樣；令我的色不是這樣。』」

受是無我。比丘們！因為，如果這個受是我，這個受不轉起疾病，以及在受上被得到：『令我的受是這樣；令我的受不是這樣。』比丘們！但因為受是無我，因此，受轉起疾病，也在受上不被得到：『令我的受是這樣；令我的受不是這樣。』

想是無我。比丘們！因為，如果這個想是我，這個想不轉起疾病，以及在想上被得到：『令我的想是這樣；令我的想不是這樣。』比丘們！但因為想是無我，因此，想轉起疾病，也在想上不被得到：『令我的想是這樣；令我的想不是這樣。』

諸行是無我。比丘們！因為，如果這個諸行是我，這個諸行不轉起疾病，以及在諸行上被得到：『令我的諸行是這樣；令我的諸行不是這樣。』比丘們！但因為諸行是無我，因此，諸行轉起疾病，也在諸行上不被得到：『令我的諸行是這樣；令我的諸行不是這樣。』

識是無我。比丘們！因為，如果這個識是我，這個識不轉起疾病，以及在識上被得到：『令我的識是這樣；令我的識不是這樣。』比丘們！但因為識是無我，因此，識轉起疾病，也在識上不被得到：『令我的識是這樣；令我的識不是這樣。』

這被世尊說[SN.12.37]：「比丘們！這個身體不是你們的，也不是其他人的，比丘們！這是舊業，應該被看作被造作的、被思惟的、能被感受的。在那裡，比丘們！有聽聞的聖弟子善如理作意緣起：『像這樣，在這個存在時那個存在，以這個的生起那個生起。在這個不存在時那個不存在，以這個的滅那個被滅，即：以無明為緣有行；以行為緣有識；以識為緣有名色；以名色為緣有六處；以六處為緣有觸；以觸為緣有受；以受為緣有渴愛；以渴愛為緣有取；以取為緣有有；以有為緣有生；以生為緣老、死、愁、悲、苦、憂、絕望生成，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

但就以無明的無餘褪去與滅有行滅；以行滅有識滅.....（中略）以生滅而老、死、愁、悲、苦、憂、絕望被滅，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滅。』」這樣是因不被自在轉起的考慮而觀察世間是空的。

怎樣是因空行的認為而觀察世間是空的？在色上的堅實沒得到，在受上的堅實沒得到，在想上的堅實沒得到，在行上的堅實沒得到，在識上的堅實沒得到。色以常之堅實的堅實，或以樂之堅實的堅實，或以我之堅實的堅實，或以常，或以恆久，或以常恆，或以不變易法是非堅實、無堅實、離開堅實的；受.....（中略）是非堅實、無堅實、離開堅實的；想.....是非堅實、無堅實、離開堅實的；行.....是非堅實、無堅實、離開堅實的；識以常之堅實的堅實，或以樂之堅實的堅實，或以我之堅實的堅實，或以常，或以恆久，或以常恆，或以不變易法是非堅實、無堅實、離開堅實的，如蘆葦是非堅實、無堅實、離開堅實的，以及如蓖麻.....（中略）以及如優曇鉢是非堅實、無堅實、離開堅實的，以及如謝達卡遮樹是非堅實、無堅實、離開堅實的，以及如緊叔迦樹是非堅實、無堅實、離開堅實的，以及如泡沫團是非堅實、無堅實、離開堅實的，以及如水泡是非堅實、無堅實、離開堅實的，以及如陽燄是非堅實、無堅實、離開堅實的，以及如芭蕉樹幹是非堅實、無堅實、離開堅實的，以及如幻術是非堅實、無堅實、離開堅實的。同樣的，色以常之堅實的堅實，或以樂之堅實的堅實，或以我之堅實的堅實，或以常，或以恆久，或以常恆，或以不變易法是非堅實、無堅實、離開堅實的；受.....（中略）是非堅實、無堅實、離開堅實的；想.....是非堅實、無堅實、離開堅實的；行.....是非堅實、無堅實、離開堅實的；識以常之堅實的堅實，或以樂之堅實的堅實，或以我之堅實的堅實，或以常，或以恆久，或以常恆，或以不變易法是非堅實、無堅實、離開堅實的。這樣是因空行的認為而觀察世間是空的。以這二個理由觀察世間是空的。

或者，以六個理由觀察世間是空的：眼以我，或以我所，或以常，或以恆久，或以常恆，或以不變易法是空的；耳.....（中略）是空的；鼻.....是空的；舌.....是空的；身.....是空的；意以我，或以我所，或以常，或以恆久，或以常恆，或以不變易法是空的；色.....（中略）是空的；聲音.....是空的；氣味.....是空的；味道.....是空的；所觸.....是空的；法以我，或以我所，或以常，或以恆久，或以常恆，或以不變易法是空的；眼識.....（中略）是空的；意識.....是空的；眼觸.....是空的；意觸.....是空的；眼觸



所生受.....是空的；意觸所生受.....是空的；色想.....是空的；法想.....是空的；色思.....是空的；法思.....是空的；色的渴愛.....是空的；色尋.....是空的；色伺.....是空的；法伺以我，或以我所，或以常，或以恆久，或以常恆，或以不變易法是空的，這樣以六個理由觀察世間是空的。

或者，以十個理由觀察世間是空的：色是被捨的、虛偽的、空的、無我的、不實的、殺害者、無有的、不幸的根、有漏的、有為的；受.....（中略）想.....行.....識.....{死}{趣處}.....往生.....結生.....有(存在).....輪迴.....輪轉是被捨的、虛偽的、空的、無我的、不實的、殺害者、無有的、不幸的根、有漏的、有為的，這樣以十個理由觀察世間是空的。

或者，以十二個理由觀察世間是空的：色不是眾生，不是生命，不是人類，不是學生婆羅門，不是女人，不是男人，不是真我，不是我所，不是我，不是我的，不是任何人，不是任何人的；受.....（中略）想.....行.....識不是眾生，不是生命，不是人類，不是學生婆羅門，不是女人，不是男人，不是真我，不是我所，不是我，不是我的，不是任何人，不是任何人的，這樣以十二個理由觀察世間是空的。

這被世尊說[SN.22.33]：「比丘們！凡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它！它被捨斷，對你們將有利益、安樂。比丘們！而什麼是非你們的？比丘們！色是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它！它被捨斷，對你們將有利益、安樂；受是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它！它被捨斷，對你們將有利益、安樂；比丘們！想是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它！它被捨斷，對你們將有長久的利益、安樂；比丘們！諸行是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它！它被捨斷，對你們將有長久的利益、安樂；比丘們！識是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它！它被捨斷，對你們將有長久的利益、安樂。比丘們！凡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它被捨斷，對你們將有長久的利益、安樂。比丘們！猶如凡在這祇樹林中的草、薪木、枝條、樹葉，[某]人帶走它，或燃燒，或如需要做，是否你們這麼想：『[某]人帶走我們，或燃燒，或如需要做。』呢？」「大德！這確實不是，那是什麼原因？大德！因為對我們這不是自己，或自己的。」「同樣的，比丘們！凡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它！它被捨斷，對你們將有長久的利益、安樂。比丘們！而什麼是非你們的？比丘們！色是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它！它被捨斷，對你們將有長久的利益、安樂；受.....（中略）想.....諸行.....比丘們！識是非你們的，你們要捨斷它！它被捨斷，對你們將有長久的利益、安樂。」

尊者阿難對世尊說這個[SN.35.85]：「被稱為：『世間是空、世間是空』，大德！什麼情形被稱為『世間是空』？」「阿難！因為以我或我所是空，因此被稱為『世間是空』。阿難！什麼是以我或我所是空呢？阿難！眼以我或我所是空，色.....（中略）是空，眼識.....是空，眼觸.....是空，又凡以這眼觸為緣生起感受的樂，或苦，或不苦不樂，那也都以我或我所是空，耳.....是空，聲音.....是空，鼻.....是空，氣味.....是空，舌.....是空，味道.....是空，身.....是空，所觸.....是空，意.....是空，法.....是空，意識.....是空，意觸.....是空，又凡以這意觸為緣生起感受的樂，或苦，或不苦不樂，那也都以我或我所是空。阿難！因為以我或我所是空，因此被稱為『世間是空』。」這樣也是觀察世間是空的。

「單純的法的生起，單純的行的相續，  
首領！如實看見者，沒有害怕。  
世間是等同草薪的：當以慧看見時，[Thag.96, 716-717偈]  
不會希求任何其他：在其他結生處。」

這樣也是觀察世間是空的。

這被世尊說[SN.35.246]：「同樣的，比丘們！比丘探求色，直到色的趣處之所及；探求受，直到受的趣處之所及；探求想，直到想的趣處之所及；探求諸行，直到諸行的趣處之所及；探求識，直到識的趣處之所及，當他探求色，直到色的趣處之所及；探求受.....（中略）想.....諸行.....探求識，直到識的趣處之所及時，凡對他那個是『我』，或『我的』，或『我是』，那個對他都不存在。」這樣也是觀察世間是空的。

「請你觀察世間為空的」：「世間是空的，請你觀察、請你省察、請你看到、請你衡量、請你判斷、請你分別、請你弄清楚。」為請你觀察世間為空的。

「空虛王！經常具念地」：「『空虛王』，世尊以名字稱呼那位婆羅門。『經常』，一切時候.....（中略）老年期。『具念地(的)』，以四種方式為具念的：當修習在身上隨看身念住時為具念的.....（中略）他被稱為具念的。」為空虛王！經常具念地。

「拉出我隨見後」：「我隨見」被稱為二十個依處的有身見。這裡，未聽聞的一般人是聖者的未看見者，聖者法的不熟知者，在聖者法上未被教導者；是善人的未看見者，善人法的不熟知者，在善人法上未被教導者，他認為色是我，或我擁有色，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受.....（中略）想.....行.....認為識是我，或我擁有識，或識在我中，或我在識中[SN.22.1]，凡像這樣的見、惡見、叢林之見、荒漠之見、歪曲之見、動搖之見、結縛之見的緊握、接受、執持、執取，邪道、邪路、邪性、外道的所依處，顛倒(vipariyesa)的緊握、顛倒(viparīta)的緊握、顛倒(vipallāsa)的緊握、邪惡的緊握、「在非真實的上[視]為真實的」的緊握，來到六十二惡見之所及，這是我隨見。「拉出我隨見後」：「我隨見拉除後、根除後、拉出後、取出後、除去後、完全除去後、捨斷後、驅離後、作終結後、使之走到不存在後。」為拉出我隨見後。

「這樣會成為死神度脫者」：「這樣你會度脫死亡，你也會度脫衰老，你也會度脫死亡，你會超越、你會通過、你會越過、你會克服。」為這樣會成為死神度脫者。

「這樣觀察世間者」：「這樣觀察、省察、衡量、判斷、分別、弄清楚世間者。」為這樣觀察世間者。

「死王沒看見」：「死亡是死王；魔也是死王；死也是死王。『沒看見』，死王沒看見、看不到、不獲得、找不到、不得到。這被世尊說：比丘們！猶如住林野的鹿在林野、森林中當行走時安心地走，安心地站，安心地坐，安心地躺臥，那是什麼原因？比丘們！那是兇暴者不可到達的領域。同樣的，比丘們！這裡，比丘就從離諸欲後，從離諸不善法後，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比丘們！這被稱為比丘對魔作盲目，殺害魔的眼睛後，是波旬的沒看見的、無足的到達者。[≈MN.25]

再者，比丘們！比丘從尋與伺的平息，自身內的明淨，心的專一性，[進入後住於]無尋、無伺，定而生喜、樂的第二禪.....（中略）的第三禪.....進入後住於[不苦不樂，平

靜、念遍純淨的]第四禪，比丘們！這被稱為比丘對魔作盲目，殺害魔的眼睛後，是波旬的沒看見的、無足的到達者。

再者，比丘們！比丘從一切色想的超越，從有對想的滅沒，從不作意種種想[而知]：『虛空是無邊的』，進入後住於虛空無邊處，比丘們！這被稱為比丘對魔作盲目，殺害魔的眼睛後，是波旬的沒看見的、無足的到達者。

再者，比丘們！比丘超越一切虛空無邊處後[而知]：『識是無邊的』，進入後住於識無邊處.....（中略）。

再者，比丘們！比丘超越一切識無邊處後[而知]：『什麼都沒有』，進入後住於無所有處.....（中略）。

再者，比丘們！比丘超越一切無所有處後，進入後住於非想非非想處.....（中略）。

再者，比丘們！比丘超越一切非想非非想處後，進入後住於想受滅，以慧見後，他的諸漏被滅盡，比丘們！這被稱為比丘對魔作盲目，殺害魔的眼睛後，是波旬的沒看見的、無足的到達者、度脫在世間中執著者。』他安心地走，安心地站，安心地坐，安心地躺臥，那是什麼原因？對波旬比丘是不可到達的領域。」為死王沒看見。

因為那樣，世尊說：

「請你觀察世間為空的：空虛王！經常具念地，  
拉出我隨見後，這樣會成為死神度脫者，  
這樣觀察世間者，死王沒看見。」

在偈頌結束同時.....（中略）「大德！世尊是我的老師，我是弟子。」

空虛王學生婆羅門所問的說明第十五[已完成]。

摘記：

- 1.觀察世間是空的(我或我所空,SA.232/SN.35.85)證解脫。
- 2.以二個理由觀察世間是空的：因不被自在轉起(無我)的考慮或因空行(無堅實)的認為。

10/23/2020 15:51

### 33.賓其亞...

#### 16.賓其亞學生婆羅門所問的說明

89.[像這樣尊者賓其亞:]我是衰老的、無力的、無容色的，眼是不純淨的、耳是不安樂的，  
不要我就在途中愚鈍地滅亡，請你告知法-凡我會了知，  
在這裡有生老的放捨。

「我是衰老的、無力的、無容色的」：「『我是衰老的』，已衰老、已年老、高齡而年邁、已到了老人期、從出生以來已一百二十歲。『無力的』，弱的、少力的、少勢力的。『無容色的』，無容色的、離容色的、容色消失的。凡那個之前美妙端麗的，那個已消失，過患已出現。」為我是衰老的、無力的、無容色的。

「[像這樣尊者賓其亞]」：「『像這樣』，句的接續.....（中略）『尊者』，[這是]愛語.....（中略）『賓其亞』，那位婆羅門的名字.....（中略）稱呼。」為[像這樣尊者賓其亞]。

「眼是不純淨的、耳是不安樂的」：「『眼是不純淨的、不清淨的、不遍清淨的、不淨白的，如此，我以眼沒看見諸色。』為眼是不純淨的。『耳是不安樂的』，耳是不純淨的、不清淨的、不遍清淨的、不淨白的，如此，我以耳聽不到聲音。」為眼是不純淨的、耳是不安樂的。

「不要我就在途中愚鈍地滅亡」：「『不要我滅亡』，不要我滅亡、不要我消失、不要我亡滅。『愚鈍地』，無智地(羅馬拼音版avidvā)、已進入無明地、無智地、不分別地、劣慧地。『就在途中』，你的法、見、道跡、道未了知後、未獲得後、未擁有後、未領受後、未作證後就會在途中死了。」為不要我就在途中愚鈍地滅亡。

「請你告知法-凡我會了知」：「『「法」，開頭是善的、中間是善的、結尾是善的；有意義的、有文字的；完全圓滿、遍純淨的梵行：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涅槃與導向涅槃的道跡，請你講解、請你教導、請你告知、請你建立、請你揭開、請你解析、請你闡明、請你說明。』為請你講解法。『我能了知的』，我能知道、能了知、能了別、能確知、能貫通、能證得、能觸達、能作證的。」為請你告知法-凡我會了知。

「在這裡有生老的放捨」：「就在這裡有出生、衰老、死亡的捨斷、平息、斷念、止息、不死、涅槃。」為在這裡有生老的放捨。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像這樣尊者賓其亞:]我是衰老的、無力的、無容色的，眼是不純淨的、耳是不安樂的，

不要我就在途中愚鈍地滅亡，請你告知法-凡我會了知，  
在這裡有生老的放捨。」

90.[世尊：「賓其亞！」]看見在諸色上被惱害者們：放逸的人們在諸色上被惱害後， 賓其亞！因此你-不放逸者，請你為了不再有捨棄色。

「看見在諸色上被惱害者們」：「色」，四大與四大之所造色。眾生色因、色緣、色理由被打、被殺害、被傷害、被惱害。當有色時，處(作)以種種刑罰：以鞭打，也以棒打，也以手杖打，也切斷手，也切斷腳，也切斷手與腳，也切斷耳，也切斷鼻，也切斷耳與鼻，也施加酸粥鍋刑，也施加貝禿刑，也施加羅侯口刑，也施加火鬘刑，也施加燭手刑，也施加驅行刑，也施加樹皮衣刑，也施加羚羊刑，也施加鉤肉刑，也施加錢刑，也施加鹵浴刑，也施加扭轉門門刑，也施加稻草足踏台刑，也淋熱油，也使以諸狗咬，也使活者在尖物上刺入，也以刀切斷頭，這樣眾生色因、色緣、色理由被打、被殺害、被傷害、被惱害。這樣被打者、被殺害者、被傷害者、被惱害者看見後、看到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為看見在諸色上被惱害者們。

「[世尊：『賓其亞！』]」：「『賓其亞』，世尊以名字稱呼那位婆羅門。『世尊』，這是敬重的同義語.....（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為[世尊：「賓其亞！」]。

「放逸的人們在諸色上被惱害後」：「『他們被惱害』，『他們被惱害、發怒、被逼惱、被惹惱，成為病人、憂戚者。被眼疾惱害、發怒、被逼惱、被惹惱，成為病人、憂戚者；被耳疾.....（中略）被身疾.....（中略）被蛇蚊風烈日蛇的接觸惱害、發怒、被逼惱、被惹惱，成為病人、憂戚者。』為在諸色上被惱害。

或者，『在眼消失、失去、衰退、消散、離去、減少、滅沒時他們被惱害.....（中略）成為[病人、]憂戚者；在耳.....（中略）在鼻.....在舌.....在身.....在色.....在聲音.....在氣味.....在味道.....在所觸.....在家.....在團體(眾).....在住所.....在利得.....在名聲.....在稱讚.....在樂.....在衣服.....在施食.....在住處.....在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消失、失去、衰退、消散、離去、減少、滅沒時他們被惱害、發怒、被逼惱、被惹惱，成為病人、憂戚者。』這樣也是在諸色上被惱害。

『人們』為剎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羅、在家人、出家人、天、人。『放逸的』，在身惡行上，或在語惡行上，或在意惡行上，或在五種欲上放逸能被轉起，心的捨棄之捨棄的不生起，或對善法的修習無恭敬作的狀態、無常作的狀態、無不停住作的狀態、被黏著習慣的狀態、輕忽意欲的狀態、輕忽在責任的狀態、不練習、不修習、不多作、不確立、不實踐、放逸。凡像這樣的放逸、放任、放任的狀態，這被稱為放逸。具備這些放逸為放逸的人們。」為放逸的人們在諸色上被惱害後。

「賓其亞！因此你-不放逸者」：「『因此』，因此；那個理由；那個因；那個緣；那個因由，當看見在諸色上這樣的過患時。」為賓其亞！因此你。『不放逸者』為恭敬的作者、常作者.....（中略）在善法上[不輕忽責任者與]不放逸者。」為賓其亞！因此你-不放逸者。

「請你為了不再有捨棄色」：「『色』，四大與四大之所造色。『應該捨棄色』，應該捨棄色、應該捨斷色、應該驅離色、應該作終結色、應該使色走到不存在。『為了不再有』，如是你的色就在這裡會被滅，再結生的有不會生起；在欲界，或在色界，或在無色界，或在欲有，或在色有，或在無色有，或在有想有，或在無想有，或在非想非

非想有，或在一蘊有，或在四蘊有，或在五蘊有，或在更進一步的趣處，或在往生，或在結生，或在有，或在輪迴，或在輪轉上不會使之產生、不會使之生產、不會使之生起、不會使之生出，就在這裡能被滅、能被平靜下來、能走到不存在、能止息。」為請你為了不再有捨棄色。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世尊：『賓其亞！』]看見在諸色上被惱害者們：放逸的人們在諸色上被惱害後，賓其亞！因此你-不放逸者，請你為了不再有捨棄色。」

91.四方、四方的中間方，這上下十方，                在世間中你沒有任何，未見未聞未覺還有未識的事物，                請你告知法-凡我會了知，在這裡有生老的放捨。

「四方、四方的中間方，這上下十方」：為十方。

「在世間中你沒有任何，未見未聞未覺還有未識的事物」：無任何你未見未聞未覺未識的事物：自己的利益，或他人的利益，或兩者的利益，或當生的利益，或來世的利益，或明顯的利益，或甚深的利益，或隱藏的利益，或被覆藏的利益，或不了義的利益，或了義的利益，或無過失的利益，或無污染的利益，或明淨的利益，或最高的利益[之利益]，它[們]沒有、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為在世間中你沒有任何，未見未聞未覺還有未識的事物。

「請你告知法-凡我會了知」：「『法』，開頭是善.....（中略）涅槃與導向涅槃的道跡，請你講解、請你教導、請你告知、請你建立、請你揭開、請你解析、請你闡明、請你說明。『凡我會了知』，我會知道、會了知、會了別、會確知、會貫通、會證得、會觸達、會作證。」為請你告知法-凡我會了知。

「在這裡有生老的放捨」：「就在這裡有出生、衰老、死亡的捨斷、平息、斷念、止息、不死、涅槃。」為在這裡有生老的放捨。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四方、四方的中間方，這上下十方，

在世間中你沒有任何，未見未聞未覺還有未識的事物，

請你告知法-凡我會了知，在這裡有生老的放捨。」

92.[世尊：「賓其亞！」]對進入渴愛的人們觀看者觀看者：對被老折磨生起熱惱者們，                賓其亞！因此你-不放逸者，請你為了不再有捨棄渴愛。

「對進入渴愛的人們觀看者」：「『渴愛』為色的渴愛.....（中略）法的渴愛。『對進入渴愛的』，對進入渴愛的；對被渴愛隨行的；對被渴愛跟隨的；對被渴愛尾隨的；對被渴愛取下的；對被渴愛弄倒的、征服的、心被遍取的。『人們』眾生的同義語。『觀看者』，觀看者、看到者、注視者、靜觀者、觀察者。」為對進入渴愛的人們觀看者觀看者。

「[世尊：『賓其亞！』]」：「『賓其亞』，世尊以名字稱呼那位婆羅門。『世尊』，這是敬重的同義語.....（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為[世尊：「賓其亞！」]。

「對被老折磨生起熱惱者們」：「『對生起熱惱者們』，『以出生生起熱惱者們，以衰老生起熱惱者們，以生病生起熱惱者們，以死亡生起熱惱者們，以愁悲苦憂絕望生

起熱惱者們，以墮地獄苦生起熱惱者們.....（中略），以見損失之苦生起熱惱者們、災難生、禍害生、災禍生。』為對生起熱惱者。『被老折磨』，被老接觸、折磨、結合、具備，被生跟隨、被老跟隨、被病征服、被死打擊、無庇護所、無避難所、無歸依所、無歸依者。」為對被老折磨生起熱惱者們。

「賓其亞！因此你-不放逸者」：「『因此』，因此；那個理由；那個因；那個緣；那個因由，當看見在渴愛上這樣的過患時。」為賓其亞！因此你。『不放逸者』為恭敬的作者[、常作者].....（中略）在善法上[不輕忽責任者與]不放逸者。」為賓其亞！因此你-不放逸者。

「請你為了不再有捨棄渴愛」：「『渴愛』為色的渴愛.....（中略）法的渴愛。『應該捨棄渴愛』，應該捨棄渴愛、應該捨斷渴愛、應該驅離渴愛、應該作終結渴愛、應該使渴愛走到不存在。『為了不再有』，依之你的.....（中略）[渴愛就在這裡會被滅，]再結生的有不會生起；在欲界，或在渴愛界，或在無渴愛界，或在欲有，或在渴愛有，或在無渴愛有，或在有想有，或在無想有，或在非想非非想有，或在一蘊有，或在四蘊有，或在五蘊有，或在更進一步的趣處，或在往生，或在結生，或在有，或在輪迴，或在輪轉上不會使之產生、不會使之生產、不會使之生起、不會使之生出，就在這裡能被滅、能被平靜下來、能走到不存在、能止息。」為請你為了不再有捨棄渴愛。

因為那樣，世尊說：

「[世尊：『賓其亞！』]對進入渴愛的人們觀看者：對被老折磨生起熱惱者們，賓其亞！因此你-不放逸者，請你為了不再有捨棄渴愛。」

在偈頌結束同時，凡那些與婆羅門同一意欲、同一努力、同一意圖、同一住所的居住者，那數千生類的離塵、離垢之法眼生起：「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不執取後那位婆羅門的心從諸漏被解脫，伴隨著法眼的得到，羊皮衣、結髮、樹皮衣、棒杖、長口水瓶、頭髮與鬚鬚被消失，成為光頭、袈裟布衣著、持大衣、鉢、衣服者，以如其含義的行為合掌禮敬著世尊，坐下：「大德！世尊是我的老師，我是弟子。」

賓其亞學生婆羅門所問的說明第十六[已完成]。

摘記：

衰老了怎麼辦？應該為了不再有不放逸地捨棄渴愛。

10/26/2020 16:40

## 34.稱讚偈的說明

### 17.彼岸道稱讚偈的說明

93.世尊說這個，當住在摩揭陀玻沙領葛塔廟時，對十六位侍奉的婆羅門：請求者、一一詢問者-他解答問題。

「世尊說這個」：「說這個彼岸道。『世尊』，這是敬重的同義語.....（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世尊。」為世尊說這個。「『當住在摩揭陀時』，當在名叫摩揭陀國住時、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時。『玻沙領葛塔廟』，玻沙領葛塔廟被稱為佛陀坐位。」為當住在摩揭陀玻沙領葛塔廟時。

「對十六位侍奉的婆羅門」：「賓其亞婆羅門是巴窪利婆羅門的隨從、隨侍者、侍奉者、弟子，賓其亞與那些為十六位。」這樣是對十六位侍奉的婆羅門。或者，「那十六位婆羅門是佛、世尊的隨從、隨侍者、侍奉者、弟子。」這樣也是對十六位侍奉的婆羅門。

「請求者、一一詢問者-他解答問題」：「『請求者』，請求者、希求者。『一一詢問者』，一一詢問者；一一質問者；一一乞求者；一一請求者；一一使之明淨者。『他解答問題』，他解答、講解、教導、告知、建立、揭開、解析、闡明、說明問題。」為請求者、一一詢問者-他解答問題。

因為那樣，這被說：

「世尊說這個，當住在摩揭陀玻沙領葛塔廟時，

對十六位侍奉的婆羅門：請求者、一一詢問者-他解答問題。」

94.如果對一一問題都了知義理後、了知法後，會法隨法實行就會走到老死的彼岸，「這些法能被走到彼岸」，因此這些法的教說的同義語就是「彼岸道」。

「如果對一一問題」：「如果對阿逸多一一問題，如果也對低舍彌勒一一問題，如果也對富樓那葛一一問題，如果也對彌勒固一一問題，如果也對都達葛一一問題，如果也對優帕夕哇一一問題，如果也對難陀一一問題，如果也對黑瑪葛一一問題，如果也對度跌亞一一問題，如果也對葛波一一問題，如果也對若度耿泥一一問題，如果也對玻多吳達一一問題，如果也對優陀亞一一問題，如果也對迫沙拉一一問題，如果也對空虛王一一問題，如果也對賓其亞一一問題。」為如果對一一問題。

「了知義理後、了知法後」：「『那個問題就是法，回答是義理。』義理了知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為了知義理後。『了知法後』，『法了知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為了知法後。」為了知義理後、了知法後。

「會法隨法實行」：「正確的行道、隨順的行道、不顛倒的行道[、不相違的行道(無矛盾的行道)]、如其含義的行道、法隨法的行道他會實行。」為會法隨法實行。



「就會走到老死的彼岸」：老死的彼岸被稱為不死、涅槃，那是一切行的止，一切依著的斷念，渴愛的滅盡、離貪、滅、涅槃。「就會走到老死的彼岸」：「就會走到老死的彼岸、會證得彼岸、會觸達彼岸、會作證彼岸。」為就會走到老死的彼岸。

「這些法能被走到彼岸」：「這些法能被走到彼岸，它們使達到彼岸、使完全達到彼岸、使完全隨達到彼岸，它們導向老死的度脫。」為這些法能被走到彼岸。

「因此這些法的教說的」：「『因此』，『因此；那個理由；那個因；那個緣；那個因由，當看見這個在諸欲上的過患時。』為因此。『這些法的教說的』，為這個彼岸道的。」為因此這些法的教說的。「同義語就是『彼岸道』」：「彼岸被稱為不死、涅槃.....（中略）滅、涅槃。這被稱為道，即：正見.....（中略）正定。『同義語』：名稱、稱呼、安立、俗稱、名字、命名、稱謂、語詞、辭句、稱呼。」為同義語就是「彼岸道」。

因為那樣，這被說：

「如果對一一問題都了知義理後、了知法後，會法隨法實行就會走到老死的彼岸，

『這些法能被走到彼岸』，因此這些法的教說的同義語就是『彼岸道』。」

95.阿逸多、低舍彌勒，富樓那葛與彌勒固，以及都達葛、優帕夕哇，難陀與黑瑪葛。

96.度跌亞、葛波兩位，與賢智的若度耿泥，以及玻多吳達、優陀亞，與迫沙拉婆羅門，聰明的空虛王，與大仙人賓其亞。

97.這些接近佛陀：行具足的仙人，詢問諸微妙問題者們，接近最勝的佛陀。

「這些接近佛陀」：「這些」，十六位為了彼岸道的婆羅門。「佛陀」，那是那位世尊、獨存者、無老師者在以前未聽聞過的法上自己現正覺真理，在那裡到達一切知的狀態，在力量上到達自在狀態者。「佛陀」，以何義為佛陀？「覺真理者」為佛陀，「使被生者覺」為佛陀，以一切知的狀態為佛陀，以一切見的狀態為佛陀，以不會被其他引導的狀態為佛陀，以流出種種的為佛陀，以漏已滅盡者被賦予名稱的為佛陀，以無隨煩惱者被賦予名稱的為佛陀，「一向離貪者」為佛陀，「一向離瞋者」為佛陀，「一向離癡者」為佛陀，「一向無污染者」為佛陀，「已經過無岔路之道者」為佛陀，「獨自現正覺無上遍正覺者」為佛陀，覺不被殺害的狀態為佛陀，覺之得到的狀態為佛陀。「佛陀」，「這個名字非母親所給(所作)的；非父親所給的；非兄弟所給的；非姊妹所給的；非朋友所給的；非親族所給的；非沙門、婆羅門所給的；非天所給的，這是佛、世尊的究竟解脫：在菩提樹下連同一切知之智的獲得與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佛陀。」為那位是佛陀。「這些接近佛陀」：「他們接近、往見、訪問、尋問、遍問佛陀。」為這些接近佛陀。

「行具足的仙人」：「行被稱為戒行的生起，戒的自制是行；根的自制也是行；在飲食上知適量者也是行；專修清醒也是行；七正法[MN.53]也是行；四禪也是行。『行具足的』，行具足的、行最勝的、行殊勝的、行第一的、行最高的、行最頂尖的。『仙人』，世尊是仙人，『大戒蘊之尋求者、追求者、遍尋者』為仙人.....（中略）『被大力

量眾生尋求、追求、遍尋：佛陀在何處？世尊在何處？天神中的天神在何處？人中之牛王在何處？」為仙人。」為行具足的仙人。

「詢問諸微妙問題者們」：「『詢問者們』，詢問者們、乞求者們；請求者們；使之明淨者們。『諸微妙的問題』，甚深的、難看見的、難隨覺的、寂靜的、勝妙的、非理論境界的、微妙的、被賢智者體驗的問題。」為詢問諸微妙問題者們。

「接近最勝的佛陀」：「『佛陀』，『那是那位世尊.....（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佛陀。』『最勝的』，第一的、最勝的、殊勝的、上首的、最上的、最頂尖的佛陀，他們接近、靠近、往見、訪問、尋問、遍問。」為接近最勝的佛陀。

因為那樣，這被說：

「這些接近佛陀：行具足的仙人，  
詢問諸微妙問題者們，接近最勝的佛陀。」

98.佛陀為他們徹底解說，諸詢問的問題-如實地，以對問題的解答，牟尼使婆羅門們滿足。

「佛陀為他們徹底解說」：「『為他們』，為十六位為了彼岸道的婆羅門。『佛陀』，『那是那位世尊.....（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佛陀。』『徹底解說』，佛陀為他們徹底解說、講解、教導、告知、建立、揭開、解析、闡明、說明。」為佛陀為他們徹底解說。

「諸詢問的問題-如實地」：「『諸詢問的問題』，諸詢問的、諸質問的、諸乞求的、諸請求的、諸使之被明淨的問題。『如實地』，如應該被講解的像那樣講解；如應該被教導的像那樣教導；如應該被告知的像那樣告知；如應該被建立的像那樣建立；如應該被揭開的像那樣揭開；如應該被解析的像那樣解析；如應該被闡明的像那樣闡明；如應該被說明的像那樣說明。」為諸詢問的問題-如實地。

「以對問題的解答」：「以對問題的解答、講解、教導、告知、建立、揭開、解析、闡明、說明。」為以對問題的解答。

「牟尼使婆羅門們滿足」：「『使滿足』，使滿足、使擴大滿足、使明淨、使歡喜、產生悅意。『婆羅門們』為十六位為了彼岸道的婆羅門。『牟尼』，牟尼被稱為智.....（中略）超越染著網後他是牟尼。」為牟尼使婆羅門們滿足。

因為那樣，這被說：

「佛陀為他們徹底解說，諸詢問的問題-如實地，  
以對問題的解答，牟尼使婆羅門們滿足。」

99.他們被有眼者滿足，被佛陀、被太陽族人，他們行梵行：在殊勝慧者的面前。

「他們被有眼者滿足」：「『「他們」為十六位為了彼岸道的婆羅門。『被滿足』，被滿足、被擴大滿足、被明淨、被歡喜、被產生悅意。』為他們被滿足。『有眼者』，世尊以五眼為有眼者：肉眼為有眼者，天眼也為有眼者，慧眼也為有眼者，佛眼也為有眼者，一切眼也為有眼者。世尊如何以肉眼為有眼者？.....（中略）世尊這樣以一切眼為有眼者。」為他們被有眼者滿足。

「被佛陀、被太陽族人」：「『佛陀』，『那是那位世尊.....（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佛陀。』『被太陽族人』：太陽(Ādicco)被稱為太陽(sūriyo)，祂姓喬達摩，世尊也姓喬達摩，世尊是太陽姓的親戚、太陽姓的親族，因此佛陀是太陽族人。」為被佛陀、被太陽族人。

「他們行梵行」：梵行被稱為從非正法等至的分離、戒絕、戒除、離、離脫、無行動、不作、無犯、無越界、橋的破壞。或者，因無差別的而梵行被稱為八支聖道，即：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他們行梵行」：「他們行、實行、接受後轉起梵行。」為他們行梵行。

「在殊勝慧者的面前」：「高貴慧者的、第一慧者的、最勝慧者的、殊勝慧者的、上首慧者的、最上慧者的、最頂尖慧者的。『在面前』，在面前、在附近、在鄰近處、在不遠處、在靠近處。」為在殊勝慧者的面前。

因為那樣，這被說：

「他們被有眼者滿足，被佛陀、被太陽族人，

他們行梵行：在殊勝慧者的面前。」

100.對一一問題，如被佛陀教導的，凡會像這樣實行，會從此岸走到彼岸。

「對一一問題」：「對阿逸多的一一問題，對低舍彌勒的一一問題.....（中略）對賓其亞的一一問題。」為對一一問題。

「如被佛陀教導的」：「佛陀」，「那是那位世尊、獨存者.....（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佛陀。」「如被佛陀教導的」：「如被佛陀講解的、教導的、告知的、建立的、揭開的、解析的、闡明的、說明的。」為如被佛陀教導的。

「凡會像這樣實行」：「凡會實行正確行道、隨順行道、不顛倒的行道、如其含義的行道、法隨法之行道。」為凡會像這樣實行。

「會從此岸走到彼岸」：「彼岸被稱為不死、涅槃.....（中略）滅、涅槃；此岸被稱為諸污染與諸蘊及諸造作。『會從此岸走到彼岸』：『會從此岸走到彼岸，能證得彼岸、能觸達彼岸，能作證彼岸。』為會從此岸走到彼岸。」

因為那樣，這被說：

「對一一問題，如被佛陀教導的，

凡會像這樣實行，會從此岸走到彼岸。」

101.會從此岸走到彼岸：最上道修習者，那個道是為了彼岸的到達，因此為「彼岸道」。

「會從此岸走到彼岸」：此岸被稱為諸污染與諸蘊及諸造作；彼岸被稱為不死、涅槃.....（中略）渴愛的滅盡、離貪、滅、涅槃。「會從此岸走到彼岸」：「會從此岸走到彼岸，會證得彼岸、會觸達彼岸，會作證彼岸。」為會從此岸走到彼岸。

「最上道修習者」：「最上之道被稱為八支聖道，即：正見.....（中略）正定。『最上之道』，第一、最勝、殊勝、上首、最上、最頂尖之道。『當修習時』，當修習時，當練習時，當多作時。」為最上道修習者。

「那個道是為了彼岸的到達」：「

道、路、路徑、道路，徑、行道、行徑，  
與船、渡橋，以及筏、竹筏、橋。

『為了到彼岸』，為了到彼岸，為了達到彼岸，為了完全到達老死的度脫。」為那個道是為了彼岸的到達。

「因此為『彼岸道』」：「『因此』，因此；那個理由；那個因；那個緣；那個因由。彼岸被稱為不死、涅槃.....（中略）滅、涅槃。道(行徑)被稱為道。『像這樣』，句的接續.....（中略）這是句的次第，為像這樣。」為因此為「彼岸道」。

因為那樣，這被說：

「會從此岸走到彼岸：最上道修習者，

那個道是為了彼岸的到達，因此為『彼岸道』。」

彼岸道稱讚偈的說明第十七[已完成]。

## 35.隨誦偈的說明

### 18.彼岸道隨誦偈的說明

102.[像這樣尊者賓其亞：]我將隨誦彼岸道，如他看見-像這樣他告知，離垢者、廣大聰明者，離欲的、無欲林的龍象，什麼因會虛妄地說？

「我將隨誦彼岸道」：「我將隨誦已被誦的，我將隨講述已被講述的，我將隨說已被說的，我將隨談說已被談說的，我將隨講已被講的。」為我將隨誦彼岸道。

「[像這樣尊者賓其亞]」：「『像這樣』，句的接續.....（中略）這是句的次第，為『像這樣』。『尊者』，這是愛語、敬語、具敬重語、具順從語，為『尊者』。『賓其亞』，那位婆羅門的名字、名稱、稱呼、安立、俗稱、名字、命名、稱謂、語詞、辭句、稱呼。」為[像這樣尊者賓其亞]。

「如他看見-像這樣他告知」：「如他看見-像這樣他告知、講解、教導、告知、建立、揭開、解析、闡明、說明：『一切行是無常的』如他看見-像這樣他告知、講解、教導、告知、建立、揭開、解析、闡明、說明；『一切行是苦的』.....（中略）『一切法是無我』.....『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如他看見-像這樣他告知、講解、教導、告知、建立、揭開、解析、闡明、說明。」為如他看見-像這樣他告知。

「離垢者、廣大聰明者」：「『離垢者』，貪是垢；瞋是垢；癡是垢；憤怒.....怨恨.....（中略）一切不善造作是垢，那些垢對佛、世尊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無垢者，佛陀是離垢者、出垢者、已扔下垢者、已捨棄垢者、已解脫垢者、已克服一切垢者。大地被稱為廣，世尊具備與那大地相同廣大擴展的慧。聰明被稱為慧，那是慧、知解.....（中略）無癡、擇法、正見，世尊具有、完全具有、到達、完全到達、具足、完全具足、具備這聰明、慧，因此，佛陀是極聰明者。」為離垢者、廣大聰明者。

「離欲的、無欲林的龍象」：「『欲』，『從攝頌有二種欲：事物之欲與污染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事物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污染之欲。對佛、世尊，事物之欲已被遍知，污染之欲已被捨斷，以對事物之欲的已遍知的狀態，以對污染之欲已捨斷的狀態，世尊在欲上不欲求；在欲上不想要；在欲上不祈望；在欲上不熱望；在欲上不祈求。凡在欲上欲求；在欲上不想要；在欲上祈望；在欲上熱望；在欲上祈求者，他們是對欲有欲者、對貪有貪者、對想有想者。世尊在欲上不欲求；在欲上不想要；在欲上不祈望；在欲上不熱望；在欲上不祈求，因此，佛陀是無欲者、離欲者、已捨棄欲者、已排除欲者、已解脫欲者、已捨斷欲者、已斷念欲者，已離貪者、已無貪者、已捨棄貪者、已排除貪者、已解脫貪者、已捨斷貪者、已斷念貪者、不饑渴者、已熄滅者、已變清涼者、感受快樂者、以自己為梵已生者而住。』為離欲的。」

『無欲林的』，貪是欲林；瞋是欲林；癡是欲林；憤怒是欲林；怨恨是欲林.....（中略）一切不善造作是欲林，那些欲林對佛、世尊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

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因此，佛陀是無欲林者、離欲林者、出欲林者、已扔下欲林者、已捨棄欲林者、已解脫欲林者、已克服一切欲林者。』為無欲林的。『龍象』，『龍象[與]世尊不作罪行』為龍象；『不去』為龍象；『不來』為龍象.....（中略）這樣是『世尊不來』為龍象。」為離欲的、無欲林的龍象。

「什麼因會虛妄地說」：「『什麼因』，『什麼因？什麼是其因？什麼是其理由？什麼是其因由？什麼是其緣？』為什麼因。『會虛妄地說』，會虛妄地說、講述、說明、言說。『會虛妄地說』，會說虛妄語；會說妄語；會說非聖語：這裡，某一類人到會堂，或到集會處，或到親族中，或到團體中，或到王宮中，被帶來作為被詢問的證人：『喂！來！男子！凡你知道，請你說那個。』他不知道的說：『我知道。』或者，他知道的說：『我不知道。』他沒看見的說：『我看見。』或者，他看見的說：『我沒看見。』像這樣，他以為了自己，或為了他人，或為了些微物質而故意虛妄地說，這被稱為虛妄語。

或者，以三個行相為妄語：就在[說]之前[心想]：『我將說妄語。』說時[心想]：『我說妄語。』當已說時[心想]：『妄語已被我說了。』以這三種行相為妄語。或者，以四個行相為妄語：就在[說]之前[心想]：『我將說妄語。』說時[心想]：『我說妄語。』當已說時[心想]：『妄語已被我說了。』有異執(錯誤)之見，以這四種行相為妄語。或者，以五個行相.....（中略）以六個行相.....以七個行相.....以八個行相為妄語：就在[說]之前[心想]：『我將說妄語。』說時[心想]：『我說妄語。』當已說時[心想]：『妄語已被我說了。』有異執(錯誤)之見、有異執之喜歡、有異執之愛好、有異執之想、有異執之本性，以這八種行相為妄語、虛妄語。什麼因會虛妄地說、講述、說明、言說。」為什麼因會虛妄地說？

因為那樣，上座賓其亞說：

「[像這樣尊者賓其亞：]我將隨誦彼岸道，如他看見-像這樣他告知，  
離垢者、廣大聰明者，離欲的、無欲林的龍象，  
什麼因會虛妄地說？」

103.對捨斷垢、癡者，對慢、藏惡捨斷者，                來吧！我將講述，伴隨稱讚的話語。

「對捨斷垢、癡者」：「『垢』，貪是垢；瞋是垢；癡是垢；慢是垢；見是垢；污染是垢；一切惡行是垢；一切導向有的業是垢。

『癡』，在苦上的無知.....（中略）無明的柵欄、癡不善根，這被稱為癡。癡與垢對佛、世尊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因此，佛陀是已捨斷垢、癡者。」為對捨斷垢、癡者。

「對慢、藏惡捨斷者」：「『慢』，以單一種為慢：那是心的高慢，以二種為慢：自我的讚揚為慢、對他人的輕蔑為慢，以三種為慢：『我是優勝者』為慢、『我是同等者』為慢、『我是下劣者』為慢，以四種為慢：以得到使之產生慢、以名聲使之產生慢、以稱讚使之產生慢、以樂使之產生慢，以五種為慢：『我確實得到合意的色。』使之產生慢、『我確實得到合意的聲音.....（中略）氣味.....味道.....所觸。』使之產生

慢，以六種為慢：以眼之具足使之產生慢，以耳之具足.....（中略）以鼻之具足.....以舌之具足.....以身之具足.....以意之具足使之產生慢，以七種為慢：慢、極慢、慢與極慢、卑慢、增上慢、我是之慢、邪慢，以八種為慢：以得到使之產生慢、以沒得到使之產生卑慢、以名聲使之產生慢、以無名聲使之產生卑慢、以稱讚使之產生慢、以斥責使之產生卑慢、以樂使之產生慢、以苦使之產生卑慢，以九種為慢：優勝者心想：『我是優勝者』為慢、優勝者心想：『我是同等者』為慢、優勝者心想：『我是下劣者』為慢、同等者心想：『我是優勝者』為慢、同等者心想：『我是同等者』為慢、同等者心想：『我是下劣者』為慢、下劣者心想：『我是優勝者』為慢、下劣者心想：『我是同等者』為慢、下劣者心想：『我是下劣者』為慢，以十種為慢：這裡，某些以出生，或以姓氏，或以良家子，或以容色美如蓮花，或以財產，或以研究(習得)，或以業處，或以工巧處，或以明處(學術)，或以所聞，或以辯才，或以某事使之產生慢，凡像這樣的慢、認為、認為的情況、貢高、高慢、旗幟、高揚、心的虛榮者，這被稱為慢。

『藏惡』，凡藏惡、偽善、偽善的情況、嫉視、嫉視的行為，這被稱為藏惡。對佛、世尊慢與藏惡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因此，佛陀是捨斷慢、藏惡者。」為對慢、藏惡捨斷者。

「來吧！我將講述，伴隨稱讚的話語」：「『來吧』，句的接續；句的連結；句的圓滿；文字的結合；辭句的連接；這是句的次第，為『來吧』。『我將講述，伴隨稱讚的話語』，具有、完全具有、到達、完全到達、具足、完全具足、具備稱讚的言語、話語、語路、說話，我將講述、我將教導、我將告知、我將建立、我將揭開、我將解析、我將闡明、我將說明。」為來吧！我將講述，伴隨稱讚的話語。

因為那樣，上座賓其亞說：

「對捨斷垢、癡者，對慢、藏惡捨斷者，

來吧！我將講述，伴隨稱讚的話語。」

104.驅散黑暗者、覺者、一切眼者，已達世界邊者、超越一切有者，無漏者、捨斷一切苦者，真實稱呼者、婆羅門！被我侍奉。

「驅散黑暗者、覺者、一切眼者」：「『驅散黑暗者』，貪的黑暗、瞋的黑暗、癡的黑暗、慢的黑暗、見的黑暗、污染的黑暗、惡行的的黑暗：盲目所作的[、不作眼的]、不作智的、慧滅的、參與惱害的、不導向涅槃的，排除、去除、捨斷、驅離、作終結、使之走到不存在。『覺者』，『那是那位世尊.....（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覺者。』一切眼被稱為一切知的狀態智.....（中略）如來因為那樣為一切眼者。」為驅散黑暗者、覺者、一切眼者。

「已達世界邊者、超越一切有者」：「『世界』，一世界：有的世界，二世界：有的世界與生成的世界；有之得成世間與生成之得成世間；有之壞失世間與生成之壞失世間。三世界：三受。四世界：四食。五世界：五取蘊。六世界：六內處。七世界：七識住。八世界：八世界法(八世間法)。九世界：九眾生住處。十世界：十處。十二世界：十二處。十八世界：十八界。『已達世界邊者』，『世尊是世界的已達邊者；已到達邊

者，已到終點者；已到達終點者.....已到涅槃者；已到達涅槃者，他是已降下狀態者、已實踐行為者.....生死輪迴，沒有他的再生。』為已達世界邊者。

『超越一切有者』，『有』，有二種有：業有與結生再有。什麼是業有？福行、非福行、不動行，這是業有。什麼是結生再有？結生的色、受、想、行、識，這是結生再有。世尊是業有與結生再有的超越者、已穿越者、已克服者。」為已達世界邊者、超越一切有者。

「無漏者、捨斷一切苦者」：「『諸漏』，有四種漏：欲漏、有漏、見的煩惱、無明漏。那些煩惱對佛、世尊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因此佛陀是無漏者。『捨斷一切苦者』，對他一切屬於結生的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愁悲苦憂絕望苦.....（中略）見的衰損之苦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因此佛陀是捨斷一切苦者。」為無漏者、捨斷一切苦者。

「真實稱呼者、婆羅門！被我侍奉」：「『真實稱呼者』，『真實稱呼者、等同名字者、等同稱呼者、真實等同稱呼者，毘婆尸世尊、尸棄世尊、毘舍婆世尊、拘樓孫世尊、拘那含世尊、迦葉世尊，那些佛、世尊是等同名字者、等同稱呼者，釋迦牟尼世尊也屬於那些佛、世尊是等同名字者、等同稱呼者。』因此佛陀是真實稱呼者。

『婆羅門！被我侍奉』：那位世尊被我依靠、侍奉、敬奉、遍詢問、遍提問。」為真實稱呼者、婆羅門！被我侍奉。

因為那樣，上座賓其亞說：

「驅散黑暗者、覺者、一切眼者，已達世界邊者、超越一切有者，

無漏者、捨斷一切苦者，真實稱呼者、婆羅門！被我侍奉。」

105.如鳥捨棄小樹林後，會住多果實的森林，          像這樣我捨棄諸少見者後，如鵝已到達大湖。

「如鳥捨棄小樹林後，會住多果實的森林」：「『鳥(兩次生的)被稱為鳥(有翼的)，以什麼理由兩次生的被稱為有翼的？『被兩次出生』為兩次生的：『從母親的子宮與從蛋殼，也以這個理由兩次生的被稱為有翼的。』為鳥(兩次生的)。『如捨棄小樹林後』，如鳥，少果實的、少食物的、少水的小樹林、小山林捨棄後、拋棄後、超過後、超越後、越過後，會獲得、會找到、會得到其它多果實的、多食物的、多水的大森林、叢林，且會在那個叢林中建造住所。」為如鳥捨棄小樹林後，會住多果實的森林。

「像這樣我捨棄諸少見者後，如鵝已到達大湖」：「『像這樣』為譬喻的安排。『捨棄諸少見者後』，凡巴利婆羅門及其他的阿闍梨與佛、世尊比較是少見者、微不足道見者、一點點見者、較低見者、劣等見者、非最上見者，那些少見者、微不足道見者、一點點見者、較低見者、劣等見者、非最上見者捨棄後、拋棄後、超過後、超越後、越過後，獲得、找到、得到佛、世尊：無量見者、最頂尖見者、無相等者、無完全無相等者、無對比者、無類比者、無與倫比者、天中天、人中之牛王、人中的獅子、人中的龍象、賢駿人、人中的牛王、人中忍耐強的牛、十力的保持者。如鵝會獲得、會找到、會得到大人造的(泰國版)，或阿耨達池，或大海湖之不動搖的、無量水的水集聚。同樣



的，佛、世尊是不動搖者、無量光輝者、智已發展者、明眼者、慧種類善巧者、已證得無礙解者、已達四無畏者、純淨志向者、單獨白淨者、不二說者、像那樣者、自稱像那樣者、非小者、偉大者、甚深者、不能計量者、難深入者、有廣大寶物者、等同海洋者、具備六支平靜者、無可比者、廣大者、不能計量者，他是像那樣說者，道之說者，如山中的須彌山，如鳥中的金翅鳥，如野獸中的獅子，如河流到達海，他是大師、勝利者、最頂尖者、大仙。」為像這樣我捨棄諸少見者後，如鵝已到達大湖。

因為那樣，上座賓其亞說：

「如鳥捨棄小樹林後，會住多果實的森林，  
像這樣我捨棄諸少見者後，如鵝已到達大湖。」

106.凡他們之前告知我：在喬答摩的教誡之前-「它曾是」、「它將是」，那全部是傳聞，那全部是思索的增大。

「凡之前他們告知我」：「『凡』，凡巴窪利婆羅門與凡其他的阿闍梨，他們解說、講解、教導、告知、建立、揭開、解析、闡明、說明那些自己的見、自己的喜歡、自己的愛好、自己的主張、自己的意向、自己的意圖。」為凡之前他們告知我。

「在喬答摩的教誡前」：「在喬答摩的教誡前，在喬答摩的教誡另一邊，在喬答摩的教誡之前；在喬答摩的教誡、佛陀的教誡、勝利者的教誡、如來的教誡、阿羅漢的教誡之最初。」為在喬答摩的教誡前。

「『它曾是』、『它將是』」：「傳說那是這樣，傳說那將是這樣。」為「它曾是」、「它將是」。

「那全部是傳聞」：「那全部是傳聞、風聞、傳承、經藏之教、邏輯推論、推理、因理由的遍尋思、因見的審慮接受，他們講述非被自己親自證知、非自我現證的法。」為那全部是傳聞。

「那全部是思索的增大」：「那全部是思索的增大、尋的增大、思惟的增大、欲尋的增大、惡意尋的增大、加害尋的增大、親里尋的增大、國土尋的增大、不死尋的增大、同情他人關聯的尋的增大、利得恭敬名聲關聯的尋的增大、不被輕蔑關聯的尋的增大。」為那全部是思索的增大。

因為那樣，上座賓其亞說：

「凡他們之前告知我：在喬答摩的教誡之前-「它曾是」、「它將是」，  
那全部是傳聞，那全部是思索的增大。」

107.獨自者、黑暗驅散者、坐下者，他是光輝者、光明的作者，喬答摩是廣慧者，喬答摩是廣大聰明者。

「獨自者、黑暗驅散者、坐下者」：「『獨自』，世尊以出家之名為獨自，以無伴侶義為獨自，以渴愛之捨斷義為獨自，『一向離貪』為獨自，『一向離瞋』為獨自，『一向離癡』為獨自，『一向無污染』為獨自，『已經過無岔路之道』為獨自，『已現正覺無上遍正覺』為獨自。

怎樣是世尊以出家之名為獨自？當世尊年輕時，黑髮的青年，具備青春的幸福，在人生初期，即使父母是不願意的、淚滿面的、哭泣的、哀歎著，仍捨棄親族群，切斷一

切居家障礙後、切斷兒妻障礙後、切斷親族障礙後、切斷朋友障礙後[、切斷儲存障礙後]，剃除髮鬚、裹上袈裟衣後，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進入無所有的狀態後獨自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這樣是世尊以出家之名為獨自。

怎樣是世尊以無伴侶義為獨自？成為這樣出家者[的他]獨自受用林野、荒林、邊地臥坐處：少聲音的、安靜的、離人之氛圍的、人獨住的、適合獨坐的；他[獨自行，]獨自走，獨自站，獨自坐，獨自臥，獨自為了托鉢進入村落，獨自前進，獨自返回，獨自坐在靜處，獨自進行經行，獨自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這樣是世尊以無伴侶義為獨自。

怎樣是世尊以渴愛之捨斷義為獨自？這麼住於獨自的、無伴侶的、不放逸的、熱心的、自我努力的他在尼連禪河畔的菩提樹下，大勤奮、精勤，破壞有軍隊陪伴的魔、邪惡的惡魔、放逸者的親族後，有網的、強流動的、糾纏的渴愛他捨斷、驅離、作終結、使之走到不存在。

『以渴愛為伴侶的人(男子)，長時間輪迴地，

在這裡存在、在他處存在，不超越輪迴。

知道這個過患：渴愛有苦的生成後，

離渴愛地、無取著地，比丘應該具念地遊行。』[It.15/Sn.38, 745-746偈]

這樣是世尊以渴愛之捨斷義為獨自。

怎是世尊以『一向離貪』為獨自？『以貪的捨斷狀態之一向離貪』為獨自，『以瞋的捨斷狀態之一向離瞋』為獨自，『以癡的捨斷狀態之一向離癡』為獨自，『以污染的捨斷狀態之一向無污染』為獨自。[這樣是世尊以『一向離貪』為獨自。]

怎樣是世尊『已經過無岔路之道』為獨自？無岔路之道被稱為四念住.....（中略）八支聖道。

『看生的滅盡之看見者、有益的憐愍者，知道無岔路之道，

在以前他們曾以此道渡過暴流，且凡他們將渡過、現在渡過(將來與現在都是)。』[SN.47.18]

這樣是世尊『已經過無岔路之道』為獨自。

怎樣是世尊『獨自己現正覺無上遍正覺』為獨自？覺被稱為在四道上的智[、慧]、慧根、慧力、擇法覺支、考察、毘婆舍那、正見。世尊以那個覺智覺『一切行是無常的』；覺『一切行是苦的』；覺『一切法是无我』.....（中略）覺『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或者，凡任何應該被覺的、應該被隨覺的、應該被覺醒的、應該被正覺的、應該被證得的、應該被觸達的、應該被作證的，一切都被那個覺智覺、隨覺、覺醒、正覺、證得、觸達、作證。這樣是世尊『獨自己現正覺無上遍正覺』為獨自。

『驅散黑暗者』，貪的黑暗、瞋的黑暗、癡的黑暗[、慢的黑暗]、見的黑暗、污染的黑暗、惡行的黑暗：盲目所作的、不作眼的、不作智的、慧滅的、參與惱害的、不導向涅槃的，世尊已排除、去除、離棄、捨斷、驅離、作終結、使之走到不存在。『坐下者』，『世尊坐在玻沙領葛塔廟。』為坐下者。

『對坐在山坡者，對到達苦的彼岸的牟尼，

弟子們侍奉：三明者、死亡的捨棄者們。[SN.8.10]』

這樣也是世尊是坐下者。或者，『以一切努力已止息狀態世尊是坐下者、已降下狀態者、已實踐行為者.....（中略）生死輪迴，沒有他的再生。』這樣也是世尊是坐下者。」為獨自者、黑暗驅散者、坐下者。

「他是光輝者、光明的作者」：「『光輝者』，光輝者為聰明者、賢智者、有慧者、有覺者、有智者、聰明者、有智慧者。『光明的作者』，光明的作者為放光者、光亮的作者、點燈者、燈火的作者、光輝的作者、光的作者。」為他是光輝者、光明的作者。

「喬答摩是廣慧者」：「喬答摩是廣大為標誌者(廣慧者)、智為標誌者、慧為旗幟者、慧為旗子者、慧為增上者、多檢擇者、多簡擇者、多深慮者、完全深慮性質者、住於明瞭者、那個性格者、多那個者、重那個者、以那個為對象者、朝那個努力者、向那個傾斜者、向那個勝解者、向那個增上者。

『旗幟是車的表徵，煙是火的表徵，

國王是國家的表徵，丈夫是女人的表徵。』[SN.1.72]

同樣的，喬答摩是廣大為標誌者(廣慧者)、智為標誌者、慧為旗幟者、慧為旗子者、慧為增上者、多檢擇者、多簡擇者、多深慮者、完全深慮性質者、住於明瞭者、那個性格者、多那個者、重那個者、以那個為對象者、朝那個努力者、向那個傾斜者、向那個勝解者、向那個增上者。」為喬答摩是廣慧者。

「喬答摩是廣大聰明者」：「大地被稱為廣，世尊具備與那大地相同廣大擴展的慧。聰明被稱為慧，那是慧、知解.....（中略）無癡、擇法、正見。世尊具有、完全具有、到達、完全到達、具足、完全具足、具備這個聰明[、慧]，因此，佛陀為極聰明者。」為喬答摩是廣大聰明者。

因為那樣，上座賓其亞說：

「獨自者、黑暗驅散者、坐下者，他是光輝者、光明的作者，

喬答摩是廣慧者，喬答摩是廣大聰明者」

108.凡為我教導法：直接可見的、即時的，                渴愛的滅盡、無災難的，該者無論在哪裡沒有比喻。

「凡為我教導法」：「『凡』，那是那位世尊、獨存者、無老師者在以前未聽聞過的法上自己現正覺真理，在那裡到達一切知的狀態與在力量上自在狀態者。『教導法』，『法』，開頭是善的、中間是善的、結尾是善的；有意義的、有文字的；完全圓滿、遍純淨的梵行：四念住.....（中略）八支聖道、涅槃與導向涅槃的道跡，他講解、教導、告知、建立、揭開、解析、闡明、說明。」為凡為我教導法。

「直接可見的、即時的」：「『直接可見的、即時的、請你來看的、能引導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這樣是直接可見的。或者，『他在當生修習八支聖道，他就無間地、立即地證得那個道，他找到、得到果。』這樣也是直接可見的。『即時的』，如人們某時間施與財物後，[果報]他們不無間地得到，他們等待時間，法確實不是這個，凡在當生修習八支聖道者，他就無間地、立即地證得那個道，他找到、得到果，非在他處(來世)，非在他世界(來世)，這樣是即時的。」為直接可見的、即時的。

「渴愛的滅盡、無災難的」：「『渴愛』，色的渴愛.....（中略）法的渴愛。『渴愛的滅盡』，渴愛的滅盡、貪的滅盡、瞋的滅盡、癡的滅盡、趣處的滅盡、往生的滅盡、結生的滅盡、有的滅盡、輪迴的滅盡、輪轉的滅盡。『無災難的』，污染與蘊以及造作被稱為災難，災難的捨斷、災難的平息、災難的斷念、災難的止息、不死、涅槃。」為渴愛的滅盡、無災難的。

「該者無論在哪裡沒有比喻」：「『該者』，涅槃。『沒有比喻』，沒有比喻、沒有比較、沒有等同的、沒有相似的，它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無論在哪裡』，無論在哪裡、在任何處、在某處，自身內或外或內外。」為該者無論在哪裡沒有比喻。

因為那樣，上座賓其亞說：

「凡為我教導法：直接可見的、即時的，

渴愛的滅盡、無災難的，該者無論在哪裡沒有比喻。」

109.為何你從那位遠離呢？賓其亞！即使是片刻：從廣慧的喬答摩，從廣大聰明的喬答摩。

「為何你從那位遠離呢」：「為何你遠離、離去、離開、別離佛陀呢？」為為何你從那位遠離呢？

「賓其亞！即使是片刻」：「即使是片刻、即使是瞬時、即使是頃刻、即使是部分時間、即使是半日時間。」為即使是片刻。「賓其亞」，巴窪利以名字稱呼那位後輩。

「從廣慧的喬答摩」：「從喬答摩之廣大為標誌者(廣慧者)，從智為標誌者，從慧為旗幟者，從慧為旗子者，從慧為增上者，從多檢擇者，從多簡擇者，從多深慮者，從完全深慮性質者，從住於明瞭者，從那個性格者，從多那個者，從重那個者，從以那個為對象者，從朝那個努力者，從向那個傾斜者，從向那個勝解者，從向那個增上者。」為從廣慧的喬答摩。

「從廣大聰明的喬答摩」：「大地被稱為廣，世尊具備與那大地相同廣大擴展的慧。聰明被稱為慧，那是慧、知解.....（中略）無癡、擇法、正見。世尊具有、完全具有、到達、完全到達、具足、完全具足、具備這個聰明、慧，因此，佛陀為極聰明者。」為從廣大聰明的喬答摩。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為何你從那位遠離呢？賓其亞！即使是片刻：

從廣慧的喬答摩，從廣大聰明的喬答摩。」

110.凡為你教導法：直接可見的、即時的，渴愛的滅盡、無災難的，該者無論在哪裡沒有比喻。

「凡為你教導法」：「[『凡』，]那是那位世尊.....（中略）在那裡到達一切知的狀態與在力量上自在狀態者。『教導法』，『法』，開頭是善、中間是善.....（中略）涅槃與導向涅槃的道跡，他講解、教導、告知、建立、揭開、解析、闡明、說明。」為凡為你教導法。

「直接可見的、即時的」：「『直接可見的、即時的、請你來看的、能引導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這樣是直接可見的。或者，『他在當生修習八支聖道，他就無

間地、立即地證得那個道，他找到、得到果。』這樣也是直接可見的。『即時的』，如人們某時間施與財物後，[果報]他們不無間地得到，他們等待時間，法確實不是這個，凡在當生修習八支聖道者，他就無間地、立即地證得那個道，他找到、得到果，非在他處(來世)，非在他世界(來世)，這樣是即時的。」為直接可見的、即時的。

「渴愛的滅盡、無災難的」：「『渴愛』，色的渴愛.....（中略）法的渴愛。『渴愛的滅盡』，渴愛的滅盡、貪的滅盡、瞋的滅盡、癡的滅盡、趣處的滅盡、往生的滅盡、結生的滅盡、有的滅盡、輪迴的滅盡、輪轉的滅盡。『無災難的』，污染與蘊以及造作被稱為災難，災難的捨斷、災難的平息、災難的止息、不死、涅槃。」為渴愛的滅盡、無災難的。

「該者無論在哪裡沒有比喻」：「『對那個』，對涅槃。『沒有比喻』，沒有比喻、沒有比較、沒有等同的、沒有相似的，它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不管在何處』，不管在何處、在哪裡、在某處，自身內或外或內外。」為該者無論在哪裡沒有比喻。

因為那樣，那位婆羅門說：

「凡為你教導法：直接可見的、即時的，

渴愛的滅盡、無災難的，該者無論在哪裡沒有比喻。」

111.我沒從那位遠離，婆羅門！即使是片刻：從廣慧的喬答摩，從廣大聰明的喬答摩。

「我沒從那位遠離」：「我沒遠離、離去、離開、別離佛陀。」為我沒從那位遠離。

「婆羅門！即使是片刻」：「即使是片刻、即使是瞬時、即使是頃刻、即使是部分時間、即使是半日時間。」為即使是片刻。「婆羅門」，他尊敬地稱呼舅舅。

「從廣慧的喬答摩」：「從喬答摩之廣大為標誌者(廣慧者)，從智為標誌者，從慧為旗幟者，從慧為旗子者，從慧為增上者，從多檢擇者，從多簡擇者，從多深慮者，從完全深慮性質者，從住於明瞭者，從那個性格者，從多那個者，從重那個者，從以那個為對象者，從朝那個努力者，從向那個傾斜者，從向那個勝解者，從向那個增上者。」為從廣慧的喬答摩。

「從廣大聰明的喬答摩」：「大地被稱為廣，世尊具備與那大地相同廣大擴展的慧。聰明被稱為慧，那是慧、知解.....（中略）無癡、擇法、正見。世尊具有、完全具有、到達、完全到達、具足、完全具足、具備這個聰明、慧，因此，佛陀為極聰明者。」為從廣大聰明的喬答摩。

因為那樣，上座賓其亞說：

「我沒從那位遠離，婆羅門！即使是片刻：

從廣慧的喬答摩，從廣大聰明的喬答摩。」

112.凡為我教導法：直接可見的、即時的，渴愛的滅盡、無災難的，該者無論在哪裡沒有比喻。

「凡為我教導法」：「[『凡』，]那是那位世尊、獨存者、無老師者在以前未聽聞過的法上自己現正覺真理，在那裡到達一切知的狀態與在力量上自在狀態者。『教導法』，『法』，開頭是善的、中間是善的、結尾是善的；有意義的、有文字的；完全圓滿、遍純淨的梵行：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涅槃與導向涅槃的道跡，他講解、教導、告知、建立、揭開、解析、闡明、說明。」為凡為我教導法。

「直接可見的、即時的」：「『直接可見的、即時的、請你來看的、能引導的、應該被智者各自經驗的。』這樣是直接可見的。或者，『他在當生修習八支聖道，他就無間地、立即地證得那個道，他找到、得到果。』這樣也是直接可見的。『即時的』，如人們某時間施與財物後，[果報]他們不無間地得到，他們等待時間，法確實不是這個，凡在當生修習八支聖道者，他就無間地、立即地證得那個道，他找到、得到果，非在他處(來世)，非在他世界(來世)，這樣是即時的。」為直接可見的、即時的。

「渴愛的滅盡、無災難的」：「『渴愛』，色的渴愛.....(中略)法的渴愛。『渴愛的滅盡』，渴愛的滅盡、貪的滅盡、瞋的滅盡、癡的滅盡、趣處的滅盡、往生的滅盡、結生的滅盡、有的滅盡、輪迴的滅盡、輪轉的滅盡。『無災難的』，污染與蘊以及造作被稱為災難，災難的捨斷、災難的平息[、災難的斷念]、災難的止息、不死、涅槃。」為渴愛的滅盡、無災難的。

「該者無論在哪裡沒有比喻」：「『對那個』，對涅槃。『沒有比喻』，沒有比喻、沒有比較、沒有等同的、沒有相似的，它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不管在何處』，不管在何處、在哪裡、在某處，自身內或外或內外。」為該者無論在哪裡沒有比喻。

因為那樣，上座賓其亞說：

「凡為我教導法：直接可見的、即時的，

渴愛的滅盡、無災難的，該者無論在哪裡沒有比喻。」

113.我以意如眼般看見他，婆羅門！日夜不放逸地，                我禮敬地度過夜晚，就因為那樣我認為沒遠離。

「我以意如眼般看見他」：「如有眼的男子在光中能看見、看到、注視、靜觀、觀察色之類的。同樣的，我以意看見、看到、注視、靜觀、觀察佛、世尊。」為我以意如眼般看見他。

「婆羅門！日夜不放逸地」：「日夜不放逸地以意修習著佛隨念。」為婆羅門！日夜不放逸地。

「我禮敬地度過夜晚」：「『禮敬地』，以身禮敬地，或以語禮敬地，或以心禮敬地，或以如其含義之行禮敬地，或以法隨法行禮敬地，恭敬地、尊重地、尊敬地[、敬禮地]、崇敬地我度過、渡過、經過日夜。」為我禮敬地度過夜晚。

「就因為那樣我認為沒遠離」：「當以那個佛隨念修習時，我認為那是『沒遠離』，我認為、我知道那是『沒遠離』。我這麼知道；我這麼了知；我這麼了別；我這麼確知；我這麼貫通。」為就因為那樣我認為沒遠離。

因為那樣，上座賓其亞說：

「我以意如眼般看見他，婆羅門！日夜不放逸地，  
我禮敬地度過夜晚，就因為那樣我認為沒遠離。」

114.信、喜、意、念，這些沒從喬答摩的教誡離開，                任何廣慧者走去的方向，以各個那個我就是禮敬(嚮向)者。

「信、喜、意、念」：「『信』，凡關於對世尊的信、相信、信賴、極淨信、信、信根、信力。『喜』，凡關於對世尊的喜、欣悅、歡喜、欣喜、喜悅、笑、歡笑、幸福、滿足、心的踊躍。『意』：凡關於對世尊的心、意、心意、心(臟)、白的(遍淨的)、意、意處、意根、識、識蘊、對應那個意識界的。『念』，凡關於對世尊的念、隨念(憶念)、正念。」為信、喜、意、念。

「這些沒從喬答摩的教誡離開」：「這四法沒從喬答摩的教誡、佛陀的教誡、勝利者的教誡、如來的教誡、阿羅漢的教誡離開、行去、離去、消失。」為這些沒從喬答摩的教誡離開。

「任何廣慧者走去的方向」：「『任何方向』，東方或西方，或南方或北方，他走去、行去、走、走向。『廣慧者』，廣慧者為大慧者、利慧者、博慧者、捷慧者、速慧者、洞察慧者，大地被稱為廣，世尊具備與那大地相同廣大擴展的慧。」為任何廣慧者走去的方向。

「以各個那個我就是禮敬(嚮向)者」：「就是向佛陀的方向禮敬者、以那個為對象者、朝那個努力者、向那個傾斜者、向那個勝解者、向那個增上者。」為以各個那個我就是禮敬(嚮向)者。

因為那樣，上座賓其亞說：

「信、喜、意、念，這些沒從喬答摩的教誡離開，  
任何廣慧者走去的方向，以各個那個我就是禮敬(嚮向)者。」

115.對衰老的、弱力的我，就因為那樣身體沒行走到那裡，                我乘思惟經常地走去，婆羅門！因為我的意與他結合。

「對衰老的、弱力的我」：「由於衰老、年老、高齡而年邁、已到了老人期。『由於弱力』，由於弱力、由於少力、由於小力。」為對衰老的、弱力的我。

「就因為那樣身體沒行走到那裡」：「身體沒行走、走去、行去、前進到佛陀那裡。」為就因為那樣身體沒行走到那裡。

「我乘思惟經常地走去」：「我乘思惟走去；以尋走去；以智走去；以覺走去；以去走去、行去、前進。」為我乘思惟經常地走去。

「婆羅門！因為我的意與他結合」：「意」：凡心、意、心意.....（中略）對應那個意識界的。「婆羅門！因為我的意與他結合」：「意與佛陀結合、繫縛、完全繫縛。」為婆羅門！因為我的意與他結合。

因為那樣，上座賓其亞說：

「對衰老的、弱力的我，就因為那樣身體沒行走到那裡，  
我乘思惟經常地走去，婆羅門！因為我的意與他結合。」

116.躺在泥中遍顫抖地，我從洲島漂浮到洲島， 然後看見正覺者：渡過暴流者、無漏者。

「躺在泥中遍顫抖地」：「『躺在泥中』，『在欲的泥中、欲的泥潭中、欲的污染中、欲的釣鉤中、欲的焦熱中、欲的障礙中臥著、躺著、住著、居住著。』為躺在泥中。『遍顫抖地』，以渴愛的悸動而悸動著；以見的顫抖顫抖地；以污染的顫抖顫抖地；以努力的顫抖顫抖地；以果報的顫抖顫抖地；以意惡行的顫抖顫抖地；以貪之染著顫抖地；以瞋之憤怒顫抖地；以癡之愚癡顫抖地；以慢之被繫縛顫抖地；以見之被執取顫抖地；以掉舉之來到散亂顫抖地；以疑之未達依止顫抖地；以煩惱潛在趨勢之來到強力顫抖地；以利得顫抖地；以無利得顫抖地；以名聲顫抖地；以無名聲顫抖地；以稱讚顫抖地；以斥責顫抖地；以樂顫抖地；以苦顫抖地；以生顫抖地；以老顫抖地；以病顫抖地；以死顫抖地；以愁悲苦憂絕望顫抖地；以墮地獄之苦顫抖地；以墮畜生界之苦顫抖地；以墮惡鬼界之苦顫抖地；以人間之苦.....（中略）以根源於入胎之苦.....以根源於住在胎中之苦.....以根源於出胎之苦.....以已生者依賴之苦.....以已生者被他人擺布(放置)之苦.....以自己行動之苦.....以他人行動之苦.....[以苦苦.....]以行苦.....以變易苦.....以眼疾之苦.....以耳疾之苦.....以鼻疾之苦.....以舌疾之苦.....以身疾之苦.....以頭疾之苦.....以外耳疾之苦.....以口疾之苦.....以齒疾之苦.....以唇疾之苦.....以咳.....以喘.....以外鼻病.....以熱病.....以老.....以腹疾.....以昏迷.....以下痢.....以腹痛.....以霍亂.....以麻瘋.....以腫瘤.....以癬.....以肺病.....以癩痢.....以輪癬.....以疥癬.....以風癬.....以搔傷(一種癩病).....以皮膚乾裂.....以血膽病.....以糖尿病.....以痔瘡.....以疹子(癬子水泡).....以痔瘻(潰瘍).....以膽等起的疾病.....以痰等起的疾病.....以風等起的疾病.....以[三者]集合也的疾病.....以時節變化生的疾病.....以不正的姿勢而生的疾病.....以突然來襲的疾病.....以業果報生的疾病.....以冷.....以熱.....以飢餓.....以口渴.....以糞.....以尿.....以與蛇蚊風烈日蛇的接觸之苦.....以亡母之苦.....以亡父之苦.....[以亡兄弟之苦.....以亡姊妹之苦.....]以亡子之苦.....以亡女之苦.....以親族的損失之苦.....以財的損失之苦.....以疾病的損失之苦.....以戒的衰損之苦.....以見的衰損之苦顫抖地、顫動地、顫抖地、大顫抖地。」為躺在泥中遍顫抖地。

「我從洲島漂浮到洲島」：「從大師到大師，從法的講述到法的講述，從團體到團體，從見到見，從道跡到道跡，從道到道，我漂浮、漂流(上漂浮)、完全漂浮。」為我從洲島漂浮到洲島。

「然後看見正覺者」：「『然後』，句的接續；句的連結；句的圓滿；文字的結合；辭句的连接；這是句的次第，為『然後』。『看見』，看見、看到、見到、通達。『覺者(佛陀)』，那是那位世尊、獨存者.....（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覺者(佛陀)。」為然後看見正覺者。

「渡過暴流者、無漏者」：「『渡過暴流者』，『世尊是渡過欲的暴流者，渡過有的暴流者，渡過見的暴流者，渡過無明的暴流者，一切輪迴路已渡過、已超越、已越度、已穿越、已越過、已克服者，他是已降下狀態者、已實踐行為者.....（中略）生死輪迴，沒有他的再生。』為渡過暴流者。『無漏者』，有四種煩惱：欲漏、有漏、見的



煩惱、無明漏。那些煩惱對佛、世尊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因此，佛陀被稱為無漏者。」為渡過暴流者、無漏者。

因為那樣，上座賓其亞說：

「躺在泥中遍顫抖地，我從洲島漂浮到洲島，

然後看見正覺者：渡過暴流者、無漏者。」

117.如跋迦梨是信解者(放出信者)，以及玻朵吳大、阿羅毘喬答摩，同樣的請你也發出信，賓其亞！你將走到死神領域的彼岸。

「如跋迦梨是信解者(放出信者)，以及玻朵吳大、阿羅毘喬答摩」：「如跋迦梨上座是有信者、重信者、以信為先導者、信勝解者、信增上者、到達阿羅漢狀態者；如玻朵吳大上座是有信者、重信者、以信為先導者、信勝解者、信增上者、到達阿羅漢狀態者；如阿羅毘喬答摩上座是有信者、重信者、以信為先導者、信勝解者、信增上者、到達阿羅漢狀態者。」為如跋迦梨是信解者(放出信者)，以及玻朵吳大、阿羅毘喬答摩。

「同樣的請你也發出信」：「同樣的你應該釋出、發出、完全發出、增上發出、固定住信：『一切行是無常的』你應該釋出、發出、完全發出、增上發出、固定住信；『一切行是苦的』.....（中略）『一切法是無我』你應該釋出、發出、完全發出、增上發出、固定住信.....『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你應該釋出、發出、完全發出、增上發出、固定住信。」為同樣的請你也發出信。

「賓其亞！你將走到死神領域的彼岸」：死神的領域被稱為諸污染與諸蘊及諸造作；死神的領域之彼岸被稱為不死、涅槃，那是一切行的止，一切依著的斷念，渴愛的滅盡、離貪、滅、涅槃。「賓其亞！你將走到死神領域的彼岸」：「你將走到彼岸；你將到達彼岸；你將觸達彼岸；你將作證彼岸。」為賓其亞！你將走到死神領域的彼岸。

因為那樣，世尊說：

「如跋迦梨是信解者(放出信者)，以及玻朵吳大、阿羅毘喬答摩，

同樣的請你也發出信，賓其亞！你將走到死神領域的彼岸。」

118.這個我更加變得自信：聽聞牟尼的言語後，已打開覆蓋者、正覺者，不荒蕪者、有辯才者。

「這個我更加變得自信」：「這個我更加變得自信，我更加更加有信心，我更加更加信賴(固定住)，我更加更加勝解：『一切行是無常的』我更加更加有信心，我更加更加信賴(固定住)，我更加更加勝解；『一切行是苦的』我更加更加有信心.....（中略）『一切法是無我』我更加更加有信心.....（中略）『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我更加更加有信心，我更加更加信賴(固定住)，我更加更加勝解。」為這個我更加變得自信。

「聽聞牟尼的言語後」：「牟尼」，牟尼被稱為智.....（中略）超越染著網後他是牟尼。「聽聞牟尼的言語後」：「你的言語、語路、教說、告誡、教誡聽聞後、把握後、理解後、辨別後。」為聽聞牟尼的言語後。

「已打開覆蓋者、正覺者」：「『覆蓋』，有五種覆蓋：渴愛的覆蓋、見的覆蓋、污染的覆蓋、惡行的覆蓋、無明的覆蓋，那些覆蓋對佛、世尊是已打開、已被破壞[、已被解開]、已被完全解開、已被捨斷、已被斷絕、已被平靜下來、已被止息、不能生

起、已被智火燃燒，因此，佛陀是已打開覆蓋者。『覺者』，那是那位世尊.....（中略）作證的安立(假名)，即覺者。」為已打開覆蓋者、正覺者。

「不荒蕪者、有辯才者」：「『不荒蕪者』，貪的荒蕪、瞋的荒蕪、癡的荒蕪、憤怒的荒蕪、怨恨的荒蕪.....（中略）一切不善造作的荒蕪，那些荒蕪對佛、世尊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因此，佛陀為不荒蕪者。

『有辯才者』，有三種有辯才者：學得的辯才者、遍問的辯才者、證得的辯才者。什麼是學得的辯才者？這裡，某一類人是佛語(佛陀的言教)的學得者：修多羅、祇夜、記說、伽陀、優陀那、如是語、本生、未曾有法、毘富羅，依止他的學得後出現，這是學得的辯才者。

什麼是遍問的辯才者？這裡，某一類人在[自己的]利益、正理[的利益]、特相、理由、可能與不可能(處非處)上是遍問者，依止他的[那個]遍問後出現，這是遍問的辯才者。

什麼是證得的辯才者？這裡，某一類人是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四沙門果、四辯才、六神通的證得者，對他是已知道理者、已知法者、已知詞者，在已知道理上道理被答辯，在已知法上法被答辯，在已知詞上詞出現，關於這三種智是辯才無礙解智，世尊具有、完全具有、到達、完全到達、具足、完全具足、具備這辯才無礙解智，因此佛陀為有辯才者。沒有學得、沒有遍問、沒有證得，他將答辯什麼？」為不荒蕪者、有辯才者。

因為那樣，上座賓其亞說：

「這個我更加變得自信：聽聞牟尼的言語後，

已打開覆蓋者、正覺者，不荒蕪者、有辯才者。」

119.證知諸在上的天神後，感知一切優劣的，        大師是諸問題的作終結者：對疑惑者們、認同者們。

「證知諸在上的天神後」：「『天』，有三種天：世俗天、往生天、清淨天。什麼是世俗天？國王與王子以及皇后被稱為世俗天，這些被稱為世俗天。什麼是往生天？四大王天、三十三天.....（中略）梵眾天以及凡在那個之上的諸天被稱為往生天，這些被稱為往生天。什麼是清淨天？如來、如來弟子之漏已滅盡阿羅漢以及凡諸辟支佛被稱為清淨天，這些被稱為清淨天。世尊證知世俗天的『在上的天神』後，證知往生天的『在上的天神』後，證知清淨天的『在上的天神』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為證知諸在上的天神後。

「感知一切優劣的」：「世尊感知、知道、觸達、貫通自己與他人的在上的天神應該作之法。什麼是自己的在上的天神應該被作的法？正確的行道、隨順的行道、不顛倒的行道[、不相違的行道(無矛盾的行道)]、如其含義的行道、法隨法的行道、諸戒完全、在諸根上守護門、在飲食上知適量者、專修清醒、念與正知、四念住.....（中略）八支聖道，這些被稱為自己的在上的天神應該被作的法。

什麼是他人的在上的天神應該被作的法？正確的行道.....（中略）八支聖道，這些被稱為他人的在上的天神應該被作的法。這樣，世尊理解、知道、觸達、貫通自己與他人的在上的天神應該被作的法。」為感知一切優劣的。

「大師是諸問題的作終結者」：「『世尊是彼岸道問題的結束者、作終極者、作限界(極限)者、作圓周(結論)者；色遍亞問題的結束者、作終極者、作限界者、作圓周者；帝釋問題的.....（中略）善耶摩問題的.....比丘問題的.....比丘尼問題的.....優婆塞問題的.....優婆夷問題的.....國王問題的.....刹帝利問題的.....婆羅門問題的.....毘舍問題的.....首陀羅問題的.....天神問題的.....梵天問題的結束者、作終極者、作限界者、作圓周者。』為問題的結束者。『大師』，『世尊為商隊領袖，如商隊領袖使眾生渡過危險區：使之渡過盜賊危險區，使之渡過有猛獸危險區，使之渡過饑饉危險區，使之渡過無水危險區，他使之出來、使之越度、使之通過，使之到達安穩之終極地。同樣的，世尊是商隊領袖，使眾生渡過危險區：使之渡過生的危險區，老的危險區.....（中略）病的危險區.....死的危險區.....使之渡過愁、悲、苦、憂、絕望的危險區，使之渡過貪的危險區，瞋的危險區.....癡的危險區.....慢的危險區.....見的危險區.....污染的危險區.....使之渡過惡行的危險區，使之渡過貪的險道，瞋的險道.....癡的險道.....慢的險道.....見的險道.....污染的險道.....使之渡過惡行的險道，他使之出來、使之越度、使之通過，使之到達安穩、不死、涅槃。』這樣是世尊為商隊領袖。

或者，『世尊是引導者、調伏者、安撫者、告知者、使之審慮者、使之看見者、使之明淨者。』這樣也是世尊為商隊領袖。或者，『世尊是未生起道的使生起者，未出生道的使出生者，未宣說道的宣說者、道的知者、道的熟練者、道的熟知者，大德！而且，現在弟子們住於道的跟隨者，之後為具備者。』這樣也是世尊為商隊領袖。」為大師是諸問題的作終結者。

「對疑惑者們、認同者們」：「有疑惑者到來後變成無疑惑者；有刻痕到來後變成無刻痕者；有疑念者到來後變成無疑念者；有疑者到來後變成無疑者；有貪者到來後變成離貪者；有瞋者到來後變成離瞋者；有癡者到來後變成離癡者；有污染者到來後變成無污染者。」為對疑惑者們、認同者們。

因為那樣，上座賓其亞說：

「證知諸在上的天神後，感知一切優劣的，

大師是諸問題的作終結者：對疑惑者們、認同者們。」

120.不能被移動者、不能被動搖者，該者無論在哪裡沒有比喻，                確實我將去、我在這裡沒有懷疑，這樣請你憶持我為勝解心者。

「不能被移動者、不能被動搖者」：「不能被移動者被稱為不死、涅槃，那是一切行的止，一切依著的斷念，渴愛的滅盡、離貪、滅、涅槃。『不能被移動者』，『不能被貪、瞋、癡、憤怒、怨恨、藏惡、專橫、嫉妒、慳吝、偽詐、狡猾、頑固、激情、慢、極慢、憍慢、放逸、一切污染、一切惡行、一切焦熱、一切煩惱、一切惱患、一切熱惱、一切不善造作移動的涅槃是常的、堅固的、永恆的、不變易法。』為不能被移動者。

『不能被動搖者』，不能被動搖者被稱為不死、涅槃，那是一切行的止……（中略）滅、涅槃。對涅槃生起不被知道，它沒有消散，它的變異不被知道，涅槃是常的、堅固的、永恆的、不變易法。」為不能被移動者、不能被動搖者。

「該者無論在哪裡沒有比喻」：「『該者』，涅槃。『沒有比喻』，沒有比喻、沒有比較、沒有等同的、沒有相似的，它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不管在何處』，不管在何處、在哪裡、在某處，自身內或外或內外。」為該者無論在哪裡沒有比喻。

「確實我將去、我在這裡沒有懷疑」：「『確實』，這是決定性(一向)之語、無疑之語、有自信之語、不二之語、無疑念之語、指令之語、無錯誤之語、不失敗之語、確定之語，為『確實』。『我將去』，『我將去，我將到達、我將觸達、我將作證。』為確實我將去。『我在這裡沒有懷疑』，『在這裡』，在涅槃上沒有懷疑、沒有猶豫、沒有疑念、沒有疑，不存在、不被知道、不被發現，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為確實我將去、我在這裡沒有懷疑。

「這樣請你憶持我為勝解心者」：「『這樣請你憶持我』，這樣請你辨別我。『為勝解心者』，為傾向涅槃者、斜向涅槃者、坡斜向涅槃者、向涅槃勝解者。」為這樣請你憶持我為勝解心者。

因為那樣，上座賓其亞說：

「不能被移動者、不能被動搖者，該者無論在哪裡沒有比喻，

確實我將去、我在這裡沒有懷疑，這樣請你憶持我為勝解心者。」

彼岸道隨誦偈的說明第十八[已完成]。

彼岸道品已完成。

摘記：

1.世尊教導的法是直接可見的、即時的，其他老師教導的法全部都是傳聞、理論的增大。

2.信行人的情愛：我以意如眼般看見他，日夜不放逸地，我禮敬地度過夜晚，任何廣慧者走去的方向，以各個那個我就是禮敬者，我的意與他結合。

3.涅槃：渴愛的滅盡、無災難的、不能被移動者、不能被動搖者，那是一切行的止，一切依著的斷念，離貪，滅，該者無論在哪裡沒有比喻 vs. 涅槃是常的、堅固的、永恆的、不變易法⇒向常樂我淨跨出第一步。

11/12/2020 06:05

## 36.犀牛角1的說明

犀牛角經

犀牛角經的說明

第一品

121.在一切生類上放下棍棒後：對他們中哪個也不傷害者，          不應該想要兒子、從哪裡有同伴？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在一切生類上放下棍棒後」：「一切」，全部完全地、每一方面完全地、無剩餘地、整個地，這是遍取的言語，為「一切」。「生類」，生類被稱為懦弱與堅強者。「懦弱」，屬於那些顫抖、渴愛未被捨斷者，以及屬於那些恐怖害怕未被捨斷者。以什麼理由他們被稱為懦弱？他們顫抖、恐懼、恐怖、害怕、來到畏懼，以這個原因他們被稱為懦弱。「堅強」，屬於那些顫抖、渴愛已被捨斷者，以及屬於那些恐怖害怕已被捨斷者。以什麼理由他們被稱為堅強？他們不顫抖、不恐懼、不恐怖、不害怕、不來到畏懼，以這個原因他們被稱為堅強。「棍棒」，有三種棍棒：身的棍棒、語的棍棒、意的棍棒。三種身惡行為身體的棍棒，四種語惡行為語的棍棒、三種意惡行為意的棍棒。「在一切生類上放下棍棒後」：對一切生類放下、擱置棍棒後。

「對他們中哪個也不傷害者」：「一個個眾生生命不以土塊，或以棍棒，或以刀劍，或以鎖鏈，或以繩索傷害者為對一切眾生生命不以土塊，或以棍棒，或以刀劍，或以鎖鏈，或以繩索傷害者。」為對他們中哪個也不傷害者。

「不應該想要兒子、從哪裡有同伴」：「不」為否定。「兒子們」，有四種兒子：自己生的兒子、田地生的兒子、養子兒子、徒弟兒子。「同伴」，凡與之一起愉快的往、愉快的來、愉快的往來，愉快的站，愉快的坐，愉快的臥，愉快的說話、愉快的交談、愉快的談說、愉快的對話者被稱們的共住狀態。「不應該想要兒子、從哪裡有同伴」：「兒子也不應該想要、不應該接受、不應該希求、不應該祈求，從哪裡應該想要、應該接受、應該希求、應該祈求朋友，或熟人，或親近者，或同伴。」為不應該想要兒子、從哪裡有同伴？

「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獨自』，那位獨正覺者以出家之名為獨自，以無伴侶義為獨自，以渴愛之捨斷義為獨自，『一向離貪』為獨自，『一向離瞋』為獨自，『一向離癡』為獨自，『一向無污染』為獨自，『已經過無岔路之道』為獨自，『已現正覺無上獨正覺』為獨自。

怎樣是那位獨正覺者以出家之名為獨自？『那位獨正覺者切斷一切居家的障礙後、切斷兒妻的障礙後、切斷親族的障礙後[、切斷朋友的障礙後]、切斷貯藏的障礙後，剃除髮鬚、裹上袈裟衣後，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進入無所有的狀態後獨自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這樣是那位獨正覺者以出家之名為獨自。

怎樣是那位獨正覺者以無伴侶義為獨自？『成為這樣出家者的他獨自受用林野、荒林、邊地臥坐處：少聲音的、安靜的、離人之氛圍的、人獨住的、適合獨坐的；他[獨自行，]獨自走，獨自站，獨自坐，獨自臥，獨自為了托鉢進入村落，獨自前進，獨自返回，獨自坐在靜處，獨自進行經行，獨自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這樣是那位獨正覺者以無伴侶義為獨自。

怎樣是那位獨正覺者以渴愛之捨斷義為獨自？這麼住於獨自的、無伴侶的、不放逸的、熱心的、自我努力的、大勤奮的、精勤的他破壞有軍隊陪伴的魔、邪惡的惡魔、放逸者的親族後，有網的、強流動的、糾纏的渴愛他捨斷、驅離、作終結、使之走到不存在。

『以渴愛為伴侶的人(男子)，長時間輪迴地，

在這裡存在、在他處存在，不超越輪迴。

知道這個過患：渴愛有苦的生成後，

離渴愛地、無取著地，比丘應該具念地遊行。』[It.15/Sn.38, 745-746偈]

這樣是那位獨正覺者以渴愛之捨斷義為獨自。

怎是那位獨正覺者以『一向離貪』為獨自？『以貪的捨斷狀態之一向離貪』為獨自，『以瞋的捨斷狀態之一向離瞋』為獨自，『以癡的捨斷狀態之一向離癡』為獨自，『以污染的捨斷狀態之一向無污染』為獨自。這樣是那位獨正覺者以『一向離貪』為獨自。

怎樣是那位獨正覺者『已經過無岔路之道』為獨自？無岔路之道被稱為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

『看見生的滅盡者、憐愍心者，了知無岔路之道，

在以前他們曾以此道渡過暴流，且凡他們將渡過、現在渡過(將來與現在都是)。』[SN.47.18]

這樣是那位獨正覺者『已經過無岔路之道』為獨自。

怎樣是那位獨正覺者『獨自己現正覺無上獨正覺』為獨自？覺被稱為在四道上的智、慧、慧根、慧力、擇法覺支、考察、毘婆舍那、正見。那位獨正覺者、道獨正覺者、智獨正覺者覺『一切行是無常的』；覺『一切行是苦的』；覺『一切法是無我』；覺『以無明為緣有諸行(而諸行存在)』；覺『以行為緣有識』；覺『以識為緣有名色』；覺『以名色為緣有六處』；覺『以六處為緣有觸』；覺『以觸為緣有受』；覺『以受為緣有渴愛』；覺『以渴愛為緣有取』；覺『以取為緣有有』；覺『以有為緣有生』；覺『以生為緣有老死』；覺『以無明滅有行滅(而行滅存在)』；覺『以行滅有識滅』；覺『以識滅有名色滅』；覺『以名色滅有六處滅』；覺『以六處滅有觸滅』；覺『以觸滅有受滅』；覺『以受滅有渴愛滅』；覺『以渴愛滅有取滅』；覺『以取滅有有滅』；覺『以有滅有生滅』；覺『以生滅有老死滅』；覺『這是苦』；覺『這是苦集』；覺『這是苦滅』；覺『這是導向苦滅道跡』；覺『這些是漏』；覺『這是漏集』……(中略)覺『這是導向漏滅道跡』；覺『這些法應該被遍知』；覺『這些法應該被捨斷』；覺『這些法應該被作證』；覺『這些法應該被修習』；覺六觸入處之集起、滅沒、樂

味、過患、出離；覺五取蘊之集起.....（中略）出離；覺四大之集起、滅沒、樂味、過患、出離；覺『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

或者，凡[任何]應該被覺的、應該被隨覺的、應該被覺醒的、應該被正覺的、應該被證得的、應該被觸達的、應該被作證的，一切都被那個獨覺智覺、隨覺、覺醒、正覺、證得、觸達、作證。這樣是那位獨正覺者『獨自己現正覺無上遍正覺』為獨自。

『應該行』，有八種行：舉止行為(威儀路)行、處行、念行、定行、智行、道行、到達行、世間利益行。『舉止行為行』為關於四種舉止行為，『處行』為關於六內外處，『念行』為關於四念處，『定行』為關於四種禪，『智行』為關於四聖諦，『道行』為關於四聖道，『到達行』為關於四沙門果，『世間利益行』為關於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部分獨正覺者，部分聲聞(弟子)。舉止行為行是屬於誓願(志向)具足者的，處行是屬於在諸根上守護門者的，念行是屬於住不放逸者的，定行是屬於致力增上心者的，智行是屬於覺具足者的，道行是屬於正行者的，到達行是屬於證得者的，世間利益行是屬於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部分獨正覺者，部分聲聞的，這是八種行。另外的八種行：勝解者以信而行，努力者以活力而行，使之現起者以念而行，建立(作)不散亂者以定而行，了知者以慧而行，識知者以識行而行，『這樣行道者使諸善法存續。』為以處行而行，『這樣行道者到達卓越。』為以卓越行而行，這是八種行。

另外的八種行：正見者的看見行，正志者的(心)導向行，正語者的攝受行，正業者的等起行，正命者的清白行，正精進者的努力行，正念者的現起行，正定者的不散亂行[Ps.1,12段]，這是八種行。

『如犀牛角般地』，如犀牛角確實是單獨無二的。同樣的，那位獨正覺者是如那個者、等同那個者、對比那個者。『如過鹹的被稱為如鹽，過苦的被稱為如苦味，過甜的被稱為如蜜，過熱的被稱為如火，過冷的被稱為如冰，大水聚被稱為如海，到達大神通力的弟子被稱為如大師。』同樣的，那位獨正覺者在那裡是如那個者、等同那個者、對比那個者、單獨無伴侶(無二)者、已脫離繫縛者，他在世間中正確地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為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在一切生類上放下棍棒後：對他們中哪個也不傷害者，

不應該想要兒子、從哪裡有同伴？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122.諸情愛是連結生起者的，情愛隨行者這個苦生起，情愛生的過患看見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諸情愛是連結生起者的」：「連結」，有二種連結：看見的連結與聽聞的連結。什麼是看見的連結？這裡，某一類人看見端正的、美麗的、令人喜愛的、具備最美如蓮花容色的女人、少女，看見後、看到後把持細相之相：「頭髮，或美善的臉龐，或美善的眼睛，或美善的耳朵，或美善的鼻子，或美善的嘴唇，或美善的牙齒，或美善的嘴巴，或美善的脖子，或美善的乳房，或美善的胸部，或美善的腹部，或美善的腰部，或美善的大腿，或美善的小腿，或美善的手掌，或美善的腳掌，或美善的手指，或美善的

指甲[等]諸美善的。」看見後、看到後歡喜、歡迎、希求、使跟隨出生、跟隨貪的繫縛，這是看見的連結。

什麼是聽聞的連結？這裡，某一類人聽聞：「在像那樣名字的村落或城鎮，有端正的、美麗的、令人喜愛的、具備最美如蓮花容色的女人或少女。」聽聞後、聽到後歡喜、歡迎、希求、使跟隨出生、跟隨貪的繫縛，這是聽聞的連結。

「諸情愛」，有二種情愛：渴愛的情愛與見的情愛。什麼是渴愛的情愛？以渴愛稱呼而被作為界限、被作為境界、被作為範圍、被作為邊界、被緊捉住、被當作自己的之所及：這個是我的、這是我的、這麼多是我的、就這範圍是我的；[我的]色、聲音、氣味、味道、所觸、鋪在地上的東西、外套、女僕與男僕、山羊與羊、雞與豬、象、牛與馬、騾馬、田、宅地、黃金、金幣、村落、市鎮、王都、地方、藏庫、倉庫、全部的大地，因渴愛而把它們當做自己的，一百零八種渴愛思潮[AN.4.199]之所及，這是渴愛的情愛。

什麼是見的情愛？有二十個依處的有身見，十個依處的邪見，十個依處的邊見，凡像這樣的見、惡見、叢林之見、荒漠之見、歪曲之見、動搖之見、結縛之見的緊握、接受、執持、執取，邪道、邪路、邪性、外道的所依處，顛倒(vipariyesa)的緊握、顛倒(viparīta)的緊握、顛倒(vipallāsa)的緊握、邪惡的緊握、「在非真實的上[視]為真實的」的緊握，來到六十二惡見之所及，這是見的情愛。

「諸情愛是連結生起者的」：「以看見的連結為緣與以聽聞的連結為緣，渴愛的情愛與見的情愛生成、生起、被生起、被產生、出生、生出、出現。」為諸情愛是連結生起者的。

「情愛隨行者這個苦生起」：「『情愛』，有二種情愛：渴愛的情愛與見的情愛.....（中略）這是渴愛的情愛.....（中略）這是見的情愛。『這個苦生起』，這裡，某一類人以身惡行實行、以語惡行實行、以意惡行實行，他也殺生，也拿取未被給與的、也入侵人家、也奪取(搬運)掠奪物、也作盜匪、也攔路搶劫、通姦(走入)他人的妻子、虛妄地說，捕捉他後他們對國王展示：『陛下！這位是你的盜賊、罪犯，請你對這位判決凡你想要的那個處罰。』國王責難他，他以責難為緣[使恐怖生起，他]感受苦憂，這個恐怖、苦、憂從哪裡被生起？被他的情愛為緣、歡喜為緣、貪為緣、歡喜與貪為緣生起。

這個情形國王還不滿足，國王監禁他，以手銬繫縛，或以繩索繫縛，或以腳鐐繫縛，或以籐索繫縛，或以葛蔓繫縛，或以扔入繫縛，或以圍欄繫縛，或以村落繫縛，或以市鎮繫縛[，或以城市繫縛]，或以國家繫縛，或以地方繫縛，乃至被作宣告：『你不得從這裡走開。』他也以繫縛為緣感受苦憂，這個恐怖、苦、憂從哪裡被生起？被他的情愛為緣、歡喜為緣、貪為緣、歡喜與貪為緣生起。

這個情形國王還不滿足，國王對他就搬運他的財產：百或千或十萬，他也以財產的損失為緣感受苦憂，這個恐怖、苦、憂從哪裡被生起？被他的情愛為緣、歡喜為緣、貪為緣、歡喜與貪為緣生起。



這個情形國王還不滿足，國王對他處(作)以種種刑罰：以鞭打、以棍棒打、以手杖打，切斷手、腳、手與腳、耳、鼻、耳與鼻，處以酸粥鍋刑、貝禿刑、羅侯口刑、火鬘刑、燭手刑、驅行刑、樹皮衣刑、羚羊刑、鉤肉刑、錢刑、鹼浴刑、扭轉門門刑、稻草足踏台刑，淋熱油，令狗咬，活著令刺入，以刀切斷頭，他也以刑罰為緣感受苦憂，這個恐怖、苦、憂從哪裡被生起？被他的情愛為緣、歡喜為緣、貪為緣、歡喜與貪為緣生起。國王是這四種杖罰的主宰者。

他以自己的作業，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已往生苦界、惡趣、下界、地獄，獄卒們對他作五種繫縛刑罰：使赤熱鐵棒走入手掌中，使赤熱鐵棒走入第二隻手掌，使赤熱鐵棒走入腳掌中，使赤熱鐵棒走入第二隻腳掌中，使赤熱鐵棒走入中間胸部中。他在那裡感受苦的、激烈的、猛烈的、強烈的感受，且都不命終，直到那個惡業消滅[MN.129]。這個恐怖、苦、憂從哪裡被生起？被他的情愛為緣、歡喜為緣、貪為緣、歡喜與貪為緣生起。

獄卒們使他躺臥後以斧頭削……（中略）獄卒們腳上頭下抓住他後，以小斧削他……獄卒們使在車上上輓後，使在熾然的、燃燒的、發紅的地上前行及回來……獄卒們使他登上熾然的、燃燒的、發紅的大炭火山，及下來……獄卒們腳上頭下抓住他後，扔入熱的、熾然的、燃燒的、發紅的銅鍋中，他在那裡被起泡沫地煮，當他在那裡被起泡沫地煮時，一下子往上走，一下子往下走，一下子橫著走。他在那裡感受苦的、激烈的、猛烈的、強烈的感受，且都不命終，直到那個惡業消滅。這個恐怖、苦、憂從哪裡被生起？被他的情愛為緣、歡喜為緣、貪為緣、歡喜與貪為緣生起。

『四個角落有四個門，被等分量地分開，

周邊為鐵壁，被鐵覆蓋。

它的地是鐵製的，被火繫結、燃燒，

全部一百由旬，時時遍佈後存續。

悲慘地燃燒著是可怕的，有火焰是難靠近的，

又身毛豎立的樣子，是對苦怖畏的恐怖。

從東邊牆壁，火聚被等起，

燃燒著惡業者，在西邊處被反擊。

又從西邊牆壁，火聚被等起，

燃燒著惡業者，在東邊處被反擊。

又從北邊牆壁，火聚被等起，

燃燒著惡業者，在南邊處被反擊。

又從南邊牆壁，火聚被等起，

燃燒著惡業者，在北邊處被反擊。

又從下方之等起，恐怖的火聚，

燃燒著惡業者，在屋頂處被反擊。

從屋頂之等起，恐怖的火聚，

燃燒著惡業者，在地面處被反擊。

熾然的鐵鍋，赤熱如被燃燒般，  
這樣的無間地獄，屬於在下面在上方[都]看見的。  
在那裡眾生是大兇暴的，是大罪行的作者，  
是極惡業者，他們被折磨且不死。  
身體是等同火的：屬於那個地獄之住者，  
堅固業的看見者，[炭火]沒有灰燼也沒炭灰。  
他們跑向東方，從那裡跑向西方，  
他們跑向北方，從那裡跑向南方。  
凡他們跑出去的方向，門都被關閉，  
他們有出去的欲求，眾生是脫離的尋求者。  
他們不從那裡出去，他們以業緣而得到，  
對那些惡業者，有許多已作的尚未成熟。』

這個恐怖、苦、憂從哪裡被生起？被他的情愛為緣、歡喜為緣、貪為緣、歡喜與貪為緣生起。

又，凡地獄的苦、凡畜生界的苦、凡餓鬼界的苦、凡人的苦，那些從哪裡被生起、從哪裡被產生、從哪裡被出生、從哪裡被生出、從哪裡被出現？以他的情愛為緣、歡喜為緣、貪為緣、歡喜與貪為緣生成、生起、被生起、被產生、出生、生出、出現。」為情愛隨行者這個苦生起。

「情愛生的過患看見者」：「諸情愛」，有二種情愛：渴愛的情愛與見的情愛……（中略）這是渴愛的情愛……（中略）這是見的情愛。「情愛生的過患看見者」：「渴愛的情愛與見的情愛之情愛所生的過患他觀看著、看到著、注視著、靜觀著、觀察著。」為情愛生的過患看見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諸情愛是連結生起者的，情愛隨行者這個苦生起，  
情愛生的過患看見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123.對朋友、知己憐愍者，使利益退失、心被束縛，                這個在親密交往上恐怖看見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對朋友、知己憐愍者，使利益退失、心被束縛」：「『朋友』，有二種朋友：在家的朋友與出家(東埔寨版)的朋友。什麼是在家的朋友？這裡，某一類人給與難給與的，施捨難施捨的，做難做的，原諒(容忍)難原諒的，他告訴[你他的]秘密、守[你的]秘密、在災難時不離棄，他是為[你]捨命者[DN.31]，在[你]已耗盡時他不輕蔑，這位是在家的朋友。

什麼是出家的朋友？這裡，比丘是可愛者、合意者、尊重者、能被尊敬者、解說者、言語的容忍者、作深奧談論者，他不在不正確處慫恿[AN.7.37]、在非增上戒上勸導，他在四念住的修習努力上勸導，在四正勤的……（中略）在四神足的……在五根的……在五力的……在七覺支的……在八支聖道的修習努力上勸導，這位是出家的朋友。

凡與之一起愉快的往、愉快的來[、愉快的往來]、愉快的站、愉快的坐、愉快的臥、愉快的說話、愉快的交談、愉快的談說、愉快的對話者被稱為知己。『對朋友、知己憐愍者，使利益退失』，『對朋友、知己、熟人、親近者、同伴憐愍者、考慮者、惋惜者捨棄他的利益、他人的利益、兩者的利益，也捨棄當生的利益、來世的利益，也使最高的利益退失、強退失、遍退失、喪失、避開、消失』為對朋友、知己憐愍者，使利益退失。

『心被束縛』，以二種方式心被束縛：使自己立於卑下，使他人立於高貴而心被束縛，或使他人立於卑下，使自己立於高貴而心被束縛。怎樣是使自己立於卑下，使他人立於高貴而心被束縛？[心想：]『你們對我是多饒益者，我依止你們得到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凡其他施與者或想做者他們認為我是依止你們的、看作你們的，凡我之前來自父母的名字，對我都已消失了，我因你們被知道為像那樣常到[某]家者；那個常到[某]家者。』這樣是使自己立於卑下，使他人立於高貴而心被束縛。

怎樣是使他人立於卑下，使自己立於高貴而心被束縛？[心想：]『我對你們是多饒益者，你們由於我而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團，成為離殺生者，離未被給與的拿取者，離邪淫者，離妄語者，離穀酒、果酒、酒放逸處者，我對你們施與說示，給與遍問，講解布薩，進行修建寺院。然而你們捨棄我後恭敬、尊重、尊敬、崇敬其他人。』這樣是使他人立於卑下，使自己立於高貴而心被束縛。」為對朋友、知己憐愍者，使利益退失、心被束縛。

「這個在親密交往上恐怖看見者」：「恐怖」，生的恐怖、老的恐怖、病的恐怖、死的恐怖、國王的恐怖、盜賊的恐怖、火的恐怖、水的恐怖、自我斥責的恐怖、他人斥責的恐怖、棍棒的恐怖、惡趣的恐怖、波浪的恐怖、蛟龍的恐怖、漩渦的恐怖、鱷魚的恐怖[AN.4.122]、生計的恐怖、不名譽的恐怖、在團體中膽怯的恐怖、陶醉的恐怖[、惡趣的恐怖]、恐怖的僵硬狀態、身毛豎立、心之擔心的恐懼。「在親密交往上」，有二種親密交往：[因]渴愛的親密交往與[因]見的親密交往.....（中略）這是渴愛的親密交往.....（中略）這是見的親密交往。「這個在親密交往上恐怖看見者」：「這個在親密交往上恐怖看見者、看到者、注視者、靜觀者、觀察者。」為這個在親密交往上恐怖看見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對朋友、知己憐愍者，使利益退失、心被束縛，

這個在親密交往上恐怖看見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124.就如龐大的、糾纏的竹：在兒子們與妻子們上凡有期待，如不被黏著的竹筍，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就如龐大的、糾纏的竹」：「竹被稱為竹叢，如在竹叢中舊竹子被卡住、被糾纏在一起、被纏繞、被附著、被固著、被障礙。同樣的，被糾纏在一起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完全貪)、隨貪、順適、歡喜、喜貪，心的貪著、想要、迷昏頭、取著、貪求、大貪、染著、污泥，擾動、偽詐、[輪迴的]根由、[苦的]生育、裁縫(貪愛)、有網、

河流、縛著，繩、執著、堆積、同伴、願求、有之導引，欲林(森林)、愛林(荒林)、親密交往[santhavo?]、情愛、期待、關係，願望、希求、希求狀態，色的欲望、聲音的欲望、氣味的欲望、味道的欲望、所觸的欲望，得到的欲望、財富的欲望(人的欲望, Ni.1,3偈)、兒子的欲望、活命的欲望，熱望、希求、祈求、貪求、貪求的狀態，貪婪、貪婪的樣子、具備貪婪的狀態、詢問[利得處]、冀求好的，非法貪、不正貪、欲望、欲求、希望、羨慕、完全希望，欲的渴愛、有的渴愛、無有的渴愛，色的渴愛、無色的渴愛、滅的渴愛，色的渴愛、聲音的渴愛、氣味的渴愛、味道的渴愛、所觸的渴愛、法的渴愛，暴流、軛(束縛)、繫結、執取、障礙、蓋、覆蓋、繫縛，隨雜染、煩惱潛在趨勢、纏、葛蔓、慳吝，苦根、苦因、苦的發生，魔的捕網、魔的釣鉤[、魔的食物]、魔的境域，魔的住所、魔的繫縛，渴愛之河、渴愛之網、渴愛之繩、渴愛之海、貪婪、貪不善根。

『糾纏(愛著)，以何義為糾纏？『散布的』為糾纏；『廣大的』為糾纏；『廣布的』為糾纏；『不正的』為糾纏；『它強制』為糾纏；『它奪取』為糾纏；『詐欺的』為糾纏；『毒根』為糾纏；『毒果』為糾纏；『毒受用』為糾纏；又或『那個]廣大的渴愛：在色上.....在聲音上.....在氣味上.....在味道上.....在所觸上.....在家上.....（中略）在群眾上.....在住處上.....在利得上.....在名聲上.....在稱讚上.....在快樂上.....在衣服上.....在團食上.....在臥坐具上.....在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上.....在欲界上.....在色界上.....在無色界上.....在欲有上.....在色有上.....在無色有上.....在想有上.....在無想有上.....在非想非非想有上.....在一蘊有上.....在四蘊有上.....在五蘊有上.....在過去上.....在未來上.....在現在上.....在所見、所聞、所覺、能被識知的諸法上被擴大的執著』為糾纏。」為就如龐大的、糾纏的竹。

「在兒子們與妻子們上凡有期待」：「『兒子們』，有四種兒子：自己生的兒子、田地生的兒子、養子兒子、徒弟兒子。妻子被稱為應該扶養者(妻子)。關注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中略）貪婪、貪不善根。」為在兒子們與妻子們上凡有期待。

「如不被黏著的竹筍」：「竹被稱為竹叢，如在竹叢中幼小的頂芽(筍)不被卡住、不被附著、不被繫縛、不被障礙，已出去、已離開、已變成自由。同樣的.....。『被黏著(執著)』，有二種黏著：[因]渴愛的黏著與[因]見的黏著.....（中略）這是渴愛的黏著.....（中略）這是見的黏著。對那位獨正覺者渴愛的黏著已被捨斷，見的黏著已被斷念，以渴愛的黏著已被捨斷的狀態，見的黏著已被斷念的狀態，那位獨正覺者在色上不被黏著，在聲音上不被黏著，在氣味上不被黏著，在味道上不被黏著，在所觸上不被黏著，在家上.....（中略）在群眾上.....在住處上.....在利得上.....在名聲上.....在稱讚上.....在快樂上.....在衣服上.....在團食上.....在臥坐具上.....在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上.....在欲界上.....在色界上.....在無色界上.....在欲有上.....在色有上.....在無色有上.....在想有上.....在無想有上.....在非想非非想有上.....在一蘊有上.....在四蘊有上.....在五蘊有上.....在過去上.....在未來上.....在現在上.....在所見、所聞、所覺、能被識知的諸法上不被黏著、不被提取、不被繫縛、不被遍繫縛、不昏迷，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如不被黏著的竹筍，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就如龐大的、糾纏的竹：在兒子們與妻子們上凡有期待，  
如不被黏著的竹筍，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125.如不被繫縛的鹿在林野中，往想要的牧場走，有智的、看見自由的人，  
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如不被繫縛的鹿在林野中，往想要的牧場走」：「『鹿』，有二種鹿：靡鹿與有斑點的鹿。如住林野的鹿在林野、森林中當行走時安心地走，安心地站，安心地坐，安心地躺臥。

這被世尊說[≈MN.25]：比丘們！猶如住林野的鹿在林野、森林中當行走時安心地走，安心地站，安心地坐，安心地躺臥，那是什麼原因？比丘們！那是兇暴者不可到達的領域。同樣的，比丘們！這裡，比丘就從離諸欲後，從離諸不善法後，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比丘們！這被稱為比丘對魔作盲目，殺害魔的眼睛後，是波旬的沒看見的、無足的到達者。[≈MN.25]

再者，比丘們！比丘從尋與伺的平息，自身內的明淨，心的專一性，進入後住於無尋、無伺，定而生喜、樂的第二禪，比丘們！這被稱為比丘對魔作盲目，殺害魔的眼睛後，是波旬的沒看見的、無足的到達者。

再者，比丘們！比丘從喜的褪去、住於平靜、有念正知、以身體感受樂，進入後住於聖者們告知凡那個『平靜的、具念的、安樂住的』第三禪，比丘們！這被稱為比丘對魔作盲目，殺害魔的眼睛後，是波旬的沒看見的、無足的到達者。

再者，比丘們！比丘從樂的捨斷與從苦的捨斷，就在之前諸喜悅、憂的滅沒，進入後住於不苦不樂，平靜、念遍純淨的第四禪，比丘們！這被稱為比丘對魔作盲目，殺害魔的眼睛後，是波旬的沒看見的、無足的到達者。

再者，比丘們！比丘從一切色想的超越，從有對想的滅沒，從不作意種種想[而知]：『虛空是無邊的』，進入後住於虛空無邊處，比丘們！這被稱為比丘對魔作盲目，殺害魔的眼睛後，是波旬的沒看見的、無足的到達者。

再者，比丘們！比丘超越一切虛空無邊處後[而知]：『識是無邊的』，進入後住於識無邊處.....（中略）。

再者，比丘們！[比丘]超越一切識無邊處後[而知]：『什麼都沒有』，進入後住於無所有處.....（中略）。

再者，比丘們！[比丘]超越一切無所有處後，進入後住於非想非非想處.....（中略）。

再者，比丘們！[比丘]超越一切非想非非想處後，進入後住於想受滅，以慧見後，他的諸漏被滅盡，比丘們！這被稱為比丘對魔作盲目，殺害魔的眼睛後，是波旬的沒看見的、無足的到達者、度脫在世間中執著者。他安心地走，安心地站，安心地坐，安心地躺臥，那是什麼原因？對波旬比丘是不可到達的領域。」為如不被繫縛的鹿在林野中，往想要的牧場走。

「有智的、看見自由的人」：「有智的(智者)」為賢智者、有慧者、有覺者、有智者、聰明者、有智慧者。「人」為眾生、人類、學生婆羅門、人、個人、生命、到出生者、有情、到因陀羅者、摩奴所生者。「自由」，有二種自由：自由的法與自由的人。什麼是自由的法？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這是自由的法。什麼是自由的人？凡具備這些自由的法者，他被稱為自由的人。「有智的、看見自由的人」：「有智的、法的自由看見的、看到的、注視的、靜觀的、觀察的人。」為有智的、看見自由的人，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如不被繫縛的鹿在林野中，往想要的牧場走，

有智的、看見自由的人，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126.在同伴中是商量者：在住家、站立、行走、旅行時， 不被欲求的自由看見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在同伴中是商量者：在住家、站立、行走、旅行時」：凡與之一起愉快的往、愉快的來、愉快的往來，愉快的站，愉快的坐，愉快的臥，愉快的說話、愉快的交談、愉快的談說、愉快的對話這被稱們的共住狀態。「在同伴中是商量者：在住家、站立、行走、旅行時」：「在同伴中在住家、站立、行走、旅行時都考量自己的利益，考量他人的利益，考量兩者的利益，考量當生的利益，考量來世的利益，考量兩者(柬埔寨版)的利益。」為在同伴中是商量者：在住家、站立、行走、旅行時。

「不被欲求的自由看見者」：對愚者、非善人、外道、外道弟子，這是不被欲求的事，即：成為光頭、袈裟布衣著；對賢智者、善人、佛弟子、辟支佛(獨覺者)，這是被欲求的事，即：成為光頭、袈裟布衣著。「自由」，有二種自由：自由的法與自由的人。什麼是自由的法？四念住.....（中略）八支聖道，這是自由的法。什麼是自由的人？凡具備這些自由的法者，他被稱為自由的人。「不被欲求的自由看見者」：「法的自由看見者、看到者、注視者、靜觀者、觀察者。」為不被欲求的自由看見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在同伴中是商量者：在住家、站立、行走、旅行時，

不被欲求的自由看見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127.在同伴中有娛樂、喜樂，以及在兒子們中有廣大的情愛， 可愛者的別離厭惡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在同伴中有娛樂、喜樂」：「娛樂」，有二種娛樂：身體的娛樂與言語的娛樂。什麼是身體的娛樂？他們以象玩，也以馬玩，也以車玩，也以弓玩，也以刀劍等武器玩，也以八目棋玩，也十目棋以玩，也玩空中棋，也玩跳房子，也以石積玩，也以骰子板玩，也以打木栓玩，也以手型玩，也以骰子玩，也以吹葉笛玩，也以玩具鋤玩，也以翻筋斗玩，也以玩具風車玩，也以玩具量器玩，也以車遊戲玩，也以玩具弓箭玩，也以猜字玩，也以猜想法玩，也以模仿瑕疵玩[DN.1,第14段]，這是身體的娛樂。

什麼是言語的娛樂？以口聲如演奏鼓、口被塗抹[仿]鼓所作聲音、以口[仿]被征伐之鼓聲、唇肉作彎曲後所作的聲音、以口[仿]鼓之演奏、口[仿]鼓空洞聲音、大聲歡呼的聲音、對舞蹈者的騷動聲、歌唱、戲笑行為，這是言語的娛樂。

「喜樂」，這是被滿足的同義語，為「喜樂」。凡與之一起愉快的往、愉快的來、愉快的往來，愉快的站，愉快的坐，愉快的臥，愉快的說話、愉快的交談、愉快的談說、愉快的對話者被稱們的共住狀態。「在同伴中有娛樂、喜樂」：「在同伴中有娛樂與喜樂。」為在同伴中有娛樂、喜樂。

「以及在兒子們中有廣大的情愛」：「兒子們」，有四種兒子：自己生的兒子、田地生的兒子、養子兒子、徒弟兒子。「以及在兒子們中有廣大的情愛」：「以及在兒子中有太多的情愛。」為以及在兒子們中有廣大的情愛。

「可愛者的別離厭惡者」：有二種可愛者(所愛者)：眾生或諸行。什麼是可愛的眾生？這裡，凡他們是對他想要有利益的、想要有益的、想要軛安穩的母親，或父親，或兄弟，或姊妹，或兒子，或女兒，或朋友，或同事，或親族，或有血緣者，這些是可愛的眾生。

什麼是可愛的諸行？合意的諸色、合意的諸聲音、合意的諸氣味、合意的諸味道、合意的諸所觸，這些是可愛的諸行。「可愛者的別離厭惡者」：「對可愛的之別離厭惡著、嫌惡著、羞愧著。」為可愛者的別離厭惡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在同伴中有娛樂、喜樂，以及在兒子們中有廣大的情愛，

可愛者的別離厭惡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128.而成為四方無障礙者，以無論怎樣都滿足者，諸危難的忍耐者、無恐懼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而成為四方無障礙者」：「四方」，那位獨正覺者以與慈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像這樣第二的，像這樣第三的，像這樣第四的，像這樣上下、橫向、到處，以對一切如對自己，以與慈俱行之心，以廣大、出眾、無量、無怨恨、無惡意之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以與悲俱行.....（中略）以與喜悅俱行.....（中略）以與平靜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像這樣第二方，像這樣第三方.....（中略）以無惡意之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而成為四方無障礙者」：以慈已修習的狀態，凡在東方的眾生他們是不違逆的，凡在南方的眾生他們是不違逆的，凡在西方的眾生他們是不違逆的，凡在北方的眾生他們是不違逆的，凡在東方中間方的眾生他們是不違逆的，凡在南方中間方的眾生他們是不違逆的，凡在西方中間方的眾生他們是不違逆的，凡在北方中間方的眾生他們是不違逆的，凡在下方的眾生他們是不違逆的，凡在上方的眾生他們是不違逆的，凡在四面八方的眾生他們是不違逆的；以悲已修習的狀態.....以喜悅已修習的狀態.....以平靜已修習的狀態，凡在東方的眾生他們是不違逆的.....（中略）在四面八方的眾生他們是不違逆的。」為而成為四方無障礙者。

「以無論怎樣都滿足者」：「那位獨正覺者被無論怎樣的衣服滿足，以及是對無論怎樣的衣服之滿足的稱讚者，以及不因衣服而來到不適當的邪求，以及沒得到衣服

後不戰慄，以及得到衣服後不繫結地、不迷昏頭地、無罪過地、看見過患地、出離慧地受用[SN.16.1]，而且既不以那個無論怎樣的衣服之滿足讚揚自己，也不輕蔑他，凡在那裡熟練、不怠惰、正知、朝向念者，這被稱為住立於往昔最高聖種姓的獨正覺者[DN.33/AN.4.28]。被無論怎樣的施食滿.....（中略）。

被無論怎樣的臥坐處滿足.....（中略）被無論怎樣的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滿足，以及是對無論怎樣的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之滿足的稱讚者，以及不因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而來到不適當的邪求，以及沒得到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後不戰慄，以及得到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後不被繫結地、不昏頭地、無罪過地、見過患地、出離慧地受用，而且既不以那個無論怎樣的衣服之滿足讚揚自己，也不輕蔑他，凡在那裡熟練、不怠惰、正知、朝向念者，這被稱為住立於往昔最高聖種姓的獨正覺者。」為以無論怎樣都滿足者。

「諸危難的忍耐者、無恐懼者」：「『諸危難』，有二種危難：明顯的危難與隱密的危難。哪些是明顯的危難？獅子、老虎、豹、熊、鬣狗、狼、野牛、象、蛇、蠍、蜈蚣，或已作壞事的或[還]未作壞事的諸強盜、諸賊，眼疾、耳疾、鼻疾、舌疾、身疾、頭疾、外耳疾、口疾、齒疾、咳、喘、外鼻病、熱病、老、腹疾、昏迷、下痢、腹痛、霍亂、麻瘋、腫瘤、癬、肺病、癲癩、輪癬、疥癬、風癬、搔傷(一種癩病)、皮膚乾裂、血膽病、糖尿病、痔瘡、疹子(癬子水泡)、痔瘻(潰瘍)、膽等起的疾病、痰等起的疾病、風等起的疾病、[三者]集合也的疾病、時節變化生的疾病，不正的姿勢而生的疾病、突然來襲的疾病、業果報生的疾病，冷、熱、飢餓、口渴、糞、尿、與虻蚊風烈日蛇的接觸等，這些被稱為明顯的危難。

哪些是隱密的危難？身惡行、語惡行、意惡行，欲的意欲蓋、惡意蓋、惛沈睡眠蓋、掉舉與後悔蓋、疑蓋，貪、瞋、癡、憤怒、怨恨、藏惡、專橫、嫉妒、慳吝、偽詐、狡猾、頑固、激情、慢、極慢、憍慢、放逸、一切污染、一切惡行、一切惱患、一切焦熱、一切熱惱、一切不善造作，這些被稱為隱密的危難。

哪些是隱密的危難？身惡行、語惡行、意惡行，欲的意欲蓋、惡意蓋、惛沈睡眠蓋、掉舉與後悔蓋、疑蓋，貪、瞋、癡、憤怒、怨恨、藏惡、專橫、嫉妒、慳吝、偽詐、狡猾、頑固、激情、慢、極慢、憍慢、放逸、一切污染、一切惡行、一切惱患、一切焦熱、一切熱惱、一切不善造作，這些被稱為隱密的危難。

『危難』，以何義為危難？『遍征服』為危難；『導向退失』為危難；『在那裡棲息』為危難。怎樣是『遍征服』為危難？那些危難征服、遍征服、擊敗、壓倒、終結、壓碎那個人，這樣是『遍征服』為危難。

怎樣是『導向退失』為危難？那些危難導向善法的障礙、退失，哪些善法？正確的行道、隨順的行道、不顛倒的行道[、不相違的行道(無矛盾的行道)]、如其含義的行道、法隨法的行道、諸戒完全、在諸根上守護門、在飲食上知適量者、專修清醒、念與正知、四念住的努力修習、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的努力修習，導向這些善法的障礙、退失，這樣是『導向退失』為危難。



怎樣是『在那裡棲息』為危難？在那裡，這些惡不善法生起共個人依止，如穴棲動物在洞穴中躺臥；水棲動物在水中躺臥；林棲動物在森林中躺臥；樹棲動物在樹上躺臥。同樣的，在那裡，這些惡不善法生起共個人依止。這樣是『在那裡棲息』為危難。

這被世尊說[SN.35.151]：『比丘們！有徒弟、有師父的比丘住於苦而不安樂。比丘們！而怎樣是有徒弟、有師父的比丘住於苦而不安樂？比丘們！這裡，比丘以眼見色後，生起那些隨順於結的諸惡不善法之憶念與意向。「它們住於他之內；惡不善法居住、進入(佔據)。」因此，他被稱為「有徒弟」。「它們征服他；惡不善法征服他。」因此，他被稱為「有師父」。

再者，比丘們！比丘以耳聽聲音後.....（中略）以鼻嗅氣味後.....（中略）以舌嚐味道後.....（中略）以身觸所觸後.....（中略）以意識知法後，生起隨順於結的那些惡不善法之憶念與意向。「它們住於他之內；惡不善法居住、進入。」因此，他被稱為「有徒弟」。「{惡不善法以那個征服征服他}[它們征服他；惡不善法征服他]。」因此，他被稱為「有師父」。比丘們！這樣，有徒弟、有師父的比丘住於苦而不安樂。」這樣也是『在那裡棲息』為危難。

這被世尊說[It.88]：『比丘們！有這三種內垢、內非友、內敵、內殺害者、內怨敵者，哪三種？比丘們！貪是內垢、內非友、內敵、內殺害者、內怨敵者；比丘們！瞋.....（中略）比丘們！癡是內垢、內非友、內敵、內殺害者、內怨敵者。比丘們！這是三種內垢、內非友、內敵、內殺害者、內怨敵者。』

『貪為無利益的起因，貪為使心動搖者，  
恐怖被從中生起，人們不隨覺它。  
貪求者不知道利益，貪求者沒看見法，  
那時他是盲目黑暗者：凡貪能征服的人。  
瞋為無利益的起因，瞋為使心動搖者，  
恐怖被從中生起，人們不隨覺它。  
憤怒者不知道利益，憤怒者沒看見法，  
那時他是盲目黑暗者：凡瞋能征服的人。  
癡為無利益的起因，癡為使心動搖者，  
恐怖被從中生起，人們不隨覺它。  
愚癡者不知道利益，愚癡者沒看見法，  
那時他是盲目黑暗者：凡癡能征服的人。』

這樣也是『在那裡棲息』為危難。

這被世尊說[SN.3.2]：『大王！當男子自身內的三法生起時，生起不利、苦、不安樂住，哪三個？大王！當男子自身內的貪欲法生起時，生起不利、苦、不安樂住；大王！當男子自身內的瞋恚法生起時.....（中略）大王！當男子自身內的愚癡法生起時，生起不利、苦、不安樂住，大王！當男子自身內的這三法生起時，生起不利、苦、不安樂住。』

『貪欲、瞋恚、愚癡，惡心的男子，

傷害自己，如多果實[傷害]其樹心。』

這樣也是『在那裡棲息』為危難。

這被世尊說：[SN.10.3]

『從這裡之因緣而有貪與瞋，從這裡生起不樂、樂、身毛豎立，

從這裡生起後而有心之尋，如小男孩放烏鴉。』

這樣也是『在那裡棲息』為危難。

『諸危難的忍耐者』，『在危難上忍耐者、成功者、壓倒者、終結者、捨離者。』為對危難忍耐者。『不驚嚇者』，那位獨正覺者是不膽怯者、不驚恐者、不驚慌者、不逃走者，住於已捨斷恐怖害怕、已離身毛豎立。」為諸危難的忍耐者、無恐懼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而成為四方無障礙者，以無論怎樣都滿足者，

諸危難的忍耐者、無恐懼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129.即使有一些出家者是難攝益者，還有在家居住的在家者們，成為在他人的兒子們上無關心者後，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即使有一些出家者是難攝益者」：「這裡，即使有一些出家者當雖被給與依止，雖被給與說示，雖被給與遍問，雖被給與衣服，雖被給與鉢，雖被給與銅碗，雖被給與濾水罐，雖被給與濾水囊，雖被給與袋子，雖被給與鞋，雖被給與腰帶時，他們也不聽、不傾耳、不使諸了知對心現起，是不忠誠者、不順從者、有反對行為者，就別過臉向其它的[Ni.2]。」為即使有一些出家者是難攝益者。

「還有在家居住的在家者們」：「這裡，即使有一些在家者當雖被給與象.....（中略）雖被給與車、田、宅地、黃金、金幣，雖被給與村落.....（中略）市鎮.....城市.....王都.....雖被給與地方，他們也不聽、不傾耳、不使諸了知對心現起，是不忠誠者、不順從者、有反對行為者，就別過臉向其它的。」為還有在家居住的在家者們。

「成為在他人的兒子們上無關心者後」：「除了對自己外，在一切這個意理上為他人的兒子們。在那些他人的兒子們上成為無關心者後，成為無忙碌者後，成為無關注者後。」為成為在他人的兒子們上無關心者後，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即使有一些出家者是難攝益者，還有在家居住的在家者們，

成為在他人的兒子們上無關心者後，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130.拋棄在家諸標記後，如已切掉葉子的黑檀樹，英雄切斷在家諸繫縛後，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拋棄在家諸標記後」：頭髮、鬚鬚、花環、香料、香膏、飾物(瓔珞)、飾品(瓔珞)、衣服、套頭遮臉之外衣、頭巾、按摩、搓揉、沐浴、擦揉、鏡子、塗眼膏、花環香料香膏、塗臉粉、塗臉膏、手鐲、緞帶髮飾、杖、筒、劍、傘、彩色鞋、髻、寶珠、拂塵、長短白衣(泰國版)等被稱為在家人的標記。「拋棄在家諸標記後」：「在家人的標記拋棄後、完全拋棄後、放下後、止滅後。」為拋棄在家諸標記後。

「如已切掉葉子的黑檀樹」：「如黑檀樹的葉子已切斷、已切掉、已落下、已掉落。同樣的，那位獨正覺者的在家人的標記已切斷、已切掉、已落下。」為如已切掉葉子的黑檀樹。

「英雄切斷在家諸繫縛後」：「英雄」，「有活力者」是英雄；「能夠者」是英雄；「流出種種者」是英雄；「充足者」是英雄；「勇者」是英雄；「英勇者、不膽怯者、不驚恐者、不驚慌者、不逃走者、已捨斷恐怖害怕者」是英雄；「已離身毛豎立者」是英雄。

在這裡從一切惡脫離(戒絕)者，超越地獄苦後他是有活力者，

那位有活力者、勤奮者，像這樣者以那樣的狀態被說為堅固者。[Sn.32, 536偈]

兒子、妻子、男僕、女僕、山羊與羊、雞與豬、象、牛與馬、騾馬、田、宅地、黃金、金幣、村落、市鎮、王都、地方、藏庫、倉庫，凡任何會被貪染的事物被稱為在家人的繫縛。

「英雄切斷在家諸繫縛後」：「那位獨正覺者是英雄，在家人的諸繫縛切斷後、斷除後、捨棄後、驅離後、作終結後、使之走到不存在後。」為英雄切斷在家諸繫縛後，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拋棄在家諸標記後，如已切掉葉子的黑檀樹，

英雄切斷在家諸繫縛後，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第一品[已完成]。

摘記：

不想要妻兒(糾纏的竹叢)、親密交往的朋友知己(連結=羈絆→情愛→苦的過患及利益退失心被束縛的恐怖)、可愛的之別離，不要關心他人的兒子(=自己外的一切)，不被欲求的自由看見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11/23/2020 09:46

## 37.犀牛角2的說明

### 第二品

131.如果得到賢明的同伴：同行者、善的住者、明智者，打勝一切危難後，具念者應該悅意地與他行。[Dhp.23, 328偈]

「如果得到賢明的同伴」：「如果得到、受領、獲得、擁有賢明的、賢智的、有慧的、有覺的、有智的、聰明的、有智慧的同伴。」為如果得到賢明的同伴。

「同行者、善的住者、明智者」：「『同行者』，獨自行者。『善的住者』，以初禪為住於善者，也以第二禪.....也以第三禪.....也以第四禪為善的住者，也以慈心解脫為善的住者，也以悲.....（中略）也以喜悅.....也以平靜心解脫為善的住者，也以空無邊處等至為善的住者，也以識無邊處等至.....（中略）也以無所有處等至.....（中略）也以非想非非想處等至為善的住者，也以滅等至為善的住者，也以果等至為善的住者。『明智者』，明智者為賢智者、有慧者、有覺者、有智者、聰明者、有智慧者。」為同行者、善的住者、明智者。

「打勝一切危難後」：「諸危難」，有二種危難：明顯的危難與隱密的危難.....（中略）這些被稱為明顯的危難.....（中略）這些被稱為隱密的危難.....（中略）這樣也是「在那裡棲息」為危難。「打勝一切危難後」：「在一切危難上他打勝，擊敗、壓倒、終結、壓碎後。」為打勝一切危難後。

「具念者應該悅意地與他行」：「『那位獨正覺者應該與那位賢明的、賢智的、有慧的、有覺的、有智的、聰明的、有智慧的同伴一起悅意、滿意、喜意、歡喜意、踊躍意、喜悅意地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為應該悅意地行。『具念者』，那位獨正覺者是具念者，具備最高的念與聰敏，是很久以前做過的及很久以前說過的記得者、回憶者[SN.48.9]。」為具念者應該悅意地與他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如果得到賢明的同伴：同行者、善的住者、明智者，  
打勝一切危難後，具念者應該悅意地與他行。」

132.如果沒得到賢明的同伴：同行者、善的住者、明智者，如國王捨棄國家領土，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Dhp.23, 329偈]

「如果沒得到賢明的同伴」：「如果沒得到、受領、獲得、擁有賢明的、賢智的、有慧的、有覺的、有智的、聰明的、有智慧的同伴。」為如果沒得到賢明的同伴。

「同行者、善的住者、明智者」：「『同行者』，獨自行者。『善的住者』，以初禪為住於善者.....（中略）也以滅等至為善的住者，也以果等至為善的住者。『明智者』，明智者為賢智者、有慧者、有覺者、有智者、聰明者、有智慧者。」為同行者、善的住者、明智者。

「如國王捨棄國家領土」：「剎帝利灌頂王、戰勝者、擊敗敵人者、得到欲求者、藏庫倉庫充滿者，他永捨國家、國土、藏庫、很多黃金的倉庫、城市後，剃除髮鬚、裹上袈裟衣後，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進入無所有的狀態後獨自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這樣，那位獨正覺者切斷一切居家的障礙後、切斷兒妻的障礙後、切斷親族的障礙後、切斷朋友的障礙後[、切斷貯藏的障礙後]，剃除髮鬚、裹上袈裟衣後，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後，著手成為無所有的狀態後獨自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為如國王捨棄國家領土後，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如果沒得到賢明的同伴：同行者、善的住者、明智者，

如國王捨棄國家領土後，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133.我們確實稱讚同伴成就，應該親近殊勝的、相等的同伴，沒得到這些後無過失的食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我們確實稱讚同伴成就」：「確實」，這是決定性(一向)之語、無疑之語、有自信之語、不二之語、無疑念之語、指令之語、無錯誤之語、不失敗之語、確定之語，為「確實」。「同伴成就」，凡那位同伴是具備無學戒蘊者.....無學定蘊.....無學慧蘊.....無學解脫蘊.....是具備無學解脫智見蘊者被稱為同伴成就。「我們確實稱讚同伴成就」：「我們稱讚、讚賞、稱譽、頌揚同伴成就。」為我們確實稱讚同伴成就。

「應該親近殊勝的、相等的同伴」：「他們以戒、定、慧、解脫、解脫智見為殊勝的同伴，以等同的戒、定、慧、解脫、解脫智見為相等的同伴。殊勝的同伴或等同的同伴他應該親近、結交(服侍)、敬奉、遍詢問、遍提問。」為應該親近殊勝的、相等的同伴。

「沒得到這些後無過失的食者」：「有人是有過失之食者，有人是無過失之食者。」什麼人是有過失之食者？這裡，某一類人是以詭計、以攀談、以暗示、以譏諷、以利得換取其他利得、以木材布施物、以竹子布施物、以葉子布施物、以花布施物、以沐浴布施物、以洗粉布施物、以粘土製的布施物、以齒木布施物、以洗臉水布施物、以奉承、以信口開河、以逢迎、以背後誹謗(斯里蘭卡版)、以宅地明、以畜生明、以占星術、以[當]使節、以[當]遣使、以[當]跑腿、以醫療、以新建工作、以回報的施食施食、以布施物之給與者，他以非法不正當地得到後、取得後、獲得後、擁有後、領受後維生，這被稱為有過失之食者的人。

而什麼人是無過失之食者？這裡，某一類人是不以詭計、不以攀談、不以暗示、不以譏諷、不以利得換取其他利得、不以木材布施物、不以竹子布施物、不以葉子布施物、不以花布施物、不以沐浴布施物、不以洗粉布施物、不以粘土製的布施物、不以齒木布施物、不以洗臉水布施物、不以奉承、不以信口開河、不以逢迎、不以背後誹謗(斯里蘭卡版)、不以宅地明、不以畜生明、不以肢體明、不以占星明、不以當使節、不以當遣使、不以跑腿、不以醫療[、不以新建工作]、不以回報的施食施食、不以布施物之給與者，他以法正當地得到後、取得後、獲得後、擁有後、領受後維生，這被稱為無過失之食者的人。

「沒得到這些後無過失的食者」：「這些無過失之食者他沒得到後、不取得後、不獲得後、不擁有後、不領受後。」為沒得到這些後無過失的食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我們確實稱讚同伴成就，應該親近殊勝的、相等的同伴，  
沒得到這些後無過失的食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134.看見黃金的輝耀後：被鍛工善完成的，                在手腕上摩擦的二個，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看見黃金的輝耀後」：「看見後、看到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黃金的』(Suvāṇṇassāti)為黃金的(jātarūpassa)。『輝耀(極光淨)』為遍純淨、遍明淨。」為看見黃金的輝耀後。

「被鍛工善完成的」：鍛工(鍛工子)被稱為金匠。「被鍛工善完成的」：「被鍛工善完成的、善作的、善作工細緻的。」為被鍛工善完成的。

「在手腕上摩擦的二個」：「手腕被稱為手。如在一隻手上二個手鐲產生摩擦。同樣的，眾生因渴愛、因見而在地獄中他們產生摩擦，在畜生界中他們產生摩擦，在餓鬼界中他們產生摩擦，在人的世間中他們產生摩擦，在天的世間中他們產生摩擦，趣處與趣處.....往生往生.....結生與結生.....有與有.....輪迴與輪迴.....流轉與流轉他們產生摩擦、互相摩擦，以互相摩擦著他們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為在手腕上摩擦的二個，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看見黃金的輝耀後：被鍛工善完成的，  
在手腕上摩擦的二個，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135.這樣如果與我的伴侶一起，會有言語的交談或黏著，                這個未來恐怖看見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這樣如果與我的伴侶一起」：「有渴愛的伴侶或人的伴侶。怎樣是渴愛的伴侶？『渴愛』，色的渴愛.....（中略）法的渴愛。凡對他，這個渴愛未捨斷者，那個被稱為渴愛的伴侶。

『以渴愛為伴侶的人(男子)，長時間輪迴地，

在這裡存在、在他處存在，不超越輪迴。』[It.15/Sn.38, 745偈]

這樣是渴愛的伴侶。

怎樣是人的伴侶？這裡一類人無利益之因、無理由之因掉舉的、無寂靜心對一位成為第二位，或對二位成為第三位，或對三位成為第四位。在那裡閒聊許多雜穢語，即：談論國王論、盜賊論、大臣論、軍隊論、怖畏論、戰爭論、食物論、飲料論、衣服論、臥具論、花環論、氣味論、親里論、車乘論、村落論、城鎮論、城市論、國土論、女人論、[男人論、]英雄論、街道論(街道流言)、水井論(井邊流言)、祖靈論、種種論、世界起源論、海洋起源論、如是有無論[DN.1, 第17段]。這樣是人的伴侶。」為這樣如果與我的伴侶一起。

「會有言語的交談或黏著」：「言語的交談被稱為三十二種畜生論，即：國王論.....（中略）如有無論。『黏著(執著)』，有二種黏著：[因]渴愛的黏著與[因]見的黏著.....（中略）這是渴愛的黏著.....（中略）這是見的黏著。」為會有言語的交談或黏著。

「這個未來恐怖看見者」：「恐怖」，生的恐怖、老的恐怖、病的恐怖、死的恐怖、國王的恐怖、盜賊的恐怖、火的恐怖、水的恐怖、自我斥責的恐怖、他人斥責的恐怖、棍棒的恐怖、惡趣的恐怖、波浪的恐怖、蛟龍的恐怖、漩渦的恐怖、鱷魚的恐怖[AN.4.122]、生計的恐怖、不名譽的恐怖、在團體中膽怯的恐怖、陶醉的恐怖[、惡趣的恐怖]、恐怖的僵硬狀態、身毛豎立、心之擔心的恐懼。「這個未來恐怖看見者」：「這個未來的恐怖看見者、看到者、注視者、靜觀者、觀察者。」為這個未來恐怖看見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這樣如果與我的伴侶一起，會有言語的交談或黏著，

這個未來恐怖看見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136.種種欲確實是如蜜的、悅意的，以多樣形色使心攪亂， 在諸欲種類上看見過患後，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種種欲確實是如蜜的、悅意的」：「『欲』，從攝頌有二種欲：事物之欲與污染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事物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污染之欲。『種種』，種種容色的色，種種容色的聲音，種種容色的氣味，種種容色的味道，種種容色的所觸、想要的、喜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貪染的。『如蜜的』，這被世尊說[MN.139]：比丘們！有這五種欲，哪五種？能被眼識知的、想要的、喜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貪染的色，能被耳識知的.....（中略）諸聲音，能被鼻識知的.....諸氣味，能被舌識知的.....諸味道，能被身識知的、想要的、喜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貪染的所觸，比丘們！這是五種欲。比丘們！凡緣於這五種欲，樂、喜悅生起，這被稱為欲樂、穢樂、一般人的樂、非聖樂，我說：『不應該被實行、不應該修習、不應該多作，對這種樂應該害怕。』」為「種種欲確實是如蜜的、悅意的」。「意」：「凡心.....（中略）對應那個意識界的。它們使意喜悅、稱讚、滿足、歡笑。」為種種欲確實是如蜜的、悅意的。

「以多樣形色使心攪亂」：「以種種容色的色.....（中略）種種容色的所觸，它們使心攪亂、滿足、歡笑。」為以多樣形色使心攪亂。

「在諸欲種類上看見過患後」：這被世尊說[MN.13]：比丘們！而什麼是欲的過患？比丘們！這裡，凡善男子以技能謀生：不論以查驗，不論以會計，不論以計算，不論以耕作，不論以買賣，不論以牧牛，不論以箭術，不論以王臣，不論以某個技能，他面對寒暑，與蛇蚊風烈日蛇的接觸而{接觸}[受害]著，因飢渴而死亡，比丘們！這被稱為欲的過患，直接可見的苦蘊，欲為因，欲為因緣，因為欲，因就是諸欲。

比丘們！如果善男子這麼奮起、辛勤、努力而沒得到財富，他憂愁、疲累、悲泣、搥胸地號哭，來到迷亂[而說]：「我的奮起確實是空虛的，我的努力確實是無結果的。」

比丘們！這也被稱為欲的過患，直接可見的苦蘊，欲為因，欲為因緣，因為欲，因就是諸欲。

比丘們！如果善男子這麼奮起、辛勤、努力而得到財富，他為了守護那些財富而感受到苦與憂：「怎樣我的這些財富既非國王們會帶走，也非盜賊們會帶走，也非火會燃燒，也非水會流走，也非不可愛的繼承者們會帶走？」當他守護、保護那些財富時，或國王拿走，或盜賊拿走，或火燒盡，或水流走，或不可愛的繼承者拿走，他悲傷.....（中略）來到迷亂[而說]：「凡我曾有的，那個確實都沒有了。」比丘們！這也被稱為欲的過患，直接可見的苦蘊，欲為因，欲為因緣，因為欲，因就是諸欲。

再者，比丘們！欲為因，欲為因緣，因為欲，因就是諸欲，國王們與國王們爭論，刹帝利們也與刹帝利們爭論，婆羅門們也與婆羅門們爭論，屋主們與屋主們爭論，母親與兒子爭論，兒子與母親爭論，父親與兒子爭論，兒子與父親爭論[，兄弟與兄弟爭論]，兄弟與姊妹爭論，姊妹與兄弟爭論，朋友與朋友爭論。在那裡，他們來到爭吵、爭執、爭辯，互相以拳頭攻擊，也以土塊攻擊，也以棍棒攻擊，也以刀劍攻擊，在那裡，他們遭受死亡，或死亡程度的苦。比丘們！這也被稱為欲的過患，直接可見的苦蘊，欲為因，欲為因緣，因為欲，因就是諸欲。

再者，比丘們！欲為因，欲為因緣，因為欲，因就是諸欲，取刀盾、綁緊弓箭後，兩方對陣投入戰鬥，在箭射出中，也在矛射出中，也在刀閃耀中，在那裡，他們被箭、矛貫穿，被以刀切斷頭，在那裡，他們遭受死亡，或死亡程度的苦。比丘們！這也被稱為欲的過患，直接可見的苦蘊，欲為因，欲為因緣，因為欲，因就是諸欲。

再者，比丘們！欲為因，欲為因緣，因為欲，因就是諸欲，取刀盾、綁緊弓箭後，投入塗濕的保壘，在箭射出中，也在矛射出中，也在刀閃耀中，在那裡，他們被箭、矛貫穿，被牛糞淋身，被重物壓，被以刀切斷頭，在那裡，他們遭受死亡，或死亡程度的苦。比丘們！這也被稱為欲的過患，直接可見的苦蘊，欲為因，欲為因緣，因為欲，因就是諸欲。

再者，比丘們！欲為因，欲為因緣，因為欲，因就是諸欲，他們入侵人家、也奪取(搬運)掠奪物、也作盜匪、也攔路搶劫，通姦(走入)他人的妻子，國王們捕捉他後，使施加種種刑罰：以鞭打、以棒打、以手杖打，切斷手.....（中略）以刀切斷頭，在那裡，他們遭受死亡，或死亡程度的苦。比丘們！這也被稱為欲的過患，直接可見的苦蘊，欲為因，欲為因緣，因為欲，因就是諸欲。

再者，比丘們！欲為因，欲為因緣，因為欲，因就是諸欲，以身行惡行，以語行惡行，以意行惡行。他以身行惡行，以語行惡行，以意行惡行後，以身體的崩解，死後往生苦界、惡趣、下界、地獄。比丘們！這也被稱為欲的過患，後世的苦蘊，欲為因，欲為因緣，因為欲，因就是諸欲。

「在諸欲種類上看見過患後」：「在諸欲種類上看見過患後、看到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為在諸欲種類上看見過患後，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種種欲確實是如蜜的、悅意的，以多樣形色使心攪亂，



在諸欲種類上看見過患後，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137.像這樣這是我的災難與腫瘤及禍害，疾病與刺箭及恐怖，在諸欲種類上看見這個恐怖後，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像這樣這是我的災難與腫瘤及禍害，疾病與刺箭及恐怖」：這被世尊說[AN.8.56]：「比丘們！『恐怖』，這是欲的同義語；比丘們！『苦』，這是欲的同義語；比丘們！『疾病』，這是欲的同義語；比丘們！『腫瘤』，這是欲的同義語；比丘們！『刺箭』，這是欲的同義語；比丘們！『染著』，這是欲的同義語；比丘們！『泥沼』，這是欲的同義語；比丘們！『母胎』，這是欲的同義語。比丘們！為何『恐怖』，這是欲的同義語呢？比丘們！因為被欲貪所染、被欲貪繫縛者當生不從恐怖解脫、來生不從恐怖解脫，因此，『恐怖』，這是欲的同義語。比丘們！為何『苦』……（中略）『疾病』……『腫瘤』……『刺箭』……『染著』……『泥沼』……『母胎』，這是欲的同義語呢？比丘們！因為被欲貪所染、被欲貪繫縛者當生不從母胎解脫、來生不從母胎解脫，因此，『母胎』，這是欲的同義語。」

「恐怖、苦、疾病，腫瘤、刺箭與染著，泥沼與母胎兩者，

這些被稱為欲，在這裡一般人執著。

陷入合意形色，再走入母胎，

當比丘成為熱心者，不疏忽正知。

他像那樣征服這障礙、嶮路，

他觀察這戰慄的人們：具備生與死者。」

為像這樣這是我的災難與腫瘤及禍害，疾病與刺箭及恐怖。

「在諸欲種類上看見這個恐怖後」，「在諸欲種類上這個恐怖看見後、看到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為在諸欲種類上看見這個恐怖後，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像這樣這是我的災難與腫瘤及禍害，疾病與刺箭及恐怖，

在諸欲種類上看見這個恐怖後，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138.對冷熱饑渴，以及對風烈日虵蛇，也忍受這一切後，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對冷熱饑渴」：「『冷』，以二種原因有冷：因內界激動而有冷，或因外在氣候而有冷。『熱』，以二種原因有熱：因內界激動而有熱，或因外在氣候而有熱。饑被稱為饑餓。渴被稱為水的欲求。」為對冷熱饑渴。

「以及對風烈日虵蛇」：「『風』，東風、西風、北風、南風、有塵垢的風、無塵垢的風、冷風、熱風、微風、烈風、迅猛風[SN.17.9]、側風、金翅鳥風、多羅樹葉風、扇子風。烈日被稱為太陽的折磨(炙熱)。虵被稱為牛虵。蛇(爬行者)被稱為蛇。」為以及對風烈日虵蛇。

「也忍受這一切後」：「他擊敗後、壓倒後、終結後、壓碎後。」為也忍受這一切後，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對冷熱饑渴，以及對風烈日虵蛇，

也忍受這一切後，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139.如龍象避開獸群後：所生的軀幹為有蓮花者、卓越者， 如在林野中極喜樂地住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如龍象避開獸群後」：龍象被稱為龍象(大象)，獨正覺者也為龍象。以什麼理由獨正覺者為龍象？「不作罪行」為龍象；「不去」為龍象；「不來」為龍象。怎樣是那位獨正覺者「不作罪行」為龍象？罪行被稱為污染的、再有的、有恐懼的、苦果報的、未來會生老死的諸惡不善法。

「在世間中不作任何罪行，捨離一切結縛、繫縛後，

解脫者在一切處不被黏著，像這樣者以那樣的狀態被說為龍象。」

這樣是那位獨正覺者「不作罪行」為龍象。

怎樣是那位獨正覺者「不去」為龍象？那位獨正覺者不去意欲的非去處；不去瞋的非去處；不去癡的非去處；不去恐怖的非去處；不因貪而去；不因瞋而去；不因癡而去；不因慢而去；不因見而去；不因掉舉而去；不因疑而去；不因煩惱潛在趨勢而去；不被爭吵(不和合)淨法載走、帶走、運載、搬運。這樣是那位獨正覺者「不去」為龍象。

怎樣是那位獨正覺者「不來」為龍象？凡被須陀洹道捨斷的污染，那些污染他不再經驗、不退回、不回去；被一來道.....（中略）被不還道.....（中略）凡被阿羅漢道捨斷的污染，那些污染他不再經驗、不退回、不回去。這樣是那位獨正覺者「不來」為龍象。

「如龍象避開獸群後」：「如那頭龍象放棄、避開、回避獸群後就獨自進入林野、荒林後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獨正覺者也放棄、避開、回避群眾後就獨自受用林野、荒林、邊地臥坐處：少聲音的、安靜的、離人之氛圍的、人獨住的、適合獨坐的；他[獨自行，]獨自走，獨自站，獨自坐，獨自臥，獨自為了托鉢進入村落[，獨自前進]，獨自返回，獨自坐在靜處，獨自進行經行，獨自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為如龍象避開獸群後。

「所生的軀幹為有蓮花者、卓越者」：「如那頭龍象已生成的軀幹有七寶或八寶，獨正覺者也以無學戒蘊、以無學定蘊、以無學慧蘊、以無學解脫蘊、以無學解脫智見蘊有已生成的軀幹；如那頭有蓮花的龍象，獨正覺者也以七覺支之花為有蓮花者：以念覺支之花、以擇法覺支之花、以活力覺支之花、以喜覺支之花、以寧靜覺支之花、以定覺支之花、以平靜覺支之花。如那頭龍象以勢力(剛毅)、以力量、以速度、以勇敢為卓越者，獨正覺者也以戒、以定、以慧、以解脫、以解脫智見為卓越者。」為所生的軀幹為有蓮花者、卓越者。

「如在林野中極喜樂地住者」：「如那頭龍象如其喜歡地住在林野中，獨正覺者也如其喜歡地住在林野中：以初禪如其喜歡地住在林野中；也以第二禪.....（中略）也以第三禪.....也以第四禪如其喜歡地住在林野中；也以慈心解脫如其喜歡地住在林野中；也以悲心解脫.....也以喜悅心解脫.....也以平靜心解脫如其喜歡地住在林野中；也以虛空

無邊處等至如其喜歡地住在林野中；也以識無邊處等至.....也以無所有處等至.....也以非想非非想處等至.....也以滅等至.....也以果等至如其喜歡地住在林野中。」為如在林野中極喜樂地住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如龍象避開獸群後：所生的軀幹為有蓮花者、卓越者，  
如在林野中極喜樂地住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140.對好於聚會者那無可能性：凡觸達暫時的解脫， 傾聽太陽族人之語後，  
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對好於聚會者那無可能性：凡觸達暫時的解脫」：「這被世尊說[MN.122]：阿難！確實，『凡樂於聚會、好於聚會、喜歡聚會、專修樂於群聚、好於群聚、在群聚中得喜悅的比丘將是離欲樂、獨居樂、寂靜樂、正覺樂等那種樂的隨欲得到者、不困難得到者、無困難得到者。』這不存在可能性。阿難！但，『凡那位比丘住於單獨、遠離群聚，這個能被預期：這樣的比丘將是離欲樂、獨居樂、寂靜樂、正覺樂等那種樂的隨欲得到者、不困難得到者、無困難得到者。』這存在可能性。阿難！確實，『凡樂於聚會、好於聚會、喜歡聚會、專修樂於群聚、好於群聚、在群聚中得喜悅的比丘將進入後住於暫時的、可樂的心解脫，或非暫時的、不動搖的[心解脫]。』這不存在可能性。阿難！但，『凡那位比丘住於單獨、遠離群聚，這個能被預期：這樣的比丘將進入後住於暫時的、可樂的心解脫，或非暫時的、不動搖的[心解脫]。』這存在可能性。」為對好於聚會者那無可能性：凡觸達暫時的解脫。

「傾聽太陽族人之語後」：太陽(ādicco)被稱為太陽(sūriyo)，祂姓喬達摩，獨正覺者也姓喬達摩，那位獨正覺者是太陽姓的親戚、太陽姓的親族，因此那位獨正覺者是太陽族人。「傾聽太陽族人的言語後」：「太陽族人的言語、語路、教說、告誡、教誡聽聞後、聽到後、把握後、理解後、辨別後。」為傾聽太陽族人的言語後，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對好於聚會者那無可能性：凡觸達暫時的解脫，  
傾聽太陽族人之語後，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第二品[已完成]。

摘記：

- 1.也可以有同伴：比自己優秀或相等的，否則徒增摩擦或無益的交談或黏著。
- 2.種種欲確實是甜蜜悅意的，但它們以多樣使心攪亂：欲=恐怖、苦(MA.99苦陰經)、疾病、腫瘤、刺箭、染著、泥沼、母胎。
- 3.不要樂於聚會(MA.191大空經)。
- 4.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者要能忍耐對冷熱饑渴風日虻蛇。

11/28/2020 06:41

## 38.犀牛角3的說明

### 第三品

141.諸歪曲之見已超越，已達到決定、已得到道， 我是已生起智者、不會被其他引導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諸歪曲之見已超越」：歪曲之見被稱為二十個依處的有身見。這裡，未聽聞的一般人是聖者的未看見者，聖者法的不熟知者，在聖者法上未被教導者；是善人的未看見者，善人法的不熟知者，在善人法上未被教導者，他認為色是我，或我擁有色，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受……（中略）想……行……認為識是我，或我擁有識，或識在我中，或我在識中[SN.22.1]，凡像這樣的見、惡見、叢林之見、荒漠之見、歪曲之見、動搖之見、結縛之見的緊握、接受、執持、執取，邪道、邪路、邪性、外道的所依處，顛倒(vipariyesa)的緊握、顛倒(viparīta)的緊握、顛倒(vipallāsa)的緊握、邪惡的緊握、「在非真實的上[視]為真實的」的緊握，來到六十二惡見之所及，這些是歪曲之見。「諸歪曲之見已超越」：「諸歪曲之見已超越、已被穿越、已被越過、已被克服。」為諸歪曲之見已超越。

「已達到決定、已得到道」：「四[聖]道被稱為決定。{八支聖道，即：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具備四聖道者已達到、已完全達到、已到達、已觸達、已作證決定。』為已達到決定。『已得到道』，[八支聖道，即：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已獲得道、已得到道、已到達道、已觸達道、已作證道。」為已達到決定、已得到道。

「我是已生起智者、不會被其他引導者」：「『那位獨正覺者的智已生起、已完全生起、已出生、已生出、已出現：「一切行是無常的」之智已生起、已完全生起、已出生、已生出、已出現；「一切行是苦的」……（中略）「一切法是無我」……「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之智已生起、已完全生起、已出生、已生出、已出現。』為我是已生起智者。『不會被其他引導者』，那位獨正覺者是不被他人引導者、不依止他人者、不緣於他人者、已到達不被他人束縛者，他如實地知道、看見，是不癡昧者、正知者、憶念者：『一切行是無常的』他是不被他人引導者、不依止他人者、不緣於他人者、已到達不被他人束縛者，他如實地知道、看見，是不癡昧者、正知者、憶念者；『一切行是苦的』……（中略）『一切法是無我』……『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他是不被他人引導者、不依止他人者、不緣於他人者、已到達不被他人束縛者，他如實地知道、看見，是不癡昧者、正知者、憶念者。」為我是已生起智者、不會被其他引導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諸歪曲之見已超越，已達到決定、已得到道，

我是已生起智者、不會被其他引導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142.無貪婪者、無欺瞞者、無渴望者，不藏惡者、已消除惡濁與癡者，成為在一切世間[無依止][離願望]者後，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無貪婪者、無欺瞞者、無渴望者」：「貪婪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完全貪).....(中略)貪婪、貪不善根。『那個躁動貪、渴愛，對那位獨正覺者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因此，那位獨正覺者為無貪婪者。」

『無欺瞞者』，有三種詭計事：資具受用計的詭計事、舉止行為計的詭計事、周邊語計的詭計事。

什麼是資具受用計的詭計事？這裡，屋主們以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邀請比丘，他是惡欲求者、有欲求本性者、希求者，對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期望更多而拒絕衣服、拒絕施食、拒絕住處、拒絕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他這麼說：『以高價值的衣服對沙門有什麼！凡沙門應該穿上從塚間或垃圾堆或店門前挑選破布後作大衣{的}，這是適當的。以高價值的施食對沙門有什麼！凡沙門應該以拾落穗而行的一點點團食維生，這是適當的。以高價值的住處對沙門有什麼！凡沙門應該是住樹下者或住塚間者或住露地者，這是適當的。以高價值的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對沙門有什麼！凡沙門應該以牛尿發酵的藥或碎呵利勒作藥，這是適當的。』執取那個後，他穿粗的衣服；受用粗的施食；住粗的住處；用粗的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屋主們這麼知道他：『這位沙門是少欲者、知足者、獨住者、離群眾者、活力已發動者、說頭陀者。』他們更多更多地以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邀請。他這麼說：『三個的現前狀態有信善男子產生許多福德：信的現前狀態有信善男子產生許多福德、施物的現前狀態有信善男子產生許多福德、值得供養者的現前狀態有信善男子產生許多福德。你們就是這位有信者，且施物存在(被發現)，而我是接受者，如果我不接受，這樣你們將成為福德的局外者，這個對我沒有需要，但就為了憐愍你們，我接受。』執取那個後，他接受許多衣服，也接受許多施食，也接受許多住處，也接受許多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凡像這樣皺眉者的皺眉；詭計者的詭計路徑、詭計的狀態，這是資具受用計的詭計事。

什麼是舉止行為計的詭計事？這裡，某類惡欲求者、有欲求本性者、欲求尊敬者[心想]：『這樣，人們將會尊敬我。』他安置行走、安置站立、安置坐下、安置躺臥，為了願求而行走、為了願求而站立、為了願求而坐下、為了願求而躺臥，如入定者而行走、如入定者而站立、如入定者而坐下、如入定者而躺臥，成為可看見的如禪者。凡像這樣舉止行為的安置、加強安置、完全安置；皺眉者的皺眉；詭計者的詭計路徑、詭計的狀態，這是舉止行為計的詭計事。

什麼是周邊語計的詭計事？這裡，某類惡欲求者、有欲求本性者、欲求尊敬者[心想]：『這樣，人們將會尊敬我。』他依據聖法說話，他說：『凡像這樣穿衣者他是大影響力的沙門。』他說：『凡像這樣持鉢者.....(中略)持銅碗.....持濾水罐.....持濾水囊.....持鑰匙.....穿鞋.....繫腰帶.....繫帶.....他是大影響力的沙門。』他說：『凡他的和尚像這樣者他是大影響力的沙門。』他說：『凡他的老師像這樣者.....(中略)等同

和尚者像這樣.....等同老師者.....朋友.....熟人.....親近者.....同伴.....他是大影響力的沙門。』他說：『凡住在像這樣住處者.....半屋頂的屋子者.....住在高樓.....住在平屋.....住在洞窟.....住在洞穴.....住在小屋(孤邸).....住在重閣.....住在瞭望台.....住在圓形屋.....住在棚屋.....住在講堂.....住在帳棚.....住在樹下.....他是大影響力的沙門。』

或者，不斷皺臉者；不斷皺眉者；不斷詭計者；不斷嘮叨者；因嘴而被尊敬者，他說像那樣甚深的、秘密的、微妙的、隱密的、出世間的、空關聯的談論：『這位沙門得到這像這樣寂靜的住處等至。』凡像這樣皺眉者的皺眉；詭計者的詭計路徑、詭計的狀態，這是周邊語計的詭計事。對那位獨正覺者這三種詭計事：資具受用計的詭計事、舉止行為計的詭計事、周邊語計的詭計事已被捨斷、被斷絕、被平靜下來、被止息、不能生起、被智火燃燒，因此，那位獨正覺者為非詭計者。

『無渴望者』，渴望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中略）貪婪、貪不善根。那個渴望、渴愛，對那位獨正覺者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因此，那位獨正覺者為無渴望者。」為無貪婪者、無欺瞞者、無渴望者。

「不藏惡者、已消除濁穢與癡者」：「『藏惡』，凡藏惡、偽善、偽善的情況、嫉視、嫉視的行為。『濁穢』為貪的濁穢、瞋的濁穢、癡的濁穢、憤怒.....（中略）怨恨.....藏惡.....專橫.....一切不善造作的濁穢。『癡』為在苦上的無知、在苦集上的無知、在苦滅上的無知、在導向苦滅道跡上的無知、在過去上的無知、在未來上的無知、在過去與未來上的無知，在特定條件性與緣所生法上的無知，凡像這樣的無知、不見、未現觀、不隨覺[、未正覺]、不通達、未堅固、未深解、不正確看、不省察、{不省察業}[未領會]、劣慧、無知、不正知、癡、蒙昧、癡蒙、無明、無明的暴流、無明軛、無明煩惱潛在趨勢、無明纏、無明的柵欄、癡不善根。對那位獨正覺者藏惡與濁穢以及癡已被吐出、已被完全吐出、已被消除、已被捨斷、已被斷除、已被平靜下來、已被止息、不能生起、已被智火燃燒。」那位獨正覺者為不藏惡者、已消除濁穢與癡者。

「成為在一切世間離願望者後」：願望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中略）貪婪、貪不善根。「在一切世間」，在苦界的世間、在人類的世間、在天的世間、在蘊的世間、在界的世間、在處的世間。「成為在一切世間離願望者後」：「在一切世間成為離願望者後；成為離渴愛者後；成為離渴望者後。」為成為在一切世間離願望者後，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無貪婪者、無欺瞞者、無渴望者，不藏惡者、已消除惡濁與癡者，

成為在一切世間{無依止}[離願望]者後，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143.應該避開惡同伴：無利益看見者、在不正的上被固定者，自己不應該結交執心者、放逸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應該避開惡同伴」：凡那個同伴具備十個依處的邪見者被稱為惡同伴：「沒有施與的[果報]，沒有祭祀的，沒有供養的，沒有善作的、惡作的業之果與報，沒有這個世間，沒有其他世間，沒有母，沒有父，沒有化生眾生，在世間中沒有正行的、正行道的

沙門婆羅門凡以證智自作證後告知這個世間與其他世間。」這是惡同伴。「應該避開惡同伴」：「惡同伴應該回避、應該避開。」為應該避開惡同伴。

「無利益看見者、在不正的上被固定者」：「凡那個同伴具備十個依處的正見者被稱為無利益看見者：『沒有布施，沒有供養.....（中略）凡以證智自作證後告知這個世間與其他世間。』『在不正的上被固定者』，在不正的身業上被固定者；在不正的語業上被固定者；在不正的意業上被固定者；在不正的殺生上被固定者；在不正的未給與而取上被固定者；在不正的邪淫上被固定者；在不正的妄語上被固定者；在不正的離間語上被固定者；在不正的粗惡語上被固定者；在不正的雜穢語上被固定者；在不正的貪婪上被固定者；在不正的惡意上被固定者；在不正的正見上被固定者；在不正的諸行上被固定；在不正的五種欲上被固定；在不正的五蓋上被固定、被深深固定(執著)、被卡住、被止住、被黏著、被進入、被染著、被把心朝向[、被附著、被固著、被障礙]。」為無利益看見者、在不正的上被固定者。

「自己不應該結交執心者、放逸者」：「執心者」，凡在諸欲上尋求、尋找、遍求，那個性格者、多那個者、重那個者、以那個為對象者、朝那個努力者、向那個傾斜者、向那個勝解者、向那個增上者，他是在欲上執心者。凡因渴愛而在諸色上[尋求、尋找、]遍求.....在聲音上.....（中略）在氣味上.....在味道上.....在所觸上.....遍求，那個性格者、多那個者、重那個者、以那個為對象者、朝那個努力者、向那個傾斜者、向那個勝解者、向那個增上者，他也是欲上執心者。凡因渴愛而在諸色上獲得.....在聲音上.....（中略）在氣味上.....在味道上.....在所觸上獲得，那個性格者、多那個者、重那個者、以那個為對象者、朝那個努力者、向那個傾斜者、向那個勝解者、向那個增上者，他也是欲上執心者。凡因渴愛而在諸色上受用.....在聲音上.....（中略）在氣味上.....在味道上.....在所觸上受用，那個性格者、多那個者、重那個者、以那個為對象者、朝那個努力者、向那個傾斜者、向那個勝解者、向那個增上者，他也是欲上執心者，如諍論者是諍論執心者、作工作者是工作執心者、走在行境上者是行境執心者、禪修者是禪執心(熱衷)者修的。同樣的，凡在諸欲上尋求、尋找、遍求，那個性格者、多那個者、重那個者、以那個為對象者、朝那個努力者、向那個傾斜者、向那個勝解者、向那個增上者，他是在欲上執心者。凡因渴愛而在諸色上[尋求、尋找、]遍求.....（中略）凡因渴愛而在諸色上獲得.....（中略）凡因渴愛而在諸色上受用.....在聲音上.....（中略）在氣味上.....在味道上.....在所觸上受用，那個性格者、多那個者、重那個者、以那個為對象者、朝那個努力者、向那個傾斜者、向那個勝解者、向那個增上者，他也是欲上執心者。「放逸者」，在身惡行上，或在語惡行上，或在意惡行上，或在五種欲上放逸能被轉起，心的捨棄之捨棄的不生起，[或]對善法的修習無恭敬作的狀態、無常作的狀態、無不停住作的狀態、被黏著習慣的狀態、輕忽意欲的狀態、輕忽在責任的狀態、不練習、不修習、不多作、不確立、不實踐[、放逸]。凡像這樣的放逸、放任、放任的狀態，這被稱為放逸。

「自己不應該結交執心者、放逸者」：「執心者不應該結交；放逸者自己不應該結交；自身不應該結交、不應該從事、不應該參與、不應該受用、不應該實踐、不應該善

實踐(完全實踐)、不應該受持後轉起。」為自己不應該結交執心者、放逸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應該避開惡同伴：無利益看見者、在不正的上被固定者，

自己不應該結交執心者、放逸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144.應該親近多聞者、持法者，優秀的、有辯才的朋友，了知諸利益後應該除去懷疑，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應該親近多聞者、持法者」：朋友是多聞者、所聽聞的憶持者、所聽聞的蓄積者，凡那些開頭是善的、中間是善的、結尾是善的；有意義的、有文字的諸法：那些宣說完全圓滿、遍純淨的梵行，像這樣的諸法被他多聞、被憶持、被言語累積、被心隨看察、被見善貫通。「持法者」，法之憶持者：修多羅、祇夜、記說、伽陀、優陀那、如是語、本生、未曾有法、毘富羅。「應該親近多聞者、持法者」：「多聞者與持法者的朋友他應該親近、應該完全親近、應該依從、應該嚮向依從、應該完全依從、應該朝向依從。」為應該親近多聞者、持法者。

「優秀的、有辯才的朋友」：「朋友以戒、定、慧、解脫、解脫智見為優秀的。『有辯才的』，有三種有辯才者：學得的辯才者、遍問的辯才者、證得的辯才者。什麼是學得的辯才者？這裡，某一類人是佛語(佛陀的言教)的學得者：修多羅、祇夜、記說、伽陀、優陀那、如是語、本生、未曾有法、毘富羅，依止他的學得後出現，這是學得的辯才者。

什麼是遍問的辯才者？這裡，某一類人在[自己的]利益、正理[的利益]、特相、理由、可能與不可能(處非處)上是遍問者，依止他的[那個]遍問後出現，這是遍問的辯才者。

什麼是證得的辯才者？這裡，某一類人是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四沙門果、四辯才、六神通的證得者，對他是已知道理者、已知法者、已知詞者，在已知道理上道理被答辯，在已知法上法出現，在已知詞上詞被答辯，關於這三種智是辯才無礙解智，獨正覺者具有、完全具有、到達、完全到達、具足、完全具足、具備這辯才無礙解智，因此獨正覺者為有辯才者。沒有學得、沒有遍問、沒有證得，他將答辯什麼？」為優秀的、有辯才的朋友。

「了知諸利益後應該除去懷疑」：「了知自己的利益後，了知他人的利益後，了知兩者的利益後，了知當生的利益後，了知來世的利益後，最高的利益他了知後、證知後、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懷疑他應該除去(調伏)、應該驅逐、應該捨斷、應該驅離、應該作終結、應該使之走到不存在。」為了知諸利益後應該除去懷疑，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應該親近多聞者、持法者，優秀的、有辯才的朋友，

了知諸利益後應該除去懷疑，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145.世間中的娛樂、喜樂以及欲樂，不裝飾後成為無期待者，脫離裝飾狀態者、真實語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世間中的娛樂、喜樂以及欲樂」：「『娛樂』：有二種娛樂：身體的娛樂與言語的娛樂……（中略）這是身體的娛樂……（中略）這是言語的娛樂。『喜樂』，這是被滿足的同義語，為『喜樂』。『欲樂』，這被世尊說[MN.139]：比丘們！有這五種欲，哪五種？能被眼識知的、想要的、喜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貪染的色，能被耳識知的……（中略）諸聲音，能被鼻識知的……諸氣味，能被舌識知的……諸味道，能被身識知的、想要的、喜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貪染的所觸，比丘們！這是五種欲。比丘們！凡緣於這五種欲，樂、喜悅生起，這被稱為欲樂。『世間中』，人類的世間中。」為世間中的娛樂、喜樂以及欲樂。

「不裝飾後成為無期待者」：「世間中的娛樂與喜樂以及欲樂不裝飾後成為無期待者，他捨斷後、驅離後、作終結後、使之走到不存在後。」為不裝飾後成為無期待者。

「脫離裝飾狀態者、真實語者」：「『裝飾』，有二種裝飾：有在家人的裝飾，有非在家人的裝飾。什麼是在家人的裝飾？頭髮、鬍鬚、花環、香料、香膏、飾物(瓔珞)、飾品(瓔珞)、衣服、套頭遮臉之外衣、頭巾、按摩、搓揉、沐浴、擦揉、鏡子、塗眼膏、花環香料香膏、塗臉粉、塗臉膏、手鐲、緞帶髮飾、杖、筒、劍、傘、彩色鞋、髻、珠寶、拂塵、長短白衣(泰國版)等，這是在家人的裝飾。

什麼是非在家人的裝飾？衣服的裝飾、鉢的裝飾、臥坐具的裝飾、這腐爛身體的裝飾或必需品的裝飾、美化(莊嚴)、打扮欲、好打扮、貪求的狀態、貪婪的狀態、浮躁的狀態、浮躁淺薄，這是非在家人的裝飾。

『真實語者』，那位獨正覺者是真實語者、真實者、可靠者、能信賴者、對世間無詐欺者。裝飾狀態已分離、已戒絕、已戒除、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脫離裝飾狀態者、真實語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世間中的娛樂、喜樂以及欲樂，不裝飾後成為無期待者，

脫離裝飾狀態者、真實語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146.兒妻與父母，諸財穀與親屬們，依有範圍的諸欲捨棄後，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兒妻與父母」：「『兒[子]』，有四種兒子：自己生的兒子、田地生的兒子、養子兒子、徒弟兒子。妻[子]被稱為應該扶養者(妻子)。『父[親]』，那是那位給與出生者。『母[親]』，那是那位給與出生者。」為兒妻與父母。

「諸財穀與親屬們」：「黃金、金幣、真珠、寶珠、琉璃、螺貝、岩石、珊瑚、銀、金、紅寶石(?)、瑪瑙被稱為財(物)。前食、後食被稱為穀(物)：粳米、米、大麥、小麥、黍、豆、稗名為前食，適合做咖哩的名為後食。『親屬』，有四種親戚：親族血親是親戚，姓氏親屬也是親戚，[同習]聖典親屬也是親戚，[同習]技藝親屬也是親戚。」為諸財穀與親屬們。

「依有範圍的諸欲捨棄後」：「諸欲」，從攝頌有二種欲：事物之欲與污染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事物之欲……（中略）這些被稱為污染之欲。「諸欲捨棄後」，在事物之欲上他遍知後，在污染之欲上捨斷後、捨棄後、驅離後、作終結後、使之走到不存在後。「依有範圍的諸欲捨棄後」：「凡被須陀洹道捨斷的污染，那些污染他不再經驗、不退回、不回去；凡被一來道捨斷的污染……（中略）凡被不還道捨斷的污染……凡被阿羅漢道捨斷的污染，那些污染他不再經驗、不退回、不回去。」為依有範圍的諸欲捨棄後，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兒妻與父母，諸財穀與親屬們，

依有範圍的諸欲捨棄後，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147.這是染著-在這裡微少的幸福，少樂味的、在這裡有更多的苦，像這樣這是釣鉤、覺慧者知道後，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這是染著-在這裡微少的幸福」：「『染著』，或『鉤針』，或『餌』，或『黏著』，或『障礙』，這是五種欲的同義語。『在這裡微少的幸福』，這被世尊說：比丘們！有這五種欲，哪五種？能被眼識知的、想要的、喜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貪染的色……（中略）能被身識知的、想要的、喜愛的、合意的、可愛形色的、伴隨欲的、貪染的所觸，比丘們！這是五種欲。比丘們！凡緣於這五種欲，樂、喜悅生起，這被稱為欲樂。這個樂是少的；這個樂是微不足道的；這個樂是僅一些的；這個樂是低等的；這個樂是劣等的；這個樂是低劣意向的。」為這是染著-在這裡微少的幸福。

「少樂味的、在這裡有更多的苦」：「世尊說：欲少樂味而多苦、多絕望，在這裡有更多過患；世尊說：欲如骨骸……世尊說：欲如肉塊……世尊說：欲如草火炬……世尊說：欲如炭火坑……世尊說：欲如夢……世尊說：欲如借用物……世尊說：欲如樹果……世尊說：欲如屠宰場……世尊說：欲如劍戟……世尊說：欲如蛇頭而多苦、多絕望，在這裡有更多過患[MN.22]。」為少樂味的、在這裡有更多的苦。

「像這樣這是釣鉤、覺慧者知道後」：「釣鉤」，或「鉤針」，或「誘惑物」，或「黏著」，或「障礙」，這是五種欲的同義語。「像這樣」，句的接續；句的連結；句的圓滿；文字的結合；辭句的連接；這是句的次第，為「像這樣」。「覺慧者」為賢智者、有慧者、有覺者、有智者、聰明者、有智慧者。「像這樣這是釣鉤、覺慧者知道後」：「覺慧者知道『釣鉤』後，知道『鉤針』後，知道『誘惑物』後，知道『黏著』後，知道『繫縛』後，知道『障礙』後，他理解後、衡量後、判斷後、分別後、弄清楚後。」為像這樣這是釣鉤、覺慧者知道後，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這是染著-在這裡微少的幸福，少樂味的、在這裡有更多的苦，

像這樣這是釣鉤、覺慧者知道後，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148.打破諸結後，如水中的魚破壞網後，如對被燃燒物不折返的火，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打破諸結後」：有十種結：欲貪結、嫌惡結、慢結、見結、疑結、戒禁取結、有貪結、嫉妒結、慳吝結、無明結。「打破諸結後」：「十種結他破裂後、打碎後、捨斷後、驅離後、作終結後、使之走到不存在後。」為打破諸結後。

「如水中的魚破壞網後」：「網被稱為繩網，水(Salilam)被稱為水(udakam)，魚(Ambucāri)被稱為魚(maccho)。如魚破壞、徹底破壞、破裂、徹底破裂、完全徹底破裂網後，牠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同樣的，有二種網：渴愛網與見網.....（中略）這是渴愛網.....這是見網。對那位獨正覺者渴愛網已被捨斷，見網已被斷念，以渴愛網已被捨斷的狀態，見網已被斷念的狀態，那位獨正覺者在色上不被黏著，在聲音上不被黏著，在氣味上不被黏著.....（中略）在所見、所聞、所覺、能被識知的諸法上不被黏著、不被提取、不被繫縛、不被遍繫縛[、不昏迷]，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如水中的魚破壞網後。

「如對被燃燒物不折返的火」：「如燃燒的火對草薪燃料走到不折返。同樣的，對那位獨正覺者凡被須陀洹道捨斷的污染，那些污染他不再經驗、不退回、不回去；被一來道.....（中略）被不還道.....凡被阿羅漢道捨斷的污染，那些污染他不再經驗、不退回、不回去。」為如對被燃燒物不折返的火，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打破諸結後，如水中的魚破壞網後，

如對被燃燒物不折返的火，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149.眼睛向下的與不遊蕩的，保護根者、守護意者，無流漏者、不被遍燒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眼睛向下的與不遊蕩的」：「怎樣是眼睛混亂的？這裡，比丘是眼不安定者，具備眼不安定者：『應該被看見的成為沒看見的，應該被越過的成為看見的。』由園林到園林，由遊園到遊園，由村落到村落，由城鎮到城鎮，由城市到城市，由國到國，由地方到地方，他是為了形色的看見長遊行、不定期遊行的從事者，這樣是眼睛混亂的。

或者，當比丘是俗家內的訪問者、街道的行走者時，他未防護地走：他邊走邊注視著象，注視著馬，注視著車，注視著步兵，注視著男童，注視著女童，注視著婦女，注視著男人，注視著市場，注視著住家門口，注視著上方，注視著下方，環顧著四面八方走，這樣也是眼睛混亂的。

或者，比丘以眼見色後，成為相的執取者、細相的執取者，因那個理由，當住於眼根的不防護時，貪婪、憂諸惡不善法會流入，他不依其自制而行動，不保護眼根，不在眼根上來到自制，這樣也是眼睛混亂的。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的食物後，他們像這樣住於從事表演的觀看，即：舞蹈、歌唱、音樂、戲劇、講古、手鈴、鐃鈸、大鼓、魔術、鐵球戲、竹棒戲、特技、象打鬥、馬打鬥、水牛打鬥、公牛打鬥、山羊打鬥、公羊打鬥、公雞打鬥、鵝鴨打鬥、棍棒打鬥、拳頭打鬥、摔角、演習、兵列、軍陣、閱兵[DN.1, 第13段]等，是像這樣形色表演觀看的從事者，這樣也是眼睛混亂的。

怎樣是眼睛向下的？這裡，比丘不是眼不安定者，不具備眼不安定者：『應該被看見的成為沒看見的，應該被越過的成為看見的。』不由園林到園林，不由遊園到遊園，不由村落到村落，不由城鎮到城鎮，不由城市到城市，不由國到國，不由地方到地方，他不是為了形色的看見長遊行、不定期遊行的從事者。這樣是眼睛向下的。

或者，當比丘是俗家內的訪問者、街道的行走者時，他防護地走：他不邊走邊注視著象，不注視著馬，不注視著車，不注視著步兵，不注視著男童，不注視著女童，不注視著婦女，不注視著男人，不注視著市場，不注視著住家門口，不注視著上方，不注視著下方，不環顧著四面八方走，這樣也是眼睛向下的。

或者，比丘以眼見色後，不成為相的執取者、細相的執取者，因那個理由，貪婪、憂諸惡不善法會流入那位住於眼根不自制者。他走向為了那個的自制，守護眼根，在眼根上來到自制[SN.35.120]，這樣也是眼睛向下的。

又或，如一些沙門婆羅門尊師吃信施的食物後，他們住於像這樣表演觀看的回避者，即：舞蹈、歌唱、音樂……（中略）閱兵等，是像這樣形色表演觀看的回避者，這樣也是眼睛向下的。

『與不遊蕩的』，怎樣是遊蕩的？這裡，某一類比丘是遊蕩者，具備遊蕩性：由園林到園林，由遊園到遊園，由村落到村落，由城鎮到城鎮，由城市到城市，由國到國，由地方到地方，他住於長遊行、不定期遊行的從事者。這樣是遊蕩的。

或者比丘在僧園內的遊蕩者，具備遊蕩性：無利益之因、無理由之因掉舉地、無寂靜心地從僧房走到僧房，從住處走到住處，從半屋頂的屋子走到半屋頂的屋子，從高樓走到高樓，從平屋走到平屋，從洞窟走到洞窟，從洞穴走到洞穴，從小屋走到小屋，從重閣走到重閣，從瞭望台走到瞭望台，從帳篷走到帳篷，從棚屋走到棚屋，從講堂走到講堂，從圓屋走到圓屋，從樹下走到樹下，又或比丘們坐下處他走往該處，在那裡對一位成為第二位，或對二位成為第三位，或對三位成為第四位。在那裡閒聊許多雜穢語，即：國王論、盜賊論……（中略）、說如是有無論等，這樣也是遊蕩的。

『與不遊蕩的』，那位獨正覺者已從遊蕩性分離、已戒絕、已戒除、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是以離被限制的心樂於獨坐者、愛好獨坐者、內心止的實踐者，不輕視禪者，具備觀者，增益空屋者、禪修者、愛好禪者、單一性的實踐者、自己利益的崇敬者。」為眼睛向下的與不遊蕩的。

「保護根者、守護意者」：「『保護根者』，『那位獨正覺者以眼見色後，不成為相的執取者、細相的執取者，因那個理由，貪婪、憂諸惡不善法會流入那位住於眼根不自制者。他走向為了那個的自制，守護眼根，在眼根上來到自制，以耳聽聲音後……（中略）以鼻嗅氣味後……以舌嚐味道後……以身觸所觸後……以意識知法後，不成為相的執取者、細相的執取者，因那個理由，貪婪、憂諸惡不善法會流入那位住於意根不自制者。他走向為了那個的自制，保護意根，在意根上來到自制。』為保護根者。『守護意者』為守衛意者。」為保護根者、守護意者。

「無流漏者、[不]被遍燒者」：「『這被尊者目犍連說[SN.35.243]：「學友們！我將為你們教導漏出法門，以及不漏出法門。你們要聽它！你們要好好作意！我將說。」尊者目犍連說這個：

「學友們！而怎樣是流漏者？學友們！這裡，比丘以眼見色後，志向可愛形色的諸色，排拒不可愛形色的諸色，住於身念未現起的、少心的，以及不如實知道那個心解脫、慧解脫，於該處他的那些生起的諸惡不善法無殘餘地被滅；以耳聽聲音後.....（中略）以意識知法後，志向可愛形色的諸法，排拒不可愛形色的諸法，住於身念未現起的、少心的，以及不如實知道那個心解脫、慧解脫，於該處他的那些生起的諸惡不善法無殘餘地被滅，學友們！這被稱為比丘在能被眼識知的諸色上是流漏者.....（中略）在能被意識知的法上是流漏者。學友們！當比丘這樣住時，如果魔從眼接近他，魔就得到機會，魔得到對象；如果魔從耳接近他.....（中略）如果魔從意接近他，魔就得到機會，魔得到對象。

學友們！猶如有乾枯了三、四年的蘆葦屋或茅草屋，如果男子從東方以燃燒的火把接近它，火就得到機會，火得到對象；如果男子從西方.....（中略）如果從北方.....如果從南方.....如果從下方.....如果從上方.....如果男子無論從那個方向以燃燒的火把接近它，火就得到機會，火得到對象。同樣的，學友們！當比丘這樣住時，如果魔從眼接近他，魔就得到機會，魔得到對象；如果魔從耳.....（中略）如果魔從意接近他，魔就得到機會，魔得到對象。

學友們！當這樣住時，色征服比丘，非比丘征服色；聲音征服比丘，非比丘征服聲音；氣味征服比丘，非比丘征服氣味；味道征服比丘，非比丘征服味道；所觸征服比丘，非比丘征服所觸；法征服比丘，非比丘征服法，學友們！這被稱為被色征服、被聲音征服、被氣味征服、被味道征服、被所觸征服、被法征服的比丘；被征服者，而非征服者；污染的、再生的、有恐懼的、苦果報的、未來生老死的諸惡不善法打殺他。學友們！這樣是流漏者。

學友們！而怎樣是不流漏者？學友們！這裡，比丘以眼見色後，不志向可愛形色的諸色，不排拒不可愛形色的諸色，住於身念已現起的、無量心的，以及如實知道那個心解脫、慧解脫，於該處他的那些生起的諸惡不善法無殘餘地被滅；以耳聞聲音後.....（中略）以意識知法後，不志向可愛形色的諸法，不排拒不可愛形色的諸法，住於身念已現起的、無量心的，以及如實知道那個心解脫、慧解脫，於該處他的那些生起的諸惡不善法無殘餘地被滅，學友們！這被稱為比丘在能被眼識知的諸色上是不流漏者.....（中略）在能被意識知的法上是不流漏者。學友們！當比丘這樣住時，如果魔從眼接近他，魔既沒得到機會，魔也沒得到對象；如果從耳.....（中略）如果魔從意接近他，魔既沒得到機會，魔也沒得到對象。

學友們！猶如有重閣或厚黏土新塗布的重閣講堂，如果男子從東方以燃燒的火把接近它，火既沒得到機會，火也沒得到對象；如果從西方.....（中略）如果從北方.....如果從南方.....如果從下方.....如果從上方.....如果男子無論從那個方向以燃燒的火把接近它，火既沒得到機會，火也沒得到對象。同樣的，學友們！當比丘這樣住時，如果魔從

眼接近他，魔既沒得到機會，魔也沒得到對象……（中略）如果魔從意接近他，魔既沒得到機會，魔也沒得到對象。

學友們！當這樣住時，比丘征服色，非色征服比丘；比丘征服聲音，非聲音征服比丘；比丘征服氣味，非氣味征服比丘；比丘征服味道，非味道征服比丘；比丘征服所觸，非所觸征服比丘；比丘征服法，非法征服比丘，學友們！這被稱為征服色、征服聲音、征服氣味、征服味道、征服所觸、征服法的比丘；征服者，而非被征服者；他征服那些污染的、再生的、有恐懼的、苦果報的、未來生老死的諸惡不善法。學友們！這樣是不流漏者。」』為無流漏者。

『不被遍燒者』，不被貪所生的焦熱遍燒者；不被瞋所生的焦熱遍燒者；不被癡所生的焦熱遍燒者。」為無流漏者、不被遍燒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眼睛向下的與不遊蕩的，保護根者、守護意者，  
無流漏者、不被遍燒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150. 拿下在家諸標記後，如{覆蓋葉子}[落葉]的畫度樹， [著]袈裟衣出家後，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拿下在家諸標記後」：頭髮、鬚鬚……（中略）長短白衣(泰國版)等被稱為在家人的標記。「拿下在家諸標記後」：「在家人的標記拋棄後、完全拋棄後、放下後、止滅後。」為拿下在家諸標記後。

「如{覆蓋葉子}[落葉]的畫度樹」：「如那棵有密葉、厚樹蔭的畫度黑檀樹。同樣的，那位獨正覺者為圓滿的持衣鉢者。」為如{覆蓋葉子}[落葉]的畫度樹。

「[著]袈裟衣出家後」：「那位獨正覺者切斷一切居家的障礙後、切斷兒妻的障礙後、切斷親族的障礙後、切斷朋友的障礙後、切斷貯藏的障礙後，剃除髮鬚、裹上袈裟衣後，從在家出家成為無家者後，著手成為無所有的狀態後獨自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為[著]袈裟衣出家後，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拿下在家諸標記後，如{覆蓋葉子}[落葉]的畫度樹，  
[著]袈裟衣出家後，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第三品[已完成]。

摘記：

1. 去見→達決定→得道→智生→不被其他引導。
2. 無貪婪、詭詐、渴望、不藏惡、除惡濁與癡者離一切世間願望。(藏橫慳嫉猾詐)
3. 避開惡同伴(作無利益、不正的、執心者、放逸者)，親近多聞者、持法者，優秀的、有辯才的朋友。
4. 娛樂、喜樂、欲樂是釣鉤，離裝飾：無期待、真實語、守護根(眼向下不遊蕩)、保護心意、無流漏、不被遍燒。
5. 碎結如魚之破網，火不折返回被燃燒物。

12/5/2020 11:02

## 39.犀牛角4的說明

### 第四品

151. 在諸味道上不作貪求者、無躁動貪者，不養育其他人者、次第乞食者，在各個俗家處心不被結縛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在諸味道上不作貪求者、無躁動貪者」：「『味道(味)』，有根味、枝幹味、皮味、葉味、花味、果實味、酸味、甜味、苦味、辣味、鹹味、鹼味、酸味，澀味、美味、非美味、涼的、熱的，有些沙門、婆羅門是味道的貪求者，他們以舌端遍求著最上味感而漫遊，他們得到酸味後遍求無酸味，得到無酸味後遍求酸味；得到甜味後遍求無甜味，得到無甜味後遍求甜味；得到苦味後遍求無苦味，得到無苦味後遍求苦味；得到辣味後遍求無辣味，得到無辣味後遍求辣味；得到鹹味後遍求無鹹味，得到無鹹味後遍求鹹味；得到鹼味後遍求無鹼味，得到無鹼味後遍求鹼味；得到酸味後遍求澀味，得到澀味後遍求酸味；得到美味後遍求非美味，得到非美味後遍求美味；得到涼的後遍求熱的，得到熱的後遍求涼的，他們每每得到後因不滿足而再三地遍求，在合意的諸味道上成為貪染者、貪求者、繫結者、迷昏頭者、染著者、附著者、固著者、障礙者，對那位獨正覺者這味道渴愛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因此，那位獨正覺者如理省察後吃食物：「既不為了娛樂，也不為了自豪，也不為了裝飾，也不為了莊嚴，最多為了這個身體的存續、生存，為了止息傷害，為了資助梵行。像這樣，我將擊退之前的感受，與不使新的感受生起，將有我的生存，與無過失狀態，以及安樂住。」

如他對傷口塗抹，最多為了治癒的目的，[又]或，如他對車軸塗油，最多為了貨物運送的目的[，又或]，如他如果吃兒子的肉之食物，最多為了荒漠的度脫目的。同樣的，那位獨正覺者如理省察後吃食物：「既不為了娛樂，也不為了自豪，也不為了裝飾，也不為了莊嚴，最多為了這個身體的存續、生存，為了止息傷害，為了資助梵行。像這樣，我將擊退之前的感受，與不使新的感受生起，將有我的生存，與無過失狀態，以及安樂住。」已從味道的渴愛分離、已戒絕、已戒除、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在味道上是不作貪求者。

『無躁動貪者』，躁動貪被稱為渴愛，那是貪、貪欲(完全貪).....(中略)貪婪、貪不善根。『那個躁動貪、渴愛，對那位獨正覺者已被捨斷，根已被切斷，[如]已斷根的棕櫚樹，成為非有，為未來不生之物，因此，那位獨正覺者為不貪婪者。』為在諸味道上不作貪求者、無躁動貪者。

「不養育其他人者、次第乞食者」：「不養育其他人者」，「那位獨正覺者就只養育自己，非其他人。」

「不養育其他人者、了知者，調御者、在核心上住立者，  
諸漏滅盡者、排除過錯者，我說他是婆羅門。[Ud.6]」

「不養育其他人者、次第乞食者」：「那位獨正覺者午前時穿衣、拿起衣鉢後，以身已守護、以語已守護、以心已守護，以念已現起，以諸根已防護，為了托鉢進入村落或城鎮，眼睛向下的、舉止行為具足的，從家到家不越過地為了托鉢行走。」為不養育其他人者、次第乞食者。

「在各個俗家處心不被結縛者」：以二種方式心被束縛：使自己立於卑下，使他人立於高貴而心被束縛，或使他人立於卑下，使自己立於高貴而心被束縛。怎樣是使自己立於卑下，使他人立於高貴而心被束縛？[心想：]「你們對我是多饒益者，我依止你們得到衣服、施食、臥坐處、病人需物、醫藥必需品，凡其他施與者或想做者他們認為我是依止你們的、看作你們的，凡我之前來自父母的名字，對我都已消失了，我因你們被知道為像那樣常到[某]家者；那個常到[某]家者。」這樣是使自己立於卑下，使他人立於高貴而心被束縛。

怎樣是使他人立於卑下，使自己立於高貴而心被束縛？[心想：]「我對你們是多饒益者，你們由於我而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團，成為離殺生者，離未被給與的拿取者，離邪淫者，離妄語者，離穀酒、果酒、酒放逸處者，我對你們施與說示，給與遍問，講解布薩，進行修建寺院。然而你們捨棄我後恭敬、尊重、尊敬、崇敬其他人。」這樣是使他人立於卑下，使自己立於高貴而心被束縛。

「在各個俗家處心不被結縛者」：「那位獨正覺者心不被家的障礙束縛；心不被團體(眾)的障礙束縛；心不被住所的障礙束縛；心不被衣服的障礙束縛；心不被團食的障礙束縛；心不被住處的障礙束縛；心不被病人需要物、醫藥必需品的障礙束縛。」為在各個俗家處心不被結縛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在諸味道上不作貪求者、無躁動貪者，不養育其他人、次第乞食者，

在各個俗家處心不被結縛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152.捨斷心的五蓋後，在一切隨雜染上驅逐後，無依止者切斷情愛、瞋後，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捨斷心的五蓋後」：「那位獨正覺者，欲的意欲蓋他捨斷後、捨棄後、驅離後、作終結後、使之走到不存在後，惡意蓋.....昏沈睡眠蓋.....掉舉後悔蓋.....疑惑蓋他捨斷後、捨棄後、驅離後、作終結後、使之走到不存在後，就從離諸欲後，從離諸不善法後，進入後住於有尋、有伺，離而生喜、樂的初禪。」為捨斷心的五蓋後。

「在一切隨雜染上驅逐後」：貪是心的隨雜染；瞋是心的隨雜染；癡是心的隨雜染；憤怒.....怨恨.....（中略）一切不善造作是心的隨雜染。「在一切隨雜染上驅逐後」：「在一切心的隨雜染上驅逐後、去除後、捨斷後、驅離後、作終結後、使之走到不存在後。」為在一切隨雜染上驅逐後。

「無依止者切斷情愛、瞋後」：「無依止者」，有二種依止：渴愛的依止與見的依止.....（中略）這是渴愛的依止.....（中略）這是見的依止。「諸情愛」，有二種情愛：渴愛的情愛與見的情愛.....（中略）這是渴愛的情愛.....（中略）這是見的情愛。「瞋」，那是心的瞋害、敵意、嫌惡、敵對、瞋怒、憤怒、激怒、瞋恚、瞋怒、邪



惡，心的瞋害、瞋意、忿怒、發怒、已發怒的狀態、瞋恚、生氣、生氣的狀態、瞋害、激怒、激怒的狀態[、反對、敵意]、殘暴的憤怒、暴怒、心的不悅意。「無依止者切斷情愛、瞋後」：「渴愛的情愛與見的情愛以及瞋恚那位獨正覺者切斷後、斷除後、捨棄後、驅離後、作終結後、使之走到不存在後是眼的不依止者；耳的不依止者.....（中略）在能被見聞覺識法上的不依止者、不黏著者、不陷入者、不固著者、不把心朝向(勝解)者。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無依止者切斷情愛、瞋後，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捨斷心的五蓋後，在一切隨雜染上驅逐後，

無依止者切斷情愛、瞋後，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153.背棄樂與苦，以及之前的喜悅、憂後，得到清淨的平靜、奢摩他後，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背棄樂與苦，以及之前的喜悅、憂後」：「那位獨正覺者從樂的捨斷與從苦的捨斷，就在之前諸喜悅、憂的滅沒，進入後住於不苦不樂，平靜、念遍純淨的第四禪。」為背棄樂與苦，以及之前的喜悅、憂後。

「得到清淨的平靜、奢摩他後」：「平靜」，那是在第四禪中的平靜、無關心、旁觀[、心的止]、心的平等、心的寧靜狀態、心的中性狀態。「奢摩他」，那是心的住止、穩定、安定、不散亂、平穩的心意、奢摩他(止)、定根、定力、正定。在第四禪中的平靜與奢摩他是純淨的、清淨的[、完全純淨的、遍清淨的]、淨化的、無穢的、離隨雜染的、柔軟的、適合作業的、住立的、到達不動。「得到清淨的平靜、奢摩他後」：「第四禪中的平靜、奢摩他得到後、取得後[、獲得後]、擁有後、領受後。」為得到清淨的平靜、奢摩他後，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背棄樂與苦，以及之前的喜悅、憂後，

得到清淨的平靜、奢摩他後，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154.為了最高利益的得到活力已發動者，心不退縮者、行為不懈怠者，堅固努力者、力量力氣具足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為了最高利益的得到活力已發動者」：「最高利益被稱為不死、涅槃，那是一切行的止，一切依著的斷念，渴愛的滅盡、離貪、滅、涅槃。為了最高利益的獲得、得到、受領、到達、接觸、作證而為了諸不善法的捨斷、為了諸善法的具足，住於活力已被發動的、強力的、堅固努力的、在諸善法上不放下負擔的。」為為了最高利益的得到活力已發動者。

「心不退縮者、行為不懈怠者」：「那位獨正覺者為了未生起的諸惡不善法之不生起使意欲生起、努力、發動活力、盡心、勤奮；為了已生起的諸惡不善法之捨斷.....（中略）為了未生起的諸善法之生起.....（中略）為了已生起的諸善法之存續、不忘失、增大、成滿、修習圓滿使意欲生起、努力、發動活力、盡心、勤奮。」這樣是心不退縮者、行為不懈怠者。

或者，「寧願只剩下皮膚、肌腱、骨骸；要身體的血肉枯乾，只要以人的力量、人的力量、人的活力、人的努力應該達成而未達成者，將沒有活力的止息。[SN.12.22]」他盡心、勤奮，這樣也是心不退縮者、行為不懈怠者。

「我將不吃、我將不喝，不會從住處出去，

我也不側臥(使脅躺下)：在渴愛箭未被除去時。」[Thag.19, 223偈]

他盡心、勤奮，這樣也是心不退縮者、行為不懈怠者。

「我仍將不打破這個盤腿，直到我的心不執取後將從諸漏被解脫。[MN.32]」他盡心、勤奮，這樣也是心不退縮者、行為不懈怠者。

「只要我的心沒不執取後從諸漏被解脫，我將不從這座位起來。」他盡心、勤奮，這樣也是心不退縮者、行為不懈怠者。

「我將不從經行下來.....(中略)我將不從住處出去.....我將不從半屋頂的屋子出去.....我將不從高樓出去.....我將不從平屋出去.....我將不從洞窟出去.....我將不從洞穴出去.....我將不從小屋(孤邸)出去.....我將不從重閣出去.....我將不從瞭望台出去.....我將不從圓形屋出去.....我將不從棚屋出去.....我將不從講堂出去.....我將不從帳棚出去.....只要我的心沒不執取後從諸漏被解脫，我將不從樹下出去。」他盡心、勤奮，這樣也是心不退縮者、行為不懈怠者。

「就在這午前時我將取得、完全取得、證得、觸達、作證聖法。」他盡心、勤奮，這樣也是心不退縮者、行為不懈怠者。「就在這中午時.....(中略)傍晚時.....(中略)食前.....食後.....前夜.....中夜.....後夜.....在黑月時.....在白月時.....在雨季安居時.....在冬季時.....在夏季時.....在青年期.....在中壯年期.....在老年期我將取得、完全取得、證得、觸達、作證聖法。」他盡心、勤奮，這樣也是心不退縮者、行為不懈怠者。

「堅固努力者、力量力氣具足者」：「『那位獨正覺者曾是在善法上堅固的受持者，在身善行、語善行、意善行、布施與分享、戒受持、布薩近住、對母親的孝行、對父親的孝行、對沙門的恭敬、對婆羅門的恭敬、對家族最年長者的恭敬、某些增上善法上住立的受持者[DN.30]。』為堅固努力者。『力量力氣具足者』，那位獨正覺者具有、完全具有、到達、完全到達、具足、完全具足、具備剛毅、力量、活力、努力(勇猛)、慧。」為堅固努力者、力量力氣具足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為了最高利益的得到活力已發動者，心不退縮者、行為不懈怠者，

堅固努力者、力量力氣具足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155.獨坐者、不疏忽禪者，在諸法上常隨法行者，在諸有上過患的把握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獨坐者、不疏忽禪者」：「『那位獨正覺者是樂於獨坐者、愛好獨坐者、內心止的實踐者，不輕視禪者，具備觀者，增益空屋者[MN.32, 第334段]、禪修者、愛好禪者、單一性的實踐者、自己利益的崇敬者。』為獨坐者。『不疏忽禪者』，那位獨正覺者以二方面不忽略禪：『為了未生起初禪的生起成為上軛的、強上軛的、完全上軛的[、朝向上軛的]、完全朝向上軛的，或為了未生起第二禪的.....(中略)或為了未生起第三

禪的.....或為了未生起第四禪的生起成為上軛的、強上軛的、完全上軛的[、朝向上軛的]、完全朝向上軛的。』這樣是他不忽略禪。

或者，已生起初禪他練習、修習、多作，或已生起第二禪.....（中略）或已生起第三禪.....或已生起第四禪他練習、修習、多作，這樣也是他不忽略禪。」為獨坐者、不疏忽禪者。

「在諸法上常隨法行者」：四念住.....（中略）八支聖道被稱為法。什麼是隨法？正確的道跡[、隨順的道跡]、不顛倒的道跡、如其含義的道跡、法隨法的道跡、諸戒完全、在諸根上守護門、在飲食上知適量者、專修清醒、念與正知，這些被稱為隨法。「在諸法上常隨法行者」：「在諸法上常常；恆久的時間；常恆地；持續地；不間斷地；接連不斷地；水波的生起無間隔地；持續伴隨使之觸達的；在午前、午後、初夜分、中夜分、後夜分；在黑月、明月、雨季安居、冬季、夏季；在青年期、中年期、老年期時他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為在諸法上常隨法行者。

「在諸有上過患的把握者」：「『一切行是無常的』在諸有上過患的把握者；『一切行是苦的』.....（中略）『一切法是無我』.....（中略）『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在諸有上過患的把握者。」為在諸有上過患的把握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獨坐者、不疏忽禪者，在諸法上常隨法行者，

在諸有上過患的把握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156.希求渴愛的滅盡者、不放逸者，聰明者、多聞者、有念者，法的察悟者、決定者、勤奮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希求渴愛的滅盡者、不放逸者」：「『渴愛』為色的渴愛.....（中略）法的渴愛。『渴愛的滅盡』，『貪的滅盡、瞋的滅盡、癡的滅盡、趣處的滅盡、往生的滅盡、結生的滅盡、有的滅盡、輪迴的滅盡、輪轉的滅盡之希求者、想要者、接受者、熱望者、祈求者。』為希求渴愛的滅盡者。『不放逸者』，那位獨正覺者是恭敬的作者、常作者.....（中略）在善法上[不輕忽責任者與]不放逸者。」為希求渴愛的滅盡者、不放逸者。

「聰明者、多聞者、有念者」：「『聰明者(非聾啞者)』，那位獨正覺者是賢智者、有慧者、有覺者、有智者、聰明者、有智慧者。『多聞者』，那位獨正覺者是多聞者、所聽聞的憶持者、所聽聞的蓄積者，凡那些開頭是善的、中間是善的、結尾是善的；有意義的、有文字的諸法：那些宣說完全圓滿、遍純淨的梵行，像這樣的諸法被他多聞、被憶持、被言語累積、被心隨看察、被見善貫通。『有念者』，那位獨正覺者是有念者，具備最高的念與聰敏，是很久以前做過的及很久以前說過的記得者、回憶者。」為聰明者、多聞者、有念者。

「法的察悟者、決定者、勤奮者」：「法的察悟被稱為智，那是慧、知解.....（中略）無癡、擇法、正見。『法的察悟者』，那位獨正覺者是法的察悟者、法的知道者、法的衡量者、法的判斷者、法的清楚者、法的明瞭者：『一切行是無常的』之法的察悟者.....（中略）『凡任何集法那個全部是滅法』之法的察悟者、法的知道者、法的衡量

者、法的判斷者、法的清楚者、法的明瞭者。或者，對那位獨正覺者是蘊的{收斂者}[察悟者, Ni.18-以下同]、界的察悟者、處的察悟者、趣處的察悟者、往生的察悟者、結生的察悟者、有的察悟者、輪迴的察悟者、輪轉的察悟者。或者，那位獨正覺者是在蘊終極(邊界)的住立者、在界終極的住立者、在處終極的住立者、在趣處終極的住立者、在往生終極的住立者、在結生終極的住立者、在有終極的住立者、在輪迴終極的住立者、在輪轉終極的住立者、在行終極的住立者、在最後有的住立者、在最後集聚(身體)的住立者、持最後身的獨正覺者。

『這是他的最後有，這是最後的集聚(身體)，  
生死輪迴，沒有他的再生。』

以這個理由獨正覺者是法的察悟者。『決定者』，四聖道被稱為決定，『具備四聖道者』為決定者，他已達到、已完全達到、已到達、已觸達、已作證決定，為已達到決定。『勤奮者』，勤奮被稱為活力，那是心之活力的激發、精勤、努力、勇猛、精進、竭力、勤勇、剛毅、堅固心、不鬆弛的勇猛狀態、不放棄的意欲狀態、不輕忽責任的狀態、責任的支持、活力、活力根、活力之力、正精進。那位獨正覺者具有、完全具有、到達、完全到達、具足、完全具足、具備這個勤奮，因此，那位獨正覺者是勤奮者。」為法的察悟者、決定者、勤奮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希求渴愛的滅盡者、不放逸者，聰明者、多聞者、有念者，  
法的察悟者、決定者、勤奮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157.如在諸聲音上不驚怖的獅子，如在風上不被黏著的網， 如不被水沾染的紅蓮，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如在諸聲音上不驚怖的獅子」：「如獅子獸王是對聲音不害怕者、不遍害怕者、不恐懼者、不驚嚇者、不疑懼者、不恐怖者、不膽怯者、不驚恐者、不恐懼者、不逃走者，那位獨正覺者也是對聲音不害怕者、不遍害怕者、不恐懼者、不驚嚇者、不疑懼者、不恐怖者、不膽怯者、不驚恐者、不恐懼者、不逃走者，住於已捨斷恐怖害怕、已離身毛豎立。」為如在諸聲音上不驚怖的獅子。

「如在風上不被黏著的網」：「『風』，東邊的風、西邊的風、北邊的風、南邊的風、有塵垢的風、無塵垢的風、冷的風、熱的風、小的風、極大的風、迅猛風、側風、金翅鳥的風、多羅樹葉的風、扇子的風。網被稱為繩網。如風對網不被黏著、不被提取、不被繫縛、不被遍繫縛。同樣的，有二種網：渴愛網與見網.....（中略）這是渴愛網.....這是見網。對那位獨正覺者渴愛網已被捨斷，見網已被斷念，以渴愛網已被捨斷的狀態，見網已被斷念的狀態，那位獨正覺者在色上不被黏著，在聲音上不被黏著.....（中略）在所見、所聞、所覺、能被識知的諸法上不被黏著、不被提取、不被繫縛、不被遍繫縛，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如在風上不被黏著的網。

「如不被水沾染的紅蓮」：「紅蓮被稱為紅蓮花，水(Toyam)被稱為水(udakam)，如紅蓮花與水不沾染、不強沾染、不緊密沾染，已不沾染、已不強沾染、已不緊密沾

染。同樣的，有二種粘著：[因]渴愛的粘著與[因]見的粘著.....（中略）這是渴愛的粘著.....（中略）這是見的粘著。對那位獨正覺者渴愛的粘著已被捨斷、見的粘著已被斷念，以渴愛的粘著之已被捨斷的狀態、見的粘著之已被斷念的狀態，那位獨正覺者在色上不沾染，在聲音上不沾染.....（中略）在所見、所聞、所覺、能被識知的諸法上不沾染、不強沾染、不緊密沾染，已不沾染、已不強沾染、已不緊密沾染。已出離、已離開、已解脫、已離結縛，他以離被限制的心而住。」為如不被水沾染的紅蓮，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如在諸聲音上不驚怖的獅子，如在風上不被黏著的網，

如不被水沾染的紅蓮，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158.如強力牙齒的獅子征服後，行走的獸王打勝後，應該使用邊地臥坐處，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如強力牙齒的獅子征服後，是壓迫、打勝的行者」：「如強力牙齒的獅子征服後、以牙為武器者，在一切落入畜生的生類中牠打勝，擊敗、壓倒、終結、壓碎後而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那位獨正覺者也是慧有力者、以慧為武器者，在一切成為生類的人中他以慧打勝，擊敗、壓倒、終結、壓碎後而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為如強力牙齒的獅子征服後，行走的獸王打勝後。

「應該使用邊地臥坐處」：「如獅子獸王進入林野、荒林後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獨正覺者也受用林野、荒林、邊地臥坐處：少聲音的、安靜的、離人之氛圍的、人獨住的、適合獨坐的；他[獨自行，]獨自走，獨自站，獨自坐，獨自臥，獨自為了托鉢進入村落[，獨自前進]，獨自返回，獨自坐在靜處，獨自進行經行，獨自行、住、行動、轉起、守護、使存續、使生存。」為應該使用邊地臥坐處，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如強力牙齒的獅子征服後，行走的獸王打勝後，

應該使用邊地臥坐處，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159.慈、悲、喜悅、平靜解脫，在適當時機熟習者，不被一切世間反對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慈、悲、喜悅、平靜解脫，在適當時機熟習者」：「那位獨正覺者以與慈俱行之心遍滿一方後而住，像這樣第二的，像這樣第三的，像這樣第四的，像這樣上下、橫向、到處，以對一切如對自己，以與慈俱行之心，以廣大、出眾、無量、無怨恨、無惡意之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以與悲俱行之心.....（中略）以與喜悅俱行之心.....（中略）以與平靜俱行之心.....以廣大、出眾、無量、無怨恨、無惡意之心遍滿全部世間後而住。」為慈、悲、喜悅、平靜解脫，在適當時機熟習者。

「不被一切世間反對者」：以慈已修習的狀態，凡在東方的眾生他們是不違逆的，凡在西方的眾生.....（中略）凡在北方的眾生.....凡在南方的眾生.....凡在東方中間方的

眾生.....凡在西方中間方的眾生.....凡在北方中間方的眾生.....凡在南方中間方的眾生.....凡在下方的眾生.....凡在上方的眾生.....凡在四面八方的眾生他們是不違逆的；以悲已修習的狀態.....以喜悅已修習的狀態.....以平靜已修習的狀態，凡在東方的眾生.....（中略）凡在四面八方的眾生他們是不違逆的。「不被一切世間反對者」：「不被一切世間反對者、敵對者、起瞋怒者、反擊者。」為不被一切世間反對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慈、悲、喜悅、平靜解脫，在適當時機熟習者，

不被一切世間反對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160.捨斷貪瞋癡後，打破諸結後，                在生命盡滅時不驚怖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捨斷貪瞋癡後」：「貪」，那是貪、貪欲(完全貪).....（中略）貪婪、貪不善根。「瞋」，那是心的瞋害、敵意.....（中略）殘暴的憤怒、暴怒、心的不悅意。「癡」，在苦上的無知.....（中略）無明的柵欄、癡不善根。「捨斷貪瞋癡後」：「那位獨正覺者貪瞋癡捨斷後、捨棄後、驅離後、作終結後、使之走到不存在後。」為捨斷貪瞋癡後。

「打破諸結後」：有十種結：欲貪結、嫌惡結.....（中略）無明結。「打破諸結後」：「十種結他打碎後、碎破後、完全碎破後、捨斷後、驅離後、作終結後、使之走到不存在後。」為打破諸結後。

「在生命盡滅時不驚怖者」：「那位獨正覺者在生命終結時是不害怕者[、不遍害怕者]、不恐懼者、不驚嚇者、不疑懼者、不恐怖者、不膽怯者、不驚恐者、不恐懼者、不逃走者，住於已捨斷恐怖害怕、已離身毛豎立。」為在生命盡滅時不驚怖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捨斷貪瞋癡後，打破諸結後，

在生命盡滅時不驚怖者，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161.他們以利益的原因親近與侍奉，沒原因的朋友在今日是難得到的，                不淨的人們有自己利益之慧，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他們以利益的原因親近與侍奉」：「以自己利益的原因，以他人利益的原因，以兩者利益的原因，以當生利益的原因，以來世利益的原因，以最高利益的原因，他們親近、奉獻(完全親近)、侍奉、結交(向下侍奉)、交際(完全侍奉)、跟隨(朝向侍奉)。」為他們以利益的原因親近與侍奉。

「沒原因的朋友在今日是難得到的」：「朋友」，有二種朋友：在家的朋友與出家(柬埔寨版)的朋友.....（中略）這是在家的朋友.....（中略）這是出家的朋友。「沒原因的朋友在今日是難得到的」：「這二種無原因、沒原因、無因、無緣由的朋友是難得到的。」為沒原因的朋友在今日是難得到的。

「不淨的人們有自己利益之慧」：「『自己利益之慧』，『為了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因、自己的緣由、自己的原因他們親近、奉獻(完全親近)、侍奉、結交(向下侍奉)、交際(完全侍奉)、跟隨(朝向侍奉)、行、善行、尊敬、遍詢問、遍提問。』為自己利益之慧。『不淨的人』，『具備不淨的身業』為不淨的人；『具備不淨的語業』為不淨的人；『具備不淨的意業』為不淨的人；不淨的殺生.....（中略）不淨的未給與而取.....不淨的邪淫.....不淨的妄語.....具備不淨的離間語.....具備不淨的粗惡語.....具備不淨的雜穢語.....具備不淨的貪婪.....『具備不淨的惡意』為不淨的人；『具備不淨的邪見』為不淨的人；『具備不淨的思(意圖)』為不淨的人；『具備不淨的希望』為不淨的人；『具備不淨的願求』為不淨的人，不淨的是下劣的、卑劣的、劣等的、低的、低劣意向的、微不足道的。」為不淨的人們有自己利益之慧。

「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獨自』，那位獨正覺者以出家之名為獨自.....（中略）『應該行』，有八種行.....（中略）『如犀牛角般地』，如犀牛的角確實是單獨無二的.....（中略）。」為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因為那樣，那位獨正覺者說：

「他們以利益的原因親近與侍奉，沒原因的朋友在今日是難得到的，  
不淨的人們有自己利益之慧，應該如犀牛角般地獨自行。」

第四品[已完成]。

犀牛角經的說明已完成。

「阿逸多、低舍彌勒，富樓那葛與彌勒固，  
以及都達葛、優帕夕哇，難陀與黑瑪葛。  
度跌亞、葛波兩位，與賢智的若度耿泥，  
以及玻多吳達、優陀亞，與迫沙拉婆羅門。  
聰明的空虛王，與大仙人賓其亞，  
對這十六位，如婆羅門的教說。  
彼岸道的說明，它們只有那麼多，  
對犀牛角經的說明，也同樣的，  
二種說明應該知道的，已圓滿已善作區別。」

小義釋經典已完成。

摘記：

- 1.次第乞食，心不被布施的家束縛：修四禪切斷情愛與瞋恚，探查諸有的過患。
- 2.不害怕：對聲音與在臨終時(斷貪瞋癡破諸結)。
- 3.修四無量心：不被一切世間反對。
- 4.37道品被稱為法，在諸根上守護門、在飲食上知適量者、專修清醒、念與正知被稱為隨法。

12/10/2020 11:17

# 制作说明

此汉译佛经数据来源于莊春江讀經站，一切相关权利归于译者。

原文是繁体中文，简体版由程序转换，可能会出现转换错误。电子书目录以及经文标题部分可能有一些修改，正文部分与原页面相同，但可能丢失了一部分链接和格式等元数据。

点击经文的汉字标题会打开莊春江读经站的经文原始页面，原始页面有巴利语对照，以及与经文相关的其它经文链接。经文标题里以小数点隔离书籍缩写与数字的是原经号，如：SN.1.1，无小数点的是 [suttacentral.net](http://suttacentral.net) 网站风格的经号，如：SN 1.1，点击后者这样的经号可以打开含有其它语言译文的网站页面。部分书籍没有整理出对应的经号，已有的经号有可能会有对应错误。若您发现有这样的错误，请联系我，谢谢！

要获取最新制成的电子书，请访问项目主页：<https://github.com/meng89/nikaya>

若难以下载电子书，或者有对此电子书相关的其它问题，也请联系我：[observerchan@gmail.com](mailto:observerchan@gmail.com)